

七劍十三俠

訂正改編

長篇歷史小說

壹編
31.1.30





3 2285 3203 6

新式標點 七劍十三俠目次

卷上

- 第一回 徐公子輕財好客
- 第二回 海鷗子臨別顯才能
- 第三回 伍天豹大鬧宜春院
- 第四回 賽孟嘗怒打小霸王
- 第五回 徐定標尋訪一枝梅
- 第六回 神箭手逆旅逢俠客
- 第七回 一枝梅徐府殺頭陀
- 第八回 徐鳴皋弟兄觀打擂
- 第九回 雅仙樓鳴皋遇師伯
- 第十回 賽孟嘗拳打嚴虎
- 第十一回 救義兄反牢劫獄
- 第十二回 鐵稜關挑燈大戰
- 第十三回 警奸王劍仙呈絕技
- 第十四回 揚州府嚴拿兇手

七劍十三俠目次

黎道人重義傳徒

鶴陽樓英雄初出手

李文孝鞭打撲天雕

方國才避難走他鄉

伍天熊私下九龍山

鐵頭陀行刺遇英雄

慕容貞李莊還首級

飛雲子風鑑識英雄

玄都觀嚴虎擺擂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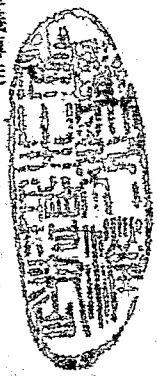
羅季芳拉倒擂台

換犯人李代桃僵

救妹丈棄邪歸正

殺土豪義士報冤仇

軒轅廟鏢打夜叉



.....七
.....一〇
.....一四
.....一七
.....二〇
.....二二
.....二三
.....三〇
.....三三
.....三六
.....四〇
.....四三

B 391249

第十五回	賽元慶誤落李家店	楊小舫大鬧清風鎮	四六
第十六回	除黑店兄弟相逢	明報應三娘再嫁	五〇
第十七回	避冤仇四海遠遊	徐鳴皋一上金山	五三
第十八回	非非設計擒衆傑	徐慶神箭射了凡	五六
第十九回	徐義士二次上金山	衆英雄一同陷地穴	五九
第二十回	一枝梅金山救兄弟	狄洪道千里尋師尊	六二
第二十一回	句曲山俠客遇高人	華陽洞衆妖談邪道	六六
第二十二回	徐鳴皋力斬七怪	狄洪道路遇妖人	六九
第二十三回	皇甫良殺人醫病	狄洪道失陷王能	七二
第二十四回	草上飛蹤尋表弟	狄洪道喜遇焦生	七五
第二十五回	草上飛斬符常譚閱	狄洪道擒皇甫醫生	七九
第二十六回	雲陽生仗義下江南	王守仁懼禍投錢塘	八二
第二十七回	紅衣娘單身入地穴	徐鳴皋三次上金山	八五
第二十八回	大雄殿衆傑逞威能	興穴門俠女顯絕技	八八
第二十九回	雲陽生斬非非和尙	賽孟嘗破金山禪寺	九二
第三十回	徐鳴皋焚燒淫窟	孫蘭英父女團圓	九五
第三十一回	太平縣兄弟失散	石埠鎮故友相逢	九八
第三十二回	石埠山強徒作窟	梁山樓義士施威	一〇二

第三十三回	徐鳴皋力斬五虎將	飛龍嶺火炸五雷峯	一〇五
第三十四回	霓裳仙救鳴皋李武	山中子規羅德王能	一〇八
第三十五回	朱宸濠獻美人巧計	唐子畏繪十美圖容	一一一
第三十六回	楊小舫窮途逢義友	周湘帆好俠結金蘭	一一五
第三十七回	王守仁諫納美人	包行恭遵師下山	一一八
第三十八回	孫寄安爲財輕離別	沈醴泉設計拋錢銀	一二一
第三十九回	靚嬌容沈三思惡宦	用奸謀蘇氏入牢籠	一二五
第四十回	老虔婆設金蟬巧計	沈三郎蹈殺身危機	一二八
第四十一回	除姦淫夜斬沈三郎	包行恭大鬧杏花村	一三一
第四十二回	張家堡廝打成相識	英雄館舉鼎遇故人	一三四
第四十三回	南昌府羣英聚首	興隆樓兄弟重逢	一三八
第四十四回	一枝梅安義山尋友	徐鳴皋元宵節遇妖	一四一
第四十五回	安義山主僕重逢	梅村道兄弟聚會	一四四
第四十六回	黃三保狐假虎威	徐鳴皋爲朋雪恥	一四七
第四十七回	衆義士大鬧勾欄院	徐鳴皋痛打鐵教頭	一五一
第四十八回	軍師府鐵鼎求計	鄭元龍走馬報信	一五四
第四十九回	徐鳴皋智料奸謀	李自然發兵遣將	一五七
第五十回	小俠客箭射至剛僧	鄒將軍力擒三勇士	一六一

第五十一回	徐鳴皋一探寧王府	朱宸濠疏劾俞巡撫	一六四
第五十二回	王府戒嚴防刺客	村店談心遇異人	一六七
第五十三回	寧藩府禁軍爲盜	趙王莊敵血練兵	一七〇
第五十四回	一枝梅彈打鐵教頭	三俠士大戰鄴將軍	一七四
第五十五回	鶴寄生逼走鄴天慶	徐鳴皋相會焦大鵬	一七七
第五十六回	備禦敵造奇法炮箭	結同盟合佐玉良才	一八〇
第五十七回	李自然狠心施毒計	鄴天慶再打趙王莊	一八四
第五十八回	霓裳子獨救趙王莊	鄴天慶鎗挑草上飛	一八七
第五十九回	余半仙祭煉招魂法	霓裳子金殿顯奇能	一九〇
第六十回	徐鳴皋二探寧王府	朱宸濠叛逆勦刀兵	一九三
第六十一回	朱宸濠傳檄江南	玄貞子投書海外	一九七
第六十二回	傀儡生度脫凡胎	飛雲子斬除淫惡	二〇〇
第六十三回	王媽媽謀利身亡	蘇月娥貪淫自縊	二〇四
第六十四回	飛雲子名言勸世	玄貞子妙術傳徒	二〇七
第六十五回	焦大鵬獨救蘇州城	徐鳴皋三探寧王府	二一一
第六十六回	傀儡生救萬人性命	徐鳴皋遇十世姻緣	二一四
第六十七回	徐鳴皋了結夙世緣	余半仙擺設迷魂陣	二一七
第六十八回	孫大娘錯鬥王鳳姑	狄洪道打死常得保	二二〇

第六十九回	十三生大破迷魂陣
第七十回	約後會玄貞子回山
第七十一回	太張監落水慶重生
第七十二回	陸家灣莊漢說前因
第七十三回	寧壽宮垂詢往事
第七十四回	掛帥印楊御史討賊
第七十五回	知府盡忠參將死節
第七十六回	郭汝會護守甯遠縣
第七十七回	投密約射矢遺書
第七十八回	徐鳴皋活捉左天成
第七十九回	西和城慕容行刺
第八十回	仇遊擊暗地說前情
第八十一回	高銘智敗楊小舫
第八十二回	周湘帆中彈昏沉
第八十三回	鶴寄生力辭楊元帥
第八十四回	李智城獻書詐降
第八十五回	一枝梅彈打魏光達
第八十六回	寘藩敗投蘭州城

衆劍客會齊趙王莊	二二四
傳聖旨張太監遇盜	二二七
陸松年設宴款良友	二三〇
葫蘆套英雄誅衆寇	二三四
武英殿召見英雄	二三七
拒叛逆畢知府出征	二四〇
將軍見議元帥分兵	二四四
徐鳴皋伏兵土耳墩	二四七
慢軍心設計驕敵	二五〇
一枝梅計敗吳方傑	二五三
安化縣徐慶進兵	二五七
楊元帥督兵攻逆賊	二六〇
劉傑彈打周湘帆	二六三
鶴寄生送藥解救	二六六
王文龍巧激一枝梅	二六九
楊元帥運籌決勝	二七三
徐鳴皋槍挑王文龍	二七六
鳴皋暫令鞏昌府	二七九

第八十七回 拒王師周昂設毒計
 第八十八回 楊元帥誤困蘭州
 第八十九回 上密書元帥得消息
 第九十回 輕騎飛來叛王受縛

審奸細元帥探軍情……………二八二
 徐指揮踏翻賊寨……………二八五
 託疾病遊擊設奇謀……………二八九
 諸城克復元帥班師……………二九二

卷下

第九十一回 平逆藩論功受賞
 第九十二回 釋元帥上表乞休
 第九十三回 料敵情一番議論
 第九十四回 詢土人將軍思破賊
 第九十五回 假奉承強盜入牢籠
 第九十六回 改裝易服將士潛行
 第九十七回 探路徑密計情形
 第九十八回 徐鳴皋火燒洞頭寨
 第九十九回 棗木林臥山虎喪身
 第一百回 謠詛野老元帥尊貴
 第一百零一回 運籌帷幄三次交兵
 第一百零二回 徐鳴皋奉令助三軍

避近倖決計歸田……………一
 王御史奉旨招討……………四
 勦賊營五路進兵……………七
 獻野味獵戶暗行刁……………一〇
 真順從村民獻密計……………一三
 巧語花言強人受騙……………一七
 發號令進攻山寨……………二〇
 臥山虎被困棗木林……………二三
 大庾嶺徐鳴皋報捷……………二六
 試探賊情將軍誘敵……………二九
 決勝疆場一番出令……………三二
 池大鬚榜腹敵二將……………三五

第一百零三回	徐鳴皋力斬二寇
第一百零四回	徐將軍義勇兼施
第一百零五回	卜大武矢志投誠
第一百零六回	獻妙計卜大武陳詞
第一百零七回	一枝梅盜箭斬馮雲
第一百零八回	一枝梅得箭還箭
第一百零九回	一枝梅再盜弩箭
第一百一十回	棄邪歸正獨力鋤強
第一百一十一回	馳奏章元帥報捷
第一百一十二回	擊殺命官宸濠造反
第一百一十三回	徐鳴皋分兵馳救
第一百一十四回	一枝梅獨奮神勇
第一百一十五回	設妙策令派官兵
第一百一十六回	牽羊担酒太守犒軍
第一百一十七回	分雄師急救南康城
第一百一十八回	勸兒夫妻妾進良言
第一百一十九回	見首級嚇倒奸王
第一百二十回	扶異端余七保逆賊

任大海獨戰三人	三九
王元帥恩威並用	四二
王遠謀現身說法	四五
去詐降謝志山受騙	四八
賽花榮暗器傷徐壽	五一
玄貞子知災救災	五四
卜大武初下說詞	五七
陽助陰遠雙刀殺賊	六〇
論戰績武宗加封	六三
奉旨征討守仁督師	六六
鄴天慶督隊進攻	六九
鄴天慶誤聽人言	七二
因劫寨火焚賊衆	七五
折將損兵逆賊請罪	七八
刺降賊夜入按察院	八一
殺從賊英雄留首級	八四
發彈子打傷賊將	八七
仗邪術非幻敗王師	九〇

第二百一十回	劉養正議圍安慶	王守仁再打南昌	九三
第二百一十一回	擅絕技一箭射降賊	仗邪術二次敗官兵	九卅
第二百一十二回	解藥施丹救全軍士	反風滅火敗走妖人	九九
第二百一十三回	非幻妖召神劫大寨	傀儡生遺法代官兵	一〇三
第二百一十四回	丁人虎面稟細根由	王守仁預設反間計	一〇六
第二百一十五回	王元帥移檄召諸侯	衆官軍黑夜劫賊寨	一〇
第二百一十六回	衆英雄大破非幻寨	一枝梅夜入南昌城	一三
第二百一十七回	遺書反間布散流言	度勢陳詞力排衆議	一六
第二百一十八回	劉養正議取金陵城	一枝梅力打南昌府	一九
第二百一十九回	一枝梅誘敵圍賊兵	鄴天慶守城戰官將	二三
第二百二十回	馬耳山英雄齊却敵	南昌府賊將再與兵	二六
第二百二十一回	用火攻官軍大敗	排惡陣妖道逞能	二九
第二百二十二回	徐鳴皋探陣陷陣	海鷗子知情說情	三一
第二百二十三回	海鷗子演說非幻陣	狄洪道借宿獨家村	三六
第二百二十四回	狄洪道除害斬山魃	白樂山殷勤留勇士	三九
第二百二十五回	獨家村贈金辭金	飛霞樓遇舊敝舊	四二
第二百二十六回	趕路程二義士御風	具杯酒兩盟嫂設饌	四六
第二百二十七回	焦大鵬初見王元帥	玄貞子遣盜招涼珠	四九

第一百三十九回	焦大鵬設計盜寶
第一百四十回	自然建議請鴻儒
第一百四十一回	徐鴻儒下山奉僞詔
第一百四十二回	同類相仇恨如切齒
第一百四十三回	一廬子勸秀英歸誠
第一百四十四回	比劍術玄貞子對敵
第一百四十五回	余秀英敬獻光明鏡
第一百四十六回	徐鳴皋救出亡門陣
第一百四十七回	余秀英噓寒送爇
第一百四十八回	愛戀新恩秀英盜扇
第一百四十九回	王元帥回書約內應
第一百五十回	伍天熊率眷來歸
第一百五十一回	十三生大破非非陣
第一百五十二回	閨內變妖道驚心
第一百五十三回	焦大鵬獨救余秀英
第一百五十四回	玄貞子飛劍斬妖人
第一百五十五回	朱宸濠議救二郡
第一百五十六回	攻大寨賊將喪師

一枝梅奮勇殺官	一五二
余七回山延師父	一五六
河海生盜扇得真情	一五九
終身誰託刻不忘心	一六二
徐鴻儒約守仁開戰	一六六
助破陣傀儡生重來	一六九
王元帥允從美滿緣	一七三
衆小軍昏倒落魂亭	一七六
徐鳴皋倚玉偃香	一七九
不忘舊德鳴皋遺書	一八三
御風生見面說前因	一八六
玄貞子登壇發令	一八九
衆戰客齊攻逆賊營	一九三
遇仇人鴻儒切齒	一九六
王鳳姑力斬非非幻道	二〇〇
王守仁分兵取二郡	二〇三
徐鳴皋智敗三軍	二〇六
獻機謀元帥詐病	二一〇

第二百五十回	徐慶夜奪廣順門	自然遁出南昌府	二一三
第二百五十一回	衆官兵巧獲宜春王	余秀英智賺王元帥	二一六
第二百五十二回	徐鳴皋奉書遵大令	余秀英暗地說私情	二一九
第二百五十三回	逞絕技女將破離宮	聽良言從賊甘投地	二二二
第二百五十四回	徐鳴皋抄檢寧王宮	朱宸濠逼走盤螺谷	二二六
第二百五十五回	朱宸濠退保樵舍	雷大春進攻九江	二二九
第二百五十六回	明武宗御駕親征	朱宸濠暗遣刺客	二三二
第二百五十七回	巧立水軍聯舟作陣	議破戰艦以火爲攻	二三五
第二百五十八回	師成熊罷大隊南征	性本豺狼中宵行刺	二三八
第二百五十九回	焦大鵬行宮救聖駕	明武宗便殿審強徒	二四二
第二百六十回	明武宗移蹕註荊州	孫知府奉命審刺客	二四五
第二百六十一回	用騙供刺客承招	上表章知府覆命	二四八
第二百六十二回	伍定諫遺書約戰	一枝梅奉調進兵	二五一
第二百六十三回	鄱陽湖輕舟試戰	潛谷口黑夜燒糧	二五五
第二百六十四回	用奇謀官軍縱火	施奮勇賊將亡身	二五八
第二百六十五回	親天顏元帥辭功	奏逆狀婁妃引罪	二六二
第二百六十六回	朱宸濠夜遁小安山	洪廣武安居德興縣	二六五
第二百六十七回	雷大春誠心待表弟	洪廣武設計絆奸王	二六八

第一百七十四回	用反言喁喁試妾婦
第一百七十五回	殷勤款待假意留賓
第一百七十六回	投機密義僕奔馳
第一百七十七回	朱宸濠割舌敲牙
第一百七十八回	明武宗西山看劍術
第一百七十九回	大奸已殛御駕班師

明大義侃侃責夫君	二七二
潑烈陳詞真心勸主	二七五
入羅網奸王就獲	二七九
明武宗散財發粟	二八一
衆英雄旅店滅強人	二八五
醜虜悉平功臣受賞	二八九

七
劍
十
三
俠
目
次

新式
標點
七劍十三俠 卷上

第一回 徐公子輕財好客 蔡道人重義傳徒

詩曰：善似青松惡似花，青松冷淡不如花；有朝一日濃霜降，只見青松不見花。

這首詩乃昔人勉人為善之作，言人生世上，好比草木一般，生前雖有貴賤之分，死後同歸入土，那眼前的快活，不足為奇，須要看他的收成結果。那為善之人，好比是顯松樹，乃冷冷清清的，沒甚好處；那作惡之人，好比是朵鮮花，却紅紅綠綠的，華麗非凡！如此說來，倒是作惡的好了不成？只是一件，有朝一日，到秋末冬初時候，天上降下濃霜來，那冷冷清清的松樹，依舊還在；那紅紅綠綠的鮮花，就無影無蹤，不知那裏去了。此言為善的雖則目前不見甚好處，到後來總有收成結果；作惡的眼前雖有榮華富貴，却不能長久，總要弄得一敗塗地！勸人還是為善好的意思，所以國家治天下之道，亦是勉人為善。凡係忠臣孝子，節婦義士，以及樂善好施的，朝廷給與表揚旌獎，建牌坊，賜匾額的，勉勵他；若遇奸盜邪淫，忤逆不孝，以及凌虐善良的，朝廷分別治罪，或斬或絞，或充軍，或長監的警戒他。特地設立府縣營汛等官員，給他俸祿，替百姓鋤惡除奸，好讓那良善之輩安逸，不放那兇惡之徒自在；朝廷待百姓的恩德，可謂天高地厚。只是世上有三等極惡之人，王法治他不得。看官，你道是那三等？人王法都治他不得：第一等是貪官污吏，他朝裏有奸臣照應，上司不敢參他，下屬誰敢掘強，由他顛倒黑白，刻剝小民，任你殘酷的官員，兇惡的莠民，只要銀子結交他，就陞遷你，親近你；由你兩袖清風，光明正直，只要心裏不對徑，他就參劾你，處治你，把政事弄得大壞，連皇帝都喫他大虧，你道利害不利害？第二等是勢惡土豪，他交通官吏，攘田奪地，橫暴奸淫，或是假造偽券，霸占產業，或是強搶婦女，任意宣淫，吞侵錢糧，武斷鄉曲；你若當

官去告他，他却有錢有勢，衙門裏的老爺師爺，都是他的換帖，書吏皂隸，都是他的好友，你道告得准是告不准？第三等人，假仁假義，詭謀毒計，暗箭傷人，面上一團和氣，真是一個好人心裏千般惡毒，比強盜還狠三分，所以喫了他的虧，連你自己都不知道，這算他是好人呢？到去感激他，你道憊懶不憊懶？所以天下有這三等極惡之人，王法治他不得。幸虧有那異人，俠士劍客之流，去收拾他。這班劍客俠士，來去不定，出沒無蹤，喫飽了自己的飯，專替別人家幹事，或代人報仇，或偷富濟貧，或誅奸除暴，或挫惡扶良，別人並不去請他，他却自來遷就，當真要去求他，又無處可尋。若講他們的本領，非同小可，有神出鬼沒的手段，飛簷走壁的能爲，口吐寶劍，來去如風，此等劍俠，世代不乏其人，只是他們韜形斂跡，不肯與世人往來罷了。如今待我來講一段奇情異節說來，真個驚天動地。話說那大明正德年間，江南揚州府有個富人，姓徐名鶴，字鳴皋，原係廣東香山縣人氏，他的父親喚做徐槐，生下八子，那鳴皋最幼，人都叫他徐八爺。他家世代書香，却是一脈單傳，至他父親徐槐，棄儒學賈，到江南貿易，遂起家發業，一日好一日，發至百萬家私，財丁兩旺起來。那鳴皋穎慧天資，生就豪傑胸懷，童年進了黌門，只是鄉場不利，遂棄文習武，要想學那劍仙的本事，只是無師傳授，亦只得罷了。他心裏總要想遍游四海，冀遇高人，到了二十多歲，生下二子，他父親把家財分析，各立門戶，他就在揚州東門外太平村買田得地，建造住宅，共有一百餘間，周圍有護莊河，前後四座莊橋，牆墻高峻，屋宇軒昂，蓋造得十分氣概。宅後又造一個花園，園中樓臺亭閣，假山樹木花草，各樣俱全，只少一個荷花池。看官要曉得花園裏沒有樹木，好比一個絕色美人，却是癩痢頭；若是花園裏沒有了池沼，好比一個絕色美人，却是雙目不明，所以花園裏邊最要緊的是樹木池沼。當時徐鳴皋見少了池沼，心中不悅，遂命人開挖起來，擇日興工，那知開到一丈多深，只見下有石板，看時一排都是大鑿，鑿中霜雪也是的銀子。鳴皋見了大喜，即喚家人扛抬進去，總共足有扛了七八十鑿，頓時變了個維揚首富。遂起了個好客之心，要學那孟嘗君的爲人，從此開起典當來，就在東門內開引泉來當鋪，數年之間，各

處皆有共開了二三十月與當。那些寒士，都去投奔他，他却來者不拒，無論文人武士，富貴貧賤，只要品行端方，性情相合，他便應酬結交，或遇無家可歸的，就住在他的宅上。後來來的人只管多了，乃在住宅兩旁，造起數十間客房來，讓他們居住，每日喫飯時，鳴鏜爲號，你道喫飯的人多不多？昔年孟嘗君三千食客，分爲上中下三等，他數目雖遠不及孟嘗君之多，只是一色相待，不分彼此。內中只有幾個最知己的，結爲異姓骨肉，這却照他自己一般的供給，終日聚在一處，或是講論詩詞歌賦，或是習演拳棒刀鎗，或彈琴弈棋，或飲酒猜枚，或向街坊游玩，或在茶肆談心。那鳴皋的爲人作事，樣樣俱好，只是有一件毛病，若遇了暴橫不仁之輩，他就如冤家一般，所以下回遭此禍害，幾乎送了性命。後來那食客到三百餘人，其中雖有文才武勇，及各樣技藝之人，但皆平常之輩，只有一個山西人，姓藜，沒有名字，他別號叫做海鷗子，身上邊道家裝束，人都叫他藜道人。他曾在河南少林寺習學過十年拳棒，後來他棄家訪道，遂打扮全真模樣，雲遊四海，遇見了多少高人異士，所以本領越發大了。聞得揚州東門外太平村，有個養孟嘗，徐鳴皋，輕財好客，禮賢下士，結納天下英雄豪傑，他就到來相訪。鳴皋見他仙風道骨，年紀四旬光景，眉清目秀，三縷長鬚，舉止風雅，頭上邊帶一頂扁摺巾，身穿一件繭紬道袍，足上紅鞋白襪，背上掛一口寶劍，手執拂塵，似畫上的呂純陽，只少一個葫蘆，知他必有來歷，心中大喜，遂即留在書房，敬如上賓，特命一個小僮徐壽服侍。這道爺閑來，就與他飲酒談心，知道他有超等武藝，無窮妙術，一心要他傳授，所以如父母一般的待他，每逢說起傳授劍術，他便推三阻四的不肯，那鳴皋是爽快的人，見他推託，說過一會，就再也不題，只是依舊如此款待，毫無怨悔之心。過了半載有餘，見鳴皋存心仁義，爲人忠信，到那一天，向鳴皋說道：「貧道蒙公子厚情，青眼相看，一向慕愛劍術，未曾相傳，不覺半載有餘，如今貧道欲想去尋個道友，孤雲野鶴，後會難期，遠近故把些小術，傳與公子，不知公子心下如何？」鳴皋聞得肯傳他劍術，心花齊放，即便倒身下拜，口稱「師父在上，弟子徐鳴皋，若承師父傳授劍術，沒齒不忘大德！」海鷗子慌忙扶起道：「公子何必

如此？只是一件，貧道只可傳授你拳棒刀鎗，與那飛行之術；若講到劍術二字，却是不能。並非貧道鄙吝，若照公子爲人，儘可傳得，只因你是富貴中人，却非修仙學道之輩，那劍術一道，非是容易，先把名利二字，置諸度外，拋棄妻子家財，隱居深山岩谷，養性煉氣，採取五金之精，鍊成龍虎靈丹，鑄合成劍，此劍方才有用，已非一二年不可。鳴皋聽了，將信將疑，不知海鷗子畢竟肯教他否，且看下同分解。

第二回 海鷗子臨別顯才能 鶴陽樓英雄初出手

話說那黎道人說道：「煉成了寶劍，然後再學搓劍成丸之法，將那三尺龍泉，搓得成丸，如一粒彈子相仿，然後再學吞丸之法，不獨口內可以出入，就是耳鼻七竅皆可隨心所欲，方才劍術成功，此非武藝，實是修仙之一道，只因欲成仙道，須行一千三百善事，你看那探陰補陽的左道旁門，妄想長生，到後來反不得善終，皆因未立爲善根基，却去幹那淫慾之事，欲想長生，恰是喪身，所以修仙之道，或煉黃白之丹，點鐵成金，將來濟世，或煉劍丸之術，鋤惡扶良，救人危急，皆是要行善事，先立神仙根基。但是爲善不可出名，若出了名，就不算了。若說修仙之道，今公子名聞四海，反是壞處了，若公子要學仙道，只要把家財暗行善事，何必學劍術去荒山中受這六七年苦楚？你但看歷古以來的劍俠客劍仙，替人報怨，救人性命，皆不肯留名，又不肯受謝，他却貪着什麼？」鳴皋聞言，豁然省悟，便道：「承蒙師父指教，使弟子聞所未聞，茅塞頓開，只求師父教我拳棒刀槍便了。」自此以後，他二人認爲師徒，那海鷗子把全身武藝傳授與他，教他運學內工之法，日在花園耍拳弄棍，夜來在書房習練兵書戰策，那鳴皋原係武藝精熟，秉性聰明，更兼一意專心，故此不上三個月，大略盡皆知曉。這一日海鷗子說道：「賢契，你的拳棒工夫，盡皆得着了門戶，飛行諸術，亦略可去得，只須用心習練，自能成就，貧道即日要動身去尋訪道友，只是你學成本事，凡事仔細，不可粗莽傷人性命，況且世上高人甚多，不可自以爲能，輕易出手，牢

記我言爲要。」鳴皋道：「師父何故如此要緊？且再住幾時，待弟子少盡孝敬之心，亦可多受教益。」海鷗子道：「賢契有所不知，我們道友七人，皆是劍客俠士，平日各無定處，每年相聚一處，大家痛飲一回，再約後期，來年某月某日，在某處聚首，從此又各分散，到了約期之日，雖萬里之遙，無有不到，聚首之後，再約來年，從無失信。如今約期已至，故此貧道必須要去，只自這小僮徐壽，伏侍我許久日子，待我攜帶他出去，也可教他些本領，未知賢契心下如何？」鳴皋道：「極好，這是他的幸福。」隨到裏邊取出二套衣服，百兩黃金，并一包零碎銀子，一總打成一個衣包，命徐壽背了，親自送了一程，約有十里之遙，海鷗子再三相辭，鳴皋只得拜了四拜，就此作別。看他二人向大路飄然而去，見天色已晚，遂放開大步，如飛回轉家中，一路思想，他在我家，將近經年，只見他的拳棒，從未見他劍術的工夫，莫非他此道未必精明，及到了家中，走進書房，幾個結義兄弟都在那裏閑談，走近書案前，只見案上有了一個紙包，包得方方的，分明是方才贈與海鷗子的十條金子，難道我忘記放在衣包內不成？取在手中一看，上面寫有二行字，果是海鷗子的筆跡。上寫道：「承蒙厚賜，衣服銀兩領收，黃金原璧。」便問衆兄弟，方才我師幾時來的，衆人齊聲道：「不知，我們在此閑談了已久，並無一人到來，只是方才起了一陣怪風，把簾都吹開，我們正在此談論，外面門窗皆閉，此風從何而來，莫非他就是這時候來的。」鳴皋道：「這是一定的了。」大家贊歎了一番，看官要曉得劍術最高的手段，連風都沒有，在夜間經過，只有一道光，日間連光都看不見，如非他們同道中，方能看見，海鷗子的本領，究竟算不得高，故此他們七弟兄之中，海鷗子乃是着末一個，後首皆要出場。那徐鳴皋習練拳棒，漸漸精熟，也能飛簷走壁，千人莫敵。光陰如箭，不覺又是一年。那時正是暮春天氣，日長無事，與兩個好友結爲兄弟，勝如桃園之義，一個姓羅，名德，字季芳，是個新科武進士。一個姓江，名花，字夢筆，是個博古通今的孝廉。三人同到城中遊玩了一番，來到一座酒樓，是揚州有名的，叫做鶴陽樓。相傳昔年曾有個神仙在此飲酒，喫得大醉了，提了筆來，就在那粉壁之上，畫一個純陽仙像，後來店主主人見了以

爲雪白的牆上，無緣無故畫個呂純陽，却不雅觀，就叫匠人把白粉刷沒了。那知何日刷白了，到明朝仍舊顯出來，如未刷過一般。衆人駭異，告知主人，再命匠人厚厚的再刷一層，那知到了明朝，依舊顯出來，方才醒悟。這個飲酒的就是呂仙，因此把店號改鶴陽樓。那生意頓時興旺起來，就此四處聞名，直到如今，那樓上仙蹤仍在。當時鳴皋等三人走上樓來，揀副沿窗座頭坐下，酒保問道：「徐大爺請點菜。」鳴皋讓羅江二人點過了，自己也點過幾樣。少頃酒保搬將上來，擺了一檯，無非上等佳餚，極品美酒，三人歡呼暢飲，說說笑笑。那羅季芳雖中了武進士，却是個馱子，生性粗莽，爲人忠直，這江夢筆是個精細之人，溫柔謹慎，所以他三人性情各別，却成了莫逆之交，結爲異姓手足，情比桃園。那季芳最長，俱稱他大哥，鳴皋第二，江花最小。當時兄弟三人，正喫得杯盤狼藉，有七八分酒意，忽聽得樓下邊一片聲鬧將起來，人聲嘈雜，內有叫喊救命之聲，却有嬌嬌滴滴好似女子聲音。那季芳聽得，放下杯筯，早已跑下樓去。鳴皋推開樓窗一望，見街坊上面擁擠滿了一時，看不清楚。遂向夢筆道：「三弟，你且坐待我下去看來，恐怕馱子闖事。」言畢，飛步下樓而去。正是閉門休管他家事，熟衷招攬是非多。我且按下這邊，再說南門外李家莊上有一個李員外，名叫李廷樑，他父親在日，官爲兵部尙書，平生別無過惡，只是歡喜銀子，所以積下百萬家私。單生這一子廷樑，少年公子，並未出仕過的。因他家財豪富，所以都稱他員外，真個金銀滿庫，米麥盈倉，只是美中不足，膝下無兒，到了四旬以外，那偏房盧氏一胎生下兩個兒子，廷樑大喜，一個取名文忠，一個取名文孝。他兄弟二人相貌各異，性情各別，只是那存心不正，相去不遠。那文忠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硃，武藝高強，廣有謀略，外面溫和，內裏凶惡，他雖心中極怒，面上笑傲，自若。生出計來，叫你知他的利害。揚州人與他起一個綽號，叫做玉面虎。那文孝生得身長面黑，鼻大眉濃，二臂有千斤之力，性如烈火，專好使槍弄棒。那廷樑二個兒子，一般溺愛，一心要他成名，不惜重資，聘請名師，每日跑馬射箭，耍拳弄棍，到了十七歲上，得了個武秀才，靠了父親寵愛，一味橫行無忌，漸漸的姦淫婦女，恐怕他消財有勢，亦與他起個

混名，叫做小霸王。到了二十歲來，越發無法無天，強搶女子，打死人命，無所不爲，連廷樑都禁他不得；只把銀子結交官吏，俗語說得好：天大的官司，只要地大的銀子，這就沒事了！所以那李文孝更加胆大，看得人命如兒戲，強搶如常事。那一日同了一個門客，叫做花省三，是個華名秀才，頗有智謀，略知詩畫琴棋，只是品行不端，齷齪諂笑，年紀三十多歲，生得獐頭鼠目，白面微鬚。在這李府中走動，奉承得這李文孝十分信他。當時二人出得門來，一路說說談談，不覺已進南關。文孝道：「老三，喏，大一個揚州，怎的極少美貌姑娘，前日去過的幾家，都是平常，今日到那去遊玩？」省三道：「大教場張媽家姑娘最多，近日聽得來了兩個蘇州妓女，一個叫做白菜心，一個叫做賽西施，都是才貌雙全，我們何不去見識見識？」二人遂向東而行，不多一刻，早到了張媽家門首。文孝抬頭看時，只見好座房廊，上邊寫着「宜春院」三個大字。二人丟鞭下騎，早有外場迎接道：「請二位爺裏面奉茶。」遂將馬牽去，二人進了院子，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伍天豹大鬧宜春院 李文孝鞭打撲天鵬

却說李文孝同着花省三走進院子，張媽出來迎接，問過了貴姓尊名，敘過了幾句寒暄套語，小鬟送上香茗，那省三道：「張媽多時不見，你的生意却怎的好？」張媽道：「全仗爺們照顧，花大爺這許久不踏賤地，想是怠慢了太爺，今日甚麼好風吹送到此，定是挑挑我哩。」省三道：「休得客套，這位李大爺，聞得你家新來兩個蘇州姑娘，特來賞識，你可快叫他們出來相見。」張媽便叫小鬟去喚兩個妮子出來，那小鬟去了好半歇，方才出來，對張媽道：「這伍太爺只不放姑娘出來。」李文孝等了半歇，心內久已焦燥，只因要見美人，所以還耐性守着，聽得不肯出來，不覺大怒起來，正待發作，那張媽走上前來，陪着笑臉，千不是萬不是的陪罪道：「大爺息怒，只因前天來了二個山東人在此，連住了幾天，他們是遠方人，不知李大爺到來，所以如此，請稍待片時，我去喚

妮子出來陪罪便了。」那花省三也說了幾句好話，文孝只得將一股怒氣重新按捺下去。張媽去了多時，只見出來，文孝是個性急之人，那裏耐得住？就頓時大鬧起來，罵道：「大胆賤人，你敢瞧我不起，那裏來的忘八，你敢到這裏來裝架子。」飛起腳來，那桌子翻身天然，几攙倒花瓶，插鏡打個粉碎，提起椅子，使一個盤頭，上面掛的八角玻璃燈，好似鷹雀一般，飛舞滿堂，室中什物，打得雪片也似。花省三曉得勸他不住，只得由他。那裏面的山東客人，姓伍名天豹，是九龍山的強盜，他山上有兩個弟兄，爲首的姓徐名慶，善用一把單刀，端的飛簷走壁，武藝高強，兼且百步穿楊，百發百中，人都叫他神箭手。第二個就是伍天豹，綽號叫撲天鵬，使得好一條鐵棍，江湖上頗有名。第三個叫做伍天熊，乃伍天豹嫡親兄弟，年紀雖小二歲，本事却勝着哥哥，善用二柄銅鎚，生得唇紅齒白，江湖上叫他賽元慶。這三位英雄，在九龍山聚集了三五千嘍兵，善劫來往客商，那怕成羣結隊，他定要均分一半，你若倔強對壘，只是自送了性命，倒有一件好處，近鄰村莊不去借糧打劫，有那小本客人，單身經過，他却看不上眼，吩咐嘍囉不許動，所以官兵未去征勦過他。這伍天豹，聞得揚州城酒地花天，正值三春時候，柳綠桃紅，帶了一個伴當，來到揚州，在這宜春院尋樂，看見了賽西施白菜心，猶如月裏嫦娥一般，他便着迷起來，住在院中半月有餘，費了好幾百兩銀子，忽聞要喚他兩個出去陪客，怎肯放他們出去？張媽蜜語甘言，伶牙利齒，再三懇求，正在兩難之際，忽聽得外面打架之聲，只見衆丫鬢僕婦人等，流水一般的奔將進來道：「外面不好了，把廳堂上打得無一完好，如今要打進裏邊來也。」那伍天豹正在心中不悅，一聞此言，勃然大怒，撲的跳將出去，衆姑娘欲想扯住時，那裏來得及？這李文孝正在打得興頭，忽見一個黃臉的長大漢子，從裏邊搶將出來，知道是那山東客了，便把手中椅子劈頭打去，伍天豹將身閃過一邊，順手扯得一隻紫檀棹子，二人就在堂中打將起來。一來一往，約有十餘個回合，天豹漸漸的抵敵不住，他的伴當也是個小頭目，上前來幫時，只是本事平常，兩個打他一個，李文孝全不放在心上，在身邊取出一條七節軟鞭來，運動如風，他二人着了重傷，情

知敵不過他，只得抽個落空，逃出門外去了。文孝也不去追趕，只向裏邊打去，張媽慌了手足，便挽了賽西施白菜心，一同跪在地下哀求文孝方才住手。張媽連忙吩咐擺上酒席，引領文孝省三到了房內，千招陪萬招陪的奉承。那文孝是何等橫暴之人，却弄得心上過意不去，遂命花省三寫了三十兩銀票，自己畫了一個花押付與張媽道：「我毀壞了你的東西，你可到南門內李源泰鹽鋪去領取便了。」張媽接了銀票，千多萬謝的，叩謝了許多好聽的話。所以世界上，惟有軟的可以縛得硬的，俗語：頭髮絲可以縛得老虎住，況且娼妓鴛兒，口似飴糖，心似刀，這張嘴何等利害，把個如狼似虎的李文孝，弄得他良心發現，將銀子賠償他。當日酒闌席散，那賽西施伴了李文孝，白菜心與花省三陪宿，同赴陽台，終不過是那話兒罷了。這李文孝原是個殘暴不良之輩，生性厭舊喜新，那曉得溫柔繾綣，初見之時，好似餓鷹見食，恨不得一時把他連皮帶骨，囫圇吞下；及至到了手時，他便非常得緊，一宵已過，到了來朝，各自起身，梳洗已畢，用過了茶點，便同花省三到街上遊玩。見那六街三市，熱鬧非常，來到城隍廟門首，只見一個女子，從裏邊嫋嫋婷婷走出廟前，文孝抬頭一看，見他淡妝布服，生就那國色天姿，柳眉杏臉，櫻口桃腮，身穿月白單衫，罩一件玄色花綢的半臂羅裙，底下微露那三寸不到的金蓮，真個廣寒仙子臨凡，月裏嫦娥降世。那文孝見了，魂靈兒飛在九霄雲外去了，站在門旁，光着眼睛對他呆看。那女子出得門來，見李文孝面如塗炭，身上却穿的花蝴蝶一般，站在那裏張着口，只對他看不覺向李文孝嫣然一笑。這一笑，實是千嬌百媚，李文孝見了，恨不得便上前撲抱他，才好這花省三早已明白，便道：「二少爺，這個雌兒好麼？」李文孝扭轉頭來道：「我看美貌的女子，也見得多了，從未有能比他的標緻；但是若得與他睡這一夜，我就明日死了，也是情願的，只不知他家住在那裏？何等樣人家妻子？」省三道：「他家就在廟後小衙內，名字叫做巧雲；他的丈夫也是個秀才，姓方名國才，家中極其貧苦，門下與他相識，前日曾寄一個字條與我，託我舉薦對門史家裏二個兒子，到他家去讀書；現在這字條還在我腰裏，他有個哥在這城隍廟裏做香伙，方才諒來去。」

看他哥哥借貸去的。文孝道：「老三你可有什麼計較，想一個出來，若得與他成就美事，便謝你五十兩銀子。」省三道：「這個容易，且回家中，包在我身上便了。」二人一路走，一路說，早到宜春院子，便叫外場牽過馬來，二人跨上鞍轡，出了南關，加上幾鞭，飛也似的回轉家中，走入書房，坐定下來。文孝道：「老三，你用什麼計較？須要長久之計才好。」省三道：「少爺且莫性急，我有道理在此。」就向身邊摸出一張字條來道：「這不是他的親筆待門下訪其筆迹，造一張借券，寫上二三百兩銀子，明日送到府裏，叫王太守追辦，必然將方國才捉去，押在刑房，只消花費些銀子，把他弄個有死無生，當夜進了一紙病呈，明日報了病故，然後任憑少爺或央媒婆去說合，或設計騙他來家，便好與他成親，你道好麼？」文孝聽了，把頭搖道：「不好，照你這樣，囑少只十日半月，我却等不得。」省三道：「也罷，索性走了這條路罷。」少爺到了明日，一早帶着十幾個家丁，打一乘小轎，竟到方國才家，問他取討銀子，他若沒有時，便把這巧雲，捉在轎內，吩咐家丁一直抬到家內，當夜就與少爺做親。這方國才一個窮秀才罷了，只要王太守那裏用些銀子，當堂斷他五十兩，叫他另娶一個，這條計好不好？」文孝大喜道：「此計大妙，足見老三有些智謀，你快快造起借券來。」省三道：「這借券容易的，只是一件，這票上須要個中人，却寫誰人是好？」文孝道：「這個中人，除了花省三，還有那個？」省三道：「可又來，想我花省三承蒙少爺抬舉，難道這個中人不肯做，只個十幾年的好朋友，傷却了？」文孝道：「老三不必做作，只要事成之後，謝你一百兩銀子便了。」省三道：「銀子小事，爲少爺面上，情義要緊，就做一次罷了。」不知害得方國才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賽孟嘗怒打小霸王 方國才避難走他鄉

却說花省三當夜就做成了假券，一到來日天明，文孝吩咐揀選二十個精壯家丁，備一乘小轎，便要起身。省

三道：「且慢！那城中不比得鄉下，究竟是個府城，若趕這件事，須要想個萬全，帶幾到教師去，以防不虞。」文孝道：「也說得是。」遂命喚四個教師一同隨去。這四個教師，就是馬忠、白勝、徐定標、曹文龍，都是輕裝軟札，各帶暗器，跟隨了二十個家丁，一乘轎子，李文孝、花省三、上馬前行，一衆人等在後，出得牆門，離李家莊向南門進發，一路無話。少頃進得南關，轉灣抹角，徑到城隍廟後街，二人下馬，省三吩咐衆人在門外伺候，自己便去方家叩門。那國才聽得出來開了門，一看，見是花省三，同了他的東家到來，便道：「花兄許久不會，今日難得光降。」省三道：「方兄今日非爲別事，只因你去年借那李公子銀款，已久本利全無，今公子親自來討取。」國才道：「花兄你記錯了，小弟從未向李公子借過分文，怎說什麼銀款？」李文孝喝道：「胡說！你既未借銀子，這二百兩借券，可是你親筆寫的？現有花老三的居間，你想圖賴不成！」便把借券交與省三道：「老三，我只向你說話。」國才道：「不妨，有官長在彼，自有公論，你僞造假券，誣賴良民，還當了得！」說罷，向裏就走，却被李文孝一把扯住，那馬、白、徐、曹四個教師，一齊上前，便把巧雲如老鷹捉小雞一般，提將出來，放在轎內，衆人抬起轎子，擁着便走。那李文孝方才把國才放下，一交跌倒在地，指着罵道：「你賴我銀子，且把你妻子做押當，你只拿二百兩銀子來贖去便了！」說罷，與花省三一同上馬，追着轎子去了。那方國才只氣得目瞪口呆，呆從地上扒得起來，一路追將上去，喊叫反了，青天白日，在府城強搶秀才妻子，連王法都沒有了！一面喊，一面追，那巧雲被他們搶在轎內，知道是昨日的緣故，只是如何是好！一路哭哭啼啼，來到鶴陽樓底下，聽得丈夫追喊上來，尋思無計，他沒命的向轎門中撞將出來，跌一個金冠倒挂，跌得頭上鮮血迸流。衆家丁只把轎子停下，上前去扶他起來，那巧雲大喊救命，死也不肯起來，恰好方國才追到，見了妻子這般光景，便上前扯住了痛哭起來。李文孝卽命教師來扯開他們，那知他二人拚命的抱住不放，隨你打死也分拆不開，此處最熱鬧的去處，一時間看的人塞滿了街。

道，弄得花省三搔首摸耳，沒個主意。正在擾攘之間，驚動那鶴陽樓上羅季芳徐鳴皋下來，見了這般樣，分明是強搶人家妻小，那鳴皋心中早已把無明火提起，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今日冤家遇對頭。只因李文孝持強欺弱，橫行不法，今日撞着了這個大歲，管教你晦氣星，從屁眼裏直鑽進去，也是惡貫滿盈。徐鳴皋走上前來，把衆教師解開道：「且慢動手，你們是那裏來的，爲着何事，把他這般難爲？」那馬忠認得他是個不好惹的，衆人丟個眼色，都放了手。馬忠道：「徐大爺有所不知，只因這方秀才欠了我們主人二百兩銀子，圖賴不還，所以把他妻子去做押當，却不干我們的事。」鳴皋道：「既是欠你主人銀子，也好經官追繳，豈可強搶人家妻子做押當之理？」那方國才知道徐鳴皋是個仗義疏財，救困扶危的豪傑，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一遍。鳴皋便向馬忠道：「你的主人是誰？」馬忠道：「南關外李家莊李二公子。」鳴皋聽了冷笑道：「我道是誰，却原來李文孝這忘八，久知他是橫行不法，恃勢欺人的惡棍，如今索性青天白日，在府城中強搶人家的妻子，天理難容，王法何在？」李文孝見一樁事被他攔阻住了，心上大怒要發作，只因有些畏懼他的本領，況且花省三在旁按他，所以耐着性子，看他怎的。忽聽得把他忘八光棍的罵，只急得三尸神暴躁，七竅內生烟，從馬背上跳將下來，推開衆人，搶將過來，喝道：「爲娘賊，我討銀子干你甚事，你却幫他圖賴麼？」舉起拳頭照定徐鳴皋劈面打來。鳴皋想道：「我久聞小霸王的名氣，不知他有多少實力，待我來稱他一稱。」便起左手一格，果然有七百餘斤驍勇，一面把右手還敬他一拳，二人正在交手，那羅季芳驀地就跑將過來，把馬白徐曹四教師亂打，一時街坊上閑人紛紛躲避，那方國才趁此機會領了妻子，在人叢中走了，回到家中，想想此事，不得開交，目前雖是幸得徐公子救了，只是這惡賊輸了一定將我出氣，若是惡賊勝了，依舊要來尋我，冤上加仇，你有錢有勢，官吏都回護他的。左思右想，還是走的上着。遂同妻子，把衣裳被褥細軟東西，打成兩個包裹，剩下些破檯椅傢伙，也不值幾何，就丟在那裏，夫婦二人到廟中，別過了舅舅，就此出了西門，僱一輛車子，到別處去投親而去。這裏徐鳴皋把海鷗子

傳授的少林拳，拿將出來，果然另有一家；只見他上一手金龍探爪，下一手猛虎出山林，左打黃鸞圈掌，右手猴子獻蟠桃，身輕如燕子，進退若猿猴，這一百零八手飛走羅漢拳，果是打盡天邊無敵手。那閑人都遠遠的圍着，八頭濟濟如圍牆一般，在那裏看他們廝打。見鳴皋拳法精通，猶如生龍活虎，打的李文孝只有招架，並無還手。便在腰間取出那條七節鞭來，這條鞭用七段純鋼打就，每段有五寸長，各有鐵環連絡，可以束在腰間，如同帶子一般，所以又名軟鞭。乃兵刃中利器，乃李文孝慣用此鞭。拳將出來，使得呵呵的風響。徐鳴皋有心要顯本領，他便空拳抵敵，運動內工，遍身都成栗肉。此工名為禪骨工，轉易筋經無二，運動此工，刀槍不入。故此七節鞭打在他臂上，好似那鐵墩一般，直攢轉來，四圍看的人同聲喝采道：「徐大爺真好本領也！」那鳴皋一面打一面留心，看那羅季芳與馬白徐曹對壘，漸漸抵敵不住，只因羅季芳膂力雖大，身子呆笨，所以吃虧，被他們打着了好幾下，打得這季芳連連吼叫，手亂足忙起來。鳴皋知道這馱子不濟，他們四人之中，只有馬忠這二條膀子，直上直下的最是勇猛，便鬪個落空，做個鷓子翻身，撲將過去，照定馬忠胸前飛起一腿，踢個正着，把馬忠跌去二丈多遠，身受重傷，口噴鮮血。白勝吃了一驚，手中慢的一慢，被羅季芳打的面門之上，只打的鼻青嘴腫，眼睛如皮蛋一般，只得退將下去。馱子得了上風，分外高興，徐定標與曹文龍心慌意亂，不防樓上有入暗算。那江夢筆在鶴陽樓上，倚着樓窗，看見羅季芳漸漸不濟，將棹上邊一把錫酒壺，拿在手中，欲助他一臂。只他是個文人，不諳武藝，恐怕打了季芳，因此躊躇。恰好曹文龍一個雀地龍之勢，搶到鶴陽樓之下，江夢筆趁此把酒壺打下來，請他吃一壺紹酒，那馱子不偏不正，剛打在文龍頭上，這把酒壺是放得三斤酒的大號錫壺，說且慢，你這句是漏洞了，酒席面上是用半斤壺一斤壺，從沒有用三斤壺的，看官有所不知，只因他三人都洪量，這羅季芳喜用江夢筆吃酒爽快，若用小酒壺時，一壺只倒得半碗，却不耐煩，故要用此大壺，而且壺內滿滿的熱酒，賽比銅鏡一般，打得曹文龍一佛勿出世，嘴裏豆腐噉勿出，只叫腐腐的，頭上鮮血直流，身上淋漓漓漓的，紹興未知後事。

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徐定標尋訪一枝梅 伍天熊私下九龍山

却說徐定標見不妙，轉身便走，那受傷的三個教師，是不必說，這些家丁越發不濟，被羅季芳追趕上，拳打脚踢，省得他施威，把他們打得火燭無星。那花省三知道不妙，帶馬頭從西面大圈轉，出了南門，飛馬逃歸，回家報信去了。這裏單剩李文孝一人，與徐鳴皋打了三十餘個照面，正在招架不住，如何加得起羅季芳上來相幫，心慌胆怯，早被鳴皋一手接住韋梢，順勢只一拖，李文孝撞將過來，被鳴皋夾頸皮一把，抓住揪倒在地，提起拳頭，便打羅季芳見了，他便來湊現成，打死老虎起來，罵他一聲忘八，打他一下拳頭，二人把個李文孝當做一塊鐵用，你一下，我一下，好似打鐵一般。起初他還連連吼叫，後來只叫饒命，直打得李文孝上無聲，下無屁，連饒命都喊不出來，方才住手。上了樓來，重整杯盤，兄弟三人依舊飲酒。只見那保正走上樓來，叩了頭，便道：「徐大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原是義舉，只是他遍體重傷，氣雖未絕，恐怕死了，却怎麼處？」鳴皋道：「殺人償命，大丈夫豈有怕死之理？我鳴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我便自投出首，豈有帶累旁人之理？」保正笑道：「小人曉得徐大爺出名的好人，是個英雄豪傑，原不過說一聲罷了！」又叩了個頭，下樓去了。兄弟三人飲了一回，吩咐店小二把酒錢記明賬上，下了鶴陽樓，出了東門，回轉太平村而去。且說花省三飛馬回莊，直到裏邊，見了李文忠，只說二少爺看上了方秀才妻子，教我偽造假券，要他妻子做偏房，如今被徐八強自出頭，同羅獸子把教師打傷，二少爺抵拒不住，十分危急等情，說了一遍。那李文忠告訴父親，說兄弟是長是短，被徐八這狗才欺負，現下速去救他，為要李廷樞十分大怒，即命合府家丁，各帶傢伙，跟大少爺前去救應。正要動身，只見前去的家丁報道：「二少爺回來了。」原來方才徐定標，同衆家丁人等，躲在各處小街巷內，探聽等到徐鳴皋去了，他們聚集攏來，把

李文孝扶起，就坐在這小轎內；那三個受傷教師也到，遂一齊簇擁着轎子，出了南關，一直抬到家中。衆人上前，把李文孝扶入房中，自有他妻子接着，挾他床上去安睡。李廷樑見兒子打得遍身鱗傷，口吐鮮血，把徐鳴皋恨如切齒，文忠便去安排傷藥，看視兄弟，見他受傷雖重，幸得體質強壯，不致命之憂，命弟婦等好生服侍。思想雖是兄弟自己不好，只是徐八却不應該，與你無怨無仇，干你甚事，却下此毒手。若不與他報仇，上對不過老父，下對不過兄弟！我家怎的在揚州做人，遂安慰了受傷的三位教師，他們自己皆會醫治，便與徐定標商議報仇之策。定標道：「揚州府王文錦，與府上交好，明日告他一狀，爲富不仁，強竊行凶，民罪名。」文忠道：「只是不消說得，只是不過用數百兩銀子罷了，如何出這口無窮怨氣，必須要思個計較出來，收拾他的性命，方消我恨！」定標道：「徐八本領甚高，某等皆非敵手，二少爺如此英雄，尙然失利，若刀槍交戰，斷難取勝，我有一個朋友，名叫一枝梅，雖是樑上君子，却是儉富濟貧的義賊，若是一千八百銀子，他再也不來輕易偷一回，非是整萬，便也數千，若遇貧苦之家，私自丟幾錠銀子進去，若偷了便在牆上畫一枝梅花，做的案件重重疊疊，并各府州縣，懸了賞格捉他，雖是當面看見，也是擒他不住。只因本領高強，來去如一道青光，他把城牆當做門檻，日夜能行千里，只是一件，他的性子有些古怪，若肯到來相助，那徐鳴皋的腦袋，如同放在囊中一般。」文忠聽了大喜道：「既然如此，相煩師爺去請他到來，自當重謝。」定標道：「請便去請，只是這個人極難尋得着的，不得限我日子。」文忠道：「他是那裏人氏，居住何處？」定標道：「他是常州武進縣人，便住在常州。」文忠道：「既在常州，有何難尋？」定標道：「大小爺有所不知，這一枝梅既無父母妻子，又無房屋田產，進出一個光身，偷了銀子，藏在深山之內，高峯之上，鳥禽都飛不到的地方，他睡的所在，又不一定，或是客寓，或是寺院，或在人家臥房之中，床頂上，或在廳堂之上，匾額內，涼亭山洞，樹頭屋脊，在那都是他安身之處。曾記前年有一日，在常州城內，吃了夜飯，天氣甚熱，他便到姑蘇閭門城頂上去乘涼，你道這個人難尋不難尋？」文忠道：「既然如此，我不限

你日子；只是拜托師爺，請他到來便了。」遂端正了八色聘禮，一百兩銀子盤費，到了來朝，那徐定標辭別動身，尋訪一枝梅而去，我且慢表。再說那撲天鵬伍天豹，自從那一日在宜春院身受重傷，同伴當逃出院來，口噴鮮血，走了一程，那傷血只管嘔吐不止，暈倒在松林之內，這伴當也是受傷，背他不得，等了半刻，見了車輛經過，遂把他載在上面，市鎮僱了一號舟船，趕到九龍山來。山上邊徐慶得信，忙叫嘍兵抬了一張藤榻，同伍天豹一同下山，到了船上，把伍天豹扶在榻上，嘍兵抬到山寨，伍天豹見他哥哥受傷甚重，忙去准備醫治。徐慶問那同去頭目道：「你們去廣陵游玩，因何弄得這般？」那伴當便把如何到宜春院遊玩，二個蘇州姑娘，如何的來了。李文孝要這姑娘出接，如何伍大王發怒與他交手，被他打中一鞭，如何的逃走出院，僱船回來，細細說了一遍。徐慶看那伍天豹傷處，正在血海，十分沉重。天豹見了徐慶，便道：「大哥小弟今番性命難保，只可恨李文孝這惡賊，大哥看結義之情，須要替我報仇！」言罷大哭了幾聲，那傷血從口中湧出來了。那二人見了，甚是悲傷，無法可想，眼見頓時嗚呼哀哉死了。徐慶天熊哭了一場，備棺成殮，合寨嘍兵挂孝，那僧道來做了幾場道場，埋葬已畢，伍天熊要下山與哥哥報仇，徐慶道：「賢弟我聞得那小霸王李文孝本領高強，待愚兄親去走遭，見機而行，方可報得這個冤仇，你的性子太躁，如何去得？」天熊道：「大哥幾時下山去報仇雪恨？」徐慶道：「凡事須要仔細，不可性急，且過幾日，愚兄便去。」那天熊少年性情，暗想道：「只要到他門口，待他出來時，把他一鎚打死，便跑了回來，有何難處，誰耐煩等他去報仇？」算計已定，等到晚上，身旁帶了些銀兩，把二柄銅鎚，插在腰間，頭上邊武生巾，身穿白綾箭袖，腳上薄底驍鞋，跨上一匹銀鬃白馬，便下山來。那守寨門的嘍兵問道：「二大王到那裏去？」天熊道：「我奉哥哥將令，到山下巡風。」嘍兵信以為真，便開了寨門，放他下山而去了。來朝徐慶不見天熊出來，到他房間內一看，又不在裏頭，便問服侍他的嘍兵，嘍兵道：「二大王昨夜出去了未回。」徐慶傳問看守山寨的頭目，二大王可曾下山，少頃時守寨的頭目回報，二大王昨夜下山巡風，至今尙未回。」徐慶

聽了吃了一驚知道他一到揚州去，定要鬧出事來，即便把山寨之事，交與一個宋頭目代理，吩咐他們好生看守山寨，休得下山去做買賣，違令定按軍法。自己裝束武生打扮，佩了弓箭，掛了單刀，下得九龍山，發開二條飛毛腿，望揚州一路追來。那知影響全無，那徐慶一日能行三百里，不多幾日，已到揚州，進得城關，便投宜春院來。張媽媽相接，問過了尊姓大名，奉過香茗，徐慶便說起伍天豹之事，問那李文孝的消息，不知能報得此仇，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神箭手逆旅逢俠客 鐵頭陀行刺遇英雄

却說張媽聽了徐慶一片言語，知是伍大爺的結義弟兄，便把李文孝強搶方國才妻子，被徐鳴皋路見不平，打得寸骨寸傷，現在家中養病，一五一十說了一遍。便喚養西施出來，接到裏邊款待。徐慶吩咐他們打發小二到李家莊，暗暗探聽，近日可有人與他尋仇，有無動靜，速來報我。飲了幾杯酒，摸出一錠十來兩銀子，償了酒價，他便辭別出來。要知徐慶不貪女色，不喜歡尋花問柳，便在宜春院左近一家大客寓安歇，也是揚州城內有名的，叫做高陸棧。過了二日，那宜春院的小二回來，說道：「李家莊並無動靜，李文孝的傷痕，漸漸痊愈了。」徐慶憤他五兩銀子，叫他時常去探聽探聽，有事便來報我。他便遍地尋覓，只見伍天熊心中納悶。那徐慶原係是個宦家公子，乃唐朝徐勣的後裔，他的父親，身立朝綱，為官清正，與那伍氏兄弟，乃姑表兄弟，只因天熊父母早亡，他父親把兩個外甥，撫養成人，所以自小同在一處，因被奸臣陷害，假傳聖旨，把徐慶滿門抄斬，其時徐慶兄弟三人正在後園習武，那知外面官兵圍圍圍住，一門老幼八十餘，同時被害，惟他兄弟三人，殺出後園門逃走。從這九龍山經過，那山上邊有兩個毛賊，領着數百嘍兵，在此打家劫舍，被他們殺盜登山，就此為安身之地。就把左近幾個小山頭火并了，所以兵多糧足，山寨中起造殿閣城垣，設立關寨，重重堅固，把守整嚴，頓時煥然一

新，與前大不相同。若論他拳棒，雖不及徐鳴皋，只是輕身蹤跳，却是超等。只因尋不見天熊兄弟，心中愁悶；那時正是五月中，天氣炎熱，翻來覆去，那裏睡得，便到庭心納涼，忽見那廂房上面飛出一道青光，知是個飛行之人，他便將身跳上房屋，見這人遍身青服，緊緊扎束，背上插着雪亮的鋼刀，在瓦房上面，身輕如鳥，一躍有三四丈之遙，只二三躍，已經不見。那時明月如畫，萬里無雲，徐慶連竄帶跳，追將上去，只見靜悄悄影跡無蹤。暗想此人本領勝我十倍，諒他住在對面廂房之內，明日過去訪他，結識個英雄豪傑。下了瓦房，便去安睡。一宵已過了，來朝梳洗已畢，便走過對面廂房，那人早已起身。見他年近三十，頭上秀才巾，身穿寬袖藍衫，足上邊粉底烏靴，生得唇紅齒白，目秀眉清，相貌斯文，舉止風雅。心中詫異，暗道：「看他這般文弱書生，怎的有如此本領，莫非不是此人。」便搶步上前，深深一揖道：「尊兄請了！」這人慌忙還禮，二人謙遜坐下。徐慶問道：「仁兄尊姓大名？仙鄉何處？」那人答道：「小弟覆姓慕容，單名一個貞字，江南武進人氏，未知足下貴姓大名？」徐慶便道：「小弟世居山東，姓徐名慶，昨日初到廣陵，並無相識，見君丰采，知是高明，意欲妄攀風雅，不識肯賜青眼否？」那慕容貞見徐慶生得修眉長目，鼻正口方，氣象英雄，打扮雖是武生，出言倒也不俗，知他是個豪傑，常言道：英雄惜好漢，故此氣味相投，一見如故，不覺大喜道：「承蒙雅愛，是好極了。小弟也是客中無伴，若得仁兄不棄，實為幸甚。」二人說說談談，情投意合，講及武藝，那慕容貞應答如流，十分精熟。知道他一定是昨夜所見之人，從此或同行街坊，或在寓內閒談，二人相見恨晚，遂結為兄弟。徐慶小他一歲，便把自己從小出身，被害落草，現欲報仇尋弟而來，細細告訴與他。慕容貞道：「承蒙賢弟傾心吐胆，愚兄何敢隱瞞？我非別人，即江湖上所稱一枝梅是也。」徐慶聽了大喜道：「我久慕其名，恨不得見，却不道就是哥哥，真是三生有幸。請問哥哥現下四海之內，照樣你的本事，只怕沒有的了。」慕容貞道：「若說拳勇武藝，愚兄雖不能算頭等，也還去得。若言劍俠之中，我的末等都沒有位子，賢弟自古到今的劍俠，從沒有巨下這般衆盛，他們都是五遁俱全，口中吐劍，來去如風的技

慈。徐慶道：「此地東門外太平村，有個徐鶴號鳴皋，輕財好客，是個英雄，哥哥可曾相識？」慕容貞道：「久聞其名，未見其人，我欲去訪他。」徐慶大喜道：「明日一同前去。」到了來朝，二人出了東門，到太平村來，見那莊子約有二百來間房屋，周圍環繞溪河，河沿一帶都是倒栽楊柳，清風習習，二人歇了一番，走過莊橋，來到門首，看門的進去通報了，鳴皋接進裏邊，分賓主坐下，通過姓名，相見恨晚。徐鳴皋遂命擺酒款待，羅季芳、江夢筆都相見過了，歡呼暢飲，說話投機，五人從新擺起香案，結為弟兄。酒闌席散，鳴皋就留他二人在書房安歇，每日講文論武，權樂異常。只是徐慶心中要尋訪兄弟，并且報這冤仇，每每要去，無奈鳴皋不放，因此只得住下。我且攔起這邊，再說那徐定標渡過長江，來到常州城內，尋訪一枝梅，誰知他却到了揚州，那裏還有尋處，尋了一月不見影蹤，弄得心灰意懶。一日來到天甯寺閑玩，見一個掛單的頭陀，生得豹頭環眼，相貌獐獍，身穿衲襪，足登多耳麻鞋，肩挑担子，大踏步走上大雄寶殿，把担子放在一旁，自去佛前禮拜。定標看那挑担的這條鑲鐵禪杖，却有酒杯粗細，暗想道：「禪杖約有一百四五十斤沉重，這頭陀有多少膂力，用得如此的器械，諒他的本領非常。想那一枝梅難以尋他，到不如把這頭陀請去，只怕可以勝徐鳴皋。」轉定念頭，等他功課已畢，便走上前來，把手一拱道：「師父請了。」那頭陀打個稽首，阿彌陀佛。定標道：「弟子愈欲請教師父幾句話，未知可使得麼？」頭陀道：「有何不可？」二人遂到廊下，同坐在一條石凳上。定標問道：「請教師父上下，何處名山修道？」頭陀道：「俺福州人氏，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出家，法名靜空，人皆喚做鐵頭陀。只因立願朝山訪道，一路來到此間，請問居士高姓大名，府居何處，呼喚貧僧有何見教？」定標道：「在下姓徐，名定標，這裏本地人氏，現在揚州城外一個富翁家裏，做個教師，現今要聘一位的高手的名師，師父若肯去時，我家主人真心好客，必然重用，未知師父意下如何？」靜空道：「貧僧在少林寺學成了一身武藝，未遇識貨的人，既然肯荐引時，俺跟你去便了。」定標大喜，當下出了天甯寺，同到寓處，把八色聘禮，交與靜空僧收了，渡過長江，回轉揚州，到了李家莊，定標先進

進見了李文忠，把常州之事說了一遍。如今這頭陀現在門外等候。文忠聽了，即便出來，把靜空接到書房坐下。彼此通名，下人奉茶已畢。說起武藝，這鐵頭陀實弄本事，指手拉架，說得天下無敵。文忠大喜。此時文孝傷痕漸愈，聽得請來了一位少林寺高僧，與他報仇，便到書房相見。當時開筵暢飲，席間說起徐鳴皋一事，原原本本告訴了靜空。一遍，便與他商議報仇之事。靜空僧道：「檀越放心，在貧僧身上，與你報仇雪恨便了！」花省三道：「此事須定個主意，只可暗中行事，免得被他家人門客控告伸冤，雖不怕他怎的，只是既多跋涉，又費銀子。」文忠道：「如今靜空師初到，外人未知，只要趁早去幹了，就遠遠避他方，或者藏在莊門，吩咐家人不許聲張，那邊如何曉得是我家指使？」省三道：「師父還是明做，還是暗做？」靜空道：「如何明做？」省三道：「若是你明日到何們上求見，或是化緣，或是投奔他，覷個落空，出其不意，把他一刀結果，轉身就跑，這就是明做。若是你夜間到他門上，跳將進去，等他睡熟，便下去把他殺死，這就是暗做。」後來不知靜空到底如何去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一枝梅徐府殺頭陀 慕容貞李莊還首級

却說靜空僧聽了花省三之言，便道：「大丈夫豈肯做暗事，到是明做的好！」忠文道：「使不得，那徐八何等利害，豈能當面傷他，即使倣倣成功，他家門客呵氣成雲，內中不少有本領的，你想走得脫麼？這個一定使不得！」靜空道：「如此說來，還是暗做罷！」文忠道：「師父替弟子報了此仇，定然重謝，就留師父在家，常年供給，亦好教習拳棒工夫，只是今夜就可去麼？」靜空道：「有何不可，只是出家人沒有寶刀在此。」文忠道：「這個不必費心。」隨命家人取出一把刀來，真個削鐵如泥，價值千金之寶。那靜空僧把柄鏗卸去，裏邊玄色布密門鈕扣的緊身，把頭上金箍捺一捺緊，將刀倒插在背後腰內。文忠吩咐一個家丁，引領師父到太平村去，呈上一大杯酒，雙手奉與靜空。靜空道：「二位少爺請少待，俺去取了他首級就來！」一面說，一面把酒接來一飲而盡，正

要動身，花省三道：「且慢，師父你可認得徐鳴皋麼？」靜空道：「從未會過。」省三道：「這却豈不殺了錯了？須要明日先去會過他面，然後夜間可去。」文忠笑道：「畢竟老三細心，只是一件，若然明日先去會他，這徐八的賊眼何等利害，他看師父形容古怪，恐他夜間防備，却難下手了。」文孝道：「何必嚙嚙蘇蘇，你只到他家房屋上面，尋得他的臥房，他定與老婆同睡，把來一起殺了，豈有錯誤？」李文忠道：「獸子，他不像你夜夜同妻妾睡着，他却不喜女色，我聞得他每日同兩個結義兄弟在書房安睡。」省三道：「有在這裏了，師父你只到他家第四進房子，居中有一所大廳，在西首的一並排三間，就是他的書房，只要從那書房天井裏下去，在空窗裏一張，就見的。況且天井又大，又有樹木假山，可以藏身。若說只徐八的面貌，有一個比衆不同的見證，他生就一個白裏些些紫棠的，同字臉，兩道劍眉，比眼睛還長，鼻正口方，生得不長不短，不瘦不肥的身子，隨他這一雙眼睛，如閃電一般，已與別人二樣，只是睡熟了，却分不出來。獨有這二隻耳朵，比別人要長出一半，真個兩耳垂肩的異相，所以比衆人不同。師父只要依了我言，萬無一失。」靜空僧道：「貧僧曉得，俺便去也。」遂同着家丁出門而去。這裏李文忠弟兄同着省三，與四位教師，重整杯盤，開懷暢飲，只等這頭陀把徐鶴的首級提來。那定標十分得意，暗想：「若得成就，我的功勞也不少。」歇了一回，只見送去的家丁回來，衆人急問道：「怎樣了？」家丁道：「這個師父真好本領，看他身體雖是壯大，却比飛鳥還輕，我送他直到護莊河邊，上指與他看了，他只一躍，那三丈闊的河面，便過去了，再是一躍，已到屋上，猶如燕子一般，只二三躍，就望不見了，我恐怕他們巡更的看見了，不便，故此先自跑回，諒來一定成功的。」衆人聽了大喜，都讚那頭陀本領。我且說那靜空僧上了瓦房，連窻帶蹤，來到裏邊，到了第四進大廳，果然西首有三間向南的書房，就跳在天井裏面，輕輕走至窗邊，遂向裏張看，只見裏邊燈火明亮，二人正在那裏弈棋，定睛細看，都是白面書生，相貌標緻，生得斯文風雅，不像武夫，況且眼睛並不閃電，耳朵又不垂肩，與方才所說的不同，室中更無別人，心中疑惑，列位，你道這兩個却是何人，原來徐鳴

泉與徐慶羅季芳三人昨日動身到蘇州去了。因爲聽得蘇州玄都觀內，設立百日擂臺，選拔天下英雄，只要勝得臺主，官居極品，打得臺主一拳，黃金一錠，踢得一脚，綵緞一端，現下遍貼傳單，即日便要開台，把家事托了江花夢筆管，那一枝梅不欲去，就託他在家照應。只因天氣炎熱，睡不着去，故此二人下一局棋消遣。正在相爭一角，一枝梅道：「江賢弟，屋上有人，落天井來也。」夢筆道：「並不聽得聲響。」一枝梅道：「我去看來。」那靜空聽得此言，知道此人是個利害的，心中早已懼怯，只見那穿青紗衫的立起身來，知道不好，便把身子向假山背後一躲，誰知一枝梅的眼，黑夜能辨錙銖，何況月明如晝，早被他看得分明，一個騰步，已到庭心，靜空要想走了，被一枝梅起三個指頭，夾背心，一把擒拿，正拿在天頸骨上，那靜空頓時遍體酥麻，雙手舉不起來，任你全身本領，只好束手待斃，夢筆聽得走出來道：「果然有人麼？」一枝梅道：「賢弟，却是個賊，身帶利刀，非是偷盜，便是行刺。」靜空道：「徐大爺饒命，下次再不敢來。」一枝梅道：「你只實說那裏人，叫什麼，來此則甚？我便放你，你若有一半句虛話，叫你一刀兩段。」說罷，把他腰內插的寶刀，拔在手中，那靜空僧嚇得慌了，他便怎麼長，那麼短，一本實說，現在他們等我回報，却是他們指使，不干我事。一枝梅道：「當真實情？」靜空道：「半句沒虛，却是實說。」一枝梅道：「既然實情，却是饒你不得。」手起一刀，頭已落地，鮮血直噴，那屍骸倒在一旁，把個江花嚇得心裏跳個不住。便道：「這却怎麼，你殺他則甚？何不把他送到當官，也好問他李家指使刺客，晝夜行刺的罪名？」一枝梅道：「這些賊官，同他一黨，送去總然不濟，還是一刀乾淨。」夢筆道：「如今屍骸怎樣安排？」不見這禿驢回去，定知是我們殺了，明日被他告發，倒却利害。」一枝梅道：「賢弟，但請放心，凡事有愚兄在此，」便向身邊取出一個小小瓶兒，將指甲挑出些藥末來，彈在那屍骸頸上，說也希奇，片刻之間，把個長大漢子，消化得影跡全無，只有一灘黃水。夢筆見了，嚇得舌頭伸了出來，縮不進去。便道：「大哥，你把這腦袋索性一起化掉了，還要放在此則甚？」一枝梅道：「我自有用處。」說罷，將衣衫裹得緊緊的，束了一條帶子，足上脫去鞋。

子裏面自有軟鞋，就把這口刀插在腰間，一手提了頭陀首級，對夢筆道：「賢弟少待，愚兄去把這東西拋掉了，就來。」夢筆欲待回言，只見他向屋上只一竄，快如電光一般的去了。暗想：怪不得他名揚四海，果然劍客之流，但他的飛行之術，勝我二兄多矣。我且按下，他在書房等候。再說一枝梅出了太平村，竟到李家村來，不多半刻，已到門首，他便跳上瓦房，尋到裏邊，只見花廳上燈燭輝煌，知道他們都在那裏飲酒等候。那花廳對面上首，却有一隻六角亭子，即便將身躍到亭子上面，把左足鈎住亭子頂上的葫蘆，那身子斜挂下來，做個倒買肉之勢，抬頭觀看，恰好正對花廳，見廳上酒筵擺開二席，下首一席坐著四個教師模樣，那朝外一個認得是同鄉徐定標，上首的一席中間正位空著，朝西二人却是公子模樣，諒必李氏兄弟，朝東坐著是秀才打扮，知他就是花省三這蔑片。只見朝西坐那面黑的說道：「去了這半歇，為何還不見來，敢是被他捉住了不成？」那個白面道：「總是不能下手，故此在彼守候。」只見那堂下二旁站着七八個家人，內中有一個說道：「我方才見他上了瓦房，躍至裏面，好似往下跳的先景。」那秀才打扮的接口道：「據門下看來，只怕有些不妙！」徐定標道：「花先生何以見得？」那人道：「凡做這樣事，第一要精細靈巧，智勇兩全，方為妥當；若靠了本領高強力大，却粗莽大意，便不相干了。你看這靜空僧粗心浮躁，是個莽和尚，去了這許久不回，慮他凶多吉少。」一枝梅聽得清清楚楚，想道：「都是你這賊挑撥弄火，助桀為虐，今日請你吃個小苦。」便把那頭陀的首級提將起來，大喝道：「徐鶴的腦袋來也！」照着花省三劈面打來，不知可會打中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徐鳴皋弟兄觀打擂 飛雲子風鑑識英雄

話說那花省三，只聽得徐鶴腦袋四字，這來字還未聽得完全，却腦袋已到。那靜空的頸腔，劈對省三面門，碰碰一聲，打個正著，弄得嘴裏鼻管裏眼睛裏，滿面的血污，那腦袋跌將下來，恰好落在餚碗之中，滿座大驚，一齊

站起。李文忠暗道：「既得徐鶴首級，還該好好提將下來，爲何這般行爲？」大家定睛一看，知是靜空的首級。列位若要講這腦袋，頭髮散亂，淋血模糊，驟然亦難分辨何人首級，只是那燦爛焦黃的溜金箍顯在頭上，所以一望而知是頭陀的首級。這一驚非小，比方才更加喫嚇，個個牙戰口噤，毛髮倒豎起來。那一枝梅擲完了他這腦袋，飛身上屋，連窺帶蹤，如掣電般回轉徐家。夢筆見了，便問大哥那首級拋向何方去的？一枝梅就把李家莊的話說了一遍。夢筆聽了道：「大哥你雖與他吃個驚嚇，只是他們怎知是你幹的，一定疑到鳴皋身上，這冤仇越結深了，究不如與他個石沉大海，音信全無爲妙。」一枝梅道：「目今的人，欺軟怕強，正要他知我利害，使他不敢正眼相視，顯得我輩的威風！」二人談論了一回，各自安寢。再說李文忠等呆了半晌，回到庭中看視，早已去久，便叫家人把靜空首級收拾開去，那餚饌都吃不得了，一并撤去，把水與省三洗去臉上血跡。大家都道：「那頭陀一定被徐鶴殺了。」李文忠同花省三兩個當夜寫成狀子大略，告他前次持強行凶，毆辱紳衿，身受重傷，府差簽提，胆敢抗不到案，目無國法已極。今又謀殺頭陀，挾仇移屍，圖害等情。到了明日，命家人帶了頭陀首級，跟隨花省三到揚州府王太守那裏控告，囑他務要追捉凶身到案。這個知府叫做王錦文，是個捐班出身，性極貪婪，他原籍山西汾州人，是個放印子錢的，積得銀子，捐了知縣，這盤剝小民，是他本等爲官糊塗貪賊，却有一般本事，晝夜苞苴，孝敬上司，遂被他升了揚州知府。那李家銀子，借過了不知多少。當時判了朱籤，發兩個原差到太平村來捉兇身徐鶴，夢筆埋怨一枝梅道：「是你都要顯威風，如今不出我之所料。」一枝梅道：「賢弟放心，這賊官怕他則甚，我自的道理，你且出去，回了差人。」夢筆走到外邊，對差役道：「這裏家主徐鶴，自從前日勸嚮往南海進香去了。」差人道胡說：「他昨夜殺了人，到夜半還去移屍圖害，怎說前日動身？」夢筆道：「你們不信，自去裏邊搜尋便了。」那保甲道：「這個却是有的，我也親見他同兩個朋友下船去了。」差人無奈，只得弄到了些銀子，回去稟覆那揚州府王錦文，最喜是杯中物，當夜吃得酩酊大醉，到了半夜醒來，口中乾渴，

遂想坐起，遂喚丫環取茶，覺得頸邊有件東西，把手一摸，却是一把鋒利尖刀。那王錦文大吃一驚，再看那刀柄上，有書一封，拆開觀看，上面寫着：「昨夜頭陀是我所殺，你這賊官，若敢聽信土豪，屈害善人，即便取你首級，櫃中銀子三千，是我借用，末後畫上一枝梅花，筆力清健非常。」王太守嚇得面如土色，心中又怕又惱，那曉得這夜李文忠那裏，也是一把刀一封書信，信中之言，大略相同，只是銀子偷去了一萬，到了明日早晨，那些窮苦之家，到是造化，也有五兩一錠的，也有十兩一錠的，家家得着銀子。那李家同揚州府皆不敢追究，只得把此事鬆了下來。話分兩頭，我且說徐鳴皋同了徐慶羅季芳，從那一日，下落舟船，一身來到蘇州，把船停泊閶門城外，離舟登岸遊玩。六街三市，熱鬧非常，俗語說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揚。」那姑蘇是個省會，商賈輻輳，人烟稠密，真個揮汗如雨，呵氣成雲，笙簫管絃之聲，沿街相接。三人進了閶門，只見各店鋪密排鱗比，街上行人，挨肩擦背，只因擂台搭建完工，明日開台，那四方打擂英雄，陸續來到，那些趕做買賣的三教九流，人山人海，擁擠不開。三人來到一個道院，抬頭一看，只見「福貞觀」三字。鳴皋道：「這是有名的神仙廟，我們何不進去瞻仰瞻仰？」遂一同步入裏邊，只見那江湖上的，巾皮驢瓜，行行都有，無非是那小黑的拆字，八黑子算命，鞭漢的賣膏藥，嘆冊的說評話，那哄當驢子，在那裏弄缸弄舞，那四平捻子，在那醫治毛病，那鞭瓜子，在那打拳頭，那兩頭子，在那畫符咒。看一回，都是平常之輩，無非一派是江湖訣罷了，走到殿上，參過了神仙，左右觀看，只見許多人圍着一個相面先生，上邊一幅白布招牌，上寫「飛雲子神相」。鳴皋道：「這個相面先生，口出大言，自誇神相。」徐慶道：「江湖術士大都如此，誇張大口，其實本領平常。」羅季芳道：「我們叫他一相，若相得不准，把他招牌扯掉。」鳴皋道：「匹夫，他不過爲糊口之計，由他誇獎，于你甚事？」徐慶道：「我們叫他一相，試試他本事何妨？」三人挨進人叢，只是這先生有四十多歲年紀，三縷清鬚，神清目朗，相貌飄然。一見鳴皋等，便站將起來，把手拱道：「三位豪傑請了。」三人也回個禮，旁邊有條凳兩張，先相過的，見來了三個華服的少年，知道是貴家公子，便站將起來。鳴皋等坐

下，飛雲子問過了三人姓名居處。鳴泉道：「久慕先生大名，不才等特來求救！」飛雲子把他左手來一看，不覺拍案長嘆一聲道：「惜乎吓惜乎！」鳴泉道：「敢是賤相不好麼？」飛雲子道：「公子的尊相，少年靠陰下之福，中年有數百萬之富，晚年享兒孫之福，名利兩全，爲人豪俠，仁義爲懷，當生二子一女，早年發達，爲國家棟樑，壽至期頤，一生雖有幾次難星，皆得逢凶化吉，事到危急，自是高人相救。」鳴泉笑道：「照先生這般說，不才就極知足，極僥倖的了，還是甚可惜。」飛雲子道：「照公子的相貌，若落在平等人家，無甚好處，便生厭世之心，棄家修道，雖不能向日飛升，做得上八洞神仙，亦可做個地行仙，長生不老，十洲三島，任你遨遊，豈不勝百年富貴，如頃刻泡影哉！」鳴泉道：「不才頗願學道，未知能否？」飛雲子把手搖道：「難難！公子豈肯拋了却天大家私，美妻愛子，却去深山受那淒涼的苦楚，雖則一時高興，日後必然懊悔，這就叫道心難堅，是學道最忌的毛病，所以在下替公子可惜。」鳴泉點頭道：「但我師父也是這般說來。」飛雲子問道：「尊師姓甚名誰？」鳴泉道：「我師道號叫做海鷗子。」那飛雲子聽了拍手大笑道：「吾道是誰，原來是我七弟的賢徒，那年他當曾說過在江南傳一徒弟，我却未曾問及姓名，不道今日相會。」鳴泉道：「如此說來，是不才的師伯。」便深深作了一揖，飛雲子道：「既是自家人，此地非說話之所。」遂向衆人道：「列位有慢，明日候教了！」那些閑人見他把招牌收了，也都散去。飛雲子收拾了東西，同了鳴泉等三人，出了福真觀，一路行來，見座酒樓，裝璜得十分氣概，招牌上寫着雅仙樓三字，乃一同走入裏面，極是寬敞。店小二問過點菜，便擺上佳餚，四人飲酒談心。飛雲子把徐處羅、季芳相了，說他二人福祿俱高，只不及鳴泉的。鳴泉問起師父海鷗子一別多年，因何不見到來，弟子十分記念。飛雲子道：「我們幾個人，雖不同姓，情比同胞，每年一會，七人聚首痛飲一日，那會的地方，却無一定之處，會的日子，亦非一定。這日都是上年相會之時，預先約的，來年某月某日在某處相會，雖路隔數千里，從無失信。會過之後，或二人一起，或獨自一人，各各散去，遍遊天下，無有定處。」看官他們七個兄弟，不以年紀論大小，以道術

分次第；這飛雲子却是老三，他的劍術非同小可。四人正在飲酒談心，只見外面進來二人，一個年少書生，一個却是和尚，飛雲子把手招道：「二位兄長，賢弟在這裏。」畢竟這兩個何等之人，且看下同分解。

第九回 雅仙樓鳴皋遇師伯 玄都觀嚴虎擺擂台

却說飛雲子見他二人上來，便立起身來招呼，那二人見了，便走將過來；鳴皋等衆人，都站起來招呼，一同坐下，添了杯筯。飛雲子問道：「你二人何處聚首？」和尚道：「也是不期而遇。」便問鳴皋上姓，飛雲子道：「這便七弟的賢徒，乃揚州賽孟嘗徐鶴，是個當今豪傑。」二人聽了大喜道：「久慕大名，今日幸得相會。」飛雲子指著和尚說道：「這位道號『塵子』，便是我們的二哥。」又指着少年書生道：「這位叫做默存子，是我們的五弟。」鳴皋道：「二位師伯到來，弟子千萬之幸，請衆位師伯看過擂台，同往寒舍盤桓。」塵子等三人齊道：「這却不必，我們孤閒成性，在此會後，便各適其所，不喜常聚一處。」六人歡呼暢飲，直飲到日落西山，酒闌席散。鳴皋問其寓處，飛雲子道：「我等萍蹤無定，隨處安身，明日自到寶舟相訪，不勞賢契貴步。」鳴皋等只得分別回舟，到了明日，依舊進城，一逕來到玄都觀來，街上更加擁擠，進了玄都觀，只見那擂台有一丈二尺的高，周圍有五丈闊廣，左旁有一小小副台，安着文案，知是掛號之所，右邊有一看台，上燈結彩，中間豎起一根旗竿，上扯一面黃旂，旗上寫着「奉旨設立擂台」六個大字，隨風飄蕩，台上懸着長吳二縣的告示，擂台上居上，挂上一副對聯，上寫「拳打九州豪傑，腳踢四海英雄」，上面一塊匾額，上寫「天子重英豪」五個大字，裏邊架上，二大盤金銀，二大盤綢緞，下面看的人，已挨肩擦背，等看開台，不多一會，聽得副台上吹起號筒，三聲炮响，鑼鼓齊鳴，只見四個侍衛，簇擁插主上台，那看台上監官，也坐在上面，鳴皋抬頭，看認得是甯王千歲，只因他心存叛逆，故此奏明天子設立擂台，名爲拔取英雄，實欲收羅心腹，這台主便是他的教師，名叫嚴正方，是有名師家，山中打

得猛虎，水中斬蛟，少年時節，做個頭等侍衛，隨駕秋狩，空手搏殺人熊；一日虎牢內走了猛虎，京城內落亂紛紛，各武員侍衛人等分頭追趕，恰好嚴正方遇見虎當面撲來，他便將身一蹲，虎從頭上竄過，他便趁勢一把將虎尾扯住，隨手攢將轉來，把這虎攢成場扁。甯王知他神勇，千方百計，把他弄到府中，改名嚴虎，倚爲心腹。今日保舉他做個台主，暗中教他收羅草澤英雄，除却忠良之輩。只見正台上三吹三打，台主踱出台來，向台下拱一拱手，通過姓名，說過一番打擂的話頭，無非是奉旨建設擂台，原爲拔取英才，無論軍民人等，上台勝得我者，黃金網緞若干，分別給與功名，有官官上加官，平民出任爲官，沒有本領，不必上台，枉送性命的老話頭。此時台下，天下英雄豪傑，到的不少，那班劍客俠士，也有多在內，就是那一塵子默存子飛雲子，只因玄都觀設立擂台，所以都在此要看打擂台，只是他們不要那名利二字，不肯動手，但只看看世間英雄的手段罷了。說書的這句話，自相矛盾了，他們既不要名利，何爲在鬧市叢中，挂出飛雲子的招牌，相起面來，看官有所不知，這飛雲子曉得自己在蘇州，人山人海，怎得聚首一處，況且劍客與俠士不同，若如一枝梅，徐鳴皋、徐慶等輩，總稱爲俠客，本領雖有高，低心腸却是一樣，俱是輕財重義，助弱制強，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若是他們七弟兄，皆是劍客，不貪名，不要利，只是鋤惡扶良的心腸，與俠客相同，所以劍俠二字相連。劍客修成得道，叫做劍仙。這部書專記劍客俠士的行蹤，只因這個時候，天下劍俠甚多，叫做七子十三生，這七子就是飛雲子等這七人，還有雲陽生、獨孤生、臥雲生等十三人，結爲朋黨，也是遍遊天下，後書自有交代。當時徐鳴皋看見台主嚴虎說罷一番，便打一路拳頭，却也十分了得，看的人大家喝采。這嚴虎本領實是超等，只是心地不明，所以肯就甯王之聘，他到了王府，靠着甯王勢力，自恃本領高強，目空一世，看得天下無有敵手，任性妄爲，現今隨了甯王，來到蘇州建設擂台，他做了台主，越發心高氣傲，在台上耀武揚威，口出大言，那知台下人千人萬，只有看的，沒有打的，鳴皋等三人等了半日，看

看日下西沈，却無一人上台，心上好不掃興。那衆人漸漸的散了，台主也自下台。鳴皋等只得回轉船中安歇。到了次日，再去觀看。雖有幾個上台交手，都是平常之輩，皆被嚴虎丟下台來，跌得鼻青嘴腫，不覺惱了一個英雄。乃是姑蘇人氏，姓金名耀，是個忠良之後，爲人豪爽，蘇城有名樂善公子，却是新科武舉。他見嚴虎如此無禮，不覺怒髮衝冠，便跳上台來，副台下記了花名簿。他與嚴虎交手，二人在台上拳來足去，打了二十餘手，無如嚴虎拳法精通，漸漸抵敵不住，被嚴虎賣個破綻，金耀一拳打去，撲了一空，嚴虎忽地扭轉身來，兩個指頭向他劈面點去。這個解數，名爲雙龍取珠之勢，金耀躲避不及，正中眼睛，被嚴虎挖將出來，金耀大叫一聲，跌下台來。下面看的人，發一聲喊，都道這台主太覺無禮，不該傷人眼目，使人變爲殘疾。那金耀的一班同年舉子，個個咬牙切齒，要與金耀報仇。一面金耀跟來的家人，扶他回去。台下紛紛擾擾，惱了一個老教頭，叫做方三爺，是常熟的。第一個教師，就是金耀的師父。他見嚴虎將他徒弟弄得如此狼狽，心中大怒，跳上台來，通過姓名，上了花名簿。對了嚴虎罵道：「你這惡賊，朝廷設立擂台，原爲拔取英雄豪傑，你敢傷人眼目，我也取你兩隻眼睛，與我徒弟報仇。」罵得嚴虎大怒，二人上手便打。那方三爺的本領，原是一等的名家，只是年紀大了，打到三十條手，氣力不加，二臂有些酥麻。那嚴虎正在壯年，越打越有精神，方三爺一腿跌去，却被嚴虎接住，趁手提將起來，向台下擲去，跌個金冠倒挂。不料的腰袋恰巧對着大石牌碰起，頓時腦漿迸出一命嗚呼。台下衆人齊叫台主打殺人，也那羅季芳見了，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這股無明火，那裏按捺得住？大叫反了！他便分開衆人，搶將過來，鳴皋看見要想止住他，那裏來得及？他早已上了擂台，通了姓名，大叫我的兒子快來領死，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是一拳打去。嚴虎見他是個莽夫，來勢十分兇勇，便將身子偏過，只是騰挪躲閃。那季芳打了三二十拳，沒有着他，脰臂弄得自己倒是費力。嚴虎見他漸漸不濟，便運工夫，直上直下的緊是一拳，那季芳只有照架，氣喘汗流，鳴皋徐慶見這狀子不好，欲想上台幫助，却又理上不合，正在兩難，只見羅季芳被嚴虎打下台來，跌個

而朝天。徐慶心中大怒，正欲上台，那曉這台主早到裏邊去用膳歇息，時光已不早了，只得大家散去。三人出了城關，回到舟中，便問羅兄可曾受傷。季芳道：「這忘八實在利害，我只是跌得背上有些浮傷，並不妨事。明日若二你上去把他打下台來，待我打他一頓出氣！」鳴泉道：「這個自然，但是只怕我敵他不過，反被他打了下來。」徐慶道：「我今日本欲上去，只是他已逃進去，明日讓我上台，若是勝不得他時，你再上未遲。」鳴泉道：「我看嚴虎拳法甚高，他的工夫也是少林一派，猶恐敵他不住，反吃虧了，不如我上去見機而行，或可僥倖。」當夜三人紛紛議論到了來日，正是第三日了，來到臺前，只見嚴虎正在耀武揚威說道：「臺下聽着，你們自量有本領的上台考取功名，沒用的戎囊，你來送死！」不知何人上台交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賽孟嘗拳打嚴虎 羅季芳拉倒擂台

却說嚴虎在台上誇張大口，口出狂言，徐慶聽了，早將雙足一蹬，飛身上台，他有飛毛腿的本領，身輕如燕，跳上台來，聲息全無，副台上值台官，便叫報名上冊。徐慶道：「俺乃山東徐慶的便是。」說罷，把兩個指頭，指着嚴虎喝道：「朝廷設立擂台，原為考取英雄，命你做了台主，應當盡忠報國，拔取真才，評甲乙，方像是台主，你却口出狂言，只顯自己能為，不問好歹，把人丟下台去，可惡已極，更加挖人眼睛，傷人性命，竟是強盜不如，俺也不要功名，不貪富貴，今日上台，特來取你狗命！」這一席話，把個嚴虎罵得暴跳如雷，勃然大怒罵道：「匹夫，你敢在欽命的擂台上撒野？且到爺爺手裏來領死！」說罷，使個門戶，叫做童子，捧銀瓶之勢，等他入來，徐慶便使個黑虎偷心，照准嚴虎當心一拳打去，嚴虎將身一側，起左手，拘開他的拳頭，將右手，照定肩尖一掌打去，徐慶轉身，把左手，幫在右臂，將他拳頭，過進步還拳，二人一來一往，打了五六十個照面，漸漸氣力不加，若講輕身跳縱，徐慶遠勝那嚴虎，只拳法實力，却非嚴虎對手，打到八十餘手，被嚴虎使個玉環步，鴛鴦腿，把徐慶跌下台來。鳴泉

爲獨劈華山，乃是一劈手，十分利害，是他師父祕授的看家拳；隨你英雄豪傑，當不起這一起劈手，憑你工夫再好，也要打個筋斷骨折，若工夫稍欠些的，便要打成齏粉。當時嚴虎用個蜜蜂進洞，將二拳向着鳴皋兩太陽穴直打過來，鳴皋使個脫袍讓位的解數，將二手並在一處，從下泛將上來，向兩邊分去，把嚴虎的雙手格開。故他兩手自上圍到腰間，那嚴虎借他分開之力，反手一劈，正對面門劈下，所以偏避不及，將手來格也是不及，這下煞手拳，不知傷了多少英雄好漢。鳴皋叫聲不好，知道難逃此厄，誰知嚴虎忽然眉頭一縷，也是叫聲不好，這一劈手，他竟不打下來，似乎呆了一呆的光景。看官道：「這個時候，呆得一呆的麼？」說時遲，那時快，早被徐鳴皋一拳，正打在嚴虎的額下，這拳名爲霸王敬酒，把嚴虎一起，慣下臺來，跌一個仰面朝天。羅季芳看見大笑道：「這忘八也會同我跌個一樣。」便踏步上前，腳踏在嚴虎的胸膛，提起拳頭，一陣亂打，也算嚴虎晦氣，打得鮮血直噴。徐慶也去加上幾拳，鳴皋跳下了播臺，上前扯住道：「獸子，你們再打，便要打死了，不當穩便。」徐慶聽得，便住了手，只是羅季芳尚不肯罷休，正在交結，那甯王見臺主跌下播臺，被他們如此攢打，心中十分大怒，便吩咐把他們一齊擊下。那總兵黃得功，副將奎胡，同着參將都司游擊城守，領了護臺軍士，一併前來拿捉。鳴皋徐慶聽得要拿他們，一齊大怒道：「他們如此不講情理，我們再打個落花流水。」便在威武架上，各人搶了一條棍子，在臺前打將起來，正打得落亂紛紛，看的人四散奔逃，那曉得羅季芳把播臺柱子用盡平生之力，向前一扯，只聽得豁辣辣的一聲響，那座播臺，連着副播一齊倒將下來。幸虧着打播的衆人，紛紛躲避開了。只壓死軍民人等二十餘人，受傷者不計其數。鳴皋見獸子闖了大禍，便同徐慶高叫羅大哥快走，那時各武員軍士們等，重重圍襲上來，誰知這獸子不知利害，還在那裏廝打，不多一會，那兵馬大元帥馬天龍得信，引着飛虎軍到來相助，鳴皋同徐慶見勢頭不好，也顧不得季芳二人，殺出玄都觀來，飛身上瓦房，連竄帶跳，逃出城來。這羅季芳被衆軍士圍住，不得脫身，馬天龍元戎已到，他是有名的第一口名刀，何等利害，季芳如何敵得住，遂被衆將擒

下繩穿索綁押赴獄中，且說嚴虎打得身受重傷，甯王吩咐官醫療治，將他衣服卸開，只見肩窩上中一枝小小箭兒，那官醫打將出來一看，却是二寸餘長的一枝吹箭，那箭上有一行蠅頭小字，仔細看時，却是默存子三字。便呈與甯王觀看，不知誰人暗施冷箭，遍問左右，可曉這默存子姓甚名誰，何等樣人，衆人妄想猜疑，並無知曉。因問嚴虎，平下有無仇人，可知默存子爲誰。嚴虎滿腹思想，亦復茫然，大家都疑爲徐鳴皋一黨，只要拷打羅德，諒必知曉。只見副臺主狄洪道稟道：「這個默存子，非是等閑之人，乃一個劍俠之士，昔年在雁岩山，與我師弈棋，曾見過一面，那時只十八九歲的少年書生，他的本領，口能吐箭丸，五行遁術，我曾求他試過劍術，他就坐中草堂，並不起身，把口一張，口中飛出一道白光，直射庭中松樹，這白光如活的一般，只揀着一顆大松樹上下盤旋，猶如閃電掣行，寒光耀目，冷氣逼人，不多片時刻工夫，把個合抱的樹樞子，削得乾乾淨淨，單剩一段本身。我師言他又善用吹箭，百發百中，若他用了藥丸之時，却是見血封喉，立時斃命，比了國初何福的神箭，更加利害。嚴師爺中的諒，不是藥箭，還算僥倖哩。」甯王聽了，將信將疑，難道世間有如此本領，他與嚴虎何仇，却去損他，則甚。因問狄洪道：「你的師父，叫甚麼名字？」狄洪道：「卻不知他姓名，但知道號叫漱石生。」甯王吩咐府縣，把羅季芳三敲六問，並無口供，只得仍舊監禁，不知季芳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救義兄反牢劫獄 換犯人李代桃僵

話說甯王把羅德收禁監牢，一面上表申奏朝廷，說有不法武生羅德等數人，暗施冷箭，射傷臺主，毀壞聖旨，拖倒播臺，壓斃軍民無數等情。一面懸了賞格，拿捉歐打臺主的兇手，徐鳴皋、徐慶、默存子三人，限長吳二縣，即日緝獲兇手，我且按下不表。且說鳴皋、徐慶二人，出了城關，來到舟中，吩咐把一切燈籠記號，盡行除去，倘有人查問，只說鎮江武生，休說姓徐便了。當夜二人商議，相救羅季芳計策，徐慶道：「若去劫獄，救了羅大哥時，只是

罪名重大，我却回轉山頭，他何處追尋，便可沒事。只是你若躲避外方，定累家屬，况且家業遍地，豈不要被他們封閉入官？」鳴泉道：「爲了朋友兄弟，這又何妨？只是恐其畫虎不成，反爲不美，我們須要想個萬全之計。」徐慶道：「若是官員那裏，只要把銀子買通上下，還有做手，只是那老奸心上，恨了除了劫獄一計，別無良策。」鳴泉道：「也罷，爲了弟兄，顧不得家私，你我明夜准去救他出來，若延遲了，恐怕誤了季芳性命。」二人商議已定，到了來朝，吩咐把船移到鐵稜關停泊。到了黃昏，二人輕裝軟扎，腰間各插一把鋼刀，來至城下。二人俱會壁虎游牆，將身貼了城牆，手足伸開，運動工夫，如壁虎一般，瞬息已至城頭之上。一路來到司監，竄身上屋，在監牆上向下望，只是不見裏邊那處是季芳所在，輕輕跳將下去，只東張西望，犯入甚多，只尋不見季芳。正在張看，只見前面有更卒走來，徐慶便向門後一閃，鳴泉無處可躲，只得向上一躍，將三指摘住一根椽子，懸空掛在上面。巡更的役卒，擊柝而來，待等他走到面前，鳴泉從樑間轟然下來，把巡卒擒住，將刀攔在他頭上，輕輕喝道：「你叫一叫，我便殺你。」嚇得巡卒縮做一團，連話都說不出來，單道：「勿勿。」鳴泉道：「你只要說那拖倒播臺的羅季芳在那裏，我便饒你性命。」巡卒道：「爺爺放了，小人起來告訴你，他在內監沒號內，此地過去，要轉五六個灣曲，從小門內進去，把門關上，回轉身來，方才看見號門。」徐慶道：「他的說話不真實，賢弟休要信他。」巡卒道：「小人句句實話。」鳴泉道：「你便引領我去。」抓住他先走，徐慶在後。果然有五六個灣曲，來到一個小門，推開進去，却是一條狹街，三人走進街內，回身把門關閉，果有一個狹門戶，原來方開門進來的時候，恰巧被門遮了，所以看不見這門戶。續去看時，這季芳正在那裏忘八狗着的大罵，鳴泉道：「羅大哥，小弟來了。」季芳聽得是鳴泉聲音，便道：「老二，快來，我被他吊得要死了。」徐慶上前看時，見他高高的吊在上邊，便將他放下來，割斷繩索，鑿拷，回轉身把刀來殺那巡卒。鳴泉道：「且慢，休要殺他。」便將季芳身上刑具，與他上了，也把他照樣細縛，吊將起來。徐慶道：「賢弟何不把東西塞了他口，我們去教他不能叫喊。」鳴泉道：「不妨，這個地

方，由他喊破喉嚨，却沒人聽見的，怕他則甚？」三人出了監門，由原路出來，徐慶翻身一躍，已上監牆，鳴皋曉得季芳跳不上的，便把他負在背上，運勁工夫，在庭心內打個旋風，撲的跳上監牆。三人遂循舊路越城而出，真個人不知鬼不覺，把住內監重犯逃了出來。只是鳴皋不殺這巡卒，雖是仁心，究竟失着，誰知巡卒認得他們，因為打播的時節，也在臺下，所以認得他。那甯王知道他一黨類，都是本領高強，恐怕防劫，所以十分緊急，一夜五六次的察看，鳴皋等去不多時，早有獄官差役人等穿梭一般的查察，走到那裏，看見地上一面更籬，又一盞燈籠，知道出了毛病，慌忙趕到裏邊，進了號門，便聽得叫喊救命之聲，走上前去，腳底下踏着一件東西，將燈籠提來照看，却是一個更柝，抬頭一看，犯人依舊吊着，只是看不清楚，便問你是何人？上面的答道：「我是獄卒王三，快快放我下來。」獄官在後聽得大驚，忙教放了下來，問那犯人那裏去了？那王三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獄官嚇得魂不附體，問道：「王三，你認得這兩個究竟是誰？」王三道：「小人昨日在臺下看得清清楚楚，正是打嚴師爺的揚州人。」獄官忙到甯王行宮報信，一面叫差役分頭各衙門報信，滿城文武，得了這個要犯越獄的信息，慌忙齊奔到王府行宮伺候。甯王知道果然劫獄，心中大怒，立時傳出旨意，着地方官，限二日內緝獲，若第三日不見羅德、徐鶴、徐慶三人，將闔城文武一并治罪。一面吩咐副教頭狄洪道帶領兩個徒弟，王能、李武，並五百御林軍，會同馬天龍，帶領偏裨牙將大小三軍，沿途追趕，務在必獲。滿城文武，得着旨意，弄得落亂紛紛，沒做理會，恰好兵馬大元帥馬天龍到來，即與副教頭狄洪道商議道：「諒他必回揚州，我們帶領三軍，合做一處，向官塘追去，這裏吩咐府縣挨戶細查。」計議已定，正要起行，只見一馬飛來，到得王府門首，下得馬匹，上前參見道：「小的馬快都頭郭玉，今探得揚州武生徐鶴等蹤跡，特來見王爺，請兵拿捉。」馬天龍道：「現在揚州徐鶴、徐慶在司監劫去要犯羅德、王爺傳旨追捉，正沒頭緒，你既知道，速速引領前去，不必去見王爺，你且說他存身何處？」郭玉道：「他有坐船在鐵稜關。」馬天龍吩咐衆將官，帶領三軍，向鐵稜關拿捉劫獄強盜。一路人啣枚，馬

摘鈴燈球火把，概用皮套，不許聲張！大小三軍，一聲答應，立刻起行，出了關門，一路靜悄悄，望鐵稜關進發；正是並無人咳嗽，只有馬蹄聲。這關門到鐵稜關，有十里之途，我且按下慢表。且說徐鳴皋同了徐慶羅、李芳，一路回到鐵稜關，下了舟船，却不見船中的四個家人，初時只道他們睡熟在後梢，不以為意，便向徐慶道：「明日我們却到那裏去好？」這羅大哥尚相貌，最是好認的，我同你上臺打掃，俱被衆人看見，這裏斷然不能存身。」徐慶道：「若是我與賢弟，隨處可以潛身，只是羅大哥躲不過去，還是回轉揚州，再作道理。」羅季芳道：「你們只管講話，我的肚子却有些餓到背心上去了。」鳴皋笑道：「莫怪大哥說，我也腹中餓了。」忙叫家人取酒饌來，叫了幾聲，無人答應，走到後梢看時，一個也不在船上。便道：「奇怪，難道他們四人都上岸去，船上一個也不看守。」羅季芳道：「他們一定是賭錢去了。」徐慶道：「只怕未必，即使賭錢宿娼，斷無一齊皆去的道理，你聽那關上已打五更，難道他們一個也不想回來？我看這事有些古怪。」他三人我猜你測，只想不出來。我曉得看書的諸公，心裏却倒明白，這一定是被捕捉拿住了。只是怎樣的看破機關，被他們拿住，晚生要交代明白出來，因為這只船是徐府上自己打造的坐船，所以極其寬大華麗，停在關門的時候，客船准千准萬的，挨擠不開，倒也不知，只因移到鐵稜關，來往船隻稀少，雖有二三十號商船，却不比得這只船金彩耀目，另有一樣，也是徐鶴的失着，他小心了反爲壞事起來。那郭玉是個蘇州的有名馬快，別府各州各縣，有了難破案件，都來慕名請他去的，所以他的「一雙眼睛，何等利害，當日得了甯王之命，跟他偵察揚州徐鶴，徐慶默存子三個凶手，他就料定他們必走鐵稜關這條路，帶了一班做工的，竟到鐵稜關來，見了此船有些疑心，便問你們是那裏來的，那船上家人回道：「我們是鎮江武生，來此看打掃的。」郭玉聽了，早已料着六七分，不知可曾被她拿獲，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鐵稜關挑燈大戰 救妹丈棄邪歸正

話說那捕快郭玉，是個有名的好手，當時見了此船，知道有些來歷，便同夥計在對面一家酒店樓上，沿窗吃酒，吩咐道：『你們留心這船艙的人上岸，我看來，此船有七八分是了。』夥計道：『怎見得？』郭玉道：『你看這只船，不是揚州的武生麼？這船人的口音，又是揚州白，他偏偏說是鎮江來的，這便是一樣見證；若說他今日纔得初到，就應該在西邊來，爲何在東邊而來？若說他前幾日來的，今日回去了，却掃臺還是昨日傍晚時拉倒他，既然路程迢迢來到此間，今日便要緊回去，這又是一個見證。他船停了好半日，不見坐艙的上岸，這就越發可疑了。』夥計都道：『足見老大好見識，我等實在拜服。』他們幾個不離左右的偵探，到了黃昏人靜，鳴皋同徐慶，軟扎輕裝，撲的跳過對岸，這般做工的，雖見不清楚，却知道是兩個有本領的俠客，從船中飛過對岸去了。遂即告知郭玉，這是一定的了。便下船把四個家人拉的拉，拖的拖，來到保甲家裏，一頓吊打，這四個家人那裏經得起，便從頭至尾一本實說。郭玉便到驛棧上牽過馬來，飛奔進城報信。再說徐鳴皋等三人，正在船中猜疑不出，忽聽岸上邊一聲吶喊，三人知道不好，拉起船窗一望，只見這邊兩岸官軍無數火把，照耀如同白日，馬上邊兵馬大元帥馬天龍，頂盔貫甲，手提九環象鼻紫金刀，威風凜凜，帶着總兵王得功，副將何奎，并那參將游擊都司守備等，偏裨牙將，各執刀槍，只待交鋒。那部下副帥狄洪道，手執兩根鐵拐，英雄勃然。旁邊馬快都頭郭玉，手執三節連環棍，掄眉暴目，兩個小教師，王能李武，各執鑲鐵齊眉棍，分開左右，並一班做工的，都是單刀鐵尺，鈎鐮槍，留客住，排得整整齊齊。刀槍林立。徐慶便叫哥哥賢弟，快些殺上岸去，突圍去罷。鳴皋道：『羅大哥，你與我背心貼着，不可離開。二哥先行開路。』此時若沒有羅季芳在內，他二人縱跳如飛，誰人圍得住？只因要顧那季芳，所以就有許多礙手。當時徐慶手執單刀，飛身上岸，鳴皋也取了單刀，羅季芳拉出一枝竹節鋼鞭，二人背對背貼着，站在船頭，要想上岸，那岸上的撓鉤留客住鈎鐮槍，如雨點一般的上來。幸虧鳴皋這口刀，卻是龜茲國進貢獻來的寶刀，名叫松紋，真個吹毛得過，削鐵如泥。鳴皋知道他們的兵器，最是狡猾，若被着了一下，便

是連鉤齊着，那時任你英雄好漢，難以脫身。他便不慌不忙，把這口刀使個三花大頂蓋，只聽得叮叮噹噹的響，這些做工的手裏，光剩着半段的竹竿，鳴皋同了羅季芳，趁勢上岸，將這些民壯馬快，刀斬鞭打，猶如二隻猛虎，到了羊棚裏面。這些做工的，東逃西竄，那官軍却是一聲吶喊，圍裹上來。馬天龍同了王得功，何奎，并那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偏裨，牙將如走馬燈一般，將他二人團圍圍住。三軍擂鼓吶喊助威，鳴皋雖勇，只是顧戀了羅季芳，不能飛身躍跳，因此沖突不出。且說那狄洪道，看見徐慶飛身跳上岸來，心中想道：『我若不動手，特恐被他人看出，有意放走了徐鶴，我若動手，我的姨母面上，怎說過不？如待我把這徐慶戰住了他，讓我妹丈脫身而去。』他原是一片好心，知道這般官員，那裏捉得徐鳴皋住。定了主意，便把手中鐵拐分開，叫聲徒弟，隨我來。那王能，李武，跟了洪道，一齊來戰徐慶。若論洪道的手段，與徐慶正是一個對手，只因加上了王能、李武，這兩個徒弟，便難對敵。更兼這五百御林軍圍將攏來，如批抵當，見洪道劈面一拐打來，將刀架開鐵拐，王能、棍子從腳背上掃將過來，方才跳過棍子。李武、棍子早到，偏過李武、棍子，洪道的雙拐齊下，打得徐慶吼叫連連，休說顧那鳴皋、季芳，連自己也有些顧不周全。一面打，一面暗道：『他們如此凶勇，不知鳴皋、季芳如何樣子。我若只管戀戰，恐官軍只管圍攏來，那時難以脫身。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即使鳴皋等被他拿住，我發開飛毛腿，明日便可到揚州報信。叫我二哥一枝梅到來救他們。』若然三人一併被擒，豈不白送了性命？想定主意，一路留心，望見前面便是吳山，沿山有一帶樓房，離此不遠，他便且走且戰，漸漸近那樓房，得個空隙，躡身一躍，上了樓房屋上。那時王能、李武跳不上去，單單只有狄洪道一人，追上樓房，徐慶就在屋上面且戰且走。狄洪道一路追去，二人打到吳山上一個大松林內，徐慶走入林中，東穿西繞，狄洪道望去，滿目青翠，竟尋不見了。想道：『此時妹丈諒已脫身，我再追他則甚。』遂轉身回到鐵稜關，那知徐鳴皋左冲右突，難出重圍，正在危急。狄洪道聽得關前喊殺連天，關上瓦房一望，只見他們兩個背對背貼着，在那裏冲突不出，外面官軍圍得鐵桶相似。暗道：『我妹丈義重如

山不肯獨自逃生，要帶那羅德出來，故此被困。我若不去戰住徐慶，他們却早已殺將出去，只因我顧了自己前程，反害了妹丈性命，上負母親同胞姊妹，被天下英雄取笑，況且甯王之所作所爲，必不能成大事，又屈在嚴虎這無謀的匹夫之下，此等前程，要他則甚，不如待我救出了妹丈，隱姓埋名，到別處去安身立名。那時候已經過午，看他二人，今日再也殺不出去，況且半天未吃東西，若挨到晚上，必被拿捉，此時不救他，更待何時？」轉定念頭，飛步來到關前，運動雙拐，衝入重圍，衆官軍見了，只道他來助戰，遂紛紛讓開。洪道到了裏邊，只見馬天龍將徐鳴皋一刀劈去，便搶過來，將雙拐把刀鼻去，只因用力過猛，那馬天龍又不提防，這口刀直攢過去，反把個何奎劈死，馬天龍虎口震開，刀也幾乎脫手。洪道大叫：「鳴皋妹丈快走，我狄道洪與你開路也！」說着，舞動雙拐，衝圍而出，只聽得王能李武叫道：「師父那裏去？」洪道道：「賢契快隨我來！」王能李武使動鐵棍，一同打將出來。鳴皋看得分明，正不知這副臺主爲何打起自己人來，忽聽得叫他妹丈，又說狄道洪開路，心中頓然醒悟。我岳母有個姊姊狄姓，他有個兒子，到陝西學習武藝，只未曾會過，諒來一定是他，不覺心中大喜，便道：「羅大哥如今好了，快走罷！」二人胆也大了，力加倍猛勇，跟了洪道，殺開一條血路，衝出重圍。鳴皋道：「多蒙狄兄救我二人，出了龍潭虎穴，只是你不能回去了，且同二位高徒到了我家再作計較。」狄道洪尋思也只得如此。五人遂一路趕來，洪道說起徐慶走入松林，或者能遇得見他。一路談些親戚之事，在陝西投師學術，拜了漱石生爲師，遇見多少劍客俠士的話頭。鳴皋也把海鷗子傳授本領，直說到揚州打擂臺，彼此情投意合，只恨相見之晚。看官三人到得揚州，徐慶已動身回去，却闖了一場大禍，弄到徐鳴皋身上，一枝梅也不在揚州的了，後書再表。且說馬天龍並衆將見反了狄洪道，師徒三人，鳴皋季芳又被走脫，只得虛張聲勢，追了一陣，把何奎買棺盛殮，馬天龍與總兵王得功商議，現今兇手逃逸，越獄重犯未獲，如何回覆王爺，大家商議多時，皆道：「不如一併推在狄洪道身上，我們可以卸這重担。」各官員將弁衆口一詞，隨即收隊進城，到了王府，見過甯王，說：「我

們將羅德徐鶴徐慶等三人，一併擒住，交與副教師押解進城；不料狄洪道與徐鶴卻是親戚，他暗與徒弟串通，把三人放了，將副將何奎殺死，傷了無數官兵，大叫妹丈快走，隨時一同逃去，我等整隊追趕三十餘里，天已夜了，山路崎嶇，無從追獲，伏乞王爺恕罪！不知甯王怎生發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警奸王劍仙呈絕技 殺土豪義士報冤仇

却說甯王聽了馬天龍衆將之言，大怒，喝退衆人，來日與謀士商議，着府縣嚴查關隘，畫影圖形，拿捉毀臺傷人，劫獄重犯，羅德徐鶴徐慶默存子狄洪道王能李武七人，惟默存子却不知年紀，其餘六人，各注相貌年紀，並行文各處，一體嚴拿。府縣奉命，隨即移文關會各州府縣，出千金重賞，拿捉兇身。甯王思想羅德徐慶狄洪道等，皆不知着落，只有徐鳴皋是個維揚首富，綽號養孟嘗，家財豪富，他住在東關外太平莊上，若是拿不到他，却可尋他家屬。晚上與謀士計議，甯王道：「孤設立播臺，原爲收羅豪傑，不料徐鶴羽黨，暗放冷箭，打下嚴虎，那羅德又拉倒播臺，分明與孤作對，壞我大事，罪已該死，又敢反牢劫獄，盜出要犯，這都是徐鶴不好，孤想他有家屬在揚州東門之外，家財甚富，各處當舖甚多，我要把他家屬收禁，抄掠了他家私，將他所開當舖，盡皆封閉，一來使他無存巢穴，二來亦可助我餉銀，此乃一舉二得，你道如何？」這謀士姓趙，名子美，智多識廣，極有謀略，綽號小張良，甯王倚爲心腹。當時聽了甯王之言，把頭搖道：「這個使不得，他頗有虛名，門下食客甚多，其中豈無異人奇士？前日默存子放箭暗助，就是明證。若去收他家屬資財，只怕這班人，助桀爲虐起來，即便成功，日後難免報復，來驚動千歲藩邸。」甯王道：「我旨意下去，誰敢阻撓？這些狐羣狗黨，何足爲慮？據你說來，倘徐鶴同這一般逆賊，潛匿家中，也就不去拿他。」這二句話，說得趙子美頓口無言。恰好蘇州府知府張弼來到，此人也是甯王的心腹，却是個進士出身，生得相貌極好，方面大耳，三縷清鬚，一表非凡，生平最愛這鬚髻，却是個清中濁，善於

迎合，因此甯王喜他。當時見了甯王，賜他坐在一旁。甯王說起這一席話來，張弼要奉承他，便道：「此事只管好行，千歲的鈞旨下去，誰敢抗違？落得用他數百萬銀子，他敢與千歲爲難，只要明日千歲發下旨意，着揚州府王錦文帶同城守營，通班差役，將他妻子下在監牢，把他家財抄沒，房屋封閉，一面移文各府州縣，只揀是來泉典當，都是他的一併封沒入官，看他有甚能爲？」趙先生太深慮了。」子美道：「一個是字，便不做聲。」甯王心中大喜，便道：「他只書生之見。」話猶未了，忽然間一人輕裝軟扎，背上插一把寶劍，跪在面前，口稱千歲。甯王大吃一驚，仔細看時，却是一個和尚，口稱「千歲在上，衲子特來拜求王爺，那徐鳴皋是個仁義之人，他爲義氣救出羅德，雖劫獄有罪，應該拿捉，只是妻子何罪？財產何干？衲子攢打天下不平之事，懇求千歲赦他妻子之罪，免抄他的家產店業，至於捉拿他的正身，王法所該，衲子怎敢強預！」說罷，把口一張，霍的吐出一粒銀丸，如彈子檣檯的，懸在空中，晶瑩奪目，轉瞬之間，爍的一聲，變成一道電光，飛繞滿室，猶如電掣風行，映得眼花繚亂，好似近在耳目之際，覺得面上冷氣凜然，使人寒噤，嚇得遍室之人，個個心驚胆碎，魂飛魄散，不多一會，這光華條然不見，那和尚也影蹤全無，不知那裏去了。衆人還驚着不敢少動，歇了一會，漸漸神定。甯王道：「本藩從未見過這利害，幾乎嚇殺方丈和尚，莫非就是默存子這劍客？」子美道：「據臣下看來，非是默存子，必然另是一人。」甯王道：「你何以曉得？」子美道：「千歲不聽得狄洪道說來，他見過默存子一面，是個年少書生，不是什麼和尚。」正在說着，甯王看那知府便道：「張卿，你的鬚眉怎的沒了？」這張弼最愛惜的是鬚子，平時時刻把手去捋他，只因在甯王面前，不敢失儀，故此忍了好半歇，未去捋，聽說沒了，忙把手去撈時，領下涓光的滑，却變了三五少年，如剃刀剃去的一般，心中奪奪的跳個不住，又怕又惱，便把甯王看時，長鬚依然未動，但覺得眼上邊光光的，遂偃着腰，走近甯王一看，却是兩道眉毛，剃得一根不剩。忙道：「千歲怎的眉毛沒了，莫非整容的待詔不經心，把來一併剃了？」甯王道：「呀，豈有此理？」遂把手攢時，果然剃得精光了。駭道：「這和尚真好利害，他若要害

本藩易如反掌，張卿方才抄緝徐鶴的家小話，只得罷了，只是太便宜他；你只移文各處，着嚴拿正兇手六人便了，那個默存子也不必提着一張弼諾諾連聲，告退回衙不提。我且說這個和尚便是一塵子，自從那一日在酒樓會見鳴皋等三人，復來看打擂臺，默存子助了鳴皋一箭，羅季芳扯倒擂臺，被官軍捉住，知道必有一番跋涉。三人商議，把一塵子留在蘇城，觀其動靜，若有難分難爲之事，暗中相助一臂。那默存雲飛又到別處去了一塵子，竟到藩邸，匿在花廳上匾額之中，所以甯王一切舉動無不周知。那晚聽得他們用此毒謀，他便下來驚嚇甯王，使他不敢下手，事畢之後，他也動身而去。不料一塵子在廳上，見那甯王的時節，却有一人伏在簷頭聽得明明白白，後來看他吐出劍丸，驚戒奸王，飛身躍出，只一道黑光去無影響。你道此人是誰？原來徐慶那日在松林內掠過了洪道，發開兩條飛毛腿，逕回揚州，來到徐府，見了一枝梅江夢筆把蘇州之事，從頭說過。夢筆便道：「二兄此事全仗你扶持，趕緊到蘇州見機行事。」一枝梅立刻動身，當夜便到蘇城，探知徐鶴羅德幸虧狄洪道仗義殺出重圍，恐怕甯王別生枝葉，他便在藩邸探聽消息，恰遇一塵子在彼，知道此事瓦解的了。思想鳴皋必不居住家中，不知逃往何處？我今也不回揚州，且往別處去來，遂到金陵探友去了。我將姑蘇之事丟去不表。再說徐慶自一枝梅起身之後，他想起兄弟伍天熊不知在於何處，曾否回山，遂辭別了江花到書房內取了自己的弓箭，動身回轉九龍山。一路尋覓兄弟，出了太平村，行不上十里，見前面有許多人在那裏打獵，將身隱在林木之中，仔細看時，却是冤家見面分外眼明，正是冤家對頭。原來這日李文孝帶了家丁，在此間逐走射飛，徐慶見了，暗叫一聲慚愧，我正耍尋你，不道天網恢恢，他自來送死。即便拈弓搭箭，這一箭正中文孝的喉嚨，翻身落馬。徐慶見他中了喉嚨，諒無生理，他便飛步的走了。這裏李府家人聽得弓弦響處，見主人落下馬來，連忙上前扶起，只見喉中一箭射過對穿，衆家人慌得沒有主意，又不知何人暗算，一面回家報信，一面背了李文孝，攙着回來。李文忠得了這信，連忙迎將上來，見了兄弟如此模樣，眼見得不活的了，急忙告知父親，那李廷樑砥憤之

情自然捶胸痛哭，只不知何人暗算，莫非徐八所爲。文忠將兄弟咽喉中這枝箭拔將出來一看：那箭幹上，只有一個徐字。文忠道：「這一定是徐八無疑了。」廷樑大罵：「徐八惡賊，我李家與你何仇，打了我兒一頓，又殺死靜空，還不甘心，如今却來暗箭傷人，把我兒射死，我與你誓不兩立！」命花省三赴揚州府江都縣投詞控告。一面去安排上號柩枋，治理喪事。不多一會，揚州府王錦文親自同了江都縣到來，李廷樑接見過了，便道：「可恨徐鶴屢次欺辱我兒，如今將他射死，只是可憐死得慘傷，求老公祖親看就是，但求免教作檢驗，感德無涯。」王錦文連答應道：「這個自然。」李文忠將兇箭呈上，要求拿捉兇身與弟伸冤，不知王錦文可能查獲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揚州府嚴拿兇手 軒轅廟鎚打夜叉

却說王錦文聽了文忠之言，裝做怒容滿面，喝道：「好大胆的徐鶴，你前次毆辱武生，移屍圖害，匿跡尚未到案；如今白晝行兇，射死人命，還當了得！本府會同知縣，立限拿捉兇身到案，按例重辦，與你令弟伸冤便了！」說畢，同了知縣，打道回衙而去。這裏將文孝開喪入殮，是不必說了。那知府着差役領了朱籤，到太平村立提徐鶴。江夢筆回道：「就是前時去看打掃，尚未回家，怎說射死李文孝來？」差人道：「現有兇箭徐字爲憑，還要推賴麼？」夢筆道：「天下姓徐只有一徐鳴皋一人，這等捕風追影，就好出朱籤捉人，揚州府可是李家設立的麼？好混賬的太守！」罵得差役面面相覷，保甲道：「徐八爺端的姑蘇去了未回，我近在咫尺，豈有不知？我前日親見他下船去，你只看莊橋邊，這只坐船平時總是停着在彼，如今見麼？」差役無可奈何，只得回覆王太守，不信，恰好蘇州府的移文到來，說徐鶴某月某日在司監劫去重犯羅德，通同狄洪道等六人在逃，着各府州縣，畫影圖形，嚴拿務獲，只不許驚動家屬。所以徐鳴皋的家屬產業，始終未曾帶累，幸虧一麀子之力。王錦文太守見了移

文，方信鳴皋真個不在家中，遂發下文書，着二州六縣一體嚴拿，十分緊急。李文忠暗發五六個家丁，在太平村前後左右，每日梭巡，探聽鳴皋消息。徐府的門客，探知緣故，告知江三爺，說李家如此的爲仇，所以下回書中，鳴皋回轉揚州，存身不得，遂同了一班好友，遍游天下，後書再提。却說伍天熊從那夜下了九龍山，縱馬前行，來到三岔路口，不知從那條路走，天尚未明，又無人問訊，心中想從這大路走，總是下揚州的大路，不知恰巧錯了一路，皆是山溪，行人稀少，到來日下，不知不覺走了二百里路程。見一個市鎮，有一個酒店，覺得腹中飢餓，遂下馬走入店中，敲着桌子，大叫快取上等酒餚來。店小二慌忙上前問道：「爺用什麼菜，打多少酒？」天熊道：「你揀好的取來，就是酒，只打得二斤。」小二應聲下去，不多時，搬了一盤牛肉，一盤雞子，一盤燒鴨，一壺酒，并那糖糴。天熊狼餐虎嘍，吃了一回，問道：「這裏到揚州去，可是怎麼走？」小二道：「爺要到揚州去，却要縮轉去一百多里，在三岔路口，望東南大路走去，過了宿邊桃花清河到揚州了；若貪近些，卻從此向南轉東，由夏邑穿過安徽地界，從洪澤河到揚州，只是山路難走，且近夏邑縣山內，出了夜叉，不知傷了多少過客，所以來往客商單身不敢行走，須要合隊成羣，方可走得。」天熊道：「原來如此，不知他地何名？」小二道：「此地人河南省虞城縣該管，叫做方家道。」天熊想道：「我既到此地，豈可走回頭路，不如就這山路近些。這夜叉不知何物，想是畜類罷了，怕他則甚？」吃飽了飯，摸出一塊銀子，交與小二，算了酒價。小二道：「這銀子多哩。」天熊道：「多便賞你罷。」小二千萬多謝的，牽過馬來，伺候天熊上馬。一路前行，心中要緊，急加鞭，這匹馬原是出衆的良馬，雖非千里龍駒，亦可日行二三百里。天熊只貪趕路，那知把宿頭錯過，來到荒山野路，天將黑了，立在山岡，遙望前面，並無村落，又行了一程，只見路旁一所寺院，四圍皆是松樹，走到寺前一看，門上一匾，却是朱紅的，只舊的剝落的了，上有三個金字，依稀辨得出來，是「軒轅廟」三字。下了馬，繫在樹上，步入裏邊，只見大殿上，遍地青草，中間神像依然，只是灰塵堆積不堪，壁上挂着許多獐熊鹿腿，旁邊也有鍋灶柴薪，看那草上，好似有物睡臥的影。

子，彷彿其身甚大，走入裏面，房間內牀帳俱全，只是灰塵沾染，久無人住的樣子。回到殿上，仔細思想，莫非就是那夜又巢穴，說他無人居住，壁上的獐鹿何來，說他有人居住，因何舍却床帳，臥在地上，若說野獸巨蛇盤臥之所，要這鍋薪何用，越想越是，便把馬牽入庭中，繫在一顆槐樹上，將廟門關上，却尋不見門子，便把一條階石門住，廟門坐在拜台之上。少間那一輪皓月高升，照見庭心，牆角邊堆着許多白骨，走近看時，都是虎狼人骨骷髏不少。暗道：「方才小二之言，果不錯，他若來時，待我除了這一方之害。」想定了主意，坐在那裏等待。坐了一會，不見動靜，有些疲倦起來，正要朦朧睡去，只聽忽起一陣怪風，猶如獅吼一般，正是那夜又回來，提了一個死鹿，見廟門關着，勃然大怒，頓發狂吼，把頭來撞廟門，震得屋瓦皆動，那沙泥都簌簌的落將下來。天熊知道夜又來了，急忙捏了銅鏡，伏在門旁等候。從那門縫裏張時，只見其形可怪，身長丈餘，頭大如斗，赤髮擦牙，目如閃電，口似血盆，遍身藍靛，虬筋糾結，爪如銅鈎，身上別無衣服，單繫一塊豹皮，圍着下體。跳怒騰挪，燦鐵消金，把頭又撞過來，階石折爲二段，廟門豁的齊開。那夜又直跳進來，究竟畜類，直望前奔，不妨天熊躲在旁邊，待他跳進，便夾腦後一鏡，這一鏡用盡平生之力。要知他的鏡，每個有四十斤沈重，再加他的神力，這夜又如何當得起。便大吼一聲，跌倒在地。天熊恐他跳走，一連加上七八鏡，把個夜又腦袋，打得稀爛。眼見得不活的了，重新把門關好，將斷石門子放心安睡。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遂開了廟門，把馬牽將出來，跨上前行，行了半來里路，腹中飢甚，只無市鎮買吃，望見附近一村人家，便縱馬馳去，却是個小小村莊，共有數十家人家，都是姓余，地名就叫余村。只是沒有酒坊旅店，只得下了馬來，向一家人家，見個老人家，拱手道：「老丈請了，小可昨夜錯過宿頭，在荒寺住了一宵，因此腹中飢餓，貴處並無飯店，欲向老丈買飯一餐，奉償飯價，未知使得否？」那老人道：「客官你這時候，從此路而來，昨夜住在那裏荒寺？」天熊道：「軒轅廟住的。」老人家聽了，把他上下一看，笑道：「客官看你年紀輕輕，却會說謊。」天熊道：「小可與老丈初次相逢，焉敢相欺？」老丈道：「我且問你，那軒轅廟內，可有

什麼東西？」天熊道：「有一個夜叉，被俺打死了。」老丈道：「當真麼？」天熊道：「豈有假說？軒轅廟離此不遠，可以去看的。」那老丈便把天熊請進家中坐了，自己趕將出去，不多一會，村人都到他家，皆道：「我們被那孽畜害得好苦，只因田地皆在此山，這余村五十餘家，盡靠此山過活，自從出了這東西，我們茶也不敢採，獐狸鹿兔都不好去打，這孽畜刀槍不怕，力大無窮，看見了他，早已遍體酥麻，二足癱軟，連跑也跑不動了。所以這村上的人被他吃了不知多少哩！今日天賜英雄到來，除了此害，我們大家都有生路了。」隨即你也拿酒來，我也取飯來，這個送肉，那個送魚，請天熊吃。天熊少年性情，便心中大喜，一面吃，把昨夜如何到軒轅廟，如何的看出形迹，如何夜叉到來，如何把他打死，指手畫足，說了一遍。村人聽了，個個把舌伸了出來道：「看他小少年紀，却怎地英雄了得，這是我們之福。」也有的人到軒轅廟去看，有的留住天熊，叫他住幾日去，待我們各家輪流款待，然後湊些銀兩相謝。伍天熊道：「這個都不必，小可有事在身，不能耽擱，今日便要動身。」無奈衆人再四挽留，只得住下。那知到了晚上，這天熊遍身發熱，如火一般的冷熱，到了次日，害起病來，常言道：好漢只性病來，魔把個猛虎般的養元農，弄得身不由主，好似在雲霧裏一般，那裏掙扎得起來。不知伍天熊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養元農誤落李家店 楊小舫大鬧清風鎮

話說伍天熊在余村，一場大病，幸虧這村上衆人，感他除了夜叉之害，如兒子般的待候，延醫服藥，服侍得十分周到，這一場寒熱症病了一月有餘，漸漸的好起來。衆人又調養他，每日獵得鹿兔野雞，只揀好的請他，養得身子復原，依舊精神抖擻。伍天熊十分感激，辭別了衆人，跨上鞍轡，向東南大道而行。一路曉行夜宿，渴飲飢餐，過了冰城靈壁，一路來到天長縣，離揚州不遠，行到下午時候，那裏是揚州交界所在，有個市鎮到來，恰好天色

將晚大熊看那市鎮雖不甚大，店鋪不多，倒有若大逆旅，好一所高大房屋，門前挑出招牌，上寫着李家店，安寓客商。天熊下了馬時，早有店小二過來帶去喂料。天熊走入店中，只見左邊多少夥計，在那裏煎熬炒爆的烹調，只燒得五香撲鼻，右邊櫃檯裏面，坐着一位俊俏佳人，年紀二十多歲，生得明眸皓齒，杏臉桃腮，只是兩道修眉，插鬢那風韻之中，帶些殺氣，身穿月白單衫，頭上簪着丹桂花枝，兩旁插戴，都是赤金首飾，把烏雲變做黃雲模樣，對着天熊細看，那櫃檯橫頭坐一個大漢，生得眉粗目大，一臉的橫肉，形容可怕，知道不是善處之輩，一路看着早至裏邊，生意十分鬧熱。天熊坐了下去，小二呈上菜板。天熊道：『不用點什麼菜，只揀好的取來，我自給錢。』小二應聲下去，即將搬上美酒佳肴。天熊慢慢的飲酒。大二問道：『爺們喜歡樓上住，還是樓下住？』天熊道：『倒是樓上爽快，只要揀寬大的臥房便了。』小二道：『小店的房間，都是極寬大的，那裏面的左首一並連二間廂樓，最是浩敞，床帳被褥，又乾淨又華麗，而且房價一式。』天熊道：『就是那裏便了。』飲了一回酒，用過晚飯，小二引到後面，上了樓梯，一看果然十分精雅。後面有個月洞，向外一張，却是靠山道的，望望山景，心中甚喜。到了黃昏時候，走到隔壁一間房內，張看，也是單身客人，見他舉止行動，是個世家樣子，年紀二十四五光景，兩道劍眉，一雙虎目，鼻正口方，紫棠色面皮，英氣勃然，像個英雄，便上前作揖問道：『仁兄尊姓大名？府居何處？』那人即忙還禮道：『小弟姓楊名濂，字小舫，世居姑蘇的人，敢問尊兄高姓大名？』伍天熊也把姓名家世說了。楊小舫道：『原是伍年伯的公子，我家先父楊景春，與令尊大人同朝好友，先君在日，常常提及伍年伯如此好人，却被奸賊所害，幸得有四位公子，頭角嶢嶢，裝可紹，未知我兄弟幾？』天熊道：『小弟最幼。』小舫道：『如今三位令兄可曾出仕？』伍天熊聽了，不覺垂下淚來，道：『不瞞仁兄說，大哥天龍，二哥天虎，皆死於奸賊之手。三兄天豹，今春遊玩揚州，被揚州有個土豪，教做李文孝，打傷回來，即便身亡。小弟此行，正爲要報三兄仇。』說罷，淚流滿面。小舫安慰了一番，天熊問起他現在何處，公幹小舫道：『說也話長，小弟有兩個好友，皆是姑蘇。』

人氏，一個姓管名壽，字駒良，是三國管甯之後裔；一個姓唐名肇，字香海，却是解元唐伯虎的後裔。他二人皆是當世奇才，胸懷磊落，風雅多情，一個博古通今，無所不曉，一個九流三教，無有不知，有了絕大本領，不求聞達，隱跡姑蘇。只因他二人囑我到河南代幹一事，如今舉畢回來，適與尊兄相會，甚為有幸。二人講論起武藝，下分得意，說得投機，拜為兄弟。天熊只得一十八歲，稱小舫為兄，談談說說，已有二更時分。那天熊忽然腹痛起來，要出去恭，急忙下得樓來，想道：「茅廁在何處，腹中痛得緊，不及去問小二，我方才望見後面靠着山岡，不如從後門出去，到林子內出恭罷。」那知開門出去，却是三間小屋，堆着些柴木煤炭，只沒有門戶出路，肚裏頭絞腸的痛起來，那裏忍得住，只得就在屋裏牆角邊，蹬將下來，扯開底衣大便了。腹中頓覺平靜，正在把些亂草揩着，一眼看見地板縫裏透出火光來，暗道：「奇了，莫非這裏還在樓上不成，怎的下面有火光？」隨走到縫邊，將身伏在地上，從這縫裏往下一張，不看時，萬事全休，只一張反吃了一個大驚。原來下面湊在山坡上的石穴，也有三兩間房屋的樣子，却是個人肉的作坊，壁上蒙着三四張人皮，挂着兩個人頭，幾條人腿，有三四個夥計，在那裏做事。一個把一大塊人肉拿來剔骨，二人把個肥胖和尚，在那裏開剝肚腹，已經剖開，正在鮮血淋漓，挖那五臟心肝出來。天熊看了一身的肉都麻起來，暗道：「我雖做強盜，殺人見過不少，却不曾這般剖腹開腔，把人當做豬羊，這店分明是引黑店。」立起身來，飛奔上樓，楊小舫道：「賢弟可曉得這裏却是黑店。」天熊道：「哥哥怎見得？」小舫道：「你下樓去，我便看出破綻了；你看上面椽子，都是鐵的，這樓房四面，都是風火山牆，那樓梯是活的，這裏的一塊樓板，也可扯得起來，一定到了更深夜靜，他把樓梯移去，暗地裏從這樓板中上來，害我們性命。」天熊便把出恭看見火光，張出人肉作坊的事說了，便道：「哥哥我們殺出去罷！」小舫道：「賢弟不要忙，我們向前門殺去，他必有準備埋伏，你未知江南上勾當，往往門戶上用倒鉤網絆腳索，出去便要吃虧，若是上屋，你看牆有多高，怎生出去？椽子又是鐵的，一時難以打開，你若從後面打牆而出，他牆內必有竹編，無論打不

開來，即便出去，外面定有竹簽陷坑，梅花樁許多埋伏，況且山路崎嶇，又不熟悉，反爲不美。」天熊道：「這便怎處？」小舫道：「不妨，幸得我們二人在此，若是單身獨自，便難弄了；如今把燈火放在地下，將椅子橫倒，蔽了燈光，我與你各執器械守在地板旁邊，待他上來一個，殺他一個，上來兩個，殺他一個，然後跳下樓去，看他們走的地方，定無埋伏，我也走得，就將此出去，方爲穩妥。」天熊道：「足見哥哥見識，足智多謀，只不知何時上來？」小舫道：「他要上來，必先將樓梯移去，我們只看樓梯去了，便可準備殺人。」天熊聽了，便走出房來去看樓梯，却已經沒有了，即忙搶進房來道：「哥哥樓梯沒了！」小舫便把燈火遮蔽了，從床頭扯出一對雌雄寶劍，天熊手執兩柄銅鎚，兄弟二人在那活絡地板旁邊，左右守着，不多時，只見那樓板頂將起來，小舫看得清楚，等他腦袋探到樓板上面，將劍縱的削去，只聽得噹的一聲，這一顆頭滾到天熊腳跟，有的說道：殺頭的聲音，從無這個響法，列位不知，那上來的人，把刀護住咽喉，不料他的寶劍，削鐵如泥，所以連刀連頭一齊砍斷。那屍體倒將下去，這裏樓下邊，有四五個人都是上等的夥計，皆有些本領，忽見雲梯上的人倒將下來，還只道失足跌了，向地上一看，只見鮮血直射，腦袋不知去向，大家吃了一驚，便大叫走了風，只一聲喊，那外面湧進五六人來，爲首的便是那坐在櫃檯橫頭的大漢子，手中提着一把牛耳潑風刀，背後幾個夥計，各執刀槍，點着火把，直奔進來，天熊看得分明，就把這個人頭，照準那大漢，從樓窗內攢將下來，恰成個面面相逢，頭碰頭，打個正着，打得那大漢，怒髮冲冠，一聲大吼，罵道：「牛子快下來納命！」吩咐伙家，將火藥包來，燒死這兩個賊子。楊小舫聽了，便道：「賢弟隨我下來。」說罷，舞動雙劍，從樓窗內跳將下去，天熊跟着下來，那大漢揮動潑風刀，前來抵敵，七八個夥計，一齊動手，在庭心中殺將起來。這大漢名叫李彪，也是甯王的心腹，善用五十四斤一把牛耳潑風刀，力大無窮，萬人莫敵，那櫃檯裏面的那個俊俏婦人，便是他的老婆，名叫鮑三娘，用二根銅柄方天戟，重有六十餘斤，他的本領，比丈夫更加利害，善發七十二營裙裏腿，十分驍勇，不知伍楊二人如何抵敵，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除黑店兄弟相逢 明報應三娘再嫁

話說那李彪有個哥哥名叫李龍，幼年在少林寺習學武藝工夫，後來稱爲少林第一名家，只因雷王心懷叛逆，不惜金銀收羅豪傑，聘他兄弟二人，便叫李龍在鎮江金山寺做方丈，只算代替雷王出家，暗中命他招兵買馬，積草屯糧，有一千二百個僧人，個個本領高強，號爲羅漢兵，偏裨牙將也不少，都是勇敵千人，力大如虎，但皆是禿頭，這李彪仗了雷王之勢，來此清風鎮，名爲開設客寓，實則比強盜還勝三分，遇了遠方客人，看他衣服華麗，便傾到後面這二間房內，夜間上來取了性命，劫去銀錢不算，還要將他身上當做牛肉賣錢，所以家財豪富，今日遇着了這二個七煞，也是惡貫滿盈，饒你本領高強，怎敵得楊小舫、伍天熊這二個？雖有七八個夥計相幫，起初還可支持，殺到三十多回，合漸漸抵擋不住。那三娘知道丈夫抵敵不住，便提了傢伙，引着四五個夥計，各執器械，要來幫助。李彪敗將下來，小舫同了天熊，追殺出來，正在堂子裏，接着三娘嬌聲喝道：『牛子休得猖獗，老娘來也！』說着，運動雙戟，正如戰鋒如刺，水潑不開。李彪有了幫手，便奮力戰鬥，四人相對兒廝殺，兩旁十幾個夥計相助，殺了一刻，那人肉作坊裏幾個得了信，也上來相幫。小舫見他們越殺越多，心中有些慌張。楊小舫勸住李彪，還是個平手，只是他們有了幫助，便覺難以取勝。那位天熊敵住三娘，已經勉力，更兼衆夥計刀槍亂斬亂搗，漸漸氣力不加，汗猶如雨下。那三娘何等驍勇，把雙戟緊緊逼來，殺得伍天熊連連吼叫，二臂酸麻。楊小舫見了，知道天熊吃緊，要想合鬪，却被李彪等衆人，如走馬燈一般，那得空閒。正在危急，只見那大門內又湧進十來個人來，手中皆是撲刀。你道這班人那裏來的？原來都是清風鎮的响馬，平日與李彪聲氣相通，李彪是個坐盜，只做送上門買賣，他們却是行盜，專劫行路的客。只因李家店夥計去送了信，知道店中風緊，故來相助。伍天熊正在抵敵不住，被三娘殺得只有招架，並無還手，忽見又來了十幾個生力軍，十分着急，大叫：『我命休

矣！」喊聲未絕，只見店中樓上跳下一個人來，全身扎縛穿着玄色緊身，白絲縷扣繞着前胸後背，鬢邊插一個大紅絨球單手提刀，從樓窗上一個鶴子翻身撲將下來。手起一刀，把李彪分爲二段，衆夥計一齊叫喊道：「不好了！店主傷了！」那李彪正與楊小舫廝殺，不防樓上跳出一人來，二脚尙未着地，一刀早已過來，因此殺得奇出其不意。伍天熊一眼看見，認得此人便是表兄徐慶，心中大喜，便叫：「大哥快來！」徐慶一個旋風，已到鮑三娘面前，將刀直劈過去，三娘左右的駝格開天熊的雙鎗，右手的駝格開徐慶單刀，三人打個鼎足。楊小舫早已把這些夥計小二殺得七零八落，四散奔逃，併力來戰三娘。那三娘加了一個徐慶，已經不能支持，二手火口已開，殺得遍身香汗，嬌喘吁吁，正把徐慶的刀一戟擄去，不防小舫覷將過來，把雙劍絞住戟耳，用力一扯，三娘阿唷一聲，這枝戟捏他不住，噹的落在地上。心中一慌，那枝戟也被徐慶一手接住，趁勢一拖，那三娘向前衝去，恰好與伍天熊撞了個滿懷。天熊丟了雙鎗，就把三娘一把抱住，說也真巧，那三娘的雙乳正在天熊的胸前面對面口對口，正了一個呂字。天熊正在妙齡之際，現把個美人抱在懷中，豈有不動心？他便親了個嘴，那三娘一來戰得神昏顛倒，四肢乏力，二來要想活命，怎敢掘強？三來看見天熊青年美貌，心中合意，四來也是前緣，便由他戲弄，再不敢動。有的說道：「既然他二人面對了面，胸着了胸，不知下面怎樣？」這却連晚生也未知，列公明鑑，諒這伍天熊難免強頭掘腦的不安本分，只礙着幾層衣服罷了。徐慶同了小舫，將這些响馬，並夥計亂劈亂砍，這些怎能抵擋？況且見李彪已死，三娘擒住，正是蛇無頭而不行，心中慌了，各想逃生，那裏有心併力的廝殺？被二人如砍瓜切菜，殺個乾淨。徐慶把刀來殺鮑三娘，伍天熊大叫：「哥哥且慢傷他，我把帶子來，將他縛住，二手挪在柱上。」徐慶道：「這位何人，在此助幫與你，你却一向在于何處？愚兄日夜不安，只是找尋不見。」伍天熊道：「這位哥哥姓楊名濂，字小舫。」便把夜來遇見約略說了。徐慶便向小舫作了一揖道：「多蒙楊兄相助。」小舫還了一禮道：「同船合命，理當如此，令弟英雄了得。」二人坐下來，大家細說根由，只恨相見之晚，只見

天熊撥出一大盤酒餚來，三人圍坐飲酒談心。天熊把下山已後錯走路程，在河南山中軒轅廟，打死夜叉，到夏邑縣，余村害病，直到此地，遇見小舫，後來看出形迹，直到動手，細細說了一遍。徐慶道：「下山追你，遇見一枝梅，尋訪徐鳴皋，回到蘇州，遇見飛雲子等三人，後來徐鳴皋打下嚴虎，羅季芳拖倒擂台，劫去監牢，官軍追捉，被狄洪道追趕失散，回到揚州，射死李天孝，一路尋你不着，想你莫非先到山頭，今欲回轉九龍山去，在此過宿，正在好睡，忽聽得廝殺之聲，夢中驚覺，跳將起來，恰聽得賢弟喊叫連連，我便跳下樓來，不道果然賢弟。如今除了此地一害，你把這賤婦留他何用，快把他殺了！」天熊只不做聲。楊小舫是個伶俐之人，早已窺知其意，便道：「徐兄，我看這婦人雖爲非，却非李彪的過惡，看他生得標緻，兼且武藝超羣，天熊賢弟尙沒老婆，何不把他胡亂當爲妻子，也可幫助鎮守山頭，却是一員大將，徐兄要想遍遊天下，可以放心前去，豈不美哉？」那徐慶正要尋鳴皋去處，這句打動心坎，便道：「只是怕他變心起來，却不害了兄弟？」小舫道：「婦人水性楊花，見伍弟少年美貌，豈再想着這李彪，况他作惡多端，正該妻子出醜，徐兄不必過慮。」徐慶點頭道：「是。」便走到鮑三娘身旁問道：「你今被擒，理當殺死，我今饒你一命，配與我兄弟爲妻，你可願否？」三娘聽了此言，正中下懷，便滿口應承，情愿做個妾媵，決不變心，指天誓日，發了個重咒。那時東方漸漸發白，隨命天熊把他放了，叫他速收拾些金銀珠寶，打了二個大包，價值萬金，與天熊各背一個。天熊牽過馬來，讓三娘騎了同楊小舫走出店門。徐慶取了火把，將前後門點着，大家向北而行，望那清河鎮大路而來。行不到三里，回頭望那清風鎮上，燒得烈焰騰空，半天中映到緋紅，四人一路行來，過了一日，來到清和縣地界。那鮑三娘同了天熊，就在逆旅中作爲洞房花燭，二人十分恩愛。徐慶暗想三娘決不變心，便對他二人說道：「愚兄同了楊兄追尋徐鶴，你二人好好回山鎮守，休傷客商性命，守我成規，你們只從桃源宿遷走去，便是山東地界，路上小心謹慎，不可闖禍。」天熊挽他不住，只得就此分手，與鮑三娘回轉九龍山而去，我且丟過一邊，只說徐慶同了楊濂轉身，仍由原路來到

揚州太平村來見了江花楊小舫，通名道姓，彼此分賓主坐下。徐慶問起鳴皋，江花把李文孝被人射死緣由，說了一遍。徐慶道：「這是小弟幹的。」江花道：「我也料來是你，你去後，鳴皋便到家中，狄洪道認了親戚相救，一同到此，只因李家打發多少家丁，在左右梭巡，因此存身不得，同了羅大奇，並狄洪道、王能、李武等，隨即動身，一路向鎮江、金陵、安徽、江西，欲到廣東祖籍，探問親族，順路游玩各處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十七回 避冤仇四海遠游 徐鳴皋一上金山

却說徐慶聽了，遂辭別江花，與楊濂離了太平村，渡過長江，來到鎮江府地界。徐慶道：「他們動身未久，或在此地游玩，我們且在此住了幾天，把城外四鄉、金山等處尋來，城關上懸了年貌形圖，我想他們不在城中。」小舫道：「徐兄所見甚是。」二人就在客寓中住下。且說徐鳴皋果然尚在此間，自從那日同了狄洪道、羅季芳、王能、李武，離了吳山，一路回轉揚州，到得家中，却是黃昏時候，衆人走到裏面，江夢筆接着，同至書房坐下。狄洪道、師徒三人，與夢筆見禮，問名已畢，問起姑蘇打掃情由，鳴皋又說一遍。夢筆向狄洪道致謝道：「小弟自慶哥說及大哥二哥被害，雖有慕容兄往救，心上放不下來，幸得仁兄仗義多情。」鳴皋問起徐慶一枝梅何往，夢筆道：「徐慶回轉九龍山，一枝梅姑蘇去了，只得那一日李文孝被人射死，箭上有個徐字，或者就是徐慶所爲，他疑是二哥，又到揚州府告你，差役到來捉人，被我罵了一頓，如今官司到不打緊，雖是畫影圖形，懸賞捉拿，不過具文而已，並不嚴急，只是這李家十分用心，差了七八個家丁，終日在村莊前後穿梭也似的偵探，二哥須要商量個當便才好。」鳴皋道：「我本欲周遊四海，況且自小來到江南，那廣東的親族久疎，原欲去探望他們，如今趁此機會，同着衆位弟兄出去游玩，躲避幾時，免得冤冤相報。」便對衆人說道：「我們從鎮江到金陵，由九江過安徽、江西，一路游山玩水，順便訪問高人奇士，入廣東，那裏有許多名勝，不知衆位兄長意下何如？」衆人齊聲

道：『好。』鳴皋遂到裏邊，叮囑了妻子一番閒話。當夜已過，便到來朝，衆人起身，梳洗已畢，鳴皋便把家事託付了江花，衆弟兄隨即動身。幸得李家未曾知覺，一路來到鎮江，就在城外逆旅住了下來。到了黃昏時候，衆弟兄正在樓上飲酒歡呼暢飲，忽聽得間壁一家人家，在那裏悲悲切切的啼哭，羅季芳聽得不耐煩起來，便敲着桌子罵道：『那個忘八，齊齊嘈嘈只管哭，老子飲酒都不安逸。』鳴皋道：『匹夫又要發歇鬧事了。』那小二上前陪着笑臉道：『爺們休怪！這是間壁一家人家，他們夫婦二人，年近花甲，膝下無兒，單生一個女兒，名叫林蘭英，今年只得一十八歲，生得聰明伶俐，絕世姿容，描龍綉鳳，做得好一手針黹，他的父親害病，許下愿心，後來病體全愈，母親陪着他到金山寺進香還願，那知到了裏面觀音殿上，轉眼間却不見了，那老婆子向和尚問時，因被這賊禿打了一頓趕下山來，如今一月有餘，杳無信息，不知存亡生死。那二老無人瞻養，又飢餓，又記念女兒，所以在彼啼哭，却驚動了爺們。』鳴皋道：『原來如此，這又何妨？只是那二老實在可憐。』便向身邊摸出一錠十兩銀子，交與小二道：『相煩你將去贈與他家，暫且過用。』小二連忙答應道：『這位徐大爺，真是軟心腸的人。』笑嘻嘻擎了銀子過去，不多時，小二同了林家老夫婦到來相謝。那開客寓的店主人，叫做張善仁，也跟上樓來道：『這林達山夫婦二個，被那賊禿取去女兒，不餓死也要哭死。徐大爺真個天大好事也。』那達山夫婦叩頭拜謝，鳴皋還個禮，叫他們一同坐下，林老兒把前情，又細細說了一遍。鳴皋道：『你女兒莫非被妖怪攝去了？』那金山寺乃坐山門頭，是個勅賜的叢林，豈有騙匪人家閨女？張善仁道：『徐大爺有所不知，如今的金山寺，不比從前了，自從去年來了一個和尚，說是甯王的替身，把以前當家方丈盡行驅逐了出去，把房屋重新改造，得十分華麗，竟像王宮樣子，一切模規，盡皆更換，寺內舞刀弄槍，仿着少林寺的式樣，那方丈和尚原是少林寺出身，甯王封他智聖禪師自號，非非和尚，他的本領，天下無雙，有十八般工夫，拔山舉鼎，刀槍不入，寺內共有千餘僧人，個個精壯力強，如強盜一般。那監寺監院首座維那知客的師父，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倚了甯王之勢，妄

自尊大，就是鑽江磨驢，文書官員，那俱不去奉承他。近來百里之內，往往不見女子，那丹徒丹陽金壇溧陽四縣裏的狀況，如山一般堆積，從無一件破過案的人，多疑心他寺內所爲，只是無人眼見，沒有憑據，不過猜疑罷了。如今林達山的女兒小姐蘭英，却是明明白白的他們藏匿過了，林老兒到縣裏府裏告過幾次，只是不准，把狀子丟將下來。徐大爺這二個老夫婦，靠這女兒過活，且要他頂替半子香煙，如今被他們取去，早晚兩命難保。衆弟兄聽了張善仁這番言語，個個怒髮冲冠，鳴皋道：「林丈且請回府，待俺與你尋訪女兒，或者尋得見時，完你父女團圓，尋不見時，你却休怪。」林達山聞了此言，磕頭搗蒜，一般謝了，又謝同妻子回轉家中而去。鳴皋與張善仁說了一回，各自安歇。到了明日，徐鳴皋同了衆人，用過早膳，便到金山寺來。上了金山，抬頭一看，望見殿閣凌雲，規模宏大，寺前二根旂竿，直接霄漢，上扯二面大黃旂，上寫着「勸建金山禪寺」。自山下直到寺門，是五馬並行的御道，到得寺前，有一百零八層階級，走上彊寮，只見十三開間的翹翅牆垣，上有盤龍聖旨，二旁石獅分開左右，開闕高峻，進了頭山門，兩邊塑着二二丈高的哼哈二將，居中一尊韋馱衆人轉過山門中間，如箭道的街路，左右一二百間房屋，皆是出簷廊，如朝房一般，約有二三百步，方是二山門到了。二旁塑着四大金剛，中間一尊彌陀佛，過了二山門，又上升上十八層彊寮，便是大雄寶殿。只見一並連十三開間，巍然崇幟，柱楹有二，人合抱不來的粗細，中間佛龕內供奉三世如來，也有二二三丈高，旁邊懸擱着蒲牢鼙鼓，殿上皆用朱紅漆飛金，莊嚴得威儀宏大。知客僧知是有人到來，便上前稽首了，請檀越裏面請坐，奉茶。這知客僧名叫至剛，僧鳴皋道：「弟子姓王，揚州人氏，久聞寶刹莊嚴，今日路過，今來瞻仰。」至剛道：「貧僧引導便了。」隨即領了衆人，一殿殿的遊覽，到了方丈內，見這非僧坐在禪床上，生得好個相貌，臉如同字，長眉修目，廣額高顴，巨口筒鼻，頭戴平天冠，身穿鵝黃緞團龍花海青，外罩一件大紅縐紗嵌金線的祖衣，脚上大紅緞僧鞋，寬統白襪。鳴皋看了，只覺得威風凜凜，目有神光，這一般殺氣，令人可怕，心中暗想此人，不是個善良，看來有些利害，他見了衆人到來，

也不抬頭，兀自坐着，睬都不睬。鳴皋心中早已着惱。轉到裏面，却是一所大殿，莊嚴得十分華麗，雕棟畫梁，鏤嵌精工，中間塑一尊魚籃觀音，那桌子椅子，都是紫檀嵌鑲竹葉瑪瑙做成，有一只百靈台，却是沉香做的，下邊都是金漆地秤。鳴皋想道：「這裏便是林蘭英失去地方，聞僧人往往私營地穴，踏着機關，便要陷身入地。」周圍細細看來，並無痕跡。暗道：「我一時許了林老兄，尋他女兒，這寺有一藏房廊，計五千另四十八間，却何處去尋？」一路思想，來到禪堂，見裏面坐香的禪和子，共二百餘人，這維那師，生得面如藍靛，倒眉蝦目，二只短短獠牙，露在唇外，相貌兇惡，手拿香板，在堂內踱來踱去。看官他們，姜個在那裏真禪，却是運習工夫，煉成了，就叫禪骨工。鳴皋是個在行，知道這些賊禿，並非在那裏坐香，看了一會，回將出來，一路灣灣曲曲，仍到方丈裏來，不知卻著了他們的道兒，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非非設計擒衆傑 徐慶神箭射了凡

却說衆弟兄來到方丈裏面，只見那非非僧在禪床上立起身，上前向鳴皋稽首，吩咐侍者看茶，十分恭敬。鳴皋暗想：這和尚爲何前踞後恭，只見侍者擺上素菜，鳴皋等不以爲意，只道和尚奉承施主，不過化緣而已，原是常事。不知吃過二盃酒，只見衆人個個頭重足輕，東倒西歪，一齊醉倒。那非非僧俗姓李名龍，是甯王心腹，令他在金山暗備兵馬，以待將來叛逆之用，故他胆大妄爲，寺內適有十重地穴，這魚籃觀音殿，就是第一重地穴，門的鎖鑰，美貌女子，不知騙了多少。還叫徒弟們四出張羅，只揀標緻女子，偷盜回來，藏在地穴中取樂。昨日接到甯王密札，叫做密拿兇身，倘有如此等人到來，便可拿下，解送行宮。當有圖形相貌，合寺捕事僧人，盡皆看過。所以至剛見了他們面貌，與畫圖相似，只少一人。到了方丈，便與非非僧做個眼色，恰好那方丈侍者是認得狄洪道，想只因甯王到姑蘇開臺的時節，非非僧命了侍者送了禮物下蘇州，所以見過他的。曉得是副臺主，那狄洪

道却不留心，况他甯王聘來未久，怎曉得甯王暗備兵馬，埋伏在空門的事？方才鳴皋等到裏面玩游，侍者說明緣故，非非僧大喜，暗想此一件到大功，正是虎欲傷人，人欲捕虎，彼此各存機械之心，從來欺騙得硬的，今日鳴皋等衆人，只道他好意留飲，不過爲化緣銀錢起見，那知着了道兒，被他蒙汗藥酒把衆人麻倒，鳴皋等雖則英雄，究竟不是老江湖，若遇了一枝梅徐慶等輩，便無此事。當時非非僧一聲吆喝，裏面趕出十來個和尚，都是短衣窄袖，手執麻繩，二個服侍一個，把衆人背剪着，縛得緊緊實實，鳴皋等一衆弟兄，個個口角流涎，四肢無力，睜着眼由他們消遣。非非僧吩咐把囚籠拘集，不多一會，抬出五具囚籠，把他們提入裏面，然後用解藥灌醒了，把囚籠推到非非僧面前，那非非僧登高而坐，衆職事僧人，站立兩旁，喝道：『大胆的羅德徐鶴，犯了彌天大罪，尙敢逞氣來送死，分明天網恢恢，我主洪福齊天，却來自投羅網！』把他們一個個審問，那衆弟兄都是英雄性情，豪傑胸襟，怎肯抵賴？只是羅季芳，干禿驢萬禿驢的罵個不丁。非非僧見過是這班凶手，便吩咐到後面牢房看守，且慢，這裏和尚寺那裏有牢房，且這五具囚籠，還是當夜打造的不成，看官不知那甯王蓄意謀反，這金山寺，名爲叢林，實是他的暗屯兵馬之所，這非非僧名爲方丈和尚，實是開國元帥，所以如此胆大，做這無法無天之事。莫說囚籠牢房，就是營帳印信，一切犯禁的東西，件件都有，只待興隆起手，這金山寺便是大營，話休煩絮，且說到了來日，非非僧吩咐監寺，帶了幾個小和尚，把囚籠押解下船，一路護送到姑蘇，獻與甯王發落。那監寺名叫了凡，生得面如鍋底，力大無窮，善用一條禪杖，有萬夫不當之勇，當下領了方丈法旨，吩咐小和尚抬了囚籠，提了禪杖，離得寺院，一路來到後山，便叫他囚籠先下小船，我且慢表。再說徐慶同了楊小舩，來到鎮江住下，等了半日，不見鳴皋與小舩商議，明日我們到金山寺上去游玩，或者他們也在那裏安身，也未可知。這日二人上得金山，一路游玩，望這江中銀浪滔天，波濤滾滾，往來船隻不少，二人沿山信步行來，到了半山，轉過山角，却是一隻涼亭，二人走入亭中歇息，忽然遠遠的望見寺內十來個和尚，扛抬四五具囚籠，出山而去。暗道奇

了，這寺院之中，安得有這個東西？心上有些疑心，便對小舫道：『我們同去看來，却是甚麼犯人？』二人走出涼亭，從斜刺裏飛步下山，躲在山林裏面，徐慶跳到樹上，仔細觀看，那些和尚抬了囚籠，從那邊大路上過去，後面跟着一個胖大的和尚，提了禪杖，雄糾糾，押着下山。那囚籠之中，正是鳴皋等衆人在內。徐慶看得親切，叫聲慚愧，一手便向弓壺中取出這張弓來，抽一條雕翎在手，扣上弓弦，蹣定了後面的胖和尚，聽的一箭射去，端的白發百中，這一箭正中後心，那和尚應弦而倒。徐慶跳下樹來，同楊小舫各抽單刀在手，飛奔過去，那扛抬的小和尚，正在下船，忽見了，凡跌倒在地，慌忙看時，背上一箭，從胸前透出頭來，嚇得慌了手足。看那二個壯士，提刀趕來，遂棄了囚籠，各自逃命。徐慶等追上，殺了幾個，先將劈開囚籠，把鳴皋放出一齊動手，把衆人盡皆救出，跳入船中，把舟人殺了，那小舫還在追殺小和尚，無如他們東奔西竄，正在沒追一頭處，聽得徐慶叫喊，遂奔到船中，與衆人相見了。鳴皋道：『多蒙楊兄相助，二哥哥救了兄弟，只是快些開船，他們便要追來。』王能李武便去解纜索，扯起帆來，直至北門，七位英雄上岸，齊到張家客寓，鳴皋便叫擺上酒肴，與二哥哥接風。席上邊各人把過後之事，細說一遍，衆人俱向徐慶小舫相謝。徐慶深贊洪道義氣，王能李武的忠心，從今跳出火坑，免着遺臭萬年，被天下英雄恥笑，况這好王，怎得成其大事？大家說說談談，開懷暢飲。鳴皋道：『林蘭英之事，如今一定無疑的了，只我已許他們尋還他的女兒，豈可失信？况且這禿驢如此不法，豈可容得還望衆位兄弟相助，兄弟把這金山寺掃蕩穢污，救得那些被陷女子，得見天日，亦是一樁好事。』衆人同聲道好，個個高興。小舫道：『只是須要商議，怎的進去？』羅季芳道：『我們只從大門一齊殺將進去，見一個殺一個，見二個殺一雙，有何難處？』狄洪道笑道：『羅兄說得甚是容易，只怕不如你的意思。』鳴皋道：『他是獸頭獸腦，凡事托大，你不見他的房屋都是銅牆鐵壁，曲曲灣灣，進時容易，出時就難，他們既然爲非作歹，屋內豈無埋伏？况這寺中，說有千餘和尚，你只看禪堂中，這些賊禿，個個淨猶怪狀，身長力大，那方丈和尚看來，真個利害，我等須要謹慎爲妙。』狄洪道道：『

今日我們被徐楊二兄救出，寺中豈無準備？還是夜間越牆而進？一個慶說：「狄兄說得有理，只是一件我們總共七人，還是一同進去，還是分頭進去，須要斟酌，到了裏面，在何處相聚？」季芳道：「還是分頭進去，有個救應，若聚在一處，倘中了奸計，一網打盡，連收屍的人都沒有的。」鳴泉怒道：「匹夫俗子說的好！上坑還討了利市，却要你來放屁。」小筋道：「羅兄的話雖是如此，却也有理。」鳴泉道：「楊兄不知道這寺裏共有多少房屋，乃是五千另四十八間，我們只七個弟兄，入得裏面，正如海內撈針，況且路徑不熟，怎得約定在何處聚會？總之一同下去也不好，分頭進去也不好，據小弟看來，我們七個人到了屋上，尋到方丈裏面，先下去二個，把這非僧殺了，使他們蛇無頭而不行，便慌亂了，就此透段殺去，倘敵不過這惡僧，屋上的人，或暗中相助，或下來助戰，你道好麼？」衆人齊道：「足見徐兄足智多謀，這個最妙之策，屋上屋下，成爲犄角之勢，進退二便。」衆人商議定了，約定明夜進去。我且說寺內的小和尚，逃回寺中，報與方丈知道，說被二個武生的模樣，劫去囚籠，下船逃逸了。凡師中箭身亡，非僧聽了大怒，便問可是山東口音？小和尚道：「一個山東口音，一個好像蘇州口音。」非僧大發雷霆，罵道：「我曉得是這二個孽畜，前日清風鎮兄弟那裏有人逃來報信，說被二個牛子，將俺兄弟殺死，將弟婦飽三娘，不知生死，縱火燒了房屋，一門殺個罄盡，此恨怎消？」正是人防虎虎防人，不知此番勝敗，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徐義士二次上金山 衆英雄一同陷地穴

却說非僧聽得囚車被二個牛子劫去，莫非就是殺我兄弟的仇人，大怒道：「我欲尋他，與我弟報仇，却他取來行劫，犯人奪我大功，我與他誓不兩立。」當時吩咐敲動雲板，齊集職事人等，傳令各人用心把守，倘有風聲，務要把他們生擒活捉，我料他們必然夜間要來行刺，你們須要小心！衆僧人齊聲答應，故此十分嚴備。鳴泉

等到了明日黃昏，衆人吃飽酒飯，個個輕裝軟扎，鳴皋對了王能李武說道：「你二人的傢伙，只利野戰，不便巷戰。若到裏面，恐怕不能趁手。」洪道吩咐把棍子放在窩中，各人帶了單刀，七位英雄，一齊奔上金山寺。攏着攏頭一望，只見遠遠的一個和尚，前髮齊眉，後髮披肩，手拿一把鋼叉，從山門前走將過去。衆人伏在林中，等他過去，飛身打上疆寨。這一夜正是九月初三，輪着這個伏虎僧巡山。看官那金山寺內有名的八位虎將，叫做降龍、伏虎、獅吼、象奔、催風、疾雷、烈火、閃電。這龍虎獅象風雷火電八個頭陀，十分利害。那伏虎僧面如獬豸，身長九尺，善用五股托天叉，背上插着九把飛叉，百步之外，發無不中。那徐慶上得疆寨，即便招弓搭矢，向頭陀後心射去。那曉得這一箭，恰巧射在飛叉上面，噹的一聲，落在地下。伏虎僧回轉頭來，見有人暗算，隨手一飛叉，向徐慶劈面飛來。這邊鳴皋恰到，一手將叉接住，忽聽得察琅的一聲，又是一叉已到，說的遲，來時快，衆英雄着到上面。楊小舫便把雌雄劍將叉隔過，伏虎僧看見人多，皆是手段高強，正欲叫喊，不道洪狄道向豹皮囊中，取出一件東西，照准伏虎僧，噹的飛去，却是一只飛鏢。恰巧徐鳴皋接住飛叉，也要奉還他原主，那伏虎僧雖是利害，難躲二件鏢，又齊到，措手不及，打個正着。一身受了二傷，立時殞命。鳴皋搶步過來一看，見這只鏢頭正中前心，那飛叉恰在太陽穴內，眼見得不活的了，便將他拖將過去，丟在松林裏面。衆弟兄拍手爲號，一齊跳上瓦房，只是苦了這羅季芳，體大身重，他的蹤跳平常，這寺裏房屋，徧又高大，好不費力，故此他只落在後面，衆人依前日的路徑，竟到方丈裏來。鳴皋把二足鈎住屋簷，做個倒掛金鈎之勢，將頭向殿上看去，只見那非非僧坐在禪床，正在運用工夫，只聽得必剝剝的骨筋爆响，看他臂上面的肉，好像皮面有胡桃桂圓滾來滾去的樣子。心中想道：這是什麼工夫？看來却是利害。張善仁之言不謬，如今怎的傷他？正在遲疑，那知羅季芳在對照瓦上，看見方丈裏面，只有非非僧一人，他却不知利害，不管好歹，即便跳將下去。鳴皋見了，恐他誤事，只想做個杜鵑倒挂，也到下面。楊小舫飛身亦下，三人齊奔上前，非非僧只做不知，那季芳先到，便提起竹節鋼鞭，照准這光頭上面用

盡平生之力一鞭打去，只打得和尚頭上火星亂爆，那鞭直攢轉來，幾乎脫手。看這和尚只道不知，季芳罵道：「好個頑皮的賊禿，這頭竟是石頭做的，這等結實耐打。」鳴皋小舫一齊二口單刀齊下，斫在非僧肩膊身面，只把衣服斬開，皮肉却傷他不得。二人大驚，鳴皋起三個指頭，一把擒拏抓去，却在脈門上面，那知好像捏了個油浸的石蛋，又滑又硬，那裏抓得住他。鳴皋知道不好，叫聲二兄走罷，正要回身，那非僧怎肯放你？一手扯了一百四十斤的禪杖，就在禪床上，如飛的一般，憑空起把去路抵住，大喝一聲，那禪床背後，跳出四個頭陀，正是象奔、獅吼、烈火、閃電，這四人各舉傢伙，上前動手。鳴皋等三人，就在方丈裏殺將起來，瓦上徐慶狄洪道看那勢頭不好，也下來相助，非僧讓過二人，便叫徒弟何在？只見禪床背後，一連跳出十幾個光頭來，鳴皋想他這禪床背後，能有多大地方，却存得許多和尚，只見手中都是刀棍鎚槍，十分驍勇。鳴皋敵住烈火的雙刀，閃電的降魔杵，三人戰在一處。季芳戰住獅吼僧的二柄板斧，楊小舫戰住象奔僧的雙鎚，徐慶狄洪道被十來個和尚戰住，幸得方丈裏所在寬大，由他們捉對兒廝殺，只殺得煙塵紛亂，燈火無光。若論他們本事，徐慶一把單刀，神出鬼沒一般，洪道二根鐵拐，猶如風捲殘雲，他二人戰這十幾個和尚，那裏放在心上，少不得漸漸消磨。徐鳴皋舞動這口刀，正如一團瑞雪，萬道寒光，這烈火閃電二個頭陀，要占便宜，萬萬不能。羅季芳敵住這獅吼僧，二柄板斧恰好半斤逢八兩，還是季芳的上面，只有象奔僧二柄鎚頭，怎抵得楊小舫的雌雄劍，戰到二十個回合，被小舫一劍去了一條膊臂，負痛而逃，非僧見衆和尚皆不能取勝，大叫一聲，只見衆頭陀奔到門邊，守住去路，非僧舞起禪杖，使個滿堂紅的解數，一連十幾盤頭，只打得衆弟兄沒處存身，你把傢伙去擋他，再也休題，好似蜻蜓撼石柱，不知他到底有多少氣力。鳴皋知道不佳，看見那邊門內，便是魚籃觀世音殿，內中有個庭心，可以上屋，即便跳到裏面，隨後徐慶羅季芳狄洪道、楊小舫一齊進去，到了魚籃殿，便向庭中飛身上去。那曉上面三層鐵網，好似天羅地網一般，徐慶便道：「阿呀，我們中了計也。」只得向前過去，却是送子觀音殿，正是魚籃

殿對照，五位英雄，剛到得殿上，只見非非僧已追到殿上，他却並不過來看，他只將那百靈權軋軋的二轉，只見二扇朱紅門的齊闔，足底下的房子，團團的轉將過來，頓覺光息全無，伸手不見五指，將手摸時，四面都是銅牆鐵壁，五人慌得沒了主意。正在慌張，那曉得地板上的地坪板塊塊都活起來，骨溜溜打那翻網內，早有二十和尙在彼伺候，一齊來四馬攢蹄縛了，再說王能李武，在屋上聽了半歇，忽然聲息全無，正在心中忐忑，未知吉凶如何。看見二個頭陀從方丈裏跳出來，李武乖覺，知道不好，他便明白就此一溜煙的走了。王能呆了一呆，要待走時，那獅吼僧同了烈火僧，已上瓦房，看見王能在瓦上行走，便趕上前來，三個猛將的頭陀，服侍他一個，還有什麼照面被他們擒將下來，縛了丟在方丈裏面。只見那邊一羣和尙，把他五弟兄如豬羊一般，扛將出來，丟在地下。羅季芳看見王能也被擒捉，便道：「王能，你倒先在這裏，李武的小忘八那裏去了？」王能道：「只怕他倒走了。」季芳道：「可曾叮囑他明日來收了屍去？」鳴皋道：「匹夫，虧你還說這話，大丈夫視死如歸，有何懼哉？」季芳道：「那個怕死？」鳴皋道：「匹夫，你這話，不是記那昨夜來的事，我們衆弟兄死在一處，死也瞑目。」衆人都說：「好！再隔了二十年，又是一個好漢。」正在說着，只見非非僧坐在中央兩旁，站立二三十個頭陀和尙，吩咐把衆人一個個推上來看了，便道：「這四個便是前日來的。」看到徐慶揚小舫，這二個旁邊，二個小和尚，指着說道：「這二個就是射死了凡僧，劫去囚籠的。」非非僧便叫傳那清風鎮的伙計來認，到底是不是，只見裏面走出一個人來，看了小舫道：「這個正是。」又看了徐慶却道：「這個有些不像，那日我見他年紀還要輕些，相貌比他標緻。」非非僧便喝問：「徐慶清風鎮上李家店可是你放火焚燒的麼？」徐慶道：「一些不錯，李家店是老爺燒的，李彪鮑三娘是老爺殺的，便你怎樣？」不知衆人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一枝梅金山救兄弟 狄洪道千里尋師尊

却說當時徐慶一齊招認在自己身上，非非僧道：「好個漢子！」便吩咐道：「把他四人丟在旁邊，即日打入囚車，待俺親自押上蘇州解到王爺那裏，今夜且把這二個孽畜，剮出心肝來過酒，與五弟夫婦並眾伙家報仇。」一聲令下，早有幾個小和尚上前，把小劬徐慶綁在柱上，將他一人胸前衣襟解開，二個和尚捧出二個大盆，擺在地下；又見一個小和尚托出一盤葱韭椒薑之類，安在非非僧面前；又一個和尚拿了一大盞熱酒，一只大酒杯，又一個和尚捧出一盆冷水來；又一個和尚拿了一把七寸長的剜肉尖刀，見他們一個個忙的不了，我且慢表。却說李武在瓦上面，連躡帶蹤，出了山門，跳在地下，一路飛奔的逃下山來。暗想：「我雖逃得性命，料他們必定凶多吉少，如今叫我怎地却到那裏去報個信來，設法來救他們？」一路奔到半山亭來，只見亭子上面探的一道青光，飛將過來，一人將他夾頭皮抓住。李武轉扭身來罵道：「賊禿！」便是一刀砍去，被這人一手接住，把刀奪去，喝道：「我却不是和尚，你只說姓甚名誰，那裏人氏，爲着何事，黑夜逃往那裏？」李武道：「好漢殺我，若有半句虛言，一刀分爲兩段！」李武回轉頭來，定睛細看，却是個白面書生，果然不是和尚。便道：「好漢殺我不打緊，只誤了我的大事。」那人道：「你說怎麼大事，好好講來。」李武道：「你且放了手，我也不逃，便告訴你。」那人便把手放了道：「我也不怕你逃去。」李武便把鳴皋初次上山起見，直到如今，六人陷在寺中，吉凶未卜，一一說明。那人便道：「不用講了，我對你說，我非別人，一枝梅便是你，快引我進去。」李武聽得「一枝梅」三字，心中大喜。他時常聽徐鳴皋說起他的本領，今日遇見此人，衆人還有救星。二人便重新上山，上了瓦屋，一路來到方丈，一枝梅往下一看，殿上窗榻一齊開着，裏面燈火明亮，便將二足挂在簷頭，將身倒掛下去。在窗縫裏張時，只見徐慶綁在柱上，旁邊幾個和尚，手握尖刀，正要動手的光景。一枝梅見了，吃了一驚，連忙身邊取出一件東西，你道甚麼？却是三寸長的一根細竹管兒，將上面機關扳動，便有火點着，向那窗眼的碎明瓦內，吹將進去，只見一縷消煙，如綫一般，到了裏面散去。徐慶正在瞑目待死，忽聞一陣異香，他却知道這香味比衆不同，早已

料着三分，那些小和尚頭陀，却悶着此香，個個骨軟筋酥，比蒙汗藥還加倍的利害。非非僧看見他們個個跌倒在地，知道不好，自己却也聞着了這香味，憑你非非僧十八般工夫，總歸也要醉倒。這香俗名悶香，又名雞鳴香，其實江湖上叫做奪命香，能奪去人的魂魄，你道利害不利害？有的說用死人腦子合在香內，此乃小說家荒誕之詞，其實並無此事，不過用十來樣藥料合成，晚生也曉得三樣一樣是麝香，一樣是龍涎香，一樣是開陽花，還有許多却不曉得，所以不濟事，若是曉得全了，也去做這勾當，誰來做這小說總而言之，却總是貴品藥料，還有許多難覓的東西，所以用這奪魂香的極其珍惜，直要不得已而用之，不肯浪費。休得只管閒話，且歸正傳。那一枝梅的奪魂香，却又比衆不同，藥性分外迅速，一枝梅知道成功，便呼李武隨我下去。二人到了庭心，一枝梅取出七八錠解藥，交與李武，命他自己鼻內塞了一錠，其餘每人一錠，塞在鼻中，便能蘇醒。二人到了裏面，一枝梅將各人繩索割斷，李武如法把解藥塞在衆人鼻內，不多一刻，盡皆甦醒。徐慶咬牙切齒，提刀先把小和尚開刀。鳴皋道：「我們先把首惡殺了，如今醉倒在彼，諒他工行散了，可以成功。」衆人都道：「有理！」各提刀正要來殺非非僧，忽聽得總衙之內，足聲嘈雜，湧進十來個頭陀和尚，爲首的便是監院鐵剛僧，手提四環潑風刀，第二個知客至剛僧，手執鐵板，隨後監寺地靈僧，維那善禪僧，降龍僧，催風僧，疾雷僧，有座摩僧，并執事僧人，各執長短傢伙，個個都是超等本領，搶到方丈裏面，一齊動手，鳴皋一枝梅，同了衆弟兄，急忙抵敵混戰一場，直殺到東方發白，勝負難分，只因衆人被麻繩細得手足麻木，更加開了奪魂香，雖經解醒，究竟氣力打了折扣。若云一枝梅的本領，果是超超等，只是他身輕跳飛行之術，實不亞於劍客，若論拳棒工夫，却與鳴皋彷彿。今日遇着這般和尚，都是銅澆鐵鑄，力大無窮，這裏八個人之中，只有六個好手，那王能李武，還是平常，敵他們十七八個超等賊禿，自然難以取勝。一枝梅暗想，再挨一刻，藥力退了，非非僧醒轉來，難以脫身，便叫：「衆位弟兄，俺們只管廝殺則甚，不如走罷。」言畢，飛身上屋，提刀守在簷頭，候衆人一個個盡上房，只見衆僧人齊心到庭，知道他們

必然追趕，一枝梅向身邊摸出一件東西，向着庭心內，衆僧人的光頭上面丟將下去，只聽得烘的一聲，原來是個火藥包兒，只燒得這些和尚，焦頭爛額，怎敢上屋追來。衆弟兄安然無事，一齊回轉張家客寓。張善仁接着，還叫擺酒款待，林老兒知道了，十分過意不去，走過來叩頭陪罪。鳴泉道：「林丈不干你事，這等賊禿，豈可容留在世，陷害生靈，將來必然造反。」遂問：「一枝梅二哥，你怎的到此？」一枝梅道：「我到金陵訪友，回來宿在半山亭上。」將看見李武的話說了一遍。鳴泉便問破那金山寺之策。一枝梅道：「非非僧乃少林第一名師，他的工夫不傳徒弟，比金鐘罩易筋經還要利害，任你刀槍不入，此番雖中了奪魂香，此後必用解藥防備，愚兄力難勝他，除非請得一位令師伯到來，便可成功。」鳴泉道：「他們孤雲野鶴，浪迹萍蹤，却到何處去尋他？」狄洪道聽了，便道：「不若小弟去尋找師父，或者有處尋訪。」一枝梅道：「令師何人？」狄洪道道：「我師漱石生便是。」一枝梅道：「令師有個結義兄弟，叫使傀儡生，道術高妙，若請得此人到來，何愁非非僧不得成擒？」狄洪道道：「我師結義兄弟共有一十三人，個個本領高強，劍術精妙，雖則他們聚散無常，諒來總有幾個遇見。」羅季芳道：「你的師父住在那裏？」狄洪道道：「在陝西長安城外大石山中。」鳴泉道：「既然如此，只好相煩大兄一行，不拘那人，請得一位來此，便可除此大害，以救一方良善。」狄洪道方然應允。徐慶道：「此地到長安，只須從上江至安徽壽州六安，入河南寶豐南陽過去，便是長安。屈指往返，亦須二月。」洪道道：「我叫王能同去作伴，路上免得寂寞。」鳴泉道：「如此甚好，我們只在此張善仁店中相候便了。」到了來朝，洪道帶了王能，相辭衆位弟兄，撒開大步，一路望上江而去。這裏徐鳴泉，同了一枝梅等衆兄弟，終日無事，東游西蕩，一日回來，張善仁對了鳴泉說道：「徐大爺今日你們出門的時節，有幾個做公的，對着你衆人細看，後來到我店查簿子看，幸虧我早已把爺們的貴姓大名，都換過了，他們臨出去時，還有些不信的光景，據我看來，頂好避開幾日，免得他們查三問四，倘然盤檢起來，不費油鹽，亦費柴的。」鳴泉道：「多承主人家關照。」便對了一枝梅道：「我本欲到

句曲山尋訪華陽洞，想那內兄陝西去了，歸期尚遠，我們何不一同到句曲游玩？衆人道甚妙！到了來日，相辭了張善仁，一同起身，往句曲山而來。要知重陽登高遇見異人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二十一回 句曲山俠客遇高人 華陽洞衆妖談邪道

却說衆英雄，望句曲山來，在路無話，不兩日便到了句曲山。來至高峯上面，望到山下，濃雲密布，一望白茫茫，無邊無際，抬頭看時，旭日當空。鳴皋道：「雲從地起，洵不虛言。這句曲山還算不得高，那雲便在下面了。」不一會，那輪紅日，漸漸升高，射入雲中，分開好似一洞，望見山下，樹木田地，少頃，那雲霧盡皆消滅，遠望長江，正如一條衣帶。那日却是重陽，小舫道：「我們今日到此，却好登高。」徐慶指着山下，對了小舫道：「你說登高，那邊是頂高的來也。」衆人依着抬頭看時，遠遠的有三個人，從老虎背上走上山來。這句曲山有個山嶺，名爲老虎背，是頂險的所在。後面跟着一个小童，肩挑食盒，也到山頂而來。看他們在這壁陡高峯，行走如履平地。季芳便道：「山裏的人真個走慣山路，我們有工夫的人，尙覺難走，看他們毫不費力。」鳴皋道：「你的工夫也太高了些兒，我看他們却非尋常之輩。」衆人正在閑談，這主僕四個已到山頂，就在一塊大石之上，三人席地坐下，小童把食盒揭開，取出幾樣菜，一壺酒，三隻杯子，三雙竹筯，擺在石上。三人舉杯飲酒，談笑自若，旁若無人。鳴皋看這三人，一個二十來歲，是秀手打扮，生得斯文一脈，一個四十光景，頭帶范陽氈笠，身穿淡黃一口鐘，生得相貌威嚴，二個却是老者年紀，約有七十向外，童顏鶴髮，鬚似銀絲，頭上扁摺巾，身穿月白色的道袍，足登朱履，是個道家裝束，個個舉止飄然，仙風道骨，心中十分愛慕。徐慶同了季芳，立在他們近前，那羅季芳見了他們飲酒，饑得要死，又着腰，張着口，只是呆看，鳴皋見了不雅，便道：「三哥你看這個山峯，却是那裏？」徐慶聽了，便走過來，季芳見徐慶走去，也跟了過來。鳴皋道：「獸子，你沒有吃過酒的，做得好樣子。」徐慶道：「賢弟，他們三人說的話，

我一句也不懂，不知打的什麼市話。」鳴皋道：「諒是外路人，所以言語各別。」徐慶道：「除去外國的話，我却不知，若是中國，隨他十三省，什麼江湖切口，我都聽得各別，是這三人的，連一句也聽不出。」季芳道：「他們吃的東西，我也不識得，又不是魚，又不是肉，又不像葷，又不是素，不知是些什麼古董？」小舫聽了，不覺好笑起來，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羅大哥便坐下，食一杯，這也何妨？」小舫這句話，說得低低的，原不過取笑他，却不曉得他們聽得，那秀才打扮的年少書生，把手招着他們說道：「好個四海之內皆兄弟，便請過來飲一杯。」鳴皋等只得走將過去，向三人深深一揖道：「三位尊兄仁丈請了，不才等萍水相逢，豈有相擾之理？」那中年的說道：「你這話，便不像個豪傑了。」鳴皋只得坐下，羅季芳並不客氣，也便坐下，楊小舫見他們坐了下去，也祇得奉陪，一枝梅同了李武，却到三茅宮內，隨喜去了，故此不在旁邊。獨有徐慶看見鳴皋深深一揖，他們三人並不抬手，只把手一拱，心上不悅，暗道：「他們何等樣人，這般托大。」無如鳴皋連連招呼，只得勉強坐下。看那年少的秀才，生得十分標緻，好似女子一般，將杯敬着他們，每人一杯，便逐一問過了他們姓名，鳴皋等一一說了，便還問他三人名姓。那少年秀才，微微一笑，那老者默然無言，惟中年的開口說道：「我等山野村夫，何足掛齒？」鳴皋知是高人，便不再問。看那羅季芳，早已睡着了，暗想：「我們只飲得一杯，怎的只覺有些醉了？」看看小舫、徐慶也是要醉的光景，忖想：「莫非又是蒙汗藥酒不成，却是斷無此理。」不多時，自己也睡着了。一枝梅同了李武，在三茅宮游玩多時，不見他們進來，便一同走到外面，只見四人睡熟在石上，便將他們叫醒，鳴皋睜眼看時，這三人連那童子已不知何往，只見一枝梅同了李武，在旁問道：「你們四個怎的一齊這般好睡？」鳴皋就把飲酒的話告訴了他。羅季芳道：「我上好的陽河高粱，也吃得十來斤，方纔的酒，咽喉裏還沒知道，怎的醉了？」一枝梅道：「這酒還算不得好，若是仙家百日酒，吃了一杯，便醉百日，飲了十杯酒時，端的三年方醒哩。」各人猜疑不出，這三個究竟是何等之人，看官不要性急，只要過得此回書，自然明白，不是晚生放刁，要試試刻公。

的眼光，只猜一猜。閑話休題，且說衆弟兄來到後山，尋着華陽仙洞，相傳三茅真君得道之所，却是洞口甚小，而且潮濕不堪。到是那邊的毒蛇洞，好似兩城門相仿，又乾燥，又平坦。只見那仙人洞口石上鑿着四字道：「內有毒蛇。」季芳道：「這兩個洞，馬也跑得進去，怎的有毒蛇？我們何不進去？」衆人英雄性情，怕甚毒蛇，便一同進去，走了二三十步，只是黑得緊。鳴皋道：「這個黑暗地獄一般，有何趣味？我們明日帶了火把來，方好。」衆人亂道有理。大家回出洞來，就在左邊一隻真人閣內，借間樓房住下，却也十分幽雅。衆弟兄住在山中，把個偌大的句曲山，方方數十里勝景，皆游遍，不覺時光已到小春。這夜衆人皆已睡熟，獨有徐鳴皋再也睡不熟，便起來開了窗，望望山景，只見一輪皓月當空，萬里無雲，靜悄悄好不有趣。看了一回，遠遠的望見一人，彳亍而來，走到仙人洞畔，沿山坡轉灣過去，看他雖是人影，却是猴頭猴腦，身上穿着單衫，暗想：「如今天氣寒涼，怎的怕冷？況且更深夜靜，獨行山中，又是這般嘴臉，莫非是妖怪？」即便枕邊扯了單刀，插在腰間，從樓窗內撲的跳到下面，連躡帶蹤，跟將過去，只見這人進了華陽洞，對面有一間小樓上去了。鳴皋曉得這間樓，牆坍壁倒，破敗不堪，是沒人住的，便跳到華陽洞旁邊一顆大松樹上，將身隱在松針之內，看這樓上，早有兩個女子在彼。一個穿玄色花綉襖兒，一個穿件翠藍花襖，外罩銀紅半臂，生得妖妖嬈嬈。見了這人，便道：「袁師，前幾日到那裏去的，却這許久不見？」這人道：「我到智真長老處，去問那火燒尾閻關一事。」正在說着，忽見毒蛇洞內，走出兩個人來，一個身穿墨褐色襪子，篷着頭，是個黑臉漢子；一個却是中年婦人，身上拖着曳綉，徧體華服。那仙人洞內，也走出兩個人來，一個長大漢子，身穿黃衣；一個矮胖子，身穿灰色短襖。四人一路說着話，魚貫上樓，三人同坐閑談。那華麗的中年婦人說道：「袁師，你到智真長老那裏，他却怎說？」袁師道：「他說帶句偈語道：『謹防朝夜孩兒至，大數三人未到來。』」衆人聽了，皆猜不出。那黃衣的大漢說道：「不妨不妨，大數還未到哩。」袁師道：「且莫作太平語，我看起來，不是好消息，分明叫我們早夜謹防，只不知什麼孩兒，却是這等利害。」那

穿玄色的女子說道：「害我們的必定是三個人。目今尚未到來。」這黑褐色袍子的說道：「胡家姐姐，我們且尋歡樂，你的心上人兒如今怎的了？」女子道：「莫說這行子，前日我去張望他，是他瘦骨支床，形同枯木，我還戀他則甚？」那灰布短襖的矮胖子說道：「胡家姐姐太沒良心，他與你如此恩愛，你見他這樣消瘦，便要別換他人。」女子道：「蠢物，比得這好心腸，可記得春間張家的女兒，待你如此好法，你採了他的元精，弄得止存一息，你還趁他未死，把他腦髓吸了。」那中年婦人說道：「你們休得爭口，從今還宜改過自新，只因我等近年荒淫極矣，古云樂極生悲，莫特大難臨頭悔之無及。」衆人聽了，嗟嘆不樂，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二十二回 徐鳴皋刀斬七妖 狄洪道路遇妖人

却說衆人聽了那中年婦人的話，有些警惕。那穿銀紅半臂女子道：「昨夜我得一不祥之夢，夢見我們皆在一處，忽然天上降下一個金甲神來，把我等七人一個個縛了，我便驚醒，想來定非吉兆。」衆人紛紛議論，鳴皋聽得明明白白，暗道：「這些皆非人類，定是妖魔鬼怪，留着總要害人，不如待我來除了，况且聽這什麼智真長老偈語，分明說今天九月十日夜間亥子之交，正應着我姓徐的身上，諒來天意叫我剪除妖孽。」轉定念頭，將刀扯在手中，將脚在樹上一踞，身子便望樓中直躡過去，手起一刀，先把這叫他袁師殺了，却是一隻玉面的猿猴，衆人驚得呆了，又一刀，把玄色襖女子分爲兩段，這着銀紅半臂的，飛也似的跳將出去，鳴皋躍起來，一刀揮去，却砍下一條臂膀。其餘衆人分頭四躡，鳴皋搶步上前，將黃衣大漢脅下刺了一刀，遂追到樓下，那個中年華服婦，正要鑽進洞去，鳴皋隨後已到，夾背一刀，他吼了一聲，逃了進去。鳴皋回轉身來，這這黑褐色袍子的黑臉，只見他向山上沒命的奔逃，鳴皋風捲也似的追來，前面恰遇一條山澗，那黑漢被鳴皋追得昏了一個失足，跌入澗中，腦漿迸出，鳴皋想着好似走了一個，尋了一回不見，只得由他罷了。遂一手提刀，慢吞吞回轉真人閣內。

路過仙人洞口，只見那穿灰布短襖的矮胖子，恰正在那邊跑來，走入仙人洞去。鳴皋一個騰步，撲的跳將過去，此人已進內，鳴皋一個雀地龍之勢，趁手一刀刺去，却正中臂孔，大叫一聲，直躡進去。鳴皋想道：「凡事大數已定，再難挽回，他已經漏網，怎的仍舊難逃。」遂跳上樓中，一枝梅問道：「賢弟何處去來？」鳴皋遂把方纔的事，細細說了一遍，到得天明，衆弟兄大家曉得，便一齊來到華陽洞前看時，樓上殺的一猿一狐，又一枝野雞，翅膀那狐狸毛色甚黑，那猴子却是個通臂玉面猿猴，皆身首異處，洞旁一隻野雞，約有十四五斤，砍去了一翅，死在山坡之上。走到那邊澗內看時，却是一隻巨狼，跌倒頭骨粉碎而死。李武取了五六個火把到來，衆弟兄一同走入仙人洞內，走不半里，只見一隻野豬，死在旁邊，屁股裏中中了一刀，一路過去，那地上的鮮紅斑斑點點，到裏邊一虎一豹，枕籍而斃，身上皆着了刀傷。再走進去，折向右首，前面皆不通了。轉過來，却從毒蛇洞而出，原來二洞中間通的。楊小舫道：「山精野獸，得成人形，皆是修煉多年，取精不少，把來煮食了，定有補益。」衆弟兄皆道有理。季芳聽得十分高興，他同李武二人動起手來，一個個開剝了，燒的燒，醃的醃，煮熟了時，其味甚佳，衆弟兄足足吃了半月，果然覺得精神加倍。徐慶道：「狄洪道去了五十多天，諒來回歸，近日我們何不回到鎮江去等待？」鳴皋道：「三哥之言有理。」過了數日，衆英雄回轉鎮江，仍到張善仁店內，豈知到了十一月將盡，只見洪道回來，原來狄洪道同了王能，自從那一日動身，一路過了安徽，來到湖南汝州魯山縣地界，路過一處村莊，一帶都是楓林，天色已晚，就在村中一家人家宿了。到得黃昏以後，只聽得遠遠的有哀苦之聲，隨着風，隱隱的若有若無，覺得慘切淒涼。便問王能道：「賢契可聽得麼？」王能道：「師父我却聽不出來。」洪道靜心細聽，越聽越清，却又紛紛不一，若有數人號痛之聲，暗暗稱奇，遂悄悄的走至庭中，只見月明皎潔，萬籟無聲，偃着耳朵，聽得這聲從東南而來，想道：「這方是我來的所在，日間經過二十餘里，並無村市，只有二三里外一所大宅，有百來間房子，好似鄉村富戶的光景，我怪他獨自一家，並無鄰舍，怎的怕盜賊，這聲音莫非此中來的。」越想越

疑感起來這也是天數註定惡貫滿盈故而鬼使神差被狄洪道聽得動起疑來。回到裏頭帶了一把尺二長的匕首插在腰間把豹皮囊掛了跳出牆來一路依着聲音連躡帶蹤來到這所大宅後邊果然聲音從此中而出。他便躡上瓦房跟着聲音尋去只見裏面有四五間矮屋那聲音在矮屋之中他將身子倒下便在屋上俯耳細聽這悽慘之聲令人不欲聽聞。周圍一看却無下路遂走向前邊有一隻旱船模樣門前有個小小庭心便跳將下去在窗內張時裏頭却有燈火並無一人輕輕推窗進去左首有扇腰門半開半掩挨身進去却是一條備街走到裏邊不多路便是矮屋就在開縫張看只見一並連五間房子點着一盞燈兒半明半滅覺得陰風慘慘腥氣難聞兩旁都是柱子繫着二十來個四體不全之人在那裏呼痛號楚。洪道定睛細看只見這些人有的少了一臂有的缺了半腿有的剜去兩目有的割去陽物也有女子陰門上去了一片的也有孩童沒有天靈蓋死在旁邊的也有腰間剜去一塊在那裏掙命的。個個血污狼藉腥穢難聞。暗想道：「這個什麼意思既把他們傷殘五體何不索性殺了免得受這苦楚爲何弄得他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却是何故待我回去打聽明白再作計較。」遂由原路上了瓦屋出了迴牆一路回轉家中。等了等到來日天明大家起身梳洗已畢用過早飯便問居停主人道：「此去東南二三里路有一所大宅却是何等人家？」那居停主人姓蘇名定芳是個走江湖的出身做那賣膏藥的所以走關東訪關西見多識廣真是個老江湖。如今年紀大了同那兒子媳婦務農度日當時聽得狄洪道問及這大宅子何等人家便道：「客官你是遠方過路之人不妨對你說了這家人家。是此間楓林村一帶第一個富戶此人叫做皇甫良是個大江湖名爲皮行實是妖帳所以積下了巨萬家私算得魯山的首富。」洪道道：「老先生這地叫做皮行怎麼叫做妖帳小可到要請教。」蘇定芳笑道：「客官乃好人家子弟不常出外所以不曉得江湖上的勾當凡在江湖做買賣的總稱八個字叫做巾皮驢瓜風火時妖。」洪道道：「這八個字怎樣解法？」蘇定芳笑道：「那巾皮驢瓜是四樣行當都是當官當樣不犯法不犯禁的這風火時妖也是

四樣行當，却這都是犯法違條，若穿破了時，軍也充得，頭也殺得，他們是着了紅衣裳過日子的。『洪道道：『這八樣行當，却是什麼生意？』蘇定芳道：『那巾行，便是相面測字，起課算命，一切動筆墨的生意，所以算第一行。那皮行，就是走方郎中，賣膏藥的，祝由科，辰州符，及一切賣藥醫病的，是第二行。那驢行，就是變戲法，頑把戲，弄缸器，走繩索，一切吞刀吐火，是第三行。那瓜行，却是賣拳頭，打對子，耍槍弄棍，跑馬賣解的，就是第四行了。這四行所以不犯禁的。若是打悶棍，背娘舅，剪徑響馬，一切水旱強盜，叫做風帳，還有一等，身上十分體面，暗裏一黨四五個人，各自住開，專門設計，只用嚇詐二字，強取人的錢財，叫你自己願把銀子送他，還要千多萬謝，見他怕懼，說他強盜，却是沒刀的，說他拐騙，却是自願送他的，此等人叫做火帳。至於剪綰小賊，拐子騙子，都叫時帳。那着末一行，就是鐵算盤，迷魂藥，紙頭人，樟柳神，探陽法，看香頭，一切驅使鬼神，妖言惑衆的，都叫做妖帳。他的罪名弘，則斬絞，輕則軍流，皆王法所禁。這等人形蹤詭秘，鬼蜮行爲，這些行當出門人要曉得一二。』狄洪道道：『這皇甫良畢竟做的什麼生意，却要如此傷天害理？』不知蘇定芳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皇甫良殺人醫病 狄洪道失陷王能

却說蘇定芳說道：『那皇甫良的生意，獨創一家，他是魯山縣有名的良醫，綽號叫做賽華陀，隨你聾耳瞎子，直脚駝背，一切奇怪病症，皆會醫治。憑你一隻手斬吊了，一來他也到裝得上去，一塊肉剛去了，也得補得一塊。只要講定整千整百銀子，死的都醫得活來，所以都稱他做活神仙。有的人說他差遣了人到別處去拐騙人家男女，把來合藥，所以如此靈驗，只是沒有憑據。他又有財有勢，縣裏官員個個是換帖好友，家中用着四個保家的拳師，四十個家將，長工用人總共一百來人，那個敢奈何他？所以我說他名爲皮行先生，實是妖帳的兇徒。』洪道道：『原來如此，小可有個親戚生得怪症，遠近醫生都醫治不好，此地既有這等良醫，意欲求他療治，在麻

就關二三日，一總奉上黃金，未知使得否？」蘇定芳道：「客官只管住，只是粗茶淡飯，休嫌待慢！」洪道：「說。」二人又閒談了一會，遂同了王能，來到皇甫良家去，一路都是楓樹，經過了濃霜，一望朱紅，十分好看。到了門首，停着許多車馬，房屋雖大，却不甚華麗，門上掛着小小招牌，上寫「世醫皇甫良，善治一切疑難雜症。」過了兩重門戶，只見大廳上正中，懸一塊朱紅扁額，上寫着「華陀再世。」四個金字。汝州府知府王題贈。那裏頭左右的木匾，不計其數，大約都是司道府縣的款，側首一間書房，便是治病之所，裝璜得金碧輝煌，衆人紛紛求治。那皇甫良坐在一張太師椅上，看他年紀約有花甲，神氣壯強，生得一個長馬面，紫棠色面皮，兩道劍眉，插鬚一雙，虎目圓睜，殺光亂播，紅絲綽滿，大潦泡闊口，領下五數長髯，兩旁炸開如魚尾一般，黑多白少，頭上戴一頂醫生巾，好大一塊羊脂白玉，身穿沉香色海青，繫一條玄色絲絛，足上紅鞋白襪，自有徒弟在彼開方診脈，他却並不動手，但只坐着，吩咐用什麼藥，開甚麼方。旁邊站立家僮，伺候他用點膳，吃參湯，狄洪道看這皇甫良相貌兇惡，精神抖擻，知道有些利害，走上前來，叫聲：「先生，小可江南人氏，聞得大名，是個當世神仙，特來相求一事，只因有個親戚，被拐牆壓斷了一條腿，欲求治醫，可能換上一條好腿麼？」皇甫良道：「好換好換，只是一千兩銀子，沒有還價，我要把數百銀子，覓得一個人來，要他自願將他割下來，與你接上，敷了靈丹，七日便能收功，包你行走如常，與自己的一般。」洪道：「銀子小事，那親戚只多了銀子，却是殺命養命，豈非罪過？」皇甫良道：「此乃自願，他只貪數百兩銀子，一生吃着有了，況且我把驢子的腿，還要與他接好，一般可以走路，落得白用這銀子，肯的人還多有甚罪過？」洪道：「既如此，小可回來，與他一同到來，相請醫治，只是醫治這七天，府上可以借住否？」皇甫良指着一帶西邊廂房道：「你看看那裏不是病人居住的麼？」狄洪道同了王能，走過去看時，一並排十間，都是病房，裏邊床帳檯椅，一切齊備，有幾間有人在內住着，有幾間尙是空閑，順手轉灣過去，一連又是五間，樓房都朝着南的，房屋更加精美，裏邊床帳華麗，被褥精美，壁上名人書畫，檯上琴棋閒書，一

切全備，盡皆空着，望到裏邊，便不通了。二人回身向外，一面相辭，竟慢慢的回到蘇定芳家中。對了王能說道：「我看這皇甫良拐騙人家男女，將來當做藥用，造這等惡孽，世上的殘忍，還有比得來我不知也罷，既然知道了，若不除此妖孽，後來不知多少人遭此慘死，只是我只有兩人，見他們人多手衆，怎的下手？」王能道：「只有夜間行事，再沒別法。」洪道道：「我看皇甫良定有手段，他們四個拳師，不知本領如何，居住在哪處？」王能道：「此事只見機而行。」狄洪道道：「雖然如此，也要定個計謀，方爲妥當。」王能道：「師父你不見他的五間樓房，現在空着，我與你先在後面放起一把火來，然後進去殺他一個落花流水，等他出來救火，我們藏在只樓房內，前後皆望得見他，師父只揀那要緊的幾個，把飛鏢來傷了，便了了事，或者出其不意，殺他個湊手不及，若然尷尬，那邊大楓林內，儘好藏身，你道如何？」洪道道：「也可使得，只是我同你預先要去把裏面曲折，皇甫良的住處，四個拳師的所在，須要探明，方可下手。」師徒二人商議定了，那知天不做美，到了晚上，彤雲密布，降下一天大雪，始而洒鹽飛絮，繼而片片鵝毛，後來索性手掌大的一團團亂飄亂墜，屋上頓時七八寸厚，一連三日，街上堆積四五尺高，連門都開不開來。看官這等俠客，不怕風，不怕雨，惟有見了大雪，却是他的對頭，隨你本領高強，不能行事，除非劍仙之輩，他莫說雪上能可行路，有的水面上都能行得。那狄洪道，却沒這本事，住在蘇家，直到了半月，方纔這雪漸漸消燂。那一日黃昏，師徒二人用過了夜膳，全身扎束，來到皇甫良家探聽虛實，上了屋，面細看這所房子，乃是下一間開九進，一類印生成，居中有半畝之地，另築高牆圍住，宛似城垣相仿，東南西北，皆有門戶，每門之外，各有拳師一位，家將十名把守。洪道道：「這城牆之內，必是他的臥室。」躡身躍上牆，王能在外等候，豈知許久不見出來，心下疑惑，且說這四個拳師，皆是響馬出身，向在山東道上做買賣，自從九龍山徐慶兄弟三人占了山頭，帶一火併同類，所以他們存身不能，來到此間，投奔皇甫良，做了保家教師，手下各數一、個家將，第一個叫做符良，善用一把靴頭刀，他有一絕技，叫做飛抓，百步內拿人，百發百中，江湖上起他一個

混名，叫做催命鬼，十分利害。第二個姓常名惡，使得好連環棍，生得渾身黑肉，人都叫他摸壁鬼。第三個姓譚名江濤，力大無窮，用一把石鎖，重有七八十斤，綽號活閻王。第四個姓閔名安存，使兩柄鐵漿，水都潑不進去。混名叫做九頭鳥。這四人無惡不作，極其殘毒，故此與皇甫良聲氣相求，助桀爲虐。今日守這南門的，正是那催命鬼符良，睡了一回起身到庭心小解，忽見月影照在地下，有個人頭影像，抬起頭來，看見一人伏在瓦上面，朝着裏面牆垣，好似要想上去的光景，遂到屋內，輕輕推醒衆人，自己取了飛抓，衆家將跟隨，來到庭中，將飛抓提在手，中向屋上發去，果見手段高強，恰好正把王能連肩搭背鉤住。原來這飛抓，有五個純鋼鉤子，鋒利非常，皆有絨絨貫串，發出來時，好似一隻蒲扇大的手掌，五指楂開，這五指一齊抓將攏來，那鋼鉤樞入肉內，隨你英雄上將，無不立時下馬。當時王能被牠將絨索一扯，從屋上跌下庭中，衆家將一齊上前，將他縛住，便問可有羽黨同來？王能隨他們箠打，只不做聲。符良跳上房瓦，週圍巡視了一回，見並無人蹤，也便下來，將他綁在柱上，等候天明。聽主人發落，却說狄洪道，到了裏邊一看，四週皆是房屋，無從下去，中間只有一個庭心，上面用鐵線網着，下邊無數銅鈴，若然將鐵網一動，那鈴兒就要一齊響將起來，因此沒個理會。想了半刻，只得將屋瓦挑開，欲想從椽子內挨身下去。那知椽子下面，皆天花板蒙住，挖了好幾處，都是如此，只得跳出圍牆外來，那知不見了王能，四面找尋，杳無影蹤，不知狄洪道可能救出王能，且看下同分解。

第二十四回 草上飛蹤尋表弟 狄洪道喜遇焦生

却說狄洪道不見王能，暗道：『奇了，又不聽見聲息，豈被他們捉了去不成？』看官，你道把王能拿住，難道沒有聲響，況且夜深人靜，二三里外，尙然聽見了哭聲，如今近在咫尺，怎的他還未曉？其中有個緣故，只因圍牆又高又厚，外面的聲音，只能上達，却不能到了上邊，從新回下來到裏面，講究聲學的人，自然明白，不比前夜的哭

聲，順風吹去，那是平行飄送，所以二三里外，尙能微辯。那聲音一物，全仗空氣傳送，若氣不通，雖在一二寸之地，亦不聽得。列公倘然不信，只消將一間房子，四圍門縫固封嚴密，外面的人，把耳朵湊在玻璃窗上，聽裏面的人，靠著玻璃說話，只見他嘴唇開合，却並不聽得聲響，只因風氣不通，所以近只一層玻璃，尙且聲息全無。閒話少說，且講狄洪道不見了王能，四周圍尋了一回，不見形迹，疑他先回，或在楓林內等候。遂出了皇甫家，一路尋看，直到蘇定芳家內，並無下落。想道：『一定他下去窺探着了道兒，如何是好？』又想既然被擒，必定在那矮屋之中，當做藥料，害他成了殘疾，左思右想，一夜未曾合眼。到了明日，蘇定芳問起高徒何往，只說：『早出去，相邀親戚到來醫病，及至黃昏過後，又到皇甫家去，依着前路，到得矮屋之中，細細張看，並沒王能在內，遂即推門進去，那裏面的人一齊叫起苦來。』皆道：『今夜不知那個悔氣，又要來取什麼東西也。』狄洪道忙把手搖着道：『不要高聲，我乃過路之人，只因聽得你們叫苦之聲，前來張見，張見了你們慘狀，昨夜同了一個徒弟到來，欲想除此妖孽，救你們殘生之命，却不道不見了徒弟，故此特來找尋。』衆人都道：『沒有見得，好漢你不知道這惡賊，騙了人來，却不便到此間都被藏在這高牆裏面，名爲紫禁城，內有一個小小城穴，約有一二間地步，四面石頭砌成，裏面到也舒齊，床鋪被褥，一應俱全，每日三餐茶飯，也有葷吃，只是人肉罷了，將你養得肥胖，等到要用之時，方纔動手，用過之後，便推到此門，若是死了，便殺來煮吃，當做牛肉用，幸而不死，他仍把你養養，留到後來再用，他的藥都是人骨髓，人腦子，心肝五臟陽物陰門合成的，所以如此效驗。今日天賜好漢到來，總望相救我們出去，若得回家，定當重謝。』洪道道：『如此說來，那徒弟定在高牆裏面地室之中，目下諒未傷殘，只是俺獨自一人，孤力難支，怎好救他出來，殺了這惡賊，相救你們性命？』衆人道：『他的地室上面，却是一間書房，地下都是磨細方輒，並無痕跡，其間有一隻榻床，只消將榻床上面攔几拿去，把榻面揭去，裏頭便有梯子，直到地室之中，這榻床就是門戶。』洪道道：『不相干，我們不能到得裏邊，怎的下去你們且自放心，待我想法再來。』衆人

哀求不已，狄洪道也顧不得他們，遂卽回身出去，幸喜無人知覺，上了瓦房，仍到蘇家。一連幾夜，毫無善策。想起鎮江衆弟兄在彼等候，又不能丟下王能而去，急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沒個主意。我且按下這邊，且說湖北安府廳山縣，有個豪傑，姓焦，名大鵬，綽號叫做草上飛，是湖北有名的義賊，飛簷走壁，來去如風，有超等的本領。他要人的銀錢，却是明取，不去暗偷，生得兩眉如鐵線，豎起雙目圓睜，鐵筒鼻，四宇口，面色微紅，渾身玄色緊身密門鈕扣，足上藍布纏腿，穿一雙扒得山，過得嶺，雞子翻身，踢殺虎的快鞋，背插一口青鋒寶劍。他只揀貪官污吏，惡霸土豪，任你身居深閨密室，忽然間他跑在面前，口稱借銀若干，明日送到某處山中，或某家客寓，言畢將背上的寶劍，扯在手中，將口噓的一吹，連人連劍，影跡全無，所以人人懼怕，連忙如數送去。他過後便來取去，却不與你照面，你若不送去，包你腦袋不見。若論劍術之中，本領高明，五遁俱全，占算袖裏陰陽，賽過仙人一般，所以叫做劍仙。這草上飛，焦大鵬，原與山中子一師門下，俱是玄真子的徒弟，只因他劍術未學精明，却要做義賊的勾當，玄真子知他難以修煉成功，由他自去，所以不入他們七子的一黨，方纔說的，叫做劍遁。若遇尋常勇士，比較起來，已經要算無敵的了。他自小死了父母，又無弟兄妻小，幸虧姑母撫養成成人，這姑母嫁一個生意人，姓齊，名璉，開一月米麥六陳行，年過半百，單生一個表弟，乳名叫做慶喜，年方一十六歲，生得面白唇紅，溫文爾雅。老夫妻十分鐘愛，只因齊璉年老，每逢出外買貨，帶着慶喜官同去，一來路上陪伴，二來好教他見識生意之道。前月到寶豐販貨回來，路過魯山地界，忽然失去，四出找尋，杳無下落。老夫妻兩個，哭得死去還魂，恰好焦大鵬探望姑母，得知其事，卽到魯山來尋訪表弟，他久在江湖，知道楓林村有這妖人，本欲爲民除害，暗想那慶喜官莫非被他取去，那一天到了魯山，便望楓林而來，時候日落西山，黃昏月上，來到皇甫良家內，飛身上屋，只見斜刺裏一人在瓦房上面連竄帶跳，好似燕子一般，向裏面而去。暗想必定我道中人，此人本領也算得個高手，不知他爲着何事，遂卽跟將過去，只見他從庭心下去，焦大鵬也下了庭心，一路隨着，直到矮屋之中，要知草上飛

的本領，遠勝於地，正是棋高一着，蹣手蹣腳，所以跟在背後，狄洪道並未知曉。只見他竟到裏邊，焦大鵬只道此中諒是藏銀之地，便在門外偷看，却不道都是殘體之人，狄洪道問這衆人：「昨日可有姓王的到來？」衆人道：「沒有來，只個好漢，早些想個計策，救得我等性命，陰功不小，我等永不忘你恩。」洪道道：「我想了三日，終少一個幫手，若是草草行事，一大難敵四人，況且他們準備甚嚴，裏邊定有埋伏，欲想趨到長安，招尋師父到來，又恐誤了徒弟性命，所以進退兩難。」那焦大鵬聽得明白，暗想道：「原來也是與我一路，也算巧事。」便爍的跳到裏邊，狄洪道吃了一驚，便把匕首出在手中，大鵬道：「慢着，我非別人，特來找尋表弟，壯士不必疑心。」洪道聽了此言，將他上下身一看，果然像個外來之人，諒他有些本領，便彼此通過了名姓，略表在此的緣由，二人各自大喜。草上飛向衆人逐一看了，並無表弟在內，便問道：「你們可曾知曉有個十五六歲標緻官人，可在此間？」內中一個應道：「可是一個姓竇的湖北人，自前月來的。」大鵬道：「正是，如今怎樣了？」那人道：「還算恭喜，如今還沒用過，亦在裏邊地室內，養得好好的在彼。」焦大鵬便問道：「洪道你可到過裏邊？」洪道道：「他的高牆之內，名爲紫禁城，端的嚴密，鳥都飛不進去。」遂把前夜之事，說了一遍。大鵬道：「我們先把他羽黨除了，看他怎的苦出來，便可擒住他，若緊守不出，我們打進去，你只在外梭巡，休得放他走了。」正在說，忽聽得備衛中一片脚步聲響，好似一二十人趕進來模樣，原來這矮屋喚做料房，每夜有人巡視二次，却是三更查過了，要過四更再查一遍，恐有走漏。狄洪道笑道：「前夜進來，却未逢着，今日正在三更時候。」那巡夜家丁來到料房間口，忽聽得裏邊有人說話，就在門外不敢進來，側着耳朵，聽個明白，知道走了風聲，慌忙走到看守紫禁城北門將軍閔安存那報信。閔安存得了這個消息，連忙取了雙槳，帶了一衆家將，各執兵器，趕到料房而來。這巡夜家丁報過北門的信，又轉到東南西三門各處報信，驚動得合府教師家將，個個出來，陸續到料房接應，拿人這裏，閔安存帶了十個家將先來，未知狄焦二位英雄如何抵敵，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草上飛斬符常譚閱 狄洪道擒皇甫醫生

却說草上飛焦大鵬，聽得備衙中脚步聲響，即便旋轉身來，搶出門外，把備衙截住；狄洪道隨後也跳到備衙，大鵬向北各擋一面，洪道向南。且說閱安存帶領家將來到料房門首，只見門內跳出二人，爲首的身長八尺，頭帶玄緇六楞英雄羅帽，額上一個英雄結，髮邊插一條大紅山茶花，渾身穿玄色密門窄袖短襖，兜當扯褲，手提青鋒寶劍，猶如猛虎一般，截住去路。遂大喝：「大膽強盜，敢走這裏來送死！」舞動雙槳，兜頭便打。大鵬起劍，攔關雙槳，還手一劍劈來，連肩搭背，砍個斜分兩半。衆家將大驚，發一聲喊，往後便退。却好西門守將活閻王譚江清，提了石鎖，帶領衆人，興匆匆到來，北門家將大叫：「譚將軍快來，強盜利害，閱將軍沒命了！」遂一齊站在一旁。譚江清上前，焦大鵬看見手提蠻笨傢伙，知道此人有些氣力，不等他下手，托地跳將過來，一個旋風，團團圍轉到江清面前。可憐這活閻王，看也沒有看清，早已腦袋落地，到那森羅殿上受質，缺上任去了。焦大鵬遂即趕上前去，把衆家將切葱切菜的，追殺過去，繞過西門，只見南門守將符良提刀殺來，見了焦大鵬，大叫：「強徒，殺我兄弟，吃我一刀！」劈面砍來，大鵬不慌不忙，把青鋒寶劍，向刀上一揮，噹的一聲，符良的手中剩個刀柄，那刀頭落在地下去了。要知草上飛的這口寶劍，乃是他的師父玄真子劍仙七子之中，第一個道行高妙的送與他的，你道好也不好？所以符良的劍，遇着此劍，正如泥做一般，把刀頭削去了一大半。符良吃了一驚，慢的一慢，被焦大鵬一劍，穿個前胸，通了後背，將劍往上一挑，把符良從頭上直貫到後面去了。衆家將沒命奔逃，只恨爹娘少生了兩隻腿，後面焦大鵬，猶如老鷹擊雀，追殺過去。我一口難講兩處的話，這裏動手的時節，那狄洪道向南抄到東門，恰好常惡踏出門來，舞動連環棍，就打。洪道早將雙拐袖任手中，兩個在庭心中廝殺，這十名家將圍繞助戰，正殺得亂紛紛，難以取勝。若論狄洪道乃漱石生的徒弟，究竟也是劍俠傳授，何以不如草上飛甚遠？其

中有個道理，只因洪道未學劍術，草上飛劍術雖則未精，究竟學過。若論二人本領武藝，相去不遠，只是草上飛轉身術妙，寶劍利害，再加一邊在備衙內個對個交手，一邊在庭心中寬闊所在，加上十個家將，雖則終能勝得他們，只是一時難以驟勝。常惡正在手臂漸漸酥麻，被狄洪道二根拐滾將進來，腳骨上着了一下，那裏站立得住，撲的跌將轉來，却好草上飛正到，趁手一劍，叫他快些追上三人。一同到鬼門關，做摸壁鬼去。衆家將見拳師已死，驚慌直逃，被焦狄二人追上去，打的打，砍的砍，殺得七男八落。却說皇甫良早有家丁報信，但知料房內走風，豈知拳師家將已被傷殘，若此提了一把板斧，將紫禁城開放，趕出城來，他道料房失事，出的北門，却不見一人，遂一路轉向西門抄去，只見備衙中滿地屍骸，閔安存、譚江清、符良盡皆喪命，急得心慌意亂，不知何等樣人，諒必前夜強徒一黨將到東門，只見幾個家將沒命逃來，口稱「強盜利害，四位將軍盡皆喪命！」皇甫良心中大驚，見一位英雄，頭上戴着六楞羅帽，耳旁一個大紅絨球，渾身緊裝紮縛，足登薄底驢靴，手中舞動兩根鐵棒，似風捲也似的追來。皇甫良見來勢兇勇，舉起板斧，向着狄洪道頭上劈個朝天切菜。洪道將身閃過，一拐打來，二人一來一往，斧來拐擋，拐去斧迎，戰了十幾個回合。皇甫良那裏是洪道對手，只見使發了雙拐，宛如一個綉球，滾來滾去。皇甫良覺得虎口有些震開，暗想今朝家破人亡，斷難抵敵，不如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得個空閃轉身便走。洪道大喝：「妖賊，你狠心狗肺，殘害良民，今日惡貫滿盈，還想逃往何處？」隨向豹皮囊中摸出一枝金鏢，照准他後心打去。皇甫良一路奔逃，側着臉把眼梢顧着後面，見他把手一抬，鏢的一件東西到來，連忙將身一側，那鏢却打在肩窩，頓時這右臂筋斷骨折，大叫一聲，那板斧噹啷的墮在地上。洪道飛步上前，將皇甫良擒住，背後焦大鵬也到，手起一劍，揮爲兩段。便道：「這等妖人，問他怎甚？」二人搶進城中，見一個殺一個，把他妻妾子女，環僕婦，不問老幼男女，一門良賤三十餘人，殺得乾乾淨淨，便得這間地穴門戶的房間，將床榻揭起，取過燈火一照，下面共有三人，焦大鵬跳將下去看時，見表弟竇慶喜毫無損傷，心中大喜，便叫「表

弟愚兄特來救你，今日且喜無恙，快隨我出去！那慶喜官見了大鵬，兩淚交流，牽衣痛哭，只聽得洪道在上面叫道：『王能賢契可在麼？』王能正臥着，從睡夢裏驚醒，聽得師父聲音，情知大事成功，便道：『徒弟在這裏！』大鵬聽見王能，被他們將大鐵鏈鎖着，便把劍來割斷了。王能道：『多承好漢，同我師相救。』大鵬看還有個後生問道：『你姓甚名誰，怎得到此？』便叫王能帶着他上去，自己同了表弟，也出了地室，叫王能一同到外面醫室中等候，他却同了狄洪道到樓上，去把皇甫良積下的金銀珠寶，只揀貴重，打了六個包兒，一把提着，趕到後面後屋中，放了這班殘疾之人，叫他們你攙我扶，狼狽狼狽的，來到外邊大路上，楓林之間，坐着等候天明，見有車馬過時，便可附載回家。將一包金銀打開，分派與衆人裝了。衆人歡天喜地，感謝不盡。然後二人回到皇甫家中，問起後生家住那裏，那後生道：『二位恩公在上，難弟乃餘姚人氏，姓王名介生，今歲二十三歲，父親早故，先有個叔叔，名叫王守仁，官爲兵部主事，我在家中教讀，前月忽有人來，聘請我做個西席，許我百兩紋銀一載，先付子兩聘金，因此辭別家人，同他一路而來，便到此地。若非二位恩公搭救，定遭毒手！』便問過衆人姓名。大鵬道：『既是忠良之後，且同我河南應山縣去，待我把表弟教與姑母，便相送你到府。』介生又向大鵬拜謝了。洪道道：『你叔父是個窮官。』一面說，一面提過一包金銀過來道：『這包你拿去，也可過度日用。』介生拜謝收了。狄洪道與焦大鵬戀戀不捨，二人便結爲兄弟，當天跪將下來，撮土焚香，拜了四拜，然後各人起身，各自把包裹結在腰內，出得門來，分道而行。焦大鵬同了寶慶喜王介生，到了應山，那寶璉見兒子回來，喜得個了不得，姑母見了慶喜，母子二人抱頭痛哭，要把王介生留住，與焦大鵬住了十多日，介生同了慶喜，本是患難的朋友，如今感激他表兄相救，越加親熱，也結爲八拜之交。他二人日後，也都出仕爲官，書中不表。後來焦大鵬送他到餘姚縣去，我也一言交代。楓林內這些殘疾之人，只要有了金銀，等到天明，自然陸續有車也回轉家鄉而去。皇甫良家內，自有地方保甲，稟知魯山縣相驗收屍，追捉凶手，只好在沒有苦主陳告，也漸漸的罷了。書中單表狄洪

道：「同了王能回到蘇定芳家，恰好定芳起來開門，狄洪道到了裏面，便把一錠銀子謝了定芳，推辭一回，也便收了。狄洪道便把衣包收拾，師徒二人別了蘇定芳，撒開大步，一路望長安進發。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一日到了長安，迤至大石山中，來尋師父，恰好漱石生到四川去了，尋那傀儡生也不見面。暗想此間除此二人，只有三師伯雲陽生，居住後山，未知他可肯出去，便同了王能迤至後山而來。不知遇見雲陽生，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雲陽生仗義下江南 王守仁懼禍投錢塘

却說狄洪道同了王能，翻山過嶺，來到大石山背後，正走之間，只見山坡上松樹底下，一人叫道：「洪道兄，許人不見，你今到那裏去？」洪道回頭來一看，認得是雲陽生的徒弟，叫做包行恭，乃蘇州吳縣人氏。便道：「包賢弟，你一向好，今日令師在家麼？」行恭道：「他在那裏煉丹藥，道兄要尋他時，小弟同你去便了。」洪道道：「多承賢弟。」一路說着閑話，早到茅廬門首，行恭先進去通報了，請洪道入門。洪道見了雲陽生，拜見過了，叫王能也來拜見。雲陽生問道：「賢姪，聞你附依宸濠，求取富貴，今到此間則甚？」洪道道：「弟子愚昧無知，誤就其聘，後來窺見他所爲不善，今已出了陷阱。」便把到姑蘇起，直至金山寺一席說了一遍。特來求請師伯下山相助，以救一方良民百姓。雲陽生道：「宸濠久後必反，今去其羽翼，自是正理，但我丹藥未成，不得抽身奈何？」洪道再四苦求，雲陽生方纔依允，便吩咐行恭，好生守丹爐，俟其火候到了，便可停爐。遂到裏邊更換行裝，與洪道等正要動身，只見來了一個女子，身穿淡紅襖兒，生得態度娉婷，丰姿絕世。雲陽生道：「賢妹來此何事？」女子道：「道兄，我昨到都中，那王守仁只因保奏戴銑一疏，被西廠太監劉瑾，假傳聖旨，將他廷杖五十，打得死而復甦，現謫他做個貴州龍場的驛丞，這也罷了，那劉瑾打發心腸家人，送信與甯王宸濠，叫他刺客沿途伺候，務要王守仁結果性命。你道這劉瑾心腸狠麼？」雲陽生道：「你便怎的？」女子道：「我欲暗中護送於他。」雲陽

生把前事說了，「我今要到江南，何不一同去？」女子道：「這也甚好。」洪道道：「師伯這位却是何人？」雲陽生道：「你不聞陝西五女俠麼？便是那紅衣娘、紫綉兒、碧裳仙子、玄衣女、白牡丹，這五個都是藉隱娘一流人物。此位就是紅衣妹子，他道術遑勝令師許多。」四人遂同出了大石山，僱了四乘牲口，一路由河南安徽下江南而來，還須時日。話分兩頭，說這兵部主事王守仁，有經天緯地之才，智謀足備，秉性忠直，不附奸黨。那時武宗正德皇帝，有個得寵太監，叫做劉瑾，執事營務，威權甚大，他與甯王一黨，欲謀不軌，家藏戈甲，外養力士，只因要害戴鏡，被王守仁保奏，所以懷恨，將他降做貴州龍場驛丞。王守仁出了京都，一路來到金陵，來見父親。他的父親名叫王華，現爲南京侍郎，見了王華，告訴一遍都中之事，帶了兩個家人，僱了一乘草輦，來到鎮江，欲想叫船，從長江錢塘一路而來。只見天色已晚，就在北門張家客寓過宿，心中悶悶不樂，吩咐家人取了一壺酒來，自斟自酌，聽得隔壁房內歡呼暢飲，就在壁縫中張看，只見六個人在那裏吃酒，都是英雄豪傑的，暗道：「這一班何等之人，看來皆是非常之輩。」內中一個武生打扮的，猶覺威風凜凜，相貌非凡。便走將過來，驚動他們，一齊立起招呼，問了尊姓府居，便對鳴泉道：「貴處有個賽孟嘗君徐鳴泉，却是足下何人？」鳴泉道：「這個便是同姓不同宗的。」守仁見他應對支吾，早已瞧着幾分衆弟，你我也一杯，我也一杯，大家說說談談，十分得意。王守仁說：「目今官寺專權，好臣當道，英雄豪傑，不知埋沒了許多，這班位高爵重的，都是庸流，只知阿附權閹，深爲浩歎。我看公等皆是當世英雄，只可惜無進身之地。」大家歎息一回，守仁回到房中安息，衆人也都寢息。只有鳴泉睡不着去，一眼看見房門外一個人影，縹的過去，鳴泉撲的跳將起來，整出門外，只見一人徧身黑色，腰間一把雪亮的魚腸，正在隔壁房門外偷看。鳴泉起三個指頭，在此人肩胛上一把擒拿抓住，那人便叫好漢饒命。王守仁聽得，即便起來看視，只見一人身材短小，相貌兇惡，渾身玄布緊身，腰內雪霜也似藏一把匕首，被鳴泉擒住，在彼鳴泉喝道：「你這廝要死呢？還是要活？」那人只叫饒命。鳴泉道：「你那裏人？叫什麼？來此何幹？你且直說。」

我便饒你！那人道：「好漢！小人只爲飢寒兩字，家有八十三歲的老母，三日沒吃，故此情急了，想來偷盜東西。」鳴皋道：「吓一派胡言！你道不到三十歲模樣，却有八十三歲老母，既有此飛身本領，不去富戶大牆門偷盜，却來這個地方明明是來行刺，却是何人指使從實供來！」便把指上用一用工夫，這人連叫：「饒命！情願供了好漢，不干我事，只因我家王爺，奉了都中劉太監之命，叫我來行刺降職兵部主事王守仁老爺，我從姑蘇一路迎上來，要到南京，今日見王老爺在此店內，故而要來動手。」鳴皋道：「你叫甚名字？你家王爺是誰？」那人道：「小人姓周名紀，江西人氏，我主人便是雷王千歲。」守仁道：「你主人軍命你一人到來，還有別人？」周紀道：「王爺共命三人分頭伺候，打聽得老爺在金陵，故而都在這條路上。」正在說時，那衆弟兄盡皆起身，一枝梅道：「賢弟這等東西，留他不得，殺了免害他人。」鳴皋道：「大哥說得是。」遂將他腰內七首抽將出來，只一揮頭已落地。一枝梅取出一些藥末，彈在頸內，立刻把周紀屍首化成一地黃水。守仁知道這一班弟兄，都是劍俠之輩，便向鳴皋作揖謝道：「若非壯士相救，我王某定遭毒手。」鳴皋等便知此人就是王守仁，因何到此，守仁便把劉瑾作對的話說了一遍。鳴皋道：「我等一路相送老爺，以防奸人暗算。」守仁道：「承蒙仗義，實銘肺腑，只是路途遙遠，不勝其防奈何？」衆人商議一回，沒個良法。鳴皋道：「我有一計在此，明日王老爺僱航動身，我們衆弟兄也僱一航，一路相送到了前途，只消如此如此，便可無事。」守仁同那衆人齊拍手道：「好計！」守仁便向衆人細問各人根底，大家從實說個從頭。守仁大喜道：「我且得福齊天，得這班豪傑，暗中替國家辦事，這些朝臣，豈不愧死，實在可敬！」遂勸鳴皋等出仕爲官，博個封妻蔭子，青史垂名。鳴皋等謝道：「某等屢惡雷王，他豈肯相容？況且天生的野性，難就拘束，只得罷休。」守仁歎息一番，與衆人結爲兄弟，到了天明，叫了兩號舟航，衆弟兄先到航中等候，少頃，守仁帶領家人，也下航中，一路向錢塘行去，到了晚上，停泊在航多地方，守仁暗把帳子靴子丟在江中，自己跨到鳴皋航上，羅季芳掇一塊大石，向江中拋去，只聽得骨冬一聲，季芳大叫：「救

人。那兩個家人，假意大驚起來，大喊快些救人。王老爺投江死了，嚇得舟人魂不附體。大家點起火把，一齊來救。驚動衆艤船，大家忙亂相幫撈救。那裏有個影響兩個家人停船在那裏，一面吩咐打撈屍首，一面到杭州府衙門投告。那杭州知府姓楊名孟煥，却與守仁同年好友，得了這個信息，十分悲悼，連忙來到航中勸視。見守仁有遺書遺稟，又並有絕命詩一首，內有句云：「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江濤泣子胥。」之句。楊孟煥信以爲真，大哭悲傷，親自做了一篇祭文，又在江邊哭奠一番，回到省中，申告上司，出奏朝廷，說貴州龍場驛丞王守仁，墮江身亡。那家人回到家中，將真情告訴一番，介生已到家中，招魂立座，成服掛孝不提。且說王守仁同了衆弟兄，慢慢的回轉餘姚。那一日停舟旁邊，一隻大航，扯起一面黃旗，旗上大書「欽命江南巡撫院部俞」，守仁知道是故人俞謙，是個足智多謀，忠心赤胆之人，便叫舟人遞過名帖，上船拜見，將以前之事，細細說了一遍。俞謙大喜，便親自同了守仁，來到舟中，與衆弟兄相見，逐一問過姓名，便向鳴皋致謝，贊其智勇雙全。對衆英雄說出一樁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紅衣娘單身入地穴 徐鳴皋二次上金山

却說俞謙對了鳴皋等說道：「我今到江南巡撫任上，是只宸濠意圖叛逆，結連宦寺劉瑾，各處暗置兵馬，羽黨甚多，十分周密。我雖察得許多，力難制之。公等英豪義俠，爲懷欲望，仰體朝廷賓賁之憂，僂憐萬民水火之苦，將奸藩羽翼次第剪除，下官註存案冊，日後上達天聽，公等雖不望功名富貴，亦可史館立傳，千載芳名。惟是務察聽明白，切莫誤傷良善。」王守仁以手加額，鳴皋同了衆弟兄，一齊拜領憲命。俞謙遂將客人姓名籍貫註在冊上。徐鳴皋道：「還有內兄狄洪道，并徒弟王能，即日將到，亦望預錄。」俞謙遂贈他們八塊銀牌，牌上刻有除奸勦惡四字，便道：「這就是我的暗號。」各人拜謝過了俞謙，吩咐擺酒款待，席間談起韜略武藝，鳴皋等對答

如流，俞謙大悅，又免勵了衆人一番，鳴皋拜謝回舟，自到鎮江而去。王守仁從此改名換姓，隱居在俞謙衙內，所以鳴皋等破了金山寺，宸濠痛恨入骨，俞謙名爲各處行文拿捉，其實虛行故事而已，因此衆弟兄方能逍遙自樂。後來到江西，三探留王藩府，王守仁擒獲宸濠，皆鳴皋等之力也，此是後話。且說鳴皋等一路回轉鎮江，離舟登岸，到張家旅店，只見張善仁迎着道：「徐大爺昨日狄大爺同了一位爺們，一位女客，皆到小店，現在裏面。」鳴皋大喜，恰好王能從裏面走出來，逐一并進內，鳴皋搶步上前，見了雲陽生，納頭便拜，並與紅衣娘相見，衆弟兄各各見禮坐下。狄洪道把動身以後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鳴皋等也把游句曲，遇王守仁俞謙的告訴他們，便把銀牌交給洪道。王能又向雲陽生紅衣娘慰勞拜謝。雲陽生道：「徐兄我們到金山寺去也，須定這章程，設個計策，方可進得。」鳴皋道：「全仗師父台命，弟子奉命而行。」雲陽生道：「彼衆我寡，任你一可當百，也須有個照會，務要裏應外合，一齊動手，方可破得；若是一路殺到裏邊，莫說他裏面機關甚多，路途迷失，到了無用武之地，被他用起火攻，豈不一齊送命？況且乃房屋衆多，雖是勝他，或失去一二弟兄，如何是好？我與你落了單，不緊，若是稍爲工行淺些，就有性命之虞。」一枝梅道：「待小弟到裏邊作應如何？」雲陽生躊躇道：「慕容兄若論工行，儘可當得此任，只是一件，你去只能私通，不能公然走入，若得一個熟悉裏面機關的人，到裏邊做個細作最妙。」紅衣道：「待我假作燒香，來到裏邊，探聽地室中的衆女人，或者曉得，也未可知，縱使不知詳細，定能得個大略。」雲陽生道：「這也使得，既如此，我們一准明日清晨，一同上山，你便先進，我們隨後，約在午時三刻，裏外動手。」遂將衆弟兄逐一安排走去的道路，各人依計而行。當日徐鳴皋備酒接風，細看那雲陽生，年約有三四十開外，面無鬚，循循儒雅，頭戴匾摺巾，身穿淡黃袍子，寬長襟，好似個不第秀才，看他有基本領，那十三人之中，却在第三人，便問道：「尊師一十三人，各人以生字爲名，家師七弟兄皆以子字爲名，不知世間除了只七子十三生，二十人外，可有會那劍術之人否？」雲陽生道：「有多哩！江南蔡杖叟，碧桃仙子，江西有鷺鷥和尚，河

南韋士奇，浙江有空兒，廣西履冰道長，湖北有東郭居士，粵東有野鶴禪師，還有番僧跋羅難陀，種種奇人，不勝枚舉，何止二三十人，只是隱居玩世，不肯使人知道，那凡夫肉眼，怎麼識得？『鳴皋聽了，不覺臉上泛起紅來，大家說着飲酒，直到更闌，席散各自安息。到了來日，各人扎束停當，一齊出了旅店，來到金山，雲陽生同了衆人，在山下飲酒。紅衣娘獨自一人，先上金山，進了寺門，走到大雄寶殿，早有知客僧至，剛引領一殿殿佛前禮拜。紅衣道：『這裏可有觀音麼？』至剛道：『我看他生得端正，正要引你進去，却問起觀音來。』便道：『娘娘你看那邊不是觀音殿麼？』便引着來到裏邊殿上，紅衣一看，正與鳴皋說的一般，佛龕內塑一尊立像，觀音手中提一隻魚籃。至剛道：『對面送子觀音，最是有靈感的，城中多少縉紳人家太太們都來許愿求子，千求千應。前日王侍郎的夫人，生了兒子，到來裝金還願。』紅衣道：『既如此，我也去燒一枝香來。』遂走過對照殿上，眼梢留心着這百靈檯，那至剛等他入門中，便把百靈檯軋軋的只兩推，紅衣睜眼一看，叫聲奇，吓分明見他立在檯邊，把檯推着，怎的一會兒，把個知客僧不見了？那百靈檯依然在彼，望過去，殿上清清楚楚，只有一尊觀音站着，神龕之中，並無半個人影。再看自己的送子觀音殿，依然門戶開着，兩邊也有門戶，四通八達，地枰板並不活動，鳴皋說的全然不對的，暗想房子果然轉動，却把門戶依然，與未動一般，不見了知客僧，奇怪滿腹疑猜，再想不出，那知已到地穴之中，這非非僧用盡心機，造得十分奇巧，那魚籃殿是地穴的鎖鑰，這送子殿便是地穴的門戶。若遇兇人到了送子殿上，把百靈檯向左推動，那門戶都轉過牆壁之處，那地枰板却在櫺木之中，所以光息全無，地板一齊活動，人便跌倒下面網內。若遇美貌女子，到了送子殿上，便將百靈檯向右推動，這送子使旋轉一邊身來，本則朝南的，却變了朝北，這一轉便轉入內室之中，與外不通，那裏邊也有魚籃殿，却與外面的魚籃殿一般無二，你若從原路要想出，恰巧越裏去過一處低兩三層階石，只消四五重門走過，便是地穴；若要出來，除非外面的人把百靈檯推轉來，那林蘭英也是這般不見的。當時紅衣娘走到魚籃殿上，向方纔進來的門

戶一看，却與前不對了；走出門來，却是一條彎彎曲曲的狹街。轉過一灣，低二層階石，過了八九個鵝頸灣，只見一個大殿，上面一塊匾額，寫着「溫柔鄉」三字，俗名就叫聚美堂了。紅衣心中明白，竟上堂來，只見有四五個美貌女子，在彼遊戲，見了紅衣，一齊叫道：「姊妹們快來，今日又新來一位美娘。」不多時，又陸續走出七八十個婦人，都打扮得妖妖嬈嬈，前來動問。紅衣只做不知，問道：「此間甚麼所在，你們在此則甚？」衆女人笑道：「你還不知，這裏便是地穴裏邊的聚美堂，我們都是和尚的老婆，到了少停，少不得你也與我們一般。」紅衣道：「那和尚可在此間，我且問你。」衆美娘道：「大和尚過了午時，便下地穴，現在別的和尚，却不到此間來的。」紅衣道：「我且問你，你們來到此間，可想出去，各自回轉家中？」衆美娘聽了，大家都笑起來，說道：「你這位姐姐，真是獸的，那個肯做和尚老婆，誰不想回轉家中，母女夫婦，骨肉團圓，只是怎的能彀？」紅衣道：「我老實對你們說，我今日特地來破這山寺，搭救衆位出去，重見天日，只待午時三刻，裏應外合，現有無數英雄，已到山上，只是此間進出的路，却是怎樣走的？」衆美娘聽了，個個大喜，便道：「你來的這條路，若是外面無人開時，再不得出去，那和尚却從後面一路出進，只是此間聚美堂，到外面要經過五個大殿，有五個關隘，處處有和尚把守，這關隘做就機關，不知細底的，便要送了性命。」紅衣道：「不妨，有我在，此，你們少頃指引我出去，包管無事，只你們內中可有一個林蘭英麼？」衆美娘道：「有一個姓林的，還是七月三十燒地藏香進來的，大和尚當夜便要成親，豈知那女子不肯，只是啼哭，和尚大怒，便要處死他，幸得衆姊妹說情，限三日內解勸他，依從不料，忽然偏身生出濃瘡，至今未愈，因此尚尚未成親，在房內養病。」紅衣吩咐叫了出來，與蘭英說明其事，蘭英大喜，不知怎的出去，且看下面分解。

第二十八回 大雄殿衆傑逞威能 地穴門俠女顯絕技

却說山下衆英雄在酒店中飲酒，雲陽生道：「今日我們大模大樣進去，報前日之仇爲名，就此動手，這寺內的人，惟非非僧一個，公等奈何他不得，我且與衆位約定，見這非非僧時，自有小弟對付他，只是別個和尚，全仗衆位弟兄之力！」衆人道：「我師何必太謙？」雲陽生道：「不然，只因我師有五戒甚嚴，第一戒姦婦女，第二不忠不孝，第三就是殺害生靈，第四助惡爲非，第五偷盜銀錢，雖云鋤惡扶良，實傷天地好生之德，遠望衆位原諒。」衆人齊言遵命，說了一回，時將已未，大家出了店門，竟到金山寺來，進得山門來，到大雄寶殿，至剛見了衆人，吃了一驚，鳴皋道：「我等特來拿你這班禿賊，快叫非非僧這賊禿早來領死！」至剛便把雲板丁丁的亂敲，亂打，衆英雄各出兵器在手，至剛僧抽身便走，徐慶道：「禿驢休走！」便一個騰步跳將來，舉刀便砍，至剛僧就在旁邊扯條禪杖照架，就在大雄寶殿動起手來，楊小筋舞動雙劍，正要上前，只見裏邊趕出幾個和尚來，爲頭的便是監寺地靈僧，手提一條熟銅短棍，向小筋頭上打來，楊小筋將劍架過，二人也殺將起來，隨後監院鐵鋼手舉激風刀來助戰，這裏羅季芳舞動竹節鋼鞭敵住，那裏首座摩雲僧舞動月牙鎚殺上殿來，徐鳴皋舉刀敵住，少頃降龍疾雷烈火閃電催風獅吼各執刀劍鎚棍，一齊殺到，衆弟兄在大雄殿上混戰起來，早有維那僧喜禪和尚揮動衆光頭，把大殿圍團圍住，吶喊助威，只殺得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內中只有雲陽生坐在大殿對照瓦檐之上，看他們廝殺，只不動手，看看來到午時三刻，便向身邊取出一個信炮來，點着，向半天中丟去，只聽得豁喇喇一聲响亮，好似青天裏起個霹靂，震得坐瓦都動，紅衣在地穴之中，聽得知道上面已經動手，便對衆美娘道：「你們聽得這個就是信炮，那上面衆人已經殺將進來，我也就此殺出去接應。」說罷，便向衣底扯出一把刀來，從裏邊殺出去了，聚美堂便是狹街，上了七層階石，轉過一灣，又下七層階石，便是第一殿，那守殿和尚，喚做托天僧，年紀有七十向外，正坐在禪床，聽了這個信炮，心中猜疑，忽見有人出來，便在禪床扯出一條禪杖，大叫美娘往那裏走，跳起身來，攔阻去路，紅衣道：「你這般年紀，也要來討死也罷，我就送你上西方而去。」便

將身跳到中央，舉刀便砍，托天僧年紀雖老，筋力甚好，兩臂也有五六百斤力氣，見刀劈面砍來，便起禪杖照架二人戰了五六個回合，紅衣想道：「這地穴內共有五殿五關，如這等戰時，殺到幾時出去？」便把一件東西對着托天僧喉嚨攔的射去，原來紅衣他姓何，乃是開國功臣何福的曾孫女，傳授得祖上的袖箭，習學得勝如高祖何福，真個百發百中，賽過閻王帖子。這一箭正貫在托天僧喉內，立時跌倒在地，便上前將腦袋砍下，招呼了林蘭英同衆美娘到了殿上，吩咐：「我過一門，你們出一步，我破一殿，你們隨後出一段，跟我一同出去。」說罷，便把門上看時，兩扇紅門緊閉，便要來扯那銅環，只見美娘之中有一個叫做薛素貞，年紀約有三十光景，他是最先進來的，所以有些曉得，便道：「紅姐姐，這門開不得，上面有闌刀下來。」紅衣道：「他們怎的進出？」素貞道：「我開得有個什麼旋子，只消把一旋，那門就自開了，這闌刀却不下來。」紅衣道：「若不破吊，結要害人。」把銅環向內用刀一扯，身子向內一跳，那兩扇門霎的齊開，上面果有一把闌刀，與門戶一樣大小，插的闌將下來，好似一個鐵門檻一般。衆美娘看見把舌頭都伸出來，紅衣便把闌刀取了下來，丟在旁邊，一同出外。又是狹街上，上了七層階石，轉過一個鵝頸灣，又是七層階石，便是第二殿上，聽得裏邊呼呼的風响，那守殿的和尙叫做慧空僧，正在那裏舞雙刀。紅衣大喝：「禿驢，死在臨頭，尙敢逞能！」便殺出殿來，慧空見了，直奔過來，大叫：「美娘，怎敢無禮？」交手便戰。原來這九重關隘，叫做金屋藏春色，慧空一頭戰，一頭想：「這個婆娘好利害，怎的到此春門上來，那色門上，怎麼被他漏網到此，莫非托天老和尙傷了不成？」正在猜想，一箭已來，正中心窩，大叫一聲，立刻倒地。紅衣正要開門，只見裏邊有個和尙生得好似夜叉，又一般青面赤髮，頭上帶一金箍，手提一柄銅鎚，從背後悄悄趕來，紅衣只做不知，將近身旁，便是一鎚打下，紅衣將身一閃，旋轉來一刀砍去，正中右臂，連鎚連手，一齊砍了下來，再一刀結果了性命。將他看時，原來只有獨臂，被他砍去，兩臂俱無。就是象奔頭陀，只因傷了一手，非非僧叫他來春門上做個安靜差使，却傷在紅衣之手。一衆美娘齊到二殿，紅衣將這春門關時，再也

開不開想道：「又沒門，門莫非外面鎖了不成？」便回身問薛素貞：「此門怎的開法？」薛素貞道：「這却不知，我平常聽那方丈和尚的口音，好像有一重門的機關，却在庭心中地上，有甚麼石珠的，不知可是此間？」紅衣向庭中一看，那中央一塊石板鑿的二龍搶珠，細看這顆珠當真像個活動的，便將三指撮住這粒珠，只一旋，但聽得插兩响，那兩扇門一齊開放，心中大喜。原來門內有七根鐵條，只消將珠左旋，這鐵條便自互相貫穿，任你千斤之力，休想開得；只要將珠右旋，自能縮入門內。紅衣引領衆美娘來到藏門殿上，也是上七層階石，轉過一鵝頸灣，又是七層階石，便自殿旁側門。原來這殿，却是藏經之處，兩旁十具經廚，砌在牆內，藏着五千零四十八卷藏經。那守殿僧人名喚妙禪，却是維那善禪僧的師兄，年已半百，他的本領寺中算他二等之首。只因近來生瘡疾，尙未全愈，自古道：老來怕瘡，今日正在發抖，聽得人聲嘈雜，知道地穴中，必然失事，那衆美娘怎生到此？要想擰扎起來，正是英雄只怕病來磨，兩腳顛個不定，勉強支撐，下得禪床，那知紅衣已到面前，喝聲狗彘驢看刀，妙禪將身閃過，他折轉來一刀，攔腰削來，妙禪頭暈眼花，那裏躲避得及，手中又無寸鐵，可憐空有一身武藝，死在一個婦人之手。那紅衣娘殺了妙禪，正要奪門而出，叫聲阿呀，却到了盡頭之處。原來這殿，只有進來的一個門戶，並無出去的門，周圍都是石壁，便對了衆美人道：「爲何沒有出的門戶？」薛素貞也不知曉，紅衣着了急，想出一個主意來道：「我聞得僧人私營巢穴，往往門戶暗藏，佛像背後，並壁廚之內，此間並無佛像，只有十具經廚，莫非機關在此，只不知那具廚中却是門戶？」衆美娘爭來看，只見皆是合歡廚門，捧壽字花紋，四周皆是蝙蝠，中間每廚分爲十格，按着天地玄黃千字文的號頭，其中盡是經文，放得緊緊實實。衆美娘道：「這個裏頭怎生走得過去？」紅衣仔細看去，看到第三具經廚兩旁，似乎有縫的樣子，看別具廚的周圍，與隔牆交界之處，皆有一線微塵，惟有此廚的周圍，並無絲毫塵跡，便大喜叫道：「門在這裏了。」衆美娘走過來看，紅衣指着說道：「你們細瞧此廚，四圍牆界之處，並無塵痕，明係時常開啓之故，只是不知怎的開法？」看官其實那有一個暗

門，祇須把上面刻的一隻蝙蝠旋轉，其門自開。紅衣那裏知曉，便把刀搗經廚，却早撥動門門脫去，那具廚便呀的開了開來，好似一扇尺許厚的金漆門兒，衆人跟了紅衣出了藏廚，又是上下七層階石，轉過一灣，前邊便是屋門殿到了，遠遠的光聽得兵刃相接之聲，叮叮噹噹，吶喊連天。不知爲着何事，莫非他們已殺入地穴而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雲陽生斬非非和尚 養孟嘗破金山禪寺

却說這金山寺的地穴，非非僧用盡心機，造得十分周密，曲折灣環，左旋右轉，隨你英靈，那裏知曉。東西南北，連前後左右的大路，都沒分曉。他過一殿，就有兩個鵝頸灣，左灣右曲，忽上忽下，我先交代明白。那屋門過去，便是金門，爲地穴中的出入之所。這金門的上面，便是方丈裏頭禪房之內，房內的禪床，就是金門殿的門戶。當時紅衣娘來到屋門殿前，聽得嘶殺之聲，輕輕走到門邊張看，却是兩個和尚，在那大殿上比較刀鎗，一個年近三十，生得紫臉高顴，眼如假目，凸出眶外，身長九尺，手執一條鴨舌點鋼鎗，十分驍勇，那個黑臉和尚，生得闊口短鼻，眉眼都是倒掛，身軀八尺，向開手執一柄板刀，有六七寸闊，三尺多長，約算也有五六十斤。兩個正在你一刀我一鎗，殺得高興。這使鎗的名喚天靈僧，那用刀的叫做雲雁，都是非非僧的同鄉，倚爲心腹，故此命他二人鎮守屋門，關大殿。殿上供一尊達摩祖師，兩旁立着威武架，插着十八般兵器。地穴中的殿除了聚美堂，要算這殿頂大，是非非僧閑來無事，操演武藝的所在。紅衣暗想：『這兩個惡僧，有些利害，不若先傷去一個，省得許多氣力。』便覷定得使鎗的，颯的一箭，正中咽喉。雲雁見天靈僧忽然倒地嚇了一跳，早見一女子徧體絳紅，手執單刀，已至殿上，大喝：『大胆婆娘，擅敢漏網，到殿上暗傷師兄，我與你勢不兩立！』大脚步趕將過來，惡狠狠舉起那柄小門也似的板刀劈來，紅衣躲過一旁，還刀便刺一僧一女，在殿上往來廝殺，戰有十來個回合，紅衣暗

想不宜久戰，恐他有幫助到來，便得空閑，又將那箭兒發去，正中雲雁的肩窩，那柄板刀，便捏他不住，紅衣趕上一刀，送往西方極樂世界去了。紅衣娘要尋出路，却是沒有門戶的，暗想：必在佛像裏頭，便將那尊達摩祖師推時，却又推不動的。薛素貞道：「莫非不是這裏。」紅衣道：「除了神龕之外，周圍都是石壁，那裏去尋出路？」林蘭英道：「姐姐何不連這神龕推推看？」紅衣道：「說得有理。」便將神龕用力推去，動也不動，遂順手向裏一扯，却呀的一聲，那龕子旋轉轉來，現出寬寬的一個門戶，衆人大喜，一齊出了屋門，關過過灣來，又是七上八下的階石，兜過了鵝頸灣兒，望見前邊金門兩字，那鎮守金門殿的和尚，名叫覺空，綽號叫做金頭陀，他是少林寺出身，當初少林寺有名五個頭陀，乃是金銀銅鐵錫，前時徐定標謀聘請的鐵陀淨空，這便是他的師兄。五人之中，算這覺空僧最高，生得身長一丈，頭大如斗，臉黃似蠟，眼若銅鈴，善用一根鐵方梁，有百斤沉重，正在殿上打坐，忽然心驚肉跳，坐立不安，正想起來，便一番拳頭活活血脈，忽見殿門內一個美娘進來，身穿絳服，單手提刀，柳眉上豎，星眼圓睜，大喝：「禿驢認得長安紅衣女否？今日爾等巢穴已破，惡貫滿盈，快些自把腦袋取下獻來，免得老娘動手！」覺空聽了大怒，暴跳如雷，喝道：「好個大胆婆娘，膽敢漏網到此，犯我金門寶殿，可知老爺利害！」便托地跳將起來，綽了那根百斤重的鐵方梁在手，搶步過來，迎頭一下，好似泰山壓頂，紅衣見來勢凶惡，將身偏過，覺空的鐵方梁，十分快捷，早已折轉來，兜心點去，紅衣將刀一格，趁勢閃過一旁，還手一刀，刺個毒蛇進洞之勢，大叫覺空僧慢來，把鐵方梁叮的分開，二人戰了數合，紅衣知道難以力勝，賣個破綻，跳出圈外，將袖中的小小箭兒，望他心窩射去，只聽得插的一聲，把個覺空僧做了個穿胸國和尚，那枝七寸長袖箭，實在當胸，前後都露出梢頭，說也希奇，好個狼天狼地，少林寺有名的金頭陀，胸前只多了這筋子般的東西，便立脚不定，大叫一聲，嘴裏的血直噴出來，一交跌倒在地上，兩隻腳好像擂鼓一般的亂擡，便伸直了動也不動，紅衣見了，知他仍到來的地方去了，便招呼林蘭英等，一式的狹街，兩扇朱門，銅環齊備，素貞道：「姊妹這裏出去，諒來就

是外面了。紅衣心中甚喜，却未曉這門的機竅，也是壽數註定；從來好箭的都傷在箭上，今日紅衣一時粗心，要緊想出此門，便把銅環扯住，向內拉時，其門甚緊，遂用力一扯，那兩扇門啣的一聲，一齊開了。不防門中颯的一箭，射將出來，紅衣叫聲阿呀，要想躲時，奈何地方甚狹，也是做就的，再也躲不過的，況且那箭應門而出，所以這箭正中在右脅之上，把內腎射傷。紅衣強忍了跳出門來，我且按下。正所謂一口難言兩處，這裏紅衣娘在內動手，一殿殿一門門，破將出來的時節，那外面徐鳴皋同了衆弟兄，在大雄寶殿與衆和尚廝殺。鳴皋見那和尚越殺越多，一層層圍裹上來，這些小和尚被衆弟兄也殺死了無數，只是這幾個上等的職事僧人，難以傷他，想着紅衣在裏頭，不知怎樣了，我們豈可只管混戰，逐奮起神威，大吼一聲，把降龍僧一刀劈去半個天靈，死在一旁。一枝梅把摩雲殺死，衆僧人全無懼怯，越法拚命的併力。正在殺得難解難分，忽見非非僧提了個禪杖，走上廟來，衆英雄盡皆胆怯，非非僧大叫強徒，你得猖獗，俺來送你們往西方而去，便把手內禪杖一舉，正要動手，鳴泉偷看，那雲陽生忽然鼻孔內射出兩道白光，宛然矯龍掣電，直射到非非僧面前，合殿僧俗之人，無不驚呆，駭然寒慄，這白光一閃之後，便無影無蹤，這非非和尚，却沒有六陽魁首，却又作怪，那屍體仍舊立而不倒，這枝禪杖依然在手，只少一個腦袋。衆僧盡皆失色，衆英雄個個氣豪胆壯，看官凡事只在一個風頭，莫說廝殺，就是人的運道，商賈的生意，也在一個風頭，若然店內虧本，弄得人也沒有興頭，轉出那的念頭，件件反背，店內時常不到，倒去碰和輸錢，就越走越不好起來，只要風頭一順，做著一着好生意，就此扯起順風篷來，人也高興了，精神也好了，轉出來的念頭都是下料，九着連往來的人，都加意尊重他的了，就此興隆發達，只在個一風陣頭，就是讀書人的功名，天時的雷雨風雲，大都如此。看官不信，但看那碰和著棋猜謎，這些遊戲之事，都有風頭。今日金山寺的和尙初起的時候，銳氣正盛，後來一見非非僧忽然腦袋不見，便都心驚胆裂，這邊衆英雄見首惡已除，其餘的便不怕他了，所以精神倍加，本事也大了許多了，一齊併力向前，狄洪道飛鏢傷了烈火頭陀，一枝

梅刀斬了催風和尚，徐慶劈殺疾雷僧，羅季芳鞭打獅吼，楊小舫劍砍閃電僧，徐鳴皋殺死地靈僧，鐵鋼僧兩個，王能李武把小和尚亂敲亂打，這些光頭怎當得鐵棍，打得個腦漿迸出，衆英雄一齊動手，刀斬劍砍，鞭打拐敲，殺得衆和尚向內四散奔逃，衆英雄分頭追趕，其中只說徐鳴皋羅季芳二人，殺入方丈而來，善禪僧回身，又殺一陣，那裏能抵他兩個，也被鳴皋殺死，便趕到禪房裏面，却並無一人，擺設盡是精雅，朝外一隻紫檀禪床，桌椅皆象牙嵌鑲，上掛名人書畫，檯上供着許多古玩。鳴皋道：「大哥，這裏一定非非的臥室，你看他如此的陳設，我雖爲維揚首富，反不及這賊禿。」弟兄二人正在看視，忽見那禪床上面頂板自己活動起來，向下面落將下去。鳴皋道：「這也奇了。」便將雙手把頂板托住，往下一看，叫聲大哥快來！不知下面是什麼東西，且看下面分解。

第三十回 徐鳴皋焚燒淫窟 林蘭英父女團圓

却說徐鳴皋托住頂板，往下面看時，下面透出亮光來，張見一個門戶，只見紅衣從裏面跳將出來，心中大喜，便叫聲：「紅衣姐姐，小弟在此！」羅季芳聽得，便把禪床周圍的鐵柱毀斷，鳴皋便把頂板豁喇扯將下來，拋在旁邊，那床面便落到底下去了。原來這兩扇門與禪床遙連的，非非僧每要到地穴中去，便坐在禪床上面，一手轉動機關，這床面往下沉落去，這兩扇門自開放，那上面的頂板落在禪床面上，依舊一隻好好的禪床，頂板上也有席子鋪着，所以全看不出破綻，他要出來時，便坐床上，下面也有機關轉動，這床便自升將起來，那兩扇門也自關好，便已到上面禪房之內。今日紅衣不知這個道理，硬開了門，所以有箭出來着了道兒，去撥動了機關，那禪床便落下來，恰巧鳴皋看見，也是天數，不然難開此門，仍難出來，鳴皋等再也尋不着地穴的門戶，除非把這寺院盡行拆毀方能得見，其中豈非鬼使神差當時紅衣見了鳴皋，只叫聲：「徐英雄，地穴盡皆破了，衆女人却在這裏，我却身受致命重傷，與公等來生再會的了。」說罷，把箭扯將出來，鮮血直冒，嗚呼，數千里跋涉來

到江南，成此一件大功，可憐死在此節。鳴皋跳下面，見紅衣已死，十分悲悼，不覺流下幾點英雄淚來。遂到裏頭，喚此衆美娘，問內中可有林蘭英、蔣英聽得，便應聲而出。鳴皋將林達山夫妻記念的話頭說了，蘭英十分感激，拜叩了幾拜，便把紅衣下來，如何一層層破出，亦虧薛素貞指點，細細告訴了一遍。鳴皋便問衆美娘等，共有幾人？薛素貞道：「總共八十三人，幸得英雄相救，若能回轉家中，定當厚報！」鳴皋便叫羅大哥，你可尋一張梯子來，好讓他們上來。」季芳暗想道：「那裏去尋梯子？只得出來東張西望，看見左首一隻斗母閣，便跑進把一張木扶梯，硬扳下來，拖到裏面，大喊老二梯子來了，就照准禪床的孔內直豎上去，鳴皋倒嚇了一跳，說也真巧，這扶梯不長不短，不闊不狹，配在這裏，恰巧正好。鳴皋便叫衆美娘陸續上去，季芳看見衆女子魚貫直上，連絡不斷，禪房內擠不下，都到方丈裏去，便大笑起來道：「和尚到有這許多老婆，怎的應酬得及？」衆女人聽了，面上都紅了。徐鳴皋下面聽得罵道：「匹夫！你不得囉哩，快取個火來！」季芳便到方丈裏玻璃燈內，把掛的單條在油內蘸着，點得旺亮，趕到地穴中來，鳴皋便與他兩人就在裏面聚美堂上，把火點着，一重重都放起火來，連衆美娘的房頭，總共點着，其中只可惜許多東西，盡皆付之一炬。二人過一殿燒一殿，直到外面，把紅衣屍首抬了上來，便把扶梯推了下去，將床頭板蓋好了禪床，由他下面去燒。恰好得衆兄弟把和尚殺了，去七八逃的逃了，死的死了，寺內並無一個光頭，衆英雄都到方丈裏來，雲陽生亦到，見紅衣身死，大家悲傷不已。雲陽生道：「且慢，你們休學那兒女態，可知官兵便要到你，你們可曉得那個知客僧，早已逃得出去，豈不往鎮江府裏擊鼓爲今之計，快些叫衆美娘各自回家，這寺內寄的上好棺木也不少，拿一具來安殮了，何家妹妹，我便帶了他回轉長安而去，你們也好就此走了。」鳴皋道：「紅衣爲我而死，我當親自送到長安，豈可有累老師？」雲陽生道：「你又來了，你若空身儘可去得，若帶了棺材，倘有人查問起來，你還是讓他們捉住，還是撇了棺材而去？」鳴皋道：「萬一人看破，我情愿一死。」雲陽生把手搖着道：「此話你題！此所謂輕如鴻毛，大丈夫一死當當。」

泰山，徐兄究竟未能免俗。『鳴皋被他說得無言可答，反覺慚愧起來，便道：『敬違師命！』雲陽生便叫王能李武，揀好取了一具上等杉枋，把紅衣安殮就命他二人扛着來到江邊，叫了一號舟船，安放船上，便與衆人作別，下了舟船，自回長安而去，丟過不提。再說徐鳴皋吩咐衆美娘，各自回家而去，若遠的，只到外面去等候官府到來，自有章程送你回去。衆美娘千恩萬謝，向衆人叩頭拜謝了。衆英雄單單帶了林蘭英，在山下僱了一乘小轎，吩咐抬到北門外張善仁旅店，轎夫答應，抬了蘭英去了。衆弟兄也自動身，回到寓處，我且慢表。却說這知客僧至剛，見雲陽生鼻中沖出白光來，非非僧頭已落地，他便知道今日寺院難保。我們都是刀頭之鬼，他就在這個機會，一溜烟逃出門，走到鎮江府報信，只說：『畫影圖形捉拿不到的釋徐德鶴，這一班凶首，屢次到寺中尋鬧，今日不知那裏聘請白蓮教餘黨妖人一同到來，白晝行兇，殺死僧人無數，方丈和尚，被妖人所殺，如今十分危急，求大老爺作速會同官軍，前去救護僧人，捉拿兇手。』我便到姑蘇報與王爺知曉。『那知到了蘇城，那甯王恰巧三日，前返駕江西，造離宮去了，至剛回轉鎮江，知金山寺已破，地穴盡皆毀燒，兇手逃亡之事，遂一路上江西，報與甯王知曉。這裏鎮江府莫太守，却是兪謙的門生，當日慢吞吞移文總鎮衙門，調起五營四哨，來到金山，天色已晚，只見寺前無數美娘，到裏面看時，滿寺的死和尚，並無一個活人，只得出來帶了這班婦人，回轉衙門，審明居處，行文各處，着家人來領，一面吩咐把寺院打掃，衆和尚俱依佛法，一概火葬了。那一面備了文書，把以上之事，申明撫院，一面着追究兇手，却不過敷衍而已，並不十分緊急。那金山寺後來有個戒行僧，知能和尙來住持了寺院，重新改造。從此變爲清靜道場，直到如今，代出高僧，爲天下聞名的座香門頭，此是後話。再說徐鳴皋，同了衆弟兄，回轉張家店中，林老老過來拜謝了救命之恩，鳴皋題起紅衣娘中箭身亡，大家嗟嘆了一回。到了來日，一枝梅要告別衆人，到北京訪友，叮囑鳴皋不宜在此居住，作速往別處而去。鳴皋等再四挽留不住，只得治酒餞行，洒淚而別。一枝梅去後，衆弟兄也即動身，辭了張善仁，一路由南京入安徽而去。路上無話，總

不過渴飲饑餐，朝行夜宿，到了一處好山好水，便留戀不去，住只十日半月，或熱鬧所在，就攔一月兩月，皆不一定，只以鋤惡扶良爲念，所以行了半載，尙在甯國府地方。其時正值七月天氣，甚是晚熱，那一日來到太平縣城，這太平縣知縣姓房名明圖，是個無賴出身，與太監劉瑾實賤之交，那劉瑾本姓孫，也是游賴博賭棍，故此認識，後來劉瑾貪得走頭無路，自己悔恨起來，把雞巴割去，却不會送命投奔劉太監名下，遂冒姓了劉。這劉瑾心性狡猾，善于諂佞，武宗寵任，後來他便弄權起來，甯王宸濠知他有權，遂與之交結，那明圖走此門路，做了一個太平縣知縣，豈知不到一年，劉瑾事敗，磔死，只因有個忠心太監，叫做張永，皇上也信任他的，命他征討叛逆，得勝班師，遂與御史楊一清設計密奏武宗，說劉瑾通同反叛，皇上准奏，奉旨抄家，金銀珠寶，富並王侯，家中私藏鐵甲五千副，刀鎗火器不計其數，還有八爪金龍蟒袍，武宗大怒，遂命分裂其身。其實與宸濠私通，却是有的，所以明圖沒了靠山，心中大懼。此時宸濠反蹤尙未明露，遂走甯王門路，乃得保住前程，當時接到甯王密旨，囑他查拏殺死替僧，毀滅勅賜叢林一班大盜徐鳴泉等八人，遠有不識姓名一人，皆有圖畫年貌，房知縣一心要奉承甯王，派出通班馬快，心腹家人，不惜重金，購取眼線，在各門各處要隘地方，嚴查細察，倘有到來，務必獲，恰巧鳴泉等弟兄到此，幾乎沒了性命。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太平縣弟兄失散 石埭鎮故友相逢

却說徐鳴泉同了衆弟兄，由江南一路而來，甚是太平無事，只因蘇州巡撫俞謙，鎮江府莫太守，南京侍郎王華，都是忠良一黨，名爲查察，實是具文。常言道：『上頭不打緊，下頭就鬆了。』所以衆英雄自由自在。那知到了安徽地界，就漸漸的緊起來。今日太平縣裏，非比平常，十分緊急，進出的個個要掛號，給付執照，方可出入。那些招商飯店，皆要查明來歷，日夜有人巡查一切，菴堂寺觀，民戶人家，若招就不明來歷之人，罪同窩盜一般。衆弟

兄那裏知道？一日來到太平城北門之外，尋了一家客寓住下，當夜辦有人來查問，見了衆兄弟，有些疑心，到了明日清早，遂暗招呼做公的帶了眼線，在對門一爿點心店中，等候鳴泉等走出門來，早已認明，果是這班兇手到了。晚上房知縣親自帶了民壯馬快城守官兵，共有二三百名，各執長短傢伙，軟鞭鐵尺，鈎鑷留客住，右營城守老爺常德保，帶同曲曲牙將，手提大刀，坐在馬上，先命軍士把寓所團圍住，房知縣坐在店門外面，兩邊護衛，弓上弦，刀出鞘，德保吩咐衆公人馬快協同牙將捕班悄悄來到店中。這客寓乃是樓房，鳴泉等弟兄都在後面樓上，當時正值二鼓以後，衆兄弟睡的睡了，只有王能李武兩個在那裏着棋，徐慶立在旁邊觀局。徐慶最是細心的人，聽得街前街後好似有馬蹄之聲，正在疑心，忽聽得樓下一派脚步聲響，便在樓窗內一看，但見擁進數十個公人馬快，知道不妙，便到裏邊叫聲：『你們快走，有人來捉我！』王能李武推去棋盤，衆弟兄一齊驚起，那民壯馬快已搶上扶梯，一聲喊拿強盜，把鈎鑷留客住，亂鈎亂搭，衆人着了慌，無心抵敵，只望着樓窗外直竄出去，到了屋上，又見外面官軍團圍着，手中都是弓箭，向樓房屋上雨點般的射來，衆弟兄在睡夢中驚醒，故此心慌意亂，便顧不得他，各自望着四面竄逃。一時間，鬧得衆百姓個個驚慌，人聲鼎沸，那民壯馬快搶到客房裏來，只見他們如燕子般，向樓窗外飛出，一齊擁上前來，只拿得三人，其餘都是走了。將他們繩穿索綁，帶下樓來，房知縣見衆強人上屋逃遁，指揮軍士馬快分頭追捉，鬧了半夜，只是無影無蹤，只得帶了三人並店主人等，回轉衙門，立刻升坐大堂，將三犯推上來，喝令供招。那三人是誰？一個是羅季芳，一個便是王能，俱各直認不諱，那一個却是隔壁房間裏的客人，其時正要安睡，聽得許多人趕上樓來，他便出來觀看，所以一併拿來，及至帶轉衙門，坐堂審問，弄得昏頭昏腦，不知爲着何事。房知縣教他供招，只得說道：『小人姓王家，住婺源，向在南京貨庫內做店，今春回家娶婦，過了三月，如今到店中去做生理，昨日住在店中，聽得人聲熱鬧，只道是強盜打劫，急忙出來一看，卽被拿住，帶到此間，都是實情，只不知小的犯着何罪？』房知縣情知錯拿，便喚開客

寓的上來問：「這姓王的可同這班強盜一起來的，還自獨自一人？」那開客寓的，嚇得戰戰兢兢，忙道：「不是，不是，他們一總七個，是前日來的，這姓王的客人，是昨日來的。」房知縣吩咐交保釋放，將王羅二人收禁監牢，開客寓的窩藏強盜，將客寓封閉，一面行文甯國府溫太守，奏知藩部，且說衆弟兄四散奔逃，從此分開，直要到後園書中，在江西相會。就中且說徐鳴皋，逃出天羅地網，不見了衆人，獨自一個，也不知東南西北，一路而來到天明，望見前面都是高山峻嶺，沿山走去，有市鎮到來，只見市梢頭一家小小酒店，腹中有些飢餓，便到裏邊坐下，看那櫃檯裏坐着一個婦人，抱着一個孩子，在那裏哺乳，雖是金釵布裙，生得美麗非常，却有些面善。酒保搬上酒菜，一頭吃，一頭便問酒保：「此地喚做什麼地名？」酒保道：「前面的這高山，叫做石埭山，這裏喚做石埭鎮。」那婦人聽了，便一雙眼只對着鳴皋，上下身的看，鳴皋吃了一回腹中飽了，只是天氣甚熱，赤日當空，好似火的一般，暗道：「如今往那裏去，好又不知衆兄弟在何處，不知可曾被他們拿住，別的還可，只是這羅獸子放心不下。」一頭想，一頭伸手便向袋中摸時，叫聲阿呀，銀兩都在寓中，身旁並沒分文，身上只有一件貼肉單衫，便向酒保道：「我來時要緊，忘帶銀兩，別的物件都沒有，單帶得只把單刀，又要做防身器用，沒奈何，權且記在帳上，我回來還你。」酒保道：「咦，我又不認得你姓張名李，家住那裏，知你幾時回來，一頓來酒菜上吃三錢多銀子，若要個個像你，我們只好將店門關將起來。」鳴皋是個財主性情，從來不曾聽過這等的話，便道：「依你便怎樣？」酒保道：「沒有銀子，只消押頭就是。」鳴皋道：「也罷，把口刀放在你處，同時要取。」酒保把手搖道：「不行，不行，這把白鐵刀不值一錢銀子，我要他則甚，你却不把身上紡綢短衫，權且擺一擺，明日就要來贖去，過了三天，我們小本經紀，要賣了進貨的。」鳴皋聽了，又慚又惱，正是龍逢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大欺，弄得進退兩難，只見那婦人開言問道：「客官府上那裏高姓大名？」鳴皋道：「在下姓王，乃維揚人氏，只因與個朋友同往江西，銀兩都在他身旁，昨日朋友走失了路，故此沒有在身。」酒保哂道：「方纔你說來時，忽忙忘記

帶了，如今又說在朋友身邊，分明想白吃東西。」鳴皋見他只管言語相侵，不覺着惱起來，把手掌在桌子上敲了一下，那碗盞都跳將起來，白吃你的，順手一個巴掌，打得酒牙齒都落了兩個，捧着臉望外就跑。恰巧有一人走進店來，酒保道：「開店的來了，這個人白吃了東西，還要動手打人！」那人聽了，一直走進裏邊，見了鳴皋，納頭便拜，口稱：「徐恩公，幾時到此？」鳴皋細看此人，認得是揚州城隍廟後街的地方，方國才，喜道：「你却怎的在此？」那方國才便叫阿大娘，爲何你連這恩公都不認識，快來拜見！」巧雲早走到裏邊，向鳴皋拜了四拜，說道：「方才見伯伯進來，原來有些面善，後來聽他口音，却像揚州口氣，心上原疑是恩公，只是身上服色不對，我想怎的到此地來，及問起姓名，又是姓王，你若晚來一步，幾乎當面錯過。」國才吩咐酒保，快些端正酒飯，只揀好的多買幾樣，趕緊燒起來，自己便去燙了一大壺酒，切了一大盤牛肉來，伴鳴皋飲酒，巧雲也在橫頭坐下，夫妻二人殷勤相勸，便問恩公怎生到此？鳴皋便把上年將李文孝以後之事，直說到昨夜寓在太平城北門外旅店，露了風聲，半夜拿捉，以致衆弟兄失散，獨自一個來到此地，細細說了一遍。那酒保已把餚饌燒好，無非魚肉鷄鴨之類，擺了一檯，鳴皋問起：「方國才，你却怎的在此間開引酒店來？方纔看見尊嫂，有些面善，再也不想不到是你。」國才道：「自從那一日蒙恩公搭救回到家中，恐怕李家見害，夫妻二個，逃出維揚，想起有個從堂叔叔，在此石埭鎮開這酒店，遂投奔到此。我叔叔單只夫妻二人，並無子女，見了十分歡喜，故此安心住下。不料今春，老夫婦相繼而亡，我就替頂了他的香烟，抱頭送終，安殮成禮，就開了這引酒店，到上有些生意，去年十月，又生了一子，皆出恩公所賜。」二人說了一回，用過了飯，方國才吩咐酒保好生做生意，不可出口傷人，冒犯主顧，便陪了鳴皋，到石埭鎮東西遊玩。這石埭鎮雖是鄉村，却也熱鬧，一邊靠着高山，一邊近臨溪水，清風習習，流水蕩蕩，走了半日，只見前邊一座酒樓，十分氣概，鳴皋道：「此地却有若大酒樓。」方國才挽着鳴皋的手，走上樓去，不道弄出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石壕山強徒作窟 望山樓義士施威

却說這引酒館，叫做望山樓，却是三開間，三進樓房，共有十八間房子，蓋造得梁雕棟畫，金碧輝煌。方國才同了鳴皋，走到裏邊，只見左邊櫃檯內坐見一個漢子，生得豹頭虎項，像條好漢，右邊十幾個伙家，燒的燒，切的切，烹調得五香撲鼻。上了樓來，只見座頭清雅，桌椅皆是柘木紫檀，壁上名人書畫，簷頭掛着出級排鬚六角紅紗燈兒，二人就在沿窗坐下。國才便叫擺一席上等酒餚上來，跑堂的答應下來，不多時，搬上酒席來，杯盤碗盞，都是瓜楞五彩人物，筋子都用象牙，餚饌海陸全備，十分齊整。鳴皋問道：「此間一個鄉鎮，怎的有此大酒樓？」國才道：「恩公有所不知，這引望山樓不是平民百姓開的。」鳴皋道：「莫非官長開設？」國才把眼梢四面一瞧，輕輕說道：「也非官長所開，却是這裏的綠林大盜開此酒館，以爲往來歇息之所，並且探聽各路事情。」鳴皋道：「如此說來，竟是黑店了。」國才道：「也非黑店，酒菜到也公道，並不難爲主顧，有時山寨裏出去做了買賣回來，就在此間犒賞嘍囉頭目，樓上樓下，坐得滿滿的；若遇百姓們到來飲酒宴客，並不來囉呢。」鳴皋道：「這強盜倒還義氣。」國才道：「也不是義氣，這石壕山東南西北方數百里，山中有四位大王，都是力敵萬人，帶領着七八千嘍兵，在此行劫，過往客商，或出去打劫，不論府城縣城，路遠路近，只要打聽有幾家大富戶，就發出頭目嘍兵，在此望山樓聚齊，扮作百姓模樣，出去行劫；只有一件好處，惟這裏石壕鎮，却不驚動，這山周圍鄉村，也倒安靜，住的人家也沒有富戶，所以倒不聽得打劫。若是到山中去打柴射生，都不妨事，只是山寨裏不能上去罷了。」鳴皋道：「如此大盜，官府何不勦除？」國才道：「那個官員不認得他四個，都是如兄若弟，只願他不來尋事就夠了，還敢勦除他？」鳴皋道：「天下有這等事，真是貓兒怕鼠，掃盡威風，閻羅怕鬼，暗無天日的了。」國才道：「恩公不知這強盜脚力甚大，朝中結連權要，前時也有清梗的官員，定要勦滅山寨，上司都不理他，他

使自己帶了官軍到來，打又打他不過，不料未滿一月，立刻削職，永不用署；那識時務的，都只當不知，落得私下與他往來，還你前程安穩。」鳴泉道：「我想朝中大老，豈肯與強盜往來，聽他指使？」國才道：「恩公又來了，當初蔡京、童貫與宋江往來，不是權臣與強盜交結麼？我還聽得有人傳說這四位大王，却是江西潘邠的心腹，那雷王、宸濠心懷叛逆，叫他在石埭山招兵買馬，積草屯糧，以便將來行事。聞得宸濠目今建造離宮，改銀鑾爲金鑾，改令旨爲聖旨，交通太監朱甯、張銳，用妖道李自然爲軍師，各處暗伏軍馬，實欲意圖不軌。恩公所破金山寺，就是明證。我想來或者此話不虛。」鳴泉聽了，不覺長嘆一聲，遂有去探潘邠之心。二人正在說着，忽聽得一片扶梯聲響亮，一連串奔上幾十人個來，爲首的一個大漢，身長九尺，橘皮臉，豎眉毛，豺目鷹鼻，年紀不到三十，頭帶月白紡綢夾裏京帽，身穿玄色大袖紗衫，下着錦文生絲花羅褲兒，腳上薄底靴，逕到前樓，靠窗坐了兩三席。國才指着橘皮臉的大漢，把指頭離着酒，在桌上寫「二大王」三字。只聽得樓下邊人聲擾攘，那大漢對了樓下，喝叫把這牛子綁在樹上，少停帶回寨中，聽大哥發落。鳴泉站起身來，向樓下一看，只見十幾個人把一個後生，綁在一株楊柳樹上，衆人也便上樓來飲酒。你道這後生是誰？原却是李武。鳴泉吃了一驚，並不做聲，心中轉定念頭，便對方國才道：「蒙你相待，足見高情，只是你先回去，少停我自回來，倘不回來時，亦未可知，你却休來尋我。」國才道：「恩公說那裏話？小弟一家仰蒙再造之恩，尙未報答，今日天賜相逢，來到這裏，且住一年半載，此間好得一箇，再沒公差到來查究，請恩公管叫放心，何故卻要便去？」鳴泉道：「人各有心，不能說與兄知道。你若看做我是個朋友，就此先請回府，後會有期，不然休怪小弟放肆。」國才知道他是豪傑胸懷，與人不同，即便應允，就向身邊取出一錠五兩銀子，說道：「恩公少停千萬過來，倘果有要事，前途聊爲路費。」鳴泉道：「這却使得，只是你自己也要使用。」國才道：「家叔在此多年，故此略有積蓄，恩公只管放心。」那方國才戀戀不捨，被鳴泉催促起身，只得深深作了一揖，說道：「小弟在家等候。」鳴泉還禮，把頭點道：「曉得。」方國才下

得樓來，會過酒鈔，走出店門，看那樹上的後生，又不像江南人，心中疑慮，暗想：『莫非恩公與此人朋友，如今要來相救，恐怕連累與我，故此打發我開去。』就便遠遠的立着觀望。再說徐鳴皋見國才已去，飲了幾杯，把銀子揣在懷中，立起身來，到楊柳樹邊扯出單刀，把繩割斷，李武看見鳴皋大喜，只見坐櫃的大漢喝道：『你是何人，敢來放他？』便大叫快來拿人，只一聲喊，扶梯上擁下一二十個人來，都向身邊拔取傢伙，趕上前來。鳴皋叫聲賢姪仔細，那先到的一個，將刀便向鳴皋照頭劈來，鳴皋將身一側，趁勢將刀奪住，飛起一腿，那嘍兵那裏經得起，便直擡出去，說時遲那時快，鳴皋奪過刀來，一手授與李武，二人殺將起來，把這些嘍兵頭目，切葱切菜一般，櫃檯裏的大漢，見勢頭不好，就櫃檯裏扯了一條鐵棍，托地跳到街心，樓上的橘皮臉二大王，在樓窗上望見這些小頭，不是他們對手，旁邊綽了一把撲刀，從樓上跳將下來。鳴皋知他兇勇，便來敵住，讓李武去抵櫃檯內的漢子，四個人分爲兩對兒，廝殺，那些嘍兵頭目，不敢上前，只在旁邊吶喊助威。戰到十幾個回合，那二大王一刀砍去，鳴皋賣個破綻，將身做個雀地龍之勢，那刀落了空，趁勢側身進步，把那刀盤頭旋轉來，一刺正中二大王腰內，削開脊肋，連肚腸肝肺落了出來，却死在旁邊。櫃內的大漢，見了知道不佳，便虛幌一幌，跳出圈子，向西市梢一溜烟走了。李武提刀追趕，被鳴皋叫住，那些嘍兵頭目，四散奔逃，店中的伙計，都望裏亂攢亂躲。鳴皋便問李武：『你怎的却被他們拿住？腹中飢否？可知衆兄弟怎樣了？』李武道：『一言難盡，肚中實是飢餓得緊。』又晚了，如今到那裏去好？』鳴皋道：『我們且上樓去飲酒。』李武道：『只怕那些強人少停大隊到來。』鳴皋道：『我正要勸滅這班賊子，他若來時，省却我到山寨裏去。』二人便復進店中，李武自去動手，擡了一大盤酒餚，到樓上坐下飲酒。鳴皋道：『你見李芳可曾出來？』李武道：『雖不曾見得清楚，大約衆位師伯師父都出來的。』只是東西亂竄，大家失散了罷。』鳴皋聽了，心中略寬，便問：『你在那裏被擒？』李武道：『小姪逃出重圍，不知東南西北，一路亂走，直到天色將明，見一所古廟，東坍西倒，並没人影，遂到裏邊歇息，不覺睡熟了，及至醒來，已

被縛住，只見十幾箇強人將我身上搜索，被他收出兪大人的銀牌，衆強人正要把我解上山寨，行不多路，逢着那橋皮臉的，帶了十幾個強人到來，衆人都叫他二大王，便把銀牌與他看了，他說這兪謙與王守仁一路都是我王爺的對頭，他專派人在外陷害我們，此人定是羽黨，須要聽大哥審問發落，遂把我帶到此地。」鳴皋道：「如今銀牌那裏去了？」李武連忙下樓，在那二大王身邊取了拿上樓來，二人飲了一回，正要商議行止，只聽得人喊馬嘶，果然大隊強人到來，不知鳴皋同李武怎生抵敵，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徐鳴皋力斬五虎將

飛龍嶺火炸五雷峯

却說這石塋山裏有個峻嶺，叫做飛龍嶺，就是強人的巢穴，周圍都是堅壘，共有四十二個墩臺，裏邊寶子城，忠義堂，豎起替天行道的大黃旗，盡學梁山泊宋江的行爲故事，爲首的叫做飛天虎馬天寶，他的祖父從過朱亮祖學得鬻龍鎗法，世代傳流，至馬天寶把這條鐵鎗，使得出神入化，強參勝祖，有萬夫不當之勇。第二個叫做斑斕虎馬天壽，是天寶胞弟，使一把撲刀，雖不及乃兄，也是一員上將，便是在望山樓殺死的橋皮臉漢子。第三個最是利害，力大無窮，姓張名大力，手拿四齒虎頭鉤，好似海船上的大鐵錨，相仿，使發了，憑你千軍萬馬，他只管沖出沖進，只是一件但有蠻力，毫無智謀，生得黑臉身長，獸頭獸腦，人都叫他瘋魔虎，好比老虎發了瘋，無人制得他的意思，那第四個叫做白額虎下英，因他生過白癩瘋的症候，恰巧額角上一大圈皮肉，雪藉也是白的，故有這個虎名，善用金背大斫刀。這四個頭領，擁着七八千嘍兵，數十個頭目，在石塋山飛龍嶺招兵買馬，打家劫舍，他們結義兄弟，共有五人，那一個就是望山樓掌櫃名叫兩脚虎朱錦春，在石塋山開設酒館，爲山寨中耳目，探聽一切事務，亦便山寨中憩息之所。這五個歹人，都是留藩府中李軍師密訪收羅，命他們在石塋山中暗伏軍馬，以便將來舉事，所以這般胆大妄爲，越弄大做起來，也是正德皇帝福大，宸濠不能成事，遇着這個

太歲，一朝斬盡絕滅，豈非天數！當時兩脚虎朱錦春，同了幾個敗殘嘍兵小頭目等，逃回飛龍嶺來，正值三位兄長在忠義堂飲酒用夜膳，慌忙上前告知前事，小頭目也把山神廟中拿住俞奸官羽黨一名，名叫李武，身旁有銀牌爲證，後來便接着朱錦春的話頭，那飛天虎馬天寶聽了勃然大怒，料想劫李武之人，便是徐鳴皋。錦春道：「我也這般疑心，看他面貌正與畫圖彷彿，口音又像揚州，諒來正是此人。」張大力站起身來道：「我們快去與二哥報仇。」馬天寶咬牙切齒，白額虎卜英摩拳擦掌，那馬天寶便叫：「孩子們只揀精壯舊勇，點二千人馬隨行，其餘命各頭目各守疆界，鎮守寨棚，如有奸細到來，堅守休出，只把亂箭射去。」吩咐已畢，各人帶隊伙上馬，引着一千馬隊，飛也似趕來，出了山寨，馬天寶傳令叫張大力，同了卜英，從西山路抄去，自己同了朱錦春，却彼東山路而來，兩面夾攻，各分五百人馬，吩咐衆嘍兵一路小心，恐他漏網，火把亮子，照耀如同白晝，好似飛雷掣電的馳來。徐鳴皋在望山樓，聽得遠處人馬之聲，向樓窗內一望，只見左右如二條火龍，在東西兩市梢擁將過來，便叫：「賢姪你只跟定了，我與他們混戰，不可捉對兒混殺！」李武應聲曉得，鳴皋燈火吹滅，二人提刀在手，暗伏樓窗裏面，不多時，那西邊的人馬先到，爲首一條好漢，坐在馬上，手舉四齒虎頭鉤，面如鍋底，身穿黑甲，好似一座冲天爐一般。來到樓下，大叫孩子們上樓搜檢，那嘍兵跳下馬來，爭先上樓，鳴皋道：「這黑斷馬後燦的傢伙，約來二百多斤，料想此人力大無窮，若不先除了他，倒難措手。」想定主意，從樓窗內，望那黑斷馬後燦的跳將下來，脚尖尙未着地，手起一刀，把張大力連肩夾背，斫爲兩段，衆嘍兵大叫「三大王被傷」，卜英在後看得分明，揮動大刀來戰鳴皋，李武也從樓窗竄到街心，衆嘍兵併力上前，只是街道不寬，怎的一齊動手，不過虛張聲勢，正在交手，東邊人馬也到，馬天寶聽得張大力身亡，好似火上澆油，怒氣填滿胸膛，把馬一拴，直衝上來，舉起羅龍鎗向鳴皋胸心便刺，鳴皋起刀照架，覺得十分沉重，暗想這個又是勁敵，那兩脚虎也到，五人在望山樓前，一場惡戰，只殺得天昏地暗，星月無光，直殺到四更天氣，個個汗流夾背，尙無勝敗，只其李武漸漸的支持不來。

鳴皋見他刀法漸亂，心中想道：「若不先傷一個，難取勝！」便向身邊摸出一件法寶，你道徐鳴皋有甚法寶？他生平正大光明，暗器從來不用，有甚麼法寶？今日事逢危急，想出一個計較，殺到其間，那馬天寶一鎗刺來，鳴皋將身向楊樹後一閃，便把方纔方國才送的那錠銀子，拿在手中，照準馬天寶劈面打來，那天寶一鎗刺了個空，幾乎擱牢在楊樹上，慢得一慢，那錠銀子撲的正中面門，打得眼前黑暗，疼痛難當，正要兜轉馬頭，徐鳴皋的手段何等快捷，跳起來一刀，已到前心，通了後背，屍身倒下馬來。李武見鳴皋得手，氣力加倍，下英與朱錦春見大哥身亡，心慌意亂，欲想逃遁，却被自己馬軍住阻，只得喊聲：「孩子們，稍開隊伍！」鳴皋知他要逃，他那裏還肯放你？奮起神威，大叫一聲，把朱錦春斫去一腿，那兩脚虎變了獨脚虎，坐不穩鞍轡，撞下馬去，被鳴皋一脚，踹在胸前，實因力氣太猛，人字骨踹得粉碎，把心肺都踏了出來，口中鮮血直噴，死於地下，下英吃了一驚，架開李武單刀，把馬一捨，向對河竄去，那知這溪河甚闊，馬已戰乏，那裏跳得過去，只聽得撲隆一聲，連人帶馬跌入溪河，鳴皋恐他赴水脫逃，搶過盪龍鎗來，等着下英，將起來，照准腦袋丟去，好似捉魚人的魚叉，又魚恰巧攢在胸前，鮮血冒出，水面泛起紅來，衆頭目嘍兵見寨主盡傷，誰敢抵敵，逃的逃了，有逃不及的，下馬跪倒在地，叩頭乞命。鳴皋喝道：「要性命的，丟去刀鎗，下馬俯伏，方饒性命！」即問山寨中還有多少強人？嘍兵道：「不瞞好漢，說寨主都死盡絕了，山寨裏只有六七千嘍兵罷了！」鳴皋吩咐引導，與李武騎了馬，天寶張大力的兩匹好馬，一路來到飛龍嶺，天色已經明亮，那嘍兵招呼守寨之人，快些開了寨門，大王們盡皆傷了，如今投戈解甲者免死，那守寨的頭目，聽得自己人喊叫，大王已死，正是蛇無頭而不行，亂紛紛傳遍合寨，嘍兵投戈卸甲，大開寨門，跪在兩旁，口稱願聽新大王號令。鳴皋乘馬進寨，來到忠義堂上，坐在居中，李武按刀立在一旁，吩咐傳合寨嘍兵頭目，不多時紛紛跪在堂下，鳴皋吩咐把庫內金銀糧食，盡行照冊拿將出來，先把糧米裝在馬匹之上，上插一面旂兒，寫着賑濟貧民四字，限今日完備，作速驅下山岡，由馬自走而去，把銀兩分派嘍兵，好生各自回去。

行換業，做個良民百姓，若再犯前愆，盡殺不赦！眾嘍兵歡天喜地，諾諾連聲，自己也取了些金珠路費，與李武帶了路費，一面吩咐取酒餚過來充飢，那合寨嘍兵忙個不了，紛紛動手，至日落西山，諸事定當。這馬匹共有二千餘騎，各馱糴米運出山來，自有村民取去。方國才那裏，也叫李武尋去送些金銀與他，又傳言山寨勦平，糧馬叫百姓取了我一言，丟過這裏，鳴皋見諸事定妥，吩咐山寨裏放起火來，霎時間紅了半天，嶺前嶺後一齊燒着，那知惹出了一件禍事，寨中嘍兵陸續打發下山，只存一百餘個小頭目，替鳴皋縱火，從寨前燒起，一直退到後邊，却是一引平陽縱橫二里之地，前樓山寨後靠峭壁，四圍無路可通，只有左邊一個高峯，可以盤到山前，鳴皋見寨中盡皆燒着，時過三更，露水甚濃，便同李武并百餘小頭目，到前邊峭壁之下，林子裏站着，暗想好片操場，那怕一萬八千人馬在內操演，外面毫無知覺，好天生就與強盜用的，正在觀看，忽聽得山崩海嘯，震天震地的一聲響亮，只見左邊的那個高峯，驟然炸裂，衆人吃了一驚，要覓袋子到來救他性命，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霓裳仙救鳴皋李武 山中子劫羅德王能

却說左邊這個高峯，卓然獨立，好似一個人形，上有五個雷字，高接青雲，這字約莫有丈許見方，鑿得筆力剛勁，龍蛇飛舞，人力焉能及此，因此喚做「五雷峯」，俗又叫「丈人峯」。峯旁繞着有路可通，外面馬天寶每操畢兵馬，自己弟兄，并扈從人等，從後寨門而進，衆嘍兵都由五雷峯畔繞道出來，今日前後寨門，一整燒得火焰一般，那知忽然青天裏起個霹靂，隨後好似天坍地塌，一聲響亮，那座五雷峯炸裂開來，只見萬道火星，向半天直烘上去，震得衆人耳都聾了。幸虧山石都向上飛去，還未傷人，只見把出路陷成一個窟窿，兀自火焰飛騰亂射，鳴皋等正在心驚膽裂，只道強人暗藏地雷，今日燒着了藥線，故有此災，那知又是一聲響亮，陷中飛出一件怪東西來，身長二三十丈，粗似城門大小，似龍非龍，渾身火焰天矯，空中盤旋飛騰，勢若翻江攪海，到處石裂山

崩，樹木盡皆燒着，右滾左俊，忽見鳴皋等人馬，一聲長吟，張牙舞爪，向峭壁下直滾過來，鳴皋大叫：「今番吾命休矣！」有幾個頭目，立在前面的，衣服已經燒着，都望林子裏亂攢進去，那知樹頭上青烟直冒，幾幾乎燒着。正在十分危急，毫不容髮之間，衆人自問必死，忽見峭壁上面下一個人來，却是美貌佳人，遍體雪素，好似個白衣觀音，下面金蓮三寸，瘦不盈指，頭上挽一個朝天髻，一手又在腰間，一手指着怪東西，喝道：「孽畜，擅敢傷人！說罷，口中吐出一道銀光，猶如金線掣電，向着怪東西頭上直射過去，霎時間豁喇喇一聲響，那銀光不見，這怪東西落在陷中去了，頓時風也靜了，火星也沒了，只聞山寨中必必叭叭的燒着，望那陷中尚有青烟火焰，向上竄燎，衆人都呆了，皆以爲神靈相助。只聽那女子旋轉身來，向林子裏叫道：「內中可有維揚、賽孟嘗、徐俠士在否？」鳴皋聽得，連忙走出林來，跪下，連聲：「不敢，揚州徐鶴、蒙聖母救護，尙望留下尊號，弟子終身敬禮，難報萬一。」李武同了衆頭目，也一齊跪在後邊，個個叩頭不迭。那女子嫣然一笑，叫道：「鳴皋賢姪，你還認得我麼？」鳴皋抬起頭，殊昧生平，暗想我並無年輕姑母，便道：「鰥生愚昧，未識高深，還望明示。」女子笑道：「你不記得去年九日登高，句曲山飲酒事乎？」鳴皋恍然大悟，便道：「莫非霓裳師伯姑母麼？今日到來相救弟子，恩德如山。」心中明白，就是那日句曲山上，這個標緻書生，忙問道：「那日還有二位，却是何人？」求指示。」霓裳道：「那年老的，便是你大師伯玄貞子，這中年帶范陽、甌笠的，差是六弟山中子也。」鳴皋道：「現今二位師伯何往？」霓裳道：「大哥還是去年分手，六弟自二月往終南山採藥，要修合坎離虎龍丹，至今都未曾會過。」鳴皋道：「此丹可是九轉還魂丹，服之便可白日飛昇。」霓裳道：「非也，這龍虎丹，只能煉劍成丸，吞吐自如，久之功高道進，也可長生不死，自古神仙有七十二修真之法，要皆千難萬苦，豈靠此一粒丹丸，便可得道成仙，談何容易，我苦修四十餘年，尙是個凡夫俗子，像我大哥的功行，庶幾乎與地行仙相似。」鳴皋道：「師伯怎知弟子遭厄，特來相救，莫非袖裏陰陽算定？」霓裳子道：「過去未來之事，只有大哥知曉，我方纔從六安

州經過此山，看見漱石生的徒孫李武，武匹馬到方家酒店，我隨後跟到裏邊，他們不會見我，我却聽得明明白白，知道你除了大害，爲朝廷萬民出力，後來望見五雷峯炸裂，知這孽龍定出傷人，故此到來除了。」鳴皋道：「道強盜在此多年，怎的不死傷他？」霓裳道：「你不見這五雷峯上五個雷字，人工可能鑿否？當初有個惡人死後，變成僵屍，僵屍變旱魃，旱魃再變爲火吼，火吼化成了這條孽龍，混身火焰，到處廬舍蕩然，民居遭厄，田禾樹木焚燒殆盡，上帝大怒，勅命三條烏龍與雲佈雨、冰雹、冰牌戰於空中，又傷了無數人民，禾稼豈知這孽龍利害，那烏龍戰死二條，其一逃歸東海，恰遇仙官經過看見，遂生了上替天心，下救百姓之心，念動真言，命黃金力士擒住此龍，鎖在丈人峯下，上畫了五雷符印，所以這孽畜不得出頭，今日却遇了火年火月火日火時，外面凡火感動了雷火石中火，這孽龍本身的火，與空中火合成一氣，一齊發作，符神逸去，山峯炸裂，這孽畜乘機而出，今日除了此害，又解師姪之厄，一舉兩得，不亦快哉！」言畢，說聲後會有期，前途保重，平空而去。鳴皋站起來，十分感歎，看看天色已明，火尙未熄，却從那裏出去，有幾個頭目說：「右面要到寨外，只隔一隻城角，今已燒得七男八落，只倒塌數丈，墊了下去，就好接腳出去，若要等火熄滅，恐怕還要一週時哩。」鳴皋道：「有理，快些與我動手！」衆嘍兵頭目七手八腳一齊上，不多一會，把火焰撲滅了一長條，大家越過了這火焰山來，鳴皋吩咐嘍兵頭目人等，從此各安生業，切勿再做強人，衆人叩首謝了各自分路下山。鳴皋、李武二人，也不回石隸鎮，便一路向江西而去，後來衆俠會江西方纔說起，如今先表羅季芳與王能兩個，那日在太平城外旅店之中聽得官軍到來拿捉，王能見衆人向樓窗出去，正要跟着走，却被一個撓鉤鉤住，衆人鉤纏鎗留客住，一齊上來把捉住，那時羅季芳尙未出得房門，那外面的人如潮水般進來，撓鉤好似竹牌般的伸來，季芳慌了手脚，又見衆弟兄皆去，要想將鞭照架，那裏來得及，也被衆公人拿了，房知縣帶轉衙門，審問明白，收禁監中，過了幾日，接到寧王旨意，羅德乃啓蚌肇事第一個要犯，務要解上江西藩邸，路上却要機警，因他們黨類甚多，恐防劫奪，房明圖接

了旨意，十分擔心把羅德王能打入二具囚車，吩咐右營城守，帶領部曲牙將，叫了二號大船，二百官軍，扮作商人模樣，在四更時分，悄悄的將囚車押解下船，一終當心護送，若得太平無事，此功非小。果然人不知鬼不覺，一路安然。那一天將近鄱陽湖畔，時光尚在未末申初，也是季芳王能命不該絕，忽然發起風來，舟人稟道：『常將軍這樣大風，前面鄱陽湖到來，不能行走。』常德保吩咐停在鬧熱所在泊了，他是小心之故，恐怕荒野之所有人來劫，那知恰巧撞着這個七煞，這羅季芳雖被拘禁囚車，他却要長要短，大呼小叫，看守他的幾個軍士，也算晦氣，被他烏龜忘八不離口的罵，又是要犯，不敢難為，只得就依順他些。那知季芳蒸在船上，許多人圍着，熱不過，要吃起西瓜來。軍士笑道：『這裏却沒買處，只好河水將就些罷。』季芳大怒狂吼起來，將身一跳，連囚籠都幾乎拆開，嚇得軍士們慌亂，常德保恐怕壞事非同小可，連忙親自過來，低聲陪笑說：『好漢西瓜實是沒有，我去買些酒來，請你慢慢的飲酌可好？』季芳只怕軟工，他就發不出火來了。那知一番攪擾，早驚動旁邊一隻小舟，舟中有人聽得這聲音，好似羅季芳這獸子，便向船窗內望去，見囚車中兩個犯人，一個正是季芳，一個後生却不認得，暗想：『我不救他，誰人來救想他們一定解上江西，我自自道理。』一宵已過，來中五更，常德保吩咐開船，來到鄱陽湖中，忽見刺斜裏一隻小船，扳動雙槳，飛也似過來，船頭上立着一個英雄，頭帶捲邊涼帽，身穿大袖黃羅衫子，下面玄色兜褲，又搭藍布纏腿，足登一雙絲穿線扎翻山過嶺薄底梭鞋，腰懸龍泉寶劍，大喝：『賊官留下犯人，放你過去！』看官這個便是徐鳴皋師伯山中子，從各處名山採藥回來，昨夜聽得羅季芳被擒，特來相救，不知如何動手，且看下同分解。

第三十五回 朱宸濠獻美人巧計 唐子畏繪十美圖容

話說太平縣右營城守常德保，解着羅德王能來到鄱陽湖，忽然軍士稟報，說有強人攔阻，連忙走出船頭。

望，只見上首裏一葉扁舟，飛也似趕來，船頭上立一個大漢，年紀約有四旬，生得秀眉鳳目，相貌威武，三綰清鬚，飄揚胸前，口中叫收篷，常德保暗想此人真好膽大，諒你獨自一人，總有本領，也不懼你，吩咐扯足風帆，命手下部將，弓上弦，刀出鞘，准備抵敵。霎時間各將校齊至船頭，兩船並着，鎗刀密佈，山中子見了大怒，腰間扯出劍來，向空中一撩，只見化成一長虹，在半天盤旋，好似有靈性的一般，望着官軍船上直落下來，嚇得大小將校兵丁，個個亡魂喪胆，俯伏下來，但聽得豁喇一聲，把二枝桅檣連帆一齊砍去，這兩隻船在湖中滴溜溜旋轉，那些舟人嚇得忙向艙底下亂攢。常德保目瞪口呆，只是發抖，山中子大叫：『要性命者，把犯人送過船來，若是遲了，你們的腦袋照帆檣一樣！』常德保回顧左右道：『你們把來放快些！』部將等諾諾連聲，忙將囚車打開，將羅德王能送到船頭。德保道：『請二位好漢過船去！』那羅季芳同了王能，只道鳴皋等前來劫取，那知只見一隻小船，離開三丈之遠，船頭立着一個英雄，其餘只有幾個舟子，並無他人，弄得全然不解，仔細看他，似乎曾經見過，只是再想不出何處會來，正在遲疑，那小船已到船邊，那人便叫：『馱子認得我麼？快些過來！』季芳同了王能，跳到此船，那人指着城守說道：『今日饒了你們性命，叫你寄信好藩，從此休害忠良百姓，若不改過，早晚取他首級！』一面說，一面船已去了。常德保見船已去遠，吩咐船人快把舟船進港，船人連忙攢出來，下槳搖櫓，進了港內，停歇下來。德保道：『如今怎的了？莫說功名丟掉，而且性命難保，不如回轉太平，再作道理。』內有一個牙將說道：『老爺又來了，房太爺早已詳文府裏，八百里加緊申奏，寧藩况且已入江西地界，俗云醜媳婦不得見公婆，還是到王府據情實奏，或能未減。現在李自然執掌重權，王爺寵任他們，到了江西，先見軍師，打算千金禮物，求他在王爺面前說句好話，或有挽回，若是回轉太平，一定請入囚車，原船奉送江西。』常德保道：『說得有理，我也嚇得昏了，准定依你行事。』遂即整理帆檣，停了一日，來到南昌，謁見李自然，把以上之事說明原委，先送上二百兩銀子，只因事出意外，未曾多帶銀兩，若能保得前程，一准補千金壽禮。李自然原係個江湖術士，

豈有不貪財物當時一口應承，叫他後日進見，我自_有道理。德保謝了出來，在左近住下等候。且說那寧王久懷篡逆之心，又見武宗是個英明之主，故此不敢明露，不過假行仁義，收羅謀勇，命了心腹之輩，各處廣招英雄好漢，暗暗招兵買馬，積草屯糧，分佈各省，自從那年到了姑蘇回轉，得了李自然，縱談一日，宸濠大悅，知他深通謀略，熟讀兵書，精曉天文地理，能知禍福陰陽，以爲諸葛重生，劉基再世，封他爲軍師之職。自然相他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將來可以效學那太宗的燕王的故事，又教他建造離宮一座，按定乾坤八卦，定能身登九五，宸濠無不聽從。又使心腹之人，各省偵探機密，聲勢逐漸廣大，寧王每慮正德皇帝英明，不比建文君懦弱迂儒，李自然獻上二計，寧王問那兩條計策自然道：「第一條揀選十名才美雙全，天姿國色的女子，命樂師教習歌舞，起先教習禮貌，又命老妓教習勾引媚態，眼角傳情，吐詞風雅，打扮得濃妝淡抹，俊俏風流，又命丹青妙手，繪成圖像，送進京都，武宗見了，定然收入宮中，預囑這十個女子，務要蠱惑聖聰，耽于酒色，此乃范蠡獻西施計也。」寧王道：「朝臣諫阻不從，美人奈何？」自然道：「所以有第二條在此，自從劉瑾敗事，目今宮內，只有朱寧、張銳二人邀寵，他兩個又與千歲往來，如今各送厚禮，囑他們從中吹拂，又教他婉轉引誘君皇，務使深居宮內，與朝臣隔絕，或有兵警飢荒，盡行撤起，只說太平無事，或有剛復朝臣，暗中設計中傷，日親日近，日遠日疏。三國時劉玄德如此英雄，到了東吳，也忘却了江山大事，此乃蔽明、鑄聽之計也。」寧王大悅，遂命各處廣選美色，千中選百，百中選十，十中選一，始而各府州縣選了若干，到司道處，十中止選取二三，再到大臣處，十中又選取二三，再經內官選十中，又取二三，最後寧王親選，共只百人，各賜筵席。逐一細看，試其才能體態，一切舉動，揀了十個美人，真個是天姿國色，傾國傾城，一面命教習歌舞禮貌，風流體態，一面命內官孫進，到姑蘇徵召名士唐寅，繪十美圖容，那唐寅是個有名解元字伯虎，號子畏，別號六如居士，丹青妙手，七步成章，爲人放誕風流，不修邊幅，日與管駒、良、唐香山、祝枝山、張夢晉等一班名士，隱于詩酒，疎狂玩世，癖性偏愛桃花，居處遍種滿栽，到三月時，花紅如錦。

綉叢中，遂名其居里爲桃花塢。那日奉了寧王徵召，同了內官孫進，來到江西南昌府藩邸，把十美容貌，臨摹得維妙維肖，個個如生，只少一口氣便是活的。後人遂附會唐伯虎的畫幅人物能走動，禽鳥能飛去，皆是無稽之談，不過是寫生妙手，名重一時，實有曹吳之技。寧王大悅，欲留住唐寅，許他高官顯爵，那知他不羈成性，到了王宮，猶如鳥入樊籠，把那錦天綉地，當做劍樹刀山，那裏肯爲官出仕。寧王無奈，只得賜了他金銀綬疋，放他回轉家鄉。李自然趁此機會，來見寧王，說：「犯人羅德王，能在鄱陽湖被黨劫去，現有太平縣右營城守常德保，到來請罪，呈上銀牌兩塊，原來却是江南巡撫俞謙所爲，上有各人姓名，並除奸鋤惡四字，分明這俞謙廣羅亡命之徒，分佈海內，專與千歲作對，實要防備。况王守仁前稱死於江中，那知也是俞謙之計，把王守仁藏在衙中，詐傳投江而死，及至劉瑾事敗，就保舉王守仁復任，反加升賞，豈非都是他的人謀好詐？」寧王聽了，咬牙切齒，大罵：「俞謙我與你何仇，你只是與我作對，若不殺你，誓不兩立！」那常德保却得饒幸無事，回轉太平，一言丟過。這裏寧王又得着了石塘山被滅的消息，越發憤恨俞謙。過了兩月，十美人教習完全，遂命官人裝飾得花團錦簇，翠繞珠圍，揀了百名美麗宮娥，即整備二十四號大船，停在南昌城外，選了吉日起程，徧繞南昌城內外誇耀遊行。預先半月，各府州縣，頒發令旨，准合軍民人等縱觀一日，哄動江西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那個不要看絕世美人船的。船車的車，遠遠近近，都到南昌城一廣眼界。預先兩日，已竟熱鬧非常，街上挨擠不開，那些江湖做小生意的人，盡來趁此貿易，各店家門前都做了檔木，恐防擠壞櫃檯。到了那一日，南昌城裏城外六街三市，各店鋪懸燈結彩，茶坊酒肆，客寓飯店，家家擁擠不開，九流三教，走江湖赴會場的，自不必說，真個行者摩肩，立者並足，吁氣成雲，揮汗若雨，好不興頭。寧王身坐凌霄閣上，衆嬪妃陪着宮娥宦官侍立兩旁，傳旨太監侍衛保護十美出宮，排齊全副轎駕樂工執事人等，那十位美人，坐在龍鳳沉香轎上，前行二千五百御林軍，最後二百四十乘騎驍尉殿後，看的人聽得遠遠號筒吹起，個個伸着頸遙望，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楊小舫窮途逢義友 周湘帆好俠結金蘭

却說江西城內，有個俠士，姓周名仿，字湘帆，祖上也是功臣之後，到了湘帆手裏，他就學做商賈，在西門外開設磁器舖，只是癖愛武藝，摹拳棒，小時便喜弄鎗使棍，他父親在日，見他年紀雖小，膂力過人，便延請名家教他武藝。湘帆生性聰明，一學便會，到了弱冠之年，從七八位有名大教習，學得一生武藝，蹀躞如飛，拳法精通，十八般軍器，件件皆能，尤善能用飛刀，腰間常帶一個飛魚袋，內藏十八把柳葉刀，無論飛禽走獸，逢着了，他也算降氣，只消隨手丟下，百法百中，最喜結交江湖上好漢，故此父母去世，幸虧兄弟周宏善子持籌握算，賣買精明，湘帆就把店事家務，一切和盤託出，都是兄弟執掌，他却做清閑無事養神仙。終日游玩，遇見不平之事，便要硬出頭，人都懼他武藝高強，為人義氣，因此地方一帶，頗有名聲。只是外面少些閱歷，未經遇着異人，聞人講起劍客，心懷傾慕，苦得無處尋蹤，因此時刻放在心上，到處留意。那一日，在一家古董店中閑坐，忽見一人走入店來，生得相貌魁梧，像個英雄模樣，只是衣衫頗形潦倒，口叫：『店主人，小可有一口寶劍求售。』便在腰間扯出來，放在櫃上。那掌櫃的接來一看，仍就放下道：『客官這是雌雄劍，兩把插在一鞘內，故有陰陽面的，你若單有一面，却沒人耍。』那人道：『小可只爲失散了同伴，故欲尋訪朋友，沒了盤費，劍是果有一對，欲留下一口防身，如今沒奈何，只得一起售了。』掌櫃的道：『不妨，你若防身傢伙，小店裏儘有，只要揀一把尋常佩劍，那種一兩八錢的，也可用得的了。』一面說着，那人已把那口劍，連這鍍金嵌寶的鞘子，一並取下來。掌櫃的細細看過，便問：『客官這劍要賣多少銀子？』那人道：『我是家傳之物，不知價值，聞得先君說起，值銀百兩，如今減去二十兩，售你八十兩銀子。』掌櫃的把劍插在鞘內，雙手放在櫃上說道：『來不及來不及，却要倒一個頭來，與你二十兩足紋，蓋毫不得加增。』那人聽了，面有難色，湘帆站在旁邊聽他們交易，暗想道：『此劍非是尋常，就把鞘子看

來，鏤嵌得何等精工，諒來是個舊家子弟，此人縱非劍客，定是一條好漢，如今流落異鄉，我何不結識他，做個朋友，常言道：恩愛夫妻，患難的朋友，大凡英雄豪傑，在落劫之時，容易相與，若到風雲際會，魚龍得水，就難尋着他了，今日不可當面錯過。」連忙問道：「仁兄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人道：「小弟姓柳，名葉舟，姑蘇人氏。」問了湘帆姓名居址，湘帆說道：「仁兄莫非嫌其虧價？」那人道：「非嫌價小，實因可惜。」湘帆道：「仁兄自不當鋪中賈了幾兩銀子，後日便可贖取。」那人道：「無如這兵器不取，所以躊躇。」湘帆道：「既然如此，上燕雀內，皆是兄弟，區區何足掛齒，但是小弟却未帶在路邊，有勞貴步，到寒舍奉上。」那人大喜道：「多承美意。」湘帆同他辭別了店主，一路說着閑話，來到家中，二人進了書齋坐下，家人送過香茗，湘帆便吩咐備酒，那人再四堅辭，湘帆道：「柳兄何必過謙，常言出外一時難，秦瓊賣馬，子胥吹簫，自古英雄也曾困乏，小弟生平最愛的朋友，柳兄若要尋訪同伴，不嫌褻瀆，就在舍下盤桓。」二人說着，家人搬出酒餚來，你斟我酌，說得投機，講起武藝拳勇，一切江湖上事情，大家合意，湘帆心中大喜，知他是俠客，後來問起寧王作爲，湘帆說道：「過惡多端，收羅勇士，暗伏軍兵，自從得了李自然爲軍師，反情更露，私建離宮，凌雲閣，寵任一個禁軍總教頭，叫做鐵昂，仗勢欺人，無惡不作，那王府裏頭變成會試的武場，天下的勇士被他收羅了不知多少，豈有不想造反的道理，將來正德皇帝，有些危險，聞得江南有徐鳴皋，羅季芳等一班豪傑，暗助朝廷，翦除他的羽翼，十分了得，這老奸恨如切骨，却又恐怕他們的劍術，裏外防備，十分戒嚴，如今又廣選美人進貢，無非蠱惑君心，想謀計江山天下，吾兄江南人氏，定知這班豪傑的詳細，可好說與小弟聽聽！」那人道：「蒙兄萍水相逢，如此錯愛，小弟何敢深隱，我實姓楊名濂，字小舫，與徐鳴皋，金蘭結義弟兄，實因寧王各處畫影圖形拿捉，故此相欺，望兄休怪。」湘帆聽了，喜得如獲異寶，連忙跌開椅子，翻身便拜，小舫還禮不迭，湘帆便叫把殘餚收了，快到興隆館中，挑一席上等官饌。

來小舫道：「承兄見愛，只是尊管們還須守口，不然又恐有累仁兄！」湘帆道：「楊兄只管放心，小弟有句不知進退的話敢說麼？」小舫道：「沈兄休謙，但說無妨。」湘帆道：「弟意欲鴉隨彩鳳，與兄結爲手足，將來附於驥尾，情願執鞭隨鐙。」小舫道：「兄說那裏話來，承蒙不棄，是極妙了！」湘帆連忙吩咐擺上香案，就此結爲昆仲。湘帆年小，呼小舫爲兄。少頃重擺酒席，二人飲酒談心，小舫說明自己出身，後來遇見徐鳴皋，到蘇州還揚州，並鳴皋季芳一切初起的事，後來到鎮江茅山破金山寺，直到太平縣，衆弟兄失散，獨自一人逃了出來，身邊銀兩無多，早已用盡，東尋西訪，一月有餘，却一個都沒有看見，又恐被他們拿住，所以來到此間，暗暗打聽，聞得捉住兩個，在鄱陽湖被人劫救，故此略略放心。湘帆聽了，喜得手舞足蹈，說道：「兄長見過劍仙，却是何等樣子？小弟想慕已久，可能得見？」小舫道：「也與常人一般，不過他劍術利害，爲人義俠，也是凡人，直要將來修成正果，方爲劍仙，却又不肯來管凡間之事，那個真就尋他不見了。如今賢弟要見劍客，只要弟兄們常聚一處，總有見面之時。」湘帆道：「小弟原是閑身，久欲遍遊天下，只恨無伴，今得兄長到此，真乃天賜與我，就此居住我家，朝夕可以聚首，同你尋訪各位兄長到來，即便一同出去，相助兄等一臂。」楊小舫正在進退維谷之時，遇見了湘帆，如此好客，知他武藝高強，飛刀絕技，心中甚喜，又得了一個幫手，就此住在他家。光陰荏苒，不覺冬沒春初，開得那一日，寧王十美遊街，哄動江西各府州縣，南昌城內外，人千人萬，料想衆兄弟總有在此，到了這日，小舫同了湘帆，一早便到西門外一座大酒樓，叫做興隆館，遂到樓上沿街靠樓窗擺了一席酒，淺斟慢酌，打算吃到黃昏，看那街上時，晨光雖早，行人已是潮水一般，擁來擁去，好不熱鬧。酒館內的吃客，漸漸多起來，忽見上來一羣人，幾個武官模樣，爲首的一人，生得棗眉暴目，相貌兇惡，頭帶六楞綉花英雄羅帽，身穿玄緞密門短襖，英雄跳包，足上豹皮靴子，外罩大紅縐紗一口鐘，腰懸寶劍，其餘都是雄糾糾氣昂昂，來到前樓座中，早擺着兩席上等官菜，衆人坐將下來。湘帆指着披一口鐘的對小舫低低說道：「兄長你看此人，便是王府中的值殿將軍，叫做魯

大春寧王命他護送十美進京，這幾日同僚替他餞行，連日在此飲酒。小舫便問道：「王府中，多少能人可有無敵勇士？」湘帆道：「莫說勇士，那王府裏三教九流，智勇奇術，不計其數，只說頂頂好超超等，共有八人：一個叫鄴天慶，一個叫波羅僧，是個和尚，一個叫鐵背道人，是個道士，一個叫鐵昂，一叫般飛紅，連方纔的雷大春，這六個都是拔山舉鼎，萬夫莫敵。那鄴天慶與波羅僧，更加利害，刀鎗不入，鐵骨銅筋，還有兩個最利害的姊妹二人，一個叫余半仙，他的妹子余秀英，都是白蓮教的頭腦，能飛劍傷人，撒豆成兵，種種妖法，變化無窮。」正在說着，忽見扶梯上跑上一個人來，小舫直立起來，不知卻是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王守仁諫納美人 包行恭遵師下山

却說楊小舫舉目一看，不是別人，正是神箭手徐慶。心中大喜，叫道：「徐二哥！小弟在此。」徐慶看見小舫，便走過來，與湘帆見過禮，各人坐下。小舫道：「周賢弟，這位是徐慶兄長。」湘帆立起身來，又作了一揖道：「原來徐英雄到此，小弟久慕大名，無緣得見，今日天賜相逢，實為幸甚！」徐慶動問湘帆名姓，小舫把失散之事，各處找尋弟兄，遇見湘帆，蒙他仗義相留，結為兄弟，細細底說了一遍。便問徐慶幾時到此。徐慶道：「自從太平縣走了出來，再也尋不見你們，身邊又沒了銀兩，一路來到藥平，地界資斧用盡，只得暫理舊業。前月來至萬年縣城，看見寧王諭示，今日十美遊街，哄動江西全省州縣，我想弟兄們定然要來，或者遇見，不意果與賢弟相會。」三人一面談心，一面飲酒，大家說得投機十分得意。只見一個將校奔上樓來，叫道：「王爺旨意下來，召將軍押隊起行！」那雷大春同了一班將校，紛紛下樓而去，不多一會，街上人聲鼎沸，喊道：「頭隊執事已在前面來了。」只聽得遠遠鑼聲響亮，號筒攸揚，三人憑窗而望，但見遠遠的旌旗飄蕩，刀鎗耀目，為頭一匹馬上，坐着一個武將，生得狀貌怕人，兩條掛濃眉，一雙三角眼，短鼻闊口，露出兩隻獠牙，臉上一路青，一路黃，黑不黑，白不白，領

下亂嘈嘈，短短黃鬚，頂盔貫甲，手執一面大紅旗，足有一丈見方，中間栲栳大烏絨的青道兩字，那將官把旗麾動，向前旋轉而來。小舫道：「此人臂力不小！」徐慶道：「沒有六七百斤氣力，也掌不得這旗子。」湘帆道：「此人便是般飛紅，聞得他也是一個藩王手下的先鋒，後來張永、太監討平之後，他投奔到此。」只見隨後五百馬隊，馬隊過了，又是一個押隊將軍，騎一匹快馬，獨角虎爪，毛色赤炭一般，此人身長丈外，生一張長馬面，臉如重棗，目如電閃，三綰鬚髯，全裝披掛，手拿方畫天戟，足有碗口粗細，威風凜凜。湘帆道：「二位兄長，這個就叫鄴天慶，乃王府中第一個力士，稱爲無敵大將軍，他後面騎白馬的黑廝，便是他的徒弟，叫做鐵昂，現在禁軍總教頭，這廝最是可惡，仗了師父勢頭，寧王寵信，在外邊姦淫婦女，仗勢欺人，一言不合，就一脚一拳，傷人性命，百姓受害不淺。」只見隨後二千軍兵，都是明盔亮甲，個個山東山西的長大漢子，兵馬過了，只見全副器械執事人等，隨後一扛扛都是進貢的寶玩，兩旁侍衛保護着，約有數千扛，無非金珠古玩，奇技淫巧，名人書畫，綢綾緞疋，山珍海味等類。隨後粗樂細樂，童男童女，扮成戲名故事，隨後數十乘鳳輦中，坐着十位美人，花園錦簇，翠繞珠圍，異香氤氳，光彩奪目，好似瑤台仙子臨凡，月殿嫦娥下降，果然個個傾國傾城，丰姿絕世，真個環肥燕瘦，各擅其美，淡妝濃抹，各極其妙。說甚麼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看的人同聲喝采。楊小舫等三人道：「果然端的好。」只見十位美人過後，那香車上都是宮娥，宮娥過後，只見雷大春乘馬，昂然手提筆捻槍，領着二百四十騎隨殿後，後面跟的百姓，猶如潮水一般。只見人頭擁動，何止千萬，却不見弟兄們在內。三人飲過數杯，湘帆會了酒鈔，一同下樓，來到王府前游玩一番，遙望前邊一所高閣，上接雲霄。湘帆道：「這便是新造離宮內的，喚做凌霞閣，你看蓋造得沉香爲柱，玳瑁爲樑，瑪瑙爲砌，碧玉爲牆，珊瑚寶玉，鑲嵌珍珠，不知費了幾千萬銀子了。我想紉玉的鹿臺，也不過如是。」徐慶道：「此皆民脂民膏，卻不苦了百姓？」湘帆道：「我看奸藩心懷篡逆，欲效太宗故事，近來

李軍師用事，言聽計從，就是十美進貢，豈不是范蠡獻西施之計麼？就是這凌霄閣內，聞說機關甚巧，埋伏重重，宮內戒嚴得禽鳥也難飛進。」小舫道：「我們出城去看十美人下船如何？」徐慶湘帆都道：「甚好。」一齊同轉身來，出得城闕，但見碼頭擁擠得人千人萬，聽得雷將軍帶同驍騎，太監宮娥，保護十美人已下舟船，只聽三聲炮响，一棒鑼，二十四號龍舟開放那前面的百姓紛紛讓開，傳說無敵大將軍，同了般飛紅鐵教頭，帶領兵馬回城。徐慶道：「時候不早，我們明日再會了。」湘帆道：「徐兄說那裏話，來到了此地，難道小弟家中，只多兄長一個，還叫你居住客寓？」小舫道：「二哥何必客套，周賢弟也是我道中人，竟是一同往他府中，卻得朝夕相敘。」徐慶即便應承三人回轉家中，每日講論文韜武略，演習刀鎗拳棒，湘帆試演飛刀，徐慶試演弓箭，楊小舫也有一樣絕技，只是未曾出過手，你道什麼？却是一個流星鎚，他的索子，用羊腸做成，有二十四步長短，無論手拋脚踢，臂膝肩尖，皆能發出，在二十四步之內，百發百中，也算一件絕技。然而比了湘帆的飛刀，徐慶的神箭，卻相去遠了。徐楊二人就此住在周家，耽擱，直到後來徐鳴皋要三探寧王府，天下英雄俠士，大會江西，方纔提起。那雷大春護送十美人，開船動身，路上無話，到了北京，先見了東廠太監朱寧張銳，呈上寧王書信禮物。朱寧拆開書信一觀，却要他二人在武宗面前周旋好話，務要把十美收進宮中。朱寧只道此事必定成功，遂一口應承，把禮物收下。在天子面前奏知寧王恭敬朝廷，得了江西絕色美人，不敢自樂，進貢來京，又添上許多好話。武宗大悅，豈知各大臣知曉，到了明日早朝，雷大春俯伏金階，呈上寧王奏章，并十美圖容冊子。武宗正待觀看，却被御史王守仁奏上一本，說：「自古帝王寵納美妃，便是國家禍害，如夏之妹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吳之夷光，前車可鑒。寧王深受國恩，不思報效，却來進獻美人，蠱惑聖聰，罪安可逃！伏望聖明乾斷，將十美發回江西，處寧王以應得之罪，臣惶悚待罪！」等語。那武宗正德皇帝，原是英明之主，聽了王守仁一片忠言，頓時省悟，當時降下旨意，着雷大春將十美回江西，俾各人父母領去。寧王卻未去罪他，還算便宜。雷大春一場掃興，只得帶領美人回

轉南昌一奏知寧王。寧王雖恨守仁，只是沒奈何他，必中憂慮，從此叛逆之心愈急，日與李自然商議與隆起手，我且丟過一邊。書中却說雲陽生，自從金山帶了紅衣娘靈柩，不辭數千里跋涉，回到長安，將紅衣棺木安葬了，回到山中，那徒弟包行恭，迎接師父說：「丹爐火候已至。」雲陽生將江南之事，說與包行恭知曉，教他下山去幫助鳴皋等一班義俠，做些鋤奸安良的事業，得個一官半職，顯揚親名，留芳後世，或者同轉山中，再學何道。若不體念上蒼好生之德，行濟困扶危之事，豈得成其正果？包行恭道：「弟子本願平常，只恐幹不得事情。」雲陽生就在爐內，取了少許丹藥，叫他吃了。不多一會，頓覺精神煥發，身子輕了許多。雲陽生道：「你的技藝也可去得，如今吃了飛燕丹，城牆可以上下的了，只是牢記一切勿誤傷好人，並貪那財色二字。今日卻是黃道吉日，就此下山去罷。」包行恭遵了師命，回到自己臥室，把衣服等類，打成一個小小包兒，拜別了師父動身。行不到半里，只見前面一人叫道：「小包到那裏去？」行恭一看，卻是師叔傀儡生，便放了包裹，對他拜了四拜，說道：「師叔今日師父命我下山去幹功立業，不知何日再與師父相會。」傀儡生道：「本該如此。」一面說，一面把行恭看了一回，便向身邊摸出一粒丹丸，說道：「小包，你把此丸藏好了，後首若有危急性命須臾之際，把來吃了，可以免得災難。」不知包行恭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十八回

孫寄安爲財輕離別

沈醴泉設計拋錢銀

話說這傀儡生道術玄通，別承一派，能知前因後果，法術奇妙，只得尸解，方能成道。一切作爲，與人迥異，談論亦多異端，不知者以爲旁門左道，而不知仙家自有一脈傳流。當時見行恭下山，知他將來有難，故此贈他一粒丹丸。後來包行恭被陷瀋邸，幸虧此丹救得性命，此是後話。且說行恭拜謝過師叔，背上包袱，一逕下山，想道：「江南河處去蹤尋這班豪傑，既是我師父吩咐，諒來自能會見。想起襄陽城內有個結義哥哥，姓孫名寄安，自幼

相交，情同手足，他住縣前街上，今相別多年，何不到湖北尋訪寄安，再作道理？一路曉行夜宿，不一日，到了襄陽，進得城關，逕到縣前訪問，那知數年不見，人事全非，問來問去，並不知寄安下落，只得就在縣前一所客寓住下。那孫寄安原係富戶，幼年跟他父親，在蘇城開張藥材行生理，他的母親却是蘇州人氏，寄安生在蘇城，與行恭對門居住，自小同塾，遂結爲生死之交。後來藥材生意虧本，他父親收了店鋪，攜回湖北，包行恭也出外從師學藝，就此分離。不料寄安跟着父母，回轉襄陽，不上一年，父相繼而亡，寄安年幼懦弱，那族中伯叔兄弟諸人，欺他年幼，又是初到襄陽，毫無知交，幫助把傳下家產，瓜分奪取，寄安不敢較量，故此年年以來，漸漸拮据。妻室蘇氏，小字月娥，也是蘇州人氏，生得十分美麗，因勸寄安如今坐吃山空，還要繼着父親舊業，販些藥材到江南銷售，遂把住宅售與他人，東拚西湊，共得數百兩銀子，就在東門外租兩間房子，安頓了家眷，遂自販了藥材，到江南貿易，卻也有些占潤。這日包行恭正在東門閑走，恰巧寄安賣貨回來相遇，二人大喜，寄安便邀到家中，吩咐蘇氏同僕婦王媽媽準備酒餚，與行恭接風。弟兄二人細說別後景况，行恭不勝感嘆。寄安道：「賢弟何必跋涉遠途，不如就在舍下盤桓，亦可代愚兄照應家庭，我意入川買貨，不過月餘便回，那時同弟共往江南，一來途中有伴，二來兄弟相聚，你道好麼？」行恭道：「哥哥說得是，小弟遵命便了。」過了幾日，寄安帶了銀兩，整理行裝，吩咐妻子蘇氏好生看待叔叔，遂與行恭作別，到四川販買藥材去了。那蘇氏月娥，見行恭生得眉目清秀，少年英俊，時常眼角傳情，言語之間，雙關風語，豈知行恭是個俠士，不貪女色，豈肯作此獸行？只當嫡親娘子一般，見他如此行爲，暗想：「寄安是個懦弱的好人，怎地遇這淫婦？若照此終年出外營生，將來難免弄出事來，聲名還是小事，只怕要有謀害事來，我且做不知，等待寄安回來，勸他到了江南，把以前往來賬目收清，從此在家別求餬口之計，休到外邊賣買。」主意已定，便由他勾引，假作癡呆，終日到城中遊玩，晚上回到家中，便早安睡。光陰如箭，其時近歲底，還不見寄安回來，那一日行恭早上起身梳洗已畢，用過點膳，便到外邊去了。那襄陽城內，

有個惡棍，姓沈名醜，原係個官家之子，只是門景已舊，為人狡猾刁詐，最喜漁色，結交官吏，包攬詞訟，強占家產，無所不爲。人都叫他沈三爺，年紀約有三十，相貌本只平常，他却善于修飾，扭捏出十二分風流，若見了有些姿色的婦人，便千方百計，務要引誘到手。襄陽人與他取個混名，叫做攢洞狗子。那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沈三到東門外，尋個相識，正從孫家門首經過，恰遇蘇氏立在門前，沈三一見，便立住了腳，把他上下身細看，那蘇氏原是個小戶人家出身，乃見慣司空，見沈三立定了看他，他却並不羞澀，反把秋波送倩，笑迷迷對着沈三的眼風，與他射個正對，好似當的一聲，那魂靈早已撲到蘇氏身上去了。正在出神的時候，只見王媽從裏面出來，呼喚蘇氏進去。沈三想道：「這婆子諒來是備婦，我自自道理，與他相識。」回轉家中，一夜沒有睡着。到了明日，便至東門外孫家左右細細打聽，知爲孫某之妻。他丈夫出外生理，家中只有一個僕婦，別無他人。沈三就在左近茶坊酒肆閑耍。一日正在茶坊啜茗，見王媽買了些食物走過，沈三立起身來，把手招着，叫聲：「王媽，進來坐一坐去。」那婆子認得他，襄陽城內有名的攢洞狗，心中早瞧着三分，便走到茶肆裏來道：「大官人，在此吃茶，呼喚老身，有何貴幹？」沈三道：「王媽請坐了，用一杯茶。」便叫茶博士泡一壺茶來，王媽謝了坐下。沈三道：「王媽，你家主人寄安，兄在家麼？」王媽道：「主人到四川買貨去了，一月有餘，尙未回來。」沈三道：「王媽，你每月可有多少工錢？」王媽道：「不過三錢多銀子，甚是清苦。」沈三道：「真個苦辛工，想是他家人口不多，止服侍一位姑娘，倒還省力。」王媽道：「我原是貪他沒有小孩子，單只夫婦兩個，况且男人終年出外貿易，故此將就。近日雖多了個外客，是主人的義弟，叫做包行恭，不日要跟主人到江西去的。」沈三道：「王媽，我家中也用你，得着，不消做別事，只得服侍房下一人，現在的婆子，我嫌他龍鐘太老，明年王媽可肯來時，每月給你一兩銀子。」王媽道：「多蒙大官人抬舉，老身感恩不淺。」沈三便向身邊摸出七八錢一塊銀子，塞在王媽手內，說道：「你去買些點膳吃。」王媽道：「啊呀，常言道：無功不受祿，怎好領受大官人賞賜？」沈三笑道：「你只管收。」

了，我自相煩你處。」那王媽媽自幼在勾欄中出路，後來年老色衰，淪落無靠，遂爲人傭僕，是爲察言觀色，眼睛都會說話的。見沈三甜言蜜語，又送銀子與他，心中早已五六分猜着，便把那塊銀子遞還沈三，說道：「大官人請說明了，方可受領。」沈三把四圍一看，見別的茶客，還隔開幾張桌子，乃輕輕的說道：「媽媽，我老實對你說，只爲前日聽見你家大娘子，生得千嬌百媚，他只對我笑迷迷的，眼梢上送情，引得我神魂飄蕩，這兩日連飯吃不下去，日夜只是想他，媽媽怎地想個計較，使我與他一會，便重重的謝你，這些銀子，只算請你吃杯茶的。」仍就把銀子放在他手內，王媽媽笑道：「一杯茶要不了許多。」沈三笑道：「就算請你吃杯酒，也是一樣。」王媽媽笑道：「承蒙大官人好意，可惜老身吃了糯米湯都要醉的。」一面說，一面把銀子放在沈三面前，立起身來要走。沈三一把扯住了道：「媽媽休得取笑，你若嫌輕時，我明日先送你二兩銀子，此事只要求你作成。」王媽媽道：「大官人我老實對你說，這件事，你只丟開了，到省却許多空念頭，據老身看來，再也不得成功。」沈三道：「媽媽何以見得此事不成？」王媽媽道：「他是好人家的兒女，不比得章台路旁柳，花費了一兩八錢銀子，就好看身，要幹這事，第一要拚得用銀子，又要耐得住，慢慢買服了他的心，然後尋個機會，我從中幫襯，方可到手。我曉得你銀子雖多，只是量小，捨不得用的，所以說你再也不成。」沈三聽了，明知這婆子作難，遂向身邊摸出一錠三兩來，往一隻圓絲錠來，遞與王媽媽道：「今日委實沒有多帶，我的性情最是慷慨的，只要此事成就，一准謝你十兩銀子，決不上樓拔梯，過橋拔樁的。」王媽媽道：「大官人，我今日拿了你這錠銀子，把你二人勾搭了，莫說有朝一日主人回來，洩漏機關，把條老性命送掉，就是現在這個結拜叔叔，被他看破出來，他腰裏掛的那把劍，好不鋒利，削起銅鐵來，好像切豆腐干一般，好不利害，想我這條老命，就賣這幾兩銀子不成？大官人請收好了，我那大娘子在家等吃點心，再不去時，把他餓壞了。」說罷立起身來便走。不知沈醴泉可會想得到手，且看
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靚嬌容沈三思惡意 用姦謀蘇氏入牢籠

卻說沈三見王媽要走，一把拖住衣袖，說道：「媽媽休要難我；我只理會，決不負你，只是我心上熬不過去，求你設法成此美事，明日找你五兩銀子，事成之後，再謝你十兩，明日午後，我仍在這裏聽你回音。」說着把那塊碎銀子，連圓絲錠，一并塞在王媽手裏。王媽見他情急，只得接了銀子，說道：「大官人，我幹只與你幹，但是性急不來，卻要慢慢的想法子。這銀子，我權且收下，你有便，到此吃茶，我自會進來，你卻不要喊叫，被別人看見了生疑。若有路道，我便送你喜信，若是性急，只得原物奉還。」沈三道：「依你依你，總求你竭力便了。」王媽把頭點着，出門去了。沈三也自回家，看官那王媽原是老奸巨滑的度婆，這些拉馬做撮合山的勾當，是他本等，當收得了沈三銀子，暗想：「這宗財餉，落得受用，沈三這行子，是個慳吝之徒，待我慢慢收拾他，不怕不賺他二三十兩銀子，把來買個十三四歲的鴉頭，只消教養這一年半載，送去院子裏，或是做夥計，或是借房間，若得個大老官與他上了頭，便好發一注大財，不然，賺些夜合齋，我下半世也好靠他結果。」一路胡思亂想，已到家門。來至裏邊，月娥問道：「王媽怎的去了許久？」王媽在提籃內取出點膳，放在月娥面前，笑道：「大娘且請用些點膳來，告訴你一樁笑話。」月娥道：「甚麼笑話？」王媽笑道：「我方纔買了點膳回來，走到山河軒茶館門首，聽得茶館裏有人喚我，你道是那一個？」月娥道：「我又不是仙人，怎曉得他是誰？」王媽道：「說來大娘也曾見過，此人住在東門內北街上，竹絲牆門內，也是大官人家的公子，叫做沈三爺，就是前一日旁午時候，我出來叫大娘用飯，他恰好走過，那個穿百葉綉花湖色海青的標緻後生，對我說道：『湖北襄陽的標緻婦人，也見過幾千幾萬，他只不在心上，自從那一日看見了大娘子，便着起迷來，當日回去，就時刻丟不下，睡都睡不着，好似落了魂的樣子，夢裏都夢見大娘子的，只怕就此害了相思病，要想殺這狗才！』我聽了他這般放肆的說話，本該打他

三個嘴巴，只爲他是個官家公子，況且是我舊主人，只得啞了他一口，就跑回來。倒被他攔了半日，累得大娘等來心焦，那癩蝦蟆想吃天鵝，叫花子想起皇后來，你道好笑？」月娥聽了微微一哂道：「原來如此。」王媽一頭說，一頭看看蘇氏的顏色，見他也不動怒，也不喜歡，倒弄得拿他不定。心中想道：「他若無心，就把這話丟開，看來此事難成，那錠銀子還算不得姓王，他若提起此事來問我時，春心已動，便可用何妙計，把他們牽合攏來？」不言王媽媽心中之事，且說沈三到了來日，一早便出門，到孫家門前走了過去，又走了轉來，好似熟石上的螞蟻，走了四五遍，自覺難以爲情，遂到山河軒茶坊裏邊泡了一盞茶吃，坐了一會，又不見王媽媽出來，會了茶鈔，又走過去，到東首酒店裏吃了一碗酒，仍舊走過來，到山河軒吃茶。一連三次，那走堂的茶博士笑道：「三爺可是等朋友麼？」沈三道：「正是，正是，今日想他失約了，我明日再來等他。」會了茶鈔，走出門外，其時正是年終之時，日子又短，看看紅日西沉，只得回去，明日又來。有時看見王媽媽走過，沈三連連咳嗽，王媽媽對他看了一眼就走，只不進來，他又叮囑過不要喊叫，只得忍着，心中好不難過。一連三日，弄得沈三昏頭昏腦，好似失去三魂六魄。且說王媽見蘇氏並不提起此話，心中納悶，只把閑話遠兜轉，說到沈三身上，說他爲人溫柔軟款，鬆寬量洪，許多好處。那蘇氏本則無心，被王媽這張利嘴，敲東擊西，說得沈三這樣好，那樣好，時時把風流話兒挑動他春心，竟被他引惑起來。一日吃過晚膳，包行恭自來安睡，他們主僕兩個關好門戶，上了樓門，在房中閑坐。月娥問道：「王媽你說沈三人物怎般漂亮，家財如何富有，妻妾多麼美淑，到底恁地好法？趁今晚沒事，不妨購扯談。」王媽連日用話兒旁敲側擊，不見月娥動靜，正想另施別計，心中盤算從何入手，冷不妨現在月娥自提沈三絮絮問，暗暗喜歡。月娥畢竟好人家女兒，懂得絃外之音，數日擺佈已動了心腸，從今事情容易辦了。因此王媽滿臉推笑道：「大娘足不出戶，聞閣千金，沒見世面，比不得老身年青時，流落門戶，色衰後幫備百家，閱人千萬，何論男的，女的，美的，醜的，好的，歹的，那一個能逃我這一付利眼。常言道：『人有幾等人，佛

有幾等佛，像沈三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身材眉清目秀，膚質唇紅容顏，風流瀟灑功架，宋玉潘安還及他不上哩！說到家財，雖非富可敵國，但坐擁數千貫，足夠逍遙了！大娘的福慧，不知幾身修到，嫁得這般如意郎君，誰見了不羨說天造地設一對完滿夫妻呢？月娥笑道：「婆子倒會說話，不信沈三如此好法？」王媽答道：「大娘老實人，所以正正經經告訴你沈三表面皮毛。若說他夫妻私情，更非別家男女可比。倘我再嘮叨起來，大娘益發不相信哩！」王媽得寸進尺，補上這一段話，勾引月娥，所以張大兩眼，落開下顎，賊忒嘻嘻，靜候大娘回話。月娥聰明伶俐，知道王媽說下去，要不正經了，因粉頸低垂，坐近妝台，無聊撮弄汗巾，不則聲，半晌才回駁王媽道：「依你說來，沈三家裏十全十美，這般好主人，點了燈籠火都找不到，婆子怎會停歇出來呢？」王媽討得口風，又是勾引機會，便說：「大娘有所不知，正爲他們家裏太好了，這才難再勾留，容身不得。幸虧你我是女身，這裏又沒順風耳朵，說出來雖惹人笑話，但給大娘遺悶，倒也妙極趣極！」月娥笑道：「婆子說話，偏有這般彎曲，你到從實說來，看有什麼笑話？」王媽道：「沈三看似夫子，泡文縷縐的公子哥兒，豈知他內骨結實，懷有一付出奇制勝本領。妻子模樣又千嬌百媚，閉月羞花，真是一對好班子，天生巧搭擋。少年夫妻我我卿卿，怎不夜夜元宵，尋歡作樂呢？我的臥處正在新房背面，他們的銅床錦帳，和我破坑敗榻，中間祇隔薄薄一層杉板。半百老婦人雖古井不波了，但夜來風雨聲，經年累月打動，我這二十多年活算，也將欲仙欲死，險把一條老命拚去了，所以憑他待我好，情願辭歇出來，到大娘子處過清靜日子。」月娥笑道：「你的話，我終不信，據你說聽了他們恩愛，幾乎送命，難道他們夫妻兩個是鉄打的不成？」王媽拍手大笑道：「大娘究竟年輕，未知這個講究。男女同床，乃是周公之理，月老註就，陰陽調和，血脈流通，所以不甚損害。只有那孤眠無伴，獨宿無郎，慾火上，升按捺不住，以致暗洩真陰，本元虧耗，却最是利害！」月娥笑道：「你這般說起，世上的青春寡婦，年少尼姑，花前月下，枕冷衾寒，未免芳心感動，難道盡成癆瘵症了嗎？」王媽聽了，又打哈哈笑道：「那寡婦尼姑，有的不正經的，

便偷漢子。有的假守清規，暗地說法，這調調兒，大娘諒沒明白。」王媽頑皮說着，話到此處，便走近月娥，俯向耳根唧唧噥噥一回，又做了手勢，扮了一個鬼臉。月娥本是懷春少婦，聽了王媽一泡秘密話，更似火上添油，姹容緋紅，芳心害臊。主僕兩人坐近密議一過，不覺漏盡更深，才各熄燈上床。咽在枕頭上彼此思量，可憐月娥一念之差，給王媽蠱騙，敗壞了清白名節。欲知月娥如何中計，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老虔婆設金蟬巧計 沈三郎蹈殺身危機

却說王媽原是三姑六婆流亞，口蜜腹劍，誇主求利。把蘇氏（月娥）說得心田蕩漾，神情怡蕩，臉泛桃花。暗想：「我只認世間男子都是一般，豈知沈三與衆不同。據王媽說來，豈非勝過丈夫千百倍嗎？」想罷走近鏡台，面對菱花，顧影自憐，噓出一口香氣，微微歎息道：「沈三啊，沈三君雖多情，妾亦有意，怎奈鵲橋何處，相會何年？」懶移蓮步，坐在沉香椅內，重新慶幸王媽出身門戶，見多識廣，有秘密法術，救得長夜孤單，倘真佳妙，倒保全天下千萬婦女名節。怪不得南門外慈雲菴幾位師太，青春快度，今日才有這活菩薩慈航普度哩！休提蘇氏隔晚受王媽蠱惑，終夜翻來覆去，胡思亂想，朝上起身，又往房內，如此這般，坐立不寧，眠食無心，搔不着癢處。王媽這老妖精，自付事有八九，一宗財餉穩靠到手，所以睡夢裏都笑出聲來。明晨照常收拾粗細雜務，候到午牌時份，先開飯至客廳，給包行恭吃喝，撤席抹桌，既畢，再送膳上樓，低聲說知「飯後去取晚間行事。」又咕嚕一陣，談笑幾句，告別蘇氏，自己也進了飯食，便出門上街，走到山河門前，早望見沈三伸着頭頸，在那裏張望。見了王媽，走進茶肆，好像天上，下凡天使，忙不迭起立迎接，打恭作揖，問道：「拜問老娘的事怎樣了？等得我好苦也。」王媽做作道：「休想，休想，這事沒法下手，前受的銀子，祇得原璧歸趙。我在主母面前，只露半句話試探，已被她足足罵了一日夜。大官人勸你息了念頭罷。」沈三聽了王媽此言，宛似冷水澆身，半晌說不出什麼話來。呆

若木雞，望着王媽乞憐道：「老娘成全個，無論如何，再煩計較，便是打一照面，叙談幾句，我就感恩不盡了！」王媽笑道：「大官人你再說明，事若成功，畢竟謝我多少銀兩？」沈三道：「若得與蘇氏交往，准定送你老五十兩紋銀，不折不扣，厘毫不少，決不食言，放心便了！」王媽怕沈三事後圖賴，必須發誓，沈三百順百依發了：「我若失信，死了腦袋都沒下落。」誓言。豈知口出有應，沈三這淫賊，日後真的頭無着落，恣淫之報，真道無靈却有神，所以奉勸列位，切勿淫人妻女，小之妻女亦被人淫，大則如沈三般，嘗寶劍風味，做無頭冤鬼，請看歷代歷朝，無論正史稗官，淫慾罪魁，壽終正寢的，能有幾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昔人聯語曰：「妓女之祖宗，盡是貪花浪子，絕嗣之墳墓，無非好色狂徒！」閒話休說，言歸正傳，王媽見沈三立了重誓，五十兩紋銀，已屬我，所以老實報喜道：「事情倒辦成八九了，祇要你依計而行，包證如花美眷，今夜投你懷裏。」沈三聽說，雀躍三百樂而忘形，沒口子答應：「全憑老娘調度！」王媽便把昨夜之事，一五一十，全盤告訴沈三，叮囑他：「黃昏時份，悄悄來到我家屋後，只要看門檻上邊有一塊鎮風水的八卦牌，就在那裏靜候，等我內裏安排停當，便來開你進門，領到我的房內，臥在床上，我去滅了燈火，只推風大吹熄，乘機你躡足混入，跨登象床，成你美事，千萬不可開口，這名謂「金蟬脫壳」妙計，你道好也不好？五十兩銀子，值也不值？」沈三哈哈大笑，心花怒放，連說：「好計好計！最好不過！日後重重厚謝，不過聽說你家有一個姓包的，武藝高強，須提防他！一着！」王媽道：「這都不妨他！一回家裏，睡在樓下廂房裏，別說內宅，連客廳也難得坐坐，只是月光皎潔，天氣，有時黃昏後，到花園練劍，老身自會關切。」說罷出門去了。沈三眼巴紅日西沉，用了晚膳，換了鮮衣，來到孫家後門，抬頭一看，門上果真釘有八卦牌，側着左耳，伏向門縫，想探聽屋裏動靜，毫無聲息，因門內還隔一片空場，怎能聽得人聲？這時蘇氏正在吃晚飯，包行恭也回來不久，蘇氏道：「王媽安排叔叔用膳。」行恭道：「多謝嫂嫂費心。」行恭吃完夜飯，自回廂房安睡，日間在外走動辛苦，倒頭便呼呼睡熟了。王媽服侍蘇氏用畢夜膳，先上樓去，她把碗盞收拾入廚。

暗地摸到後門，輕輕開進沈三，依舊門好門戶，引沈三來到扶梯旁邊，低聲說道：「大官人把鞋子脫了！提在手
中，墊襪走路，輕輕隨我上樓。」王媽前導沈三，後跟，蹣手蹣腳到了樓梯頭旁站定，王媽把沈三左邊衣角一扯，
便會意攢進他的小房間內，裏面有一張榻床，一條半桌，輕輕坐在榻上，下了帳子候着。那王媽自來蘇氏房中，
說了幾句風情話，最後告罪道：「大娘，今夜野雉來陪鴛鴦哩！」蘇氏回說：「老婆子真老臉，你不怕羞，我却
害臊也！」王媽湊趣道：「你我同是女身，有什麼羞不羞，停會大娘子不但不臊，還須感激老身呢？」二人說時，
王媽已服侍蘇氏上床，鋪被疊枕先睡。王媽有意遲延，俟蘇氏睡進衾中，一口把燈火吹滅，輕輕說道：「正當黑
夜行事，天風却來吹熄，足見今夜有緣，老身好造化呵！」王媽說着，一步步退向房門口，推說內急，回房小洩再
來，跑到自己房內，向沈三附耳叮囑道：「你快小心前去罷，進上了房門口，靠右邊摸去，便是牙床。主母睡在面
面那頭，你不要開口，假裝着我，和他綢繆。倘事決裂，有我幹來周旋，放胆做去好了，祇不要忘了我今夜玉成之
功。」沈三熱鍋螞蟻，守候多時，萬分難過，這時才眉飛色舞，一俟王媽話完，如逢大赦，出獄般，奔向蘇氏房中，串
演儉香竊玉這一幕。依王媽吩咐，竟然達到目的，多日想思，償於一旦。沈三這時的樂意筆墨難以形容，可憐蘇
氏原想同性戀愛，沒甚關係，不妨試驗試驗，豈知中了王媽奸計，失身於淫賊沈三。溫存一回，發覺同衾之人，並
非女兒身的王媽，似是貨真價實的道地男子，驚駭至失聲呼喊道：「你是何等樣人，這般大胆，串通婆子，如此
放肆！快快說明，好送官治罪。」沈三見行藏敗露，蘇氏不肯干休，又使苦肉計，下床跪地，苦苦哀求，把自己愛慕
大娘子美貌，賄通王媽到現在同床合枕，立死殫前，也已瞋目愾形，一一說明，連連叩頭，只求大娘子垂憐，憐情
方便則個。蘇氏聞語，才迷夢破醒，思量身既被污，生米已成熟飯，若待發作，反家醜外揚，名節也有出入，並且這
斷真是意中人沈三，奇緣巧合，倒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念頭轉到這方面，回噴作喜，扶起沈三，並
坐床沿，撒嬌投入懷內，嚶嚶綰泣道：「妾身今已中計被污，西江之水，難濯清白，只是從今以後，郎勿負心，洩漏

外人害我難面丈夫，受罪吃苦啊！」沈三見蘇氏寬容，沒口稱謝，指天發誓，百般溫存，二人這一夜郎情妾愛，騰旋風光，一似再度新婚。沈三到了五更天曙，還貪戀溫柔鄉，經王媽催促，才從後門出去，從此晚來晨去，夜夜不宵飲酒尋樂，儼然夫婦戀奸情熱。沈三本是浪蕩子弟，採花老手，蘇氏忠厚商人妻，怎經得沈三借藥物獻媚，不上一月，蘇氏面目全非，態度大變，成爲天生尤物，一刻離不得沈三。所以浪子淫娃，終朝伏處樓頭，省得夜來朝去，難捨難分。沈三此間樂不思蜀，光陰迅速，冬盡春來，正月十五相近。這日包行恭飲酒回來，廂房內坐定，忽然想起哥哥隔年出門營商，迄今多月，還不言歸，這裏襄陽城中，全無熟識親朋，獨自一個人，好不乏興。上床睡了一回，終睡不着，心中害臊，便躍起離床，向床頭劍鞘抽出一柄寶劍，窗外滿弦月射入，劍光霍霍，精神立振。趁此月明如畫，到後園舞動一回，便紮束開門出來，因通後園內宅門戶緊閉，免打擾蘇氏王媽，卽施展飛簷走壁，本領翻身上屋，本想越過中埭，豈知行經蘇氏上房，忽聽得一聲乾咳，行恭暗道：「奇了！宅中除已外，並無男客，怎的嫂嫂房內，有男音咳嗽，豈是哥哥回來不成？」因此將身子倒掛先在窗外靜聽，後又躡身屋簷，涎液滲破窗紙，向裏窺看，不聽不看，倒萬事全休，一聽一看，那還了得，欲知包行恭鬧出什麼大事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除姦淫夜斬沈三郎 包行恭大鬧杏花村

却說包行恭是個精細的人，聽得這聲咳嗽，不像女子，就在窗外一聽，剛聽得一個男子聲音，只道的嫂嫂兩字，忽聞蘇氏驚起來道：「呵呀窗外好似人影。」行恭知道失于檢點，卽便飛身跳上樓屋，俯伏而聽，只聞蘇氏呀的推開樓窗道：「沒有什麼。」一個男子聲音的說道：「我說是狸奴，你只不信，那遮簷板上怎得立得人麼？」蘇氏將簷帶轉，說道：「沈郎，你不知包叔叔學過劍術的人，是個有本領的。」行恭聽了，心中早已明白，隨卽仍到廂房暗想：「哥哥如此好人，不道遇此淫婦，我不知也罷，既然知道了，怎的袖手旁觀，將來難免被姦夫淫婦

所算，若待寄安回來告知此事，卻有許多不便，這個斷斷使不得。反要害他性命！又要周旋他臉面，卻便如何是好？想了一回，不覺自己失笑道：『我却怎的愚笨，只要如此，便是萬全之計。此人姓沈，不知叫甚麼名字，只是認不得他，少停我等他出來認定面相，方可行事。』到了四更過後，包行恭跳上瓦房，來到後門對面一株女貞子樹上，坐在極枝內等待。那知却不見出來，看看東方已白，紅日將升，只得回到廂房，暗想：『怎不見出來？難道大門內出去不成？莫非這斷整日匿在樓頭？』那知沈三連住三日，那一天是正月十七，行恭到了四更時候，又到樹上坐着，忽聽得啓戶之聲，只見王媽媽送一個後生來，便開了門進去，那後生低着頭向西而去，包行恭跳將下來，一路跟去，來到離城半里之遙，有一條塘岸，一面卻是松林，地名叫做南塘，卻是曠野無人之處，行恭在松林內，抄到前面，等待這後生經過，便從林子裏竄將出來，只一把好似鶴鷹抓住小鷄，直提到林子裏邊。沈三見他渾身黑色，緊裝扎束，腰間一把寶劍，還道是個斷路的歹人，便道：『好漢，你要銀子，只管拿去便了，不要傷我性命。』包行恭道：『我卻不要銀子，只要你的性命。』說罷，把寶劍扯在手中，沈三嚇得魂飛天外，跪了下來，只求饒命。行恭道：『饒你不難，你只把姓什麼叫什麼，家住那裏，與孫寄安妻子幾時私通。』一一說明，我便放你。』沈三戰戰兢兢說道：『小人姓沈名禮泉，排行第三，與那蘇氏交往未滿一月，可憐我世代單傳，下無子息，妻尚年輕，家中還有八十三歲一個老母，望好漢饒我一條狗命，以後再不敢到他家的了。』包行恭道：『我也對你說了，我乃姓包名行恭，江南蘇州人氏，與孫寄安八拜之交，本當放你回家，只是我這口寶劍，採五金之精英，合龍虎之靈藥，煉之三年方能成就，雖云鋒利，實未試過，今日有緣，得遇仁兄，難為你發一個利市。』說罷，手起劍落，把沈三分爲兩段，看那劍上血不留滯，果然鋒利，一手把沈三首級提將起來，望着塘河內骨冬一聲丟去，在他身上割下一塊衣角，蘸着血，在襟上寫了八字道：『姦淫婦女，雲陽生斬。』把劍插在鞘內，即便回轉孫家，心中想道：『寄安又不知何日回來，那嫂子這般淫賤，我住在此間則甚。』寫了一封書信，書中辭別他先到江。

南，勸他在本地營生，休再離鄉背井，到遠方貿易，免得家中沒人照應等語。把信封好了，交與蘇氏，辭別了要走。蘇氏挽留不住，只得由他自去。後來有人傳說南塘松林內有個無頭屍首，身上穿的綉百蝶湖色海青，大襟上寫着血書，說是雲陽生斬王媽聽得這個消息，報知蘇氏正在疑心，莫非卻是沈三，又聽得沈三家人已去認看，果是沈三，只尋不見腦袋，現在襄陽縣出城相驗了。蘇氏吃了一驚，心中好不悲傷，暗暗哭了一回，忽然省悟道：『沈三卻被包行恭所殺，怪不得他要緊脫身而去。』王媽媽道：『大娘子怎見得是包大爺所殺？』蘇氏道：『他師父不是叫雲陽生麼？一定是他知了風聲，將沈郎殺了，卻推在師父身上，使那縣官不敢追究。』原來陝西湖北一帶，十三生的名聲浩大，誰不懼怕？果然襄陽縣見了是雲陽生所殺，不敢窮追，只當具文故事，名爲緝訪凶身，實是遮人耳目罷了。直到寄安回家，行恭去已半月，見了留別的書信，寄安就在襄陽開了引生藥鋪，從此不到遠方做客，我把襄陽之事，一筆掃開。單說包行恭辭別蘇氏，離了襄陽，向東大路而行，過了荆門武昌，由興國九江到漳澤，僱一輛車子，朝行夜宿，此路到江南，要經過饒州，休甯，廣信，開化等處，一路江西安徽交界，犬牙相錯。在路行了半月有餘，那一日來到興安縣地界，乃是江西該管，正值仲春時候，融和天氣，暴暖，行到午牌時候，望見前面樹林中，挑出一面藍布的酒帘，包行恭顧問車夫，前面什麼地方，車夫道：『大爺前面過去二三里，有一個大市鎮了，喚做張家堡，乃東西往來孔道，那裏車馬輻輳，人烟稠密，妓館青樓，鱗次櫛比，爺喜歡頑耍，在此住幾日去，此地店鋪不亞於南昌城內，儘有大客寓，房屋寬廠，晚上有行妓到來，任客選擇，有幾家大酒館，出名的好酒菜，而且價錢公道。』包行恭道：『一個鄉鎮罷了，怎的這般熱鬧？』那過往客商，倒有如此生意。』車夫道：『爺們不知，這張家堡，出名叫做小景德鎮，堡上方圓一帶，有數十家窰戶，專做上細磁器，各處客商，不到景德鎮時，都來此地進貨，每一碗窰上，一年要做幾萬銀子生意，故此各店家賣貨甚好，若單靠過往客商，怎得立起若大市面麼？』包行恭道：『原來如此。』一路講講說說，已到鎮上，只見一引茶肆，甚是寬廠，包行恭道：『

我們口渴得緊，在此吃杯茶，再作道理。」便跳下來了，就在沿街桌子泡了一壺茶，坐將下來，看那對門，卻是一家酒肆，那藍布帘上寫着「杏花村」三字，門面雖只一間，望到裏邊，卻也不小，飲酒的人出出進進，甚是熱鬧，而前繫着一匹白馬，鞍轡鞍飾，裝得甚是華麗。正在看時，只見店中走出一個後生來，年紀二十左右，卻是有些面善，從那裏見過的樣子，那後生見了行恭，將他上下身看了一遍，走到東面，去了多時，依舊走入酒館，進門的時候，回轉頭來，把行恭一看，也像認得的光景。行恭想了一回，再也不想出來。車夫道：「大爺對門的高聚酒，是有名的，爺若用酒，何不過去吃一杯？」包行恭道：「你若喜歡飲酒，我就同你去吃一杯。」車夫聽了大喜，二人立起身來，正要走到對門，忽聽得酒店裏邊一片聲擾，攪起來了，丁當當，乒乒乓乓，好似那碗盞壺瓶，檯杌桌凳，盡行翻身的樣子。望到裏邊，人頭擠擠，只打得烟塵亂飛，落亂紛紛。有幾個人飛奔出來，一路向東面去，好似喚人的聲樣。二人便立定了看，不多時，來了四五十個大漢，手中短棍的短棍，鐵尺的鐵尺，一擁而進。車夫見了這班人，都是審上的做工，最喜打降，他們齊心得很，若吃了虧時，一呼百應。今日這兩個客，惹了他們，終沒有便宜。只聽得裏邊廝打之聲，只得得房屋翻身，外面的只管陸續進去。車夫道：「只五六間房，只怕擠得滿了。」隔了一刻，裏面的人紛紛回出來，外面的人還要進去，兩下擠住。只見一個黑臉大漢，手執一條桌腳，橫七豎八，一路直打出來，那些人擋他不住，口裏只叫不要被他走了。包行恭正要回到茶坊裏去，不料那黑大漢已到面前，不分皂白，舉起桌腳，向行恭夾背打來。行恭方纔旋轉身軀，要走不防他打，故此打個正着，覺得十分沉重，不覺大怒起來。要知二人交手情形，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張家堡廝打成相識 英雄館舉鼎遇故人

却說包行恭回身要走，不防他夾背打來，雖不得大礙，卻也受着微傷；心中大怒起來，旋轉身軀，正待發作，他

卻又是一下打來。行恭將身偏過，暗道：「此人好生無禮，不怪動了衆怒！」便去一人手內，奪過棍子，就在街上對敵起來，衆人圍圍住了，吆喝，卻又不敢上前。二人一來一往，打了二三十個回合，那黑大漢漸漸的氣力不加，招架不來。行恭見他只是發喘，越發逼緊上來，打到四十多回合，行恭賣個破綻，讓他打過門來，將身閃過一逃，飛起一脚，把黑漢踢倒在地，趕上一步，將夾背心抓住，把鐵尺丟去，提起拳頭就打。一連打了二十來下，只打得黑大漢吼叫連連。行恭道：「你會叫時，老爺偏要打！」提起拳頭正要打下，只見一位英雄，分開衆人，大叫：「包賢弟打不得，都是自家人。」行恭聽了這聲音，好熟，扭轉頭來一看，原來是狄洪道，連忙住手道：「狄道兄，只是誰？」洪道早已走到面前，附耳說道：「賢弟，這就是羅季芳，你們怎的打將起來？」羅季芳脫得身時，跳將起來，看見狄洪道到了，便道：「老狄，這斷打得我好，我不與他干休！」洪道道：「獸子都是自己弟兄，快些別處去飲酒。」包行恭忙向季芳作揖道：「小弟有眼不識泰山，冒犯大哥，罪該萬死，還望大哥恕我。」季芳弄得難爲情起來，便道：「罷了罷了。」對了狄洪道道：「老狄，你的令高徒，還在酒店裏，被衆人圍住。」洪道道：「既然如此，何不早說？」便同了行恭，一齊來到店中，只見王能被衆人圍住，正在脫身不得，連忙大叫，各人住手。那外面的饕上衆人，跟進鳴教住手，他們有人來評論便了。衆人遂住了手，洪道便問王能：「你二人因何與他們廝打？」王能道：「我們在此經過，羅師伯把他們的碗料，扯翻了，我便問他們該值幾何，如數賠償便了，那知此地的人，不講道理，只是不允，遂到這裏酒店內，請他們吃酒，問他到底要賠償多少，他們只是無價，倒說殺了人要抵命，倒是容易，摔壞了我們的碗料，是沒價的，你道天下有此理麼？」那些饕上人衆口一詞，說：「我這裏定下規矩，不獨張家堡如此，你們不信，各處去問，就景德鎮也，是一例的。旁的有價的，惟有碗料沒價，誰叫不讓，你們若把燒好的磁器，摔碎了，有一只賠一只，不要詐你一文，只那碗料都是沒價的。」狄洪道對羅季芳道：「大哥，你未出過遠門，不知外邊事，他們實有這個規矩，只怪你自不小心。」便向衆人說道：「他在那裏，摔壞了你的

碗料』衆人道：『就在東邊三四家門首。』洪道說：『既然在這裏撞壞，此地茶坊只有對門最近，請衆位吃茶。』便走到茶坊內，吩咐：『店家每一張桌子上，泡八壺茶，總共多少銀子。』店家道：『小店裏二十張桌子，總共一百六十壺茶，每碗十個大錢。』洪道向身邊取出銀子，算清茶價，向衆人拱一拱手道：『難爲衆位，小弟賠罪了。』衆人面面相覷，都不做聲。洪道便同了行恭、季芳、王能一齊走了。行恭把些銀錢給了宰夫，便問道：『狄兄他們初起這般不得了，怎的吃了茶便就沒事。』狄洪道笑道：『碗罌上規矩如此，每逢送了碗料，便橫衝直撞，你若略爲撞了一撞，他便把頂上一担碗料，丟在地上，許人再也不得了。懂了他的法子，只要就近茶館內合堂會了茶錢，叫做滿堂紅，就沒事了。碗料却不消作價，羅兄與小徒不知這個規矩，被他們扯到酒店裏去，就不得開交，要許你個不了。』四人說着，走了半里多路，只見一座酒樓，招牌上寫着英雄館三字。包行恭道：『這個店號，取得別致，還是英雄賣酒，還是英雄飲酒。』狄洪道笑道：『自然飲酒的是英雄，豈有開館自稱英雄之理。我們就暫做一刻英雄罷。』大家笑着上樓坐下，樓上酒保問過點菜，搬上美酒佳餚，四弟兄飲酒談心。王能道：『方纔我看見包師叔好生面熟，一時想不着來。』洪道道：『虧你前年冬間會過，難道就忘了。』包行恭道：『兄休說他不記得，那時只會得一刻工夫，遂即分手，又隔了年餘，我也見了他，但覺面善，只是記不得那裏會來。』便問起徐鳴皋衆人消息，狄洪道把前事一一說了，道：『太平縣失散之後，獨自一人，再也尋他們不見。如今欲上南昌訪尋，來此經過，見衆人圍着廝打，聽得吼叫之聲，好似羅大哥進來一看，却不道與賢弟交手。』便問：『羅大哥怎的到此。』鳴皋小筋李武可曾見否。季芳道：『我與王能兩個被他們拿住，解上江西，幸虧山中子救到他船上，把我搖到一座高山，山上有個石洞，洞內有個老道士，卻是那年在句曲山會過的那老頭，就叫個玄真子，留住我們，直到如今，終日吃些蔬菜，又沒酒吃，挨得我死，王能幾次要想逃下山來，這老兒會起卦的，他就預先破了，後來決意私下走了一夜，仍在山頭上面，再尋不得下去道路。直至前日，他叫我下山，一路到江西南昌。』

衆弟兄皆在那裏候你。那曉走不兩日，便果然逢着了。你。」包行恭把自己下山以後之事，也說了一遍。洪道道：「我們如今同到南昌，再作道理。」衆人都道：「甚好，開懷暢飲。」酒保添上酒來，洪道道：「小二哥，你家的店號英雄館，要算不通，著說開店是英雄，太覺誇口了。若說飲酒的是英雄，倘然不是英雄，難道不賣他吃？若說奉承主顧，何不稱狀元館、高陞館、集賢館、迎仙館，皆可取得，偏用這英雄二字，好像強盜開的聲氣。」酒保笑着裏面，關子裏道：「爺們不要問這店號的緣故，只到關子裏去看了便知。」衆人聽了，一齊立起身來，同到關子裏時，上面几上供着一隻古鼎，約有千斤之重，上有一塊匾額寫着「臨潼遺事」四字，中間一張桌子，朝外擺一把，獨坐右邊掛一牌，牌上寫得明明白白，不論軍民人等，能舉此鼎者，任吃不要錢。右邊也掛一牌，牌上空着，只有起頭四字道：「勇士芳名」，卻並無人名寫着，從來沒發過利市。狄洪道便問酒保：「你家店主人姓甚名誰？」此鼎諒是他設放在此，可曾有人舉過否？」酒保道：「不瞞爺們說，我家店主人不知他姓什麼，只曉得是湖北人，我們都稱呼他姑老爺。這裏店主娘娘姓王，店號叫做醉仙樓，去年招了那位老爺來，改了英雄館，就設下這鼎來，至今七八個月了，舉過不知幾千幾百，從沒有舉得起的。近來人人都曉得舉他不動，所以來舉鼎稀少了。」包行恭道：「你家姑老爺老舉得起麼？」酒保道：「這倒不知道。」狄洪道道：「他既設此，豈有舉不起之理？」羅季芳道：「諒這個小小鼎兒有多重，難道就沒人拿起來？」一面說，一面擡起雙袖，兩手執定鼎足，用力向上抬去，那知好似蒼蠅撼石柱，動也不動。洪道道：「這個小小鼎兒，怎的倒重起來？」季芳道：「老狄不要取笑，看你來！」洪道道：「我卻舉他不得。」王能道：「羅師伯把鼎蓋去了，便好舉了。」季芳道：「這個自然。」王能便替他去提鼎蓋，那知連蓋都拿不起來，王能漲紅了臉道：「怎地沉重？」包行恭道：「賢姪，據我看這鼎蓋，也有五百來斤，總共約有一千二三百斤，如何舉得起來？」王能道：「包師叔你來！」包行恭道：「只怕舉他不起，被人笑話。」狄洪道道：「都是自己弟兄在此，這又何妨？」包行恭也把衣袖捲起，雙手執定鼎足，把全身功夫，運

在兩膊之上，用盡平生之力，喝一聲起，便將這鼎高高舉起，將身行動幾步，便依舊放下。衆人都喝聲采道：「好大力量！」行恭道：「狄兄你來！」洪道正要上前，只聽得酒保同了外面吃客叫道：「開店的來也！」衆弟兄看那邊一位英雄上來，不知何等樣人，且看下同分解。

第四十三回 南昌府羣英聚首 興隆樓兄弟重逢

却說衆弟兄開得店主人上樓，向外看時，只見一位英雄，頭上藍紬扎巾，身穿玄緞褶子，英雄挑包，足上薄底烏緞驍靴，腰間懸一口寶劍，生得英氣勃勃，威風凜凜。走到閣子裏來，對着衆弟兄唱過大喏道：「不知列位英雄，到有失迎迓。」狄洪道一看，大喜道：「吾道是誰，原來焦大哥。」那人見了洪道，失聲：「呵呀！我說何方豪傑到此，豈知洪道兄駕臨。」洪道便向季芳王能道：「大哥賢契，認得此位否？他便是湖北俠士焦大鵬哥哥。」當時季芳行恭王能連忙見禮，各通名姓。大鵬大喜，忙叫店夥換一席上等酒餚，與衆位英雄接風。席間說起平日仰慕之心，大家歡喜。大鵬問起洪道別後事情，洪道細說一遍。大鵬道：「小弟別後，相送王介生到了餘姚，回到姑母家中，住了幾時，便到這裏閑遊。此地堡上有個教士王偉如，單生一個女兒，名喚鳳姑，卻是女中豪傑，武藝高強，誓配英雄豪傑，因此高低難就，年紀二十三歲，尚未受聘，在此設立擂台，暗選婿配。小弟不知就裏，上台比武，被我勝了他，他父親將我留住，說明緣故，要招我爲婿。小弟再四推辭，他父親那裏肯放，我推辭不得，就贅在此間，因欲結識一班豪傑，故此改換店號，叫做英雄館，打動過往英雄之意，裏邊設立此鼎，引誘豪傑出手，不意今日巧遇大哥，與衆位英雄，真乃天賜相逢，實爲萬幸。」當日傳盃弄盞，賓主盡歡而散。到了黃昏時，大鵬留住衆弟兄同到家中，離店不遠，房屋十分氣概，呼喚妻子王鳳姑，與衆人相見過了。當夜結爲異姓骨肉，每日陪了衆人，各處游玩，豐盛酒餚相待，一連住了十餘日。狄洪道等要到南昌尋訪弟兄，焦大鵬設席餞行，又贈了各人

盤費，臨時說道：「衆位兄長先到南昌，小弟亦要到來，也未可知。」衆人辭別了大鵬鳳姑，出了張家堡，望南昌進發。一路花紅似錦，草碧如茵，僱了四騎牲口，弟兄們說說笑笑，頗不寂寞。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一日來到南昌，打發趕牲口的回去，就在客寓中安歇。每日在鬧熱處去游覽，不見弟兄們下落。那一日清早起，各人梳洗已畢，店主人道：「今日四月十四，祖師聖誕，這裏衛道觀中十分熱鬧，九流三教，都有到來，爺們何不隨喜隨喜？」季芳道：「老狄！我們就去逛逛。」洪道行恭都說：「好兄弟，倘有在此，或者撞見也未可知。」同了王能，出得寓所，一路徑往衛道觀而來。只見街坊上面進香的紅男綠女，擠擠挨挨，到了觀前，看那衛道觀，起造得規模宏大，殿閣崇峻，裏邊趕做賣買的，九流三教，好不鬧熱，也有茶筵酒筵，買食物的，買果子的，紛紛擾擾，各處游玩一番，回到觀門口，只熟識的一個都不見面。包行恭道：「今日天氣頗熱，挨在人叢內，口渴得緊，我們買碗茶吃了去。」羅季芳道：「何不吃碗冷酒冷酒，却不勝這滾熱的泡茶？」包行恭笑道：「羅大哥說得是，倒是冷酒解渴。」狄洪道指着道：「就是那個篷子裏好麼？」正要走去，忽聽得背後一人叫道：「師父卻在這裏。」洪道回轉頭來一看，卻是李武，大喜道：「你幾時來的，且一同去吃酒。」五人進了篷子，打了五斤甕頭春來，點了幾樣下酒菜，洪道便問李武別後之事。李武道：「太平縣逃出以後，遇見鳴皋，石塘村遇見方國才，大鬧望山樓，力斬五虎，勦滅石塘山強盜，焚燒山寨，燒出一條火龍，幾乎一齊送命，幸得霓裳子相救，斬了孽龍，就同師叔二人，向南昌而來，那師叔性愛山水，見了好山好水，再也不肯走，就在山村住下，每日翻山扒嶺，探異搜奇，一路東馳西攔，直到正月元宵，方至安義山中，二人正在行走，忽起一陣怪風，刮得塵土冲天，眼都睜不開來，及至風過，那時就不知那裏去了，四面瞭望，影蹤全無，我又不敢走開，恐師叔來時尋找不見，故此坐在樹下，等了好半歇，只是不見，我就借住山村，各處打聽，杳無下落，只得一路走，一路尋，直到三月初頭，方纔到此南昌，每日出來尋訪鳴皋，及各位師伯，至今又是月餘，卻一個都不見，如今幸遇師父與羅師伯在此，就好商酌了。」洪道就命李武見過。

了包師叔，李武向行恭叩了個頭立起來，又飲了一回，會過酒鈔，出了衛道觀，一路行來，洪道道：『如今我的妹丈不知下落，吉凶未卜，如何是好？』羅季芳道：『我到安義山尋他。』李武道：『師伯又來了，這安義山數百里周圍山連山，山套山，又不知他走的那裏一條路，小姪同行的人，眼見一時失去的，尚且沒有處在去尋覓，據我看來，這陣怪風，甚是奇怪，只怕被妖魔攝去。』王能道：『敢是大蟲拖去。』洪道道：『胡說，他卻怕了大蟲？』行恭道：『深山窮谷，何所不有，最利害的東西，名為飛天夜叉，來去一陣怪風，任你英雄好漢，都被他連皮帶骨吃了。』今照李武所言，有些相像。』衆人聽了，都呆着，那羅季芳大哭起來，便要李武領去安義山中，好歹尋個下落。洪道道：『大哥休得如此，這裏甚麼所在，惹出事來，非同兒戲，我想夜叉，他也傷他不得，前年夏邑山中，有個夜叉，被伍天熊也吃他鎚打死，何況妹丈英雄？』遂將徐慶說起的軒轅廟之事，說了一遍。行恭道：『這卻不同，夜叉亦分等類，這是尋常的夜叉罷了，只好當他畜類，若說飛天夜叉，乃神通廣大，變化無窮，能變美婦孩童，昆蟲鳥獸，非但可以隱形，並可門縫牆壁出入無礙，天神天將，尚且捉他不得，亦能呼風喚雨，雷電相隨，只是有件好處，他雖凶惡，卻講情理，無緣無故，不來吃你，他必變做絕色美女，引你調戲，你若然淫污了他，方纔吃你，那徐兄諒不致此。』羅季芳道：『我家老二生平不貪女色的。』行恭道：『羅兄放心，吉人天相，少不得安然無事，過幾日就會見。』洪道道：『但願應兄之言。』一路閑話，只見一大酒樓到來，沿窗坐着一個書生模樣，輕搖紙扇，背窗而坐，李武指着對洪道道：『師父，你看此人可像慕容師伯否？』洪道抬起頭來一看，便道：『果然，我們一同上去，若不是他，我們就在此用些酒飯，省得到寓所去吃。』衆人都一齊上來一看，只見一枝梅徐慶揚小舫都在那裏，還有一人卻認不得，一枝梅看見羅季芳同着一班弟兄上來，便一齊站將起來相接，大家歡喜，一同入席，周湘帆吩咐跑堂的，添上杯箸，加上餚饌酒來，狄洪道便問這豪傑姓名，并問他幾時相聚到此。一枝梅便把別後到了這京都，住幾月，後來游到此地，遇徐慶小舫，說起蒙這位周湘帆兄義氣相投，結爲兄弟，居在他家之

事，細細說了一遍。徐慶請教包行恭姓名，洪道道：「此位是我師弟，便是雲陽生師伯的高徒包行恭，便是。」就
把行恭奉師，命下山到襄陽，一席話，直說到張家堡，一併相會。又遇草上飛，現在堡上開店做買賣，並英雄館之
事，對衆人說。一枝梅等都道：「久慕包兄大名，今日幸得相逢，實慰生平。」行恭謙遜一會，那羅季芳說起鳴皋
一事，衆人驚問情由。李武便把前事告訴一遍。衆人疑惑不定，都道：「多吉少，本則兄弟相聚，又添了二位英雄
弟兄，十分大喜，只爲了鳴皋之事，變喜爲憂，大家沒興。」周湘帆只得慰解道：「事已至此，且莫着忙。如今衆位且
請到舍，兄弟們聚在一處，再做商酌。城市居住不得，恐怕露眼不便。」狄洪道等謝了湘帆，便叫王能到寓所，取
了衣包物件到了衆人，直吃到日落西山，共到湘帆家中，吩咐備酒，與五人接風。席間議論鳴皋之事，一枝梅道：
「一兄等休慌，明日小弟去安義山中走一遭，上天入地，好歹尋個下落。」衆人大喜，不知果然尋見，且看下同分
解。

第四十四回 一枝梅安義山尋友 徐鳴皋元宵節遇妖

卻說周湘帆大開筵席，與狄洪道等接風，衆位歡呼暢飲，雖則熱鬧，只因不見鳴皋，覺得沒興。一枝梅暗想：「
新添二個豪傑兄弟，舊時的人，個個齊集，單少個鳴皋，就像軍中沒有主將的樣子，爲義氣上，我去找尋，比別人
容易些。」當時便對衆弟兄道：「我明日到安義山中尋訪鳴皋，務要得個下落回來。」徐慶道：「慕兄去時，
可要李武同往。」一枝梅道：「不必，他若同去，反覺累贅，倒是獨自的好。」衆兄弟心中略慰，當夜各散，到了
來朝，一枝梅輕裝軟紮，背插鋼刀，辭別了衆人，便向安義山而去。衆弟兄一同在周府盤桓，等候鳴皋消息。每日
在家講講時事，比比武藝，或是行着棋，或是吃酒，頗不寂寞。我且將他們就擱下去。如今再說那徐鳴皋，自從
勦滅飛龍嶺，與李武向江西而來，一路遊山玩水，過了潯澤新都，渡過鄴陽湖，來到安義山中，離南昌不過數日

路程：那一日，正是元宵佳節，行到一處地方，羣峯圍繞，樹木甚多，贊道：「好個所在！你看沿溪一帶，都是倒垂楊柳，溪澗中山水澄清，游鱗可數，山壁上碧草如茵，蘭香陣陣，樹間鳥語，春風拂拂。」二人緩步而行，觀之不足，忽然間樹林裏捲起一陣怪風，刮得飛砂走石，霎時間天昏地黑，這陣風團團旋將起來，便覺身不由主，如在雲霧之中，不知東西南北。一會兒風定，抬頭一看，依然旭日當空，回轉頭來，不見了李武，暗想道：「奇了，難道被風括去不成？」遂四處抄尋，那裏有個影子，尋了一回，只見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只得向前而行，沿溪灣灣曲曲，前有一所高大房廊，心中想道：「天色已晚，腹中飢餓，不如就此借宿一宵。」走上前，只見朱門銅環，雙扉緊閉，暗想：「深山中，卻有閨閣之家，諒是朝內公卿，退歸林下，愛那山明水秀，隱居在此。」便去敲門，裏邊走出一個門公，開了門，門公問道：「你從那來到此何事？」鳴皋道：「在下乃江南人氏，路迷貴處，天色已晚，欲求府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門公道：「既如此，且請少坐，我去稟過主人，可否回覆與你。」鳴皋道：「有勞你了。」那門公去不多時，出來道：「相公我家主人相請。」鳴皋走進裏邊，來到廳上，主人立在堂中相候，卻是個美貌婦人，年約二十多歲，生得體態風流，頭上挽起朝天髻，跨邊簪着幾個蘭花珠環金飾，翠羽明璫，身穿月白綉五彩花襖兒，繫一條鵝黃帶子，湘裙底下，微露三寸弓鞋，好似紅菱相仿。鳴皋搶步上前，深深作了一揖道：「小生路經貴府，天色已晚，欲求借宿一宵，感恩非淺。」那婦人啓齒嫣然笑道：「我家並無男子，本則不便相留，今見君是個風雅之輩，怎好推卻？」鳴皋謝過了，分賓坐下。婦人便喚桂香送茶，只見一個十三四歲丫環，捧出一盞茶來，那婦人道：「郎君江南那一州縣高姓大名？」鳴皋道：「小生姓徐名鶴，表字鳴皋，家住揚州府江都縣太平村上。」婦人聽了大喜道：「莫非就是小孟嘗君徐八爺麼？」徐八爺久慕大名，今日幸得相逢，忙叫桂香忙去端整酒饌，來與八爺晚膳。鳴皋謝道：「承蒙留宿，感德難忘，怎好相擾，敢問尊府貴姓？」婦人道：「我家姓白，公公在日位，列朝綱妾身常氏，名喚蘭芳，丈夫已死，親族全無，祇剩着頭白貴，使女桂香，幸有山田數畝，僅免凍餒，幾間屋宇，

聊避風雨而已。說話之間，桂香捧出酒爵來，蘭芳親自陪侍，殷情相勸。鳴皋細看蘭芳，生得千嬌百媚，分外妖嬈。桂香在旁斟酒，你一杯我一杯，蘭芳言語之間，挑動鳴皋，時把秋波送情。鳴皋如此一個頂天立地的豪傑，竟然拿不定主意起來。卻是爲何？原來這婦人，並非人類，乃是千年修煉的妖精，要迷死三百六十五個男子，便可位列仙班。成其證果，今已迷死三百五十五個，恰好鳴皋到來，那妖精知道他十世童男轉凡，精神元氣，與衆不同，只要迷死了他，可以代得十人，立時白日飛升。故此作法起來，一陣妖風，將他攝來了。方纔酒內已下了迷藥，所以徐鳴皋心中昏亂，迷失本來。當時酒闌席散，攜手入房，成其美事。從此中了妖毒，把衆兄弟等置之度外。每日與蘭芳調笑，過了十來天，漸覺身子疲軟，精神恍惚。那蘭芳日夜鬪戰不已，每逢歡樂之際，覺那婦人陰道中有如吸取之狀，則陽精天洩，身子便不勝其體。鳴皋心雖漸厭，尚不忍拒，卻到了半月，竟自臥床不起，口吐鮮血，飲食不思。一日桂香送一杯茶來，鳴皋接在手中欲吃，忽見杯中影子，照見面容憔悴，臉肉盡削，連自己都認不得了。心中大驚，暗想：「我來此只有半月，怎的便就如此？這蘭芳有些蹊蹺！」俗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要有心人。世上妖精迷人，與娼妓迷客一般，起初溺愛之時，隨你說他是妖精，迷你娼妓是假情假義，再勸也不聽。倘能一時醒悟，便能看出妖精的形蹤。詭秘娼妓的口是心非來了。然而等到此時，卻是遲了。如今鳴皋見蘭芳一味淫慾，全無憐惜之心，那調笑殷勤，都非真意。一切舉動行爲，皆與常人不同，疑他主僕，非人。越看越像，心中雖是懼怕，面上不敢露出。欲想得空逃走，卻又掙扎不起。暗想：「我徐某難道死在這裏？」過了幾日，病勢日增，耳中虛鳴，眼目昏花。那夜蘭芳又要與他交接，鳴皋力不從心，一意拒絕。蘭芳勸之不已，鳴皋正色道：「你若如此，真要我死否？」蘭芳聽了此言，惱羞成怒，立起身來，放下了臉道：「你還想活命麼？」說罷，走出房外去了。鳴皋明知是個妖精，只是無可奈何，少頃朦朧睡去，夢見蘭芳上床來交媾，四肢無力，拒他不得，醒來困乏不堪。暗想：「今番我命難保，別的不打緊，只是妻子朋友沒見面，我死了無人知曉，屍骨不得還鄉，想我一生如此爲人，自

命豪傑，枉稱養孟管君，卻喪在婦人之手。」想到其間，不覺流下幾點英雄淚來。舉目看時，芳蘭主婢不知那裏去了，檯上銀缸點着，知道天已晚了，側耳傾聽，並無聲息。暗道：「此時主婢都不在此，若能逃出去，還可活命，我學了一身武藝，如此工夫，難道就掙扎不起待我來運動全身工夫，強整精神，若能上得瓦屋房，便可出去。」主意已定，勉強扒得起來，把衣服緊緊扎束，跨了單刀，運動蛇腹工，欲向棋窗內跳出，誰知一個頭暈，依然倒在床上，嘆道：「英雄只怕病來魔，今日方纔相信我生平如此本領，到那裏去了？我若後樓梯而下，必然遇見芳蘭主婢，怎肯放我出去？又不知他甚麼妖精，休被他發惱起來，把我吃了，連個全屍都不能了，還是與他好好商量，死後將我埋葬，或者肯從，亦未可知。」那鳴皋胡思亂想，好不淒涼。那知救星來了，忽見樓窗內燦的一閃，鳴皋知是飛行之輩，定睛一看，只見一人混身黑色，小小身材，頭上一個英雄結，身穿密門鈕扣，窄袖短襖，下面兜當叉褲，足上跌殺虎快靴，腰間雪亮的鋼刀，從樓窗外飛身進來，見了鳴皋跪在地下道：「大爺莫非揚州徐八爺麼？」鳴皋將他一看，卻認不得了。那人又道：「快些伏在我背上，待我來負你出來，休被妖精知覺，便難脫身。」鳴皋大喜，暗道：「謝天謝地，徐氏祖宗有靈，來此異人相救！」連忙扒在那人背上，取下衣帶，把鳴皋斜肩縛住，正欲跳上樓房，忽聽得樓梯上弓鞋瑣碎之聲，登登連屬，知道芳蘭主婢上來，不知那人可能救出，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安義山主僕重逢 梅村道弟兄聚會

卻說那位俠客，把他後背負停當，聽得樓梯上有人上來，便向樓窗內飛身而出，在瓦房上兩三躍，已至外面，在路如飛一般。不多時來到山坡之下，把鳴皋放得下來，在石坐定，跪將下去，對鳴皋拜了四拜道：「八爺認得我麼？」鳴皋愕然道：「承蒙相救，實不認得，請教貴姓大名？」那人道：「小人非別，乃向係服侍八爺的。」鳴皋仔細看時，卻依稀有些相像，猛然省悟，便道：「你莫非徐壽麼？」那人道：「小人正是徐壽。」鳴皋道：「你跟了

師父一去數年，如今再認不得，今日怎知我有難，却來救我？」徐壽道：「自從那年奉主人之命，跟隨師父學得一身武藝，此時衆師伯在此安義山聚會，奉了玄真大師伯之命，特來相救主人。」鳴皋道：「如今衆位師伯在那裏？」徐壽道：「師父同了衆位師伯，各各分手，往別處雲遊去了；只有玄真師伯，在嶺上候着主人。」鳴皋道：「我身子疲乏，上不得山嶺，你負我去見師伯。」徐壽便依舊背負了鳴皋，上了山岡，到樹林深處，一個山洞之內，有一片空場，遙見玄真子在這樹下，跌膝而坐。徐壽把鳴皋放在石上，走去參見了玄真子，稟稱：「奉命相請主人，現已在此。」玄真子便命鳴皋相見。鳴皋參見已畢，細看玄真子相貌，果然就是那年在句曲山登高所見的老道長，便叩謝了相救之恩。玄真子道：「賢契所遇之人，乃千載蟒蛇，今雖救得出來，你身受毒氣，若不早治，仍難活命。」鳴皋長跪求救。玄真子便向葫蘆內倒出三粒丹丸，命徐壽取些泉水，與鳴皋吞下，不多時腹中作痛，雷鳴也似響了一會，瀉出些黑血，頓覺神氣舒展，身子爽利，謝過師伯，便問：「弟子此去江西，可能與衆弟兄相會？」寧王氣數如何？望師伯指教。」玄真子道：「寧王早晚終當伏法，目今時候未到，你又盡心竭力，爲民除害，暗助王家，剪除奸惡，便是修道一般；現在衆弟兄都在南昌候你，你師父亦可會見。」對徐壽道：「你好好跟了主人，同到南昌，會見衆英雄，建功立業，也不枉你師父教導一場；你主人病根難拔，身體虛弱，一路好生服侍，到前途僱乘車兒，竟到南昌去罷。」又對鳴皋道：「賢契前途保重，後會有期，我今要到雁岩山訪友，你好生去罷。」鳴皋戀戀不捨，只見玄真子站起身來，將大袖一舉，化作一陣清風而去。鳴皋呆了半晌，嘆道：「我徐鳴皋沒福，若能跟了玄真師伯學道名山，要這百萬家私何用？」徐壽道：「主人不必愁惱，只要行善圓滿時，少不得也成仙道；如今待我背負你前去尋覓車輛。」鳴皋依言，徐壽便負了主人，翻過山嶺，來到村市之間，僱下一輛車子，吩咐推車的慢慢而行，每天只行二十多里，就歇了。在路調養，鳴皋因此直到五月方纔得到南昌，看官鳴皋這一日到南昌府時，一枝梅去已半月有餘，二人在路錯過了，未曾遇見的。鳴皋到了南昌地界，離城還有七八

里之遙，地名叫做梅村，却並沒梅花，又無村落，一條灣灣曲曲的官道，兩旁盡是叢樹，遮得日影全無，清風習習，好不涼快。主僕二人，在車上談說前情，忽見一只白兔兒，由車前竄過，攢入亂草中，抬頭見有一只老鵝，覷定草中，在半天裏旋轉，要想吃這兔子。徐壽笑道：「大爺你看這老鷹，一心要吃兔兒，待我賞他一箭！」鳴皋道：「他吃兔兒，干你甚事，却去傷他性命？」徐壽笑道：「雖則殺命養命，也要算是除暴安良！」鳴皋聽了，不覺大笑。原來那徐壽，煉就一件利器，却是百步穿楊的弩箭，他的弩箭，不用鐵做，乃將堅竹削成，鋒利異常，一管內能夠安十枝，可以連絡發出，端的百發百中，略如袖箭相仿，只消撥動機關，其弩便出。說時，遲那時快，鳴皋見他手一抬，那只老鵝在半天中骨碌骨碌，連打幾個翻身，落在草中。那車夫也是個少年，好手，一見大喜道：「好呀！說着，把車子歇下，趕到那邊，將老鵝連弩取將過來，笑道：「爺們真好眼力，這枝箭不偏不倚，恰巧射在鳥頭上。怪道偌大一只老鵝，吃了一箭就動也不動的了！」徐壽正把手來接，只聽得樹林裏有人喝道：「好大膽的賊徒，你敢射死我的獵鵝，管教將你來償命！」鳴皋抬頭一看，只見樹林裏趕出一個少年，背後跟着兩個家人，拿着鳥鎗，鐵叉，掛了些雉兔野味。那少年年紀二十光景，生得唇紅齒白，衣服華麗，手執弓，背插箭，滿面怒容。徐壽聽他出言不遜，早已大怒，便跳下車來道：「我便射死了你獵鵝，却待怎的？你就出口傷人，惹得小爺性起，休說你只鵝，連你這小雜種也射死了，看你小爺可來償命！」那少年聽了，正如三昧火冒，穿了頂梁門，大叫：「罷了罷了！」便搶步過來，劈面一拳，鳴皋連忙喝住，那知徐壽一把早將少年拳頭接住，扯將過來，提起拳頭便打。鳴皋連忙跳下車來分開，早被徐壽打下七八下，打得鼻青嘴腫。徐壽鬆了手時，便同了兩個跟人一溜烟，逃進樹林中去了。鳴皋把徐壽埋怨了一會，看了這只獵鵝，對徐壽道：「這只鷹頭上有角，名爲角鵝，端的要值一二十兩銀子，被你射死了，豈不可惜？」正在責備徐壽，只見方纔的少年，同了兩個漢子，在後面大路上，如飛也似的趕來，大叫：「還我活鵝，放你們過去！」鳴皋正待分辨，那爲首的一個，已到面前，大喝道：「大膽的匹夫，射死我

們角鬥，還敢痛打我們兄弟，你也吃我一拳！」鳴皋道：「大哥有話好說。」言還未了，那徐壽早已鑽將過去，望那人打個毒龍探爪，那人大怒，也不答話，上手便打。鳴皋上前勸解，誰知後面那大漢以為他相幫動手，便一個騰步跳過來，兩劈手向鳴皋肩上下打，鳴皋只得招架，四個人就在當路廝打起來，那少年立在旁邊看打，只不敢上前相幫。四人打了五六十個照面，鳴皋雖然病後到底本領高強，徐壽正是初出山的老虎，分外精神，故此這兩人漸漸拳法不佳，忽聽後面有許多人趕來，道：「兄弟休慌，我等來也。」鳴皋聽着吃了一驚，暗想：「這兩個已經難勝，要再有本事高的來幫助，如之奈何？」遠望去，約有五六位好漢，看起來都不是尋常之輩，心內正在着慌，那班好漢已到面前，一齊大叫道：「你們快些住手，都是自家兄弟！」鳴皋等四人便是一同住手，將那來人一看，叫聲呵呀，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你道來的一班是何等之人，原來就是季芳、徐慶、狄洪道、楊小舫、王能、李武，先前回徐壽交手的，便是周湘帆、同鳴皋交手的，是包行恭，那射獵的少年，乃周湘帆堂弟，名叫周蓮卿。當時周湘帆包行恭，知是這位就是徐鳴皋，好似半天中落下一件寶貝，連忙過來謝罪，拜倒在地。鳴皋連忙還禮，周蓮卿也是久慕鳴皋，慌忙過來相見賠罪，便問：「此位是誰，卻如此英雄！」鳴皋道：「這是小弟的家僕徐壽，十分無狀，射死尊鵬，禮當重責！」蓮卿道：「小事小事，一個鳥兒罷了，值得甚麼！」徐壽也向蓮卿賠罪。湘帆道：「壽哥何必介意？」蓮卿道：「小弟浮傷罷了，都是自己兄弟，休得掛懷。」衆兄弟各各大喜。湘帆道：「寒舍就在前面不遠，徐兄同到舍下坐談。」鳴皋謝了，就打發車夫回轉，衆弟兄大家步行，一路說說談談，不多時已到周家廳上了。湘帆忙叫快備上等官餚來，與鳴皋兄接風，堂中擺開筵筵，各人就席。羅季芳問起鳴皋別後事情，鳴皋一一說了，又把衆兄弟離合情由，各各細述一遍。這日重新結義，歡喜非常，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黃三保狐假虎威

徐鳴皋爲朋雪恥

却說衆弟兄今日大總結義大會，只少一枝梅一人，各各跪將下來，禱告通誠，有難同當，有福同享，一人有難，衆人救之，衆人俱有難，雖獨力亦自設法相救，拜畢論定年齒，乃羅季芳一枝梅，徐慶徐鳴皋楊小舫狄洪道包行恭周湘帆王龍李武徐壽，共十一位英雄，各人寫了一張三代履歷籍貫，並衆弟兄年月日時。徐慶道：「我家伍天熊兄弟，雖不在此間，與我情同骨肉，况他英雄了得，現與弟婦鮑三娘鎮守九龍山，也把他寫在上面。」衆人都道甚好。論他年紀，與李武同庚，只小一個月，却比徐壽大三載，將他排在李武之下，徐壽之上，共成十二位豪傑。後來這寧王造反，王守仁拜帥奉旨討叛逆衆弟兄在山東大敗下來，被鄴天慶追得上天無路，大虧伍天熊夫婦相救，此是後話。且說衆弟兄在湘帆家吃得大醉方休。從此同住湘帆家內，過了半月，不覺一枝梅同來。鳴皋暗想：「他爲我而去，不要也遇此妖傷了性命。」心上過意不去，那日衆弟兄都在家內，只見周蓮卿同了一個家人，奔到裏邊，却被人打得不成樣子，身上衣衫扯得粉碎，遍體打得寸骨寸傷，只叫小弟今日被黃三保打死了，兄長要替我報仇。湘帆細問那跟去的家人，家人道：「今日五爺在韋雲娘家玩耍，不料黃三保這廝，也到雲娘家尋歡，韋媽媽同他有客在此，叫他明日請來，那廝暴跳如雷，就把韋媽一記巴掌，罵道：『甚麼大客人，那裏來的野賊？』老爺到來，都不讓，快叫這烏龜滾蛋，若是遲了，叫他認得黃三保的利害。」韋媽再三賠禮，說道：「這位是周公子，乃周大爺的弟兄，非比他人，望黃大爺看顧婆子的，請明日來罷。」豈知那廝十分無禮，聽到大怒起來，罵道：「周湘帆一個窳戶罷了，你就把他來壓倒我！我本要尋他的事，他若到來，我就打得他來得去不得。」還有嚕嚕嚕許多不好聽的話，一準要把五爺立時趕出門去。五爺此時聽得他們說話，實在過不去，回了他幾句，那知這廝便趕到裏邊，同五爺難爲，打得遍體鱗傷，幸得韋雲娘竭力勸止，方纔得脫性命，不然直要被打死。」衆英雄聽了，一齊大怒道：「這黃三保是何等之人？就如此強梁，這等無禮。」湘帆道：「衆位兄長，說也慚愧，這黃三保原是本地人，向係在南昌府充當賤役，做一個馬快，他與我貼壁隣舍，小弟見他貧

苦時常周濟他銀錢；後來寧王見了有些本領，捉拔他做了都頭，他就搬進城去；近來寧王立了八虎將名目，內有一個禁軍總教頭，叫做鐵昂，十分寵任，三保就拜他爲師，現在保舉他做了副教頭。正是小人得福便輕狂，他本來面目全然忘却，却來恩將讎報，今日把五弟打得身受重傷，若不與他報此冤讎，有何面目立於人世？况且先伯父所生五子，單存兄弟一人，今日被他打得如此模樣，我何顏對答他父親於冥冥之中？」鳴皋道：「八弟休得煩惱，愚兄與你報仇。」便叫徐慶與蓮卿醫傷，一面喚家人引領前去。湘帆恐怕鳴皋把惱打死了，弄出事來，便道：「四兄小弟同你前去便了。」季芳等衆人都要去，鳴皋道：「他只一個人，我們去這許多，却不被他唬笑，只說我們靠着人多。」湘帆道：「四兄之言有理。」衆人只得住了，湘帆同了鳴皋，竟到章雲娘家來。原來章媽的勾欄，却是私窩子，並無多少粉頭，只有個親女雲娘，今年一十九歲，生得風流俊俏，書畫琴棋，件件都能，住在興隆館隔壁，門前揚州式矮間門，並沒堂名，卻像住家一般。湘帆便去敲門，裏邊黃三保正在大碗飲酒，吃得七八分醉意，章媽聽得叩門，連忙親自出來開，看見了湘帆，輕輕說道：「周大爺這廝還沒去哩，大爺莫非要向他說話，還望等他出來罷。」湘帆道：「媽放心，我只問他一聲，倘然損壞傢伙，照數賠償，天大事情，我決不累你。」章媽道：「我怕不曉得大爺是個江西豪傑，只是且等一等，待我送個信與這廝，免得他怪怨我。」鳴皋道：「也說得有理，你且先去，我們隨後就來。」章媽慌慌張張，回到房中，喊道：「黃大爺快些避開來罷，周大爺親自來問罪了。」黃三保聽了大怒道：「我怕他不成？」章媽假意扯住道：「周大爺不是好惹的，你須仔細着。」三保越發大怒，把章媽推開，一脚跌開椅子，跳出房來，恰好鳴皋已到，三保見不是湘帆，到呆了一呆，被鳴皋一掌，迎面打來，正着在肩上，身子倒退了三四步，幾乎跌了。暗想：「這廝好氣力，倒要當心！」便旋轉身來，起兩個拳頭，使過蜂蟲進洞之勢，向鳴皋兩太陽穴打來，鳴皋使個童子拜觀音，兩隻手向上分去，變成個脫袍讓位之勢，三保收回拳頭，向中三路直插進來，名爲御帶圍腰之勢，鳴皋將兩手落下來，向左右劈開，喚做黃鶯圈掌。

二人一來一往，打上十來條手臂，那黃三保怎敵得徐鳴皋的神勇？三保使個浪子踢球，一脚飛來，卻被鳴皋起三個指頭接住，逞勢一扯，那黃三保跌個倒垂蓮，被鳴皋上下身排了一頓，也把他打得遍體鱗傷，衣衫扯得粉碎。周湘帆恐怕打死了，便道：「四兄看我分上，再打他兩下，饒了他罷！」鳴皋道：「他會出口傷人，我叫我罵不出來！」便向三保嘴上一拳，打得黃三保滿口鮮血，落下了四個門牙。鳴皋把手一鬆，便一骨碌將起來，向外便走。指着湘帆道：「周大你好，我只叫你不要忙！」湘帆道：「誰怕你明日在此等？你看你使出甚麼手段來？」三保道：「不來不算好漢！」說着一溜煙走了。時候已晚，湘帆安慰了韋媽，便同鳴皋同轉家中，眾人忙問：「今日會見三保怎樣？」鳴皋把方纔的事說了。徐慶道：「既然八弟應許明日等他，若不去時，卻不輸了銳氣，只不知黃三保有甚能為？」湘帆道：「他不過靠一過鐵昂罷了，別的有甚能為？」鳴皋道：「這鐵昂本領如何？」湘帆道：「鐵昂的師父，就是王府裏第一個勇士，叫鄴天慶，不過這斯蠻力甚大，寧王府前大石獅，他雙手擎來，擊去如搬桌椅一般。目今寧王寵愛他，提拔他做了禁軍都頭之職，就列他在八虎將之內，故此那斯驕橫非凡。這黃三保拜他為師，靠他威勢，胆大妄為。」楊小舫道：「我們要去，也須定個計較，衆弟兄陸續而上，方有呼應。這比用兵一般，有了伏兵救應，雖少可以勝多。」鳴皋道：「五弟之言有理，那韋媽的勾欄院，正在興隆樓酒館間壁，我們到了明日，衆弟兄在樓上飲酒，分開兩處坐開，命家人探聽得那斯到來，有多少人，見機行事，先去幾位，交起手來，若勝不得他，再添幾個接應，留王能李武在興隆樓打聽消息。」衆人都道：「如此甚好！」不說這裏準備來朝，再說黃三保回進城中，一直趕到鐵昂公館中來，鐵昂看見大驚忙問：「徒弟為何弄得如此狼狽？同誰厮打？」黃三保把周湘帆打他的事，一五一十哭訴了一遍，把自己不是處隱過了，只說了他們許多的不是。鐵昂問道：「那個動手之人，卻是何等之人，你吃他打得如此？」三保道：「他們都是審上做工的鄉下人罷了，有些蠻力而已！今日徒弟酒也醉了，雙拳難敵他四手，我臨走說出師父的大名來，豈知那些全然不怕，反

反把師父大罵一場，並且說明日在那裏候等師父，到要把來抽筋剝皮，故此徒弟特來稟告師父得知，師父若是怕他們時，還是不去的好，省得爲我徒弟面上，被他們當真剝了皮去。那鐵昂原是個莽夫，聽了三保之言，頓時大怒起來，道：「周湘帆我與你風馬無關，你卻這般欺我徒弟！我有傷藥在此，快些吃了，明日同你報仇，若不打死湘帆，非爲人也！」不知明日勝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衆義士大鬧勾欄院 徐鳴皋痛打鐵教頭

却說那鐵教頭，是個有勇無謀之輩，聽了黃三保之言，信以爲真，到了來日，用過午飯，同了三保，來到韋雲娘勾欄中來，三保吩咐排開酒筵，款待鐵昂，師徒二人，你一杯我一杯，只等周湘帆到來，要報三保之仇。再說周家衆位英雄，個個磨拳擦掌，一到來日天明，各人梳洗已畢，湘帆吩咐蓮卿，好生在家靜養，自己同了羅季芳、徐慶、徐鳴皋、楊小舫、狄洪道，包行恭、王能、李武、徐壽，共十位弟兄，帶了兩個家人，一路來到興隆樓上。湘帆吩咐酒保，擺上兩席佳餚，衆弟兄入席飲酒。這日天氣炎熱，汗出如雨，衆弟兄多不耐煩，鳴皋道：「常言『夏不登樓』，你看欄杆上手，都把不上去。」羅季芳道：「老二，何不移到下面廳上去罷？」周湘帆道：「還是樓上有些風吹，若到廳上，風息全無，更加氣悶。」楊小舫指着樓下道：「羅大哥，你看店門對面楊樹底下，到十分爽快，風又好，日光又淡。」季芳走到沿街一看，拍手道：「我們都是獸子，捨了這仙人所在，倒來火箱裏烘逼。」就叫酒保過來，把兩席酒筵搬到那楊樹底下，去鳴皋道：「你只管搬去，我與徐壽在此飲幾杯兒，不用你費心。」湘帆吩咐酒保，把這一席搬到下面樹蔭底下，羅季芳扯着衆人道：「老二是怕風的，我們快忙來吃酒乘涼。」東扯西曳，拖了六七個，乃是楊小舫包行恭、徐壽、徐慶、王能、李武，一同下樓，在楊樹下圍圍一桌。周家二個家人，也溜下來，衆弟兄覺得涼快許多，大家高興，猜拳行令，吃得杯盤狼藉，不覺日已銜山，衆人都有七八分酒意，徐慶道：「不知

這廝因何不來，莫非已在裏頭？湘帆的家人聽得，便去韋媽家門首張頭探腦，恰好韋媽開出門來，家人問道：「媽媽昨日姓黃的來麼？」韋媽伸着二個指頭，向裏面指了一指，便關門進去。家人慌忙報知衆人，徐慶道：「諒來今日有二個人在裏面，那一個約來就是鐵昂了。」羅季芳道：「慶兄弟我們何不進去把他們扯下來，打他一頓，省得老一動手。」徐慶道：「你休性急，且與四弟商議了進去。」季芳那裏肯聽，立起身就走，衆人恐他弄壞了事，一齊趕過來，時羅季芳早已一脚，將門跌去，直奔到裏面去了，衆弟兄只得跟他進去，那馱子也不知道利害，竟一直趕到廳上，只見一席酒上，坐着三位，朝外的一個黑大漢，上首的一個紫臉漢子，下首陪着一個女子，旁邊站立一個女婆子，二個丫頭。那婆子叫道：「啊呀，什麼人打進來了？」那女子見了，連忙同丫頭逃向裏邊去了。季芳不管好歹，直奔上來，那鐵昂看見一個長大黑漢，直搶過來，聲勢十分凶勇，只道必然利害，便飛起一腿，將一席酒菜，連檯連碗，向季芳直打過去。季芳見鐵昂飛來，將手一格，那桌子攢向一邊去了，只是那餚饌共酒，湯湯水水，淋得季芳一身，越發大怒，向鐵昂一拳打來，鐵昂將手格開拳頭，趁勢一掌，打在季芳下額之上，把個羅季芳好似稻草一般，向右首裏直慣出去。恰好右邊一個小小天井，兩邊是牆，兩面是半窗，所以並無門戶的，平日便倒湯水的所在，總共只有一席之地，下面卻是淤泥。說也好笑，那馱子照準了這個裏頭，直攢下去，跌一個仰面朝天，好似元寶一般，跌得十足，一天井沒些空隙。季芳雙手沒個用力之處，那裏掙得起來？這裏衆人趕到裏邊，季芳恰好跌去，隨後王能大怒，搶過來照准三保一拳，不料鐵昂飛起一腿，把王能與季芳一搬，說也真巧，也向着那小天井內跌將下去。季芳雙手向下撒着，要想跳起來，怎奈四五寸厚的爛淤泥，如何用力正在設法，忽見王能滴溜溜在牆角裏落下來，大叫不要來，這裏沒空，那王能也是仰面一交，跌在季芳上面，一手撒去，恰在季芳頸邊，覺得滑膩膩的，連忙縮起來，恰好把淤泥抹在季芳的鬍子上。季芳道：「你這小忘八，却把這東西我吃！」說着便抓了一大把臭淤泥，向王能嘴上只一拷道：「叫你也上上口！」那王能正在張着

口裏掙扎起來，不提防他只要一搽，便搽得滿口淤泥，連忙吐時，那裏吐得乾淨？思量把手指揩去，攪時自己兩手也是淤泥，不覺已咽下許多，其味難受，其臭難聞，心頭作惡起來，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嘔了出來。那羅季芳卻在下面大笑，王能大怒道：「我是無心的，你却有意消遣我。」一陣惡心，腹中的酒菜，又要竄出來，王能甚怒之下，也不管你師伯不師伯，便向季芳的面上吐去，吐得羅季芳滿頭滿臉，淋淋漓漓，都是還料酒饌，不知酒饌這件東西吃下去的時候，果然五香撲鼻，到了吐出來時，都是奇臭難聞。那羅獸子也大怒，就在只淤泥中打將起來。羅季芳雖然力大，卻是壓在下面的吃虧，所以倒被王能着實打了好幾下。不說二人在那裏混打，再說衆弟兄們商議一擁而進的，我只說了這邊，故而丟下了那邊。徐慶小舫見這黑斯利害，把季芳王能二個，照面全無，如稻草般的丟將出去，便奮勇而上。背後包行恭、徐壽、李武一齊上來，鐵昂雖勇，怎經得五隻猛虎？不比那方纔兩個獸子，都是拳若銅鎚，臂如鐵棍，手指似鐵鉤一般，直上直下，雨點般的進來。鐵昂暗道：「我上徒弟的當了。儘說鑿上做工的鄉下人，卻怎的利害！看來個個都是定做的結實傢伙。」那徐壽學了數年本事，未經用過，俗語云：「新出貓兒兇似虎。」包行恭初次聚會，亦然要顯自己本領，那徐慶小舫都是老江湖，何等仔細，內中只有李武稍低，卻又生得乖覺，身子便利，所以鐵昂任你英雄，終難招架，早被他們打着好幾下。安知這幾個人的拳頭，不是好受用的，幸虧他工夫好，身子強壯，若換了別個，早已筋斷骨折，只打得鐵教頭吼叫連連，大叫：「徒弟！好鄉下人！」黃三保明知今日壞事，暗想：「不知周大這廝那裏去請來的五道七煞，這般利害，周大同那昨日打我的，還未到來，倘然再加幾個，我二人性命難保。」便將背心與鐵昂背對背貼着，叫道：「師父！你在我後面，與你快些打出去罷！」師徒二人，發開兩條手臂，左鉤右打，使動拳法，一路向外打來，徐慶小舫倒也阻他們不住，一步步已到二門口，正遇鳴皋，同了湘帆，洪道進來，方纔衆人打進門來的時候，周府家人，在外看了一會，只見裏邊打得煙霧騰騰，連忙趕到與隆樓上報信。鳴皋等聽得獸子已經進去，衆弟兄隨後齊上，便同了湘帆。

洪道飛奔過來，只見鐵昂同黃三保背對背貼着，一路打將出來，恐他到了街上，被他走了，又恐別人看見，進城去報信，不當穩便。要想關門，門已打壞，那二門口已擁擠住了，見鐵昂兩條脖子，使得呼呼的風響，徐慶等阻不住，知道這厮利害，便叫：「二位賢弟，緊守大門。」湘帆洪道好似石獅子一般，又似兩肩肉門，守得鐵桶一般，鳴皋一個騰步，跳到鐵昂面前，舉手就是一拳，正對他小腹上打來。那鐵昂原係打得只有招架，難以還手，只因要想逃命，所以努力向前，怎經得加上一個超超等的生力軍來，見他來得迅速，連忙將手向下面劈去，那知鳴皋拳法精通，早已收轉，卻起左手兩個指頭，向面門直取眼目，名爲二龍搶珠，那鐵昂叫聲且慢，便把右臂向上，一攔，不防背後這位高徒已被包行恭一把拖進裏邊，徐壽見鐵昂後門大開，便向尾閭穴只一拳，鐵昂直撞出去，鳴皋隨手一把抓住那鐵昂的天頸骨上，向下直揪下去，鐵昂已打了半日，怎經得鳴皋的神力，被他揪到在地下，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四十八回

軍師府鐵昂求計 鄭元龍走馬報信

卻說禁軍都教頭鐵昂，被徐鳴皋揪住，知道今日性命難保，便將雙手護住了前心兩脅，咬緊牙關，運動全身工夫，儘他們箠打，並不還手。鳴皋提起拳頭，結結實實的痛打一頓，再加徐壽李武兩個加上些饒頭兒，打得鐵昂口噴鮮血，再說黃三保被包行恭拖翻在地，也打得七死八活，衆英雄見街上的人擁擠滿了，有許多不便，眼見這兩個打得夠了，再打定然性命不保，便放了手，由他們逃身而去。楊小舫走到裏頭，聽得羅季芳聲音，在那裏罵人，只是看不見他，躲在那裏，走到半窗邊一看，只見兩個獸子在淤泥內廝打，滾得一身臭泥漿，連忙喝住，王能季芳還不肯放手，却好鳴皋等進來，見了這般光景，又好氣又好笑，罵道：「匹夫好一個大師伯，還像甚麼樣子，你們到自己人先要廝打一頓，洪道把王能畜生長畜生短罵了一場，那二人方纔扒起來，羅季芳自覺

難以爲情，反到笑將起來。王能看看季芳，看看自己都是泥烏龜一般，忍不住也笑起來。衆弟兄無不絕倒。湘帆便叫家人到裏面喚出章媽來，章媽見兩個教師已去，心中忐忑，恐怕鐵昂吃了虧，明日遷怒與他，聽得湘帆叫喚，便道：「周大爺今日把他兩個打了，明時倘來尋着我們，却是怎處？」湘帆道：「你只管放心，天坍下來，有我姓周的頂替你快去盪盪浴盆，取二套衣服過來，與二位大爺洗澡換衣服。」章媽道：「周大爺要浴盆洗澡，容易得很，要衣服却是沒有，我們只有女人衣裙，却沒男子的衣衫。」湘帆道：「既然如此，你只盪整他二位洗澡，就是。」章媽連忙吩咐用人引領季芳玉能，到裏邊洗浴。湘帆取出四五兩銀子，叫家人到衣鋪裏買二套配身衣服，與他二人穿了，又與了章媽十兩銀子，賠償他打壞東西門戶。時已將晚，衆英雄回轉周家而去。且說鐵昂同了黃三保，逃得性命，回轉公館之中，忙取上等傷藥吃了，換了一身衣服，二人來到鄰天慶府中。那鄰天慶乃鐵昂的師父，他的拳棒工夫，稱爲天下第一條好漢。寧王收下錄用，封他爲無敵將軍，總管兵馬都元帥，綽號叫做飛天燕，實有萬夫不當之勇，而且輕身蹤跳，馬上戰工件件皆精。寧王嘗誇口外有非非僧，內有鄰天慶，何愁大事不成。可想而知，這鄰天慶的本事，不在非非僧之下。今日鐵昂同三保到來，見了天慶，哭告其事，商量要奏知寧王，陷害湘帆性命。那知鄰天慶聽了鐵昂一番言語，勃然大怒，罵道：「好個禁軍都教頭，被鄉下做工人打了，羞也不羞，將來還好出去衝鋒打仗，身臨大敵，大丈夫在百萬軍中，也要殺出殺進，却遇幾個燒窖的，就吃這大虧，虧你有臉來告訴我，被王爺知曉，莫說你們無臉面，連我也少威光，快些與我閉了嘴罷！」罵得鐵昂三保二人一佛勿出世，只得啞啞連聲退將出來。回到公館之中，好不氣悶，埋怨三保道：「都是你不好，什麼鄉下人，看他們的樣子，可像做工的人，個個拳法精通，工夫甚高，不知那裏來的這班強盜！」三保道：「周大是個生意人，雖然愛弄拳棒，他一時那裏去聘請許多好名師來？」鐵昂道：「我怎知他只是須要想條計策如何方可出這口無窮的惡氣？」三保道：「師父休要煩惱，我烈李軍師神機妙算，何不與他商量，早有妙計，以報昨日之

仇。」鐵昂即答道：「倘然他不肯，反把此事告知王爺，說我們如此沒用，反爲不美。」三保道：「只要送些銀子把他就是了，待徒弟去準備禮物，明日與師父同往。」鐵昂應允，三保回轉自己家中，備了一付厚禮，明日同了師父，來到軍師府內。李自然把禮物收了，就請書房中相見，鐵昂同三保拜見已畢，家人送上香茗，自然開言問道：「今日二位教頭光臨，蒙賜厚禮，貧道怎好無功受祿，未知二位教頭有何見教？」鐵昂道：「這些薄禮，何足掛齒，今日特來叩請大安，並有一事相商。」自然道：「請問何事？」鐵昂便將黃三保之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自然道：「你可聽得他口音是那裏人？」三保道：「口音不一，也有江南人，也有山東人，陝西蘇州都有在內，只是江南人多。」自然道：「容貌如何？」鐵昂道：「有的像武生，有的像強盜，有的像讀書人，都有在內。」自然道：「本領如何？」鐵昂道：「若沒有本事的，我們也不吃他打得這樣了。」自然只把頭搖道：「吾看此事，必須稟與王爺知曉。」鐵昂把眼看着三保，三保道：「軍師這個却使不得，王爺知道，我們被做工人打傷，必然責我們沒用，枉做禁軍都教頭，將來怎好打仗？」自然哈哈大笑道：「你二位真是馱子，口是活的，誰教你依直說了？據貧道看來，這班人有些來歷，莫非俞謙手下這一班兇徒？」鐵昂道：「軍師怎樣曉得？」自然道：「王爺前年在蘇州擺設擂台，有揚州徐鶴將嚴虎打傷，就此得病而亡，羅德拖倒擂台，副糧主造反，投入他一夥，後來金山寺殺死非非和尚，傷了多少大將，去年在太平縣拿住二名，後在鄱陽湖被劫，又在石塘山傷了五虎將，他們一心與王爺作對，由江南一路上來，計算他們的心思，豈有不來這裏之理！況且口音形貌本領，又皆符合，諒他們到此已久，那周湘帆是個好客之人，與他們氣味相投，定然入了夥伴，若不奏明千歲，設計拿住殺却，將來爲禍不小，請二位放心便了！」鐵昂謝過了軍師，與黃三保各自回轉自己府中而去。李自然隨即離宮，來見寧王，奏明其事。寧王道：「軍師所見，定然無錯，本藩王恨他們入骨，如今天網恢恢，却是自來送死，只是這班強盜十分利害，軍師要用心，休被他們漏網！」自然道：「千歲放心，貧道自有安排，管教一網打盡，以除後患！」寧王拔了一

枝金批御令，交與自然道：「全憑軍師妙計，諸將任你調遣便了。」自然接過令箭，辭過寧王，出得營來，天色已晚，準備來日行事。且說李自然有個家人，姓鄭，名元龍，江西浮梁縣人氏，自小隨母來這南昌城外，在周湘帆家做乳娘，湘帆把他另眼相看，後來母親死了，湘帆一力營葬，時常照應他，前年酒後誤傷人命，又是湘帆買上買下，費了幾十兩銀子，遂得開了個監禁一年的罪名，獄官見他為人能幹，叫他做了長隨，到去年薦到軍師府來。當日聽了李自然之言，暗想：「周湘帆是我的恩公，如今軍師進宮去了，奏知寧王，一定要去捉拿，我不救他，誰人相救？趁着此時，弟兄未回，待我送個信去。」遂對同伴說道：「去送個親戚，少時就來。」悄悄的來到後槽，牽了一匹馬，出了後門，跨上鞍轡，慢慢的出了城門，加上兩鞭，飛也似的，趕到周湘帆家內，跳下馬來，一直闖進書房，卻好周湘帆同着鳴皋、徐慶，在那裏閒談，只見鄭元龍汗流滿面，氣色驚惶，湘帆心內別的一跳，忙道：「賢弟何事，這等驚慌？」元龍把鳴皋、徐慶看了一看，對湘帆道：「周大爺禍事到了，只因昨日打倒鐵教頭，今日與軍師商議，軍師料着江南一班俠客，都在大爺府上，如今去見寧王，只怕早晚要來拿人，大爺可有此事麼？」湘帆道：「承蒙賢弟耽著天大的干係，特來救我，豈敢相瞞？」指着鳴皋、徐慶道：「這位便是揚州養孟嘗徐鳴皋，這位便是山東神箭手徐慶。」鄭元龍便向二人作一揖道：「久慕大名，幸得相會，但我恐軍師回來查問，不得與義士相敘。」鳴皋、徐慶連忙還禮道：「多蒙仗義，大德難忘。」那元龍對湘帆道：「大爺作速準備，他們來時，甚快，我們後會了。」說罷，匆匆出門，跨上馬背，就把手一拱，加鞭飛馬而去。周湘帆同了鳴皋、徐慶回到裏邊，會齊了衆人商議，不知如何準備，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徐鳴皋智料奸謀 李自然發兵遣將

話說鄭元龍去後，衆英雄商議如何準備。羅季芳道：「你們不要忙，等他來捉拿時，殺他個片甲不回，索性殺

進城去，把寧王殺了，大家走他娘。」鳴皋道：「匹夫不用你多言，卻看如此容易，無論王府之中，也有一班勇士，非比尋常，難以必勝，目今奸王反情雖露，朝廷未知，殺了縣令，尚且屠城，何況他王親國戚，怕你逃到那裏去？就算我與你都走了，却不有累八弟。」徐慶道：「只須你我三人，並狄賢弟，徒避開，其餘他們未見過面，都不認識的，將來不過一場相打官司罷了。」湘帆正恐他們一齊走了，便道：「三弟之言有理，此去東南十里，地名馬家村，有一個教師馬金標，爲人仗義疎財，小弟幼年曾拜他爲師過的，他也有些家業，而且房屋寬大，儘可盤桓江湖上的九流三教，跑馬賣解，拳弄棍的，來到江西，無不先去投奔他，因此他府上，常有諸色人等出入，大哥哥們住在那裏，十分安穩，待小弟寫信一封，命家僮相送大哥等去，且住半月十日，再作道理。」楊兄包弟徐壽在此相伴，小弟的寂寞，如此可好？」徐鳴皋道：「也好，但據我看來，萬一事情決裂，有累周賢弟，如何是好？」湘帆道：「這也天命，何必過慮？」鳴皋道：「總要商議，語云：謀事在人，豈可知而不備乎？」遂叮囑幾句言語，湘帆點頭道是，即趕到自己店鋪中，見了胞弟，把以上情節說明了，立刻叫漆匠，當夜趕做招牌圖章，改換別姓店號，店內往來賬簿，一齊換了，只說半月之前，盤與別人頂替。湘帆回到家中，把細軟重價物件，裝了十餘隻大皮箱，當夜收拾停當，一到天明，僱了幾乘車子，送妻子岳母家中去了，然後同了季芳、徐慶、洪道、王能、李武，一行六位，衆英雄起身，湘帆即命家僮帶了書信，相送徐大爺等，到馬家村金標家中而去。我且丟過一邊，話分兩頭，再說鄭元龍一馬進城，時已日落西，仗依進了後門，把馬繫好，走到外邊，恰巧李自然回府，便叫元龍到各府將衙門發下傳單，明日一早到軍師府聽令。到了來朝，軍師府大開轅門，大堂之上，打起三通聚將鼓來，那一班武將，個個頂盔貫甲，一齊都到大堂上伺候，只聽得點子三聲，李自然升帳，諸將上前，各各參見，站立兩旁，自然道：「鄴將軍費門生鐵教頭，與黃三保，被周湘帆聘來江南人所辱，貧道細問行蹤，料想必是余謙收下一班兇徒，一定無差，昨日奏明王爺，奉旨捉捕，將軍帶領一千人馬，并眼線人等，人啣枚馬摘鈴，悄悄將周家園住將軍從前門

而進，捉拿兇徒，務在必獲！即命錢玉修、環協助。鄒天慶領命，隨同錢修、二將去準備兵馬去了。自然又命雷大春引領五百人馬，去守住周家後門，倘有那強徒逃出，勿得放過一人。即命徐定標、王文龍幫助。雷大春領命，同了徐王二將去了。這徐王二將，昔年在揚州李家做過教師，近來方投到王府，做個偏將。自然又命殷飛紅帶領五百人馬，并眼線人等，去周家東南上二里之遙，地名二岔河三路往來要道，埋伏樹林之內，彘徒如有漏網，必從此路而走，切勿放過一人。即命董天鵬、薛大慶協助。殷飛紅領命，同了董薛二將去了。自然又命鐵昂、黃三保二人，把周家店鋪家業一并封鎖，查抄，不得有誤。鐵黃二人得了這個美差，欣然而去。李自然分撥已定，自以為手到擒拿，坐待拿獲，隨即退到裏邊，衆將各回府第。且說鄒天慶在教場點齊兵馬，會同衆將，悄然起行，一路上旗旛招颭，甲冑鮮明，隊伍整嚴，刀鎗耀目。不多時已到周家，各依將令行事。殷飛紅同了董天鵬、薛大慶，領着五百步兵，先去三岔口埋伏。雷大春與徐定標、王文龍，領五百軍兵，扎屯後門外，守得水洩不通。鄒天慶同錢玉修環到了周家門首，吩咐將房屋圍圍住，一聲令下，衆三軍發一聲喊，把周家圍得鐵桶一般，便叫徒弟們隨我進去。鐵昂、三保先進門來，大叫周湘帆出來見我。湘帆早已得信，知曉官兵果然來了，也不慌忙，從容走出外邊，喝道：「我姓周的在此，你却待怎的？」鄒天慶走下前來道：「周湘帆，我們今日非爲別事而來，只因奉了軍師將令，特查訪昔年江南一班越獄脫逃的兇手，只要驚動府上，查看一過，若言昨日廝打之事，再也休題。只要沒得奸細，萬事罷了。若有奸細時，可早早獻出，還可恕你不知之罪。若待搜了出來，悔之晚矣！」湘帆見鄒天慶循循有理，便道：「鄒大將軍說那裏話來，想我周某，怎敢容留匪人？若說江南人雖有一個施客人，却是蘇州城內開着碗店的東家，乃十多年的主顧了，其餘連江南人多沒有，怎說奸細？」隨同了鄒天慶、鐵昂、黃三保、錢玉修、環一班武將，一路來到裏邊，逐人盤問，多是家人、僕婦，直到書房，楊小舫包行恭二人坐在裏邊，看官包行恭，雖是江南人，只因在長安數年，變成一口陝西說話，徐壽亦是江南人，他十三歲跟了海鷗子，遍遊天下，各處說話

都能講得。方纔雜在家僮裏面，因此更加查問不出。鄴天慶盤問楊小舫根底，小舫道：「在下姓施名子卿，一向碗業爲生，小店開設蘇州城內，與湘帆交往年久，今年結算帳目，並且要定燒貨物。」說得有憑有據，鄴天慶暗想：「軍師原係臆料之事，又無憑據，真乃捕風捉影，虛動干戈，有甚奸細在此？」正欲同衆人回轉，只見部下副將錢玉，指着這位姓施的喝道：「你這姓明明是楊小舫，正是徐鶴羅德的一黨，還要抵賴麼？」湘帆行恭聽了，俱皆吃了一驚，小舫細看此人，有些面善，你道那錢玉是誰？却原來就是金山寺知客僧至剛，他俗家名姓原叫錢玉，後來破了金山寺，寧王留在手下，叫他還俗，所以認得小舫。小舫心中暗想：「這廝聲音面貌，莫非金山寺的知客那時被他漏網。」只是口內不肯應承。正在強辯，鄴天慶道：「你也不必爭論，見了王爺，面奏虛實便了。」吩咐手下，把湘帆家主僕人等一齊拿下。湘帆道：「我有何罪，將我全家拿了？」鄴天慶道：「你無罪，王爺自然放你，俺們奉旨而來，你須怪我不得。」手下的部曲牙將，把家僮等一一網綁，錢玉修環鐵昂三保一齊上前來拿他。三人包行恭早已大怒，到此時那裏按捺得下，把腰內寶劍扯在手中，楊小舫也取雌雄劍出匣，周湘帆見他二人已出兵器，料認今日只得動手，亦將單刀拔出鞘來，三人一齊上前迎敵。鄴天慶哈哈大笑道：「你們想拒敵麼？今日任你英雄，插翅也不能飛出天羅地網。」提着撲刀，正要動手，忽見一個家僮模樣，渾身黑服，手執單刀，從裏面竄將出來，如一道黑光，一刀已到，天慶何等眼明手快，便把手中撲刀，向上擡，那人趁他勢力，飛身上瓦房，鄴天慶便叫錢玉修環快上去擒下來。錢玉修環將三將應聲而上，三人在屋面上廝殺。鄴天慶因爲鐵昂三保身上有傷，叫他們把守大門，自己獨戰三人，包行恭暗想：「我等三個殺他一個，難道傷他不得？」那知鄴天慶的工夫，比大衆不同，你若氣力平常，他不過如此，你的氣力越大，他對付你越利害，故此他有耐戰之功。他人那有久戰不疲的本領，湘帆與行恭小舫如走馬燈一般，把鄴天慶圍在庭心，各人拚命廝殺，那知他不愧不忙，越戰越勇，一刀緊一刀，一刀快一刀，殺到後來十合之外，猶如風捲殘雲，但覺一團白光，呼呼風響，好似

幾百把撲刀一齊砍來，使人沒處招架，殺得三人汗流夾背。莫說要想還手，連存身之地都沒有，只得東竄西跳，躲避不遑。包行恭知道不好，颺個空闊，將身向大門內竄將出去，猶如一個流星，在鐵昂頭上而過。不知可能出去，且看下同分解。

第五十回 小俠客箭射至剛僧 鄴將軍力擒三勇士

却說包行恭飛身逸出，大叫：『二哥走罷！』鐵昂恐其暗算，將頭一偏，行恭已到門外。我一口難說兩處，這裏與鄴天慶交戰的時候，屋面上徐壽與錢玉修環也在上邊廝殺。徐壽見二人勇猛，難以取勝，暗想：『我隨師數年，學成如此本領，以爲天下無兩。那知世上英雄，如此之多，這兩個偏將怎這等利害。今日他們三人只怕難以脫身，不如殺出重圍，到主人處送信，再作商量。』想定主意，買個破綻，跳出圈子來，颺定這說破楊小舫那廝的一弩，果然矢無虛發，一弩正貫咽喉。錢玉翻身下屋。這裏包行恭跳出門外的時候，恰巧錢玉跌下庭心。王府衆將吃了一驚。包行恭趁勢殺出重圍而去。鄴天慶見傷了錢玉，心中大怒，大吼一聲，把楊小舫擒下。湘帆隨後竄上瓦房，恰巧雷大春守住後門，聞報衆賊在前門口廝殺，吩咐徐定標、王文龍、謹守後門，自己跳上瓦房，依着殺聲，直到前邊，正遇湘帆上屋，不防雷大春到來，出其不意，一把拿住，擲下庭心，喝叫衆軍士縛了。且說徐壽一弩射翻了錢玉，跳下瓦房，把衆兵丁砍瓜切菜，殺出重圍去了。修環怕他暗箭，不敢窮追，虛張聲勢，追了一程，也就罷了。行恭、徐壽二人雖然殺了出來，無如這裏有一條官道，一面是進城的路，一面便是往三岔口的。徐壽初到這裏，不識路，却向進城的一頭逃去，走了一程，方知錯了，便向橫裏東轉西抹，一陣兜抄，倒被他走了。那包行恭却望三岔口走，正是到馬家村的道路，無奈前有埋伏，行恭那裏知道行不到二里，前面一派松林，岔生歧路，一面向梅村去的，一面到馬家村去的。行恭正在躊躇，林內跳出一員大將，手提九環潑風刀，大叫：『先鋒大

將殷飛紅在此，好細往那裏走？兜頭一刀砍來，行恭叫聲：「不好，此處有伏兵，我命難保。」將寶劍架開，覺得沉重，虎口有些震痛，暗道：「此人不比方纔屋上的，若與他對壘，定被拿了，不如走爲上着。」轉定念頭，卽向殷飛紅虛幌一劍，正待要走，不防樹林中伸出二三十隻撈鉤，將行恭拖翻在地，衆軍士發一聲喊，一齊上前，將他縛了。殷飛紅大喜，便教衆軍兵回城繳令，行不到半里，只見鄒天慶，同了雷大春、修環、徐定標、王文龍，并偏裨牙將，追趕前來，見殷飛紅拿住了一個奸細，便道：「單單只走了家僮，我們也可回城繳令的了。」隨吩咐把錢玉屍首買棺成殮，帶了衆將三軍回城而去。鐵昂同黃三保，把周家房屋封鎖了，便到他破器店中，招牌却已換了別人家店號，查問情由，已於半月前，盤與姓張的開了。鐵昂將店內賬簿拿來一看，果然不差，便問：「周湘帆，何故盤於他人？」那掌櫃稟道：「教頭不知湘帆平日不肯經理生意，只喜結交朋友，費用甚大，年來暗中虧耗，外人那裏知道？故而將田房產業，盡皆賠償他人，只留自己這一所住宅。」鐵昂聽了無可如何，只得將言回稟軍師不表。且說鄒天慶回進城中，直到軍師府內，把周家衆家人，並三名奸細繳令。李自然記了衆將功勞，衆三軍皆有犒賞，卽奏明寧王。寧王親自提審湘帆、小舫、行恭三人，俱各認了。但家僮輩無罪，求恩赦了他們。寧王將家人細細審過，皆係江西小民，便一齊放了。單把三名要犯，喝教推出午門斬了。李自然奏道：「請千歲暫息雷霆之怒，想兇徒已落陷穽，插翅也難飛去，依臣愚見，不如收禁天牢，等待拿住羅德徐鳴泉等爲首正犯，一面申奏朝廷，將活口與俞謙質對過了，然後開刀，好問俞謙質個謀害王親的罪名。」寧王准奏，吩咐將三犯禁在牢中，不字號內，着有名驍尉看守。要知道這個監牢，在王府中最彎曲的所在，四面銅牆鐵壁，一路埋伏重重，連飛鳥也難出進，他三人命犯牢獄之災，此時收禁了進去，直要到後書徐鳴泉、三探、寧王府七子十三生大會江西徐鳴皋，請了五位劍俠，大鬧離宮，傷了王府多少上將，方纔把三人救出天羅地網，此是後話。我且按下藩邸一邊，再說徐壽跳了出來，一路大圈轉來，到馬家村地方，原來好個所在，山清水秀，綠柳成行，一村有三五百人家，賣

舍華好路徑十分曲折，這馬家村俗名叫做八陣圖，外方人初到此間，必要迷途。徐壽走到裏邊，行了好半歇，却仍到了原處，走了數遍，穿來穿去，多是樹林，但聞隱隱的雞犬之聲，好在東邊，向東走，又在兩邊，總摸不着入村的路徑。暗道：「這也奇了，世間豈有這等所在？」就向林子裏坐着歇息，等有人來問個信兒。方纔坐定，只見一個鄉人挑着兩隻筐籃，籃內都是零星物件，看來此人必定村里居人，進城去買東西回來的，便立起身，上前把手一拱，叫聲：「大哥請了！在下要到馬家村，馬教師家裏，望大哥指引！」那鄉人道：「你要到馬金標家去麼？只跟了我走就是。」徐壽謝了一聲，就跟着他一路走去，轉過樹林，却望了東的方向，倒兜轉來。徐壽道：「大哥如此走法，却是倒退回去了。」那鄉人笑道：「這裏的要進先退，要退却進，你若順灣倒灣，一路向前，今年走到明年，也只仍在這裏，此地乃開國功臣劉基軍師隱居之所，俗名叫做八陣圖，就是這個意思。」一路講講說說，不多一會，已到村中，只見房屋高大，鱗次櫛比，地雖無多，佈置得灣環曲折。徐壽心中大喜，喝采道：「好個所在，真乃是別有洞天。」走過了二村，來到一處四面竹圍環抱，中間一村房屋，約莫數十餘家，那鄉人指着高牆之內，說：「小客官，那家便是馬金標家裏。」說着挑了担子，唱着山歌，向左首轉灣去了。徐壽謝了鄉人，走到馬家門首，只見裏邊走出一個大漢，原來正是羅季芳，便道：「羅大爺，我主人可在裏邊？」季芳道：「阿壽，你來做甚？老二在裏頭。」徐壽也不回言，一直走到廳上，見馬金標同着徐鳴皋、徐慶狄、洪道王、能李、武齊齊坐着，那馬金標年紀五六十，充景生得相貌堂堂，三絳長髯，半已花白，身穿葛布箭袖，足登緊統驍靴，正與衆人說話，搶步上前，見了鳴皋，與衆英雄兜了一個總揖，鳴皋道：「徐壽見過了馬師爺。」徐壽忙又作了一揖，馬金標還禮道：「原來就是徐壽兄弟，果然好一表人物。」鳴皋忙問周家怎樣了，徐壽把方纔的事細說明道：「現在三人尚未脫身，只是這奸黨好生利害，看來凶多吉少。」羅季芳也跟到裏邊，聽了徐壽之言，便叫：「老二，我們何不殺到周家，把這班奸賊殺了？」鳴皋道：「獸子，你說這般容易，只怕此時他三人已被拿進城關去了，這是我，不是不該。」

把小舫留在那裏，豈不是我害了他三人性命？」徐慶道：「此事也難怪他，誰曉得這賊禿當日被他漏網。」馬金標道：「事已如此，據我看來，還是差人去城中打聽消息，再作道理。」鳴皋道：「教師說得是，但叫誰人去好？」馬金標道：「待我去探來。」鳴皋道：「只是有勞教師。」金標道：「說甚麼話，況且小徒分上，理當如此。」說罷，抽身便走，衆弟兄惶惶惑惑，坐立不安。到了黃昏時候，金標回來，衆人忙問怎樣。金標道：「還好，就是不幸中之幸，周湘帆一家兒，并包行恭楊小舫，一齊拿進城關，那家懂人等多放了出來，寧王要把他三人斬首，倒是軍師說了下來，如今拘禁天牢，要等拿了衆人，一齊開刀，我們且慢慢地想法，劫救出來，只是一件難處，王府裏的牢監極其緊密，外人尋都尋不到的。」鳴皋聽了金標之言，知他三人未傷性命，心中略定，便是單身私探王府牢監，且看下同分解。

第五十一回 徐鳴皋一探甯王府 朱宸濠疏劾俞巡撫

却說徐鳴皋聞得楊小舫周湘帆等被擒，禁在王府監牢，暗想：「周湘帆好好一家人家，都是我們連累他，如今拘在牢中，如何不去相救？前年在蘇州司監之內，人不知鬼不覺，把羅季芳劫救了出來，如今何不私進王府之中，豈有尋不見監牢之理？待我見機行事，先去探一探，若然戒備果嚴，再與徐慶同去。」思前想後，只得如此。當夜到了三更時分，周身結束停當，插入在腰，出了房門，飛身上屋，但見明月如畫，萬里無雲，暗想：「此村路途盤曲，我雖問過馬金標，他說休管道路闊狹，進退艱難，但方冬青樹，切不可進，進則迷失。」想罷，下了房廊，一路前行，果然五步一株，十步又一株，出村在右，進村在左，到了轉灣之處，但望前邊，冬青左右面便是出路，依法而行，不多時，出了八陣圍來，放開大步，連竄帶蹤，快如飛鳥，到了城垣，越城而進，竟到王府之中，上得瓦房，靜悄悄，寂無聲息，在瓦面上四面兜抄，但見房廊鱗次，殿閣重重，那裏去尋得牢監？遙望最高處，上接青雲，暗想：「此必

凌霄寶閣那邊便是離宮。飛身跳到其間，只見一殿中，燈光分外明亮，將身伏在簷頭，把頭倒垂下去，只見二位大夫，幾個內官，正同着寧王出外，由東廊再行來，一路說着閑話，只是聽不清楚，過了迴廊，二位大夫躬身立住，內官掌了紅燈，同寧王進宮而去。二位大夫，從東角門轉到外邊去了。鳴皋見殿上無人，跳下瓦房，入到裏邊，見左首三間密室，上有金匾「軍機處」三字，走到軍機房內，見桌上排着文房四寶，硯池內磨墨未乾，旁邊一具十景廚中，有奏摺扯開一看，吃了一驚。只見奏摺之中，夾一個大紅柬帖，原來正是周湘帆結義的帖兒。十二個弟兄姓名籍貫，三代履歷，齊齊排列，將奏摺從頭一看，乃是奏明天子，參劾「江南巡撫俞謙，謀爲不軌，收亡命羅德慕容貞徐慶徐鶴楊小舫狄洪道包行恭周湘帆王能李武伍天熊徐壽等十二人，謀刺親王，意圖叛逆，前年打毀奉旨播臺，殺傷百姓無數，燒毀金山禪寺，殺死藩王替僧，共傷禪客僧人一千餘人，卽是此一班潑賊。太平縣知風拿獲二名，羅德王能具有銀牌爲證，顯係俞謙指使。後來被羽黨沿途劫奪，無法無天，藐視國法，自今胆大如天，竟敢干犯臣宮，左右俱受重傷，臣命將校拿獲三名叛逆兇徒，楊小舫包行恭周湘帆，現今收禁牢中，候旨發落。內中周湘帆乃本地土豪，爲富不仁，窩留匪類，搜出結義憑據，開載十二兇徒在上，內有患難相扶，同享富貴等語，顯得效學十三太保故事，非謀叛逆反而何？今將銀牌偽帖，一并呈上，龍案祈聖上將俞謙拿問，交刑部從嚴治罪。一面速發御旨，拿捉逆黨羅德等九名，着各州各府嚴拿，務獲切勿聽其漏網，頒行天下，以清妖孽，而肅官方」等語。鳴皋看畢，見旁邊又有信札一封，乃寧王寄與朱寧張銳的信札，內有黃金二百兩，託朱張二個太監，要在天子面前教他將俞謙害死，并捉拿九位弟兄等情。鳴皋想道：「奏章上說有銀牌，銀牌總在這裏。」將廚中翻看一回，果然在內，鳴皋一併拿了，塞在懷中，出軍機房，上了屋，再到裏邊尋監牢所在。東尋西看，那有影響，暗想：「房屋數千餘間，到那一方去尋好？諒必居中定是奸王宮院，監牢斷不在內，四周近於外邊，又不祕密，亦斷不在此約來，總在御花園左近，那裏地方最是祕密所在。」想定主意，竟到御花園內，但見

樓臺殿閣，畫樑雕棟，裝飾得神仙境界一般。荷花內畫舫龍舟，彩畫鮮明，假山疊疊，堆得玲瓏絕巧，樹木蒼翠，迴廊曲折，奇花異草，怪獸珍禽，無所不有。鳴皋無心玩景，來到一隻亭子之中，息坐片刻，上有「翠微亭」三字，坐了一會，倚在闌干，望那左首一隻旱船之中，有二人在彼幹那不端之事。你道何等之人，原是一個花兒匠，引着小太監在旱船中榻床上，鷄姦，月明之下，鳴皋看得清楚，少頃二人事畢，小太監由那邊去了，這花兒匠，回身轉來，正從翠微亭走過，鳴皋忽然跳出，將花兒匠一把拿住，喝道：「不要叫，叫便吃刀！」那花兒匠被他夾頸皮扒住，扭轉頭來，見他手中雪亮的鋼刀，嚇得魂不附體，叫道：「爺爺饒命，今日頭一回，下次再不敢了！」鳴皋道：「那來管你，你只說監牢在那裏，我便饒你性命，若有半句虛言，一刀兩斷！」那花兒匠戰戰兢兢的說道：「爺爺監牢就在那邊，出了花園向東轉去，只有一箭之遙，進了月洞門，順手轉灣，見一帶屋宇中間的牆壁，是假的，可以推得開來，進去就是了。」鳴皋道：「可有詭言？」花兒匠道：「我若說謊，不得好死！」鳴皋道：「你要好死，我便送你西方極樂世界去罷！」手起一刀，分爲兩段，將屍首提到假山僻處，塞在山孔之中。只因王府花園浩大，人跡走不到處，後來屍首爛在假山洞內，無人知曉，也是他的惡報。我一言丟過，再說徐鳴皋依了他的言語，出了御花園，向東轉過幾處殿閣，果有月洞門，進得裏邊，右手過去，走到中間一間屋內，將牆推時，那裏推得開來，又向東西兩面推來，都推不開來。正在躊躇，忽聽得人語嘈雜而來，鳴皋一個騰步，已到外邊，飛身跳上對面六角亭上，將身覆在亭子上面，只見有五六個人走來，內有三四個驍尉模樣，二個家人打扮，提着燈火食盒，一路說話而來，進得屋內，在柱間扭動關捩，那一垛牆垣，呀的開了，二個家人走將進去。鳴皋想道：「不如待我搶進裏邊，探個消息。」正欲跳下亭來，只見那門內燦的一道黑影，直撲到亭後而來，鳴皋吃了一驚道：「此我道中人，莫非三人之中，逃了一個出來，但他三人沒有這般工夫。」遂即轉身，只見那人已到亭上，被他夾背一把拿住，輕輕喝道：「你好大胆，敢到這裏窺探形蹤，意欲反牢劫獄，我且拿你去見寧王。」鳴皋吃了一驚，定心一

看，原來却是一枝梅。心中大喜，便道：「二哥你怎的却在這裏？幾時到此？」一枝梅道：「此地非是說話之所，且到那裏坐地。」二人同下亭子，來到方才望見的那船中，此處最是幽僻，人走不到之處，二人坐下。鳴皋問道：「二哥去尋小弟，可曾遇見誰來？今日怎地在此？既到裏面，聽見三位兄弟否？」一枝梅道：「前事一言難盡，無暇告訴。今日回轉南昌，見湘帆家門上貼着十字封條，心中驚駭，諒必弟兄們弄出事來，隨向市中探聽，聞說楊小舫包行恭周湘帆三個人，提入王府，拘在天牢，其餘盡皆走脫，又不知避居何處。到了黃昏，來到此間，恰遇一班看守監牢驍尉經過，我，便跟到裏邊，誰知重重埋伏，鳥雀也難進去，若欲相救他們，除非分命等到來，直候至如今有人開門，方能脫身出外，賢弟切勿輕進，此中門戶重重，有的只能外開，有的只能裏開，若到中間之處，插翅也難飛出，而且其中埋伏機關，比金山寺十倍利害，衆弟兄現在何處？」鳴皋把以前事告訴一遍，說：「現在衆人俱在馬家村暫避。」又把方才私入軍機房之事說了。懷中取出摺奏信札，黃金銀牌，與一枝梅看。一枝梅道：「此地不宜久留，我們且到馬家村再議。」二人上了瓦房，一路連窺帶蹤，來到一處，望見燈火明亮，隱隱聞得喧嚷之聲，二人心疑，立住了細聽，却又聽不清楚。鳴皋道：「二哥莫非三位兄弟，被他們擄掠否？」一枝梅道：「我們且去看來。」二人遂即飛步前往，向下面窺探，不知果係何人，且看下面分解。

第五十二回 王府戒嚴防刺客 村店談心遇異人

却說一枝梅同了徐鳴皋，二人來到前面，伏在瓦上，窺見對面一隻大廳之上，排開數席酒肴，約有二三十人，在那裏飲酒。原來這日乃余半仙生日，那同僚官員，都在那裏吃壽酒，尚未散席，兩旁站着衆家丁伺候，居坐的正是軍師李自然，上首鄴天慶，殷飛紅，雷大春，鐵昂波，羅僧鐵板道人，下首余半仙，同着妹子余秀英，并一班徒弟，還有幾個得寵的太監，并幾個武將，正吃得杯盤狼藉，歡呼暢飲。鳴皋道：「二哥這上首坐的便是鄴天慶，

最是利害，若能除了此人，其餘就不妨事了。」一枝梅道：「衆人都在那裏，不便下手，況且余半仙兄妹，妖法利害，你找下去，定遭不測，也罷待我賞他一彈。」遂向身旁袋內摸出一個子彈，照準鄴天慶劈面打去，那天慶正在飲酒，不提防有人暗算，方欲舉杯就口，忽地一彈飛來，忙將頭偏躲，已來不及，中在眼梢之上，幸虧天慶工夫到家，打得眼前金光亂射，大叫一聲：「有好細！」霎時間衆人各拔刀劍在手，一齊跳到庭心，衆家丁將燈火點起，那知時交四鼓，月已西沉，亮處望到暗處，却不清楚，不知瓦房上有多少奸細，故此不敢上屋。正在擾攘，呼的又是一彈飛來，波羅僧眼明手快，忙將手中戒刀一隔，那彈正打在刀上，噹的一响，打得火星直爆。鄴天慶大怒，他的眼睛黑夜能辨鎗鏢，雖然左眼中彈，右眼依然無恙，見衆人不敢上去，便提了一柄撲刃，飛身上屋，鐵昂見老師上去，也便跳上瓦屋，雷大春、殷飛紅、鐵板道人一齊跟梢而上，只有波羅僧同余家兄妹以及幾個不善飛行的，守在下邊。且說一枝梅見鄴天慶提刀出來，便道：「賢弟走罷！」二人旋轉身來，向外邊走。鳴泉回頭一看，見有四五人進來，知道都是定做的好手，難以抵敵，遂跟定一枝梅飛奔而走，出了王宮，在於民房上面，不管東西南北，向前而去。前逃的是疾雷掣電，後趕的是風捲殘雲，趕了一陣，鄴天慶回頭一看，見背後四人追趕不上，相離已遠，只得獨自一人追趕，看看趕上，卻被一枝梅又發一彈，天慶急閃，那彈從耳邊擦過。天慶暗想：「眼疼難當，衆人又落在後邊，這二個也非善良之輩，不如回去再作道理。」轉定念頭，旋身回轉，遂同鐵昂等到了王宮，天已黎明，一同奏知寧王，早有軍機房報稱夜來失去奏章、信札、黃金銀牌之事。寧王大怒道：「這班逆賊，直如此大胆，竟敢私入王宮，意圖行刺，偷盜奏章等物，彈傷無敵大將！」吩咐再寫表章，申奏朝廷，備下金珠禮物，差黃三保、星夜趕進京都，先見了朱寧、張鏡，務要將兪謙拿問定罪，發詔拿捉羽黨，頒行天下，一面吩咐大小將官及侍尉人等，嚴爲防備，命雷大春、鐵昂、殷飛紅、鐵板道人，各領御林軍，每夜輪流在王宮內外，終夜梭巡，離宮內安排埋伏，又選八十個頭等侍尉，弓上弦刀出鞘保護，又命余秀英帶領一百名女兵，保衛宮中嬪妃，又命

半仙封爲副軍師之職，幫同李自然、波羅僧，將精兵十萬，統扎王宮之外；鄴、天、慶鎮守宮門，總理內外；把一座王宮，變做了劍樹刀山，旂旛招展，戈戟如麻，戒備得鳥雀也難飛入。那黃三保領了寧王旨意，背上黃布包，帶了一個伴當，兩騎馬，日夜趕路，向北京而去。且說馬家村衆弟兄早上起來，不見了鳴皋，料想他私入王宮，探聽三人消息，至今不見回來，定然凶多吉少。惟季芳欲進城去打聽，徐慶止住道：「你却去不得，待我去探個下落。」當下徐慶獨自進城，而去城門上十分緊急，徐慶不敢進城，就在城外打聽，聞得茶坊酒肆，三三兩兩，傳說「昨夜有二個奸細，私入王宮，行刺未成，盜去金珠無數，鄴大將軍亦被打傷，後來追趕未獲，今日王宮外，屯扎十萬雄兵，內外如何嚴備，各城門如何緊急，若有容留奸細者，一體同罪，故而今日城中移兵統衆，熱鬧紛紛。」徐慶回莊告知大衆，均都猜疑如何有二人，究竟又有誰來。不說馬家村衆人猜疑不定，且說一枝梅徐鳴皋見後面追兵已去，天色漸明，遂緩緩而行，不知不覺，這一回兒，直奔了七八十里，前面却是山路，二人迤邐前行，只見三岔路口，樹林上掛一面尖角小旂，鳴皋道：「二哥這條道內有酒店在彼，我們腹中飢餓，且去飲一杯酒兒。」一枝梅道：「甚好。」二人便轉灣進去，約有半里，果見一排草屋，門前挑出酒帘，走到裏邊一看，却是三間茅屋，雖則山居，倒也收拾得清潔，竹檯竹椅，寬大軒豁，裏邊飲酒之人，先兩席在彼。二人揀了一副座頭坐下，酒保擺上二隻杯子，二隻竹筯，鳴皋道：「先打兩盞上好汾酒來，可有什麼下酒？」酒保道：「我們出名的好醬牛肉，白斬雞，醃鴨子，還有肥大葱椒田雞，也有蔬菜。」一枝梅道：「每樣切一盤來，有好餅拿幾十個來。」酒保應聲曉得，便去搬上一桌，擺了七八樣。二人飲了數杯，見那旁邊一隻檯上，坐着一人，在彼獨酌，生得形容古怪，相貌威嚴，高顴闊額，落腮鬍子，頭戴逍遙巾，身穿玄色道袍，檯上放着一口寶劍，將大盞自酌自斟。一枝梅道：「賢弟此人有些異相，必非等閒之輩。」鳴皋點頭道是。便問：「二哥你說尋我，究竟怎地？」一枝梅道：「那日我依了李武之言，到了安義山中四處找尋，一連數日，全無蹤跡，忽見一個麗人，與我同行，漸通言語，說是家在前邊不

遠。我想深山之內安得有此豔妝女子？心中早已疑惑，走到前邊，果有一所高大房屋，他便邀我入內獻茶，眉來眼去，迷惑於我，我便假意周旋，問他闕閣，他說：「父親在日，官居極品，告老林泉，住居此地，單生他一女，小字芳蘭，後來父親去世，家道陵夷，如今存一使女司炊，一蒼頭應門，其餘別無他人。」邀我入齋爲婿。我想世間豈有如此易事？心中有些明白，知他莫非山精妖魅，將他面容細看，雖則美麗，却有一股殺氣，我便將計就計，應允了他，引到樓上，房中陳設華麗異常，少頃主婢二人下樓，去備酒餚，我四面觀看，忽見床頭掛着一條帶子，知是寶弟之物，吃了一驚，暗想此女一定妖精，想你莫非被他吃了，只不知甚麼精怪常言道：「先下手爲強，慢下手遭殃。」想定主意，守在房門背後，拔刀伺候，少頃女子進來，被我一刀殺了，只聽豁喇一聲，好似天翻地覆，樓房立時塌倒，我便跳將出來，原來一條極大的蟒蛇，早已身首異處，那婢女蒼頭逃遁去了。細看那房子，却是一座坟堂，我便放起一把火，連房屋一并燒了，後來又尋了兩日，毫無蹤跡，我想你衣履不見，或者未被這妖精傷害，遂即回到南昌，只見周家房屋封閉，細細打聽，方知他三人被禁王府牢中，你們不知去向。故昨夜欲去探望他們，設法相救，亦可問你下落，那知難以進去，卻會見了你，你卻究竟在於何處？」鳴皋把遇見芳蘭與李武失散，被他迷得幾乎傷命，後來幸得師伯玄貞子到來，命小童徐壽相救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又喚酒保添上兩壺酒來，你一杯，我一杯，講起寧王之事，今後必然嚴備，如何救三位兄弟？一枝梅道：「鄴天慶本領高強，余半仙妖法利害，更兼鐵昂雷大春等輩相助，看來斷難再去，若要救得三人性命，除非令師等到來。」鳴皋道：「只是沒處去尋他奈何？」二人正在說着，忽見旁邊桌上飲酒的鬍子，忽然站起身來，將一枝梅鳴皋二人一把一個夾頭皮拿住，大笑道：「好寧王出了萬金大賞，拿捉你們，原來却在這裏！」鳴皋等嚇得魂不附體，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甯藩府禁軍爲盜

趙王莊歃血練兵

却說弟兄二人，在山村酒家對酌談心，忽被那人抓住，吃驚非小，要待掙扎，却覺四體麻木，不能用力。鳴皋道：「你當我們是誰？」那人笑道：「你乃各處嚴拿不到的揚州徐鳴皋，他是積案如山的常州一枝梅，想來瞞過我麼？」鳴皋料想隱瞞不過，便把雙眉直豎，虎目圓睜，說道：「你當真要拿我們？」那人把手放了，笑道：「我來拿你做甚麼？」二人俱向那人作揖道：「請問豪傑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人道：「老夫到處為家，久忘姓氏，如鸛鵲之寄於一枝，就叫做鸛寄生。」二人聽了，納頭便拜道：「久聞老師大名，如雷灌耳，今日得拜尊顏，實為萬幸！」鸛寄生雙手扶起道：「前日遇尊師，因他兄弟們南海有事，不得便來，故此叮囑老夫相助賢契們一臂。」鳴皋聽了，喜出望外，便問：「師父師伯可要到此？」鸛寄生道：「不過遲早之間，必然一同到此。」鳴皋說起前事：「衆人避居馬家村馬金標家內，現有楊小舫包行恭周湘帆三位兄弟，陷於藩邸，小姪欲想劫救，昨夜私入王府，那知準備甚嚴，無從入內，祇盜得奏疏書信在此，後被鄴賊追趕至此，却與老師相會。」鸛寄生道：「寧藩兇焰未衰，一時不能下手，小舫等雖被拘囚，諒無防礙，余七妖術利害，須待四兄到來，方可收伏他們。」鳴皋道：「余七何人？」鸛寄生道：「人稱他余半仙，乃白蓮教之育，有撒豆成兵之術，移山倒海之法，他有個妹子，叫做余秀英，尤其利害，能咒詛傷人之法，又將穢物煉成百萬鋼針，名萬弩陣，隨你道術高妙，遇即傷身，神仙也都害怕，故此我等所慮者在此，若待四兄傀儡生到來，他有旋乾轉坤之力，挽回造化之能，正能克邪，方可成就。」看官後來，寧王造反，王守仁執掌總制三邊都御史，拜帥征勦，余半仙兄妹二人，用釘頭七箭書之遺法，要拜死王守仁，幸得草上飛焦大鵬盜出草人，保了性命，此是後話。當時徐鳴皋聽了鸛寄生之言，呆了半晌，說道：「他們有如此邪術，如何救得三家兄弟出來？」鸛寄生道：「吉人自有天相，你且放心，你的大師伯玄貞子，他精通數術，能知未來之事，前日同令師海鷗子，到南海去，與我路遇，敘談平日，言及你們十二俠士義結金蘭，後來勦滅宸濠，全仗你十二人之力，如此看來，他三人決無妨礙。」鳴皋一枝梅聽了，方才放心。三人重新并在一桌上。

開懷暢飲，徐鳴皋講起前事，鶯寄生十分器重，贊歎一回。一枝梅喚過酒保，會了錢鈔，三人緩緩而行，一路上講那豪傑的做事，望馬家村來，却又不走原路，大圍轉要繞去南昌城而走，約有百餘里路程。方才出店門的時節，已有中牌時候，走不上三十里，只見金烏西墜，玉兔東升，鳴皋道：「若得那裏借宿一宵才好。」一枝梅指着道：「這邊不尋村莊來了。」鳴皋定睛看了，遠遠望見一帶樹林裏頭，縷縷炊烟，便道：「果然那裏是個村落。」三人兜灣曲折來到那裏，却是個大大的村莊，約有二三百家人家，也有許多鄉店、茶坊、酒肆，頗形熱鬧，房舍亦甚華好，像個殷富的所在，只是每家門前各插一面白旗，并刀鎗之類，排列兩旁，店內的人，都是短衣窄袖，好似等待斷殺的模樣。三人心中疑惑，暗想：「地近省城，況且潘邸重兵屯札，豈有強盜到來，却如此防備？」便到一家酒店裏來，鳴皋便叫酒保來說道：「我們路過此地，欲在寶店借宿一宵，先把酒飯來吃，明日一并償價。」酒保道：「小店儘有潔淨床榻，上好的汾酒，各樣小吃，全備，客官只管點菜便了。」鶯寄生道：「不用點菜，把好的拿來，做些薄薄餅餠，餛飩充飢。」酒保答應一聲，不多時搬到桌上，便與他們斟下三大杯酒，一枝梅道：「你們這裏準備那旂幟刀鎗何用？」酒保道：「客官，你們是遠方人，不知這裏的緣故，我們這個村莊，喚做趙王莊，共有三百餘家人家，二千有餘人口，却只趙王二姓，當初只有兩家人家，一姓趙，一姓王，那姓王的無後，遂過繼了趙家之子，此地風水極好了，財兩旺，子孫茂盛，至今遂成了大村莊，故此村中兩姓，只是趙王一族，向來太平無事。不料近年來出了一班強盜，聞得村中殷富，時常黑夜搶劫，搔擾居民，因此合莊商議，準備器械刀鎗，提防盜賊。若有強徒到來，烏金爲號，齊心殺賊，一處有警，合村救應，協力同心，大家歃血爲盟，也有七百餘個壯丁。近來請了二位教師，一個叫做獨眼龍楊挺，善用一條鐵棍，曾把那山角嘴打下一大塊來，他專教人練砍工夫，癩團經，龍吞工，利害不過的；一個叫做雙刀將殷善，善用兩把柳葉雙刀，使發了，水都潑不進去，他專練的是內工，二人時常比試耍子。那獨眼龍雖勇，却每每輸在他手裏，那二人是江湖上有名的殷楊二將。這裏村中的族長趙員

外，聘請了來保護村莊，並教習村內壯丁武藝；因此近來軍武大盛，整頓得如虎如茶；前月一班強盜到來，被我
們殺得片甲不回，如今安靜得多了，諒他們不敢再來的了。」鳴泉道：「豈有此理？這裏地近省垣，况有甯藩軍
兵屯扎，如何容那強盜猖獗？你們不會去稟報的麼？」酒保道：「嚶，就是這個不好。」正要說下去，只見那樞轅
裏坐着個老者，喝住道：「你不去照顧生意，只管嚼哩嚙，算甚麼？」那酒保含着羞臉去了。鳴泉等飲了一回
酒，用麵飯見時候不早，遂到裏邊廂房內來。酒保拿了三床被褥，鋪置停當，三人坐在榻上，說說談談，正要安睡，
忽聽得一片鑼聲，响亮門外一匹馬，飛跑而過，口內只叫：「強盜大夥來報仇，在西山路進來，離村只有三里，大
家併力殺賊！」一霎時，人聲鼎沸，遍處鑼聲。三人忙到庭心，跳上瓦房，觀看月明之下，望見遠遠來一枝兵馬，沿
山迤邐而來的，有四五百人走的走，馬的馬，人啣枚，馬摘鈴，燈火全無，悄悄然過來。那趙王莊上衆壯丁，紛紛站
立門外，手中各執刀鎗火把，照耀得白日一般。只見兩個教頭，在前指揮道：「趙員外二個兒子，趙文趙武，并王
仁德王仁義弟兄二人，各引壯丁二百，在莊前樹林中埋伏，等待強盜殺入村中過了一半，截住廝殺，前後夾攻，
務要併力向前，不得有誤。」衆人齊聲答應，分別埋伏去。那楊挺殷壽，帶領三百餘壯丁，迎上前去，恰好強徒到
來，將火把上竹筒抽去，霎時照耀如同白日，發一聲喊，沖將過來。鳴泉等在屋上，看得分明，對一枝梅道：「二哥，
你看這枝人馬，不像那烏合的強盜，却是有紀律之王師，我想那酒保說話有因，莫非是老好的軍兵，作此不肖，
」一枝梅道：「賢弟之言不錯，但是官軍私出爲盜，不過數人或數十人而已，豈有公然成隊而來，與開仗一般，
難道帶官兵也是有分的？今有一營多兵馬出來，那主將豈有不知之理？」正在談論，那楊殷二教師，領了三百
餘壯丁，已與強盜的頭隊接着，在村外一片空地上，廝殺起來。那爲首的強盜，頭上扎巾，身穿軟甲，手執方天戟，
坐下戰馬，直沖過來，這裏殷壽舞動雙刀，接住廝殺；第二個強盜，渾身緊裝扎束，却是步行，使一對雙股劍，上前
助戰，恰好楊挺上前敵住，四人分做兩對兒廝殺，兩旁壯丁囉兵，吶喊助威，戰了二三十合，不分勝敗，忽見囉兵

陳伍稍開，一將飛馬上前，頭戴獸頭盔，身穿魚鱗甲，手提筆槍鎗，好似番將一般，衝上前來助戰，十分驍勇。楊莊般壽抵敵不住，敗進村來，那三員戰將順勢衝進村莊，口中只叫「拿捉王宮行刺的好細」。鳴皋聽得吃了一驚，到得近來一看，那三將却都認識的，正是雷大春同那徐定標曹文龍兩員副將，弄得徐鳴皋同一枝梅好似丈二的和尚摸不着頭腦起來。要激怒三人下來殺退軍兵，且看下同分解。

第五十四回 一枝梅彈打鉄教頭 三俠士大戰鄴將軍

却說徐鳴皋同鶴寄生一枝梅，在瓦房上面看見楊挺般壽敗進村來，那雷大春同了徐曹二副將，指揮軍兵，一擁沖來，只叫「休走了刺客好細」。鳴皋吃了一驚，回顧二人道：「我等方才到此，他們怎生曉得這裏村民，斷無進王宮行刺之理，莫非余半仙能算陰陽。」一枝梅道：「他若能算陰陽，却不算了馬家村去，其中定有別情。」鳴皋道：「我看他帶着徐定標曹文龍二人，竟是拿捉我們之意，這多休論，他只是強盜就是官兵，官兵就做强盜，却一定無疑。我們何不下去殺他一陣。」正在商議，只見雷大春帶領軍兵，追入村口，兩旁樹林中伏兵齊出，一聲吆喝，將軍馬截做兩段，獨眼龍楊挺同了雙刀將般壽，回身殺轉樹林中火光照耀，喊聲大震，雷大春吃了一驚，不知村中多少壯丁，林中亂箭如飛蝗一般射來，兵士自相踐踏甚多，徐定標臂上中了一箭，幾乎跌下馬來，大春無心戀戰，將手中筆槍鎗擡開二將傢伙，圈轉馬頭，衝出村來。楊般二教師，帶領趙文趙武王仁德王仁義并七百餘壯丁，一齊追趕出村，不到二里，只聽得山坡下一聲炮响，轉出一彪軍馬，約有一千餘人，爲首一員大將，頭戴八寶紫金盔，身穿鎖子黃金甲，足登虎頭戰靴，坐下逐電胭脂馬，手挺畫桿方天戟，面如黑棗，目若朗星，三綰清鬚，飄揚胸前，左懸弓，右插矢，腰懸寶劍，大喝：「強徒不得猖獗，俺無敵大將鄴天慶來也！」那王仁德不知利害，大喝：「強盜慢來！」舉起大刀，向鄴天慶砍來，天慶大笑道：「鼠輩敢來送死！」將手中戟，向刀

盤上一逼，王仁德那裏經得起，只覺兩臂發麻，虎口震開，叫聲阿呀！那把大刀，好似生了雙翅，向旁邊樹林中飛去。鄴天慶趁手一戟，把王仁德刺死，王仁義見傷了他哥哥，咬牙切齒，舞動梅花鎗，奮勇上前，楊挺舉起鐵棍，般般分開雙刀，趙文超武，各挺手中鎗，一齊上前來戰鄴天慶，無奈他力大無窮，戟鋒如雨，點一般，那裏抵擋得住。漸漸敗進村來，那雷大春同着徐曹二將，把衆壯丁砍瓜切菜，殺得叫苦連天，那衆軍兵進了村窩，四散亂竄，打入了家門內，殺人劫物，搜搶銀財，霎時間但聞男啼婦哭之聲。那瓦屋上面三位俠客見了這般光景，那裏忍耐得住，鳴皋大叫反了，攔的抽出鋼刀，向前奮身躍去五六丈之遠，正在天慶馬前，那鄴天慶正把般般分心一戟，般般躲避不及，只得咬緊牙關，將雙刀來砍，幸得楊挺鐵棍也到，二人用盡平生之力，要想擋開他戟，天慶往下一沉，那二人怎經得起，只震得四臂酸麻，渾身發抖，性命正在呼吸之間，恰好鳴皋下來，想道：「只聞鄴天慶的聲名，未曾交手，不知他究竟多少膂力。」遂起個雀地龍之勢，攢身而進，起這把單刀，運動全身工夫，向戟上奮力一抬，一來天慶未防，二來有般般二人拚命的招架，故此竟把這枝畫戟直蕩開來。鳴皋見戟蕩開，何等快捷，便躍上劈面一刀砍去，鄴天慶見半天中忽然飛下一人，十分驍勇，刀已進門，躲避不及，便把額角向他刀上迎去，大喊一聲道：「好！」鳴皋這口刀，竟反激過來。大驚道：「這廝的腦袋怎地結實？」連忙跳出圈子外來，恰遇曹文龍驟馬過來，鳴皋使一個旋風，滴溜溜快疾如風，把曹文龍連肩搭臂，砍下馬來。一枝梅見鳴皋去戰天慶，恐怕他有失，早把單刀抽出，隨後下來協助，鶴寄生知他二人難敵天慶，一個况有雷大春在彼，斷難取勝，忙把寶劍向下一擦，鄴天慶雷大春正在混戰之際，忽見一道白光，從瓦屋上飛將下來，那雷大春前會草草時候，被山中子一劍，把頭上包巾削去，頭髮都去了大半，嘗過劍術的滋味，今日又見白光來了，正是驚弓之鳥，嚇得面如土色，拖了筆捻鎗，挑轉葵花鏡，便一溜烟走了。那鄴天慶乃是學過劍術之人，雖不能施用，却還可以拒得，將左手執戟，與衆人力戰，右手抽出劍來，擋那飛劍，只聽得叮叮噹噹，左來右格，右來左攔，鶴寄生飛劍雖佳，卻

也傷他不得！說也希奇，那劍好似活的一般，只在鄴天慶馬前馬後，馬左馬右的盤繞，却不傷自己之人。鳴皋等四人奮力上前攻殺，那天慶雖則英雄，要把寶劍擋他的飛劍，只不過擋住他罷了，豈有占得他便宜？況且左手那枝畫戟，又要戰這兩隻猛虎，究竟難以招架，漸漸敗將下去。趙文趙武領着壯丁，從樹林中抄出前邊，將軍兵亂殺，王仁義亦領了二百餘個壯丁，在村內四面兜抄，將搶劫財物姦淫婦女的這些軍兵，殺一暢快。那鄴天慶敗出村來，却有了這救星到來，你道是誰原來他們共發三員上將，二千人馬，分作三隊而來，頭上邊雷大春帶領五百爲先鋒，中間鄴天慶帶領一千爲中軍，那後邊還有鐵昂帶領五百爲斷後伏兵，却離趙王莊二里之遙，西山足下守候漏網，且爲救應。早有探子報知鐵昂說鄴大將軍漸漸敗陣下來，鐵昂大怒，吩咐衆三軍上前接應，舞動一對八角紫金鎗，飛馬而來。鳴皋看見鐵昂頭上鎗鐵盔，身穿烏油鎧，坐下銀鬃馬，舉起雙鎗，飛馬而來，好似烏雲蓋雪，便道：「二哥賊將救應來了！」一枝梅早看見知道鐵昂驍勇，暗想：「讓他上來幫助了天慶，不常穩。」暗取一個鐵彈在手，等他馬近，劈面一彈打去，鐵昂不曾防備，正中面門，打得鼻青嘴腫，折了三個門牙，幾乎墜下馬來。那天慶見鐵昂受傷，料想難以取勝，只得圍轉馬來，落荒而走。雷大春徐定標，見天慶已走，順水推船，各帶軍兵而走。鐵昂疼痛難當，也把葵花鎗挑轉，飛馬而回，倒把自己兵丁衝倒不少。徐鳴皋一枝梅趁勢追趕，揚挺股壽趙文趙武王仁義等引領壯丁，唵哨一聲，衝殺上去，把軍兵殺傷無數。鷓鴣寄生見天慶已走，早把寶劍收回，跳下房廊，鳴皋等追殺了一陣，見軍兵去遠，各自回轉趙王莊，同了一枝梅回到酒家，謝了鷓鴣寄生相助之恩。趙員外又已知過路俠士仗義相助，此番幸虧他殺退了強盜，保全村莊，便帶了趙文趙武王仁義，并楊般二教師回到店中，與鳴皋等相見。村中聞說到了三個俠士，拔刀相助，個個要來觀看，一齊擁擠進來，當時天色漸明，趙員外吩咐殺牛宰馬，犒賞民丁，一面端整豐盛酒餚，與三位義士接風。趙文等檢點壯丁，前後被傷二十餘人，吩咐買棺成殮，殺死強盜一百五十餘人，掘土埋葬。趙員外款待三人，動問三位義士高姓大名，鳴皋道：

「晚生姓徐名鶴，字鳴皋，這位老師寄生的便是，那位哥哥覆姓慕容，單名貞子，綽號叫做一枝梅。」趙員外聽了，同着一個兒子，并王仁義、楊挺、殷壽等一齊拜倒在地道：「久聞二位大名，乃天下義俠，爲民除害，恨不見識老師當世神仙，今日何幸一齊來到敝地，此乃小莊衆百姓之福！」鳴皋等連忙還禮，大家坐下，爭來把盞。趙員外道：「老漢姓趙名琰，生有二個小兒，喚做趙文、趙武，自小喜學武藝，與王仁義、賢昆仲一班兒，姓請名師教習，只是本領平常，近因好藩暴橫，招兵買馬，意欲叛逆，那些賊兵賊將，大半都是強盜出身，獍子野心，時常出來搔擾村莊，那個禁軍教領鐵昂，原是個無賴出身，先時也會做過响馬，他手下帶的部兵，最是可惡，聞得這裏有些積蓄，每每扮作強盜，前來搶劫，因此請了楊殷二位教師教練壯丁，衆人歃血爲盟，誓共殺賊。往常不過三五個到來，幾次被我們殺死大半，想他們懷恨在心，所以昨夜大隊來報仇。」但如此整陣而來，難道老奸不知，豈有身爲親藩，縱容手下兵將，公然爲盜之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鶴寄生逼走鄴天慶 徐鳴皋相會焦大鵬

却說趙員外意欲留住三人保護他們，便道：「徐英雄，今欲何往？若不嫌待慢，有義三位義士，在敝莊盤桓幾時，救護一村百姓，料想他們早晚必來報復，未知肯俯允否？」鳴皋道：「並非晚生無情，我們若在此間，非惟無益，反要害了一村性命。」趙員外道：「徐英雄說那裏話來，別的休說，只昨夜若非三位在此，只怕此時合村變作邱墟的了。」鳴皋道：「員外有所不知，那老奸恨我入骨，前日有三位兄弟，陷在王府牢內，前夜私進王宮，意欲劫救，不料被他們知覺，追趕一程，因此繞道經此，昨夜聽得賊將叫喊，聲聲拿捉行刺王宮的奸細，不知怎的曉得我們在此，諒必他們猜疑罷了，若然留在此間，豈不是弄假成真，以虛成實，老奸怎肯干休？必然大隊而來，將村莊圍圍圍住，那時進退兩難，勢難抵敵，豈非害了一村人家性命？若是我們去了，虛則虛，實則實，你們只有

保護閭里，攻殺強盜之功，並無藏匿奸細，拒敵王師之罪，到官尚可辯白。」正在說着，那王仁義大哭起來道：「吾兄死得慘傷，我們豈肯束手就縛，若到官分辯，再也休題。那班賊官都是一黨，嚴刑酷罰，那怕你不屈服。如今江南全省，並無天日的了，我們情願戰死沙場，不願刑殺公堂，只要殺得他們一個，就到了本錢，殺了兩個就是對本對利。」衆人同聲附和，嗚皋見他們如此義氣，到弄得進退兩難，便向鶴寄生道：「老師尊意如何處置？」鶴寄生道：「我觀此村後靠高山，右臨岩峪，只有兩面受兵，左邊林樹深密，山路曲折，儘可埋伏，只有前面難守，若得築起土城，便可拒敵，正是一人把關，萬夫莫開，但只少幾員大將。既然趙員外求助，衆人義氣，我們只得幫他一臂，只是戰鬪兵機，頃刻萬變，除了伊呂諸葛的大才，誰能料其必勝？倘有疎虞，休要怪怨我們。」趙員外同王仁義、趙文、趙武、衆壯丁人等，齊聲答應：「我等情願死守，遵聽號令，決無後悔。」鶴寄生道：「你們衆意既堅，爲今之計，第一要事，先築土城，便可拒敵，我料賊兵非明即後，便來報復。員外速命合村人衆，無論男女老少，趕緊築起一道土城，限一日夜完備，先把門戶關閉，方可拒敵。」趙琰隨命趙文、趙武去叫衆人行事，務要竭力趕緊。趙文、趙武奉命而去。鶴寄生對一枝梅道：「慕容兄相煩到馬家村一行，相請衆英雄到來幫助。」一枝梅道：「小姪隨即便去。」乃別了衆人，立刻往馬家村去了。趙員外吩咐備準筵席，等候衆位英雄到來，我且慢表。却說那鐵昂的渾家，姓姜，乃本地南昌人氏，是個寡居的婦孺，頗有幾分姿色，鐵昂寵愛異常，那姜氏有個哥哥，叫做姜玉林，最愛賭博，也是個無賴，祖上傳下家產，被他輸得精光，在前頭的妹丈處借銀錢，到手便完，一而再，再而三，弄得自己不好上門。後來相交了一班响馬強盜，常常去做那沒本的買賣，後來妹丈亡故，妹子嫁了鐵昂，時常要來借貸，及至鐵昂做了甯王手下禁軍都教頭，那姜氏在丈夫面前要他提拔哥哥，那時甯王正在招兵之際，鐵昂使叫姜玉林去招了一班响馬強盜，在甯王面前保舉，提拔他做了一個千總之職。那姜玉林一旦做了官，正是小人得福，便輕狂，有了銀錢，就整日整夜的在營內，與衆弟兄賭錢，所得棒棗餉銀，那裏夠用他心。

生一計，便與手下弟兄商議，夜間私自出營，扮了強盜，到各處村莊打劫，民間受累無窮，有的曉得他們，乃營內的官軍，到南昌府告狀，反被官府責打，當做誣良爲盜。鐵昂雖然曉得，亦是眼開眼閉，由他所爲，故此姜玉林越發胆大。後來知道趙王莊日產千金，你道甚麼出產？原來江西出的白堊，要算趙王莊產的爲第一，顏色又白，泥性又細，要燒上好磁器，須用他處的白堊。又有一種顏料，看去好似黑土一般，拿來畫在碗上，在窯內燒好了，天然上好的藍色，乃碗盞上要之物，亦是此處的最好。相傳柴密的雨過天青，就是用此處的白堊顏料做的，所以這顏料極貴。當時有句俗語叫做：「一兩黃金一兩泥。」雖則盛言之下，然而其貴重可想而知，所以這趙王莊十分豪富。那知道他們早已聽得，各處村莊被劫，聘請教師，教練壯丁，十分嚴備，所以屢次被他們殺敗，傷了多少兵丁。姜玉林懷恨在心，與妹丈商議報仇，要來掃蕩村莊，亦可擄掠許多財物。鐵昂却不敢動手，恰好徐鳴舉私探王宮，鐵昂心生一計，便奏知甯王，只說徐鳴舉一班逆黨，藏匿在趙王莊上。甯王信以爲真，便命鄴天慶帶領二千軍馬，同了鐵昂、雷大春，連夜到趙王莊，拿捉逆黨。不料事有湊巧，恰正鳴舉等三人在那裏借宿，弄假成真，吃了敗仗。宵夜鄴天慶同了雷大春、鐵昂二人，帶了敗殘軍兵，回進南昌，只道奸細當真盡在趙王莊上。鐵昂的奸計被他瞞過了。天慶見了甯王，說：「這班奸細，果在趙王莊上，而乃內有劍客相助。」把昨夜戰事起，初得勝後，遇飛劍到來，因此致敗，細細說了一遍。甯王大怒吩咐：「李自然，親自帶兵前往，着余半仙相助，務把衆賊擒來，將村莊掃做平地。」李自然道：「他們既有劍仙相助，不可力敵，只可智取，第一謹防他侵犯主公，余秀英法術雖高，究竟女子，況要保護后妃，千歲駕前，須要余半仙步步相隨，豈可離開？倘有疏虞，如之奈何？待貧道略施小計，管教一網打盡，明日十四，是五黃日，後日與月建沖犯，不利用兵，須待十八日大吉大利，一戰成功。」甯王道：「軍師用何妙計？」李自然走到近身，向甯王耳邊說了幾句。甯王大喜拍掌說：「妙計妙計，隨你劍仙懷客，看你怎的逃生，一准依計而行便了。」不說藩邸安排戰事，只待十八晚間出兵，要來掃蕩趙王莊。再說趙

員外得了三位劍俠，十分歡喜，合村的人個個摩拳擦掌，精神十倍。到了來日，正在款待鶴、寄、生、徐、鳴、泉二人，商議禦兵之事，忽報一枝梅引領了一班豪傑到來，鳴、泉抬頭一看，正是徐慶羅、季芳、狄洪道、徐壽、王龍、李武同一枝梅七人，內中多了一個好漢，却不認識。只見他身長九尺，相貌堂堂，頭上英雄結，身穿玄緞褶子，內襯密門戰襖，足上薄底曉靴，腰懸寶劍，一齊走上廳來。鳴、泉同了鶴、寄、生、趙員外等起身迎接，各各施禮相見，通過姓名。原來此人是草上飛焦大鵬、鳴、泉大喜，趙員外叫把殘餚收去，重整杯盤，大廳上排開盛筵，款待衆人。鳴、泉道：「久慕焦、大、哥、英、雄、豪、傑，恨未拜見，今日天賜相逢，實乃萬幸！」大鵬道：「徐兄名揚四海，那個不知？燕某是個粗莽之夫，休得過譽。」鳴、泉道：「不知焦、大、哥幾時到此南昌，怎的與衆弟兄相遇？」大鵬道：「小弟自與狄、兄等別後，聞得老奸把包兄等拿進城中，禁在牢內，小弟思念衆位弟兄，故此來到南昌，尋了一日，再也尋不見一個，意欲往馬、金、標、處、就、攔、細、細、訪、尋，那知恰巧相遇，方才坐定，只見一枝梅兄到來，說起徐、兄與鶴、老、師在此，故即走來拜候。」趙員外見了許多豪傑，歡喜不盡，趙、文、武說土、城、皆、已、完、備，鎗、得、十、分、堅、固，大家談論禦敵之計。鶴、寄、生道：「禦兵利器，第一是箭，不知員外莊上有多少？」趙員外道：「現有七八千，未知足用否？」鶴、寄、生道：「現有此數，尚可應用，日後我有禦敵的利器，待我畫出圖形，只須照樣打造，此物雖不及箭之遠，却有幾樣好處：第一價廉，第二易辦，第三省人，若用箭時，一人只射一箭，這一器可傷數百人，憑他十萬雄兵，我這裏只消數百人，分勻守住，管教他一個也不能進來，而且箭有射完之時，此却用之不竭。」衆人聽了大喜，鶴、寄、生不慌不忙，把圖形畫將出來，不知甚麼利器，且看下同分解。

第五十六回 備禦敵造奇法炮箭 結同盟合佐玉良才

却說鶴、寄、生把機器圖形畫出，却有二式，衆人看了，不知是件甚麼東西。鳴、泉問道：「鶴、老、師此器何名，如何

用法：『鶴寄生手指那圖形道：『這名爲飛雷炮，將堅木照樣造成，裝了輪軸，如車輛一般，可以推動；把石片石塊敲成手掌大小，在上面倒將下去，只消一人，將轉柄搖動，那石塊從前窗口內直飛出，亦有百步之遠，宛如天降冰牌，雖不能傷他性命，亦打得他們頭破血淋。這名沒羽箭，裏面的膛子及管子皆用鋼鐵打成，其餘的機關亦只消堅硬木頭做成，裝在車上，那下面用個火爐，內燒煤炭，須要猛烈，膛子內裝滿藥水，上有漏斗，可以隨時添水，等得藥水沸騰，將柄搖動，那藥水從銅管內直噴出去，初出宛如一線，到了數十步遠，那水四散分開，好似大雨一般。這藥水經了火燒沸着人身上，比滾油還利害，而且毒不可言，立時潰爛，其痛難當。所以二器相輔而行，遠者炮打，近者箭射，隨他老奸兵多將廣，教他來發個大大利市的。』衆人聽了無不叫好。趙員外卽命兩個兒子，速喚工匠來照圖打造。趙文道：『請問老師要造多少？』鶴寄生道：『不須多造，每樣趕緊造五十具，那只是中間機關，須要照樣靈活，那水中的藥料，此物這裏甚多，你那山上出的草，有一種細葉紅花的，名爲烏龍刺，叫壯丁去取下來，預先煎成濃汁，用時將少許，攪和入清水內，再將石灰加入，此草見了石灰，却是對頭，其水立變血色，毒極非常，若是冷的，其性還緩，若燒滾了，着在身上，比刀箭還要利害。只是一件，那些運機的壯丁，皆要預備皮套，將頭面遮蔽，兩目之上，嵌二塊玻璃，二手亦用皮套，恐有藥水誤濺自己。』趙文趙武領命自去趕辦。衆人酒闌席罷，一同來到莊前，觀看土城，果然築得堅固。鳴皋喜道：『員外二位的令郎十分能幹，只看這土城築得大有道理，將來必定定王家棟梁之器。』員外道：『徐大爺休得獎譽，若能衆位豪傑常常聚首，教導小兒，却是受益非淺。』衆人四面看過了形勢，回轉趙員外家內，早有差去城中探聽的莊丁回來，報說：『今日不見動靜，諒來不發兵馬了。』鳴皋道：『鶴老師，他們不卽發兵來，却是何故？』鶴寄生道：『這却猜想不出，我聞得辰濠最信陰陽風水，那賊軍師原是個江湖術士，今日是五黃日忌，不利出兵，莫非爲此。』鳴皋道：『別的不打緊，只怕他們叫余半仙來，如之奈何？』焦大鵬道：『不妨，我們整備豬羊狗血，放在箭上，他若用妖法，便將這箭射

去，便好破他。」鶴寄生道：「好雖是好，只是他的妖法變化無窮，知道他用何法來算計我們？」焦大鵬道：「還有一件好東西，破妖法最靈。」衆人忙問何物，大鵬笑道：「說出來却不雅相。」一枝梅接口道：「我知道的，一定是婦人的月穢。」大鵬道：「一些不差，當年梁山泊宋江曾用此物，破了高廉的妖法。」羅季芳道：「這些妖法，怕他則甚，不過紙人紙馬罷了。只要殺上前去，豈能傷人常言道：『邪不勝正。』有何懼哉？」鳴泉道：「這些大哥你既知邪不勝正，妖法虛妄，亦知這個正字，頗不容易，若非大聖大賢，誰人當得這正字？」你我有何德行，却能勝伏妖邪？」鶴寄生道：「此事再作計較，目今先撥壯丁分頭謹守險要，挑選強壯者五百人，準備埋伏廝殺，其餘準備強弓硬矢，鎮守土城，城上多設灰瓶石炮，土城外開掘濠溝，等待箭炮機器造成，在城上開兩個門戶，以通車路，夜間添設遠近巡丁，馬探步探，南昌城內外，亦須多遣諜者，偵察軍情，着王仁義安排調處。」鳴泉道：「兵馬太少，若欲與老奸拒敵，恐此數百人，難以久持，他若各府調動軍兵到來，不下百萬，區區七百餘人，如何抵當？況兩軍相對，肉搏相戰，安保無損傷之虞，若再少了連隊，伍都整頓不來，怎能抗此大敵？」還當及早招聚義兵，聯合左近村莊，相爲救援，而成犄角之勢。」鶴寄生點頭道：「此言深合我意。」趙良外道：「此去東南十里，有一座劉家莊，莊上共有四五百家人家，內有個劉佐玉，家財豪富，爲人仗義疎財，頗有名望，合村的人無不敬服，近來累被官兵劫掠，恨入骨髓，聞得我莊團聚民兵，亦欲練兵防禦，若去糾合他們，無有不成之理，只須老漢去走一遭。」衆人聽了大喜，立刻命莊丁備了馬匹，就叫楊教師陪同去，到了黃昏時節，趙良外回來，說：「劉佐玉，聞得江南衆豪傑在此，喜出望外，滿口應承，他明日特來拜會，就此歃血爲盟，同心殺賊。」衆人大喜，當晚已過到了來朝一早，外面莊丁通報劉家莊劉大官人，同了鄭大爺要見員外。趙良外忙接進裏邊，與衆人相見，無非各通名姓，說些客套的話，頭不必煩述，那個姓鄭的，名叫良才，原係是個參將，只因素性忠直，不肯結交上司，因此罷職歸家，與劉佐玉隣居，彼此情投意合，成爲莫逆之交，幾次軍兵打劫，虧得他拚命格殺，莊上保全

不少合村無不感激他。當日趙員外大開筵席，賓主十分歡喜。劉鄭二人與鳴泉敘談江南之事，二人心領意服。宴罷之後，趙瑛早備牛羊祭禮，敬過神靈，便請鷓寄生盟主。鷓寄生道：「老夫閒雲野鶴，豈有反爲盟主之理？」劉佐玉道：「不然，此乃老師大仁大義，救此一方百姓，非比等閒的盟主，神人同鑒，全仗老師以成其事。」衆人同聲附和。鷓寄生推却不得，只得應允。衆人歃血爲盟，各飲了一杯齊心酒，然後重整杯盤，開懷暢飲。鷓寄生道：「既蒙員外及衆英雄相委，老夫作爲盟主，但弄兵一事，全仗軍令，若不嚴明賞罰，焉能拒敵？未知衆位意下如何？」衆人齊聲願聽號令。當時便命鳴泉寫了五十四斬軍令，掛於門外。劉鄭二人相辭了衆人，回轉劉家莊，立刻聚召衆人，共有千餘人，丁、置備刀鎗弓箭，衣甲器械，以便互爲救應。我且慢表。且說趙王莊上，到了十八日午牌過後，早入城中細作飛馬報來說：「南昌城內調動軍兵，忙忙碌碌，有今夜要來侵犯我村的光景。」一連幾次來報，趙員外慌忙與鷓寄生、鳴泉等商議。鳴泉道：「今晚必定大隊而來，老師當用何策拒之？」鷓寄生道：「我料敵兵今夜到來，決不走馬冲陣，必定圍住村莊，扎定浮營，然後兩面攻打。我們只宜堅守土城，一面那左邊離莊二里之處，沿山轉過的所在，只有二馬並行之闊，可在那墓山坡樹林裏面埋伏火攻。下面掘下一丈深三丈寬的陷坑，城內預藏火藥，上面堆積木柴、松香、硫磺之類，命徐慶帶領五十壯丁，埋伏山上，聽得信炮爲號，點燃藥線，將他人馬截住，使彼首尾不能相顧。」隨喚殷壽過來，吩咐：「帶二百名壯丁，速去安排掘坑，限黃昏交令，要一切齊備。違者按軍法從事。」殷壽領命而去。只見趙文趙武進來道：「啓稟老師，所造飛雷炮，沒羽箭機噐藥水，盡皆齊備，現在排列在土城之內，一面已吩咐在土城上開出左右二門，以通車路。」鷓寄生大喜道：「二位公子實在能幹。」便同了鳴泉等一衆英雄，來到莊前觀看，只見五十架飛雷炮，五十架沒羽箭，整整齊齊排列車上。鷓寄生將機關看過無差，便先將飛雷炮演放，命五十人執掌搖柄，五十人管理加石，其餘運石之人，雖婦人女子亦可相幫。只聽得一聲梆子響，那五十個人加石的一齊將石片倒入機內，那五十個執掌搖柄的，

一齊奮力轉動，但見這石片石塊，如鳥鴉一般，從土城上飛出，足有一百步之外，只聞呼呼風響，倒是十分好看。衆人見了，無不歡喜，又聽得一聲鑼響，飛雷炮一齊停了，鷓寄生又命將沒羽箭試了。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李自然狠心施毒計 鄴天慶再打趙王莊

却說鷓寄生道：「今演放沒羽箭，只用清水，不必下藥，亦然五十人搖柄，五十人加水，但兩手并頭面，皆用皮套，只用鑼鑼爲號。」噹的一聲，五十架機關齊發，其水從管中飛出，直射數十步外，宛如匹練橫空，長虹飛墮，所到之處，若狂風催急，雨勢如奔馬一般，雖則水中無藥，猶能令人立足不定，透氣不得。員外同衆人齊聲喝采，鷓寄生道：「前面土城一帶有些利器，不必用重兵把守，但須一員超等上將管領。」焦大鵬道：「弟子願當此職，不知可勝任否？」鷓寄生道：「焦英雄肯領此任，最妙了。」趙文趙武王能李武四人爲副。」叮嚀：「小心防守，不可擅離，倘有賊兵到來，等他兵臨城下，然後用炮箭隔城攻打，倘賊兵敗走，然後開了城門，將箭炮車推出追殺，如已去遠，切勿窮追。」衆人領命，鷓寄生同了鳴皋等一班豪傑，回轉趙家廳上，命狄洪道一枝梅，各領二百壯丁爲左右翼，在村莊外左右埋伏，自己同鳴皋羅季芳帶了二百壯丁爲中軍分撥，已定時將天晚，只見殷壽回來交令，說火坑埋伏一應齊備，鷓寄生便命：「徐慶帶同五十名火兵，往西山上密林中埋伏，若見兵馬來，由他進來，只聽號炮，即便縱火燃放地雷，不得有誤。」徐慶領命而去。到了黃昏時候，一連幾次報說：「城中兵馬已到，約有二萬光景，李自然親自同了鄴天慶帶領中軍，鐵昂爲副，殷飛紅帶前軍，雷大春鐵板道人爲左右二軍，波羅僧帶後軍，共分五路而來，現今頭隊已出城關。」不多時報說：「前隊離莊三里，停住不進。」鷓寄生等齊上望檯，遠遠望官軍陸續而來，宛如一條火龍，看到後隊，走得甚慢，旂旛攢聚一處，好似保護着貴重東西一般，爾村道：「這却作怪，莫非寧藩親來不成，即使親來，豈有居在後隊？此事有些蹊蹺。」望了一回，鳴皋員外

大家測摸不出。羅季芳道：「那後軍想是老弱之兵，所以行緩，何足爲怪？」鳴皋喝道：「匹夫他十萬之中，挑此二萬，豈有老弱在內？」正在猜疑，探子報說：「官軍左右兩隊，與前隊扎住西山足下，那中軍後隊，俱向莊前大道而來。」鷓寄生道：「徐兄，你同羅季芳二人拒敵左邊，既他中軍後隊俱向莊前，其中必然大敵，待老夫相助大鵬，不可輕忽。」鷓領命，同羅季芳帶領一百壯丁，到莊左去迎敵。鷓寄生帶領徐壽王仁義楊挺殷壽并二百壯丁，齊到土城上觀望。只見官軍一字排開陣勢，遙望後隊，尙未到來。鷓寄生道：「我料他們這後隊之中，必有利害，看他光景，分明等那後隊到來，一齊動手。」徐壽道：「他們要用妖法，我們現有豬羊血箭在此，亦不懼他。」不說這裏準備廝殺，只說季自然發軍二萬，分爲五隊，自與鄴天慶鐵昂帶領中軍，却命波羅僧保護着，一尊崩山倒海，九節咄天紅衣大炮，要將趙王莊打爲平地，雞犬不留。若說這尊大炮，非同小可，長有數丈，炮中可

以走得入，其重數十萬筋，因此分爲九節，各有螺紋相接，九輛炮車裝載，臨時并合起來，那車上各有機關轉動，其炮自能并接成一，每車一輛，用二百軍兵前拖後推，發出能有十餘里之遠，莫說上城不在他心上，就是小小的山頭，也被他打去了。只因寧王陰圖謀逆，所以鑄此兇器，今日季自然知道江南豪傑盡在此間，他便起這狠心，下此毒手，意欲一網打盡，免了後患。那知天意難爲，造物好生，自有高人相救。當時季自然等得炮隊到來，吩咐將旂簾遮蔽，沐被敵人望見，將九節大炮連接起來，不一會，一切火藥炮彈，盡皆齊備，中軍帳內發起一聲號炮，莊前莊左一齊攻打，我却一口難言兩處，彼時一齊動手，我只先說莊左殷飛紅，聽得進軍號炮，吩咐三軍冲進村莊，衆兵一聲叱咤，由西山足下，飛奔而來，及至前隊到莊，那雷大春的左軍，已進山角，嘴一半鳴皋在瓦房上面望見，便發起一個信炮，帶領羅季芳一百壯丁，在莊口要道之所截住。殷飛紅一馬當先，衝至莊口，只見一個好漢，手提單刀，攔住去路，大喝：「狗強盜通名領死！」鳴皋道：「老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揚州徐鳴皋的，便是！賊奴幫助奸王，可惜污我寶刀。」殷飛紅大怒道：「正要拿你，敢自來送死！」說罷，舉起那八十斤九環鐵

風刀照準鳴皋當頭砍下，鳴皋將身一側，起單刀向上迎來。看官大凡名將遇着名將，皆要稱他一稱有多少分兩，只聽得噹的一聲，覺得十分沉重，殷飛紅見他力大無窮，也用盡平生之力，壓將下來。鳴皋狠命抬將起來，二人氣力相等，那兩件兵器好似生成一般，上下也不得下，各人用力，只見兩把刀噹噹的震響，皆覺臂膊上有些酸麻，那匹馬在地土圍團的轉來，只見殷飛紅占的在上面，易於用力，徐鳴皋在下面吃虧，若講實力，還讓鳴皋的先手。鳴皋想道：「他們人馬衆多，不可只管較力。」便將刀抽出，殷飛紅圈轉馬來，再打照面。這裏季芳大叫：「羅德在此吃我一鞭！」提起那十三節四方鋼鞭，向殷飛紅打來，飛紅將刀架開，那邊鳴皋的單刀又到。飛紅暗想：「也是我的悔氣，偏遇着兩個定頭貨，看來難以取勝。」只聽得背後雷大春飛馬而來，大叫：「殷先鋒俺來助你，擒這兩個逆賊！」正要上前，不防一枝梅從樹林跳出來，提起單刀，向大春便砍。大春忙起筆捻鎗照架二人，又殺在一堆，忽然聽得西山足下，震天震地的一聲響，霎時間火光冲天，後面官軍齊聲叫苦。三軍大亂，殷雷二將知道是又中了奸計，只得喝令三軍向前死戰，回去無路了。那知狄洪道舞動雙拐，帶領衆壯丁，將官軍砍瓜切菜。且說鐵板道人，正催軍前進，忽見前面一聲震響，地雷轟天而起，一時間山上樹木盡皆燒着，把山路燒斷，火坑內烈焰飛騰，官軍死了無數，只得按住兵馬。這裏徐慶殺下山來，逢人便砍，五十名壯丁，跟着他的威勢，也覺得人人好漢，個個英雄，一路殺將進來，官軍四散逃命。殷雷二將見官軍漸漸消磨，又加上一個徐慶到來，却抵敵不過，只得亡命死戰。且說鷓鴣寄生見官軍一擁上前，攻打土城，一齊下得城來，一聲梆子，那五十架飛雷炮，一齊轉動機關，石塊石片，如雨點般飛舞出來，打得官軍頭破血淋，鼻青嘴腫，欲待退後，那軍中戰鼓緊催，那偏裨牙將，各拔兵器在手，退後立時斬首，只得沒命向前，及至城濠邊首，正欲奮躍過來，忽見一陣滾湯澆來，如急雨一般，着在身上，疼痛難當，有的站立不住，跌入濠內，有的自相踐踏，一時間齊退下來，那裏止擋得住？這裏大開城門，趙文武喝令將百輛機器炮箭，一齊推出城來，追趕，隨後焦大鵬徐王能李武

楊挺般壽，一齊殺出，官軍大敗。寄生在土城上觀望，看那官軍敗去，百步之外，就命炮箭停止。那六位英雄，帶領二百壯丁，追殺上去，逢人便砍，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且說李自然見他們用此器具，把官軍打退，吩咐鄴天慶休得上前，只望兩邊退下，抄入炮隊後面。一霎時官軍盡向兩邊兜轉，居中遠遠的露出後隊，整整齊齊，焦大鵬徐壽等，正要殺上前去，只見後隊旂幟展動，也向兩邊分去，望見那尊轟天大炮，後面炮兵手內，火把高舉，正要燃放，只嚇得魂不附體，沒做理會。鶴寄生在土城遠望，看見中軍向左右退去，正在疑心，忽然望見這尊大炮，吃了一驚，暗道：「我原說這後隊作怪，如今如何是好？」只見數百炮兵，手中皆是火把，一聲鑼響，那炮兵舉起火把，向炮門上便點。不知趙王莊上衆英雄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霓裳子獨救趙王莊 鄴天慶鎗挑草上飛

却說焦大鵬徐壽王能李武趙文趙武楊挺般壽，並土城上編寄生，與城上城外衆壯丁，一時望見這尊大炮，那炮兵將火把要燃放，個個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連鶴寄生劍術之人，也只束手待斃。這炮離城有二里之遙，隨你飛身縱跳，那裏來得及過去，止住他點火，只得對了衆壯丁說：「快快跳下，臥倒地上！」一時間都似鴨蛋般的，往土城下亂滾。陣上焦大鵬大叫快臥地上，那城外的衆英雄與壯丁們，亂紛紛臥在地上，閉了眼睛，咬緊牙關等死。且說那管領炮台的主將波羅僧，見前面敵軍相近，自己的人馬已向兩邊分開，吩咐炮兵頭目舉火開炮，這個炮手，正要點火，忽見那旁邊一株大樹上，飛下一道光華，那點火的腦袋，向着炮門上直滾下去，衆三軍一齊大驚，瞥見一個女子，手執寶劍，左右一揮，人頭亂滾。一時官軍大亂，四散奔逃。波羅僧見了大怒，提了月牙鎚，惡狠狠正要上前，只見那女子就地上拔起一面旂來，將根上的鐵鑕子，向着炮門內直插下去，把手中劍一劍削平。波羅僧趕到面前，原來却識得的，失聲道：「阿呀，原來是她！」回轉身來，沒命的飛跑而去。這波

羅僧乃龜茲國人氏，前在廣西山中落草，與綠林魁首大盜陳大刀李金牛，打劫一宗大鏢買賣，恰遇寬裳子路見不平，將陳大刀李金牛殺死，救了一班客商性命，這波羅僧漏網脫逃，所以今日見了，宛如鼠子見貓兒一般。却說鄴天慶在後面，遠遠望見大怒道：「俺偏不怕你劍術，分開士卒，驟馬進來，那寬裳子已進土城去了。那焦大鵬等不見砲響，抬起頭來，望見一個女子，已將砲兵殺退，便人人胆大，跳起身來，殺上前去。剛遇鄴天慶馬到，二人即便廝殺，徐壽見大鵬戰住，天慶便指揮衆人，并一百架機關砲，風捲也似的過來，鐵昂舞動雙鎗，拍馬過來，大叫：『休沖俺的陣脚！』恰遇王能李武二人接住相殺，隨後殷壽也到，見王李戰不住，這黑賊便舞動雙刀上來助戰，三人走馬燈的戰住了鐵昂。那徐壽早已殺入中軍陣內，他這把刀如何利害，只見人頭亂滾，血肉橫飛，李自然見來勢凶勇，早已逃至隊後，波羅僧見寬裳子去了，望見一個小將，殺入軍中，如入無人之境，他便舞動月牙鏢來戰徐壽。若說波羅僧的本領，却在徐壽之上，幸得徐壽蹤跳如飛，身輕如鳥，善於巧戰，所以還能敵得。那楊挺同趙文趙武見衆英雄敵住三將，分作三堆兒廝殺，便喝壯丁推動飛雷砲，沒羽箭，直衝過去，官軍站脚不住，望風退敗。李自然恐其三將有失，吩咐鳴金一路向南昌而走。鄴天慶鐵昂波羅僧，本則無心戀戰，聽得本隊鳴金，也便回身退戰。衆英雄那裏肯休，隨後如飛趕來。且說鷓鴣生遇見了寬裳子，知道已將砲門釘了，便一同在土城上瞭望，見官軍退去，衆英雄追趕上前，暗想：「這三員敵將，非是等閒，倘追遠了，砲箭發完，這裏望不見救應，若有傷損，如何是好？」即忙傳令，也鳴金收隊。徐壽等聽得鑼聲，同了王能李武楊般二將，趙氏弟兄，推轉砲箭車輛，回轉莊上交令。只有焦大鵬不肯回身，走又走得快，如飛趕將上去。鄴天慶暗想：「你的本領，我豈懼你？只是蹤跳利害，少不得結果了你。若在此處相持，他有旁人相幫，不如待我詐敗下去。」想罷，轉過前面山坡，却不走進城大路，從東邊山路落荒而走。焦大鵬不知好歹，果然中了奸計，看看進入山凹，約有十里之遙，鄴天慶回轉馬來，奮起神威，掣戟便刺，焦大鵬將刀相迎，戰到三十餘合，那焦大鵬本領雖高，怎敵得天慶。

的神勇漸漸氣力不佳，兩臂酸麻，刀柄發燙，虎口震痛，一個失手，被天慶一戟，正中前心，死於地下。天慶割了首級，回轉城中去了。再說鐵板道人，在於西山下，欲進不能，正在遲疑，那時已交四鼓，月斜東升，遙望山下，一個步行賊將，如風馳電掣一般，追趕一員馬將，月光之下，看得分明，那馬上將官，正是殷先鋒部將薛大慶，看着趕上，那鐵板道人將馬一夾，雙刀一擺，後壁陡山坡上直奔下來，真像一道電光，眨眼之頃，舉起日月鋼刀，照着那賊將便砍。這追趕薛大慶的，正是徐慶，不防高山上忽然半腰中馳下一人，先吃了一驚，況且鐵板道人的本領還高他一着，當時急把身子一偏，那刀從肩膊邊上劈過，砍去一大片衣服，將纏胸索子斬斷，衣服鬆散，拖掛下來，舒展十分不便。薛大慶回馬轉過，兩下夾攻，徐慶勉強支持五六個回合，只得望西落荒而走，背後二馬緊緊追來。看官此處並非山路，那鐵板道人屯兵之處，被火燒斷的地方，方是正路。徐慶埋伏的去處，還在正路的上頭，他從山頂上下來，縱火燒斷了山路，見官軍四散，往山脚下逃命，他又從那裏再趕下山來，正是三層房子，已到着底，故而此處都是荒坡野樹，地下高高低低，約三里之遙。徐慶心慌意亂，那衣服被一株斷樹枝絆住，徐慶奮力一扯，不防前面却是一條溝渠，便向溝內撲跌跌下去了。背後鐵板道人的馬已到，便舉起刀來，一個白龍取水之勢，從馬背磕將下來，向着徐慶便砍。徐慶正跌個合伴溝中，頭在水底，兩腳在於岸上，正欲跳起身來，無奈不識水性，身在水底，手臂不能用力，後面刀又已下來，薛大慶在後面看得清楚，心中大喜，暗想：「你這賊好利害，趕得這般緊急，定要殺我，却也有今日！」正在欣喜，忽見一道白光，從東南上飛下來，宛如電光一閃，那鐵板道人齊腰兩段，溜韁馬跌入溝中，薛大慶吃了一驚，扭轉頭來，向東南上望去，只見南面大路的山上一個和尚，生得品貌端方，宛如阿難轉世，指着薛大慶喝道：「從奸賊將，休得逞能，俺一塵子在此！」薛大慶聽了，圈轉馬來便走。徐慶也從溝內扒將起來，見鐵板道人死在岸邊，攔腰殺死，抬頭看見山上有人，聽得一塵子三字，大呼：「師父，弟子徐慶在此！」一塵子便從山上下來道：「貧僧看見足下跌入溝渠，賊將要待行凶，故此把

他殺了；我與霓裳子同來相助你們，見他分軍兩路進兵，我與霓裳子約定分路跟着他們兵馬，霓裳從南路，此刻諒要到莊，我從西路在此對山上觀望多時，見你們出奇制勝，殺得官軍大敗，料想必定成功，無須貧僧動手，故站立此間觀望，忽見你被這兩個追趕，故此相助一臂。」徐慶謝過了救命之恩，說道：「此人乃寧王手下的大將，八虎將中之一名喚鐵板道人，幸師父除此大害。」當下二人尋路回莊，那時官軍四路皆退，那雷大春、飛紅、同偏、禪牙將等，亦皆敗回四散，落荒而去。只見滿地屍首，刀槍旂幟，拋棄無數，二人進了莊門，與鶴寄生、徐鳴泉等相會，大家歡喜不盡。一塵子道：「鳴泉賢姪，你師父同六師伯、五師伯即日也到。」鳴泉稱謝。霓裳子說：「李自然如此狠心，用此大砲，我一路跟隨到來，見他們要想燃放，被我殺退衆兵，將砲門釘了，如今可速命人將砲運到莊上，將他鎖守莊前，使他不敢從南路進兵，我們便好專防西路了。」衆人齊道有理。趙員外道：「今日若非仙姑到來，合村早成灰燼！」衆人皆來拜謝。霓裳子救命大恩，鶴寄生吩咐趙文武帶領莊丁，先將大砲推運到了土城，鎖守南面莊前，一面命楊挺、殷壽帶領莊丁，掩埋屍首，拾取刀槍，清理戰場一切。又命一枝梅、砲推、焦大鵬，下不多時回報。焦大鵬被敵將刺死在十里外東山凹內，恰遇劉家莊上巡丁看見，告知劉佐玉，已命買棺成殮，明日差人送往張家堡而去。衆人聽了感傷不已。從此二莊與旺，煥然改變規模，且看下同分解。

第五十九回

余半仙祭煉招魂法

霓裳子金殿顯奇能

却說趙王莊自從一塵子、霓裳子到來，鶴寄生便把兵事讓與一塵子執掌，將莊上土城改爲石城，居中架着九節、轟天紅衣大砲，西山一帶連造墩、炮臺、營壘，一路梅花樁、鐵蒺藜、鹿角之類，密密層層。莊上豎起招聚義兵的大旗，厚給餉銀。一面命徐鳴泉、一枝梅二人同往馬家村，囑託馬金標暗招各路民兵，莊上建造十三層的瞭遠台，那劉家莊上劉佐玉、鄭良才來告焦大鵬的屍首，用上號柩枋成殮，已送往張家堡去。現下共招本莊的義兵

一千五百，還有外來的也不少。不數日，馬金標處指引來的民兵，陸續到了二千餘人，各有金標信爲憑。一塵子便命梢文、趙武、楊挺、殷壽從莊前石城南首，直接劉家莊十里外，連絡八座營壘，十二所墩爐。過了幾日，默存子、山中子也到，衆英雄設宴大會兩莊之人，無不興高十倍。一塵子命劉佐玉鑄造軍裝，一切刀鎗弓箭，旂幟攻守器具，看那莊南一帶十里路的營壘，墩爐聯成一氣。又過幾日，忽有探子報說二千餘人馬，各執軍器整隊而來，在莊前扎住，有一個婦人滿身縞素，口稱要見狄徐二位大爺。鳴皋與洪道到石城上答話。狄洪道一見大喜道：「這是焦大鵬的妻子孫大娘到來，必替丈夫報仇。」忙即開城接孫氏與衆英雄見過了，大哭悲傷，誓報夫仇。今帶二千義兵，特來相助。一塵子吩咐狄洪道將人馬檢點編入隊伍。自此趙王莊上軍威日甚，與前大不相同。共有一萬人馬，而且莊上極富，各處遠近村莊，義助糧餉，因此兵多將廣，糧草堆積如山，與劉家莊連成一氣。鳴皋每每想起楊小舫等，要一塵子設法相救。一塵子道：「且等大哥玄真子或傀儡生到來，方可進得王宮。」且說那寧王如何不來攻打，內中有個緣故。自從那日李自然、鄴天慶等回轉城中，檢點人馬多少，少了七百餘人，雖則殺了焦大鵬，却傷去一個鐵板道人，並這尊九節蟲、天紅衣、大袍、寧王十分可惜，埋怨李、鄴二人。余半仙道：「千歲休怪他們！只因趙王莊究竟不知有多少劍俠在彼，先生法力無邊，此等人實難力敵。」寧王道：「相煩仙姑帶兵前去，將村莊掃成平地，殺他個雞犬不留！」余半仙道：「不必如此，目今他們將大袍鎮守南方，那西面山路險峻，他又重重營壘墩爐，層層鹿角梅花樁，我輩若去，反中奸計，若向莊前，勢必開放大砲，我有一計，只消百日工夫，管教他們死得一個無存。」寧王問用何計，余半仙道：「此乃我師傅授極利害的妙法，名爲招魂就戮大法，只消命雕刻匠，用柳木刻成二寸三分長的小木人，一萬餘個，在御教場內，築一個極大的金頂蓮花的茅篷，周圍做成三百六十個門戶，外用鹿角埋伏之類，中間設立法壇，將木人一齊放在壇內，我便日日作法，只要百日完滿，將些木人丟在水中，他們合莊之人，同時淹死，或拋入火內，他們個個滿身焦爛而死，或將木人

的頭切下，他們應時頭斷，任你劍仙，也不中用了；除非脫了凡胎的，才不得死，若是血肉之軀，終難活命。」寧王聽了大喜道：「妙極妙極！只是要兵馬保護，恐他們得了風聲，前來搶劫。」余半仙笑道：「不必保護，諒他也不敢來，他若來時，却最妙了！我這妙法，比八陣圖還妙三分，看看數百門戶，尸戶通連，人若進去了，休說要到壇內，就是立時退出，也退不出去，今年走到明年，還走仍在門戶內，穿來穿去，況且一進門戶，立時昏迷，還能搶劫麼？」寧王大喜道：「孤得先生，乃天賜我成功大事也。」遂命李自然速傳命雕刻一萬五千個柳樹人，要一寸三分長，限七日完成。一面命天慶速速搭建金頂蓮花茅篷，余半仙親自監督，我且丟過一邊，再說趙王莊上一日，與旺一日又過了幾天，徐鳴皋說起寧王參奏俞謙，並十二弟兄之事。霓裳子道：「此事極易，只須我去如此如此，便不妨事了。」鳴皋聽了大喜道：「若得如此極妙了！」一塵默存山中子鶴寄生齊道：「此計甚妙，相煩霓裳走一遭罷。」霓裳應允，到了明日，辭了衆英雄，往京都而去。看官自此趙王莊上，軍威壯盛，武備精嚴，南昌城內，並不前來攻打，祇不過各自暗裏計算，所以兩下相安無事，我且一並擱起。書中單表黃三保自從那一天，奉了寧王旨意，送那表章進京，要求朱甯張銳從中幫助，帶了四個家將，曉行夜宿，路上非止一日，那一天，到了都城，在張儀門內高陞店住下，先要去見朱甯張銳。那朱甯本來姓錢，因為正德皇帝寵愛與他，賜了朱姓，他有一個兄弟叫做錢安，在良鄉縣做知縣，這兩日他告假，往良鄉去探望兄弟，故此不在京都，只有張銳在於西廠。黃三保打聽明白，命家將攜了金珠禮物，將寧王書信，帶在身旁，遂到西廠而來。那三保初次來京，人路不熟，見一個老者過來，便令家將問張銳張公公在那裏，老者用手指一所大宅道：「這不是張公公家麼？」黃三保便依着他走去，守門的進去通報，那知這位太監，雖則姓張，却不是張銳，就是昔年扳倒劉瑾你張永等人忠心耿耿，作事細心。正德天子亦甚寵愛，現今執掌東廠，當時聞得江南宸濠差官到來，暗想：「咱家素不與他來往，其中必有緣故。」便命請到裏邊，黃三保是個鹵夫，便將書信呈上，並將金珠禮物，一併排列桌上，將寧王囑付他在

天子面前要陷害俞謙，並羅德鳴、皋等十二兄弟，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張永以差聽差，假意滿口應承，吩咐手下人把禮物照數收入，立刻擺出酒肴款待三保。那四個家將在外面亦是賞賜酒餚。張永飲酒之間，探聽寧王動靜，黃三保只當他是張銳，便把寧王的反跡盡情傾吐。張永留住了三保在家，暗暗吩咐家人，不許放他一人出外，自己亦推去見天子，少頃定有好音。黃三保不知是計，滿心歡喜，以爲此次功勞不小。那張永帶了寧王書信，一直進宮來見天子，把黃三保錯認張銳，誤投書信之事，一一奏明。將寧王書信呈上，正德天子龍顏大怒道：『老賊攬敢如此，朕躬待你不薄，你卻貪心不足，只想謀逆，怪不得衆大臣皆奏宸濠蓄意造反，俞謙、士守仁連上數表，說他早晚必定興兵，如此看來，尚有何疑？』立刻傳旨，命廷尉同了張永到家中，將黃三保并四個家將一齊拿下收禁天牢，待等來日早朝，着張永同刑部嚴刑訊問。張銳得了這信，嚇得魂不附體，立刻命人請回朱甯商議，隨即差人到江西 寧王處送信，將上項事細細寫明。朱甯聽了此信，連夜趕來打聽消息，那正德天子到了來日五更，駕幸太和殿，抬起頭來，忽見居中正樑上，粘着一幅紅紙，約有一尺餘寬，五尺多長，好似貼的鎮符一般，紙上繡頭小楷，只不知寫的甚麼東西。天子見了，吃了一驚道：『這事奇了，此殿正樑，足足有九丈餘高，周圍無絲毫立足之處，除了仙人，那個能上去粘貼此紙？』立召值殿官查問，值殿官奏稱昨夜並不見有人到此。古語說得好：『聰明莫如天子，况這正德皇帝是個英明之主，心中早已明白，此事莫非就是這班俠客所爲。』即命侍尉將桌子疊起，抓將上去，萬萬難難的將紅紙扯下。天子招來一看，那上面粘處的漿糊尚未乾燥，不覺心中凜凜，看那寫的是一塵子霓裳子，默存子山中子，鶴寄生徐鳴皋，一枝梅羅季芳，徐慶狄洪道徐 王能 李武一十三人，同奏寧王惡跡，從姑蘇打播起，直至現在趙王莊上一樁樁，一件件，細細寫明，要求天子赦衆人之罪，將寧王早早勦除的話，不知正德天子如何發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徐鳴皋二探甯王府 朱宸濠叛逆動刀兵

却說正德天子，觀罷這篇一十三人聯名公表，心中知曉宸濠，必在早晚與兵叛逆，隨命東廠太監張永，將黃三保發刑部三法司審問。黃三保知事機敗壞，倒不如實言招認，免受刑罰，隨把宸濠劣跡，一一招將出來，如何私造離宮金殿，如何僭越天子儀仗，如何招兵買馬，如何積草屯糧，如何交通內監，如何暴虐良民，封某爲軍師，封某爲八虎將，某處暗遣山賊，某處結連海盜，朝廷官員半是寧王耳目，各省疆臣盡是宸濠心腹。張永得了口供，仍將黃三保收禁天牢，回宮覆旨。天子大怒，便要親統六軍，前往問罪，遂自封爲總督天下兵馬神威天府大將軍之職，當有三邊總制都御史楊一清奏道：「陛下乃萬乘之尊，豈可親臨戎幕，况寧藩反跡雖露，尚未明目張胆，與兵犯界，是宜密爲預備，各處戒嚴，待他反情明見，然後命王守仁翕謙，足可制之。」早有朱甯張銳得知其事，又差人報到江西報信。寧王連接朱甯張銳來書，知黃三保失事，并有使客在太和殿私粘表章，天子又知底細，慌忙與李軍師商議。自然道：「既然如此，我們就此興隆起手，只是余半仙的招魂就戮大法，日期未滿，若得先除這班惡黨，然後與兵，便可長驅直入，免得許多掣肘。」寧王道：「他們不過負隅自保，諒亦不敢出來阻擾我軍。」李自然擇於三月初三與兵起手，大事必成。一面向各處徵調兵馬糧餉，整備軍裝一切，連連操演人馬。早有探子報到趙王莊上，說：「連日各處有兵馬到來，城中忙亂異常，莫非早晚要來侵犯我莊。」一麀子聞報，吩咐衆人小心把守，探馬途中相接，一連半月，疊報陸續共到二十餘處，在瞭遠臺上，將瞭遠鏡看去，那南昌城內城外的營壘，扎得密密層層，在營中日夜操演軍馬。一麀子看到教場之內，就把瞭遠鏡遞與鳴泉道：「徐賢姪，你看奇麼？他各處營中，俱皆在那裏操演，偏偏教場中不操，卻扎個蓮花大營，這是何意？」鳴泉接了遠瞭鏡看了一會道：「二師伯，這不是營帳，卻是茅篷，四圍不用旂幟刀鎗，盡插皂旛，而且周圍千門萬戶，望去愁雲密布，殺氣騰騰，莫非煉甚妖法的陣圖？」一麀子道：「果然，我也這般想，又是余七在那裏不知搗甚麼鬼，待我今夜去探他一探。」鳴泉道：「二師伯去時，小姪同去。」一麀子點首道：「只是須要小心，不可使他知覺。」各

人下得臺時，只見寬寰子到來，一塵子道：『賢妹因何今日方回，其事如何？』寬寰子把京中之事，細說一遍。後來纔道南海，今與七弟同來，玄貞子兄不久也到此，途中又遇見了河海生，現今皆在廳上。一塵子領了一班豪傑，同來相商。鳴皋與徐壽先拜見了海鷗子，又與河海生相見。見他生得修眉長目，方面大耳，三絡清鬚，一表非俗。趙員外擺酒接風，衆豪傑雄談闊論，傳盞交杯。徐鳴皋自與海鷗子敘闊別之情，寬寰子講說私通王宮和殿粘着表章之事，及至酒闌席散，天色已晚。各人皆謹守職司，到了二更時候，一塵子同徐鳴皋束扎停當，皆是短衣窄袖，軟底驍靴，一個帶了寶劍，一個插着鋼刀，逕到南昌城外。只見南昌城外盡是營盤，周圍有二里之遙。一塵子道：『賢姪營帳上面行得麼？』鳴皋道：『小姪本心底微，雖則勉強走得，只恐驚覺他們，不如從民房上走了罷。』二人從轉到北門外大街，上了屋房，連簷帶蹠，越城而進。鳴皋在後面看那一塵子，宛似點水蜻蜓，一躍十餘丈，正如一道青光，莫說聲息全無，風都沒有，難辨個人形。一塵子頻頻等待，鳴皋尙要竭力追趕，暗暗喝采道：『好個健和尚，名不虛傳。』轉眼間已到教場，一塵子全鳴皋伏在敵樓上，向下面望去，只見中間一個極大茅篷，扎得饅頭形式，約有五畝之地，上插三百六十五面皂旛，點着一百零八盞綠色的幽魂燈，茅篷周圍立着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有二三十個，都是黑衣紅帽，動也不動，亦不開口。覺得陰氣逼人，一塵子也不敢下去，望到茅篷裏面，千門萬戶灣環曲折，時見火光閃亮，不知中間是些甚麼古董，二人猜疑了一會，覺得胆寒起來，遂悄悄的出得教場，見那街上邊巡夜兵丁，馬的馬，走的走，一隊來一隊去，防嚴十分緊急。鳴皋暗想：『今夜有他在此，何不進宮去一探小觔？』遂向一塵子說明。一塵子道：『進去何難？只恐無益。』鳴皋道：『我們見機而行，小心在意便了。』二人就在瓦房上面，進得王宮，一路望御花園來，經過妃子宮院，望去那院內燈燭輝煌，二人俯身張看，只見一個女子，年紀不過二十左右，生得十分俊俏，桌上鋪着一張畫圖。鳴皋眼力仔細，看那圖上畫的都是屋面，那女子忽然將畫圖凝神細看，好似驚訝的光景。鳴皋依着女子看的所在望去，只見畫圖上的

屋上卻有二人伏着，內中一個頭帶武生巾，一個卻是光頭，鳴皋素性聰明，心中便生疑惑，有意將頭搖了幾搖，只見那畫圖上帶武生巾的，也在那紙上搖動，不覺吃了一驚。這一塵子早已知覺，將鳴皋一扯，輕輕說一聲快走，說時遲，彼時快，但見那女子伸手下去，抓一把不知甚麼東西，着向庭心便擲。一塵子見勢頭不好，一手便扯着鳴皋便走。只見庭心中飛起一片黑煙，到了半空，忽然散開，好似捧網一般，從背後直捲過來，幸而走得快，只將徐鳴皋的一頂武生巾捲去，二人亡魂喪胆而逃，出了城關，到了郊野之所。一塵子道：「好利害，這個甚麼妖法？幸我這一躍，足有十五六丈，還只相去得半步，若然這一躍近了一尺之地，我二人皆被拿住矣。」鳴皋道：「他只看了這紙，那屋面上的動靜，盡皆得知，此是何法？」一塵子道：「總之皆是妖法，若非會道術的人來，斷難抵敵，你看方纔的光景，險也不險，只是玄貞大哥到來，方可破得他們。」二人一路回轉趙王莊上，天將明亮，衆英雄起身，皆來問候。一塵子把昨夜之事，說了一遍。鳴皋問道：「玄貞大師伯的道術，比着傀儡生如何？」一塵子道：「這各有所長，若講劍術精明，玄機參悟，掄算陰陽，預知凶吉，乃玄貞獨臻其妙，至於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都讓傀儡生爲第一。」鳴皋道：「我看老好的行爲，卽日便要與兵造反，不然如何各處調那兵馬到來？目下的有四十餘萬光景，日夜操演，其勢十分緊急，豈有爲了此處村莊，如此興兵動衆之理？」衆人都道：「有理，我們等他出兵，打他一個出兵不利，我們也須操演軍馬，準備廝殺。」趙王莊劉家莊，皆日日教演兵馬，一齊軍需糧餉，皆調度舒齊。但等寧王起反，便殺個下馬威兒。豈知他們卻要收拾完了你們的性命，然後出兵，衆豪傑那裏知道，不覺光陰如箭已到了二月初頭，余半仙祭煉招魂就戮大法，已到了九十日，這些柳樹割成的木人，手足都會變動起來，只少十天工夫，便能一霎時殺盡二莊一萬餘人性命。誰知天不從人，卻來了玄貞子飛雲子，凌雲生，禦風生，雲陽生，傀儡生，獨孤生，臥雲生，羅浮生，一瓢生，夢覺生，漱石生，自全生，到來相救，破他招魂就戮大法。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朱宸濠傳檄江南 玄貞子投書海外

話說寧王宸濠與軍師李自然議定擇於三月初三日興兵，却還有一個月時候，各處調來軍馬，陸續已到，不下二十餘萬屯積糧餉，準備軍裝十分忙碌。那副軍師余半仙祭煉招魂就戮大法，已到九十日上，這些柳樹刻成的木人，手足都彎動起來，再過十日，好將趙王莊劉家莊兩處一萬多人，餓魂靈殺盡。這一日寧王親自演操大會，兵士有軍師李自然獻計道：『二莊中聚集的劍客俠士，皆是兪謙一黨，全仗余軍師妙法，斬莫除根，出兵的時節，便好一意向前，沒有後顧之憂了。還有一件要緊的事，黃三保前日收禁天牢，機關已破，朝中楊一清、王守仁等，必定請那昏君的旨意，叫各省發兵來戰，千歲要先下手為強，寫一道檄文，傳諭江南等處，說皇帝荒淫無道，千歲是先帝愛子，宜登龍位，從前漢朝七國興亡，以誅蠹錯為名，千歲亦依此法，要斬除朝廷中楊一清、王守仁一班奸黨，各處地方官員，許多本向事順從千歲的，叫他預先準備，協助兵餉，其餘見了檄文來歸附的，定然不少。然後鄴將軍統帶雄師，先取蘇州、南京兩處，殺了巡撫俞謙、侍郎王華，那南京應天府，是太祖洪武皇帝翊立根基之地，能將此地先取，再與大兵直取北京，這便勢如破竹。』寧王聽了大悅道：『此計大妙，孤家若登龍位，李軍師是開國元勳，當為首相，余軍師仙法成功，當封國師，余軍師令妹保護王宮，仙法無邊，當封副國師，無敵大將軍鄴天慶當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衆將立功，皆有重賞，現在悉聽軍師調度，不可有違。但檄文要寫得好，何人能寫？』李自然道：『貧道保舉一人，能寫檄文，就是謀士趙子美，綽號小張良。』寧王道：『軍師保舉的自然不差，此人前在蘇州為扯倒擂台打死嚴虎一案，孤要查抄徐鶴家屬，他說使不得，果應其言，頗有見識，可就叫他寫檄文。』趙子美答應依了二人之意，一揮而就，呈上寧王，寧王接在手中仔細看道：

為傳檄事：本藩乃先皇帝第八子，本蒙先皇太后愛憐，衣帶遺詔，入承大統，詎意正德違詔自立，日肆荒

淫生民塗炭。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也。建文昏弱，成祖有靖難之兵，正統失位，景帝乃監國之典，今朝廷無道，過於建文，想再見正統失位之故。本藩威德，同符成祖，敢追修景帝監國之儀，爰統雄師，以清君側。謀臣如雨，猛將如雲，凡爾官司，有守土之職者，宜速望風景附，佐集大勛，裂土封侯，懋膺爵賞，毋觀望徘徊，致干天討，須至檄者。

寧王看完大喜，便發抄手，抄了許多，傳到江南各處府縣。有蘇州府張弼，寧國府溫仁，太平縣房明圖等，皆是寧王黨羽，接到檄文，預爲準備，別處也有恐怕寧王勢大，望風歸附的，也有忠心竭力保守城池的。蘇州巡撫俞謙，見了檄文，勃然大怒，約各位幕友，大家商議道：「逆藩竟如此明目張胆的放肆，我却不可怠慢。蘇州府張弼是他心腹，若不先行拿下，要做內應。」即令家人傳見蘇州府，不多時家人通報，却是鎮江府到省稟見，叫快進見。莫太守進來稟道：「門生來見老師，只爲宸濠傳檄江南，顯爲不軌，未知老師如此防備，敢求易示。」俞謙道：「我先拿下張弼，除了內應，蘇州城池可以無患。」一面寫告急本章，求主上下旨拜帥出兵，直搗江西，只怕他先發制人，你守這鎮江府，衝要之地，須要格外小心。一面通信南京王侍郎，聯絡聲勢，互相犄角。」莫太守道：「老師所見極是，門生尙有一策，逆藩倘出兵直犯南京，江西南昌府必然空虛，聽見徐鳴皋等義俠，都在趙王莊上，要通信叫他乘虛而入，破其巢穴，逆藩可擒矣。」俞謙笑道：「賢契所見，亦爲極是，但逆藩謀士甚多，豈不知肝腋之患，他敢大胆出兵，不顧其後，內中必有緣故，待我令人去打聽，好作計較。」問何人到趙王莊上去，只見座中一書生應道：「小姪愿去。」原來此人是王守仁之姪，名叫介生，向在幕中，當下對俞謙說道：「小姪前在河南遇難，幸得俠士焦大鵬救活性命，今聽見他戰死趙王莊，小姪要去奠一場，順便探聽消息。」俞謙忻悅，即將書信川資，交付王介生，即日動身去了。莫太守亦告辭動身，忽見家人進來回稟蘇州府托病不來，俞謙聽了，眉頭一皺，想了一想，向太守耳邊說了幾句話。莫太守就到蘇州衙門，却說蘇州府張弼，從前迎合寧王，要抄籍徐

鳴泉的家產被一塵子當面用劍削去他的長鬚後來遇了一相面的道人說他面方耳大將來封侯拜相不止於黃堂太守耳！可惜鬚子削著精光滴滑恐有晦氣不免牢獄之災此時接了寧王檄文想道：「他做了皇帝我封侯拜相是有分的不應了道人之言麼？却要暗作準備等他兵來便爲內應。」忽有俞謙令人專見即驚道：「俞撫台是寧王對頭傳我何意吉凶難卜暫推有病令人去探聽他的意見但何人可去探聽？」正在躊躇忽有家人到來稟告鎮江府來拜喜道：「鎮江府是撫台的門生此事可託他去了。」叫家人連忙延入相見莫太守進來先開口道：「撫台傳見老兄何以不去撫臺曾向小弟說過因爲見了寧王檄文方知寧王是先皇太后欲立的名正言順欲將江南全附寧王知老兄是寧王器重之人要你去一同商議使老兄成就大功。」張弼道：「原來如此小弟一時想不及此。」便同莫太守來見俞謙俞謙見張弼來喝左右拿下張弼大叫卑府無罪俞謙道：「你既無罪請在牢獄之內權住幾天等寧王登了龍位再放你不遲。」是不由分說將蘇州府知府張弼收入牢中叫莫太守回鎮江去謹慎防守按下不表且說王介生帶了俞謙書信直到江西已近省城走入趙王莊南面天色昏昏跨進了前村一個酒店中將行李卸下投宿一宵此正是鶴寄生與徐鳴皋一枝梅三人初到投宿之處也王介生走進來却遇見一個熟人你道是誰原來是患難中八拜之交姓竇名慶喜前在河南魯山縣楓林村皇甫良家中同受災難幸得焦大鵬狄洪道等救出來此時在這地方相見也出於意外王介生問道：「賢弟怎的來此？」慶喜垂淚道：「弟在家中聽見焦表兄死於鄴天慶之手不能報他救命之恩未知棺木現在何處特來探視。」王介生也慘然道：「愚兄亦爲此而來。」二人宿了一夜次日侵早起來望見村口紅衣大砲有兵把守刀槍旂幟格外森嚴正要問路進去忽然來了一個老人仙風道骨舉止飄然說：「二位若要到趙王莊上去此地却非進路要兜回西面方得進去恐路徑上遇寧王之兵將身邊搜出俞謙的書信性命不保快隨我去將行李暫寄店中。」二人料是仙長不能不聽老人兩手將着兩人叫他閃目忽然耳邊呼呼風聲身

子起在空中，頃刻落地，張眼一看，落在一個大廳階前；廳中人一齊來迎，當先兩個仙人，王介生慶喜認得一個是狄洪道，一個不認得，却是徐鳴皋下階來拜見老人，說道：「大師伯今日方到，衆人望眼將穿了，兩位是大師帶來的徒弟麼？」玄貞子說：「非是我的徒弟，乃是跟我的徒弟而來，狄賢契認得他，可領他拜見衆位。」玄貞子走上廳來，與一塵子寬裳子默存子山中子海鷗子鶴寄生河海生相見，羅季芳徐慶一枝梅王能李武徐壽趙員外趙文趙武王仁義殷壽楊挺劉佐玉鄭良才孫大娘等，都來拜見過了。聽玄貞子說道：「貧道與賢契安義山別離後去游瀉岩山，近來與衆友南海相會，他們又到海外去了，我料余七妖術利害，衆位大禍將臨，特同傀儡生前來相救，有一事托傀儡生，故他們要遲一步，方可到來，現在事不宜遲，修書一封，邀請海外衆友齊來，彼此妖法。」玄貞子當下寫好一信，望空投去，口中吐出白光一團，飛捲而上，倏忽不見了。片時白光飛回，玄貞子接在手中，化爲一劍，上插回信數封，交把衆人觀看。知是凌雲生禦風生雲陽生獨孤生臥雲生羅浮生一瓢生夢覺生漱石生自全生皆在海外回信，就說不日急來。飛雲子却去湖北轉眼就到，此正是仙家妙法，名爲飛劍投書，比電報簡捷多了。因爲玄貞子是第一劍仙，預知未來，凡道友現在何處，却能夠曉得，書信投去，即得回音。若是劍術差些兒的，便不能了。衆人將回信看完，半空中飛下兩人，玄貞子見了大悅道：「果然不負我所託。」衆人看見，前面一個是傀儡生下階拜見，又見後面一個，不覺大吃一驚，王介生慶喜便上前執他的手，孫大娘兩手抱住那人，放聲大哭。這人是誰，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傀儡生度脫凡胎 飛雲子斬除惡淫

却說傀儡生從空飛下，後面還有一個玄貞子喜道：「徒弟來了。」王介生寶慶喜走下階來，兩人執住兩手，孫大娘抱住那人大哭起來，衆人都吃了一驚，你道是誰，原來是草上飛焦大鵬，衆人驚異不定，皆道：「焦大鵬

陣亡，已將靈柩送張家堡去，今日從天而降，莫非前日原不曾死麼？」看官看到此處，亦要疑心，不知後來寧王造反，與王守仁對敵，余半仙兄妹二人，用釘頭七箭書之法，要拜死王守仁，幸得草上飛盜出草人，保了性命。前嘗五十三回中早已先提玄貞子知未來之事，如草上飛要成大功，但只余七妖術利害，凡胎肉骨，都不能進去破他，須要脫了凡胎，方能前進。前日草上飛死於鄴天慶之手，原來玄貞子先已知到，却不去救他，反請傀儡生來度他，魂靈兵解成仙。你道怎的爲兵解成仙？仙家有一派的流傳，要度脫凡人成仙，必要此人死於刀兵，可脫凡胎，這就名爲兵解，并非是旁門左道，不個是個外功，與玄貞子內功一道，略有分別。內功是凡胎肉骨，亦可飛昇，外功必須脫了凡胎，方能成功。二得雖有內外之分，並無高低之別。那傀儡生受了玄貞子之托，到焦大鵬陣亡的時候，將他的魂靈度回山去，煉魂七日，成了仙道，同到趙王莊來。方才落下階前，見妻子孫大娘雙手抱住，大鵬道：「放手！」孫大娘流淚不肯放，焦大鵬向上一騰，孫大娘懷中虛無所有。這孫大娘神力無窮，若人身爲他抱住，一時萬一能掙脫，因是魂靈却不牢的，當時騰空又落下來，與各人相見，又向慶喜說：「表弟難得到此，姑母好麼？」慶喜道：「自從表兄凶信傳到家中，母親哭泣，弟念表兄救命之恩，更爲傷心，特來祭奠，路上遇見結義王介生兄，一路同來到此。如今表兄已成仙道，可否同弟回去一行，安慰母親？」這使不得，我隨師父在此相救衆人之難，要事畢之後，來見姑母，請表弟先回去，就安慰便了。」焦大鵬走上廳來，拜見師父玄貞子，玄貞子將他扶起來，謝了傀儡生，將大鵬之事細告與衆人。徐鳴皋等聽了，方知仙家妙用，敬慕非常。徐鳴皋向傀儡生玄貞子納頭下拜道：「二位光臨，妖法不愁不滅，但是周湘帆楊小舫包行恭三兄弟受災日久，恐傷性命，還望速賜解救。」傀儡生笑道：「這可不慮，師姪包行恭下山時候，我在路上送他一粒丹丸，防備急難，他三人在一處都保得性命，至於破余七妖法，有你大伯在此，我有何能？」玄貞子道：「休要太謙，這事全仗先生焦獻徒從前在我處學劍未成，要作義俠的勾當，不能修煉，今已蒙先生度脫成道，我當帶回山去，教他劍術，三日後，

卽當聽候調度，妖法雖利害，尙有四五日工夫，求先生布置，一切拜托！說了遂與焦大鵬、師徒二人，向徐鳴皋等辭別。焦大鵬又向王介生慶喜執手言別，又向孫大娘說：「你在此出力相助，不日王鳳姑將到，他是張家堡英雄館招贅我的，亦是女中義俠，你姊妹二人，從未晤面，可在此相會，我三日後卽來。」說罷，隨玄貞子下階，一陣清風，兩人都見不了一塵子，讓傀儡生主張一切，傀儡生再三推讓而後受之。徐鳴皋留王介生慶喜住了一夜，送王介生回蘇，將一切情形告知俞謙，又送慶喜回河南去。看官不可性急，晚生把趙王莊緊急之事暫且束之閣上，倒要閑情別致，將寶慶喜回上路上的事表一表。寶慶喜同王介生一路來到南村，將昨日店中寄放行李等件各人取了分手而別。慶喜行了一日，尙未出南昌府地界，走差了路，到一小村，天色晚了，錯過宿店，天邊一輪皓月推上來了，此時正是二月十五夜，月光圓滿，照着半里之外，有一叢茅舍，急忙走過去敲門借宿，只聽呀的一聲，柴扉啓了，走出一個美女人來，問是何人敲門，慶喜道：「我是遠方來的，錯過了宿店，沒處安身，求借宿一夜，不知大府的男子在家麼？」那婦人在月光之下，將他一看，唇紅齒白，好一個標緻官人，便道：「我沒有男子在家，客官寄宿不妨。」慶喜一想道：「這却不便，寧可走一夜。」看官你想他真是正人君子的行爲，若是貪淫之人，遇着此等地方，正中下懷，豈有不愿意的？那裏想得到一頓之歡，性命不保，并且沒人來救，當下慶喜回身便走，那婦人連忙跨出扉來，將他扯住道：「客官從此過去的地方，沒有人家，你却何處安身？我看你文弱書生，萬不可長走夜路，不嫌茅屋草榻，將就了一夜罷。」慶喜走不脫了，又恐夜深力倦，真不能走路，姑且從權，又一想道：「此地四處並無居人，莫非是妖精變化不成，也管不得許多，我會經過災難，有焦表兄來救，死生有命，只憂心正不必怕邪害了。」於是放心大胆，跟那婦人進去了。婦人將柴門門好，笑容可掬的領他到裏面，茅舍兩間，却無燈火，月光穿漏進來，見堆積的柴草，想是灶間另一間，燈火明亮，旁有一榻，榻上鋪設甚好，一看不像是茅舍人家，心裏疑惑。那婦人笑迷迷的斟了一杯茶，雙手送與他，請他坐在榻上，自己斜倚燈邊，問道：「客

官住在何處？家中尙有何人？怎的獨自一人跑許多路？」慶喜道：「我住在河南，上有父母，向做生意，出門買賣，獨自一人走慣了；今來江南探親，路不大熟，却來討煩尊處，心中不安。」那婦人道：「好說，請問客官青春多少？家中大娘，必定標緻的。」慶喜道：「在下虛度二十，尙未娶妻。」婦人聽了大喜，走近身來，在榻上並肩坐下。道：「官人如此青春美貌，還未娶妻，今夜相逢，真是前生緣分，若不嫌妾身醜陋，明日同到大府，情愿壘被鋪床。」慶喜聽他說話之時，有千嬌百媚的身段，那美麗之中，現出十分妖冶來，心中搖搖欲動，急急收斂慾念道：「此人卽非妖精，亦是個極邪淫的婦女，不可爲他迷惑！」端坐凝神，并不回言。婦人見他不答，竟將全身偎靠着他身上，將粉面貼他的臉說道：「如此月明良夜，不可虛度，我和你早些睡罷！」竟將纖纖玉手，來解他的衣服。慶喜聞得一陣脂粉氣，又是口香噴射，心猿意馬，那裏按捺得住，便將雙手摟住香頸問道：「此處四無人，你怎的一人在此？」婦人道：「我家在襄陽，因丈夫死了，所有店產被夥計虧空已盡，遇着一個孽緣，將些首飾鋪蓋好的物件，捲逃到此，本宅有一老人，前日見我兩人來此，他就逃去了。我將鋪蓋安放，住得一夜，同來的人，到南昌投寧王去了，叫我在此相等，我一個人冷清清地，好不害怕，誰知意外奇緣，遇着了你冤家，今夜睡了一夜，明日決意跟隨你去，你旣無妻子，却不可棄了我！」那婦人帶笑帶說的兩手解扣鬆衣，幾句話完的時候，已將慶喜同自己上下衣服，皆脫完了。將燈一吹，兩兩相抱到綉被中，慶喜正在心蕩神游之際，忽見月光從暗處射入，眼中一亮，忽然慙道：「不可不可，我先入門時候，拿定主意，爲何又迷惑起來！且聞得徐鳴皋在安義山中被蛇妖迷住，若非玄貞子相救，性命不保，我已經過大難，若今日貪淫喪命，雖有劍仙經過，說我應該死的了，豈肯相救？此女就非妖怪，我亦不可作此非禮之事。况此女一見男子，如此貪淫，如何可娶爲妻？况他同來之人，去投寧王，決非善類，豈可惹他？」想到此處，如冷水直澆，那般慾念，一些兒皆沒了。卽忙跳出被窩，將衣服一抓，下床奔出，披開柴扉，披衣逃走。那婦人出其不意，如同方才得了奇珍異味，正要飽食大嚼，被一個人在口搶了去，一聲

叫道：『我的心肝，你怎的去了？』那婦人也不怕冷，下床來要扯他轉去，忽見暗處中月光一大塊漏下來，那茅屋上面揭去一大片，月光中有一個披髮頭陀，帶刀在屋上，直穿了下來，那婦人見了，嚇得倒在地上，縮爲一堆。慶喜已在門外，見頭陀提刀追出，嚇得魂胆逍遙，逃不幾步，頭陀追上一把抓住大喝道：『你是何方野種，敢來弄老爺的人？老爺將他放在這個冷僻的所在，還有你這野種敢來相惹，我要斬你千刀萬段，方消我氣！』將刀直劈下來，慶喜閉目待死，忽見一道白光下來，月光中分明雪亮，那頭陀刀未劈下，而自己的首身已分爲兩段，却是飛雲子來救慶喜的性命。頭陀是誰那婦人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王媽媽謀利亡身 蘇月娥貪淫自縊

却說飛雲子所殺的披髮頭陀，作叫錫頭陀，他師兄弟共有五人，最大的叫爲金頭陀，前在金山寺徐鳴皋破寺，金頭陀死在紅衣女之手，最小的叫爲鐵頭陀，揚州李文孝請去行刺徐鳴皋，被一枝梅殺死。他五人少林寺出身，剩了三個在寺裏，說道：『師兄弟皆害在徐鳴皋手裏，與他冤仇不小。徐鳴皋與寧王作對頭，我等去助寧王，殺了他，報仇息恨。』當下銀頭陀、銅頭陀、錫頭陀先後下山，到江西來。這錫頭陀即頭帶錫箍，披髮齊眉，手持戒刀，一路行來，并不帶一文川資，沿途硬行抄化，不怕人家不布施。他一日到襄陽府城中抄化一家藥店，正是包行恭的結義兄孫寄安開的。這日孫寄安不在店中，夥計王鐵腿道：『我這一文也無布施的，你到別家去。』錫頭陀當櫃臺面前盤膝坐下，閉目不動，這些買藥的人，走不進來，因街上看的人擁住了，王鐵腿大怒，從櫃臺裏面跳出來，飛起右腿，向錫頭陀左脅儘力踢去，他是有名的鐵腿，這一脚非同小可，差不多的好漢也當不起，忽聽大叫一聲，咬啣一個跌在地下。衆人看跌倒的不是頭陀，卻是王鐵腿。原來一脚踢去的時候，卻如踢在一塊石板上，痛入骨髓，不能動彈，看看錫頭陀仍然閉目打坐，衆人無法可施，驚動了裏面孫寄安的家小，蘇

月娥和王媽媽出來，問外面甚事，吵鬧衆人一一的告知，王媽看兒子在地下叫痛，扶到了櫃臺裏面，蘇氏也沒法，取了三百銅錢，打發他去。錫頭陀接在手中，口眼齊開，立起身看蘇氏說多謝了，又看了蘇氏兩眼，到別家去了。蘇氏問王媽：『你兒子怎麼了？』王媽說：『他痛不可當，怕要成殘疾，該死的頭陀，把他來千刀萬剮，方消我恨。』只見孫寄安回店來了，蘇氏告知他，孫寄安道：『我在路上看這頭陀不知從何處來，非常狠惡，定要一千二千的抄化，你把他三百他肯走了，還算少的，叫王媽送兒子回去，將息好了作生意，這兩日，我辛苦些罷，却要日夜照應店裏，不到裏面陪你了。』蘇氏道：『你常常住在外邊，幾時肯陪我，說這話怎的？』蘇氏就到裏面去了。原來這婦人淫蕩非常，前年丈夫遠出，王媽引出沈三，與他通姦，沈三被包行恭殺死，孫寄安回來，看了包兄弟留的信，勸他休出遠門，以後在家開藥店，却帶心生意，一年不有十次宿在家中，蘇氏忍耐不住，時常想起沈三的滋味。這日王媽送兒子家去，回來晚了，伏侍蘇氏吃了夜餐，點燈上樓，正要安睡，忽一聲響，樓窗豁開，跳進一個人來，正是日裏所見的頭陀，手裏又多了一把戒刀，王媽嚇得躲在床下，蘇氏逃之不及，頭陀笑迷迷抱在懷中，說道：『方才看你面上，不多計較，不然怎肯就去今夜特來謝你佈施，與你有緣，傳授祕法，同到極樂世界去。』將衣服脫光，抱在床上，蘇氏一則貪生怕死，二來是淫慾的婦人，且看頭陀如何擺佈，誰知錫頭陀是有真本領的，不比沈三花巧工夫，全仗各色淫具來相助，蘇氏初則害怕，後來得着頭陀非常快活，不但不怕而且巴不得多弄一刻，錫頭陀知他是一員戰將，放出本領來，一直弄到天明，蘇氏心滿意足，十分酣暢，抱住他，嬌聲問道：『師父是何處寺裏的，今夜可能再來？』錫頭陀道：『我河南來到江西去，懽喜，你要多耽延幾天了，你丈夫怎的不見，就是傷腿的那個麼？』蘇氏道：『非也，丈夫宿在外面，不進來的。』錫頭陀道：『如此便饒了他，不然將他一刀兩段，他敢怎的？』蘇氏道：『他怎敢與師父計較，但他有個結拜的兄弟，是劍仙的徒弟。』錫頭陀聽了劍仙，有些害怕，便道：『他那結拜兄弟，可在這裏？』蘇氏道：『不在這裏。』錫頭陀道：『這便不妨，他兄弟

來時，我避他罷了。」蘇氏道：「我有個心腹王媽，又把他的兒子傷了，又嚇得他在床下躲了一夜，你要常來看我面上，待他好些。」錫頭陀便下床叫王媽出來，身邊摸出許多抄化來的銀子，遞與他道：「你拿去調養兒子。」王媽是好財的，見了許多銀子，叩頭不迭道：「師父是個極好的人，我兒子沒有眼睛，該要吃苦，求師父夜裏早些來。」錫頭陀起身，跳出樓窗，忽然不見。王媽稱道：「師父好本領。」又向蘇氏道：「是先在床下，嚇得不敢出來，後來聽他行事，這般本領，天下少有。」蘇氏道：「你從前說沈三的本領，皆是假話，這個頭陀強多了，他若常來，怕丈夫知道，又要去尋包叔來，這頭陀不敢來了。」王媽心中一想道：「大娘若愛他，欲終身受用，叫他落髮還俗，住在家中，先將這男子做掉了他。」蘇氏道：「怎的做法？」王媽道：「謀害的法子甚多，若要露形迹，只須用巴豆一味。店舖內現成有的，吃死了一無形迹，包大爺來，也不怕他，店中生意，我的兒子料理得來，大娘可快活過日子了。」蘇氏就依他辦法，看官看到此處，誰不怒髮沖冠？他二人一個貪淫，一個貪利，就作出這場害天理之事來了。一日，王鐵腿稍好，來作生意。王媽母子二人安排計策，孫寄安忽患腹瀉，一日要瀉數十遍，自己尋兩味止瀉的藥，叫王媽煎了，那知越吃越瀉，三日後嗚呼死了。鄰舍皆來吊喪，外面王鐵腿料理，蘇氏假意啼哭，抽空便上樓去，那錫頭陀這數日，夜來早去，皆從樓屋上跳下來，孫寄安死後，他日裏也在樓上做那極樂世界的勾當。誰知樂極生悲，那蘇氏也患瀉症，狼狽不堪，心疑是報應到了，丈夫要來償命。這一夜馬桶上坐了好幾次，錫頭陀也有些腹痛，跳出牆外空闊地方去大便，回從店舖瓦上走過，聽得有久未睡瓦面縫中，望見燈火明亮，王媽母子二人正在向火煎什麼藥。王鐵腿說道：「巴豆用完了，不知還要添多少？」王媽低聲道：「明日別家舖中買些就夠了，不要多說，恐樓上有人聽見。」錫頭陀疑惑來問蘇氏道：「你店中熬什麼巴豆膏？」蘇氏道：「從未聽見有巴豆膏。」錫頭陀將所聽見的告知，蘇氏猛然省悟道：「是了，他母子又就謀死你我二人了。」便將自己聽王媽謀死丈夫的計告知錫頭陀道：「如今他湯水中下了巴豆，要謀死我，好得這些家

產店業。」錫頭陀道：「既是這樣，你跟我到江西去，我師兄必等久了，不可再遲；但他母子連我都要謀死，不可恕他！你快些將細軟物件收拾捆包起來，我來背你同走。」說罷，提了戒刀，從樓上跳下天井，望前面舖中來。王媽大吃一驚，狂鐵腿傷未全愈，逃不走。錫頭陀一刀，將他分爲兩段，回身來殺王媽。王媽跪在地下哀求饒命。錫頭陀道：「恕你不得！」又一刀，將他殺了。上樓來見蘇氏，已經金銀首飾細軟，綑爲一大包。錫頭陀向床上隨手將條綉被連人連物扎在背上，跳出樓窗，從空飛上一雲時，出了襄陽府城，一路曉行夜宿，不日已到了江西南昌府地界。錫頭陀向蘇氏道：「我等個僻靜地方，你去暫住；我去投了雷王再來安頓。」望見前村有茅屋一叢，走到門前直進去，只有一老人，年八十歲，坐在草榻之上，念佛。見了錫頭陀，手提戒刀，害怕逃走了。蘇氏將繡被設於草榻之上，二人宿了一夜。天明，錫頭陀獨自進城，等候拜見雷王。蘇氏等了兩夜，不見回來，正在憂愁，柴門一响，忙出來開門，遇着慶喜，見慶喜十分美貌，堅要留住一夜，一同逃走。慶喜初則動了心，已脫衣上床，忽一時轉念，披衣逃走，誰知錫頭陀回來了，手推柴扉，又是開好的，跳上茅屋，揭上一片，跳入去，見蘇氏赤體下床，追趕一個美貌少年。錫頭陀大怒追出來，先要殺慶喜，不料飛雲子一劍斬了錫頭陀，救了慶喜性命。在地上扶起道：「跟我來進去！」再進柴扉，只見婦人自縊死了。慶喜叩謝飛雲子救命之恩，問是何方仙長來救小子。飛雲子不慌不忙，說出了許多話來。未知所說究竟有些什麼話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飛雲子名言勸世 玄貞子妙術傳徒

却說慶喜隨了飛雲子，走進茅屋，倒身下拜道：「何處的仙長，救了小子的性命？」飛雲子扶起來道：「我先問你從何處來？」慶喜隨將一切告知。飛雲子道：「原來是徐鳴皋那裏來的，並且見過我大兄玄貞子，我便是飛雲子。在葛嶺接到大兄的信，飛劍傳書，動身來從此地經過，先見你要到茅屋中投宿，我前年走過此

地，記得裏面有一個念佛老人，不料屋裏出來的，一個婦人，滿面淫邪之色；我是最喜風鑑，觀人行爲，看你的貌雖美秀，却是心正無邪，但既進了茅屋裏，我一定要察看怎的行爲，我便隱身跟你進去，看那婦人百般勾引，你只是不動心，我在暗裏贊嘆！後來不知不覺，你竟爲他勾引動了，解衣上床，我深以爲可惜。原來見色不迷，是最難之事；不料你一上床，即便下床，任那婦人呼喚不轉來，此乃是懸崖勒馬的大本領，實爲難得。頭陀滿面兇惡淫邪，他要來害你，我怎肯不救？」慶喜道：「想起來，心中凜凜，若不是回念得快，已被那頭陀殺死在床上。老師怎肯救我，想來好不怕人！」飛雲子道：「正是，你若戀迷一刻，不下床來，那頭陀一刻就到床上殺死你二人。那時我就有些不便來救你，要等頭陀殺了二人之後，我再殺頭陀不遲；只爲你能殺懸崖勒馬，所以救你，我輩劍客不是妄殺人的。這就是這婦人他料頭陀回來，必定要殺他，故先自縊死了，省得污了我的寶劍。此等邪淫豈可留他活在世上的麼？總而言之，萬惡以淫爲首，談道術者，第一是要戒淫，天下古今英雄好漢，皆爲這一字看不破，沒有好好的收成結果，其實想破了一無意味，你看這婦人縊死，再幾日屍身臭爛，人皆掩鼻而過之，他生前如此美貌，尚在麼？我故有四句勸化世人云：

生前原是美如花，死後何人再看他。任你姣容生得好，骷髏總要肉來遮！

這四句詩，你去傳說與人，只要想破了天姿國色，不過帶肉骷髏，何苦必要終身迷戀？這懸崖勒馬的本領，非有根基的人，不能如此；如要學道，倒還容易，可惜尙是富貴功名中人，我在蘇州時初次會見徐鳴皋，相他的終身，亦這幾句說，但現在他盡心爲國家出力，勦滅叛逆，亦是功德，與道學無二成事之後，享受功名榮華，後來仍可成仙，你仍要記我今日之言，終身行善，將來受過功名富貴，亦可學道成仙了。」慶喜叩頭拜謝領受。二人說話間，日落西山，天漸明了，分手而別。慶喜自回河南家中，告知母親說：「表兄死後，承愧偏生度成仙道，見他無異生時，日後來見姑母。」說畢，又告知見許多劍仙俠客。他母親聽了歡喜，按下不表。且說飛雲子與慶喜別

後，要到趙王村來，將身駕起空中，卸風而行，約有一里之遙，見下面有古廟一座，天井中坐一老人，向陽念佛。飛雲子見了，將身落地，向古廟面前進去，叫：『老人你可回家去了，你一生好善修行，天賜汝金銀物件，放在你茅屋裏，快回去罷！』老人聽了，起身來，正要拜問，一陣清風，已不見了。不說飛雲子到趙王莊去，且說老人疑是仙家指點，想必不錯，前日見披髮頭陀，帶一婦人到他茅屋裏來，手提戒刀，怕他要殺，逃到這古廟中來。此時擎了拐杖，一步一步走回去，只見門前披髮頭陀，死在地下，仔細一看，原來頭不連在頸上，是殺死的，進門一看，一個婦人掛在壁上，是盜死的。你道這兩個屍身，爲何飛雲子不用劍法消化了他？因爲要尋老人來，用他的金銀什物，放留這善舉，叫老人做。當下老人進屋裏仔細看來，剩了白米，比前少了些，柴草亦少了些，榻上多了一條絛被，枕頭邊有一大包金銀首飾，喜道：『方才仙人所言，果然不錯，我的老運亨通了，但兩個屍身，要把他埋了才好。』尋了一把鐵鋤，在空地掘了兩處，將床上的絛被包了婦人屍身埋了，又將頭陀屍身收拾乾淨。後來將金銀首飾兌換了銅錢，又買了一個農家兒子，娶一個媳婦，買兩畝田，耕種度日，倒也安樂自在。那老人家過了幾年，死了，兒子媳婦收成結果的十分周到，這是良善的報應，不在話下。如今要說玄貞子帶了徒弟，草上飛，焦大鵬去學習劍法，兩人在空中御風而行，從南昌府西邊山過大江，看了西山，山色蒼翠可愛，玄貞子道：『徒弟這西山，好一個修道所在，仙家的古蹟不少，我二人在此住了三天罷。』焦大鵬隨師父到西山最高的嶺，名爲鶴嶺，仙家王子喬跨鶴到此，現在留得仙迹，夜裏有月光照起，如有鶴影，下面梅嶺，正是仙家梅福學道的地方，前面的山岡，名爲鸞岡，古時的洪崖先生乘一青鸞到此停留，左邊兩峯，名爲大蕭峯、小蕭峯，仙人蕭史時常到此游玩，後面還有葛仙嶺，下有葛仙源，是葛仙翁住過的，這山中仙迹最多，他們就在這鶴領亭子上息下。焦大鵬見亭子上石刻「舞鶴」二字，方知是舞鶴亭。到夜間，月光照進來，果然有鶴影在亭中飛舞，這仙迹真是奇妙。玄貞子在月光之下，將劍法傳授焦大鵬，焦大鵬前生學過的，這時脫了凡胎，他的魂靈又是傀儡，生妙法煉過。

的，與仙家無異，所以三日就能成功了，一般吐氣成丸，可與七子彷彿。只有一事最難，凡煉成劍術的人，人間富貴功名貪嗜癡愛皆要看絕淡，方好去煉。若有一念未消，劍法仍不能成功。所以第三日焦大鵬圓滿之日，玄真子分付道：『今日須要小心，你功將圓，必定有魔道來試心的，若心有一不定，劍術不能成功了，切須小心！』這一夜正是二月十七日，到天中已半夜後了，嶺上光明如白日，萬籟無聲，看那玄真子坐在亭中，如老僧入定，鼻息皆無，這名爲龜息，乃仙家吐納長生之法；大凡劍術到了至精至妙的地步，便與真仙無二了。焦大鵬在月光中煉習劍法之術，口吐白光，飛入月中，又從月中吸入口內。這鶴嶺本是至高的所在，焦大鵬覺得身子漸漸的高起來，那天上的明月漸漸的低下來了，心知有異，口中只是一吐一吸，忽然明月已在頭頂，仰首一看，把丸劍吸一吸，霍的一聲，連一輪明月都吸到喉中去了；一霎時面前黑暗，伸手不辨五指，想必是魔要來了。心中一定，不以為然，覺心中一閃，大放光明，一輪明月，高懸天上，仰首一望，原是高不可扳的天，自己的身子立在一塊平陽地上，四面並無一人。正要移步去尋師父，忽見面前來了一人，大叫道：『焦大哥原來在這裏，快同我去朝見天子，我們衆兄弟皆封了官爵，快去享用這功名富貴！』焦大鵬看這人正是徐鳴皋，便向他說道：『我先前還有功名富貴之心，如今脫了凡胎，是沒有的了，我不同你們去。』焦大鵬語未說完，徐鳴皋已不見了，四面找尋，遠遠的一匹馬飛來，馬上將軍挺劍直刺，原來是鄴天慶，大叫道：『你是我手下敗軍之將，已作了無頭之鬼，敢在這裏出見麼？』焦大鵬聽了，不由心中大怒，忽地一想，此是魔來相試，不與計較，閉目坐在地下，耳邊并無人聲，張眼一看，鄴天慶不知幾時去了。遠遠的又是兩匹馬來，行近看時，是兩位女將軍，走到面前，一個正是妻子孫大娘，一個是張家堡招親的王鳳姑，孫大娘說道：『我與賢妹合共一處，殺敗鄴天慶，他獨自一馬逃走了，這裏可走過麼？』焦大鵬道：『方才走過，不知那裏去了。』王鳳姑道：『我姊妹二人要殺死了他，以報夫仇，如今尋見了丈夫，不必追他了。』兩姊妹在焦大鵬左右坐下，孫大娘道：『丈夫可回去了，你我青年尙無子女，難

道要學劍術，不要生後代麼？」王鳳姑道：「况且我父親招贅你來，原爲我終身之托，難道你如今就棄了我不管了？」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左倚右偎，溫柔香膩，蘭氣薰心，焦大鵬不由的心動連忙定一定心，立起身來，喝道：「你兩個人休來纏我！」口吐劍丸，要去斬他，兩個人又忽而不見了。只聽得耳邊大笑道：「好了好了，功行圓滿，不負我一番教你之功也！」後來各事如何收成結果，要知究竟，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焦大鵬獨救蘇州城

徐鳴皋二探雷王府

却說焦大鵬劍術將成，有魔道幾回來試他，心絕不動，忽聽耳邊有人大笑道：「好了好了。」正是師父玄貞子。焦大鵬看自己的身子原是在舞鶴亭中，當下向師父拜問方才之事。玄貞子道：「此所謂富貴功名，貪嗔癡愛，皆是人生魔障，若將此等纏繞在心，不能看破，劍術就不得成了。可喜你心絕不動念，此刻功夫已圓滿，明日可到徐鳴皋師姪處，助傀儡生老師破余七的妖法。他的妖法已到九十九日，不宜再遲。」大鵬道：「師父自然同去。」玄貞子道：「余七命不該絕，傀儡生只得破其法，不能喪其命，待將來他的死期到了，我去殺他不遲，今日暫緩。」焦大鵬點頭領訓，不多時天已明了，叩別師父，離了西山，御風而行，過了大江，將近南昌府城下面，望去只見兩個披髮頭陀，從城裏出來。焦大鵬料他是寧王府打發出來的，且看他作何勾當，跟在後面聽他一路說話。一個帶銀箍的道：「三師弟，我和你在少林寺動身，已在四弟之後，到我二人先來投寧王，不想他遲了好幾日方到。」一個帶銅箍的道：「二師兄原來不知，我盤問四師弟，他在襄陽城中，得了一個美婦，不但容貌十分佳美，且枕席上的工夫極好，四師弟帶他來寄在村中，昨日天尚未明，說去帶了來，回到蘇州，不知何以至今尚未回來，我與你去找他。」那帶銀箍的又道：「原來如此，蘇州去相助寧王成了大功，那蘇州美女甚多，多取他幾個回來受用，有何不可？」那帶銅箍的又道：「李軍師果然多妙計，我兄弟三人，到蘇州作爲內應，等無

敵大將軍帶兵到來，破了蘇州城，救出知府，叫那知府選城中美女來供奉，豈不妙甚？原來蘇州知府張弼，被俞謙擊下獄中，寫了一封密信，密投了寧王，寧王看了，就約軍師李自然商議。忽報有二僧人來投見，一個是銀頭陀，一個是銅頭陀，寧王叫他進見，一個頭帶銀箍，一個頭帶銅箍，兩個皆披髮齊眉，虬髯豹眼，兇惡。二人說出來，道：「貧僧五弟兄，大兄五弟皆爲徐鳴皋所害，我們與他冤仇不小，特來相投於千歲帳下，情願効犬馬之勞，還有師弟錫頭陀，不日就到。」李自然道：「既然如此，貧道有一妙策，千歲就叫他三人先到蘇州作了內應，再令鄴天慶帶一千人馬，假扮各種生意中人，暗帶兵械到蘇州城，一併殺入，俞謙可擒矣，張弼可救矣，蘇州城唾手可得了！」寧王大悅，便對銀頭陀、銅頭陀二人說道：「等你師弟到了，三人同到蘇州作了內應，照軍師妙計行事，成功之後，孤自有重賞！」當下二人住在城中，過了幾天，錫頭陀來見過了寧王，三人一同行事。錫頭陀對銅頭陀說道：「三師兄請二師兄城中再住一夜，我今日要到村中取了美人來，明日同往蘇州。」錫頭陀便將美人來歷，告知銅頭陀。銅頭陀同銀頭陀在城中等了一日，竟不見他回來，次日二人出來，到村中尋錫頭陀，不料一路言語，被焦大鵬聽見了，想道：「這廝竟自寧王黨羽，他用詭計，襲取蘇州，我若不救，不但俞謙性命不保，并且蘇州百姓被他掠殺，好淫，不堪設想了！」忙趕在二人前面阻止，大喝道：「賊頭陀，你敢助寧王叛賊，行施詭計，方我才聽得明白了，快快納命！」銀頭陀、銅頭陀大怒，各提戒刀，當頭的砍來，焦大鵬拔劍相逐。若論頭陀本領，都與焦大鵬相埒，二人殺一個，焦大鵬本是敵不住的，只見焦大鵬口吐白光一道，忽的兩人帶箍的頭陀，同落於地。焦大鵬用劍法將兩個屍身消化，提兩個頭飛入城中，擲在寧王殿上，寧王見了，大驚失色。連忙問軍師道：「這是何故？」李自然道：「想必是遇着劍客了，如今鄴將軍且慢出兵，余軍師大法，到明日已是一百日，殺盡趙王莊中劍俠等人，千歲出兵，取了南京，蘇州即在掌握之中矣。張知府在監不至於死，不妨緩緩去救。」按下不表，且說焦大鵬於無意之中，救了蘇州一城性命，來到趙王莊，徐鳴皋與趙員外等一看迎接，焦大鵬

先拜見了傀儡生，又拜見一塵子飛雲子、霓裳子、默存子、山中子、海鷗子、六位師叔。當下衆人問玄子何以不來，焦大鵬恐洩漏天機，且含糊答應。傀儡生道：「我日內一切安排已定，只等你來了同去探聽，便可下手。」徐鳴皋道：「老師妙術無窮，可領我同去一探消息。」傀儡生道：「你要同去亦可，我用袖內乾坤的法術，將你藏在我袖子裏面，可避妖法，就可同去了。事不宜遲，立刻起身。」原來傀儡生三日內煉成撒豆成兵的妙法，散布空中，可抵數十萬雄兵，請六子往來救應，却不可到妖人裏面去，就着他的道兒，請鶴齋、寄生領着羅德、徐壽、趙文、趙武、殷壽、挺王、仁義守趙家莊，請河海生領着一枝梅狄、洪道、王能、李武、劉佐、玉鄭、良才、馬金、標孫、大娘去守馬家莊，兩處分兵都有三千多人馬，防守慎密。當下傀儡生起身，並不結束，將左手大袖向徐鳴皋一舉，徐鳴皋已躲在他袖子裏面了，安穩無憂。便叫焦大鵬隨他去，二人起在空中，御風而行。看官你道怎的御風而行？這乃是劍術至精的本領，與仙人無二。只有玄貞子及傀儡生有此本領，他能乘風到東到西，無不可去；若一塵子以下，就不能了，任你一跳十餘丈，總不如御風而行的快。而且脚步不踏在實處，能在虛空中行路，所以余半仙的妖術，雖極利害，爲其所破。至若焦大鵬，自脫凡胎，煉成劍術，任你天羅地網，不能遮住他，他本是無影無形的，因傀儡生把他魂靈煉過，要去現形，便與凡人無二，他的劍術，非能高於一塵子數人之上，因是脫了凡胎，所以不怕妖法。傀儡生不帶別人，只帶他去，也是爲這緣故。徐鳴皋一定要去，躲在前裏，方保無害。且說傀儡生同焦大鵬到了城中，望下一看，一個極大的茅篷，扎得饅頭形式，約廣五畝之地，上插三百六十五面皂旂，點燃一百零八盞的幽魂燈，茅篷四面，立着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約有二三千人，都是黑衣紅帽，動也不動，也不開口。覺得陰氣逼人，傀儡生不去動他，叫焦大鵬跟他茅篷裏面去看。進去果然千門萬戶，彎環曲折，若是他人，便無從尋路。傀儡生有昇天入地的本領，門戶雖多，無能阻止。同了焦大鵬，走到中間，只見有一萬多個柳樹削成的木人，每人面前一盞燈，火光綠色，這就是招魂燈。余半仙要把一萬多人的魂靈招入木人身上，便把木人或殺或燒，

一萬多個人，皆要死的。焦大鵬道：「這妖人如此可惡，不知他在何處？」傀儡生道：「他還在下面作法，不可驚他，且叫徐鳴皋出來一看到也難得看的。」傀儡生將左邊袍袖一抖，徐鳴皋出來看了許多木人，手足皆可動活，一萬多盞綠色的燈光，陰慘可怕。徐鳴皋汗毛直豎起來，傀儡生道：「到了明日，妖人皆能動手，將一萬多個木人投在水中，我們兩莊的人，都沒命了。待我破了他的法。」傀儡生將右袖邊一拂，一萬多盞燈，都吹熄了。將一萬多個柳木人，皆收在右袖中，這正是袖裏乾坤的妙法，任你多少人物，都可收在袖中。又叫：「徐鳴皋，仍然到我左邊袍袖，我帶你到寧王府中救出三個兄弟。」傀儡生將左手一拂，徐鳴皋進去了。焦大鵬隨了傀儡生出來，傀儡生道：「你且在茅篷上面防守那妖人出來，我到面前去了。」未知余半仙怎的出來，要悉其詳，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傀儡生救萬人性命 徐鳴皋遇十世姻緣

却說余半仙在下面作法，將要功滿，瞥眼見上一層燈光齊滅，大驚起來，叫兩個披髮童子，手執了油燭，走到上一層來，四面照看，一萬多個柳木人一個皆不見了。大駭道：「誰人敢來盜去，有這般大膽的麼？」將寶劍提在手中，出茅篷來查看，只見焦大鵬守在上面，待余半仙出來，提了劍便砍，余半仙見了大怒，提劍相迎。不說兩人在此鬪劍，且說傀儡生到寧王府望下去，見余半仙之妹余秀英在此把守，看着那一幅畫圖，任憑你劍仙俠客，要到宮中來行刺他，畫圖上能現出形迹來，他手中天羅地網，望上一擲，被他套去，逃也逃不及，前徐鳴皋二探王府之時，與一塵子同去的，險些兒被他擒住，幸是走得快，徐鳴皋一頂武士巾，爲他捲去了。此時徐鳴皋在袖中，萬無一失。傀儡生將身子一隱，那畫圖之上，並無形迹，走進宮中，余秀英看不見，過了這個關口，裏面便無大害。傀儡生將左邊袍袖一抖，徐鳴皋從袖中出來，跟了傀儡生一路尋着天牢所在，那傀儡生將劍一揮，牢門

大開，二人走進去，只見黑洞洞深遠無底。徐鳴皋尋在一處，只見包行恭、周湖帆、楊小筋三人連鎖一堆。原來三人進了天牢之後，幸虧包行恭身邊有一粒丸丹，是從前下山時，路遇傀儡生送他備急難，三人分來吃了，肚中永不飢餓，身上亦無痛苦。三人不知不覺，過了許多時，當下看見徐鳴皋，大喜道：「大哥怎的進來，快救我們性命！」鳴皋道：「我跟傀儡生老師來的，兄弟們不要心急，老師來救。」即見傀儡生將手中寶劍一指，三人的鎖練皆落地。傀儡生又將左手袍袖一舉，三人藏在袖中。徐鳴皋跟了傀儡生，出了天牢，進宮門，傀儡生叫鳴皋，仍然躲入袖內，說：「你走不出宮門，恐受余秀英的道兒。」不料傀儡生略遲一遲，余秀英已到面前，喝道：「何人大膽，敢到宮中來，且看我的法寶！」將手中一拋，一股黑氣噴來，徐鳴皋逃之不及，被他天羅地網罩住，傀儡生起在空中，看徐鳴皋爲余秀英擒住了，要下去救他起來。心中想道：「他二人有姻緣之分，不如將計就計，收伏了余秀英，那余七就易除了。」傀儡生隱身而下，在徐鳴皋耳邊說了幾句，使出宮來，到茅篷上面，那焦大鵬對敵余半仙，戰了半日，不能取勝，漸漸敗將下來。海鷗子在遠遠看見，口吐白光，飛到余半仙頭頂，余半仙不慌不忙，手中劍吹一口氣，化成兩口劍，抵住白光盤旋飛舞，手中之劍，仍與焦大鵬對敵。那山中子默存子遠遠的，又是兩條白光飛來，余半仙又吹了兩口氣，化成三口劍，望前迎敵，三口劍在空中迎住三道白光，猶如生龍活虎的交鬪，煞是好看。焦大鵬要乘他手勢一亂，好把劍削進去，那曉得余半仙的劍法，一無破綻，又鬪了一頓，那一塵子飛雲子，竟窺子又是三道白光飛來，余半仙又連忙吹了三吹，把劍吹向前迎住空中，共有六把劍，六道白光，個個不了。余半仙漸漸有些招架不住，口中念念有詞，那茅篷上許多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一齊上來，一頃之際，黑氣冲天，就號鬼哭，傀儡生先見焦大鵬與六子共鬪余半仙，不能取勝，曉得余半仙命不該絕，故玄真子不到，忽見余半仙作起邪法，一陣鬼兵殺上前來，傀儡生急忙將劍一指，那空中撒豆成兵，殺上前來，一場大戰，到底邪不勝正，將余半仙的鬼兵殺得一個不留。余半仙逃入寧王宮中，要引他劍客追上來，好叫妹子的天

羅地網來罩。誰知傀儡生收兵而去，不中他的詭計。此時破了招魂妖法，保住兩莊的萬人性命，又救出了三人，得勝而回。雖徐鳴皋被余秀英捉去，却是故意留在他處，大有作用的。傀儡生與焦大鵬一塵子飛雲子霓裳子默存子山中子海鷗子同回趙王莊內。傀儡生收了豆兵，又將袍袖一抖，左邊走出三個人來了。衆人看明，這是包行恭、周湘帆、楊小舫三人，右邊許多柳木創成的木人，右袍袖內傾之不盡在階上堆積如山，共有一萬多個。傀儡生告衆人道：『余七費了一百日心力，害人不成，徒然作惡。』衆人道：『這妖人心太狠惡，虧得老師相救，未知妖人可擒否？』傀儡生笑逐：『妖人終有一日被擒，此時尚未。』焦大鵬道：『妖人劍術却是利害，若非六位師叔一齊相救，小姪必遭他毒手！如今雖破，必來報復，我且去探聽消息，他作何妖法？』傀儡生道：『要差你前去，如此甚妙，你快去打聽來！』衆人皆道：『徐大哥未知生死，亦要焦大哥打聽來！』傀儡生道：『衆位放心，萬無一失也！』焦大鵬起身，御風而行，到城裏王宮來，將身一隱，進宮來尋徐鳴皋。且說徐鳴皋被余秀英、天羅地網罩住，丟在宮中，叫宮女兩名拿索子，將徐鳴皋綁下。徐鳴皋大聲喝道：『我乃是頂天立地的丈夫，怎肯來跪你這賤人！』余秀英俏眼將徐鳴皋一看，好一個英雄氣概，相貌非凡，不覺着了中意。你道爲何？余秀英雖是妖法邪術，他本事還在老哥余半仙之上。却緣非貪淫之徒，他是十世童女轉身，徐鳴皋是十世童男轉身，兩人前世前生結了姻緣，皆不會嫁娶，修行可成道。十世之中，皆是如此，他二人是十世的夫妻，却不曾合卺。余秀英所以一見徐鳴皋，心中不由的欣悅起來。凡人前世前緣，不過一世罷了，那裏有十世，他二人既有十世的緣分，而且不能了結，今生必定要了結了。余秀英見徐鳴皋直立不跪，反笑起道：『你既不跪，不能勉強你了，但你既被我拿住，不如從了寧王，共享功名富貴，我和你同在一處，決不虧待你，你可依麼？』徐鳴皋已受了傀儡生耳邊吩咐幾句話，心中有了主意，便道：『你休說順從寧王的話，寧王是叛逆之人，我萬不能從他。你拿了我，不殺反有愛惜之心，我感激你的情義，我情愿在此効力，但是不去見那叛逆寧王耳。』余秀英暗想道：『他既已

身在我這裏，待我慢慢的勸解他，不怕他不肯降寧王。」正在自思之際，忽見余半仙走來，余秀英上前迎接，告知他拿住徐鳴皋之事。余半仙道：「你尚不知我的招魂就戮大法，被他們劍客破了廢我百日之功。」秀英問是怎的？余半仙遂將前事說了一遍。『如今敗了一陣，要求妹子的法術相助。』余秀英道：「我哥哥放心，待妹子用天羅地網，明日將他那些劍客罩住，看他有何法來破？」余半仙道：「全仗妹子的法力，如今徐鳴皋既已擒獲，他是一個首惡，其餘皆容易除了，妹子何不解送寧王？」余秀英道：「此人英雄俊杰，此時解送寧王，未必就肯投降寧王，若加誅戮，豈不可惜？待我勸他肯去投降，然後解送哥哥意下如何？」余半仙道：「此話甚是有理，且慢解送，你小心把守宮門，我去見寧王商議報仇之事。」當下余半仙辭了妹子，來至殿上見寧王。寧王正與李自然商議見半仙到來，彼此起身迎迓，半仙就將前事告知寧王。寧王大驚道：「軍師妙法，尚且如此，爲他破了，還有何計可施？」只見階下一人上前奏道：「千歲休要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他劍客雖多，害不得我，愿千歲差小將引兵前去，要殺他莊中一人不留，報復前次敗兵之忿。」寧王一見此人，是誰？不知此人究竟是那個，要悉周知，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徐鳴皋了結夙世緣

余半仙擺設迷魂陣

却說寧王正與軍師李自然、副軍師余半仙商議破趙王莊之法，階下一人上來說道：「千歲休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待小將領兵前去破他。」寧王看是無敵大將軍鄴天慶，便道：「將軍雖是英勇，但他許多劍客相助，難以取勝。」余半仙道：「鄴將軍引兵前去挑戰，誘他出來，貧道在城下擺一陣圖，名爲迷魂陣，他若走入陣中，任是劍客束手就縛，鄴將軍挑戰，若遇劍客，只退入城中，任他追來，把劍客皆捉住，趙王莊不難破矣。」寧王聽了大悅道：「余軍師請出城，快把陣圖擺好，鄴將軍領兵去戰，再請李軍師分派兵馬。」李自然答應，分

派兵馬，將將軍帶引五千人馬去攻打趙王莊，黃天鵬韓大慶隨後接應，殷先鋒帶引五千人馬攻打馬家莊，常得保鐵騎隨後接應，波羅僧雷大春徐定標修環防守四面城池之處，余秀英仍然防守王宮，不可離開，怕劍客入宮行刺，請千歲出城親自督戰，與余半仙同在陣中，以便保護。當下分派已定，到了次日，余半仙要擺迷魂陣，來問妹子余秀英借天羅地網法寶，作為陣中捉人之用。清晨來到宮門，那余秀英有防守宮門之職，住在宮門內三間高屋，此時尚未睡起，他的臥房是在右邊一間，左邊一間是兩個丫嬭住的，中間是閑坐之地。當下半仙問兩個丫嬭道：「你小姐向來起早，何以今日怎的還未起來？想是連日防守辛苦，我特來借天羅地網一用，你快去通報。」兩個丫嬭一名拿雲，一名捉月，答應道：「等小姐起來，即送過來，但是此刻不便驚動小姐。」余半仙道：「也罷，你送來就是了。」余半仙回身而去，且說焦大鵬奉了傀儡生之令，到王宮來尋探徐鳴皋，只見徐鳴皋在余秀英處，尚未會解到那寧王殿上，余秀英三番五次勸他投降寧王，他只是不肯。秀英心中想道：「待我與他成了好事，再來勸他投降。」定了主意，於是即叫拿雲捉月送徐鳴皋到右邊臥房來，叫他如此如此。此拿雲捉月二人皆有十分本領，而且也有些妖法，是小姐傳授的。二人管住徐鳴皋，不能脫了，況且傀儡生叫徐鳴皋將計就計，此時也不想逃脫了。徐鳴皋到了余秀英臥房，香撲鼻，如在仙人洞府，綉床之上，挂了青鋒寶劍兩口，見青光閃爍，一切擺設物件，還有掛在壁上的東西，都不認得。一個黑色的網巾，在鏡台上，丫環指道：「這是小姐的法寶，名為天羅地網，徐大爺你就是這網巾網來的。」說了大笑。徐鳴皋道：「這小小網巾，豈能網人？我是不信。」丫環笑道：「你真嫌他小，隨你多少，人也可網住，神仙見了也怕，這是小姐頂利害的法寶了，其餘這些擺設的，及壁上挂的那些法寶，皆不及他。我小姐道術無邊，從小學道，不肯嫁人，今年二十歲，任你英雄好漢，來說婚姻，都不愿意，今遇着徐大爺，心中愛慕，愿定終身，令我二人來說明，徐大爺不可推卻。」徐鳴皋道：「既然小姐錯愛我，豈敢推卻？但是一件要小姐依我方好。」丫環問是那一件？徐鳴皋說道：「你小姐五

次三番勸我降順寧王，我不聽他，恐成了夫妻，再來勸我，求你二位姐姐，先要與你小姐說明，方可成親，我是決不肯降順寧王的。」當下拿雲陪着徐鳴皋，在房中捉月，就來告知余秀英。余秀英笑道：「且依了他，以後再說罷。」捉月回到房中說道：「小姐就依你了，尚有何說？」徐鳴皋點頭不語，兩個丫環，忙忙碌碌，在中間房中點大蠟燭，一對扶了二人出來，交拜進房，來吃合巹之酒，兩人是結了十世姻緣，未成夫婦，今生方才成就，自是與平常不同，開懷暢飲，你歡我樂，我說你笑，毫無庸夫俗子之態，說說笑笑，到了深夜，解衣上床，丫環伏侍吹燈而去。焦大鵬隱身在內，他人並不看見，見他新婚二人睡了，就在徐鳴皋耳邊說道：「我來了半日，要去了，你須要小心，他有妖法利害的。」徐鳴皋知是焦大鵬，不好答應，恐怕他尚未去，到覺得羞愧起來。在床中如道學先生，不敢放肆，余秀英却無羞縮之態，反先開口低聲說道：「我修道十年，學了許多法術，原想今生不破色戒，怎的遇見了你，情不自禁，必是前生姻緣，你休要負了我。」徐鳴皋道：「我是個好漢，不貪美色，今小姐如此情義，我豈肯負你將來同立功勳，流芳千古，方不負了你一生本領。」徐鳴皋想此時焦大鵬必然去了，又是余秀英溫香煖玉的近就，他鳴皋不忍却他美意，二人如魚得水，快樂懽娛，無須說得。次日天明，尚未起來，直待日高三丈，雲捉月進房來伏侍起身，隨說：「余軍師來借天羅地網，早已來過，不敢驚動小姐，此時可否拿去借他？」余秀英道：「拿去借他，便了我的法寶甚多。」徐鳴皋向余秀英道：「聞得此件法寶最利害，若令兄拿去，此處宮門若有了劍客來，如何防備？」余秀英道：「也罷，你將紅寶沙法寶拿了去，天羅地網我自己要用。」丫環拿了紅寶沙法寶送交余半仙，說知小姐之意，余半仙道：「你小姐防宮，亦是要緊之事，紅沙法寶雖不及天羅地網，也好用了。」你道紅沙法寶是什麼東西，原來是丹穢煉成的細沙，打在身上，隨你神仙，也要喪命，雖不能如天羅地網一網打盡，却亦是惡毒之物。余半仙得了紅沙法寶，出城來擺設迷魂陣，煉成的紙人一足鳥，不計其數，見陣中愁雲慘慘，霧霧漫漫，煞是怕人。李自然伴寧王在陣旁高處，望眺前面，鄴天慶帶五千人馬，先到趙王莊來挑戰。

且說傀儡生聚集趙王莊馬家莊兩處將士商議，焦大鵬回來說徐鳴皋之事，衆人皆在面前，那馱子羅季芳向狄洪道說道：「你妹夫娶了妖人，將來搬回家中，與令妹如何同居過得日子？我替你令妹担心。」狄洪道道：「馱子休得胡說！你聽老師商議大事。」傀儡生道：「可喜徐鳴皋依我囑咐，將計就計，他二人本來是有前緣，將來余秀英必爲我們所用，余半仙容易制了。」衆人正在議論，忽報莊前鄴天慶挑戰。傀儡生道：「今日馬家莊亦有兵來挑戰，河海生賢弟，領着狄洪道等仍到馬家莊，鶴寄生賢弟，領着羅季芳等迎敵鄴天慶，請六子往來救應。」傀儡生撒豆兵防妖法，當下羅季芳出莊一馬當先，黃天鵬接住，鬪戰不上數合，羅季芳敗陣下來，黃天鵬追上，提鎗直刺，徐慶見了，忙向腰間取出弓來，抽箭在手，扣上弓弦，嗖的一聲疾射去，正中黃天鵬咽喉，翻身落馬。薛天慶大叫：「匹夫！你放冷箭！」縱馬上前，提刀來砍。徐慶提刀相迎，戰了十餘個回合，薛天慶招架不住，被徐慶一刀斬於馬下。鄴天慶大怒，提戟上前，來刺徐慶，徐慶殷壽楊挺三馬各出，四人大戰，鄴天慶奮起神力，四人那裏招架得住，漸漸要敗下來。鶴寄生見了，舉劍一擲，鄴天慶見一道白光飛來，把左手舉起，方天戟力敵四將，右手拔出腰下寶劍，迎住白光，且戰且退，誘他到迷魂陣來。鶴寄生見鄴天慶敗走，指定寶劍，緊緊相追，四人亦緊緊相隨，已到南昌府城下，只見鄴天慶走入陣中，回頭大喝道：「爾輩敢來破我這陣麼？」四人不知就裏，縱馬進去，不覺一陣頭昏眼花，落於馬下。鶴寄生望他陣中妖氣冲天，連忙回身，忽然陣中飛起沙塵，紅光閃爍，鶴寄生身上着了一點，不覺力疲筋軟，倒在地下。余半仙見了大悅，遂將五人背縛兩手，送入城中。敗兵回趙王莊報知傀儡生，大驚道：「這又是何妖法？如此利害！」叫焦大鵬進去打探，并將一粒金丹，暗送鶴寄生，叫他吃了，便無大害。焦大鵬得令而去，忽然半空中來了許多的人，傀儡生就下階迎接，未知這半空中所來之人，究竟何項人，要悉其詳，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孫大娘錯鬥王鳳姑 狄洪道打死常得保

却說傀儡生在趙王莊，與衆人閑談之際，忽然從空中來了十人，傀儡生下階迎接，衆人權悅上前拜見。你道十人是誰？原來是凌雲生、御風生、雲陽生、獨孤生、臥雲生、羅浮生、一瓢生、夢覺生、漱石生、自全生一齊來了，向衆人道：「我等在海外接了玄貞子的飛劍傳書，本是要早來的，因有事延遲，望乞勿罪！目下戰事如何？」傀儡生道：「余七所煉招魂妖法，雖然已經爲我破了，於今又設了一個迷魂陣，鶴寄生爲他捉去，莊中義士又擒去四人，迷魂陣尚不打緊，內中還有別物，已着焦大鵬前去打聽去了。」衆人正與十生相見，忽然焦大鵬同了鶴寄生回來，傀儡生道：「你如何能回來？」鶴寄生道：「妖法果然利害，若非兄的丹丸，我的性命不保，幸得焦大鵬英雄送那丹丸來吃，毫無痛苦，他這紅沙法寶，不知是何物，就腥穢不堪，着了身上，毒入骨髓。」傀儡生道：「此必是余七孿妹子的法寶，此物不及天羅地網利害，只要小心避他，便不妨事。明日我們弟兄十三八，同破迷魂陣，我用雲錦帳遮，等他紅沙撒完便無害了。」衆人問徐壽、徐慶、殷壽、楊挺四人性命如何？鶴寄生道：「他四人不是着了紅沙，是在迷魂陣中昏迷不醒，爲他們拿了，送進城去，性命今雖無害，但要急救出方好。」傀儡生仍叫焦大鵬進城探聽四人消息，一面令人到馬家莊，請河海生來，明日一同破陣。且說馬家莊前殷飛紅同鐵昂常得保帶領五千人馬，第一日挑戰洪道，帶同王能、李武迎敵，戰十餘合，鐵昂出陣助戰，河海生指道：「這廝是鄴天慶徒弟，皆是他起的禍根，以致屢次動兵，莊中不得安靜，誰去殺死這廝？」孫大娘道：「鄴天慶與我有殺夫之仇，待我去殺他徒弟，聊以報仇。」舞起雙刀，撥馬出陣，鐵昂抵敵不住，大敗而走。殷飛紅力敵女將，兀自不退。孫大娘上前揮刀砍入，殷飛紅忙招架，措手不及，被孫大娘一刀正傷了左手中指，敗走回陣。兩軍混戰一場，殷飛紅折了好些人馬，馬家莊兵衆，略有傷損。到了次日，殷飛紅傷痛不出，鐵昂躍馬上前，大叫：「昨日婆娘快來納命！」孫大娘大怒，縱馬出陣，揮刀大罵：「該死的叛黨，今日定取你狗命，決不讓你逃走了！」鐵昂道：「你丈夫被我師父殺了，已做刀頭之鬼，我勸你投降了寧王，我收你做小妾，安享榮華，豈不好麼？」孫大娘

咬牙切齒，揮起雙刀，接連七八刀，殺到鐵昂只有招架，并無回手，敗下去。鐵昂誘孫大娘入迷魂陣，不想追殺得緊，鐵昂心慌意亂，走錯了路頭，落荒而逃。追到三里之外，前面來了一枝人馬，爲首一個女將，孫大娘遠遠的望見，恐是埋伏的兵馬，不料那女將，嗖的一響，向鐵昂射來，正中咽喉，翻身落馬。孫大娘割取首級，提在手中，可憐鐵昂一生倚勢作威，今日死於兩位女將軍之手。且說那女將見孫大娘割取首級，驟馬過來，喝道：「這是我射死的，你敢來取首級去。」孫大娘本當要好言相問，聽他開口全不客氣，亦就大怒道：「我取他首級，你敢怎的？」那女將手持雙槍，直刺過來，孫大娘舉刀相迎，二人雙刀雙槍，一往一來，正是棋逢敵手，勝負不分，忽然空中飛下一人來了，孫大娘一看，正是焦大鵬，那女將見了，大驚流淚，將雙槍架住孫大娘的雙刀，大叫：「我不與你鬪了，我的丈夫來了，原來不曾遭難。」見焦大鵬落下來，喝道：「你二人不要殺，都是自家人。」原來那女將，就是王鳳姑，前在張家堡招贅焦大鵬，開設英雄館的，接了丈夫靈柩埋葬已畢了，在村中招集三五百人，領了來要報殺夫之仇。不想遇着了丈夫，忙開口問道：「你不曾遭難，前送來靈柩，又是怎的？」焦大鵬一一將前原故告訴道：「你二人可合兵一處，就到莊中去効力，勦滅叛黨，我領傀儡生老師之命，到城中救四位英雄去了。」焦大鵬說完，遂騰空去了。王鳳姑與孫大娘見禮，彼此告罪，互相愛悅，就下馬拜天立誓，結爲姊妹。孫大娘年長爲姊，王鳳姑爲妹，二人帶了鐵昂首級，回到馬家莊來，却說河海生見孫大娘追鐵昂去，殷飛紅手傷又不能出戰，叫狄洪道到他營前挑戰。狄洪道出馬，到殷飛紅營前挑戰，殷飛紅叫常得保迎敵。那常得保却不濟事，前在太平縣爲城守，因爲太平縣知縣房明圖捉了羅季芳，王能二人，叫他解送到寧王處，路上遇了山中子，將二人救出，常得保不能銷差，用銀二百兩，送與李自然，李自然收了他的銀子，代他在寧王面前，搪塞過來。常得保回到太平縣，那知縣房明圖捉了二人，送與寧王，想得好處，加官晉俸，不想路中被他失誤，將功勞化爲烏有，心中大與他不合，在上司前每傷他，常得保明知不能安於其位，告了假，來到江，求李自然薦在寧王帳下作個裨

將這時候派在殷飛紅帳下。你想他平日做城守，刻扣軍糧，別無本領；頃一日來到馬家莊，有殷飛紅鐵昂上，前他躲在後，第二日殷飛紅手傷不能出戰，鐵昂被孫大娘殺敗逃走，營前又有狄洪道討戰，殷飛紅叫常得保出馬，勉強拖了槍出馬，狄洪道舉起鐵拐，望河打來，常得保連忙招架，用盡生平之力，招架得兩拐，第三拐打來，坐不牢了，翻身落馬。狄洪道大笑道：「這沒用的傢伙，也來送死！」一鐵拐打下去，成了肉餅，最可惜常得保一命。歸陰府，也是平日刻扣軍糧之報。衆兵見將官死了，紛紛逃散，殷飛紅也拔營逃回，來求李自然添派救兵。這且按下不表。且說馬家莊連勝兩陣，人人忻悅，忽然又見孫大娘回來，將鐵昂首級獻功，後面又有一員女將下馬，與衆人相見，又有荀王莊傀儡生，令人到來，約定明日同破迷魂陣妖法。河海生答道：「須要叫衆人守住莊口，不要輕動，我到趙王莊去。」馬金標與衆人相送出莊，河海生到趙王莊，與衆兄弟相見，這時候十三生已經齊集，七子中只少一個玄貞子。大家議定明日破陣之事，只見焦大鵬回來，傀儡生與衆人急問徐慶徐壽楊挺殷壽四人。焦大鵬道：「今日他四人已下在王府牢中，宮門有余秀英把守，利害我却能進去，他四人却不能出來，須要老師袖裏乾坤的手段，方能救他。」包行恭在旁說道：「老師妙法無邊，我三人前在袖裏，并不知地方小，未知師袖中究可容得多少人？」傀儡生笑道：「也不可計及多少，一萬多個柳木人在內，亦不見地方小。話休言，我想四人在天牢，有性命之憂，不比包師姪先前吃了丹丸，所以能住多日，我即去救他四人。」傀儡生說了凌空而起，就御風而行，到城內王府中，入了天牢，將袖袍一拂，徐慶等四人捲入袖中，走出宮門。此時余秀英却不看見，只見徐鳴皋一人，獨坐在門內屋中，傀儡生笑道：「徐英雄在此兩日，覺得有些兒女之情麼？」鳴皋道：「老師你要取笑我，我幾次要逃出去，不知他用何法寶係在我足上，看來并無一物，若是我逃出去，無論遠近，終要被他拉回來的，求老師救我一救。」傀儡生道：「此名爲紅絲繫足，也是余秀英煉成的法寶，我雖可以破他救你出去，但明日要你伴住他，勿使他出來相助余七，等我破了余七的迷魂陣，同你回去。那余七事到

急迫，必要求妹子出來相救，你在此伴住余秀英，功勞不小！將來你建功立業，尚須余秀英相助，不可看輕了他。二人正在說話，余秀英忽然回來，大喝：「何人在此，莫非是刺客麼？」就將天羅地網拋起，將傀儡生當頭細住。未知傀儡生果能逃脫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十三生大破迷魂陣 衆劍客齊會趙王莊

却說傀儡生被余秀英天羅地網罩住，徐鳴皋在旁大吃一驚，只見一道光芒，冲天而去，余秀英手中抓住一個空網，內中空空無物，大驚道：「我這個法寶拿人，從來沒有逃走的，這是何人，如此利害？」見徐鳴皋微微含笑，余秀英道：「想必你認識此人。」徐鳴皋道：「怎的不認識，他道法無邊，你們雖有妖法，總是邪不敵正，那裏能拿得住他，他也識得你紅絲繫足的法寶，明日要來破的。」余秀英一想道：「不好，此人不怕天羅地網，又識得我紅絲繫足的法寶，明日真個來破了徐鳴皋，被他救去，豈不是一場空？」打定主意，說道：「我不離守住你，看他怎的來破我的法寶？」徐鳴皋笑道：「你不離開，自然不能破你，若離一步，他便來救了我，今日已與我約好了，明日令兄來請你助戰，你怎的能不離開？」余秀英道：「我在此守住宮門，緊防刺客，亦是重大的事，不去助戰也不妨。」徐鳴皋想：「他已中了我們之計，明日看是如何。」按下不表。且說傀儡生轉回趙王莊，將袍袖一抖，徐壽等四人出來，拜謝老師救命之恩，衆人大悅相見。傀儡生道：「余秀英實在利害！」將方才之事說與衆人聽，都道：「他妖法不能勝老師正法，何足懼哉？」傀儡生道：「總要小心爲是。」到了次日，傀儡生叫衆人守住莊門，不可出戰，自己帶了一隊天兵，你道什麼天兵，就是那撒豆成兵的大法，以正用之謂之天兵。那余半仙亦能撒豆成兵，以邪用之謂之邪法。傀儡生帶了天兵，同十二位弟兄，都到余半仙陣前，只見余半仙出陣來了，左右兩個披髮童子，一個捧寶劍，一個捧葫蘆，雲陽生鼻中飛出白光一道，向余半仙頭上直下來，余半

仙不慌不忙吹向空中，迎白光盤旋飛舞；如二龍搶珠，鬥個不了。河海生鷓，寄生二人亦口中吐出白光二道，又向余半仙頭上直下來。余半仙不慌不忙，向空中吹氣兩口，他一枝劍在空中分爲三枝，抵住三道白光，緊緊交鬥，全無半點懈怠。他有這吹劍之法，雖是妖術，却也利害。只見凌雲生御風，生孤獨生臥雲，生羅浮生一瓢生夢覺生漱石生自全生一齊吐劍，九道白光望空直下。余半仙連連氣吹，三枝劍又化出九枝來，共有十二枝劍抵住十二道白光，空中交鬪，忽如羣龍戲海，忽如衆虎爭峯，忽如一陣蒼鷹，飛於殿上，忽如前山猛虎，奔向岩前。寧王此時同了軍師李自然登高觀看，看得稱奇喝采，就忘記了戰陣交鬪了。如觀戲一般。鄴天慶手下一般將士，沒有不喝采的。那余半仙曾經敵過六子，此時又敵住十二生，也算得第一等好手。後人有詩稱贊他的本領道：

余七妖法是天生，能敵六子十二生，何人能使余七怕？
怕玄貞子與傀儡生。

且說傀儡生在空中，看十二兄弟，大鬪余七妖人，防他妖法利害，不敢疏忽。忽見余半仙回頭，向兩個披髮童子遞了眼色，一個童子進城中去，了一個童子將手中葫蘆，望空一倒，一霎時塵沙滿目，紅光冲天，知是紅沙法寶。傀儡生預備好了，將雲錦帳望下一拋，將十二兄弟面面遮住了。那飛來的紅沙，近不得雲錦帳，皆落向別處，無影蹤的不見了。傀儡生知余半仙的紅沙放盡，別無利害的法寶，那一個童子去求余秀英相助，已有徐鳴皋用計留住，不得出來。隨將雲錦帳收起，十二生大奮神威，舉手齊向白光直指，直落到余半仙頂上。余半仙大叫不好，躲入迷魂陣中。傀儡生將天兵一招，殺入陣中，陣中無非紙人紙馬，殺得一個不得留存，紛紛落地。此時陣已破了，只見地下都是些碎紙，鄴天慶保護寧王逃入城中。傀儡生與十二兄弟四面困住余半仙，不能逃走。余半仙口中吐出白氣一道，一頓之際，大霧迷天，伸手不見五指。傀儡生吃了一驚，只聽見十二個弟兄齊聲叫苦，大叫道：罷了罷了！收起劍術，莫要錯殺了兄弟。傀儡生大叫不妨，將袖袍向天一拂，一霎時天氣明朗，大霧都不見了。十三生跑將過來，劍光齊下。不料余半仙不在圈子裏，原來黑霧之中，早已逃走了。傀儡生空中一望，余半

仙，不逃在城內，反向西邊過大江而去。傀儡生舉劍招十二兄弟，一同追去，看看追上，只見大江西邊山上飛下一人，向余半仙劈面而來，讓余半仙過去，飛過江來，迎住十三生。傀儡生一看，來者正是玄貞子，笑道：「你來應該助我殺這妖人，如何反救他性命？」玄貞子笑道：「你難道不知他命不當絕，還要故意來問我？」十三生齊向玄貞子拜問道：「那妖人此去如何？」玄貞子說：「他現去投師父徐鴻儒，那徐鴻儒是白蓮教中之首，古往今來，無此利害。我要殺余七，甚是容易，現在不殺，正要他求徐鴻儒來助，寧王反叛傷了百姓，應了注定的數，然後將他師徒二人駢首就戮，絕了白蓮教邪種，以後便無妖邪之徒，可以安享太平世界了。我若此時殺死余七，徐鴻儒尚無大罪，縱能就戮，反使傳教千萬，長留於世，非是我等之用心也。」傀儡生兄弟十三人聽了玄貞子之言，無不佩服，大衆回到趙王莊來。趙員外與衆人迎接拜見，見了玄貞子，都以爲余半仙必定殺了，及聽見玄貞子放走了余半仙，又以爲奇事，玄貞子將道理告訴他們，方才嘆服。忽見十三生少了一個傀儡生，趙員外說：「想是他功成身退，不到莊上來。」玄貞子道：「非也，他即刻就來了。」於是衆人方說幾句話，只見傀儡生從天而降，大笑將袍袖一抖，走出徐鳴皋來，大家歡喜迎見。那馱子羅季芳笑回徐鳴皋道：「好兄弟，同妖人歡樂住了幾日，恐要惹了妖氣。」徐鳴皋道：「大哥休得取笑。」玄貞子笑道：「此番成功，雖是傀儡生老師第一功勞，第二要算徐英雄了，若非他款住余秀英，余七有了好手相助，却還不能勝他。」傀儡生道：「徐英雄實是第一功勞，我還不及，但是你莫說無功反有罪，怎的將妖人放走，我心中雖是佩服，我口中急要取笑。」玄貞子笑道：「你的罪却也不小，將好好一個徐英雄，怎的將他送到妖人處，得了些妖氣回來，幸而破了余七的招魂妖法，又破了他的那迷魂陣，只好算將功折罪罷了。」傀儡生又笑道：「怎的玄貞子老師說話，同這羅馱子一鼻孔所出之氣一般。」衆人聽了大笑，不說玄貞子與傀儡生說笑，却說趙員外見七子十三生都已聚集，余半仙妖法已破了，寧王逃走入城，諒一時不敢出來，於是令人到馬家莊請馬員外，同了一衆英雄來聚會飲酒。

做一做劍俠大會。不多時，趙員外同了一枝梅狄洪道王能李武劉佐玉鄭良才孫大娘王鳳姑，都到趙王莊來。衆人相見了七子十三生，要辭別衆人，各去雲游。趙員外設席款待，一則是爲賀功，一則是爲餞行，請玄貞子一廬子寬裳子飛雲子默存子山中子海鷗子凌雲生御風生雲陽生傀儡生孤獨生臥雲生羅浮生一瓢生夢覺生漱石生鷗翁生河海生自全生坐了客位。徐鳴皋焦大鵬徐處羅季芳一枝梅狄洪道王能李武楊小舫包行恭周湘帆徐壽等十二位英雄，又有兩位女英雄孫大娘王鳳姑，做了陪客。趙員外馬員外劉佐玉鄭良才殷壽楊挺王仁義趙文趙武等坐了主位。看官道這一席議會，也是千年難遇的許多劍俠英雄，聚在一處，將前面六十幾回書總結一結，以下便要分散了，各再要做無數的驚天動地，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之事來。要知其詳，且看下回文中細細分解出來，便悉分曉。

第七十回 約後會玄貞子回山 傳聖旨張太監遇盜

且說趙員外請七子十三生十二英雄，兩位女英雄吃酒。徐鳴皋開言問玄貞子道：「我等多人，今日大會，師依師父衆位老師皆在於此，實爲難得。我十二兄弟，只少一個伍天熊兄弟，添上一個焦大哥，仍滿十二人之數，還有二位大嫂，又難得二位員外及兩莊衆英雄，曲盡主人之禮，也真古今所無的盛會了。未知日後再會，要過多少時候了？請大師示知。」玄貞子道：「這也不難，只要等十二位英雄大功告成，寧王誅滅，那時我等却在一處，仍作無遮大會，此事原可預先約定。至於或來或去，我等未必齊集，那就不能一一告知你了。」徐鳴皋便不再問。玄貞子向焦大鵬說道：「我有一言相告，明日我們兄弟各處去了，回山的回山，雲游的雲游，並無一定的所在，你不必跟我去。你雖爲劍客，脫了凡胎，功名富貴，原不放在心上，但有一件，你父母望你回去，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你命該有二子，明日同了兩個妻子回家，各生一子，家中暫住幾時，再助徐英雄建立大功。」那焦大鵬

道：「徒弟要隨師父去，不回家了！」那獸子羅季芳坐在旁邊插口說道：「焦大鵬斷乎使不得，記得前山中老師救我，送你師父山中與王龍兄弟二個住了幾時，沒有酒吃，終日吃些蔬菜，挨得我快要死，幾次要同王龍逃下山來，你師父會起卦的，他就預先說破了，後來決意私下走了，那知走了一夜，仍在山頭，再也尋不得下山的路來；直到你師父自己叫我兩個下山，方得下來；如今念想起事，頭腦也生疼的，你如何還要跟他去？」衆人聽了，皆大笑起來。徐鳴皋喝住，休說默話，只聽玄貞子向焦大鵬說道：「你不同家，這是大不該的；古來劍仙俠客，那一個不從忠孝節義四字上做起？你父母年老，并無後代，你若不去，使他絕嗣，便爲不孝之子；你兩妻遠到此地，皆無兒女，你不同他回去，便爲不義之夫；不孝不義之人，我焉肯收留門下？」焦大鵬聽了一番正言責備，如夢初醒，連連稱是。看官你道劍俠一流，豈容易做得麼？必有聖賢學問，豪傑的心腸，方能成就了。這一日，衆人盡歡而散，次日七子十三生一齊告別，徐鳴皋等依依不捨，步行送到莊口，七子十三生也戀戀不已，直到莊外，方顯出劍客法術，一陣清風都不見了。回首一看，少一個焦大鵬，徐鳴皋驚疑道：「莫非他跟了師父去？」一枝梅道：「我料他決不去的，他們都望西行，我追上去尋！」一枝梅如飛跑去，且說焦大鵬見七子十三生御風而行，他疾忙追上，原來七子十三生之中，有幾個不能御風的，因爲同在一堆，亦能趁勢隨去。玄貞子見徒弟來了，問道：「昨日一番勸你之言，難道還不聽麼？」焦大鵬道：「徒弟怎敢不聽？因捨不得師父，又忘不得傀儡老師度脫之恩，故來遠送一程。」玄貞子道：「既然如此，我們到西山頂上舞鶴亭留宿一夜，徒弟就此回去，我們要宿一宵，觀玩夜月好景，明日各自雲散。」說了，衆人渡過大江，飛奔赤山頂，到舞鶴亭上，這就是焦大鵬學劍的地方。想起劍術將成之時，各種妖魔來試心，今日劍術已成，却要回家生子，這自各有道理，並不自相矛盾的。玄貞子略坐了一回，叫焦大鵬回去，焦大鵬拜辭衆位，緩步下山，渡過江來，正與一枝梅撞見，二人攜手同行，回到了趙王莊前，見徐鳴皋衆人還在莊前久候，二人相見，方要入莊，只見莊前一彪人來，擁着一個錦衣花帽的太監。

道：「咱從北京來，奉萬歲爺的聖旨，召取十二英雄，快快叫了他們來迎接聖旨！」原來是江蘇巡撫俞謙，自從
令了王介生到趙王莊探聽消息，不日回來，王介生在趙王莊打聽明白，遂將趙王莊布置一切情形，還有劍
客俠士相助一一告知俞謙說：「那寧王雖欲攻破趙王莊，除了肘腋之患，起兵來犯江南，現在趙王莊萬不能
破，決不敢來犯江南了。」俞謙道：「賢姪你有所不知，寧王既要謀反，到要他速反爲妙，速則禍小，遲則禍大，我
思得一計，叫徐鳴皋等十二英雄暫離趙王莊，使他出兵直犯江南，南昌府空虛，然後王師過其前，義兵攻其後，
逆藩可擒矣。我拜本進京，保那十二個英雄，求主上召見一番，以賞其功，以堅其志，使他們十二個英雄專心爲
國家出力，有何不可？」於是連夜寫好本章，次日叫王介生同了摺差一同趕速入京，到了京中，在通政司衙門
呈了表本。正德主上一看，正要下旨，只見右都御史楊一清奏道：「今有安化王賓藩舉兵造反，殺死甘肅巡撫，
甚是猖狂，主上宜速下旨發兵前往征討，以救甘肅百姓。」正德皇帝道：「既有此事，朕拜卿爲三邊總制之職，
提十萬天兵，前往討賊，即日召取趙王莊徐鳴皋十二英雄前來，交與卿帶去出征效力，卿等以爲何如？」只見
兵部侍郎王守仁出班奏道：「既十二位英雄，臣見過幾個，皆是可用之才，徐鳴皋更加忠心義胆，果然當世英
雄，臣敢保薦，主上召見不妨。」正德皇帝道：「既是王卿保薦，朕即下旨宣召前來，交楊卿帶去立功。」隨即下
旨一道，叫東廠太監張永帶十二副官詣封十二指揮之職，即日到趙王莊去。張永奉了主上旨意，曉行夜宿，來
到江西。這日到趙王莊前，正見一衆英雄，皆在莊上，聽說聖旨下來，大家跪接，請張太監到莊中，趙員外在正廳
中擺了香案，大家跪在下面，聽那東廠的太監張永宣諭聖旨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聞糾糾武夫，公侯腹心，桓桓武士，祈父王之爪牙，咨爾徐鶴、羅德、焦大鵬、徐慶、嘉
容、真、狄、洪、道、楊、濂、周、湘、帆、包、行、恭、徐、壽、王、能、李、武、等十有二人，勇猛可嘉，忠心不二，即授指揮之職，速行前
來，隨右都御史楊一清出征，叛王賓藩立功之日，懋膺重賞，朕有厚望焉。欽此。欽遵。

當下衆人聽了聖旨，個個歡悅，向十二位英雄道賀。只有焦大鵬俯伏在地道：『要求公公代我在主上前叩辭，臣已脫凡胎，如野鶴閒雲，久無功名之念。』張太監道：『這却不能，十二指揮，怎好缺一個？』徐慶道：『我兄弟伍天熊現在九龍山落草，亦是有用之才，我去招他一同前去，爲國家出力。』徐鳴皋道：『這是大妙，我等十二兄弟，只有伍兄弟不在面前，若同官職，豈不是好極了？惟焦大哥已成大道，我等不當以兄弟之禮相待，當奉他爲老師，這不過心中之意，口却不改，仍叫大哥，大哥不愿功名，不可相強，求公公在主上面前，代爲叩謝，可否以伍天熊代其官職，我等召見時候，亦要奏明。』定了行止，張永留宿一宵，款待恭敬，次日徐鳴皋、季芳、徐慶一枝梅、狄洪道、楊小舫、周湘帆、包行恭、徐壽、王能、李武十一人，同了張永、趙程入京，趙員外等相送出莊，依依不舍。徐鳴皋叫他小心防守，趙王莊又叫馬金標小心防守馬家莊，若有大事，我兄弟仍可相助。又與焦大鵬執手而別。焦大鵬自同孫大娘、王鳳姑回家去了不提。且說徐鳴皋等，離了趙王莊，同了張永，一路行來，到鄱陽湖，有官船迎接。張永對徐鳴皋說道：『我有個表弟陸松年，在湖東面陸家灣，他有個兒子，是我的乾兒，久不見了。今日來到此處，相離不遠，我坐小船一隻，去看他一看，衆位英雄先下船，暫停一夜，我明早就回。』於是帶了一個小太監，一個小箱子，箱中有一千銀子，還有一副蔭襲官話，帶去送乾兒的。叫了一個小小兒的瓜皮艇，二人上了小艇，划夫一路划去，不知不覺，天已晚了，只見轉灣抹角，都是小港，一望樹木無際，兩岸都是荒僻所在，心中驚疑。向划夫問道：『聞說陸家灣離大船泊處不過十五里，怎的尚未曾到？』那划夫把划鉞一放，走來船中笑道：『今日路已三十里了，怎說十五里？此地離陸家灣路遠了，你既到此地，却要認你老爺的制度。』在坐板下底摸出一口板刀來，張太監嚇得魂不附體，未知張太監的性命如何，且看下文慢慢細細的分解。

第七十一回 張太監落水慶重生 陸松年設宴款良友

話說張永同徐鳴皋等一衆英雄，到了鄱陽湖，他要順便到陸家灣陸松年家，看他乾兒，不料遇見盜船，將他划至僻靜所在。張永見不是路徑，疑惑起來，便問那划戶道：『怎麼還不到陸家灣呢？』那划戶道：『此地離陸家灣遠了，你既在我船上，却要聽我的制度。』說着，就在艙底下拏出一把板刀，惡狠狠向張太監說道：『我這裏有個規矩，凡有人上得我船，都算是他的晦氣，所有金銀是不必說，都是要存下來，做孝敬的，不論官紳士賈，除非不上我的船，既上我這船，任他插翅也難飛去。但不過我亦有兩等制度，在我船上的人，若是好好的來孝敬我，我便請他吃頓餛飩，那不乖巧的，我便請他吃板刀麵這兩件，却是聽人揀的。送了我的孝敬，我決不勉強人。』說着，便將板刀在張永面前一幌道：『你說揀那一件去吃罷？』張永與那小太監此時已是嚇得魂不附體，只得戰戰兢兢在那裏哀求道：『大王爺，若要銀子，我這小箱子內還有一千兩，大王儘管拏去，只求饒我兩個就是了。』那划戶道：『饒你性命，可是沒有只個規矩，也從沒有這等便宜，既是你哀求我，便給你個討便宜，請你吃一頓餛飩罷。』張永聽了，不知這餛飩是個什麼法兒，便道：『這餛飩的名色，究竟是怎的呢？』原來是凡強盜船上，都有板刀麵餛飩兩件名目，那板刀麵，就是砍成幾塊，拋落水內，這就喚作板刀麵，餛飩是留你一個整屍首，將你細綁起來，丟下水去，這就喚作餛飩。當下張永不知所以，便問道：『怎麼喚作餛飩？』那划戶道：『我實告訴你，細綁起來，丟落水中，便喚作餛飩，可是太便宜了，你只老烏龜。』張永聽了，只一嚇已是昏了過去，那個小太監更加利害，害怕，只在那裏跪求饒命。那划戶那鼻肯聽，便拏了兩根索子，就將細綁起來，款乃一聲，登時將他二人放下水去，我且不去。再說張永與那小太監，自下了水，不知不覺，直向下流淌下來，也是張永命不該絕，徐鳴皋等人的大船，却泊在下流頭，那划戶却在上流，將他放下水去，張永在水內，就順着下流，一路淌了下來，直至天明，又淌至徐鳴皋等人那船泊所在，却好一枝梅在船頭上，小潮忽見上流淌下一個人來，一枝梅便喊船戶道：『船公，你們快起來，上流淌下一個人來了，你們快將他撈起，看看是活的還是死的，如果還救』

得活，趕緊取些糞湯，將他救過來！如果是死的，也可買具棺材收殮他！船戶聽說，立刻皆抗將起來，七手八脚，在湖裏將那人撈起，溼淋淋放在船頭上。一枝梅近前一看，忽然哎呀一聲：「這是什麼說？為何張老公被人細綁住了，拋下水去？難道那陸家灣那個陸松年將他害了不成？」又問道：「這斷不是陸松年害的，一定是那小瓜皮艇是個強盜船了。」當下便命船戶將繩索解下，立刻灑些糞湯來，灌下去。又將他反轉身來，在船面上擔了一回，好一會只見他吐了水出來，人也慢慢的甦醒。此時徐鳴皋等早已起來，大家來看張永已是蘇醒，便將他扶至中艙，好好睡下。又命船戶取了些糞湯，與他自飲之後，等一霎時，只見他雙眼微睜，喘了一口氣道：「咱們怎麼到這裏來？莫非與諸位英雄是魂靈相會了麼？」徐鳴皋道：「公公請自保重，停一會兒再說話罷。」張永又道：「咱家是人是鬼，求各位英雄告知明白，好給咱家得知。」徐鳴皋道：「不瞞公公說，方才從水中撈起來的。」張永聽說道：「如此說來，咱家還是個人，不是個鬼了。」於是張永便將以上情形說了一回，只見羅季芳大聲怒道：「如此世界，好大胆的狗強盜，敢劫掠我老公的財物，又害我老公的性命，我等即將他擊來碎屍萬段！」徐鳴皋道：「好匹夫，那強盜如此胆大，自然要去尋他，但據你這等說法，你可知他姓名麼？」羅季芳被徐鳴皋只句話，問得他口不敢開，只是呆立在一旁，暗暗作惱。只見張永又道：「咱家承各位英雄，將咱家性命救活，只可憐我那小使，不知生死如何了。」徐鳴皋道：「老公不必煩惱，或者尊管命不該絕，還可以活命的爲今之計。老公可還要尋令親家麼？」張永道：「咱家再也不去了。」一枝梅道：「不然，我等正要老公公去走一踰，借此可以訪強盜的下落。」張永道：「英雄此言差矣，咱家就此訪到他的下落，也是還將性命送在他手內，這又何必呢？」一枝梅道：「老公公只管前去，我等暗暗的保護老公公就是了。」張永聽罷大悅道：「難得各位英雄有此美意，咱家更加感激了。」此時張永已是身上舒暢，於是吃了點飯食。徐鳴皋便叫徐壽扮作小太監，隨張永下了船，仍到昨日僱船到陸家灣那個的所在，張永先四面一看，并不見昨日那

只小瓜皮艇，因即另僱一隻，言明船價，同徐壽二人上了船，向陸家灣而去。不過十五里，不須半日，已至張永當下付了船錢，便同徐壽上岸，轉灣抹角，不到一里路，已望見村莊。張永便指與徐壽看道：「你看對面那樹林中，間一所高大房屋，便是陸松年家了。」徐壽答應，二人又走了片刻，不覺已到。張永便走入莊上，却好有兩個莊丁，站立莊門口，張永上前向那莊丁說道：「你進去說一聲，就說北京管理東廠事務那個姓張的，順道來此相訪，你家主人就知道了。」那莊丁聽着，趕忙答道：「你老人家莫非張公麼？」張永道：「咱家便是。」莊丁道：「你老人家裏邊坐罷！」說着，領了張永徐壽二人，到了裏面廳上坐下。那莊丁便入去通報，少刻陸松年出來，向着張永說道：「老哥哥兩年不見，正是渴想得狠了，今日難得到此，是因何事來南呢？」張永道：「一言難盡，慢慢敘談便了，但是我不能久延，今日在你這裏住一宿，明日就要走的。我那阿保乾兒，現在那裏，我是很記念他的。」陸松年道：「他現在書房內攻書，少停我，叫人去喚他出來便了。」說着，一面命人排酒，一面命人去喚阿保，又與徐壽通名姓。此時莊丁早已獻上茶來，張永正要提起奉旨來召十二位英雄的話，阿保已走出來了。陸松年便叫他給張永請安，阿保走到張永跟前，先叫了一聲乾爹，隨即請了安，站立一旁。張永便望着笑嘻嘻的說道：「我的兒，兩年不見，你長得這般大了，今年可是十六歲了麼？」阿保道：「是。」陸松年道：「老哥哥你怎的記得這般清楚？」張永道：「連乾兒子年紀都忘了，這還算個人麼？」說着，那邊酒席已排好了，於是張永去邀徐壽首席，徐壽再三推讓，還是張永坐了首席，徐壽對陪，陸松年坐了主位，飲酒之間，張永便先將奉旨召取十二英雄的話說了一遍，又指着徐壽，向陸松年道：「這位英雄，就是第十位的。」陸松年便向徐壽道：「久仰各位英名，今得相見，實爲萬幸！」徐壽又謙遜了一回，張永又將遇盜的各節，述了一遍。陸松年大怒道：「那裏有這般之事，這個強盜，可算得是無法無天了，連老哥哥的財物他都敢劫掠起來，還要害老哥哥的性命，這還了得！待小弟明日就到縣裏去，勒令該管地方官緝獲，務要拿獲人贓！」張永道：「這就煩老兄明日就走去一

踏，愚兄所失的財物，不過一千兩銀子，再有我兒子一副蔭襲，還是小事，倒是留着這隻盜船，貽害客商，爲害不淺。」陸松年正要答應，忽見有個家丁，向陸松年耳邊說了兩句話，陸松年不覺異怪起來。不知那個莊丁所說的是些什麼話來，要悉其詳，且看下文細細的分解。

第七十二回 陸家灣莊漢說前因 葫蘆套英雄誅衆寇

話說陸松年正要與張永說話，只見有個莊丁，向着耳邊低低的說道：「小的們近來耳裏聞得傳說，那個強盜船害的人不少了，也有人去縣裏控告，縣官只是不准，聽說那強盜船是寧王府裏什麼大將軍鄴天慶手下的委派的人，端在各處私自劫掠，縣裏也有風聞，所以不敢緝獲，就是有人告了，只是不准而已。」小的看起張公公這件事，多分也是那起人了。」陸松年聽了大怒道：「豈有此理！」張永也就追問起來，陸松年便將莊丁說的話，告訴了一遍。張永道：「如此說來，一定不差，了老弟也不必去縣裏，令他追獲，他也沒法的，還是愚兄自作道理爲妙。」陸松年道：「老兄如此說，難道就了麼？」知縣乃一縣之父母，有這等事，他不去管，有誰人管？」張永道：「老弟有所不知，如今宸濠勢焰滔天，不久便有反意，如那一個小小知縣，怎麼吃得他住？那一般如狼似虎的惡賊，所以知縣官亦迫於勢之無可如何，只得多事不如省事，就使他爲民心切，任意問起來，又從那裏去捉強盜呢？但有一件，不知這強盜窩藏那裏，爲首是誰？只要知道他窩聚的地方，便可易於下手了。」正說之間，又見那莊丁說道：「老公公要問那強盜船窩藏的所在，小的倒也聽人說起，就在鄱陽湖對面葫蘆套裏爲首的喚作褚大胆，恰不知是否的確。」徐壽在旁說道：「但不知這葫蘆套還是個水路，還是有旱路可通？」那莊丁道：「水路近些，旱路稍遠，鄱陽湖對面，繞鵝頸項灣去，遠五六里地面，方可到那裏呢。」徐壽聽了，暗記在心。只見張永說道：「既然知道窩聚在那裏，咱家自有捉他的法子。」陸松年便問道：「老哥哥是怎麼法子

去捉他呢？」張永道：「現放着十二個英雄在此，仗着愚兄這一些兒老面皮，隨便請兩位走一騎，還怕這些草寇不手到受縛麼？」陸松年聽了，也道：「如果請他們一班英雄內去幾個人，那夥強盜自然是束手待縛的了。」大家說着，均大悅起來，於是三人痛飲，直飲到三更時分，這才散席。陸松年便請張永在書房內安息，一宿無話。次日侵晨起來，梳洗已畢，用了點心，張永就要起程。陸松年還要留他再宿一宵，張永道：「非是愚兄如此決絕，只因要趕忙覆旨，若日子多了，恐怕聖上見罪，而且葫蘆套之事，尚須耽延一日半天之久，如此算來，萬萬不能久留了。咱們後會有日，我的乾兒承職執照，俟我進京後，再代他弄一付便了。」陸松年也不敢勉強，只得相送。出莊，揖別而返。張永同徐壽仍由陸家灣口，僱了一只船回去。時將日午，已到了大船停泊的所在，張永就上了大船，徐壽也就一同上去。當時開發了船錢，那小船自然開去。張永就將陸松年家莊丁所說的話，述了一遍，因道：「只事據咱家看來，還須仰仗各位辛苦一行方好，不然貽害於人，甚是不淺。」當時徐鳴皋說道：「老公公放心，我等衆兄弟，當前去一走，將這夥強盜捉來，由老公公自辦便了。」徐慶道：「但是我們如何去法呢？」一枝梅道：「我恰有個計較，只須將這只大船，放到那葫蘆套口，我們大家却都不要坐在船上，恐怕他看見不來，反而躲到那裏去了。我們都到岸上去行走，只叫徐壽兄弟一人，坐在船內，老公公也不要坐在前艙，去到後面不露眼的地方。那裏既是盜藪，必有巡船往來。一見我們這只大船泊在那裏，他必定以爲是一宗好買賣，我也不去尋他，他必來找我，我們便可以逸待勞，將他一網打盡，恐怕他未必全行上船，我們可分四人，派在套裏搜捉，包管他沒處躲避。」大家聽了，皆道：「如此極好！」張永亦極其佩服。於是即刻將船戶叫來，告訴明白，再三吩咐船戶不可漏洩風聲。船戶答應出來，也就立刻開船，望套口進發。恰好到了那裏，正在天晚，船戶便將船停泊下來，徐鳴皋等先至船頭一看，見無船隻，并無行人來往，又將那裏四面路徑看了一遍，只見那套裏蘆荻叢雜，好個僻靜所在，不必說藏那盜船，便埋伏一兩萬兵馬，外面亦不得知道。當下徐鳴皋等十人，便一個個跳上

岸去，只留徐壽一人，坐在船內。徐鳴皋等十人到了岸上，各在蘆葦深處，躲藏起來。看看到了二更時分，並無動靜。我且按下。再說那掠劫張永的銀兩并害他性命的那個船戶，原來就是只套裏一起的人，而且的確是豪濠那裏的無敵大將軍鄴天慶手下的徒子徒孫。鄴天慶恰不知道，皆是殷飛紅派來的。現在殷飛紅雖然被焦大鵬的妻子孫大娘王鳳姑殺死，他們這一起人，還在這裏劫掠客商。爲首的一個頭目喚作褚十二，綽號褚大胆，一起共有二十隻小瓜皮艇，在河上截害客商。只要有入上了船，便將船盪到這裏動手，就是張永也在這套裏被劫的。不過他那時嚇昏了，未曾看得明白，所以記不清楚。在什麼地方徐鳴皋等十人，看看等到二更以外，仍然毫無動靜。大家暗思：「難道這套裏，並無窩盜之所，不然何以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見一些動靜？」正是大家疑惑，忽聞隱隱有划槳之聲，從套裏出來。徐鳴皋等還不急，動手只見那只划船又慢慢的划出港口，泊到大船旁邊，跳出一人，手持板刀，上了大船，也不叫喊，只向船中而入。到了船中，向着徐壽迎面一刀砍來，徐壽亦不叫喊，趕着將身子一閃，趕勢飛起一腿，將那人跌倒在船板以上，復進一步，將手中刀搶過來了，便認定他腦袋，就是一刀，登時那人已送了性命。外面小船上那個划槳的，正在那裏探頭探腦向船中望，忽見船中人已被人砍死，他便急急的就將船放開搖着槳，如飛的一般，直向套內划去。徐鳴皋等看了，知是進套去，喊人衆英雄也不進去，只在岸上靜候。不一刻，果然划出一陣船來，徐鳴皋等人在那裏看得真切，便待他一隻隻的過去，却整整的二十隻，一會子只二十划船，皆盪出套口，一聲吶喊，團團的齊將大船圍起來，復一聲吶喊，這見划船上跳出有十幾個人來，個個手持板刀，蜂擁的上了大船圍住。復一聲吶喊道：「那裏來的牛子，胆敢傷俺褚爺爺手下頭目？」說了一聲，舞動板刀，直向徐壽砍去。徐壽一看這許多人上船，也將自己的刀取了出來，大聲怒喝道：「好大胆的草寇，胆敢劫掠客商圖財害命，你這一夥毛賊，認得老爺麼？」說着，便舞動雙刀，向一夥賊砍去。那一夥賊一面接着廝殺，一面便欲到後槍搜尋財物。徐鳴皋等此時，也就跳上船來，只聽撲撲撲一陣聲。

響，手起刀落，立刻就砍倒了幾個。大家大喝一聲：『你這一夥毛賊，可知江南徐鳴皋等一衆英雄麼？爾等胆敢前來劫我等的船隻！』說着，只見各人手上的刀如旋風一般飛來，飛去那一夥強盜那裏抵擋得住，不到片刻，已砍得七零八落，倒在艙內。褚十二也被砍倒在艙外面。那些小瓜皮船，遠圍繞在那裏，一隻也不會划開。你道這是何故呢？原來徐慶與一枝梅二人已將那小船上的人，個個殺了，大家進得艙中，見強盜皆被捉住，一個個不會逃走，得脫，便將張永請出船上來，使他相認。張永逐一看過，即指出一人，此人正是褚十二。徐鳴皋便笑說道：『你請人家吃一頓東西，我恰要請你先吃一頓板刀麵，後吃餛飩。』褚十二聽了，還在那裏哀求。徐鳴皋也不答應，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不一刻，已收得清清楚楚，毫無一點費力。衆英雄齊道：『張公公現在仇已報了，又爲地方上除大害，萬幸萬幸！』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甯壽宮垂詢往事 武英殿召見英雄

話說衆英雄將葫蘆套的水寇，全行殺盡，也就請他吃了些板刀麵餛飩，收拾得乾乾淨淨，大家痛快非常。張永叩謝道：『設非衆英雄之力，此賊如何捉得？今日此舉，雖咱家報了前仇，却是代往來客商除了一件大害，衆英雄可也積德不淺了！』徐鳴皋等謙遜道：『鋤惡除奸，本是我等分內之事，何足以掛齒？』此時天已明亮，即吩咐船家開船，直望京城而去。不一日，到了湖北，大家就舍舟登岸，遵陸北上，行有半月的光景，已到北通州。當有官員迎接出來，張永就命本地方官，備了車馬夫役人等，一路趕程前進。走了三日，已抵次北京，張永便請徐鳴皋等十一位英雄，先在驛館安歇。當日進宮覆旨。武宗見張永已回，即着甯壽宮召見張永，問武宗召見那敢怠慢，就是內宮行了禮，覆旨已畢，當下奏道：『奴家奉主上旨意，前往江南趙王莊，召取徐鳴皋等十二位英雄，奴才現已召至，皆在驛館安歇。惟有焦大鵬一人，因他自己脫凡胎，原無心於功名，苦苦乞休，當時奴才未遽

允可，後由徐鳴皋等一再代告，并允以焦大鵬之義弟伍天熊，現在九龍山，情愿召取前來，爲他代職，奴才見他誠心不願功名，只得允諾。該壯士等，又令奴才於主上面前，代爲奏知，上達天聰。現在徐鳴皋等，計有十一人在此，伏乞主上示下。」武宗聞奏，便問道：「據你說那焦大鵬已脫凡胎，這是怎的說法？難道他成了仙不成？」張永又將焦大鵬如何被雷王面前無敵大將軍鄒天慶殺死，如何被傀儡生救活，如何七子十三生、焦大鵬相助，大破迷魂陣的言語，前前後後，細細的奏了一遍。武宗聞奏，這才知道，因道：「既是如此，人各有志，不能勉強而行，也只好讓他獨行其事罷了。」張永又奏道：「焦大鵬雖說無志官爵，他臨行時也曾言及，如朝廷有需用之處，他愿出來相助，并不置身事外，但不過不受官爵而已。」武宗大悅道：「這更難得了，到底英雄立志，與衆不同。」因問道：「現在宸濠究竟怎的？」張永又將各節奏了一遍。武宗當下傳諭，所有應召之江南壯士，現授指揮之職，徐鳴皋等共十一人，着於明日，在武英殿召見，不得有誤。此旨當由內閣傳了出去。徐鳴皋等十一人，奉到這般旨意，個個預備召見，自不必說。張永當日也奉旨先回東廠去了。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天才明亮，徐鳴皋等十一人，已穿了朝服，在朝房內候召，不一刻，只聽得三聲鼓响，武宗臨朝，百官朝參已畢，當有值殿官喊道：「各官有事奏事，無則退朝。」但見張永出班俯伏金階奏道：「所有奉召特授指揮使徐鳴皋等十一人，昨奉傳旨召見，現在朝房候旨，請萬歲示下。」武宗聞奏，遂傳旨着辰初三刻，在武英殿召見，所有總制軍務，右都御史楊一清，同到朝房知會。徐鳴皋等見張永前來，大家皆站起來行禮。張永還禮已畢，便指着楊一清向衆人說：「這便是總制軍務右都御史楊大人。」徐鳴皋等聞言，各行了禮。楊一清又各問了名姓，然後分次序坐下。楊一清首先說道：「久仰英名，無由相見，今幸爲同朝之士，將來建功立業，鋤惡除奸，前程未可限量，所望一心爲國，不失爲忠義之臣。」徐鳴皋道：「蒙大人汲引之恩，承主上不次之擢，某等當竭力圖報，上答高厚鴻慈，於萬一不日均隸麾下，其有不諳之事，尙蒙凡事垂教，以期仰副大德，則是某等大幸。」楊一清聞言，見他們這

一班人，雖是糾糾武夫，卧屬却是文雅，心中大悅。張永又將在葫蘆套口遇盜，多虧徐鳴皋等將那些水寇全行誅戮的話述了一遍。楊一清更加忻悅，因道：「賓藩現已造反，連日疊據甘肅所屬飛馳表本求派兵勦滅宸濠，因爲心腹之患，但此時尚未露反形，不便遽加征伐。看主上聖意，先去勦滅賓藩，俟宸濠反情大露，再行誅伐。今得各位同行，某亦可得資臂助了。」徐鳴皋道：「某等識見淺短，幸而成功，皆主上之福，與大人之威望，某等亦何敢妄逞己能。」大家正在那裏談論，忽見兩個小太監飛跑而來，高聲喊道：「主上已臨殿，待召張公公及楊御史十二位指揮，速去武英殿聽候指揮。」張永等聞召，那敢怠慢，當即與楊一清率同徐鳴皋等十一位英雄而去。不一刻已到，但見宮室巍峨，香煙飄渺，說不完那種富麗端莊，真個是咫尺天威，令人不嚴而懼。張永、楊一清二人，先至金階，俯伏山呼已畢，只聽武宗在上問道：「那新授十二個指揮使，皆在這裏麼？」張永奏道：「已敬謹前來聽候宣召。」武宗道：「着即宣他們上殿。」當有值殿官傳旨下來道：「旨意下，特召新授十二個指揮徐鶴等上殿。」徐鳴皋等聽召，便一同隨傳宣官到了殿上，俯伏金階，口稱伏乞徐鶴、羅季芳、慕容貞、狄洪道、王能、李武、楊小舫、包行恭、周湘帆、徐慶、徐壽，愿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山呼已畢，跪在地下，不敢抬頭。武宗在上，展開龍目，向下觀看，但見他們皆是個個一表非凡，相貌魁梧，他日必爲棟梁之器，龍顏大悅。因道：「諸卿均賜平身。」徐鳴皋等又叩頭謝了恩，就站立一旁。武宗又將各人打量了一回，因向張永、楊一清二人道：「這十二個指揮，若非謙、密、保，朕幾爲宸濠所誤。」因又問徐鳴皋道：「卿等久在江南一帶，宸濠所作之事，卿等可細細據實奏來。」徐鳴皋當下出班跪奏道：「臣等罪該萬死，因甯王所爲，皆非正道，因此臣等皆爲保護朝廷起見，以致狂妄胡爲。」武宗道：「此正卿等忠義可嘉，何罪之有？究竟宸濠所爲什麼大逆不道呢？」徐鳴皋不敢隱瞞，於是將一切情形，如何金山寺假作替身，暗自招兵買馬，如何私造離宮，如何計獻美女，如何潛養死士，讒害忠良，如何不遵諭令，矯稱諭旨，以及縱掠趙王莊，毒設迷魂陣，以往之事，奏了一遍。武宗聽罷，龍顏大怒，當下

說道：「逆濠叛逆已彰，罪在不赦，朕本即派兵前往聲討問罪，奈疊據甘肅所屬飛馳表章，奏稱安化王竇藩刻已謀叛，擅殺甘肅巡撫，已據有慶陽秦州各府州縣，勢甚猖狂，若不速爲聲討，必致生靈塗炭，勢成蔓延，卿等皆有赤胆忠心，爲民爲國，今特遣右都御史楊一清帶領萬十人馬，前往該處聲罪征討，卿等即着派入楊一清部下，隨營差遣，務期各奮天良，竭忠盡志，一俟奏捷，朕定再加封官爵，以酬勛勞，所有一切事宜，均歸右都御史楊一清遣派，卿等不得稍有貽誤。」徐鳴皋叩頭謝恩，其餘十位英雄，也就叩頭謝恩已畢，均站立一旁。武宗就命楊一清道：「現在竇藩猖狂非凡，昨又據階州馳奏前來，奏稱該州危急，非凡，請速派天兵聲討，卿可即於三日後，帶領人馬一萬，隨同新授指揮徐鳴皋等，尅日前進，務速討平，毋負朕望。」朕再加派張永隨卿前往，以爲監軍之任，如有要事，可合張永和衷共濟總望半月平定，即刻班師，論功授賞。」楊一清也出班跪下，叩頭謝恩道：「臣夙荷天恩，敢不報効，惟望叛王得早日平定，上慰宵旰之靈，下免生靈之苦，臣謹遵於三日之後，親帶兵馬，率同十二指揮使，星夜趕往，所有一切軍務，臣自當敬謹與張永和衷共濟，斷不敢任意獨制，上負天恩，亦不敢貽誤軍情，有負重任，惟臣才疎識淺，懼不能勝，伏祈主上再於各大臣之中，加派一人，與臣同往，臣既可得其臂助，又覺事半功倍，臣不勝幸甚。」武宗道：「在朕之意，有卿前往，足可克敵，再加十二指揮，聽卿調派使用，何患逆藩不平，卿但勉矢公忠，毋得贖請。」楊一清遵旨，不敢再奏，只得退下。武宗亦即回宮，各宮朝散，楊一清便令徐鳴皋等仍回館驛，一面傳檄各營，令於明日親走教場，聽候本都察院詳加精選，將弁兵勇分派次第，以別前後左右之序，毋得延誤，切切此檄，不知後事如何，要悉其究，且看下回文中分解。

第七十四回 掛帥印楊御史討賊 拒叛逆畢知府出征

話說楊一清奉了武宗之旨，掛帥出征，安化王竇藩當下退出朝來，即傳檄各營，所有將弁兵馬，均着於明日

齊赴教場，聽候挑選；各營奉了這個檄文，那個敢少怠慢？果然於次日天甫啓明，已齊至教場。徐鳴皋等十一位英雄，也換了指揮的服式，亦來到教場伺候。等了一刻，楊一清與張永二人，皆騎坐馬，前呼後擁，一路而來，到了演武廳下馬。此時兵哥已將兵符將令，恭送前來。楊一清先拜印綬，望天謝恩，然後升入公坐，各將參見已畢。侍立兩旁。楊一清這才查點三軍發令箭一枝，命徐鳴皋爲先鋒，慕容貞爲行軍運糧使，徐慶狄洪道爲中軍左右，羽翼包行恭羅季芳爲隨營指揮使，王能李武周湘帆徐壽四人爲隨營的參將。并傳諭三軍，擇於九月初三日，拔隊起行，吩咐妥當。楊一清與張永二人，便率領徐鳴皋入朝謝恩，并奏報啓程日子。武宗又溫諭了一番，然後各回私第館驛。到了第三日，正是九月初三日，甫交啓明，所有隨征各將弁兵丁人等，以及大小三軍，皆各頂盔貫甲，齊奔教場而來。到了教場，各按部隊排列兩旁，真個旂幟鮮明，刀鎗閃爍，說不盡軍容之盛，如火如荼。徐鳴皋亦各按本職，鶴立演武廳下，不一時，楊一清與張永連馬而來，直至演武廳下馬升座。諸將參見已畢，楊一清便按隨征花名冊點名已畢，即命升炮祭旂。楊一清率領諸將，拜祭大纛。各事已竣，即命先鋒官督隊先行。徐鳴皋便帶了周湘帆徐壽二人爲左右羽翼，督率三千兵馬，上馬前行。楊一清也就拔營，只聽三聲大炮，响震雲霄。十萬雄兵，一齊拔隊，揚威耀武，真不媿討賊王師，直望甘肅進發。我且按下不表。且說冀藩自據了秦州蘭州慶陽等各府州縣，勢甚猖狂。這日又率領賊將進鞏昌攻打。這鞏昌知府姓畢名喚雲龍，原係山西大同人氏，由軍功保升知府，身長七尺相近，領下一部鬍鬚，黑漆漆面龐，慣使一柄金背大砍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性如烈火，頗有忠心，可只惜他有勇無謀，不免粗齒二字。城中還有一位參將，姓郝名忠，也係山西太原人氏，與畢知府同鄉。這參將係武舉人出身，亦生得臂闊肩寬，身體雄壯，一雙環眼，兩道濃眉，紫巍巍一副面孔，亂糟糟滿腮鬍鬚，年有四十多歲，也是性情剛烈，慣使一杆雙鉤鏢鎗，却與畢知府最爲相契。這日畢知府正在書房清理公牘，忽見有個當差的，慌慌忙忙進來說道：「今有探子探得逆藩冀藩，殺死本省巡撫，遂據了蘭州秦州慶陽階州各

府州縣，所到之處，無不望風而降。現在有賊兵三萬，尅日進攻鞏昌，離城不過五六十里了，因此飛報前來，請令定奪。畢知府一聞此言，氣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煙，大喝一聲罵道：「你這大胆的逆賊，朝廷不曾薄待於你，不思忠心報國，反敢造反，殺死封疆大臣，奪佔城池，還敢進鞏昌來攻打，須放着本府不死，你若到來，俺把你這叛賊，碎屍萬段，以爲朝廷除一大害。」說着，就令探子再去打聽。一面親自騎馬，直望參將郝忠銜門而來。郝參將也得知了實藩的亂耗，二人便商議，寫了表本，飛馳入京告急。一面預備禦敵各事，又即刻傳令調齊守城的兵馬，準備開戰不表。再說實藩自據了蘭州等四府州縣，便思進取鞏昌，他手下有十數員猛將，皆是能征慣戰之徒。這日帶領三萬人馬，直望鞏昌府而來。一日已離鞏昌府不遠，當令放炮安營，休息一日。次日實藩全身披甲，頭戴黃金盔，身穿一副盤龍鎖子黃金甲，脚下花腦頭戰靴，手執一杆丈八長矛，坐下一疋黃驃馬。後有人掌着一面大纛旂，中間寫着一個斗大的王字，兩排隨着前軍都指揮王文龍，後軍都指揮楊立武，參將左天成，吳方傑，溫世係，薛文耀，游擊魏光達，高銘，孫康，劉傑，還有許多裨將，各各皆是頂盔貫甲，胯下皆騎著馬匹。只聽一聲炮响，率領人馬，直望鞏昌而來。雖城不遠，但見城頭上旌旂飄蕩，實藩知城中已有準備，便催開坐馬，飛到吊橋，大喝一聲：「爾等聽者，快報爾主將知道，叫他速速獻城，倘有半字不行，俺王爺便踹進城了。」話猶未了，只見城門開處，擁出一員大將來，頭帶鐵盔，身穿鐵甲，手執一杆雙鉤鐵鎗，坐下一匹烏騮馬，見了實藩，大聲罵道：「大胆的逆賊，你不思叨祖宗之餘蔭，爲國家盡忠，反敢潛謀不軌，忍心背叛，天良何在？朝廷何曾薄待你來？你如悔過投誠，早早下馬受縛，將來朝廷或可念爾宗室，赦以不死，留爾餘生，倘若執迷不悟，竟昧天良，待俺郝老爺，殺你不忠不孝之徒，上爲朝廷誅一叛臣，下爲百姓免受干戈之苦，爾却有何話說？早早答來。」實藩聽言，亦大怒道：「現在朝廷荒淫無度，巡幸不時，任用奸邪，不理政事，眼見得大明江山，爲人搶去，本藩上念祖宗，下造艱難，不忍錦綉江山，爲他姓所取，因此本藩代天行道，上受祖宗之基業，下爲萬姓造福，正是天與人歸之候，

何叛之有！爾不過一個小參將，敢拒本藩王師，封疆大臣，本藩尙將他置之死地，何況爾乎？若知進退，快將城池獻出，將來不乏封侯之位。本藩自然另眼看待，倘執迷不悟，須知王師所過，諒爾這鞏昌一城，亦難作負隅之勢。一經攻破，便是玉石不分，那時爾等悔之晚矣！」郝忠聽罷，不覺怒髮冲冠，大喝一聲：「待我老爺將你這叛賊拿住，碎屍萬段！」說着，催開坐馬，望着寶藩迎面就是一槍刺來。寶藩鞭稍一指，早見賊隊中飛出一騎馬來，上坐一員大將，手執開山大斧，大喝一聲：「勿得有傷我主，俺老爺來取你這狗命！」話猶未完，那騎馬已飛到郝忠面前，提起開山大斧，望着郝忠就劈。郝忠即將長鎗架住，喝道：「好大胆的逆賊，皆是你等這一班狼頭助紂爲虐，待俺老爺先將你這狗頭殺了，然後再與叛首說話，但俺的鎗下，不殺無名之將，你可通報名姓過來。」只見賊將高聲喝道：「你須聽着俺老爺安化土駕前軍都指揮王文龍是也，你也須通過姓名。」郝忠也喝道：「逆賊坐穩了，俺乃大明正德駕前特授鞏昌營參將郝忠便是，你可開得老爺的威名麼？」王文龍一聽，哈哈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小小的一個參將，也要在此誇耀俺老爺這柄開山大斧，是殺得不少了，還不曾殺過這一個小小兒的官，今日既遇見了，也說不得污我的大斧了。」說着，又見一斧砍來，郝忠急急架相迎，一來一往，大殺一陣，兩邊馮金收軍。次日寶藩又帶領賊將挑戰城內，郝忠也領了一隊人馬，大開城門，出得城來，排成陣勢，畢雲龍在馬上一見寶藩，高聲大罵道：「逆賊寶藩，早至軍前受死，你可認得畢老爺在此麼？」話猶未完，只見賊陣中飛出一騎馬來，手執兩柄八角銅鎚，高聲大呼道：「待俺後軍都指揮楊立武老爺來取你首級。」說着，把馬一拍，直飛過來，手舞銅鎚，認定畢知府當頭打下。畢知府就急急舉起金背大砍刀，急急架相迎，一面架開銅鎚，一面暗道：「這廝好生利害，膂力不在我之下。」正自暗思，楊立武又是一鎚打來，畢知府又趕緊架開，趁勢一刀砍去，楊立武也急急招架，二馬迎鬪，畢知府趕着回轉馬頭，提刀連肩帶背向楊立武砍去，楊立武將銅鎚架住，於是二人一往一來，大戰起來，只殺得鼓角齊鳴，喊聲大震，戰了有數十個回合，畢知府暗暗想道：

「這廝猛勇過人，若不用拖刀計擒他，恐難取勝。」想罷，又戰了兩合，便弄一個破綻，拖刀拍馬就走。楊立武急急追來，看看追得切近，舉知府忽將馬頭一帶，一回身掄開大刀，出其不意，向楊立武一刀砍去。楊立武猝不及備，登時砍於馬下。小軍取了首級，即命打得勝鼓回城。當將首級懸掛城頭，示衆。實藩見楊立武喪了命，當時即揮動全軍，并力攻打。這見城頭上擡木砲石，直打下來，軍士不能前進，就此金鼓齊鳴，急急收兵，以免有傷士卒。後來能否攻破鞏昌府的城池，要悉其詳，下回之中自有分解。

第七十五回 知府盡忠參將死節 將軍建議元帥分兵

話說實藩見舉知府殺死後軍都指揮，當即率衆攻城，怎奈城上擡木砲石，如雨點一般打下，不能前進，只得鳴金收兵，回至賊營。當有賊營謀士李智誠，勸道：「主公不必性急，勝敗乃兵家常事，諒此小小城池，還怕攻打不下麼？」實藩便對衆將怒道：「本藩自出兵以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今日提兵到此，竟敗在這小小的，一個知府手內，又折了我一員大將，明日不破鞏昌，誓不回營。」到了次日，實藩又猛力圍攻，揮動大兵，日夜攻打，一連攻打了三日三夜，只是難破。實藩也無法可想，只得傳令，各兵併力急攻，他便回營與衆人商議道：「似此一座小小的城池，竟然攻打不下，曠日持久，爲之奈何？」謀士李智誠說道：「畢雲龍守禦甚固，更兼他勇猛非常，若以力攻，此誠恐一時難下，據參謀意見，不若密傳號令，使各軍各裝疲憊情形，以作誘敵之計。畢雲龍本來是有勇無謀之流，一見我軍疲玩，必然統率全軍殺出，我便且戰且走，王將軍可帶三千人馬，預先在城外埋伏，等彼出城追殺，可急急去襲鞏昌，截斷彼之歸路，再將號砲放起，我便回軍掩殺。如此則畢雲龍可擒，鞏昌可唾手而得矣。」實藩聽罷大悅，當將號令密傳出去，各兵丁就漸漸的有些懈怠之狀。過了兩日，只見旌旛錯亂，隊伍不齊，棄甲拋戈，七零八落，真形出那種疲憊樣子出來。且說鞏昌自被實藩攻打之後，舉知府與郝參將領着守

城兵士，真是日夜梭巡，毫不疏忽。這日忽見賊兵漸漸的有些懈怠，又過兩日，這見賊兵大半拋戈卸甲，軍氣不振，或坐或臥，甚是疲憊。畢知府見此光景，心中大悅，便與郝參將說道：「賊兵如此疲憊，正是我等得手之時，何不乘此機會，揮軍出城，以精銳之師，而攻疲困之卒，且可攻其不備，殺得他片甲不留，不知將軍意下何如？」郝參將聞說，並不思索，便大悅道：「太守之言，正合我意。」於是二人大悅，便傳集兵卒，披掛上馬，一聲炮响，衝出城來，只聽喊殺之聲，震動山谷。那些誘敵的賊兵，皆各且戰且走，畢知府與郝參將，正與賊將酣戰之際，忽聽城中一聲炮响，畢知府吃了一驚，暗道：「城中誰人放炮，莫非有什麼變動麼？」正是疑惑，只聽賊兵齊聲大叫道：「我等奉了王爺之命，前來誘敵，知爾等有勇無謀，一見疲憊情形，必然揮軍出城，攻我無備，那時便乘勢襲取。」畢知府以斷爾等歸路，此時鞏昌已被我前軍都指揮王將軍取多了時了，爾等何尚不省，乃欲追殺麼？依我的主意，不如早下馬投降，尚可免其誅戮，若再執迷不悟，定然玉石不分，那時悔之不及矣。」畢知府一聞此言，心中大驚，口內仍自罵道：「俺老爺誤中你等詭計，若不將逆賊擒住，碎屍萬段，誓不為人。」說着，掄刀亂砍，滾滾在軍中看見，一見如此光景，便將令旗一揮，那些賊兵賊將，一齊掩殺過來，將畢知府郝參將三人團團圍住，猛力廝殺。此時畢知府與郝參將也，就拚命亂殺起來，左冲右突，但見刀起處，人人喪命，鎗到時，個個身亡。一場血戰，只殺得日月無光，旌旗減色，由辰牌戰到申刻，畢知府與郝參將看看抵敵不住，正思奮力冲出重圍，落荒而走，再作計議。忽有賊將左天成，驀地在郝忠背後，提起鑕鐵鋼鞭，出其不意，一鞭打下，將郝參將連人帶馬打成肉糜。畢知府正與吳方傑死戰，忽見郝忠被鞭打死，心中一慌，手中的刀一慢，早爲吳方傑刺中咽喉，挑於馬下。當時取了首級，可憐兩個忠臣，皆死於賊將之手，後人有贊畢雲龍力戰身亡，捐軀報國詩云：

卓爾鞏昌守，危城獨力持。刀芒揮賊將，馬革裹殘屍。血戰捐軀日，孤忠報國時。可憐千古後，肝膽有誰知？

又有詩贊郝忠云：

大戰沙場胆氣寒，半生血肉染征帆，忠魂到此猶遺恨，誤失孤城屬逆藩。

話說寶藩取了鞏昌，便率同衆將入城，大排筵宴，犒賞三軍。次日又盤查倉庫，追擊畢雲龍郝忠的家小。所幸畢知府與郝參府二人家小人等，已經早已逃出城去了，未爲寶藩所獲。寶藩犒賞三日，又與李智誠商議道：「孤聞甯遠西和兩縣爲鞏昌根本之地，錢糧雜稅，以該縣最富，若得此兩縣，鞏昌便固若金湯，孤意分兵兩枝，以左天成攻取西和吳方傑攻取甯遠，此二城一下，其餘會寧、伏羌、安定、通渭、岷州，皆不戰可得矣。軍師之意，以爲何如？」李智誠道：「主公卓識，正合參謀之意，可急分兵取之。」寶藩當即命左天成帶領兵馬三千，往攻西和吳方傑帶領兵馬三千，往攻甯遠。左天成、吳方傑當下各領兵馬分頭而去，這且不表。再說楊一清、大兵這日行至半途，忽有探馬報道：「現在寶藩圍困鞏昌府，甚是危急，畢知府已堅守半月，城中人心惶惶，若再救兵不到，鞏昌就支持不住了。」楊一清聞報，一面趕緊令人再探，一面令先鋒徐鳴皋趕忙前去。走了一日，又見探子飛馬前來，大聲報道：「探得鞏昌府被困甚急，不過日內，即不能守了。」說罷，飛身上馬而去。過了一日，又見探馬來報說：「鞏昌府已被寶藩用誘敵之計，陷已襲取了，知府畢雲龍、參將郝忠，皆已盡節。現在寶藩已盤踞鞏昌，復分兵已往甯遠西和兩縣去了。」說完，仍自飛馬而去。楊一清聞報，好生着急，便與張永及各將議道：「現在鞏昌府已失，甯遠西和又分兵往攻，若此兩縣再爲逆賊所有，其勢更爲浩大，本帥之意，以一面分兵救甯遠西和一面自統大軍，直取鞏昌，使逆賊兩不暇顧，或者西和甯遠兩縣可保，而鞏昌易於克復，不知各位意下以爲何如？」徐慶道：「元帥之計妙是極妙了，未將以爲與其分兵進救甯遠西和莫如分兵間道進取安化，彼處是寶藩根本之地，所有資財家屬，盡在彼處，聞得安化游擊仇鉞，本來無心反叛，以迫於勢，不得已故暫隨之，現在寶藩攻取各府州縣，仇鉞並未隨征，推原其故，只爲安化一復，寶藩必以爲根本既失，大勢已去，那時寶藩可擒，鞏昌可復，及已失之各府州縣，也可不戰而得復矣，不知元帥意下以爲何如？」楊一清聽了，甚是有理，當下說：

道：「徐將軍之言，甚合我意；但安化之行，誰可去當此重任？」徐慶道：「末軍不才，愿當此任。」楊一清大悅，即派兵三千，以羅季芳副之，便令徐慶去攻安化。徐慶得令，即便挑了三千人馬，帶同羅季芳，問道趕急前進。楊一清又飛令徐鳴皋，故道進援甯遠。此時一枝梅運糧已到，即令一枝梅帶三千人馬，隨同王能進援西和，一枝梅也就領兵即刻前進。楊一清便自統大兵，率領狄洪道、李武包、行恭、楊小舫及擺裨牙將等人，遠望鞏昌進發。這且不表。再言甯遠縣知縣郭汝曾，這日聞報鞏昌府已經失守，在城各官皆已殉難，他便與城守營守備趙爾銳議道：「叛王竄藩勢甚猖獗，鞏昌既失，他必分兵來取甯遠。在將軍之意，戰守之策，當以何策爲先？」趙爾銳道：「以愚見，萬萬不可戰，今逆王其勢方張，又以戰勝之兵來攻此縣，若與交戰，勢難取勝，且恐不敵。不若一面死守，一面飛表入告，求發救兵來援。况甯遠一城，錢糧甚富，以糧草而論，雖週年亦可守也。未知尊意以爲何如？」郭知縣聞言大悅道：「君論甚合我意。」二人正在談論，忽見探馬飛來報道：「叛王竄藩今又派令參將左天成，帶了三千人馬來攻甯遠，離城不遠了。」郭知縣聽了，即刻與趙守備商議守城之策。欲知甯遠果守得住否，且聽下回書中分解。

第七十六回 郭汝曾議守甯遠縣 徐鳴皋伏兵土耳墩

話說甯遠縣知縣郭汝曾，與守備趙爾銳正在那裏議論守城之策，忽見探馬來報，逆王竄藩既據鞏昌，現又分兵派令將官左天成來攻甯遠。郭知縣與趙守備聞報，即督率兵丁，將各城門所有插木礮石，均安放妥當，準備死守。一面寫了文書及表本，分頭去求救告。忽一日又有探馬來報說：「朝廷已欽派右都御史楊一清，督引銳兵十萬，猛將多員，限日進剿逆賊。現在大兵已到甯遠了。」趙守備與郭知縣聞報，心下覺得稍寬，因彼此商議道：「現有大兵到來，何不趁此趕修文書，前往大營求救，或可分兵前來救援，亦未可定。」彼此均道：「甚

好。於是又修了求救文書，令人星夜馳往楊一清大營，投呈告急。差官去後，不到一日，又有探馬來到云：「楊元帥在甯夏聞報逆藩分兵取西和甯遠，刻也分兵派將，飭令先鋒徐鳴皋，指揮周湘帆、徐壽帶領精兵三千，問道進援甯遠，不日即可抵境了。」郭知縣趙守備聞行軍遲緩，指揮慕容貞，指揮王能帶領精兵三千，進援西和。亦於日內可到，甚是大悅。於是更加督率在城兵士竭力保守。這日天將向午，忽聽一聲炮響，鼓角齊鳴。郭知縣與趙守備正欲着人探聽，忽見報子報道：「賊將左天成帶領兵卒，已在城外挑戰，請令定奪。」知縣聞報，即刻飛馬上城，向城外一望，只見左天成在陣上大聲喝道：「爾等守城官聽者，現在朝廷荒淫無度，安化王應天順人，特舉精兵來救生靈，所到之處，皆聞風歸順。茲特派本參將前來諭爾等知悉，速速獻出城池，將來不患無加官進爵。若執意不悟，本參將即率領精兵攻打城池，少不得玉石俱焚，那時悔之晚矣。」郭知縣罵道：「逆賊胆敢如此，朝廷不會薄待汝等，胆敢造反，眼見天兵到此，爾等皆要身首異處了。」說罷，即命將播木砲石放下。左天成也即督率賊兵勇力攻城，只聽一聲梆子响，城上播木砲石皆放將下來，賊兵不能前進，只得鳴金收兵。次日又去攻打，這且按下不表。且說徐鳴皋率領三千人馬，正望甯遠忙趕前行，忽見一飛馬如旋風一般跑來，走到馬前，跳下馬高聲說道：「探得甯遠縣已被賊將左天成督率賊兵三千，攻打甚急，已將該城困得水洩不通了，請令定奪。」說罷，跳上馬如飛而走。徐鳴皋聞報，立刻傳令三軍，星夜即速前進，不一日有嚮道官報道：「前面已離甯遠不遠，只有六十里了。」徐鳴皋傳令再走四十里安營，不到半日，四十里已走下來，當即放馬安營立寨，休息片刻。徐鳴皋即帶同徐壽、周湘帆及合營兵丁，直望甯遠城來，不一刻已離城不遠，只聽喊殺之聲，驚動天地。徐鳴皋知是左天成在那裏攻城，當即傳令三軍，猛力殺上前去。三軍得令，便呐喊一聲，直至賊兵隊裏沖殺過來。左天成正在攻打甯遠，忽見探子報道：「救兵已到，離城只有二十里了，已經立下營寨，現在沖殺過來了。」左天成聞報，即傳令衆將分兵一半攻打城池，一半準備迎敵，即令以後隊爲前隊，列成陣式。徐鳴皋一

見賊將，已有準備，也就傳令三軍，列成陣式，一聲炮响，徐鳴皋已飛出陣來，大聲喝道：「賊將何在？速來打話！」左天成就飛馬走出陣來，怒道：「本參將奉安化王諭旨，只因朝廷荒淫無道，不理朝綱，安化王應天順人，救民水火，故特提大兵到此，以救生靈。爾是何人敢來逆天行事？快快通名來，好待本參將取你的這個狗首級！」徐鳴皋喝道：「無知逆賊，大胆匹夫，爾死在目前，尚不自知，還敢口出妄言，自取滅亡之禍。若要問我老爺大名，乃統制軍務右都御史楊元帥麾下，先鋒官隨營都指揮徐鶴是也。你係何人，亦通下名來。我老爺槍下，不挑無名之卒。」左天成道：「俺老爺乃安化王駕前隨營參將左天成是也。徐鶴爾這匹夫，胆敢口出妄言，違背天意，待俺老爺取你的狗命！」說着，提起大砍刀，向徐鳴皋當面劈來。徐鳴皋即將槍架開，二馬交鬥。徐鳴皋兜轉馬頭，左天成舉刀砍來。徐鳴皋將槍向上一架，只聽得噹的一聲，將大砍刀掀開，撥回槍，就認定左天成當胸刺去。左天成急架相迎，二人一來一往，約戰二十個回合，兩邊不分勝負。金鼓之聲，真是震動山岳，又戰了十數個回合，兩邊就鳴金收軍。當下郭知縣早在敵樓上，看見真切，見兩軍業已收兵，也就下了城頭，回至縣署。將守備趙爾銳請來商議道：「吾觀兩軍對敵，賊兵勢甚勇猛，恐大軍急切不能得手，若令曠日持久，設使賊兵再有接應，其勢更不可當。莫若今晚馳書前赴大營，暗約徐將軍內外夾攻，庶幾事半功倍，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趙守備道：「便是某也有此意，且看明日勝負如何，再作計議便了。」當下趙守備退出了晚間，又與郭縣輪流上城巡視，一夜無話。次日徐鳴皋又與左天成戰了一陣，仍是不分勝負。徐鶴好不着急，便與周湘帆徐壽說道：「賊將左天成武藝精通，兵法練熟，急切定難取勝。在兩位賢弟，有何妙策可解寧遠之困？若不急急救了此城，賊若再添兵接應，其勢更不易敵了。」周湘帆道：「在小弟之意，莫若今晚前去偷營，使他猝不及備，或者可殺他個片甲不留。」徐鳴皋道：「賢弟豈不聞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左天成非一勇夫可比，智謀勇略，不在我輩之下。若去劫寨，是速致敗之道也。萬萬不可！我却有一計在此，擬明日以誘敵之計擒之。」周湘帆道：「如

何誘法？徐鳴皋道：「我明日詐敗，二位賢弟可預先帶領校刀手五百名，離此東南五里土耳墩埋伏，俟賊將趕追到此出其不意，併力殺出，我再掩殺過來，如此賊將可擒，寧遠之困亦可解矣。」周湘帆、徐壽二人聽罷大悅，隨即挑選了五百校刀手，連夜出了營門，暗暗的向土耳墩埋伏去了。到了次日，左天成一面傳令各軍，仍然併力攻打，自己到大營挑戰。徐鳴皋也就披掛出來，兩陣對圓，更不打話，便自交戰。自辰至午，約戰了百十多回合，仍不分勝負。徐鳴皋即弄了個破綻，虛刺一槍，撥馬便回。左天成見徐鳴皋敗下，暗道：「他槍法並無破綻，何以敗了下去，其中必然有詐，且自追去，再看光景便了。」一面想，一面提大砍刀，緊緊追下。只見徐鳴皋俟他追得切近，撥回馬頭，戰不數合，復又敗走。左天成暗道：「這明明是誘敵計，瞞騙誰來？我若不追，他必笑我胆怯，我便追去，等到那時再議便了。」左天成復又追下來，徐鳴皋接着又戰，看看已至土耳墩。徐鳴皋把馬頭一撥，直望東南角上跑去。左天成在後看見，但見東南角上有座土崗，徐鳴皋只向那裏敗下。左天成見此光景，早知道那土崗內有了埋伏，不敢前進，便將坐馬勒下，高聲笑道：「徐鳴皋不要走了，你的詭計我老爺早知道了，我勸你早早回營，明日再與我老爺決一死戰，俺去了！」說着，撥轉馬，回營而去。徐鳴皋在前面馬上，聽了左天成這話，心中大驚道：「此人見識優長，早料到此處有埋伏，此計不成，須另尋別法捉他便了。」心中想罷，便在馬上，飛令小兵前在土耳墩，將周湘帆、徐壽五百校刀手，并調回合兵一處，回了大寨不表。且說寧遠縣郭汝曾，守備趙爾銳，在城上看見徐鳴皋敗了下去，好生着急，又見左天成趕殺下去，更加着急。一會子見左天成獨自回來，暗道：「不知徐將軍勝負如何？若再敗於他手，賊勢更覺猖狂了。」欲差小軍出城探聽，又因各城門困得水洩不通，不便出入，只得暗暗焦思。到了晚間，仍然上城加意巡視，忽聽城外射進一枝箭來，郭汝曾即命小兵拾接過來一看，只見箭上綁着一封信，欲知此信何來，下回自有分解。

第七十七回 投密約射矢遺書 慢軍心設計驕敵

話說郭汝曾在城上巡視，忽見城外射進一枝箭來，當命小軍拾來觀看，只見箭頭綁着一封書信，當下將書信放下，就燈火下先將信面一看，原來是徐鳴皋的書，即將信箋抽出，從頭至尾看了一遍，見上面寫道：

總制軍務右都御史楊部下，行軍指揮前部先鋒徐鳴皋，致書於

郭汝曾大令足下：某不才奉主帥將令，以逆賊賈藩分兵困攻寧遠，遣某督率前部飛馳進援，比來已數日矣，對陣數次，未能取勝。昨日某誘敵之計，逆料賊將能爲我所誘，便可借此成擒，以解尊處之困，不圖計未成而敵已識破，枉勞無功，用是深惜。今者尊處之困不解，某固不敢撤隊，且竊慮逆賊以該賊將曠日持久，攻打不下，勢必加兵前來。現在左天成已勇猛難敵，若再加兵接應，則該賊將兵勢雄厚，欲敗其勢，更有倍難於今時者。爲今之計，利在速戰，蓋速戰既不需時日，且可使賊將胆寒，故特馳書奉請，約准明夜三更某當率全軍直搗城下，與賊將死戰，足下務督守城諸軍士，開城突圍，內外夾擊，使該賊將腹背受敵。某當分兵於緊要之處埋伏，則賊將庶幾可擒矣，而尊處之困亦可解矣。是否有當，立盼回書，不勝延頸待命之至。徐鶴謹上。

郭汝曾將書看畢，大悅，隨即下城，親往守備衙內，與趙爾銳商議道：「頃者徐鳴皋遺書前來，暗約我等三更時分，督率守城兵卒，突圍力戰，內外夾攻，使敵將腹背受困，則賊將可擒，而此城之困，亦可解矣。某意似覺可行，合窻外兩處兵卒，夾攻賊將，雖賊將勢甚大，恐亦難支持得住，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趙爾銳道：「某愚見所及，早有此意，今徐鳴皋既有書到來暗約，此真不可失之機會也。何不立即回音，便約明夜合力舉事，俾得早解此困，早擒賊將，以免合城生靈塗炭之苦？」郭汝曾聞言大悅，立即寫了回書，密令心腹小軍，暗暗偷出城去，馳往徐營投去。四更將盡，投書小兵已至徐營，正欲投呈進去，當被巡夜小兵捉住，隨即報與徐鳴皋道：「小兵們在此巡夜，忽見……」

下書的人。

道：「你是那裏來的奸細？胆敢窺探本先鋒的大營，究係何人所使？快快說來。」只是那下書的稟道：「小的不是奸細，是我家太爺差小的前來下書，說是有機密稟報。」徐鳴皋聞言，便問道：「你家太爺既令你下書，這書在那裏可呈上來？」那個小軍即將衣服解開，貼肉取出一封書信呈上來，徐鳴皋先將封面看過，然後將信箋抽去，但見上面寫云：

寧遠縣郭汝會頓首再拜，謹上覆於徐鳴皋將軍麾下。頃奉手書，備聆一是。某以樗櫟之才，守此危卵之城，正慮勿克保全，乃蒙雄師遙臨，以拯生靈塗炭，某感愧何似。今者賊將勢甚猖狂，若不急速撲滅，恐覆巢之下，完卵難期。與其坐失危城，不若與決死戰。此正某有志而未敢遽行也。乃蒙誨我以諄諄，實深感佩，敢不如約以副雅望。倘能一戰成功，則危城幸甚，大局幸甚。倉卒作復書，不盡言，汝會頓首。

徐鳴皋看罷，大悅，隨即令人賞了來使，又與那下書的說道：「你回去上覆你家太爺，就說書中所言，我已知道，屆時如約以往，決不誤事。要你家太爺也速速預備便了。」那下書的答應，當即叩了頭，退出帳來，急急仍然回城而去。徐鳴皋就與周湘帆、徐壽二人說道：「周賢弟，明日帶五百校刀手，離此西去五十里青草崗埋伏。那裏是往鞏昌必由之路，明日巳牌時分，左天成敗後，必走此路，前往鞏昌。賢弟可截殺一場，彼時左天成定然疲憊，賢弟可力擒之。若過巳牌不到，賢弟即可收兵掩殺回來。如途遇左天成，也須奮力擒之，萬一不能途遇，可急急前來接應，不可有誤。」周湘帆答應。徐鳴皋又與徐壽說道：「你明日在陣上，我與左天成交戰時，你務要生捉兩個賊兵過來，回到營中，立刻將他斬首，遂將他號衣剝下，你便穿了他的號衣，再令心腹小兵一名，也將號衣給他穿了，各帶肋身兵刃，暗帶火種，仍自入賊兵隊中，混入賊營，於二更三點，在賊營內各處放火，但聽信號一响，即便又殺出來。如遇左天成，即將他生捉過來，或將他殺死，務要割取首級帶回。不者有誤。」徐壽答應。徐鳴皋又密令各營兵丁：「明日上陣，務要假疲憊，不可用勇爭先，三更時分，却要併力死戰，如有退後者，立斬。」

合營兵丁皆已得令，徐鳴皋分派已畢，便至帳後安歇。次日一早，左天成又來索戰，徐鳴皋當即披掛上馬，兩陣對圓，更不打話，即便刀槍並舉，勇猛相鬥，酣殺之際，左天成留神觀看，但見官兵雖然排成隊伍，個個不皆上齒，頗有退後之意。左天成看完，暗道：「士氣不揚，任主將猛勇過人，也是不能成事，眼見早晚敵軍必潰了。」心中甚是忻悅，徐鳴皋故作不知，仍是大門死戰，自辰牌時分，直戰至申初，方各鳴金收軍。此時周湘帆早已帶了五百刀校手，暗往青草崗去了。徐壽也將賊兵捉住兩個，帶回營中，遂將賊兵殺了，把他的號衣脫了下來，自己穿上，又將那一件密令一個心腹的小軍穿好，各人暗藏火種，無非硫磺焰硝之類，又帶了飲食，進入後帳，歇息了一回，到了初更時分，復又密令各營各兵，即速造飯，飽餐一頓，於三更時分，併力奔至敵營，如有一人退縮，定按軍法立決。各兵得令，那敢怠慢，也就即令造起飯來，大家飽餐，三更時分出戰，按下不表。且說城中郭知縣與趙守備，當日也密令守城兵卒，於二更造飯飽餐，三更奮勇開城突圍殺出，留郭知縣仍然守城，趙守備督率前往。賊將左天成自陣上見了官兵那種退縮的光景，回到營中，暗自說道：「今日敵兵甚是退縮不前，如此看來，軍心甚是不振，再過數日，敵軍必然潰敗，吾當於彼時乘其潰敗，掩殺過去，徐鳴皋可擒，而此城亦唾手可得矣。」想罷，不由的大悅起來，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備，各將見主將如此，也就有些懈怠起來。看看到了三更，忽見小軍入帳報道：「營後火起。」左天成聞報，即刻派人去救，尙未移時，又有人報道：「營中各處皆有了火了，請速定奪。」左天成一聽此言，知道不妙，也立韋上馬觀看，才出得帳來，忽見炮聲响處，四面八方皆有火，殺來心中甚是慌亂，不知如何是好，左冲右突，不能殺出，究竟左天成後來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徐鳴皋活捉左天成 一枝梅計敗吳方傑

話說左天成正在帳中安歇，忽見一連數次來報，營中各處火起，左天成知道有變，即忙披掛上馬，才走出帳

外，又聽一聲炮响，只見巡營小兵飛跑前來，高聲叫道：『前面城中各軍已到，後路敵營全軍，又將殺來，求主帥速速的預備廝殺。』左天成一聞此言，只嚇得手忙足亂，也趕急的傳令各營兵丁，用力奮戰。那裏曉得各兵丁見主帥已經疏忽，他們也就愈慢起來，一聽得此令，又見各路大兵已到，大戰已臨之際，前後夾攻，真正是個個人不及甲馬，不及鞍手，手忙脚亂，那能夠殺敵。左天成見此光景，知道不能取勝，便思逃走，正自暗想，忽見一人從背後已到，左天成急忙撥馬招架。你道，這個是誰？原來就是徐壽，他在營內各處放了火，一聽炮聲响亮，他便殺入帳去，砍倒一個小卒，搜尋左天成不見，他又殺出帳來，恰好遇見左天成，騎在馬上，指揮兵丁，用力廝殺。他便從左天成背後殺來，兩人正戰得難解難分之際，忽見徐鳴皋已到，徐壽便捨了左天成，去往各處趕殺兵丁。可憐那些兵丁，只殺得如砍瓜切菜一般，個個皆怕死，情愿投降。徐壽正殺得高興，又遇見寧遠縣守備趙爾銳，當下便合兵一處，大刀闊斧，不分皂白，各自亂殺起來。徐鳴皋戰住左天成，竭力廝殺，兩人在那裏戰到有四五十個回合，不分勝負。徐鳴皋即將槍桿一揮，只見全軍團團擁上來，將左天成困在垓心，拚力死戰。左天成也是死戰，左冲右突，不能殺出重圍，看看抵敵不住，暗道：『我若再不殺出，便要束手待縛了。』遂大叫一聲，刀一起，一連砍死數人，忽聽吶喊一聲，殺開一條血路，把馬一拍，跳出重圍，出得垓心，便欲落荒而走。那裏曉得方出營門，却好徐慶從後營轉殺出來，方才到前營，正欲再殺進去，偏偏又遇見左天成，前前後後，左右左右，砍殺進來。見那左天成殺出垓心，他便截住又殺一個馬上，一個步下，徐慶身子靈便，只見他把那把刀如旋風舞雪一般，又見他竄跳逆縱，靈便已極。左天成稍一大意，坐下的馬足已爲徐壽砍去一隻，那馬立刻倒了下來。小兵一見這個光景，就跳上前去，左天成大聲一喝，也就急忙扒起來，這刀一起，一連又砍倒幾個小兵，那些小兵不敢上前去，左天成趁此正欲逃走，徐鳴皋又趕殺將上來，那邊徐壽又復趕到，兩個人又大血戰起來，左天成抖起雄威，力戰二將，無一破綻。徐鳴皋暗暗喝采，左天成仍自死戰，彼此又渾戰下一回，殺得徐鳴皋索性起，遂大喊一聲，一

槍刺去，左天成急將大砍刀架開了，又復進一刀，用了個枯樹盤根，認定徐鳴皋兩腿砍去。徐鳴皋即將身子一偏，跳出壕心之外。左天成一刀砍空，又因他用力太猛，便向前一傾。徐鳴皋眼尖手快，左手的槍出其不意，在左天成右膊着力一刺。左天成正欲還刀架上，徐鳴皋已回身進來，便將槍桿用力，在左天成手腕上一擊。左天成躲閃不及，正中手腕，這手一鬆，只聽得叮噠一响，一把金背的大砍刀，擲落在地。徐鳴皋乘勢伸開猿臂，將左天成的勒縲甲抓住，輕輕的提過馬來，鳴金收兵回營。當下將左天成望下一擲，喝令小軍綁了。小軍就上前用力，將左天成接住，細綁起來。一齊收隊回到營中。徐壽仍在賊營內逢人便砍，如入無人之境。那些賊兵，只恨父母少生了兩腿。徐鳴皋見徐壽仍然在那裏亂砍亂殺，當即傳令，賊將業經擒獲，爾等各兵丁，如有願降者，本先鋒體上天好生之德，准其一併歸降，如不願降者聽便。此令一出，那個不願意降賊兵三千，除自相踐踏外，以及殺死者不計數。願降者到有一千餘人，其餘不過數百逃走了。徐鳴皋當即鳴金收兵，趙爾銳亦收兵回營而去。所有賊營中兵刃旂鼓等物，皆由降兵送入大營收納。徐鳴皋又傳令降兵另在一處屯紮，即命徐壽周湘帆二人暫行管帶。此時已過了巳牌時分，周湘帆在青草岡等候賊將未到，所以也回營繳令，與徐壽合在一處，暫行管帶降兵。當下休息一日，次日寧遠縣知縣郭汝曾，守備趙爾銳，又前來謝過，并扛了許多豬牛，到營內犒軍。徐鳴皋又至城中回拜了一次，方才傳令合營。三日後拔寨，望葦昌進發。這且不表。再說一枝梅同王能帶領了三千人馬去援西和，及至縣界，西和已經失守，當下遂離城二十里下寨。吳方傑見有援兵前來，一面差人至葦昌飛報，請加兵接應。一面準備對敵。一枝梅安營已畢，次日即帶同王能并合營兵士前去攻城。吳方傑也就開城出來相見。兩邊排成陣勢，吳方傑在馬上喝道：「何處小卒，胆敢到此攻城？欲是知時務的，快快下馬投降，將來安化王登了大寶，爾亦不患無官爵榮身。若係執迷不信，本將軍這槍下，可是容你不得的。」一枝梅聽罷，哈哈大笑道：「逆賊毫不知恥，甘心助逆，爲天下恥笑，爾尙揚揚得意，你之祖宗，不知作了幾世冤事，生出你這般不

不忠不孝的兒子來，還是大言不慚，抗拒天兵，并不知悔悟。爾可知死期已至，何尙茫茫無知耶？」吳方傑聽罷，大怒喝道：「毋得多言，爾可通個名來，與我決戰。」一枝梅道：「逆賊！你且聽者！我乃總制軍務右都御史楊元帥麾下，行軍運糧使，特授指揮慕容貞是也，逆賊你也通個名來，俾老爺槍下不致斬無名之將。」吳方傑也說道：「爾不過一名小卒，敢自口出大言，既要你老爺通名，爾可在馬上坐穩些，不要跌下馬來，我乃安化王駕前參將吳方傑是也。」說着，即手起一槍，直殺過來。一枝梅即將鑕鐵點銅刀架住，兩人搭上手，便大戰起來。一個是鋼刀起處，猶如出海蛟龍，一個是槍殺過來，好似歸山猛虎，只殺得兩邊喊聲大振，金鼓齊鳴，足足戰了有十餘回合，忽被一枝梅翻起一刀，正中吳方傑馬腿，吳方傑敗回城去了。一枝梅見他敗走，當即將鞭梢一揮，全軍皆追殺過去，趕到城下，吊橋已經拽起，不能過去，只得鳴金收兵。次日又去挑戰，吳方傑不出，只將擗木炮石放下，軍士不能前進，仍然收軍。次日又去挑戰，吳方傑仍然不出來。一枝梅便令各軍大罵，吳方傑祇是不理。一枝梅密令各軍坐地，一連罵了三日，各軍漸漸有些怠惰起來，接着又罵了一日，到第四五日，各軍或坐或臥，拋戈棄甲，在那裏休息，並無罵聲。吳方傑在城上看見如此光景，以爲各軍疲憊，當即傳令開城，將所部三千人馬，一齊殺出。一枝梅見城中有了舉動，也就密令所部準備廝殺，忽聽城中一聲炮响，城門開處，只見賊兵蜂擁出來，一枝梅看得真切，等賊兵來得切近，忽然一聲梆子响，那些或坐或臥兵卒，一個個直立起來，出其不意，截住就殺，而且奮力爭先，以一當千，賊兵猝不及備，自相踐踏，紛紛望後退下。一枝梅早已抄出賊兵之後，一見賊兵退了下來，即大喝一聲，提起刀來，如砍瓜切菜一般，亂殺上去。吳方傑知道中計，也就飛馬上前敵住。一枝梅大殺二人，一來一往，又戰了有二十個回合，吳方傑看看抵敵不住，却待要走，王能又帶了一枝軍掩殺上去。吳方傑力敵二人，又勉強力戰了數個回合，實在抵敵不住，只得手舞長槍，刺中兩個小軍，奪路而走。一枝梅仍在後緊相追，不知吳方傑可能得回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西和城慕容行刺 安化縣徐慶進兵

話說吳方傑，被一枝梅用了誘敵之計，殺得大敗；接得王能又帶了一枝兵，將吳方傑團圍住。吳方傑槍挑了幾個小兵，搶路向城中而走。一枝梅與王能隨後緊緊追來，到得城下，吳方傑已過了吊橋，隨將吊橋拽起，一枝梅等不能前進，只得收兵回營。次日又去攻城，吳方傑但令小軍堅守，并將掃木炮石打下，一枝梅督率軍丁，一連攻了數次，只是不能前進，只得仍然收兵。回至營中，密與王能說道：「你今夜可小心守營，我去城中一走，如得手，但聽城中連珠炮響，你即率兵前來攻城，我這裏便出城接應，裏應外合，便可克復此城；但萬萬不可洩漏要緊！」那王能答應，一枝梅挨到二更，即脫去外衣，換了夜行衣，靠提了寶劍，暗暗的出了大營，直望城邊而去。不一刻，到了城邊，越過護城河，走到城脚下，一溜烟上城頭，先將頭伸在城堦子空穴處，四面探了一回，見有兩個小兵在那裏手敲更鑼，是個守夜的樣子，其實是一面敲鑼，這一面打盹。一枝梅一見，也不驚動，即將身子向上一縮，便由那城堦子缺處上了城頭，還在那個守更的頭上拍了一下，那小兵被他一拍，驚醒回來，回頭一看，并不見人，還疑惑是同伴的，與他取笑，那裏知道是一枝梅已進城去。那小兵既不會看見有個人影兒，也只罷了，還在那裏將更鼓敲起去。一枝梅下得城來，便各處探聽了一回，打聽得吳方傑的大營，那知吳方傑令人去營內居住，却在西和縣衙門內。一枝梅打聽得清楚，望西和縣署而去，不一會到了那裏，四面一看，見縣衙內外防備甚緊，一枝梅即溜到西和縣衙後垣牆外，由那裏竄上屋去，一路穿戶越牆到了裏面，側耳靜聽，但聞敲鑼擊柝之聲，不絕於耳。一枝梅伏在屋上觀看，忽見二堂旁邊夾巷內有個更夫敲着鑼，提燈籠才了而來，一枝梅等他來得切近，他就在屋上，便輕輕往下一跳，將手中寶劍，在那更夫臉上一幌，口中說道：「你叫我便一劍送了你的性命！」那更夫正低着頭向前走，忽見迎面從屋上跳下一人，又擎着寶劍，在自己臉上一幌，只嚇

得魂飛天外，趕忙跪在地下，哀哀求道：『求大王饒命！』一枝梅道：『你不要害怕，且不許大聲叫喊！我只問你，這縣內太爺現在何處？你實告訴，我便饒你命，不然即將你砍爲兩段！』那更夫低低哀求道：『你老不要罵，俺家太爺可憐，俺家太爺已被賊將吳方傑攻破城池，將他殺死，他現在居住這裏。』一枝梅道：『這吳方傑現在何處，亦須從實說來。』那更夫道：『他現在上房居住，那上房共有五間，他住在上首末了一間，其餘皆是他的護衛居住的。現在還不曾睡覺呢，在那裏議論，明日要去報知鞏昌，求反王的救兵呢！』一枝梅聽說，復道：『你這話可真麼？』那更夫道：『小的何敢說謊！』一枝梅道：『既不撒謊，我便留你一條狗命，等我辦過事來，再放你。』說了，遂將更夫背綁起來，用寶劍在他身上割下一塊衣裙，塞在他口內，又將他拖到一個僻靜所在，丟在那裏。一枝梅照着更夫的話，一路穿房越屋，尋到上房，望下一看，果是一溜五間，他便忙躡足潛蹤，走到上首末了一間屋上一伏，身從簷口倒吊下來，兩只腳掛在屋上，身子倒垂下來，從風窗外面，望了進去，只見裏面燈光猶明，尙未熄滅，隱約間有人坐在一把交椅上打盹。一枝梅再凝神一看，正是吳方傑，并未卸却鎧甲，坐在那裏打盹。一枝梅望得真切，趕忙將窗櫺輕輕撥開，真是他本領高強，撥了一會窗櫺，總不會將吳方傑弄醒，連一氣息兒都沒有。他見窗櫺已經撥開，又急忙輕輕的跳下房來，就使了個燕子穿簾的架勢，從窗外穿進房來，扑的一聲響，先將房內燈火吹滅，然後提着寶劍，直望吳方傑刺來，走到吳方傑面前，喝了一聲道：『逆賊醒否？俺容將軍前來結果你的性命。』說了，就按定寶劍，直刺吳方傑的胸膛。此時吳方傑被一枝梅喊醒，他便急急的立起身來，要提刀來敵，那知一枝梅的寶劍，早已按定，何能容他還手？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吳方傑驚醒要站起的那個工夫，一枝梅的寶劍已刺入吳方傑胸膛內去了。可憐吳方傑連連的哎呀之聽不絕，話不曾說出，就一命嗚呼了。只見陰間天子去也。一枝梅見吳方傑已死，當即擱了首級。此時已經天明，一枝梅就帶了首級，出得縣署，飛跑到城上，將連珠炮放起，那些守城賊兵，到了這個時刻，俱各打盹的打盹，疲倦的疲倦，一聽連珠砲響，

個個都驚慌起來，一枝梅提了吳方傑的首級，大聲喝道：「爾等聽者，爾家主將已被我老爺取了首級，現在身亡，爾等如要性命，速速的開了城門，將老爺的兵馬迎接進來，降在老爺麾下，饒爾等的性命！倘若不然，少時大兵到來，將爾等全行誅戮，那時悔之晚矣。」話猶未完，只見有幾個那不怕死的，拿着刀，奮勇搶殺過來，一枝梅便大喝一聲道：「好不識好歹的狗頭，我老爺格外加恩，不取爾等性命，爾等反要搶殺過來，這可不要怪老爺心毒了！」說了寶劍一揮，登時砍死了幾個，內中就有那怕死的，見了如此光景，想：「主將已被殺，我們這些人還有什麼本領，可與他對敵？不如早早歸降，尚可保全首領。」因此就有急急跪下，低首去開城門的，有的情愿歸降的，一枝梅此時也要住手不殺，只聽城外一聲炮響，警眼間，遙見本營內刀矛耀日，旌旗蔽空，王能督着三千精兵，搶殺過來，一枝梅急急下了城頭，走到城門口，命人將吊橋放下，自己便飛跑過去，止住所部精兵，不要進城，就在城外依城屯紮，各兵得令，當即安下營來。一枝梅又將歸降的賊兵，不足一千餘人，編入自己隊伍，又將吳方傑屍首，叫人掩埋起來，令人又將那個更夫放去，又令人將吳方傑的頭，用本桶裝好，提着木桶，在城內大街小巷，知照居民，安撫百姓。又令人投往大營報捷，并請委知縣前來理事，以便自己撤隊回營。又令人將已故被殺知縣的屍首，搜尋出來，用棺木盛殮掩埋表記，隨後叫取家屬來領，并事後請恤，以慰忠魂。那滿城的百姓，見一枝梅克復了此城，無不呼歡載道。一枝梅在西和耑候楊元帥派委知縣前來接手，他便拔隊起程，所有部下新舊各兵，皆經一校檢嚴束，真個是軍令森嚴，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無不忻悅。等了有十日光景，已奉到楊元帥的大令，調往鞏昌合兵攻打，所有西和遺缺，着於在籍紳士中公舉一人，暫行代理，候請旨簡放新任到來，實授，再行交卸。一枝梅奉了這件公文，當即將在城紳士請來，說明此話，就由紳士大家公舉了，這可不必細說。一枝梅也就傳令拔隊起程，向鞏昌府進發。這且按下，再說徐慶同了羅季芳，帶領三千人馬，到了安化，安

營已畢，即日排成陣勢，便去攻城。徐慶騎在馬上，到城下大聲叫道：「爾等守城官聽者！可速報你家主將游擊仇鉞出來答話。」守城的兵卒，便急急去報仇鉞知道。仇鉞一聞此言，隨即披挂上馬，飛出城來。一見徐慶在那大聲罵道：「此乃安化王根本之地，何來小卒，胆敢前來侵犯城池！」徐慶也罵道：「好大胆的逆賊，敢助叛王造反麼？俺乃總督兵馬右都御史楊元帥麾下，指揮官是也，特來擒你！」仇鉞聽罷，不覺大怒，飛舞開山大斧，直殺過來。徐慶忙將方天戟接住，二人好一場大殺，戰到二十個回合，仇鉞虛砍了一斧，撥馬落荒而走。徐慶緊緊的追下，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仇游擊暗地說前情 楊元帥督兵攻逆賊

却說仇鉞虛砍了一斧，拍馬落荒而走。徐慶在後緊緊追來，大叫逆賊休走！仇鉞那裏答應，沒命的催馬前奔。看看追了有二十多里，前面有座高山，山下有座古廟，仇鉞到了那裏，四面一看，見無人行走，即跳下馬，大聲向後喊道：「徐將軍休得窮追，某有話奉告！」徐慶聞言，就跳下馬來，走到仇鉞面前，將手一拱道：「有何見教，某當洗耳恭聽。」仇鉞道：「此廟無人，頗堪說話，我等且去裏面敘談便了。」徐慶答應，當下二人將馬拉進廟內。一旁拴好，重新見禮已畢，席地坐下。仇鉞首先說道：「某方才有犯虎威，出言不遜，尚乞原諒。」徐慶道：「彼此彼此。」仇鉞道：「將軍以某爲真助反王謀逆耶？」徐慶道：「將軍忠義素著，某亦聞名久矣，今者如此，實迫於勢不得已，姑爲引就，以待將來，不知將軍之心是否如此？」仇鉞道：「將軍之言，是真得某之心矣，某所以姑爲引就者，欲待其時，以報恩於主上也。某自高曾以至今日，世受國恩，雖粉骨碎身，不足報朝廷於萬一，豈以安化王謀反，就便忍心害理，不顧朝廷累代之恩，但欲目前富貴，某雖不才，斷不忍心爲此，而況此般富貴不必，名不正言不順，即使官居極品，獨不怕萬世遺臭，爲人唾罵，某又何忍忘厥本來，致祖宗飲恨於九原，某留臭名於萬

世乎某當反王謀逆之時，即以拚着一死，上報國恩，然一再思維，與其徒死於國家無益，不如忍辱苟活，或可報恩於國主耳。區區之心，實本於此。今將軍雄師直搗，某不難箠食壺漿，以迎王師，第叛王耳目甚多，若疾速爲之，恐畫虎不成，反受其害，故仍不得不暫爲行隱忍之計，以待叛王勢衰兵敗。區區之心，想將軍亦可曲諒爲今之計。叛王現據鞏昌，楊元帥大兵已經直達彼處，某昨聞寧遠西和已經克復，叛王雖現據鞏昌，不久亦當爲元帥所破，即使負隅死守，叛王知某部下尚有兵數千，必來召調，某陽爲奉調，陰則進攻，當於彼處捉之，那時將軍可一面急急分兵來取安化，此城可唾手而得矣。不知將軍以我爲然否？若以我爲不謬，則某固大幸，亦國家之大幸。倘不以爲然，或以某爲虛誑之辭，搪塞之語，我請明心迹於將軍之前，使將軍知某非偷生之徒，畏死之人也。『說罷，即將所佩之寶劍掣出，便欲自刎。徐慶趕忙止道：『將軍忠義，神人共鑒，頃蒙見教，亦皆金石之言，幸勿輕生，某當依命便了。』仇鉞聽罷，便收回寶劍，復向徐慶說道：『旣蒙洞鑒，銘感不忘，我還有一言，以瀆尊聽，幸將軍俯而納之。將軍此回，可詐稱受傷，不出一面急遣心腹，星夜前赴楊元帥大營，將某所呈各節，密告元帥，仍請元帥撥調將軍，回赴鞏昌，併力進攻逆賊。反王一至危急，勢必前來調取，那事某當暗助將軍成功便了。』徐慶大悅，二人說了，出了廂門，飛身上馬，徐慶故作受傷之狀，在前狂奔，仇鉞在後緊緊追殺。徐慶走到離營不遠，在馬上的大叫道：『俺誤中了逆賊的利刃，大敗而回，速來救我。』各官一聞此言，蜂擁上前，將徐慶救回營去了。仇鉞也就回城，兩邊均各自收兵。次日仇鉞出城挑戰，徐慶吩咐堅守營門，不許出戰，須俟傷創稍痊，再與交鋒。仇鉞一連攻打了幾日，只是攻打不下，也就各各按兵不動。徐慶自那日回營，詐稱受傷不出，却急急暗差心腹，寫了書信，黑夜馳往鞏昌，將仇鉞所言各節，稟告元帥，暫且不表。再說楊元帥統率大兵，離鞏昌府三十里下寨，安營已畢，卽命楊小舫帶領三千人馬，前往城下挑戰。寧遠正在城中，與李智誠說道：『寧遠西和兩縣，迄已多日，爲何並不見報捷，難道那兩處有什麼變故麼？』李智誠道：『寧遠縣知縣郭汝曾，守備趙爾銳，皆肝膽忠義，

之士，所慮他預有準備，死守不出；而且城中糧餉豐足，若堅守不出，雖周年亦難攻破，但願他急急出戰，則寧遠可唾手而得矣。至於西和，主公到不必慮，聞得西和縣令暗弱，無能，雖守城池，稍有智謀，亦舉不足道，且吳將軍前去，其破必矣。所慮者楊一清已統大兵前來，萬一中途聞知寧遠西和皆有兵攻取，他便分兵馳往救援，急切就難必得了。」賓藩道：「便是孤亦思及於此，寧遠西和離此不過百里，何以勝敗絕無音信，孤甚是不解。」正在那裏談論，忽見巡門官進來報道：「今日寧遠縣回來小軍報知敵將徐鳴皋，密約寧遠縣令裏應外合，攻擊大營，全軍覆沒，現在左將軍已被敵將徐鳴皋生擒活捉去了。」賓藩聞報大驚，即令巡門官將逃回小兵喚來問話，巡門官答應出去，即刻將逃回小兵引進大帳，跪在地下。賓藩問道：「左將軍如何被敵將捉去，你可細細奏來。」那小兵便將寧遠縣如何堅守，左天成如何攻打，後來如何頭次誘敵，左天成如何識破徐鳴皋又如何暗約寧遠縣合兵夾攻，左天成不會防備，如何被捉，細細的說了一回。賓藩問道：「你可知道徐鳴皋是何官職？」那小兵道：「聞說是楊一清部下的先鋒。」賓藩聽說便大罵道：「楊一清呀，孤與你向無仇隙，你何得敗孤大事，使徐鳴皋生捉孤家的大將，孤與你誓不兩立了！」說罷，便令小軍退下，賓藩猶痛罵不已。李智誠道：「參謀之意，左將軍既已被擒，亦無法可想，惟慮西和兵力太單，寧遠一城，楊一清既分兵馳救，西和若不加兵前去救援，若再如寧遠內外夾攻，如之奈何？主公宜急加兵星夜馳往，以厚兵力，似見妥當。」賓藩聽言甚為有理，因道：「孤現在部下大將不過數員，還要防備楊一清統兵到此，但是何人可勝任呢？」正在疑思之際，又有巡門官進來報稱：「今有探馬來報，西和縣城已被吳將軍攻破，縣令亦已陣亡，現在吳將軍已將所部兵丁移於城內去了。」賓藩聞言大悅，便令巡門官退出，又與李智誠道：「吳方傑既得西和，可不必加兵前往，李智誠未及答言，又見巡門官匆匆進來報道：「今有探馬報稱，楊一清自統大兵十萬前來攻取，已離此城只有六十里了。」賓藩聽言，即令探馬再探，不到半日，又有探馬來報，探得楊一清所統大兵已離城外三十里，下寨已定當了。

「賓藩大驚，卽與李智誠道：「似此如之奈何？」李智誠道：「主公勿慮！自古兵來將當，水來土掩，此一定不移之理。可卽傳令各營火速列陣，乘其初到安營未定，用力攻之，雖不能傷其大將，也可先挫他的銳氣，然後徐徐圍之，以逸待勞，斷無不勝之理！」賓藩聽言大喜道：「軍師之言，正合孤意。」遂卽傳令各營，用力攻打，各軍得令，正在預備出城，忽見守城官飛馬來報：「敵兵已離城不遠，請令定奪。」賓藩聞報，卽刻披挂上馬，率同後軍都指揮王文龍，參將溫世保、薛文耀，游擊魏光達、高銘、孫康、劉傑，并裨將軍，衆帶領三千兵馬，飛出城來。早見敵兵已經列成陣勢，就在那裏索戰。賓藩便顧左右問道：「那位將軍前去交兵？」只聽一聲答應：「末將愿往！」賓藩視之，乃游擊高銘也。賓藩道：「將軍此去，務須猛力，挫動他的銳氣才好！」高銘一聲得令，手提八角銅鎚，冲出陣來。楊小舫一見，就也提刀上馬殺出，畢竟勝負如何，且看下回文中細細的分解。

第八十一回 高銘智敗楊小舫 劉傑彈打周湘帆

話說高銘手提八角銅鎚，飛出陣來，直望敵軍冲殺過去。楊小舫一見，也就提刀飛到陣上，大喝一聲：「逆賊休得猖獗，待俺老爺前來擒你！」高銘當卽將馬勒定，高聲問道：「來者何人，快通下名來，俺老爺鎚下不傷無名之將！」楊小舫喝道：「逆賊聽了俺乃總督兵馬楊元帥麾下，隨營指揮楊小舫是也，你亦須通過名來！」高銘也喝道：「俺乃安化王駕前行軍游擊是也。」楊小舫當下罵道：「朝廷不會薄待爾等，有恩不報，胆敢助紂爲虐，今日天兵到此，也該及早歸降，或者可免一死，乃不思悔悟，仍敢口出狂言。」安化王造反，皆是爾等慝愆而成，若不先將爾等碎尸萬段，何以掃除叛王逆賊，休得狂言，看老爺的刀罷！」說罷，舞動大刀，如泰山壓頂一般，直望高銘。高銘一見說聲來得好，卽將右手的鎚向上架住，掄動左手的鎚，向楊小舫擊來。楊小舫趕着抽回大力，將高銘左手鎚撥開，順勢一刀背，直望高銘背心打下。高銘急將馬頭一領，跳在一旁，認定楊小舫肩頭一鎚。

打下。楊小劬趕緊讓過，也就乘勢復一刀砍來。二人一來一往，只殺得旌旂減色，日月無光，兩邊吶喊，聲振天地。彼此戰了有三四十個回合，楊小劬正在酣戰之際，忽聽賊兵隊裏鳴起金來，高銘一聞金聲，當卽虛擊一鎗，跑回本營。楊小劬亦不追趕，亦令鳴金收軍，回到大營，繳令楊元帥，便命他偏帳歇息。高銘回至本營，繳令已畢，便與安化王說道：「末將正與敵人酣戰，眼見得敵人要敗下去，何以王爺鳴金收軍？」安化王道：「孤見敵將甚驍勇，恐怕將軍有失，因此鳴金收軍，且待明日上陣，再擒他便了。」高銘道：「末將卻有二計，明日上陣，等末將與敵軍酣戰之時，王爺可吩咐如此如此，敵將包擒矣。」安化王聞言大喜，當下收軍回城不表。次日楊小劬便又提兵前去索戰，安化王吩咐放下吊橋，率領大隊到了陣上，排成陣勢，高銘當先出馬，兩人一見，更不打話，卽交戰起來。兩邊的鼓聲，真果震動天地，彼此又戰了二三十合，忽聞賊軍中，又鳴起金來，楊小劬不知是計，只以爲又是如昨日那般光景，也就預備喝令鳴金收軍。那知高銘就在這個工夫，先把馬一拍，故意望本陣退去。楊小劬見他退回本陣，便令搶殺過來，只聽一片金聲，響得振耳。楊小劬也就不趕，退回本營過來。那知高銘出其不意，兜轉馬頭，飛奔殺到楊小劬背後，舉起雙鎗，連肩帶背打下。楊小劬說聲不好，幸虧楊小劬工夫純熟，急將坐下馬一夾，略帶偏纏，讓了過去。此時楊小劬殺得性起，復兜轉馬頭，望賊隊中沖殺過來。高銘接着楊小劬，且戰且走，看到了本陣，忽聽鼓聲一起，一聲吶喊，賊兵團團的圍攔上來，將楊小劬困在核心，四面擁殺。楊小劬自知中計，當下便抖擻精神，飛動大刀，左冲右突，那些賊兵，被楊小劬的大刀，如砍瓜切菜一般，殺的實在不少。無如賊兵太多，殺了一層，只是不能殺出重圍。又聽賊兵四面八方齊聲喝道：「不要放走敵人，務要將他捉住，以報我家左將軍之仇。」楊小劬看看抵敵不住，正在十分危急，忽見東南角上，賊兵紛紛倒退，外面一枝兵殺到，當先馬上，坐下一人，高聲喊道：「楊賢弟，勿懼，我來助你。」說着長槍一擺，只見那些賊兵，抵擋不住，立刻讓出一條路來。徐鳴皋殺進重圍，正欲與楊小劬併力殺出，忽見高銘手起銅鎗，又殺進來。徐鳴皋一見，也不打話，當卽

從刺斜裏手起一槍，直望高銘刺去。高銘只顧搶殺，不提防斜裏一槍刺到，高銘閃躲不及，正中大腿，不敢戀戰，負痛走出城外去了。楊小舫趁此與徐鳴皋二人也就殺了出來，回歸本陣。即此一陣，楊小舫雖然被困，徐鳴皋救出重圍，却不曾受一點微傷，到反將賊兵殺死數百，又刺中高銘一槍，還算大勝。楊小舫便令軍中掌起得勝鼓，回營繳令。你道徐鳴皋如何曉得來救楊小舫？只因他從寧遠得勝回來，走此經過，聞得楊小舫被困，他便急急前去解圍。當下二人進了大營，楊元帥一見徐鳴皋回來，甚是大喜。因將寧遠情形問了一遍，徐鳴皋也細細說明。楊元帥將他慰勞一番，便令於偏帳安歇。徐鳴皋復又說道：「賊將左天成已經未將親擒了過來，打入囚車帶回，現在未將軍中候元帥發落。」便令梟首號令韓門。徐鳴皋這才退下，當即回至本營，將囚車打開，拖出左天成，即在軍中斬了首級，又將首級帶至帳中，請元帥驗過，這號令才出去。徐鳴皋回到本營，暫且安歇。少時，衆兄弟也就前來探問。徐鳴皋接着大衆，錢談了一番，然後各回本帳安歇。一宿無話。次日正預備出戰，忽見小軍報道：「慕容貞與王能已從西和回來，現在營外候令。」楊元帥當即傳見，問了一遍，大加慰勞，遂命將吳方傑的首級號令韓門。此時早有細作報入城中，竄藩一聽，不禁大怒，隨即統率全軍，奮勇殺出城來，到大營討戰。楊元帥聞報，也就親統全軍，出了營門，兩邊排成陣勢，各射住陣腳。只聽賊兵陣中鼓聲響亮，竄藩早在門旗內飛馬出來，大叫楊一清前來會話。楊元帥也就飛馬殺到陣上，不等竄藩開口，便先大聲罵道：「逆賊竄藩，你爲藩主受恩深重，雖肝腦塗地，不足上報朝廷，乃敢潛蓄異志，圖謀不軌，今本帥奉旨率師，特來問罪，爾應該痛悔前愆，自縛請罪，才是正理，還敢拒敵王師，實屬不法，已極負恩的逆賊，該死的匹夫，有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乎？」說着，向左右一呼：「那位將軍，代我將這逆賊擒來問罪？」話猶未畢，早見周湘帆一聲答應：「末將願往！」說着手執長槍，飛馬出來，竄藩被楊元帥大罵了一頓，只見他怒目圓睜，咬牙切齒，也向楊元帥罵道：「楊一清，你休得狂妄！孤便謀反，是奪姓朱的天下，與你何干？你站穩了，待孤前來擒你，將你碎屍萬段！」正欲自己出馬，

那劉傑已經飛馬到了陣前，却好周湘帆已到，彼此通了姓名，劉傑也是用的槍，二人搭上手，便大戰起來。只見兩桿槍，猶如兩條蛟龍，在那裏亂舞，一來一往，足足鬪了有二十餘合，彼此不分勝負，我軍隊裏，却惱了一枝梅，立刻舞動鐵點鋼刀，飛馬殺至陣上助戰，賊兵隊裏見有人助戰，王文龍手執長槍，也就飛馬出來敵住。一枝梅接戰，兩對兒刀槍並舉，煞是好看。這一場的惡戰，只殺得旌旗蔽日，塵土冲天，好不利害。看看抵敵不住，要敗下去，周湘帆那裏肯讓他逃走，這槍一緊，將劉傑緊緊裹住，不能分身，此時劉傑欲走不能，欲戰不得，只有招架之力，並無還槍之法，殺得的氣喘吁吁，汗流浹背，再戰一會，一定要送性命了，萬萬不能再戰下去，只得拚命將周湘帆的槍，急急架開，兩腳把馬一夾，虛刺一槍，逃下陣來。周湘帆見劉傑敗走，那裏肯捨，也就緊緊追趕下去，劉傑此時見周湘帆趕下，忽然急中生智，暗道：「我何不如此如此，雖然不能將他擒過來，也叫他知道我的利害。」主意已定，遂將手中槍，按在鞍轡上面，即在腰間掏出個彈子，覷定那周湘帆來得切近，出其不意，反身一彈打來，正中門面，周湘帆哎呀一聲，跌於馬下。畢竟周湘帆有無性命，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周湘帆中彈昏沉 鷓寄生送藥解救

話說周湘帆追趕劉傑，被劉傑掏出彈子，打中門面，周湘帆登時跌於馬下，劉傑回馬來搶，早被我軍救回去。了一枝梅見周湘帆受傷，不禁大怒，當下大叫一聲，舉起大刀，竭力向王文龍砍去，王文龍趕着躲閃，那坐下的馬，已被一枝梅砍了一刀，那馬負痛狂奔去。了一枝梅仍欲追趕，楊元帥在門旂下，看得親切，急令鳴金收軍，兩軍各自回營。一枝梅回到營中，急去周湘帆帳內看視，只見他臥在鋪上，呻吟不已。一枝梅又仔細將他面門受傷處看了一回，但見不紅不腫，只見紫黑色。一枝梅看罷，知道是中了藥彈，隨取丹藥給他敷上，以為必有效驗。那裏知劉傑這個藥彈，却與衆不同，是用毒藥鍛煉而成，平時不肯輕用，若遇萬分危急，才將此彈發出，只要打

中人，并不紅腫，只發紫黑色，人即昏迷不醒，到了七日，就要嗚呼，所以那些平常丹藥，也救不得的。一枝梅將丹藥給他敷上，一衆兄弟輪流看視，到了第二日，一枝梅以爲都要輕鬆少許，那裏曉得，仍然如此。一枝梅等心下着急，正欲設法解救，忽見小軍來報：「營外賊將王文龍指名將軍出去交戰，元帥下令將軍，即刻出馬。」一枝梅聽說，顧不得周湘帆，當下就披挂全齊，提刀上馬出營而去。這裏徐鳴皋等，也就吩咐小軍小心伏伺，一齊上馬出營觀陣去了。到得營外，早已兩邊立成陣勢，王文龍坐在馬上，耀武揚威，只索一枝梅出戰。一枝梅聽罷，那裏忍耐得住，即刻手舉大刀，一馬飛去，直向王文龍連肩帶背，如泰山壓頂，一刀砍下；王文龍見來勢甚猛，趕着將丈八長矛架住，二人搭上手，就大戰起來。一個似出山猛虎，一個似入海蛟龍，兩邊鼓角之聲，震撼得山搖地動；這一場大戰，只殺得飛沙撲面，塵土冲天，二人一來一往，戰了有四十個回合，只是不分勝負。我軍隊裏，却擱了徐鳴皋，大叫一聲：「賊將休得猖獗，我來取你狗命！」說着手執銀槍，飛馬過來，便刺賊隊中，見有人助戰，參將溫世保，也就飛起鋼刀，直殺過來，接着徐鳴皋，廝殺。徐鳴皋奮勇爭先，不遺餘力，殺到有十數個回合，忽然大叫一聲：「一槍刺去，正中溫世保馬頭，那馬登時豎立起來，將溫世保掀於馬下。徐鳴皋急急趕上一槍，正要結果性命，忽見迎面一個黑影兒飛到，徐鳴皋知道有暗器，趕着將頭一偏，躲避過去，不曾遭打，就在這個閃電穿針的工夫，溫世保已被賊隊中搶了過去。你道徐鳴皋看見那個黑影子，是件什麼暗器呢？在徐鳴皋固然知道，就是我做書的也知道，特恐看書的，不甚清楚，與其令看書的掩卷猜疑，何如我做書的，直截了當說出來，使看書的早爲明白，却原來這個黑影子，就是劉傑打周湘帆的那個彈子，劉傑在門旂之下，見溫世保的馬，被徐鳴皋一槍刺中馬頭，溫世保從馬上跌下，他便一馬飛出來救，又恐趕救不及，被徐鳴皋結果性命，因此急急的掏出彈子，直望徐鳴皋打來，實指望徐鳴皋也如周湘帆那樣，被他打中了一彈，那知徐鳴皋眼快讓過，就在這個工夫，劉傑一馬冲出，將溫世保救回本陣去了。徐鳴皋見溫世保已被人救去，復回身來助戰，王文龍那王文龍

乃是寶藩面前第一員猛將，雖有一枝梅徐鳴皋二人來戰，他却毫無懼怯，那一枝丈八長矛，不啻當年長坂坡張桓侯的利害。只見他架開刀格開槍，不但招架還要回刺，三個人在那戰場上，只殺得團團亂轉，兩邊小軍齊聲吶喊助威。楊一清在門旂下看見王文龍如此猛勇，也是暗暗喝采，自辰至午，戰了有兩個多時辰，不分勝負。王文龍見不能取勝，殺得性起，遂大叫一聲，先將一枝梅的刀，急急架開，順手就是一矛，直望徐鳴皋刺來，徐鳴皋冷不提防，躲讓不及，大腿上中了一矛，徐鳴皋撥轉馬頭，負着痛，并不回營，也趁王文龍出其不意，也刺他一槍，正中他的肩膀，王文龍不敢戀戰，撥馬逃回本陣去了。這裏徐鳴皋也鳴金收兵，與一枝梅回歸本陣，徐鳴皋回至本帳，將鎧甲卸下，用敷藥將腿上的創痕敷好，外用舊絹繫縛起來，幸喜受傷不重，楊元帥便命徐鳴皋好生養息，待槍傷全好，再行出戰。徐鳴皋卻不放心，周湘帆彈傷如何，便一齊來到周湘帆帳內，但見周湘帆仍睡在那裏昏迷不醒，日漸沉重，看看已有三日了。徐鳴皋等好生着急，知道這彈傷，非平常丹藥可治，楊元帥也焦急非常，不知用何丹藥可治。大家正在憂慮，無所措手，忽見有個小軍，到大帳內報道：「啓元帥現在營門外有個道士裝束，叫什麼鶴寄生，要見徐先鋒，有要緊話說，他已經進了營門，小的們恐他是個奸細，不准他進來，現在營外候示，請令定奪。」楊元帥聞言，即命徐先鋒來帳差官得令，即刻傳徐鳴皋來進大帳，楊元帥問道：「現在營外有什麼鶴寄生，要面會將軍，有要話說，不知將軍可認得此人否？」徐鳴皋一聽大喜，當即稟道：「啓元帥這鶴寄生是末將的師伯，他乃七劍十三俠中的道友，慣使飛劍，能在十里之外取人首級，前者趙王莊大破迷魂毒陣，他在那裏，今特來此，必有用意，還求元帥請他進來，或者就因周指揮面上受彈，傷勢甚沉重，特來醫治，亦未可知。」楊元帥聽說，即命請他進來，差官一面去請，楊元帥就一面下階迎接。少刻鶴寄生進來，楊元帥當即迎上，拱手說道：「不知高士駕臨，有失迎迓，望祈勿罪。」鶴寄生也將拱手答道：「山野匹夫，怎敢勞元帥的虎駕？」說着，楊元帥就將他迎入帳內，分賓主坐下。徐鳴皋等一衆英雄都上來見過禮，鶴寄生便對楊元帥

說道：「久仰元帥威名，如雷貫耳。今幸得見，實慰平生！」楊元帥說道：「本帥尸位素餐，毫無建立；今者奉旨提兵到此，全賴諸位將軍幫助之力，爲朝廷鋤惡除奸。前者聞得高士在趙王莊，因寧王潛謀不軌，且有妖人擺設迷魂陣，幸賴高士等仗義除妖，大破迷魂毒陣，使寧王喪胆，一心不敢遽行起事，則皆高士等上爲朝廷，下爲百姓。本帥實深欽佩，久與徐將軍談及，亟思一見芝顏，旋據徐將軍言及高士遨遊四海，無所定跡，至今猶以未見顏色爲憾，今幸惠臨，是慰平生之願了。」鷓寄生謙讓了一回，因問道：「周湘帆現在那裏，爲何不見前來？」楊元帥道：「周將軍昨爲賊將劉傑彈子打傷面門，日來頗覺沉重，雖經敷藥，毫無效驗，現在人事頗覺昏迷，本帥正感無所措手，今蒙高士遠臨，不識高士尚有靈藥，再可治否？」鷓寄生道：「便是貧道也爲周湘帆中彈而來，昨在天台，偶爾與傀儡生對弈，忽見玄貞子飛劍馳書，詳稱周湘帆被賊將劉傑用藥彈打傷面門，此彈非尋常丹藥可治，他這藥彈用毒藥鍛煉而成，只要打傷皮膚，並不紅腫，只發紫黑色，只要七日，毒氣攻心，雖神仙也不可治。玄貞子特命貧道用仙露明珠丹解救，故此貧道奉了玄貞子之命，特地趕來，現在既已昏迷，必須趕治纔是。就請元帥差徐將軍同貧道前去，一看如何。」楊元帥聞言大喜道：「難得高士可以解救，非特周將軍之幸，亦國家之幸也。本帥就陪高士一行。」鷓寄生道：「徐將軍帶領貧道前往足矣，何敢勞元帥玉趾。」楊元帥笑道：「高士尚能不遠千里而來，本帥不能奉陪，斷無此理。」說着，便站起身來，向鷓寄生道：「當得領道。」一面說，一面就抄在前面，領着鷓寄生到周湘帆帳內而去。不一會已到，楊元帥將鷓寄生護進，鷓寄生走到周湘帆臥處，先將他面色一看，只見滿臉發青，額角上有錢大一塊紫黑色的傷痕，又見他兩目緊閉，人事昏迷。鷓寄生便在身旁，取出一個小葫蘆來，將塞子拔出，倒出一粒丹丸，約有紅荳大小，摺在手中，令人取了一盞開水，將丹丸研開，給周湘帆灌下。不知周湘帆果救得活命否，下同分解。

第八十三回 鷓寄生力辭楊元帥 王文龍巧激一枝梅

話說鶴寄生將丹丸與周湘帆服下，不到兩刻，說也奇怪，只聽周湘帆腹內噠噠碌碌響了一陣，忽然翻轉身，向着床外口一張，哇的一聲，吐了許多黑水，登時清醒過來。二目睜開，但見鶴寄生坐在一旁，周湘帆一見，便開口問道：「師父你老人家，何時來的？」鶴寄生便將上頂的話，說了一遍，周湘帆才知自己的性命，多虧鶴寄生救活，登時便要下牀來叩謝。鶴寄生忙止道：「不可鬧此虛文，還須靜養三日，方可全愈服藥，你且臥下靜養，我們到外邊坐罷。」楊元帥也止住周湘帆不可勞動，周湘帆只得說了一聲再謝。楊元帥便留住王能李武在那裏照應，於是一同來到大帳，仍然分賓主坐下。楊元帥向鶴寄生致謝道：「周將軍多蒙解救，本帥實是銘感難忘。」鶴寄生讓道：「此乃貧道分內之事，何足挂齒，所幸周將軍現已無礙，貧道也不算虛此一走。」楊元帥便命設筵款待。鶴寄生再三辭謝道：「貧道向欲雲遊，就此告別，日後再會便了。」楊元帥道：「難得高士翩然而來，本帥東道未伸，那有款去之理。本帥還有一言奉告，方今干戈擾攘之秋，正志士有爲之日，叛王未獲，衆逆未擒，某識淺才疎，還乞高士不棄，以國家爲心，共圖逆賊，則國家幸甚，某之幸甚，高士何可惠然而來，幡然遽去呢？」鶴寄生道：「貧道疎懶性成，正如野鶴間雲，到處棲息，現在叛王氣數業已將終，得元帥與諸位將軍共力鋤奸，不日行將殄滅，惟叛王有個心腹的賊將，名喚周昂，現在尚未到來，不久必到，此人武藝高強，智謀深遠，將來到此，必有一番惡戰，那時元帥務要小心，然亦不過螢火之光也，斷不能成其大事，彼時自有人暗助元帥，生擒於他。爲今之計，貧道預存丹藥數粒，設有需用，可照貧道那樣治法，必然有救。貧道話盡於此，不敢再饒舌了，望元帥寬宥，即將放貧道出營，以遂本願。」說畢，就將丹藥取出，交於楊元帥收好，便即告辭。楊元帥道：「高士既如此，高尚某本不敢強留，惟東道未伸，務要屈留半日，聊盡地主之誼，其他斷不敢再拂雅意，不論高士尚蒙俯允否？」鶴寄生見楊元帥如此殷勤，便不再拂盛意，當下答應道：「既蒙元帥如此厚情，貧道當遵命便了。」楊元帥大喜，即刻命人擺出筵宴，大家痛飲了一回，俱各盡歡而散。鶴寄生也就於席散後，告辭出營去了。楊元帥等

入送出大營而別，再說寶藩見連日兩軍攻打，不分勝負，便與李智誠道：「似此相持，何日纔可得手？諸君有何妙計，不妨各抒所長，俾早日將楊一清這班匹夫置於死地，便可長驅大進，不然師老無功，如之奈何？」只見王文龍上前說道：「未將却有一計，明日可急急分兵兩枝，暗暗埋伏城外，未將便去挑戰，誘他前來攻打，即便力圖。」叛王說道：「將軍此計雖好，但敵軍慣用誘敵之計，恐不能瞞過他來，只便如何是好？」王文龍道：「王爺如以為然，即令分兵前去埋伏，未將明日若不能使敵人中計，願甘軍令。」寶藩大喜，遂即傳令薛文耀帶領一千撓戈矛，擒手，暗伏南門外，關帝廟內，只見城頭上號炮一響，便冲殺出來，圍住來將，務要合力擒捉，如違令者斬。又命魏光達帶領五百弓箭手，五百校刀手，在北門外雌雞坡埋伏，但聽城中砲響一聲，即便擁殺出來，刀梭手在前，弓箭手在後，以斷敵軍接應，務要奮力接殺，如違令者斬。薛文耀、魏光達得令而去。到了半夜，即將兩枝兵悄悄的偷出城來埋伏。次日王文龍便去索戰，一枝梅即披挂上馬，隨後楊元帥也率同各將一齊出來，內中只有周湘帆、徐鶴二人槍傷未曾全愈，其餘狄洪道、王能、李武、楊小舫、徐壽包行，恭皆披挂上馬，兩陣對圍，各射住陣脚。一枝梅手掄大刀，當先出馬，向王文龍罵道：「殺不退的逆賊，爾又前來送死麼？俺老爺今日若不將你擒住，劈尸萬段，以報徐先鋒一矛之仇，誓不回營！」說着，掄起大刀，冲殺過來。王文龍接着就殺，兩人交上手，戰有數十個回合，王文龍便虛刺一矛，撥馬便走。一枝梅暗想道：「這厮並無破綻，何詐敗去？其中必有詭計。」一枝梅便按兵不趕，大喊道：「逆賊，你之詭計，俺老爺已經識破，不足為奇，你敢再來對敵麼？」王文龍聞言，便拍馬跑回，口中亦大喊道：「匹夫，俺便與你對敵，又誰來怕你！」說着，就是一矛刺到一枝梅將刀格開，即便還他一刀，兩人搭上手，又戰了七八個回合，王文龍又走。一枝梅還是不趕。王文龍又撥馬回來，哈哈大笑道：「我道你有驚天動地之奇，出鬼入神之技，原來是個小胆的匹夫，我家王爺看錯了人，臨出陣時，王爺還要那樣諄囑，向我說道：『敵軍中惟有慕容貞一人不可輕敵。』自我看來，不過如三尺孩童，毫無知識，我不過將你作耍，試

驗你胆量如何，你便以我爲誘敵。連追也不敢追了。天下之事，得諸耳聞，實在不如目見。以此觀之，亦徒有虛名耳。」說罷，復大笑不止。一枝梅被他這幾句話一激，只氣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大叫一聲：「逆賊坐穩了，你休得出此大言看俺老爺就取你狗命，不必說你那些七零八落的殘兵，就是千軍萬馬，又何懼哉！俺老爺今日不將你碎尸萬段，誓不回營。」說着，把馬一拍，飛趕過去。王文龍見他趕來，心中大喜，暗道：「此番被我激上了！」當下便勒馬持矛大笑道：「好小子！」隔背砍去。王文龍急架上迎，一枝梅抖擻雄威，奮力廝殺，恨不得一刀就將王文龍砍爲兩段，方洩胸中之恨。爭奈王文龍武藝精通，槍法高妙，膂力過人，不能取勝。此時一枝梅殺得興起，一刀一刀直望賊營殺進，文龍暗喝呆，挺槍接住，又戰上三四十合。文龍撥馬又走，一枝梅緊緊趕上，王文龍且戰且走，一枝梅早已心中明白，知道他是誘敵之計，却不肯說出反齒話來，惹他取笑。只是一件明知前面有兵埋伏，居心又要在元帥面前顯顯自己的本領，偏向有埋伏的處所殺了去，足見自己胆量過人。因此一枝梅奮勇趕去，剛剛趕到城下，忽然王文龍不知去向，一枝梅便在馬上大罵，忽然抬頭一看，見寶藩在城頭上望下笑道：「來將莫非慕容貞麼？你知時務，卽早歸降，孤定然另眼看待，若仍不悟，可不能怪不放你生還了！」一枝梅大罵不止，只見寶藩在城頭上，將令旗一招，忽聽一聲砲響，一枝梅說聲不好，今番却中他計了。說着，兜轉馬頭，拍馬就走，纔過吊橋，只見四面八方，不知多少兵馬，團團擁殺過來。左有薛文耀，手執大刀，飛馬殺到；右有魏光達，手執長槍殺來。只聽一片喊殺之聲，皆道不要放走敵將呀！一枝梅與薛文耀、魏光達二人大戰不已，撇開刀架開槍，還要還刀去殺，真個如生龍活虎一般，被那一千長槍手，團團圍住，如似銅牆鐵壁。一枝梅左冲右突，只是不能殺出，忽然心生一計，從馬上直跌下來，一隻腳還掛在韉蹬上。薛文耀一見，以爲一枝梅受傷落馬，便搶上前想要一刀結果他性命，那裏曉得是個金蟬落馬計。一枝梅見他來得切近，出其不意，從馬腹下翻起一刀，直向薛文耀揮去。薛文耀那裏提防，竟被一枝梅一刀揮爲兩段，落下馬來。一枝梅復將身子向上一縮，又

上馬大殺起來。畢竟一枝梅如何出得重圍，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李智誠獻書詐降 楊元帥運籌決勝

話說一枝梅用了金蟬落馬計，殺死薛文耀，復又跳上馬，與賊兵廝殺，掄動鑕鐵大砍刀，便如砍瓜切菜一般，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那些賊兵碰着的，皆作無頭之鬼。魏卷達也中了一刀，不敢戀戰，急急逃出重圍走了。王文龍見了光達敗走，薛文耀被殺，他便奮身又殺進來。一枝梅見了王文龍，恨不能生咬其肉，又舞動大砍刀，與王文龍對敵起來。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忽見賊兵紛紛倒退，沖進兩騎馬來。一枝梅瞥眼看見包行恭徐壽殺到，一枝梅在馬上大喊：「速來殺賊，我們可奮勇去搶城！」說着，只見包行恭徐壽那三把刀，真是神出鬼沒，殺個不了。三人便會合一處，大殺起來。王文龍見勢不好，死力接戰，又被包行恭等三人圍住，不能脫身。那些賊兵，又紛紛退下了去，只站得遠遠的，在那裏吶喊。真藩在城頭上，遠遠看見王文龍反被敵人圍住，廝逃，急令溫世保高銘孫康劉傑出來接應。王文龍正在危急，幸虧溫世保等殺出城來，將他救出重圍。一枝梅等三人又趕殺了一陣，這纔鳴金收軍。只一場惡戰，只殺得尸如山積，血流成河。一枝梅大獲全勝，掌了得勝鼓回營。當下楊元帥代他三人記了功，便令各回本帳安歇不表。且說王文龍大敗而回，見了真藩，好不羞恥。計點兵丁，已傷了十分之七。王文龍因此大敗了一陣，便欲自刎。真藩忙攔道：「今日之敗，非將軍之過也。實在敵人勇猛過人，難於取勝。爲今之計，怎麼設個法兒，纔可將敵人打退呢？」楊一清一日不死，孤一日難安。李智誠在旁說道：「主公放心，某有一計，管教主公穩據鞏昌，楊一清束手待縛矣。」真藩道：「軍師有何妙計，便請見教。」李智誠道：「今日雖大敗一陣，其計即出於此。某明日便遣書詐降，暗約楊一清裏應外合，再以利害說之，他必深信無疑。等他前來攻城，那時可出奇兵，將他擒住。主將既已遭擒，衆將尙何足慮。然後再另設計圖之，大事可

定矣！賓藩聽罷大喜，隨即將書寫好，差了心腹小軍前去投遞。此時業已天晚，那小軍急急出城，跑到大營，先與守營官說明原委，守營官進帳，與元帥稟道：「今有城中守軍前來投書，云有機密事面稟。」楊元帥聞言，即令傳他進來，守營官退下，走到營門外，將投書的小軍帶了進去。那小軍一見元帥，便跪在下面，口中說道：「小人奉了軍師之命，前來下書，求元帥觀看，萬萬不可洩漏。」元帥道：「書在那裏，可呈上來。」那小軍便在身邊掏出，呈遞上去，楊元帥將書拆開一看，只見上寫着道：

行軍參謀李智誠謹再拜上書於

楊大元帥足下，某以一介書生，本不敢心存異志，乃迫於叛王之勢，強爲參謀，明知畫虎不成，反受其害。今者軍麾蒞止，某早擬投誠部下，借贖前愆，惜未得其便，故不敢卒然趨前。日間一戰，已足令叛王喪胆，茲者各將，俱有退志，某敢佈微忱，明日三更，敢請大兵直擣，某當令心腹開城迎接，矛戈所指，叛王可擒矣。謹佈區區，聊當贖罪。如蒙傳諭，乞告來人，匆促倉皇，書不盡意。謹白。

楊元帥將書看過，便與來人說道：「你回去上覆你家軍師，就說書中之事，本帥已經知道，叫他切切不可誤約。」那小軍答應，是回城去了，到了城中，將楊元帥答應的話，說了一遍。李智誠與賓藩大喜，隨命魏光達帶了五百校刀手，埋伏於城裏面，但見楊一清進城，即便將他圍住，能活捉的更好，不能務要將他殺死，算你頭功。又命溫世保、高銘，各帶兵馬二千，暗暗出城，明日三更，等敵營各軍前來攻城，你便前去劫他的大寨，然後再回兵掩殺，不可有誤。又命孫康、劉傑，明日務要與敵軍混戰，先挫他的銳氣，諸將答應，各去預備。且說楊元帥自投書小軍去後，便傳齊衆將，併與張永議道：「今者敵人有降書獻來，暗約本帥，明夜三更前去攻城，李智誠即爲內應，諸將之意，以爲如何？」張永道：「此皆敵軍因屢次失利，明知叛王難成大事，故有此舉，元帥徑去如何？」徐鳴皋道：「老公公所見雖是，但某猶有慮者，其中必有詐降情事，因連日屢戰屢敗，將欲乘此機會，前來暗約，彼

必料我大勝之後，必有驕意；彼即乘此詐降，使我無疑，率兵前往；彼却陽爲內應，陰實欲於進城時，出其不意圖之。我欲信以爲實，誤中彼之計矣！不若將計就計，則鞏昌可唾手而得矣。不識元帥與老公公之意下如何？」楊元帥道：「徐將軍之言是也。某昨日已乘投書的小軍，暗約下他了。雖然如此，但需兩人預先進城，作爲內應，方可行事，不知那兩位將軍可願去一行？」當下一枝梅與包行恭二人齊聲應道：「末將願往！」楊元帥大喜道：「如慕容將軍與包將軍願去，大事成矣。」因與一枝梅包行恭二人道：「明日我軍前去挑戰，務要與敵軍混戰，就中搶他數名小軍，習營，當即將他號褂脫下，慕容將軍包將軍，即可隨時穿了其餘的號褂，即可隨時分給了心腹小軍穿上，各帶火種，暗藏兵刃，仍即時雜入在賊軍隊中，一齊混入城去，却暗暗的埋伏僻靜所在，吾料賊城裏面，必有埋伏，三更將近，即可就彼處放起火來，一面詐稱已得了此城，先亂他的軍心，一面便去開城放我軍直入，再乘此時，出其不意，將他領兵官殺了，使彼兵無主，自相亂錯，務要機密，不可有誤！」一枝梅與包行恭得令下去。元帥又道：「吾料賊軍明夜必來劫寨，狄將軍與楊將軍，可各分兵三千，在大寨兩邊埋伏，等賊軍到來，即便兩路殺出，大寨中務要預先讓空，使他來中我計！我料敵軍必以我之大寨空虛，出其不意，來劫我寨，狄將軍楊將軍務要小心，不可輕敵！」狄洪道：「楊小劬唯唯退下。」又命周湘帆王能李武三人說道：「你三位將軍，可各帶精兵二千，往來接應。」又命徐鳴皋徐壽二人說道：「兩位徐將軍，可隨本帥前去攻城。」徐鳴皋徐壽二人亦唯唯聽命。楊元帥吩咐已畢，各人俱皆大喜。張永在旁，亦贊揚道：「元帥如此運籌，其決勝疆場，必矣！」楊元帥道：「某料逆藩見鞏昌一失，必潛往蘭州去投周昂，能再得一人於蘭州要隘把守，逆藩經過該處，就彼處擒之，則大事可定矣。可惜徐慶尙在安化，某雖檄調回營，計算程途，尙有兩日就攔。」當下張永復又說道：「何不於往來接應這三枝兵內，分出一枝前去邀截呢？」楊元帥道：「老公公有所不知，這三枝兵雖爲往來接應，臨時還另有他用，故不便分開耳。」張永道：「元帥既另有別用，只好如此，但願逆藩明日就於城中擒住。」

最好，否則再作計議便了。」楊元帥吩咐已畢，各將退出，仍回本帳而去。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楊元帥即傳令各將披掛齊全，督令全隊前去挑戰。却好賓藩也是全身披掛，領着各賊將出得城來，兩陣對圓，楊元帥就於門旂下一馬沖出，向着賓藩故意罵道：「逆賊眼見你死在頭上，尚不知耶？」賓藩聞了此言，暗道：「楊一清你今番却中孤的妙計了，你死在頭上，并不知道，還要反笑孤來。」心中想罷，口中也就大罵起來，隨顧左右道：「你等今日可與那匹夫決一死戰！」只聽一聲答應，各賊將蜂擁而出，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一枝梅彈打魏光達 徐鳴皋槍挑王文龍

話說賓藩吩咐各將與楊元帥決一死戰，大家答應一聲，個個奮勇爭先，殺出陣來。這裏楊元帥也命各將一齊殺出，真個兵對兵，將對將，好一場混戰。一枝梅與包行恭二人早已搶得五六個賊兵回營去了。當即將賊兵一刀一個，全行殺死，將所穿號褂脫下，自己與包行恭二人穿換起來，其餘的號褂，即命心腹小軍趕著穿好，仍暗暗出了營門，雜入賊軍隊裏，復亂殺了一陣，只聽兩邊鳴金收軍。一枝梅與包行恭二人及心腹小軍，一齊混入城中去。到了城內，即在僻靜處所隱伏起來。等到天色已晚，便各處巡探了一回，果然東門月城內有五百校刀手在那裏埋伏。一枝梅包行恭及心腹的小軍，却暗暗藏在月城相近地方，只待三更將近，好去行事了。暫且按下。再說楊元帥回至大營，到了初更時分，即命狄洪道、楊小舫各帶精兵前去埋伏，又命細作探聽城中，如有兵暗暗出城，速行稟報，細作也答應前去。到了二更時分，細作來報：「城中已有兵馬暗暗出城，皆在西南兩門埋伏。」楊元帥聞報，又吩咐周帆湘道：「此去西南二里，有名槐樹灣，爾可率領所部，去往那裏埋伏，但聽寨中喊殺之聲，即便抄到帳後殺出，與狄洪道、楊小舫夾擊賊衆。」周帆得令而去，又命王能、李武道：「你二人率領所部，可去離此東南五里象鼻嘴埋伏，但聽城中連珠砲響，王能即率所部抄到鞏昌西門去殲殺逃走的賊衆，

如遇寶藩，務要生擒過來，不得有誤。李武可即率所部，趕到東門，往來接應；如遇逃回各兵，即攔殺上來，以斷其路，不得有誤。均在明早一齊進城。」王能李武得令而去，看看將近三更，一枝梅包行恭二人伏在城內，即將外面所穿的號衣脫去，又命那幾個心腹小軍，暗暗混入月城，以便接應。一枝梅便與包行恭穿著夜行衣，靠手執單刀，悄悄的走到月城外，一伏身混入月城，便將火種取出，就在營房上面放起火來。原來那些營房，皆是上覆茅草，見火就著，一連跳上數處，登時火焰騰空，照得各處一片通紅。那月城內埋伏的賊兵，一見就大喊救火，此時一枝梅所帶來心腹的小軍，見外面已放了火，也趁著雜亂之時，也取出火種，放起火來，裏外一片聲喧，皆喊救火。魏光達知道有變，即刻傳令各兵，不敢妄動，如妄動者立斬。此令纔傳下去，只見一枝梅包行恭飛舞單刀，不問情由，亂殺進來，那幾個心腹小軍，也就從月城裏殺出一枝梅大聲喊道：「爾等賊衆聽著，你家逆賊主去獻降書，我家元帥早已識破，現在城中已埋伏下數千精兵，西南門俱已奪開，大兵已進城了，爾等如果要命，可速速將逆賊擒來，還可免爾等一死！」一面喊，一面亂殺，那些賊兵聽見一枝梅這些言語，個個驚惶無措，便自相踐踏起來。又見各處火焰通紅，真不知城內埋伏多少入馬。此時包行恭已將東門奪開，正要殺出城去，只見那楊元帥大隊人馬已擁殺到來，走到城門邊，一聲砲響，所部各兵一齊響入進去。楊元帥坐在馬上，纔過月城，忽見魏光達手持長槍，迎面殺到，楊元帥說聲不好，正要躲讓，只見徐鳴皋的槍早已接住，就在月城外，大街上廝殺起來。正在難解難分，忽見魏光達手中的槍，拋落在地，徐鳴皋一見，登時一槍刺魏光達於馬下。你道魏光達的槍，好端端的，爲何拋落在地下，只是一枝梅遠見徐鳴皋保護元帥，不能急切取勝，遂暗中遠放一彈，打中魏光達的手腕，魏光達因此將手一鬆，故手中的槍，登時拋落於地，閉訴休表。再說寶藩正在帳中，端等魏光達的捷音，忽見小軍紛紛來報：「稟說各處火起。」寶藩已知有變，接著來報東門已被敵人打開，報事的尙未退出，又有來報魏光達已被敵人刺死。寶藩此時只嚇得驚惶無措，望着李智誠道：「事危矣，如之奈何！」

李智誠道：「主公可速速上馬，逃出城去，再作計議！」賓藩又不敢久待，登時飛身上馬，只帶着王文龍、孫康、劉傑三人保護前行，直望西門而走。此那楊元帥在城內，一面分兵令將餘火救熄，一面帶領徐鳴皋、徐壽、一枝梅、包行恭四人，分頭去擒賓藩等賊衆。先至鞏昌府搜尋一遍，杳無蹤跡，又去賊營內尋找，仍無下落。楊元帥知他已經逃走，即命徐鳴皋向西門追趕。一枝梅包行恭分向東北兩門追趕，只殺得滿城中百姓鬼哭神號，紛紛的攜兒挈女，向城外逃命。却說賓藩逃到西門，正欲出城，忽見小軍跑到馬前跪下說道：「稟大王西門是出去不來了，現在敵軍已在城外攔住去路。」賓藩聞言，即向北門而去，纔至北門，只見包行恭殺到，王文龍等一面保護賓藩，一面與包行恭接戰。包行恭奮勇當先，手舞雙刀，將孫康的右臂砍下一條，孫康負痛奪路向南而走。賓藩在馬上只嚇得魂飛魄散，帶着王文龍、劉傑、李智誠三人，也向南門倉皇逃走。正要前進，遠遠見徐鳴皋手執長槍，迎面殺到。王文龍一見，即向賓藩說道：「主公可急脫去外衣，跳下馬來，雜在亂民中趕緊走罷，遲則恐誤大事，未將當首先開路。」賓藩聞言，逃命要緊，那敢怠慢，即刻脫去外衣，跳下馬來，雜在亂民中與李智誠只望南門逃走。王文龍當先，劉傑斷後，走未移時，徐鳴皋已經殺到，王文龍接著死戰，劉傑在後也就上前來助王文龍，斷殺徐鳴皋，殺得興起，撥開王文龍的長矛，順手就是一槍，認定王文龍當胸刺到，王文龍心內一急，手略一慢，不曾招架得及，已被徐鳴皋一槍刺中胸膛，挑於馬下。回頭便向劉傑交戰，此時劉傑見王文龍已被一槍刺死，萬萬不敢再戰，只得拍馬狂奔，飛逃出城去了。所幸不曾受傷，出得城來，他也跳下了馬，脫去鎧甲，雜在百姓中，去尋賓藩。李智誠好容易尋了一會，方才尋到，此時天已將明，三個人便落荒而走，走得不知不覺，又不識蘭州，向那條路而去，看看天已明亮，只見前面有座古廟，三人走得實在困乏，便走到那古廟中暫爲歇息。正在喘息甫定，忽聽廟外人喊馬嘶，漸漸離廟門不遠，賓藩此時嚇得用手加額，望着李智誠道：「先生敵軍若再尋進廟來，我等頭顱皆難保矣！」李智誠亦大驚失色，因勉強說道：「主公勿憂，敵軍雖多，斷不能尋找至此。」劉傑也道：「如

果敵軍尋來，末將拚著一死，以保主公便了。」竇藩道：「將軍此言差矣！將軍雖勇如猛虎，無如手無寸鐵，奈何？」劉傑被他這句話提醒了，他也不覺恐怕起來。三人正在相對歎，忽見廟外走進兩個人來，大叫在此了，把我尋得好苦呀！竇藩一聞此言，真是三魂少去二魂，七魄只有一魄，只是坐在那裏發抖。還是劉傑向那二人一看，因大喊道：「溫將軍！高將軍！你二位爲何也到此地前去劫寨，難道也中了敵人的計麼？」溫世保、高銘二人齊聲答道：「一言難盡，險些兒連性命都沒有了！」瞥眼見著李智誠坐在旁邊，因指着恨道：「這才是我們軍師的妙計，要獻詐降書，算計人家前來，人家來是來了，却把我們趕出了，還要想令我們前去劫寨，人家的寨却不曾被我們劫得，我們鞏昌城，倒被人家劫去，這真是軍師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欲知李智誠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竇藩敗投蘭州城 鳴皋暫領鞏昌府

話說溫世保、高銘，尋到廟內，見了李智誠，將他責罵了一頓，只羞得李智誠慚愧無地。此時竇藩驚魂已定，見着溫世保、高銘二人，卽站起來，向著二人說道：「有累將軍大敗至此，皆孤一人之罪也。李先生非不盡心竭力，但未能知己知彼耳。」李智誠聽了此言，更覺立身不得，只得強忍著向大家謝罪道：「某一時見料不及，致累全軍覆沒，某實慚恨，然尚望主公與諸位將軍，念某並無他意，誤中詭計，隨後再竭力圖報，將功折罪便了。」竇藩等也無可如何，只索罷了。因又問溫世保、高銘二人道：「你們前去劫寨，怎麼也敗得如此而回？」溫世保道：「末將奉了軍師之命，各帶所部去城外埋伏，等到三更時候，便暗地趕到敵營，一聲喊，奮勇殺入，主公呀，殺是殺進去，進得大寨，但見燈火不明，毫無聲息，只聽帳外有隱隱啣枚疾走之聲，末將等知道不妙，趁着就要退去，那裏知道一聲炮響，伏兵齊出，左有狄洪道殺來，右有楊小舫殺來，也不知有多少人馬，將末將等團團圍住，猶

如銅牆鐵壁一般，左冲右突，只是不能殺出！好容易冲出重圍，向後帳敗走，不到半里，迎面又殺出一枝兵來，前後夾攻，末將等又死戰了一陣，死傷兵不計其數，直殺到四更以後，指望城內必有兵來接應，那裏曉得眼望穿，頸望斷了，連一個兵都不會來。末將那時心中，就更加驚慌了，暗想道：「難得城中真個以假成真了，不成，不然何以一枝兵不來接應呢？」正在那裏一面死戰，一面暗想，忽聽小軍喊道：「將軍我們速速奪路走罷，城池已被敵軍攻破了！」末將等一聞此言，只嚇得魂不附體，幾乎從馬上跌落下來，那時只得拚命殺出重圍，遂指望復殺進城，殺他個反風滅火，那裏知道離城不遠，忽然迎面殺出一枝兵來，末將等又與他死戰了一陣，正待奪路而走，後面的追兵又掩殺過來，那時末將等只得率領殘兵，奪路向西而走，幸虧敵軍不會追趕，沿途走來，只見紛紛斃殘的小軍，齊聲說道：「我們快逃命呀，主將等已被敵人殺死了，王爺又不知去向了！」末將等在馬上聽了此話，好生著急，心中暗想大約是微服雜在敗軍之中，逃出了城了，又想去此離蘭州不遠，一定是向蘭州而去，因此末將只奔此路，沿路探聽主公消息，或可遇見也未可知，方才走了土瓦岡，見了一起土人，末將等就問他，可曾見有從城內敗出來的人，躲在這麼地方？後來那一起土人，疑惑末將等是敵軍，便說道：「剛纔見有三四個人，躲在前面東嶽廟裏去的。」因此末將到此一看，果然主公在此，但是末將等身受重傷，此地也非久停之所，萬一敵軍趕來，那便如何是好？此去蘭州只有百里之遙，一日便可直抵，以末將等愚見，還是請主公速到蘭州，見了周將軍，再作計議，或再起大兵，來復鞏昌府，或去攻打他處便了。」實藩聞言，當下說道：「爲今之計，只有兩處可去，除蘭州而外，只有安化，但安化路途遙遠，不若仍是前去蘭州，較爲便當。」說著，即站起身來，同著李智誠、劉傑、高銘、溫世保四人，一齊走出廟門一看，見還有二三百名敗殘的小軍，并十數匹馬，實藩就挑了一匹馬，又叫劉傑、李智誠牽了兩匹馬過來，一齊上馬飛奔，直望蘭州進發。按下不表，再說楊元帥克復了鞏昌，當下命一枝梅等各處搜尋實藩，不見蹤跡，知道他已雜在敗軍中逃走了。一面吩咐將各處餘火救息，一面將

鞏昌府所有的倉庫，命人看守好了。楊元帥就在鞏昌府署暫且住下。一會子徐鳴皋前來繳令，向楊元帥說道：「末將奉命前去搜尋逆賊，不知去向。走至南門大街，却遇逆將王文龍逃走，被末將一鎗刺死，現在已割了首級在此，請令。」楊元帥復慰勞道：「將軍雖未擒着逆賊，而逆將王文龍已經刺死，魏光達亦爲將軍所刺，其功也就不小了。」徐鳴皋道：「魏光達被刺實非末將之功，係慕容貞暗助之力。」楊元帥道：「如何是慕容將軍之力？本帥到有些明白了。」徐鳴皋道：「若非慕容將軍打了他一彈，斷不能如此易擒，所以刺死魏光達，實慕容貞之功也。末將不敢冒功，還請元帥鑒諒。」楊元帥道：「若非將軍明白說出，不但本帥不能明白，還要屈慕容將軍，那時如何令人心服？將軍真乃忠直，可敬可敬！」正說之間，一枝梅包行恭、徐壽三人也前來繳令，皆道：「逆賊不曾擒獲得到，尙乞元帥恕罪。」楊元帥道：「某料逆賊已微服雜在敗軍之中逃去了，只好再作計議，諸位將軍且去外面歇息罷。」徐鳴皋四人答應退下。一會子狄洪道、楊小舫、周湘帆、王能、李武俱皆前來繳令，又有小軍抬了許多旗幟器械糧草，皆係賊兵之物。狄洪道道：「末將等無能，已被賊將死戰突圍而去了。今特前來請罪。」楊元帥道：「賊衆雖已逃脫，幸已克復鞏昌，即此一戰，已足令逆賊喪胆了，諸位將軍戰功卓著，俟將賊衆討平之後，回朝再請聖上加酬勳績，現在且去歇息罷。」洪道等大家退出。楊元帥又命人將張永接入城中，此時業已天明，楊元帥也略加歇息。一會兒又復起來，忙著出榜安民，又寫了表章，飛馳進京報信。又將倉庫檢點清楚，又命人將死的兵卒，又歸降的賊兵，暨所得旂幟器械，一一查明實數，又命徐鳴皋、一枝梅等，仍然各率所部駐札城外聽候，探明逆王下落，再行進兵。又命將城中受災的百姓，暨焚燬房屋，查明以便賑濟。諸事已畢，先行養兵三日，然後再行進剿。却好慶徐羅季芳已由安化回來，當下楊元帥即將徐慶喚至城內，問明一切，徐慶便細細將仇鉞所說的話稟告明白。楊元帥大喜，即命徐慶仍回本帳。這日探馬來報，逆藩竇藩與賊軍溫世保、高銘、劉傑、李智誠等，均已投向蘭州去了。楊元帥聞報，復聚衆將商議道：「逆賊現已投往

蘭州去了，本帥即日就要進兵前去征勦，惟此城不可一日無人鎮守，徐鳴皋老成諳練，擬留徐將軍暫權府事，不知衆意以爲何如？」張永便道：「元帥所見極是，留徐將軍鎮守此城，我等進兵，也可放心得下，鞏昌亦可保無意外之虞。」徐鳴皋聞言，即趕著謝道：「末將知識淺陋，萬不敢領此重任，還請元帥與老公公斟酌另留別人，末將仍隨元帥前往。」楊元帥道：「徐將軍之言差矣，本帥以將軍可托，故敢以重任托將軍，若將軍固執不受，是有意避重就輕了，竊爲將軍不取，况此城關係甚大，若無的實可托之人，本帥便不敢擅離此地，勢必待有人領此府事，然後纔能進兵，虛延時日，逆賊又何日可得討平呢？逆賊一日不平，則本帥一日不能奏捷，虛糜餉項，師老無功，縱聖上未必加罪，問心得毋自媿乎？有將軍權任府事，便可進兵直抵蘭州，惟期早日討平，上既免宵旰之憂，下亦避軍士之苦，將軍忠義素著，當亦有鑒於此，本帥之意已決，幸勿再辭！」徐鳴皋見楊元帥說出這番話來，不敢再有推讓，只得謝道：「末將蒙元帥如此錯愛，其實才疎識淺，俱不能勝，惟願元帥早建大功，鞏昌領事有人，則固未將之幸了。」楊元帥見徐鳴皋答應，甚是喜悅，便留三千人馬，與徐鳴皋守城，其餘帶赴蘭州，即日傳令拔隊起程，向蘭州進發，畢竟如何克復蘭州，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拒王師周昂設毒計 審奸細元帥探軍情

話說楊元帥將徐鳴皋留守鞏昌，即日拔隊，直望蘭州進發。在路行程，非止一日，已至蘭州境界，楊元帥即傳令離城三十里下寨，各營得令，當即放炮安營已畢，早有細作報入蘭州，宣藩即聚衆議道：「今楊一清又提兵到來，當以何策拒之，使他不能長驅直入？」當下周昂說道：「主公勿慮，末將早已設下計策，準備擒他便了。」宣藩道：「不知將軍有何妙計，可勝敵人？」周昂道：「今楊一清以戰勝之兵，直抵我境，彼必以爲戰無不克，攻無不利，末將即以此二意欺之，明日彼必來索戰，我兵只可敗不可勝，先驕其志，使彼毫不防備，然後城上虛設

旌旂若作棄城而走之狀；一面再密令細作扮作工人模樣，布散謠言，就說城中不足一千人馬，且皆老弱無用，誘彼前來攻城；第二日便詐稱主公等知勢不敵，已於夜間率領各將出城，輕騎間道潛投安化。敵軍雖聞此言，斷不敢輕信，必使細作進城探聽。主公等可急急移駐北城外十里玉泉營，屯紮未將再與溫將軍二人分兵前往東城外五里鳳尾坡埋伏，劉將軍高將軍二人亦即分兵前往西城外七里三家甸埋伏。一面飛檄調取仇鐵火速提兵前來，以厚兵力，等楊清一來取蘭州，即便放他大隊入城，然後我以大兵圍之。蘭州糧草本不豐足，我再將所有搬運出城，彼困城中，糧盡必死，此不戰而自勝也。」實藩聞言大喜，當即誇獎道：「將軍之計，可謂高。出蕭何遠勝諸葛矣。」於是密傳號令，使各營預備。又於營中挑選老弱小軍千餘名，以爲誘敵之用。諸事已畢，嵩等敵軍前來索戰不表。且說楊元帥安下大營，即聚衆商議道：「蘭州一城，本不難破，惟周昂智勇過人，謀略深遠，爾等衆位臨城時，務要小心，萬萬不可輕視。如違令者立斬。」衆將等唯唯聽令。暫息一日，次日即命各軍前赴城下討戰。當下衆將皆是全身披掛，隨著楊元帥齊赴陣場，只聽大炮三聲，出了營門，一字兒排開陣勢，直望蘭州城下而去。不一刻已至，楊元帥便命三軍列成隊伍，射住陣腳，當令一枝梅前去討戰。一枝梅答應，即便帶領精兵二千，飛馬跑至城下，大聲喊道：「爾等聽者，速報逆藩實藩知道，叫他早早開城納降受縛，倘再執迷抗拒，王師一旦大兵踏破城池，必致玉石不分，生靈塗炭，那時已是悔之無及。」話猶未完，只聽一聲炮響，城門開處，早冲出一枝兵來，當先馬上坐著一員大將，手執方天畫戟，一枝梅抬頭一看，但見他盔甲歪斜，身軀疲憊，滿臉的委頓之氣，再看前面那些兵丁，個個皆是老弱無能之輩，所有的旂幟器械，亦復東倒西歪，毫不整齊。一枝梅看罷，心中暗道：「聞周昂謀略兼人，智勇足備，今觀如此，只是一個卑不足道之輩，豈有如此老弱，可以敵得戰勝的王師？莫非此人不是周昂，不然其中或有詭計，倒要小心試驗他一陣。」正自暗想，忽聽馬上那員大將高聲說道：「來者何人，胆敢口出大言，目空一切，快快通過名來，待俺老爺前來擒你。」一枝梅見問，便大怒。

道：「逆賊聽了俺乃總督兵馬右都御史楊元帥麾下，行軍運糧都指揮，慕容貞老爺是也，你可是周昂？」那馬上賊將道：「既聞老爺大名，還不快下馬受縛！」一枝梅大怒，隨即飛舞鐵點鋼刀，沖殺過來，周昂即將畫戟接着，二人搭上手，便交戰起來。周昂故意不用力，獨自與一枝梅慢慢的廝殺，戰了不上十合，硬賣個破綻，虛刺一戟，撥馬就逃。回頭向一枝梅道：「俺老爺戰不過你，毋得追趕！」當即鳴金收軍，回至大營。楊元帥問道：「爾觀今日敵將之情形乎？」一枝梅道：「便是末將也甚疑惑，若以周昂而論，斷不如此軍械不明，隊伍不整，但與交戰，逆賊毫不着力，又不足十回，便自敗回本陣，莫非其中有詐麼？」楊元帥道：「以本帥觀之，其中必然有詐，某料逆將周昂，必然料我以戰勝之兵，來攻此城，一定內含驕意，毫不防備，彼特故示委頓，以誘我軍前去追趕，他再出奇兵勝之，此驕敵之法也！以後將軍出陣，務要小心預備，切不可中他們的計，慎之慎之！」一枝梅道：「元帥所見極是，末將等當臨陣時，格外謹慎，不叫中了他的計便了，但有一件，若是曠日持久，則蘭州何日可得呢？」楊元帥道：「本帥却有一計在此，明日可急急飛檄馳往安化，調取仇鉞，使他星夜前來，詐稱探悉賀藩敗退蘭州，擬兵前來助戰，賀藩必不疑慮，可於那時使仇鉞出其不意，以擒逆藩，逆藩一擒，周昂便不足慮了，我等亦可不戰而定矣！」一枝梅等皆道：「此言甚是高明，但遣何人前去？」楊元帥道：「說不得還要學徐將軍辛苦一，夙纔好。」徐慶答道：「末將願往。」羅季芳也便喊道：「末將願與徐慶兄弟同往。」徐慶正欲攔阻，楊元帥即阻道：「軍中毋得亂言，此行用你不著，你在軍中，本帥自有差遣，如違軍令，定按軍法從事。」羅季芳見元帥如此威嚴，也就不敢開口，只得唯唯退下。當下楊元帥即寫了書札，付與徐慶，飭令前去。表次日又命一枝梅前去討戰，周昂并未出戰，却換了劉傑出馬，在陣上亦戰未數合，仍然敗去，一枝梅也就收軍。第三日又去討戰，周昂出來，仍是如此，戰不上十合，又是敗回本陣，一枝梅仍不追趕，一連三日，皆是如此。一枝梅好不納悶，心中想道：「每日如此，那裏是衝鋒打仗，分明是兒戲，便戰上一年，蘭州總難克復！」到了夜間，忽然聽

得了各營中三個一，五個一起，唧唧嘆嘆說道：「我家元帥不曉得爲什麼那樣胆小，賊軍那樣委頓，皆是老弱之輩，要照在鞏昌的那樣併力與人家接仗，這幾日蘭州早已克復了，現在弄得戰又不戰，退又不退，不知是何緣故！」一枝梅聽了，也覺有理，忽然傳說大帳裏捉得奸細了，一枝梅聽說，便急急來到大帳，却好楊元帥已在那裏審問，但聽捉住的那人說道：「小的實在不是奸細，是城中的百姓，只因早晨出城，往小的親戚家去借貸些銀兩，買些柴米回城，那裏曉得不會遇見，又等了半日，纔趕回來，不意城門已關，不能進去，誤被元帥手下的人捉住，小的實是良民，並非奸細，可憐家中尚有老母妻子，元帥照奸細將小的殺了，小的一家數口，全行沒命，總要求元帥開恩，放了小的回城，那就積德不淺了！」說罷痛哭不已。楊元帥見了，也覺不是奸細，因問道：「爾既說是城中百姓，爾可知鞏藩部下共有多少兵馬？可實對本帥說明，或可饒汝一死，若有半字虛言，定即斬首示衆！」那細作道：「元帥既問，小的實不敢隱瞞，城中現有兵馬不足三千之數，而且皆是老弱之輩，據小的看來，安化王才來了幾日，却不會知他是什麼性格；若論那個周昂，終日奸淫婦女，不問軍事，城中的百姓實在受苦不淺，但凡人家稍有姿色的婦女，都不敢出來；若被周昂見了，便搶去奸淫，所以現在城中百姓，只望天兵到來，將周昂殺了，好符合城百姓除害，還有一層，這周昂以爲安化王重用他了，便肆無忌憚，無所不爲，卽如城中只有二三千人馬，他瞞安化王說有五六千，作日還傳聞安化王見他出陣的那枝兵，皆是老弱之輩，便問他爲何如此，他說：「什麼先以老弱的出去誘敵，然後再出了精兵，叫元帥中他的妙計。」偏生安化王相信他的話，不知是什麼緣故。」說罷便磕了個頭，仍然跪在帳下。畢竟楊元帥能否察出真情，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八回 楊元帥誤困蘭州 徐指揮踏翻賊寨

話說楊元帥聽了那細作一番言語，真是將信將疑，便令人將他先行監禁起來，俟本帥打聽明白，城中果是

如此，再去放他回城。下面答應，即將那個細作拖了下去。那細作還極口呼冤道：「說了真藩還是不放我回城，這不是白說了嗎？」一路叫冤，出了大帳，自有人將他收禁起來，不必細表。楊元帥當下即命人也扮着百姓，混入城中細細探聽。一夜無語，次日一早，便有小軍進帳報道：「頃有探子來探，口稱昨夜蘭州城上，已虛設旌旂，迎刁斗之聲，都不曾有，不知是何緣故？」楊元帥聽罷，即命探子再探。不一刻，又有小軍來報，口稱：「城內百姓紛紛出城，皆說逆賊昨夜三更時分，察知周昂所部之兵，不能濟事，又恐楊元帥兵前去圍城，不能抵敵，蘭州一破，必成齏粉，因此連夜叛王與賊將逃走，出城，向安化去了。現在城門毫無攔阻，聽憑百姓紛紛出來。」楊元帥聽了，更加疑惑。即令一枝梅包行，恭徐壽楊小舫四人，火速進城，細探的確，回來稟報。一枝梅等答應，即刻進城，細細打聽，到了嚮午時分，大家回來，皆說：「城中果然無一兵一卒，真藩等皆於昨夜三更時分，走出城去了。」楊元帥聽說，還不敢委決，因道：「周昂智謀深遠，斷不肯棄城而走，其中一定有詐，且待打聽的確，再行進城。」一面又使細作去城外各處細加探聽，有無理伏，打探了一日，復又回報，果無一兵一卒，實係安化去了。楊元帥聽罷，即便命大兵一齊進城，到了城中，又各處收尋，恐有埋伏，火藥之類，細細查了一遍，也果然絕無埋伏。楊元帥便將心放下，又命人將監禁的那人放了，不可冤屈百姓。楊元帥還不敢疎忽，仍命衆將嚴加防備，也算謹慎之及。那裏知道當下楊元帥進城之時，早有細作去報周昂，即將以上各情細說了一遍。周昂聞言大喜，道：「楊一清呀！任你這老匹夫深謀遠慮，今番也要中我的計了！」當下即吩咐各營，所有埋伏的精兵，務於兩日後，三更前去圍城，飛往蘭州圍城，不得有誤，如有稍形退後者，立即斬首，以正軍法！各營得令之後，俱各預備。兩日後，三更前去圍城，暫且不表。再說楊元帥在蘭州城中，看看又過了一日，並無動靜。那日衆將及各營守城軍士，俱有些懈怠起來。楊元帥見已過了兩日，毫無一點疑慮之處，暗料真藩與周昂等人，光景實因兵勢不敵，潛投安化去了。也就略為鬆懈，擬再停兵一日，仍然拔隊前往安化進攻。這日夜間，上至元帥下至小軍大半。

皆去，因臥不表，却說周昂各賊將等到了兩日後，三更時分，便一齊拔隊，直望蘭州而來。真個是啣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如風捲殘雲，不到兩三刻的功夫，全到蘭州城下。一聲砲響，鼓角齊鳴，喊吶之聲，震動天地。片刻間，到了一座蘭州城池，圍得鐵桶相似，真個是水洩不通。各賊兵齊聲笑罵道：「楊一清呀！你做什麼元帥！我家周將軍不過聊施小計，便將爾等統隊兵馬，圍在這蘭州城內了。看你怎麼出得此城？」不必說各賊軍笑罵不絕，且說楊元帥正在大帳打盹，忽聽城外一聲炮響，鼓角齊鳴，喊吶之聲，震動天地，猛然省悟道：「某之不明，致累三軍受苦了。此敵人鉤餌之計也。」正自悔悟，忽見各城門小軍紛紛來報道：「稟元帥！大事不好了。賊將已將此城圍得鐵桶相似，不知有多少兵馬，請令定奪。」楊元帥急急使令小軍飛速上城，如賊將前來攻打，可急將擂木砲石一齊打下。不可有誤。小軍得令，纔退出去。一枝梅等各進大帳，向元帥說道：「現在賊衆已將此城圍住，未將等愚見，可乘此時賊衆尙未大定，急急帶兵開城殺出，或可聊濟於萬一。若再遲延，賊衆再加兵前來，更加坐困了。」楊元帥聽了，向衆說道：「一將無能，三軍受累，某之不明，一至於此。密位將軍，既願決戰，只是好極了，但恐不能突出重圍，只便如何是好？」衆將道：「未將等願與決一死戰，幸而有成，則固大幸；否則再作計議便了。」楊元帥聽罷，即命衆將合力攻打西門。衆將得令，遂即率兵開城併力殺出，但聽賊營中旂幟密布，毫無間隙可攻。衆將看了一遍，也不管他銅牆鐵壁，便一聲吶喊，如天崩地裂一般，合力沖殺過來，掄刀就砍，舉鎗便刺，雖殺得那些賊兵神號鬼哭，還是不走。蜂擁圍上來，殺了一層，還有一層。衆將左衝右突，奮力死戰，只見殺到東，賊兵圍到東，殺到西，賊兵圍到西，自辰至酉，整整殺了一日，總不能殺出重圍。賊兵雖打傷不少，却無一人退後，好似愈殺愈多。一枝梅不但俱受微傷，也覺異常困乏，只得仍退回城。楊元帥見了衆將好生嘆息，便命各將且去安歇，再作計議便了。過了一日，楊元帥又聚集衆將商議道：「賊軍圍困甚是危急，本師之意，今日擬用聲東擊西之法，再去力戰一陣，幸而能成，則固三軍之幸。若再攻打不出，本帥惟有一死，上報朝廷，下

懣三軍之苦。張永道：「元帥此言差矣！敵軍圍城，不過兩日，元帥何得遽存輕生之意？萬一元帥有了意見，不但逆賊無人征討，上負朝廷付托之重，就是衆將及三軍等就窮無所歸了。元帥還請三思，總望以朝廷三軍爲重，則國家幸甚！三軍幸甚！」楊元帥聽罷，便悄悄與張永附耳說道：「老公公你有所不知，城內不足十日之糧，若十日之內，殺退賊兵，還不妨事，倘若不然，必有內變，即無內變，則三軍又將誰食？某所以急不可緩者，正爲此耳。」張永道：「雖然如此，即以今日計算，尚有八日，安知這八日之中，不可退敵軍麼？今日卽照這聲東擊西之法，仗諸位將軍之力，且去再戰一陣，或者人定勝天，也未可料。設再不能成功，再另設法，好在徐將軍尚在安化，計日也諒可回，說不定仇鉞也會提兵到此，那時何患賊衆不能退乎？」各將聽說，皆道：「老公公之言甚是有理，元帥請寬心，末將等情願死力出城攻打。」楊元帥道：「雖承衆將軍同心一德，但某實在抱慚無地了。」衆將道：「末將等感元帥大恩，雖肝腦塗地，也不足報於萬一，而况衝鋒打仗，皆末將等分內之事，元帥切不可顧惜，但願早出突圍，討平逆賊，就是末將等之幸了。」說着，大家告退出去，各歸本帳，又將所部各軍，勉勵一番。幸喜軍心甚固，小軍等皆道：「蒙將軍看待，願效死力。」各將大喜，隨卽分兵前往，一枝梅帶領三千人馬，獨出西城，攻打賊衆，却是虛張聲勢，其餘狄洪道等，却暗暗攻南北兩門，城外賊衆，且說一枝梅出了西門，一聲吶喊，直前攻入賊圍，刀鎗並舉，劍戟齊施，左衝右突，奮力攻殺，那些賊兵，仍然奮勇圍將上來，合力死戰，真是愈圍愈厚。狄洪道等也在南北兩門城外併力死戰，總不能殺出重圍。一枝梅果然驍勇，怎禁得賊兵死戰不退，看看已抵敵不住，却待回城，忽見賊兵後隊漸漸退下去，警眼間只見一人手舞雙刀，飛馬殺進，只可憐那些賊兵，碰着的不是頭開，便是腦碎，其中只聽得齊聲喊道：「我們快些讓呀！這位將軍是從天殺下來的呀！碰着的就要送命了呀！」只聽一片聲喧，紛紛讓開一條大路，那些賊兵，卽自相踐踏，死的也不計其數。一枝梅再仔細一看，見是徐慶，不覺喜望出外，也就抖擻精神，殺了出去。畢竟如何殺出重圍，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上密書元帥得消息 托疾病游擊設奇謀

話說一枝梅攻打西門外賊衆，正在將要抵敵不住，却待率衆回城，忽見賊兵後隊紛紛望下倒退，殺進一個人來，手舞雙刀，殺得那些賊兵一片聲喧，人頭滾滾，倏忽間已讓開一條大路，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一枝梅再仔細一看，見是徐慶，不禁喜出望外，也就抖擻了精神，將鑕鐵鋼刀向後一揮，那些所部兵丁一個個精神百倍，吶喊一聲，奮勇直前，隨着一枝梅殺了出去。接着徐慶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楊元帥在城上看得真切，一見徐慶殺入，一枝梅又接着殺出，不覺大喜，也就飛令狄洪道等人一齊殺出城來。諸公請教這一起生力軍，一齊殺出城來，又兼狄洪道等人，個個武藝精通，本領出衆，周昂等雖再勇猛，敵軍只不過四五員猛將，我軍倒有十位英雄，已是寡不敵衆，而况狄洪道等十人皆是死戰不退的人，一得了勢，自然是生龍活虎一般，誰可抵敵？閑話休表，且說周昂正在那裏指揮賊衆，一見所部各軍紛紛倒退，雖是軍令森嚴，當此各要性命之時，怎樣禁止得住？也只好不戰自退。劉傑正遇着徐慶，被徐慶一刀砍爲兩段，溫世保被羅季芳一鎗也刺於馬下，高銘被狄洪道砍了一刀，幸虧跑得快，不過身受重傷，不然也結果了性命。周昂見衆兵死的死，傷的傷，獨力何能抵敵，也只好率領敗殘兵卒，逃往玉泉營，與賓藩合兵一處去了。這裏一枝梅等六位英雄，大獲全勝，所得賊衆兵馬器械糧草，不計其數，當下一齊進城，楊元帥與張永親自出城迎接，當即安慰了一番，同至大帳。徐慶即稟道：「末將奉令前去安化，潛入縣城，親見仇賊，說明原委，彼時仇將過已接到了賓藩，僞檄飭令飛速提兵到此，仇賊屬令末將上覆元帥，請元帥寬心，他即日也就提兵來到此地，那時便見機行事，斷不有誤大事。」楊元帥大喜，當日大排筵宴，與衆將慶功，并殺牛羊，犒賞三軍，衆將俱各盡歡而散，這且不表。且說賓藩正在玉泉營坐聽捷報，忽見周昂大敗而回，當下這一吃驚，非同小可，便問周昂道：「如何敗得這樣光景？」周昂便將以上各情

備細說了一遍，賓藩大恨道：「孤自出兵以來，戰無不克，攻無不取，所至之處，皆望風而降，不料楊一清這個老匹夫，一來就把孤家敗得如此模樣，損兵折將，所有精華全盡於此，這便如何是好？」周昂道：「現在只有一法，惟俟仇鉞到來，再與他決一死戰，勝則好極，不勝再作計議。」且仇鉞旦暮也該到此，計算時日，明日一定要到，主公請暫放宽心，且等仇鉞來此，大家再爲合計便了。」賓藩沒法，只得權在玉泉營暫駐，等到仇鉞提兵到來，又等了兩日，却好探子來報道：「安化營游擊仇將軍親提精兵三萬，星夜前來，明日晌午即可到此了。」賓藩聞言大喜，即命李智誠迎接上去，李智誠那敢怠慢，即刻上馬飛奔去了。走了半日，方纔迎到仇鉞的前隊，李智誠便差人去報，前來慰勞。仇鉞聞說，即飭令小軍傳報，現因感冒風寒，不便見客，但問安化王大營現在駐紮何處，連日兩軍勝敗如何？小軍飛馬到了前隊，將仇鉞的備細告訴了李智誠，又問安化王駐紮處所，及兩軍勝負情形。李智誠便告知小軍道：「安化王現住蘭州北門外玉泉營，前日與楊一清一陣，敗得全軍覆沒，現在專等仇將軍前來計議報復，你告知仇將軍，就說：「王爺立時前去便了。」」說罷，李智誠仍然飛馬玉泉營而去。這裏的小軍，也就將李智誠的話回報了仇鉞。李智誠趕回玉泉營中，這賓藩聽說，便與周昂說道：「仇鉞又感冒風寒，即便大軍前來，也斷不能帶病出戰，如此挫頓，只是從那裏說起？」周昂道：「仇鉞雖然有病，不過是感冒風寒，一兩日也就可以告愈，主公到不必以此爲慮，且等他明日到來，未將便先到營中商議妥當，一俟他告愈，即可出兵了。」賓藩道：「仇鉞明日一到，就煩將軍前去一走，究竟如何計議，好使孤早爲放心。」周昂答應退下，接下慢表。且說仇鉞聞知楊一清大勝，即刻寫了密書，專差心腹送往蘭州投遞。楊元帥接着仇鉞密書，登時拆開觀看，見上面寫道：

游擊將軍仇鉞謹再拜頓首，上書於
楊大元帥麾下某前奉

賜函，謹將各節，已由徐將軍轉呈。

聽聽當邀。

鑿及昨者馳抵周家崗，有僞參謀李智誠，即赴卑營，據稱係奉安化王前來慰勞，某當即托疾未見，但將兩軍情形略問大概，據李某覆稱安化全軍覆沒，立盼某星夜馳往，計議報復，作背城一戰，某聞之額頰者再足見。

老戎戎智謀足備，使逆藩不敢輕視，從此寒心上尊。

國家磐石之安，下拯生靈塗炭之苦，某望風引領，敢不佩服。惟逆藩一日不獲，則某等一日不安，即逆藩左右，亦一日不能俯首帖耳。爲今之計，某明日即可馳抵玉泉，仍以患病爲辭，託病不出，逆藩知某抱病而又急於星火，必使左右心腹前來問計，某當於彼時暗伏武士，先將其心腹殺卻，然後輕騎出營，直達逆藩大帳，出其不意，就帳中執縛之，送投。

麾下聽候處置區區之忱，用敢密布，仇鉞頓首。

楊元帥接書看畢，撫掌大喜道：「雖得仇將軍如此深謀，國家之幸也。有此一舉，實藩擒之必矣。」當將來書遞與張永看視，張永看畢，也是大喜。這日仇鉞行抵玉泉營，安下營寨。一面密令心腹武士道：「爾等於帳後埋伏妥當，但聽呻吟之聲，即便出帳擒獲賊將，不得有誤。」心腹軍士得令而去。一面使人前去寅藩大營報道：「將軍患疾未愈，不能出營。」當有小軍報入帳去，與藩聞仇鉞已到，甚是歡喜，但聞患疾未愈，不能出營，少有不樂，當即向周昂道：「將軍可至仇鉞營中一走，就說孤聞他患病，甚是放心不下，特差將軍前去問視，然後再將孤大敗之後，日望他前來報復，連日急於星火，今既到此，却又不料抱病未能出營，但宜如何設計之處。」一洒孤家覆敗之恥，願代孤早與將軍計議，以便先期預備，俟他一經病愈，即可作背城一戰，以復前仇。將軍與仇鉞計

議之後，卽望火速來營，使孤家早早放心，千萬勿誤。」周昂唯唯答應，當卽飛身上馬，直望仇鉞大營而去。不一刻已到，當令巡門小軍，傳報進去，那小軍聞說，回報道：「現在主將因感疾甚重，未便見客，還請將軍明日再來。」周昂又望那小軍說道：「爾可進去告知你家主將，就說周某復奉安化王爺之命，前來有機密事，與他商議，就使抱病不能出帳，雖臥帳之內，也可談心，爾速去通報。」那小軍這纔走了進去，畢竟周昂見了仇鉞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輕騎飛來叛王受縛 諸城克復元帥班師

話說小軍通報進去，不一刻出來，望周昂說道：「仇將軍現已偃息在床，不能遠迎；既是將軍奉了王爺之命，有機密事面議，便請將軍進去面談。」周昂聞說，卽昂然直入，到了後帳，有小軍傳報，周昂進裏面坐下，但見仇鉞身蓋棉被，蒙頭而臥。周昂便近前問道：「仇將軍別來許久了，王爺聞得將軍欠安，實是放心不下，使某特地前來問視，不識將軍近日如何，可稍愈否？」仇鉞見問，慢慢將頭伸出，低聲說道：「怨某抱病在身，不能遠迎，抱罪之至。某自前日中途感冒，日來愈覺沉重，但覺心神煩擾，日夜不安，究竟不識是何病症，還請將軍於王爺前代爲告罪。俟某一經稍愈，卽便馳往謝罪請安。惟近日兩軍勝負情形，前日匆匆不曾細問，還望將軍備細言之。」周昂見問，當卽答道：「便是王爺也爲此事，特差某親來問計。」因將以上大敗情形，說了一遍，隨又說道：「似此全軍覆沒，王爺急思報復，一洒前恥，但現在既無良將，又乏精兵，則報復前仇，惟在將軍掌握之上，不識將軍當以何策破之，願卽賜教，以便覆命。」仇鉞聞言，因卽長歎說道：「大事去矣，爲之奈何？」說了這兩句話，便自長歎不已。周昂方欲再問，只見帳後伏兵猝然齊出，各執利刃，直撲周昂。周昂欲回拒敵，已來不及，登時被亂刀砍死。此時仇鉞早已下牀，見周昂已死，卽刻命人備馬，當有小軍將馬牽過，仇鉞卽撥了五百名精銳，各執短

刀飛身上馬，手持一桿爛銀槍，直望竇藩大帳風捲而來。一到了玉泉營，也不通報，帶着五百名精銳，一馬當先，飛馳入帳，大叫：「逆王何在，快快出來受縛！」一言未畢，那五百名精銳，吶一聲喊，團團將一座後牆圍繞起來。仇鉞跳下馬，棄了手中鎗，拔出腰間所佩寶劍，直入內帳，搜尋竇藩。此時竇藩疑惑敵軍殺進，已是嚇得魂不附體，在那裏亂叫：「一見仇鉞進來，又疑惑他前來保護，當下便大聲喊道：『仇將軍速來保孤性命！』仇鉞聞言，暗暗罵道：「好逆賊，死在頭上，尚自做夢耶！」也就應聲答道：『來也。』說着飛身進前，一伸手便將竇藩擄了過來，望地下一擲，喝令左右，將這逆賊綁了。小軍答應那敢怠慢，立刻上前綁好。竇藩見如此光景，向着仇鉞哀哀說道：『將軍何故如此？孤不會薄待於你，何至恩將仇報耶？』仇鉞道：『你雖不會薄待於我，我也曾歷勸你來，爭奈你不聽良言，但思謀叛，朝廷又何曾薄待於汝，身為藩邸，世受國恩，不思體國公忠，反自圖謀不軌，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爾尚有何言，敢自強辨耶？』竇藩聽了此言，長歎一聲道：『罷了罷了，吾不料今日爲汝所算，抑亦自取之咎也。』說罷，閉目不語。仇鉞當下見竇藩已經捉住，復到帳外大聲喝道：『爾等各軍聽著，逆王今已被獲，爾等誰無父母，誰無妻子，若及早歸降，尚可免爾等一死，情願從軍者，歸入本將軍部下，聽候調遣，爲朝廷忠義之兵；其有不願從軍者，准其各回原籍，仍爲良民。倘再執迷不悟，本將軍劍下，是斷不容情的。』話猶未畢，只見那些敗殘的兵卒，一殺跪下，大聲說道：『蒙將軍大恩，賜我等不死，皆情願歸入部下，聽候調遣，永遠不敢再生異心。』仇鉞見各軍情願歸降，也就好言安撫了一遍，喝令退下。各軍歡聲雷動，齊立起來。仇鉞正要命小軍將竇藩抬往軍中，忽見李智誠膝行而來，走到面前，也求仇鉞收入部下。仇鉞聞言哈哈大笑道：『逆王如此，皆足下之功也，某不才，不敢越分，以留足下，且無卑禮厚幣，以禮足下，今既荷蒙不棄，某無他物，以隆報施，惟有這所佩寶劍，可以奉贈，聊當瓊瑤。』李智誠聞言，知已不妙，仍自哀求說：『將軍幸免一死，某當結草啣環，以報大德。』仇鉞連聽也不聽，即掣出佩劍，揮爲兩段。竇藩在旁睜開兩眼一看，只嚇得昏暈過去。仇鉞即命人將

李智誠掩埋罷了，又命將合營所有的糧草軍械，均查點清楚，裝載已畢，一同實藩押運入城。不一刻已到城下，仇鉞騎在馬上，高聲喊道：『煩守城將軍到元帥前通報一聲，就說游擊仇鉞已將逆藩實藩擒獲，并所有糧草器械一齊親自押運前來獻納，望即開城。』守城將士聞說，便在城上望下一看，果見綁縛着一人，後面還有許多車輛，百十名小軍在那裏押運。守城官看畢，當在城上望下說道：『仇將軍請稍待，即刻去稟元帥便了。』仇鉞答應在城外等候。守城官即刻飛跑下城去，大帳裏報楊元帥聞得仇鉞已將實藩擒獲，押解前來，好不歡喜。當即傳齊衆將，并約同張永一齊出迎城外。到了城門，楊元帥即笑聲說道：『仇將軍請了。』仇鉞見楊元帥率領衆將親自出迎，趕即跳下馬來，躬身謝道：『末將何德，何敢勞元帥台駕，使末將罪無可遁了。』楊元帥道：『仇將軍討賊之功，便是朝廷尙嘉其績，况某同爲朝廷之臣，敢不恭敬將軍，惟未能遠迎，尙覺抱歉耳。』說着，即與仇鉞並馬入城，到了大帳，楊元帥邀入，又令仇鉞與張永相見，暨與衆將招呼已畢，便分賓主坐定。張永即向仇鉞說道：『將軍討賊擒王，上分宵旰之憂，下救生靈之苦，某等實深感佩，俟回朝之日，再當與聖上前保奏便了。』仇鉞道：『豈敢豈敢爲臣盡忠爲子盡孝，此皆分內之事，荷蒙獎賞，深汗顏。』張永又謙遜了一回，仇鉞又道：『今者逆王已獲，應如何處治之法，還請元帥定奪。』楊元帥道：『既已押解到營，在某之意，似應押解到京，聽候聖上作主，究竟名正言順，不識老公公之意，以爲何如。』張永道：『元帥之言，甚是光明正大，卽如尊意便了。』楊元帥卽命將實藩推解進來，楊元帥問了他一遍道：『你到此有何話說，不想上報朝廷厚恩，反要潛謀不軌，今已被捉，尙復何尤。本帥看你有何面目去見聖上。』實藩便罵道：『老匹夫可恥孰甚。』張永在旁大怒，便要來打，楊元帥道：『老公公何必爲野蠻作惱，他不過無話可說，借此解嘲耳。』張永怒猶未息，楊元帥卽命衆將，將他打入囚車，監禁嚴加看守，聽候押解進京。當下衆將答應一聲，即刻將實藩拖到後帳，打入囚車去了。只裏仇鉞，又將所得器械糧草，一一獻上，交納清楚，楊元帥命軍政官收入。當日又大排筵宴，犒賞三軍，并

留仇鉞在帳宴飲，俱各盡歡而散。當晚楊元帥即飛摺進京報捷。次日楊元帥與張永又去仇鉞營中慰勞，仇鉞便留元帥張永在營筵宴，席間元帥便談及階州各州縣府尚未平定，仇鉞道：「此不消元帥費心，未將已籌之熟矣。」階州守將武方肅與末將有素，但須未將一紙草書，備言利害，彼必望風來降。階州一定，其餘各屬自不戰而定矣。」元帥大喜，即命仇鉞作書，差人投往筵宴，已畢。元帥張永仍回蘭州，坐待各處消息。不待半月，各路皆定，馳書來降。楊元帥傳令一面仇鉞仍在安化鎮守，一面傳令各營準備三日後班師。復又寫了表章，具奏各路皆平，并報班師日期。却好鞏昌府已奉旨派有人去徐鳴皋，也即卸事，馳抵蘭州。大家接着，甚是歡喜。到了第三日，楊元帥即命拔隊起程。一枝梅與徐慶二人，押着竇藩的囚車，隨着大隊，只聽三聲炮響，元帥班師出得城來，一路浩浩蕩蕩，直望京城而去。真是鞭敲金鑼響，人唱凱歌還。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七
三
卷上 第九十四

二九



七劍十三俠

訂正改編

長篇歷史小說

董錦

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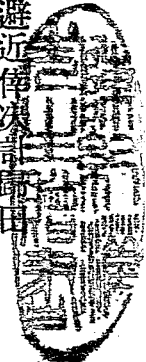


3 2285 3199 6

新式
標點
七劍十三俠 卷下

第九十一回 平逆藩論功受賞

避近俸漢詩歸



却說楊元帥班師回京，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日已到了京城，當將大隊人馬扎往城外，次日天明，楊元帥張永便率領徐鳴皋等十位英雄進城，覆命當有黃門官啓進去，却好武宗早朝未罷，見說楊一清已班師回來，即刻宣召進見。黃門官傳旨出來，楊一清張永二人，即便帶領徐鳴皋等人入朝見駕。到了金殿，楊一清等皆即俯伏金階，山呼已畢，武宗欽賜平身。大家又謝了恩，方才歸班，站立一旁。武宗先溫諭了一回，然後將討賊情形問了一遍。楊一清細細奏呈上聽，并云：「逆藩安化王，現已押解來京，伏候主上發落。」武宗聞奏，即命將逆藩送交刑部監禁，候旨處決。張永又將楊一清如何勤勞，徐鳴皋等如何奮勇，仇鉞如何設計討賊，非破格獎賞，不足以酬功績，奏了一遍。武宗聞奏，大悅，當下即封楊一清，面賜加爲吏部尙書，兼授武英殿大學士，仇鉞着傳旨加封威寧伯，徐鳴皋等皆封將軍，俟後有功，再加升賞。各人謝恩已畢，武宗又傳旨着撥庫銀三萬兩，爲犒軍之用。所有隨征各軍，即着徐鳴皋暫行統帶。楊一清著卽入閣，兼管吏部事務。楊一清與徐鳴皋復出班謝恩。武宗退朝，各官也卽朝散。次日武宗下旨，賞藩着卽斬首示衆。由此逆賊既平，朝廷便太平無事，又兼楊一清入閣問事，更覺內外嚴肅，君臣一體，同心共治，天下太平，按下不表。且說宸濠自七子十三生十二位英雄，破了余半仙的迷魂陣，宸濠雖稍爲斂迹，但那謀叛之心，却未嘗一日未忘。接著又探聽得楊一清討平逆藩，實徐鳴皋等皆爲朝廷所用，因此不敢倉卒舉兵，只是潛蓄叛黨，以待時日。這且不表。且說張永自跟楊一清討平逆藩，武宗卽寵倖非常，由此日與江彬用事。江彬欲攘永權，累導武宗遠游，武宗爲彬所惑，於是巡幸不時，又兼義子錢

391321

124
1242.48
17
12

寧用事，朝政幾又濁亂。會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宮災，八月，京師地震，十二年夏，京師大旱。楊一清既入閣問事，見此連年災異，不敢隱忍，巡幸不時，朝臣屢諫不聽，不得已上疏奏陳時政，譏切錢寧、江彬、近倖等人。錢寧、江彬切齒痛恨。江彬因說道：「楊一清這老匹夫，如此可恨，怎得設個法兒，將這老匹夫趕出，我等方可爲所欲爲。」錢寧道：「這却不難，只如此如此，包管那老匹夫，不久就要見罪於聖上了。」過了兩日，果有優人造成蜚語，妄說楊一清妄議國政，跋扈朝廷，奴隸廷臣，交通外黨，却好這日，武宗張樂飲宴，優人便將所造各蜚語乘間報之。武宗果然相信不疑，次日上朝，面責楊一清各事。楊一清當下嚇得汗流浹背，即跪奏道：「臣世受國恩，雖肝腦塗地，不足報於萬一，臣又何敢跋扈朝廷，擅攬國政，尙乞聖上明查暗訪，果有前項各事，請治臣以不臣之罪，若無此事，必有近倖妄造蜚語，以惑主聽，亦請主上務查造謠之人，治以認贖之罪，則國家幸甚，微臣幸甚。」武宗聞奏，便望楊一清笑道：「朕前言戲之耳，卿何必如此認真耶？朕豈有不知卿之爲人，素稱忠直，而願有如此之妄乎？卿毋介意便了。」楊一清當下又叩頭謝罪道：「臣誠有罪，惟願主上親賢臣，遠小人，臣雖碎骨粉身，亦所愿耳。臣不勝昧死以奏。」武宗微有不悅道：「朕所親小人者何在？想卿有所見聞耳。」楊一清見問，知武宗不悅，趕忙叩頭奏道：「聰明神聖，莫如陛下，豈不知親賢臣，遠小人，原不足爲臣慮，臣所以不得不奏者，欲陛下防之於將來，不至爲小人所惑，臣亦庶幾報恩於陛下耳。」幸陛下察之。」武宗見楊一清說得委婉，方才息了怒容，退朝進宮而去。各官朝散，楊一清回至私第，心下想道：「目今主上徧見不明，若久戀朝廷，必難終局，不如乞休歸田，尙可保全晚節。」因與田氏夫人說道：「卑人已年過花甲，日漸衰老，兒子尙未成立，若久戀爵祿，殊爲非計。况當此閣宦當權，我又生性剛直，一動一靜，大半不滿人意，現在聖眷雖隆，却不可恃，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倘若一旦聖心偏向，敗壞晚節，反爲不美。不若遲此急流勇退，解組歸田，做一個閑散農夫，以了天年，反覺得計。至于名垂青史，功在簡編，後世自有定論，此時亦不必計及。』卑人立意如此，不知夫人意下以爲何如？」田夫人

聞楊相之言，便說道：「老爺所慮甚是，現在錢寧江彬一流，帶權用事，誠見朝綱紊亂，主上又寵倖非常，老爺又剛直不阿，難保不爲若輩所忌。乞休之計，甚是保全之道！但不知主上可能允准否？」楊一清道：「不瞞夫人說，今日早朝，主上即責卑人數事，說卑人攬權蔽政，跋扈朝廷。卑人當奏告主上，此必有小人妄造蜚語，上惑君聽，並勸主上親賢臣，遠小人。那知主上不察卑人之言，反有不悅之意。問卑人所謂小人何在？幸虧卑人委婉奏對，聖上始覺轉怒爲悅。因此卑人見此情形，惟恐主上偏聽不明，讒口鑠金，事所必至，與其有失晚節，不如及早罷休。所以卑人方才有歸田之意的。若謂主上不准，卑人逆料斷無此事。現在錢寧一流，只慮卑人不肯乞休，若果卑人上了這乞休的奏本，即便主上有留用之意，錢江等亦必慙惠聖明，准我所請；我於那表本上，再說得動聽，必然一定是准允的。」此時楊相的公子，名喚賢克，年方一十三歲，聽得楊相這番議論，即便恭恭敬敬說道：「爹爹方才與母親所言，孩兒亦以爲善。在孩兒看來，做官雖有光耀，却也最苦之事；人家睡的猶未醒，五更方至，便要上朝，每天還要面主上叩頭，更要跪在那裏說話，少年人尙還可勉強勞苦，如爹爹這大年紀，早起晚睡，怎麼能受這般勞苦呢？官却不可不做，古人有言：『揚名顯親。』正是這個意思。若長久做下去，也殊無味，不如依爹爹那個立意，辭去爵祿，安穩家居，那時每日又無起早之勞，無事的時候，或與友下棋，或自己看書，或與母親閑談，或教授孩兒些古今往來之事，在家享福，何等不好？爹爹過到一百歲，那時孩兒已長成人了，便看孩兒去中個狀元，再如爹爹這般大的官，做他幾年，代皇上家立一番事業，建下些功勞，再學爹爹今日歸田的法子。」公子言完，楊公大喜，便笑道：「我兒呀，爲父的照你這般說就是了。明日上朝面奏一本，決計歸田便了。」少刻，排上午飯，夫妻父子用飯已畢，即命家丁將徐鳴皋請來，有話面談。家丁答應，前去一會，徐鳴皋等十位英雄，齊集相府，楊丞相與徐鳴皋等分賓主坐定。徐鳴皋却首先問道：「丞相見召有何示知？」楊丞相便嘆了一口氣，說道：「各位將軍有所不知，現在朝廷閣官帶權，錢寧江彬等，頗得近倖，眼見朝綱紊亂，不可收拾。老夫目不

忍觀耳不忍聞。主上又偏聽不明；現在老夫年紀已大，不能顧全朝政，與其尸位素餐，不如解組歸田。因將軍等皆是國家棟樑，忠義素著，所以老夫特請各位來此，用告一言。老夫乞休之後，各位將軍當以上報國恩爲重，勤奸誅惡爲心。而且宸濠叛逆，雖未顯露，終久必爲大患，那時總賴將軍等竭力征討，以定國家磐石之安。老夫雖然乞休，亦屬不得已之舉，還望將軍俯聽老夫一言，共相自勉，則老夫有厚望焉。楊丞相將徐鳴皋等勉勵一番，若有戀戀不捨之意，畢竟徐鳴皋等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楊丞相上表乞休 王御史奉旨招討

話說楊丞相將乞休的話，告訴了徐鳴皋等十位英雄，又勉勵了他們一番。當下徐鳴皋等齊齊說道：「以丞相威望素著，主上又寵眷極隆，朝廷正丞賴相匡扶，與同休戚，一旦解組歸田，在丞相固爲得計，獨不念朝廷輔佐無人，尙望丞相收回成命，上爲朝廷主治，下憫赤子蒼生，非特國家之幸，亦天下人民之幸。至於末將等，荷承垂視，敢不竭忠報國恩，以副丞相提拔之至意。宸濠叛逆，雖未大露，數年之內，必有舉動，那時末將等自當依丞相此刻之訓，竭力征討，總期上不負國，下不忘本便了。」楊丞相聽了大悅道：「難得將軍等忠義爲懷，將來必爲一代功臣，此後老夫拭目而俟。至老夫歸田之計，雖承將軍如此勸勉，其如老夫無心爵祿，不敢立朝，做一個閑散村夫，於心稍爲安適。朝廷政事，老夫雖去，接踵者不乏其人，自能匡助有功，勤勞王室。即使老夫心存戀係，亦不過爲朝廷上一具臣而已，得失何關焉？其志已堅，牢不可破，明日當即上本乞休了。」徐鳴皋道：「丞相其志雖堅，特恐聖上不准，丞相亦不能過拂聖意。」楊丞相道：「近侍崇權，如老夫剛直不阿，主上雖明，究不免爲若輩所惑，而且若輩之心，望老夫乞休已久矣，老夫不上本乞休則已，既有此舉，斷斷乎無挽留之慮也。」徐鳴皋等不便再言，告退而去。楊一清到了晚間，便於燈下修好了乞休之表，自己反覆看了一遍，覺得頗爲婉

轉動聽，因自道：「此本一上，不患不准乞休，從此可以世外優遊，不入軟紅塵土了。」當下又與夫人略談了一會，然後安寢。到了次日上朝，文武百官朝參已畢，楊丞相便出班俯伏階下，將乞休的表本呈了上去，當有近侍接過來，呈上御案，參呈御覽，武宗將表打開來一看道：

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楊一清跪奏爲微臣老邁昏聩糊塗，籲懇

天恩俯准休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樗櫟之材，荷蒙

先帝知遇之恩，

欽授臣總制三邊都御史之職，疊蒙

寵眷，遂次升遷。迨我

上御極以來，又復優加無已，涓埃未報，敢惜微軀。伏念相臣有變理之權，吏部有察吏之責，非精明強幹之才，不足勝此重任。臣生質素弱，加以愚昧，已自兢惕時虞，近復老邁日增，身多疾次，凡遇應辦之事，輒多昏聩糊塗，倘有戀棧之心，必致憂深叢棘，敗壞朝政，貽誤機宜，負

國辜

恩，莫此爲甚！爲此瀝陳下情，仰求我

皇上俯念微臣老邁，難膺重任，准予告退，則國家幸甚！微臣幸甚！臣不勝感激悚惶之至！所有微臣老邁，籲懇告休下情，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謹奏。

武宗看表已畢，便提硃筆批道：「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楊一清，現在年過花甲，舉勳尚顯精強，何以無志功名，遽思引退？既據陳請各節，姑念兩朝元老，不忍強留，著加恩准予乞休，并予戶部撥給養贍田畝，以供晚年用篤。朝廷軫念老臣之至意，欽此！」硃批一下，楊一清敬謹捧誦一遍，復又叩頭謝恩。武宗又慰勞了幾句，然後退朝。在朝各臣，知武宗准了楊一清告退之表，并賜贍田百畝，無不互相議論，有羨慕急流勇退的，也有說主上待他恩厚的，更有那些畏懼他的，見他告退，便歡悅無限的。錢寧、江彬等，心中更爲暢快，暗道：「老匹夫到也，知機，知道我們將來定不饒他，便來告退，只是太便宜他了！」閑話休表，且說丞相回歸私第，早有夫人公子接著，跟進書房，丞相換了硬服，用過早點，夫人便問道：「老爺面主乞休，未知主上如何降旨？」楊丞相便將奉旨允准，并賜贍田百畝各節，說了一遍。夫人公子大悅，此時徐鳴皋等早已知道，便來道喜，接著各家公侯、六部九卿、翰詹司道、將軍提督，以及親戚門生之類，均來道賀。張永也前來道喜，丞相俱各款待，曲盡殷勤。到了次日，即將承辦的公文案卷，悉心檢點交卸下任。又往各處回拜一會。即同夫人公子，并家丁僕婦人等，收拾行李，約有半月光景，便募了二三十輛大車，將所有動用物件，以及細軟行李，皆於先一日裝上大車，由家丁押解前往。次日仍上朝陛辭。武宗又安慰了幾句，方才出朝。早有在朝文武百官，前來送別。楊丞相又再三致謝。然後率領妻子出京，到了北通州，雇換了民船，沿途水陸並進，直望鎮江原籍而去。不數日，到了鎮江，自有許多親戚故友，前來迎接。楊丞相進了府第，布署了好兩日，又至各處拜候了一回。然後與夫人公子，安居樂業，在鎮江府第，安享太平清福。終日吟詩飲酒，種竹栽花，或遇美景良辰，便邀約幾個至交好友，飽覽金焦山色，及時行樂，好不逍遙。若是朝廷即有天大的事件，他也毫不顧問，真個是林泉養志，富貴神仙。直至宸濠與兵謀叛，武宗御駕親征之後，正德十五年閏八月，武宗巡幸南京，避雨瓜州，順道鎮江，幸楊一清私第，那時楊丞相尚精仙矍鑠，王守仁在朝，不必細說。且說朝廷自楊丞相乞休之後，錢寧、江彬等，就毫無忌憚，却還有王守仁在京，尚覺有些不便，又

德惠武宗將王守仁放去外任方好。却好南安橫水桶岡諸寨賊首謝志山等，漳州湖頭諸寨賊首池大鬚等，接連江西福建廣西湖廣交界地方千餘里，皆亂。兵部尚書王瓊，特上書保奏王守仁，武宗便命王守仁爲簽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兼總督兵馬，招討諸賊事宜。由是錢寧江彬等知王守仁既奉旨巡撫，招討江西各賊事務，便奏調徐鳴皋等十位英雄隨征，并請將楊一清所部之兵撥歸統帶。武宗准奏。卽降旨徐鳴皋等均著派往王守仁大營效力，俟討賊有功，再行升賞。王守仁當卽謝恩出朝，便將楊一清所部之兵帶領江西討賊。究竟後事如何，要知其詳，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料敵情一番議論 勦賊巢五路進兵

話說王守仁親統六師，仍以徐鳴皋爲先鋒，一枝梅爲行軍運糧使，狄洪道徐慶爲中軍左右翼，周湘帆包行恭徐壽揚小舫羅季芳王能李武爲行軍指揮使，督率精兵十萬，糧草不計其數，一路上浩浩蕩蕩，直望江西進發。早有朱寧張銳密差心腹到南昌告知宸濠，叫他且慢舉兵，以俟南贛汀漳各路何如。若南贛汀漳各路得利，便可乘機進取，以得不戰自退之利。萬一南贛汀漳不得利，那時再作議論。宸濠得了這個消息，便自按兵不動，坐觀成敗，以爲進退，按下不表。且說南贛橫水桶岡諸寨，賊首謝志山及漳州湖頭諸寨賊首池大鬚等，於江西福建廣西交界深阻的地面方千餘里，共設賊巢五六十處，每處皆有賊衆千餘人，至少也有七八百人，橫互綿延，聲勢連絡。大庾嶺爲賊首池大鬚的老巢，這池大鬚係廣西人氏，年約三十餘歲，生得豹頭環眼，兩臂有千斤之力，慣用一柄三股點網叉，有萬夫不當之勇，手下有十四個大頭目，七十二個小頭目，皆是個個慍悍，驍勇非凡，却分往湖頭各寨。那南安橫水桶岡志山的老巢，這謝志山本係湖廣黃陂縣人氏，年約二十以來，也生得暴眼橫眉，異常奸險，常用一柄虎頭大砍刀，也是萬夫不當之勇，手下也有百十多個大頭目，分往桶岡各寨。均與

宸濠往來。王守仁領兵征勦，宸濠得信後，即往各處通知，因大庾路途較遠，先差心腹前去南安橫水寨報知謝志山，叫他早早預備。這日謝志山接到宸濠信息，他却並未通知池大鬢，但只令自己各寨妥為防備。也是這一起惡賊惡貫滿盈，應該死在王守仁徐鳴皋等手內。他以為王守仁前來討伐，必須先到南安，他却自己趕為防備，保守自己。那裏知道王守仁並不先到南安，却聞道輕騎馳赴大庾，先攻池大鬢。大庾離京城較遠，消息不甚靈通，王守仁奉命出師征討江西各路賊寇，池大鬢連這個消息尙未得知。謝志山雖得着宸濠信息，又未前去池大鬢處報知，因此池大鬢連一些影兒皆不知道。他又蠢，却深恃地勢險阻，雖有官兵到來，斷不能得利。所以後來被王守仁分派徐鳴皋等潛兵入險阻之地，乘夜縱火，將他所有各處賊寨皆燒得乾乾淨淨，且待我慢慢表來。這日王守仁所統大兵，行抵湖廣不遠，安營下寨，便聚集衆將商議道：「大庾嶺路途較遠，消息自不甚靈，南安離此甚近，消息自然靈通，又况近聞宸濠陰結各路賊盜，以為外援，本帥此次出統雄兵，宸濠必定早得消息，南安賊首謝志山，巢穴橫水，難保不知，且難保宸濠不暗通消息。謝志山既知信息，必然早作準備，現在進攻橫水，必致負隅自固；又况南安地多深阻，不易進攻，萬一曠日持久，不但虛糜餉項，而且師老無功。本帥之意，與其先攻南安，不若先攻大庾，該處地勢雖亦險阻，究竟路途甚遠，消息非朝夕可通，若遣輕騎間道潛行，不過十日之內，也可直抵，即使彼處得有消息，我兵已至，任他防備，究嫌湊手不及，我便出不意，攻其不備，似覺事半功倍。不知各位將軍，以我此議為然否？如果以為可行，本帥當即分派兵丁，與各位將軍分道前去，各攻各寨，以分其勢，使彼首尾不能相顧，如此辦法，不過兩月，大庾各寨便可剿滅殆盡。然後再由大庾嶺進攻橫水，則各寨易破，賊衆可擒矣！」徐鳴皋等聽了這一番議論，深為佩服。當下說道：「元帥所見極其高明，逆料敵情，如在掌握，真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末將等深是欽服，安敢不唯命是聽。但期早破賊巢，早為平定，元帥應如何分派之處，末將等當謹遵吩咐，星夜趕往便了。」王守仁聽了衆將之言，大悅，當即派令徐鳴皋楊小舫道：「徐將軍

楊將軍，可各帶輕騎三千，間道星夜潛入涇頭，進攻賊寨。聞涇頭地勢深阻，必須潛兵入險，方能奏凱；而且該處四面皆山，樹木叢雜，非深知路徑之人不能。二位將軍到了那裏，可急急尋找數名熟諳路徑的土人，帶領前往。軍中再多備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最好各兵均暗藏火種，改扮土人裝束，潛入山中，能以兵力破之極好；否則即縱火焚燒，先將樹木焚燬殆盡，然後賊寨不難破矣！」徐鳴皋、楊小舫得令，又令一枝梅王能道：「你二位將軍各領輕騎三千，星夜趕往漳州，東界浙東，西界江西，南連湖廣，四通八達之地，攻此則竄彼，攻彼則竄此，聚散靡常，測摸不定，必須各路交界處所，先屯伏兵，以斷彼此互竄之路，然後發兵撲滅，則賊可破，賊衆可擒矣。若遇深山密林之處，尤須多帶火種，先焚林木，使彼無所藏身，我軍亦可長驅大進。」一枝梅王能得令。王守仁又令狄洪道、周湘帆道：「狄周二將軍，也各領輕騎三千，星夜間道馳往大帽山，進攻賊寨。惟大帽山高聳半天，四面皆懸岩峭壁，非扳藤附葛，不能直上，山上亦多樹木，仍宜多帶火種，一至山上，即先縱火焚之，使賊衆自相踐踏，再能於山上探聽，山後有無可通賊穴之路，便一面前進，一面攻後，前後夾攻，最爲得勢；但此時不能預定，須至該處山後相度地勢，見機而行便了。」狄洪道、周湘帆得令。又令包行恭、徐壽道：「包將軍、徐將軍，也各帶輕騎三千，星夜馳往華林，進攻賊寨。獨華林地勢深險非凡，不特樹木叢雜，抑且惡獸甚多。此去進攻，務必多帶火種，先焚樹木，一面將那些各種惡獸驅除殆盡，一面合兵攻打賊寨，方易爲力。不然惡獸不先驅除，勢必畏首畏尾，何能成功？將軍善自爲之要緊要緊。」包行恭、徐壽得令。王守仁又道：「本帥却與羅季芳、徐慶、李武三位將軍統率大兵，間道潛入大庾，進攻池大鬢之穴。破賊之後，即在該處坐待，無論何路一面克復，一面火速馳回。」徐鳴皋等無不個個爭先，想得頭功，奮勇前往。王守仁也就即日進兵，話分兩頭，且說徐鳴皋、楊小舫二人，各領三千輕騎，真是個個連夜趕程，刻不容緩，不過五日，已至涇頭不遠，暗暗下了營寨。當下二人即換了微服，先於該處探聽賊勢，並查訊涇頭寨的路徑，各處探聽了一日，已經略知大概；次日又將本地村民，招了幾名，來到大帳，細

細問道：「你等可是本地人麼？」村民道：「我等皆是本地村民，爲農的。」徐鳴皋道：「聞得你們這裏有座剎頭寨，寨內的強盜極其利害，但不知有多少強盜，如何利害？」那村民道：「你老人家不問這一起強盜，倒也能了，若要問起來，真是令人害怕，那寨內有五十個大頭目，二百個小頭目，二千多個嘍兵，這五十個大頭目，却一個也不知姓什名何，但知第一個喚作守山虎，第二個喚爲地山虎，第三個喚爲鎮山虎，第四個喚爲臥山虎，第五個喚爲飛山虎，其餘尚有四十五名，其混名不知爲何，皆是個個兇猛，惟有出山虎及飛山虎尤爲利害，我們這裏三四十里，他們並不搶劫我們的財物，只有一件，惟有美貌的婦女，却要送進寨去，不然他若知道了，定然全家沒命，因此也受害不淺。官兵雖屢次來剿，怎奈他那個地方四面皆山，官兵不知路徑，皆被他們打敗而回，所以極難剿滅。」徐鳴皋道：「據你們如此說來，這剎頭寨的五虎賊是極利害了，你們可要這官兵來殺却這一起強盜麼？」那村民道：「怎麼不想，可是求之不得。」徐鳴皋道：「我們就是奉了聖上的諭旨，帶了兵馬前來剿滅他的。但據你們所說，山路險阻，不知路徑的官兵，皆爲他敗出來，所以官兵屢次來剿，皆不濟事，但不知你們可認得這山內的路否？」那村民道：「我等皆不會去過，我們莊上倒有一人，他是去過兩次的，除非將他找來，問他個明白。」不知這人是誰，且看下面分解。

第九十四回 詢土人將軍思破賊 獻野獸獵戶暗行刁

話說徐鳴皋問明土人，可知剎頭的路徑，土人答道：「我等未曾去過，我們村莊上，倒有一個是去過數次的，他却知道，可將他喚來問個明白，就可曉得了。」徐鳴皋道：「你們就此前去將那人喚來問明，本將軍就可前去剿滅，不但代你們除害，本將軍還有重賞。」那些村民答應，前去一會，已將那熟識路徑的喚來，見了徐鳴皋，當下徐鳴皋將那人一看，只見他有六十開外的年紀，倒是精神滿足，因問道：「你喚做什麼名字？」那人道：「

小的姓尤名喚保。』徐鳴皋道：『你怎麼知道剎頭寨的路徑呢？』尤保道：『只因小的常去，所以知道。』徐鳴皋又道：『你爲甚麼要到寨內去呢？』尤保道：『小的在二年前，無意上山打獵，那時他寨內，尙未有這許多兵馬，只有五個頭目，他見了小人，打得一隻獐子，他就叫小人在山前山後，各處打獵，打得獐貓鹿兔，就送把他，有時也結小人的銀錢，他那大寨內，小人也時常進去的。後來他那裏勢大了，他們這五虎，又不似從前守着規矩，便去強搶人家婦女，小人也就懶得上山，接着官軍來剿，他那裏不准小山上山，恐怕奸細，因此小人也就不上去了。』徐鳴皋道：『他那裏究竟是怎樣的險阻？』尤保道：『他那大寨，在深山之中，四面皆係岡嶺環繞，而且皆是峭壁懸崖，前面有條路，不知路徑的，若從這路上下，都難出來，因他東面，皆是螺絲路，又且樹木叢雜，那些嘍兵皆藏在裏面，你若上去，却不看見他們的影兒，他却見你是清清楚楚，所以前來剿滅的官兵，他也不阻他進去，所以官兵皆屢剿屢敗者，因他偏讓官兵進來，到了那螺絲路上，他便出來前後夾攻，雖插翅也逃不脫，所以屢屢敗者，職是故耳。』徐鳴皋道：『你從前既是常去，一定知道裏面的路徑，除了前面那條路，還有別路可通的麼？』尤保道：『他山後尙有一條路，離此必須繞道前去，那條路可是崎嶇非凡，由山直至山頂，要走半日方可到頂，兵馬是萬不能上山，若由那條路上山，只能一人緩緩前進，幸是這條路上，並無人防守，爲的是無人知道，却有一件兩旁荆棘甚多，稍一大意，即要截傷身體，尙還有一條路在他山的東首，面臨大河，非船不可前去，他們山上的人出入，皆從那條路，他寨內自備了十數隻船，皆爲往來之用，此外再沒有別的路徑了。』徐鳴皋道：『你現在可能再到那裏山上去麼？』尤保道：『小人去是可去的，但隔了年餘，恐那些新招來的嘍兵，不放小人進去，只是一層，就便進去，還要帶些野獸之類去送他，方有說話，不然怎麼可去呢？』徐鳴皋道：『這到不難，你只要打兩隻野味，就可去得的了，本將軍有句心腹話與你商議，現在大兵前來，爲的是代百姓除害，你等皆是本處良民，料想沒有不恨他的道理，你如能將本將軍帶上山去，將那山內

的路徑，看明白了，不但本將軍重重賞你，將來平定了山寨，回朝之後，本將軍定在元帥面前給你保舉個功名，以酬今日之勞績，但不知你可情願麼？」尤保聽說，忙答道：「將軍吩咐，小人怎敢推托不過一件，今日是萬萬來不及，小人現回去，就趕緊向別處打兩隻野獸，明日親送到他那裏，先打聽一回，然後再暗暗與將軍上山，不知將軍尚以爲然否？」徐鳴皋道：「能如此，我就等你兩日，但不可誤事。」尤保道：「小人等也就甚望將軍早將這座山寨平定了，就是小人們也可安居樂業。不然，他雖不搶劫我們的財物，即強姦婦女，却也受害不淺。今得將軍前來，是小人們地方上的大幸事了，將軍請稍待，小人後日定來回信。」說罷，就要出營。徐鳴皋要賣關，他便叫人取了五兩銀子，給交尤保道：「這些須銀子，權當你那打取野獸的價值，待事成之後，再行重賞，就煩你先去一趙罷！」尤保見了銀子，自然忻悅，因道：「這銀子雖承將軍賞了，小人可實不敢收，但願事成，就是這地方上的福氣了。」徐鳴皋道：「你就收了罷，這不過是本將軍一點意思，你不必再讓了。」尤保只得擎了銀子，又謝了一回，然後出營門而去。徐鳴皋見尤保滿口答應，甚是忻悅，這且不表。且說尤保回到家中，並不告知別人，歇了一會，卽日就提火槍，往各處去尋野獸，到了傍晚回來，居然打了兩只白兔，一只獐子，三只野雞。到了次日，一早卽將野味背在肩上，也不告訴人家到那裏去，他便出得門來，竟往剗頭寨去了。走了一回，已至谷口，他就單身進內，走入螺絲路，約有半里的光景，當有嘍兵喝道：「來者是誰，敢進來探伺！」尤保聽說，先將那嘍兵一看，當下笑道：「原來你不認得我，不怪你阻住，你家頭目王老么可在家麼？」那嘍兵道：「那王頭目現在寨裏，你問他爲何？」尤保道：「你可將他請出來，就說十里亭，尤保要與他有話講。」那嘍兵道：「你有甚麼話，可告訴我，等他出來給你轉告便了。」尤保道：「你也認不得我，我也不認得你，你不是把話白說了嗎？」旁邊又有一個嘍兵說道：「李老三，你同他說什麼白話，他既不肯將話告訴你，就將他打出去便了，何必同他在此囉嗦？」尤保聽說，卽將眼睛一睜，向那個嘍兵發怒道：「你尊姓呀，敢是不准我在此麼？我告訴你，不是

我說句放肆的話，你這一起的人，就把來阻我，你家大王來到此地的時候，我終日在山上，你家大王是極看得起，時常要我入寨來說談話，那時你們這一起東西，還不知在那裏作夢，不必說你們這一起後來的，就是你家王頭目，也不能如此狐假虎威，要將我打出去，你這一起算什麼東西，敢來呼喝我，我便與你前去見你家大王，說個明白，看你家大王是如何看待？」那二個嘍兵，見他說了這番話，也就大怒起來，便欲上前去打，忽見那邊又走出一個嘍兵，前來說道：「王頭目來了。」尤保一聽，更大喊道：「既是王頭目來了，那更好說話。」說了，就忿忿的走入內，那兩個嘍兵，那裏肯放他走，便上前將他一推，口中喝道：「你向那裏走，不看你有偌大年紀，將你這忘八殺了，你到大王那裏告訴呢？」尤保也就大罵起來，正在吵鬧，王老么已走出來，一見尤保便大聲喊道：「尤老兒，你幾時來的，咱們有一年多不見了！」尤保抬頭一看，見是王老么，也就答道：「王頭目你來得正好！」因將那嘍兵阻攔的話，告訴了一遍。王老么聽說，便將那嘍兵呼喝過去，同他二人到了自己的小房屋內，彼此坐下，便問尤保道：「你身上這此野味，是那裏來的？」尤保道：「不瞞頭目，說近來家中貧苦已極，因此打了些野味，到來這裏，作個進見之物，欲求大王收留在山作一個小頭目，借此糊口，不知大王肯收留否？如不肯收用，我想煩你在大王面前說句好話，隨後如有野味，便送上山來，隨便大王賞幾個錢，仍如從前那般就好了，不知你老可能答應我在大王面前方便？」王老么道：「老尤，我有句實實在在的話告訴你，要想做頭目，這却不能，若說送野味來沽，你可不要較量，或者可行你自己斟酌便了。你若不肯斟酌，你此事豈不自見吃虧？你還是聽我說話，就永不吃虧了。」欲知尤保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假奉承強盜入牢籠 真順從村民獻密計

話說王老么向尤保道：「你若要想做頭目，這可不能，若要送野味來沽，只要你不較量，或者可行，你自己斟

酌罷。」尤保道：「我本來不敢較量，只要大王准我來沽，就好了。」王老么道：「那就好說了，不用你說，現在大王甚想野味下酒，你來得正好，我便將你這野味送入內去，你可此處等我的回信。」尤保道：「煩你再代我在大王前請安，就說我一年多不見了，現在到此處想見見大王。」王老么答應，即取了野味，道：「你要進去談談，你就跟我去罷。」尤保一聽，正中心懷，復暗自想道：「我見那強盜，我何不如此如此呢？」一面暗想，一面跟了王老么入內，不一刻，已至大寨，當由王老么帶他入內，尤保一見，便給那五個強盜叩下頭，口中說道：「小老兒一年不來，給大王請安，甚是記念，的很，又因官兵不次前來，小老兒也不敢上山，現在家中弄得貧苦難支，因此前來與王大頭目說了，請他在大王前方便一句，求大王看看小老兒甚苦，隨後當常進獻野味，給大王爺飲酒。」那守山虎等一齊笑道：「你能常常獻野味來，咱便與你的銀兩，可有一件，咱們這裏早晚又要開戰了，聽說京裏又派了官兵，前來剿滅，如到那時，咱家山上可是不許閒人到的，你可趁此時，官兵未來，將那野味多打些送來，準備那官兵到此，你就不能上山。」尤保聽說，暗道：「何不就此奉承他兩句？」因道：「非是小老兒亂說，有大王等這個險阻的山寨，不必說官兵前來，便是皇帝至此，也不能使他逃走，況京裏官兵，已來過兩次了，總沒有一次勝的，皆是大敗回去，難道京城裏兵還比那些官兵利害不成，而況有五位大王的神勇，就使他有三頭六臂，也是沒用的，倒是不來剿滅的好，如果要來，只是自討其死，還想有多少活命的回去呢？」這一番話，把那五虎強盜，說得快活非凡。因道：「你這老兒，倒是有趣，咱家這般的山寨，還怕有官兵前來麼？」尤保道：「別人不知，小老兒是深知這裏埋伏的。」五虎強盜大悅，以為這山寨，天下少有的了，因命人取了二兩銀子，賞給與他。尤保道：「小老兒今日獻大王的野味，不敢領賞，算是些須進見之禮，以後送來，再領大王的賞罷。」守山虎道：「你不要客氣，快些拿了去罷，下次送來，再說下次的話。」尤保道：「這就領大王的賞了！」當下又給守山虎等叩了幾個頭，謝過恩，又向飛山虎說道：「小老兒尚有一事容稟大王，小老兒只因有倭大年紀，脚腿

不甚便當，路稍遠些，就覺吃力。小老兒有個外甥，名喚鄭才，這些野味是他相助小老兒小兒打的，小老兒的小兒生來也有些傻氣，他只能打野味，不能令他做旁事，那個外甥，倒極其伶俐，小老兒的意思，想明日送野味前來，就令那外甥鄭才，將他帶來走一趟認認路，後來小老兒就可叫他送野味上山了，小老兒也可免走十來里路往返，就是二三十里，若大王可憐小老兒的腳腿，不能多走路，大王就賞個臉，答應下，倘若不能說不得，還是小老兒上山進獻，求大王示下。」那五虎強盜聽說，齊道：「既是你腳腿不便，不能多走路，你明日就將你外甥帶上山來，指他認明了路，以後叫他送來也可，但是不能誤事，咱家可是每日都要送上來的。」尤保道：「小老兒還有一件要稟明大王，這野味可是不能包定每日送來，萬一這日不曾打得，就沒有野味送上山了，那時大王要等着下酒，小老兒的外甥又不曾打得到未送上山來，大王豈不要怪小老兒的外甥誤事麼？所以要與大王說明了，只要打得都叫上山送到的，與大王下酒便是了。」當下守山虎答應，尤保便同王老么出來，又各處頑耍了一會，辭別下山，趕回家中住了一宿，次日天才甫明，就命他兒子尤能各處去打野味，務要多打幾只，放在家中，我有用處，尤能答應，便即各處去尋找，尤保即來到大營，見了徐鳴皋，就將上山的話說了一遍。徐鳴皋已是大悅，尤保復又說道：「小人却思得一計，已與那強盜說明，強盜已答應了小人，只是小人不敢與將軍說知，說出來要多多得罪。」徐鳴皋道：「只要計妙，但說不妨。」尤保道：「既是將軍恕罪，小人就此放肆了。」因道：「小人與那五個強盜說是小人因有偌大年紀，腳腿不大便當，路途稍遠，就走不動了，雖有兒子，又因他有些傻氣，只會在家打些獵，不能使他上山，敬送野味，却有一個外甥，喚做鄭才，爲人又伶俐，又老實，小老兒的意思，每日叫我外甥鄭才送野味上山，就可免小老兒往返要走二三十里路，如大王允許，小老兒下次送野味來，就將他帶上山認認，隨後就可叫他一人送上來了，若大王不准，說不得了，還是小老兒來，不過多吃些力罷了，那五個強盜聽了小人的話，當下就答應了小人，心中甚是大悅，合該這一夥強盜惡貫滿盈，要死在將軍手內，

小人因是想暗暗把將軍扮作鄭才，明日好同小人一齊上山，將山上路徑探明，隨後如有用小人之處，再來勸力。小人今年已六十多歲了，還想做官不成，且沒有這福分。不過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將軍冲鋒打仗，爲皇家出力，給小人們地方上除害，難道小人連這一點氣力，都不能効嗎？所以小人是要力圖報的。但不知將軍可能製尊改扮，尙請將軍恕罪！徐鳴皋聽了這般計策，又聽他許多的話，皆是深明大義，徐鳴皋不禁大悅，稱說道：「難得你如此仗義，真是國家的大幸。本將軍就照你這般說法，就扮爲鄭才便了。」尤保道：「難得將軍卑以下人，眼見得那些強徒，必死無疑了。小人今日出門時，已招呼小人的兒子，多打些野味回來，以便明日前去爲釣餌之計。將軍可即改扮起來，好同小人一齊出營，先到小人家內，荒住一宵，明早小人就同將軍一同上山。還有一件，將軍到了小人家內，可不要說出真話，小人家中是並無漏洩的情事，究竟牆垣屬耳，不可不防。就是小人也不告知他們，說是將軍，但說是小人至好良友，好在小人村上，只有小人一家，也算是個獨家村，原無他慮。但天下事沒有小心鬧出亂來的。」徐鳴皋聽了這番話，尤其佩服。當即謝道：「老丈所見極是甚當，依照台命便了。」尤保忽然聽見這般的稱呼，說：「豈不要將小人折死了麼？小人實在萬不敢當！」趕忙謝道：「小人是何等樣人，不過山野一個村夫，何敢當將軍這般稱呼？千萬不可如此。」徐鳴皋道：「以老丈如此勝決，如此設想，使某心中佩服，即以老丈呼之，尙嫌不遜，即以師事，有何不可？」尤保見徐鳴皋如此謙遜，心下更加敬重。徐鳴皋又請他坐下，令人備了些點心出來，與楊小舫二人陪他用過點心。徐鳴皋又留尤保在營內，稍待一會兒，又排上午飯，大家用飯已畢，徐鳴皋換了服式，暗藏了利刃，又教楊小舫小心看守營寨，楊小舫答應。徐鳴皋出來，尤保將他一看，當下說道：「將軍改是改扮了，但是這身上衣服，可不是我們獵戶穿的樣子，料想這處是沒有那般衣服的，且到小人家中，待小人尋一件衣服出來，與將軍穿上罷。」鳴皋大悅，當下二人一同前去，走了有五六里路，已經到了。尤保便指着說道：「他出窪子裏面，便是小人的寒舍。」又轉了兩

個灣已進了山窪，走到門首，尤保用手敲了兩下，門裏面有人將門開了，尤保便讓徐鳴皋進去。到得客座，鳴皋坐下，那小兒急忙進去尋小兒出來，與鳴皋見禮。分賓主坐下，畢竟徐鳴皋何時上山，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改裝易服將士潛行 巧語花言強人受騙

話說徐鳴皋同尤保一齊出了營門，到了尤保家中，但見那家這一坐菲屋，雖不寬大，只有前後兩進，六間四廂，却其乾淨。尤保將徐鳴皋延入上首一間客座坐下，又進去叫兒子出來陪着自己，却拏出一把瓦壺兩只粗笨茶盃，到了房內，當下便倒了一盃茶，送到徐鳴皋面前，說道：「粗茶請用一盃。」鳴皋持在手中，他就喝了一口，尤保自己也倒了一盃，喝了徐鳴皋正要問他的閑話，只見房外走進一人，年約二十來歲，雖然生得粗魯，倒似有些膂力，走入房來。尤保便命他道：「我的犬兒呀！你可給這位客官行個禮。」尤保即向徐鳴皋叩了一個頭，鳴皋也就還了半禮，又問過他的名字，尤保站立在一旁，尤保問道：「我叫你打的野味呢？可曾打回來沒有？」尤保道：「打回來了，今日可打的不少，共有四只山雞，兩只白兔，還有一個獐子，一個小狗獾，都挂在對面屋裏呢，聽任爹爹取用。」尤保道：「這位客人是從遠方來的，你可將那山雞去燒一只出來，晚間下酒，再將我從前穿的那件藍布夾襖尋出來，我是另有用處。」尤保答應去了。徐鳴皋又道：「令郎今年貴庚多大了？」尤保道：「他已二十六歲了，只沒有什麼大用。」徐鳴皋道：「曾討親沒有？」尤保道：「已討了五年了，我那媳婦亦已生了兩個小孩子了。」徐鳴皋道：「想是令孫麼？」尤保道：「一男一女。」徐鳴皋又道：「老丈想是夫婦雙全。」尤保道：「小人今年六十三，老妻比小人大一歲，今年六十四。」徐鳴皋聽了，甚是企仰，因道：「夫婦齊眉，兒孫繞膝，真好福氣。」尤保忙稱不敢，正閑談之際，尤保已送進晚膳，排在桌上，但見一壺酒，四碟小菜，五碗大菜，無非是雞魚肉豆腐青菜之類，這也不必說。尤保便讓鳴皋坐了上首，因道：「盤殮市遠，樽酒家貧，未免怠慢。」

了。』徐鳴皋謙道：『極承雅愛，好極妙極！』尤保就命兒子也坐下來，一同用了飯，又與尤能將床鋪料理停當，便請徐鳴皋進房安歇，尤保亦即告辭。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天明，尤保起來，取出那件藍色布的夾襖，走到外面，却好徐鳴皋也起來了，梳洗已畢，用了些早點，尤保即將那件藍色布的夾襖，交與鳴皋，就穿換了，自己來到對面房內，將那些野味取了出來，與徐鳴皋兩人，各自背上。尤保此時才向他兒子說道：『我兒子，將門閉好了，我同這位客人，到個地方去走一趟，設若有人來問，你就說出去了，不許告訴人家，昨夜留這位客人在此住宿，今日一同出去的，如果洩漏了出去，我回來曉得了，定送你的命。你再進去告訴你母親與你妻子知道，五日後，你們自然知道今日的事，我爽性告訴你，這件事作成了，你隨後還有好處呢！我就是與這位客人前去，也是爲你的事，你不要看差了。』尤能唯唯答應，尤保吩咐已畢，便與徐鳴皋出了大門，直望剝頭寨而去。走了二三十里路，遠遠的見一座高山，真是峯巒重疊，岡嶺拖青，峭壁懸崖，極其險阻。尤保指道：『將軍你看前面那座山，便是剝頭寨了，他的大寨，外面可瞧不出來，須進了螺絲谷，才看得見呢。』鳴皋看了，心中暗想道：『若不知路徑，怎能破得此山？』正想之際，已到螺絲谷口，尤保便帶着鳴皋進去，走了半里多路，已有嘍兵呼喝出來，走到外面，見是尤保，便放他進來，再一看後面，還跟了一人，便來阻止。尤保道：『你不須阻得，前日我在山上，已與大王說明了，這是我的外甥鄭才，你們如不相信，去問個明白，我在這裏等你。』那嘍兵見他這般說法，想是與大王說明白了的，也就不來阻攔，他因道：『既是你與大王已經說明白了的，你兩人就進去罷。』尤保同鳴皋就慢慢的進去，鳴皋也就各處留心，將那轉灣抹角的處所，細細的記明。原來這螺絲谷，沒有什麼難處，只要進去，記清都向右手灣轉，出來的時節，皆向左手轉出，那就毫無窒礙，若不知道進去的時節，却不難走，等到出來的時節，明明見前面一條正路，那裏知道反是走入有埋伏的地方去了，而且樹木叢雜，深奧異於平常，所以令人往往走錯。鳴皋此時已將進來的路徑，切記在心，不一刻已走出螺絲谷，尤保就同他先到王老么小寨內，見過王

老么當由王老么將他二人帶入大寨。一同到了聚義廳，王老么就代他二人先回明了寨主，那守山虎等人，即令他們進去。尤保即帶了鳴皋，一同上了聚義廳，尤保先給守山虎等人行了禮，又令鳴皋給他們行了禮。此時鳴皋守定了那句小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也就忍耐得一肚子氣，給五個的強盜行禮已畢，將野味交納下去，站立一旁。偷眼一看，見那五個強盜，個個狀貌猙獰，真是窮凶極惡。正在偷眼之際，忽見上面問道：「這就是你外甥麼？」尤保道：「正是小老兒的外甥鄭才。」守山虎道：「怎樣這外甥生得如此體面，不似你村莊中人樣子呢？」這句話一問，把那個尤保與鳴皋二人，直嚇得魂不附體，暗道：「可不要把他看破了才好呢，不然不但大事不成，而且我們性命不保。」趕忙說道：「大王爺不要說笑話了，難道我們村莊中應該是笨人，不應有體面的人麼？」常言道：「一母生九子，還各不同。」而况當日西施生於苧蘿之村，那個美貌，至今日人還稱贊他好看，他還是個女子，尚且生得那種的絕色，何況是個男子？我的兒子就與我這外甥不同了，他就生得極其醜陋，小老兒所以不叫我那兒子來，恐怕大王爺看見他討厭，因此才叫我的外甥來的。若大王不願看我這外甥的體面，喜看醜惡的形容，小老兒就叫小兒前來送野味，我這外甥未來的時節，還不敢上來，他說怕大王爺的利害，說不定將他細了，那才無辜受累呢！後來還是小老兒再三與他商量，說大王待人最是好的，我同你先去，你到了山上，見那山許多的鬧熱，恐怕你還不肯回來呢。他被小老兒這些話騙了，他才肯來的。小老兒的姐姐也是這般怕，不肯讓他來，小老兒還與姐姐拾了半天的杠子，我姐姐才肯放他來的。現在大王既如此說，足見大王爺有了疑心，以後如有野味，還是叫小老兒兒子來罷，那時大王可不要怪他粗魯醜怪。」徐鳴皋在旁聽了這許多的話，心中實在好笑，暗道：「這老兒真是會說。」正在暗想，只聽上面強盜又說道：「你這老兒實在討厭，咱們不過問了你一句，就引出來這一片話來，既是你的兒子醜惡，又是粗魯，以後還是叫你這外甥送來罷。」尤保道：「既是大王爺愿意我外甥前來，並沒有什麼別意，小老兒仍叫他自然是肯來的，但有一件要

與大王說明，前日小老兒已領過大王的賞，今日這些須野味，就算爲我外甥作進見之禮罷，以後只要大王另眼看待他，小老兒就感激不盡了。若大王不賞臉，今日以過隨後送來的，皆領大王的賞就是了。」守山虎聽了他這番言語，甚是忻悅，因道：「你既這麼說，咱就收了罷，你那外甥，既不曾來過，你可教那王老么帶着你外甥各處游玩一回，就去罷。」這一句話，把個徐鳴皋說得樂不可支，暗道：「合該這惡賊死在目前了。」尤保心內也是那樣的想，當下尤保便告辭了，帶着鳴皋與王老么一齊退下，出了大寨，便請王老么同他二人，各處游玩。王老么當下說道：「咱可不同你去了，好在你山上是熟的，你便同你外甥去耍一回罷。」尤保道：「還是求頭目與我去走一趟罷，使當多少了，不然又有多少阻隔。」畢竟王老么是否與他同行，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探路徑密記情形 發號令進攻山寨

話說尤保故意向王老么說道：「還是請你老同我們二人各處去走一趟，不然又有許多的阻隔了。」王老么道：「你去了罷，如若有人阻你，你就說我叫你去，有誰來說話？」尤保道：「既然如此，我們就去了。」說了，就與鳴皋往各處游玩，徐鳴皋所到之處，無不將路徑牢記在心，到了後山那條小路，鳴皋望下一看，果然險峻非凡，真可謂之蠶叢鳥道。望下走了一回，只見兩旁荆棘荒蕪，絕無人迹。鳴皋見了一回，暗想：「所幸這條路離大寨甚遠，有法可想，只須如此如此，便易爲力了。」心中想罷，又同尤保到東首那條路去看，不一刻已到二人走下去，果見迎面一條小河，岸邊泊了十幾隻船。徐鳴皋當下便悄悄問尤保道：「這條河，可通那裏？」尤保道：「這條河名叫七灣溪，離此十八里，有座聚木林，這就是七灣溪的要道。由此出去，非走那裏，不能通到各處。」鳴皋聽了這話，大喜。山上的路徑，皆已看過，將所有要口，又緊記了一回，然後便與尤保下山。到得山寨門口，還到王老么那裏說了一聲，這才下山而去。尤保又將出螺絲谷口的路徑，指點了一回，鳴皋又切記在心。然後二人

慢慢步出谷口，仍到尤保家內住了一宿，鳴皋方才回營。進了大營，當有楊小舫接着鳴皋坐定，便將涓頭寨的路徑，如何險峻，如何深固，細細說了一遍。又將螺絲谷如何進去，如何出來，又述告了一回。楊小舫聽了說道：「若非那尤老兒仗義相助，設計同行，如何破得此寨？爲今之計，既知道那裏的情形，兵貴神速，不可久待了。」當下已是日午，各人用膳已畢，徐鳴皋便在營內挑選五百名校刀手，五百名的長槍手，即刻又命心腹將尤保請來，當下先將三軍勉勵了一番，然後便向尤保說道：「老丈煩你今夜三更時分帶領五百長槍手，前往棗木林暗暗埋伏，以防賊人暗渡，斷其出路。明日向午時分自有大軍前來接應，今有令箭一枝，與老丈帶去，如有各兵不聽號令者，即求老丈以軍法從事，老丈勿得推托。大事成功，當再重謝。」尤保欣然得令，又與楊小舫道：「賢弟可撥輕騎一千，各帶引火之物，於三更時分，啣枚疾馳，直入螺絲谷放火，切記進谷時，皆向右手轉灣，不可舛錯。隨後出谷，務由左手轉灣放火之後，山上必有人來接應，賢弟萬不可以力敵。臨時須設擒捉之計，捉之不可有誤，要緊要緊，愚兄却要帶領五百名校刀手，抄到山後，以攻其背，也約四更時，賢弟在谷口，但見山內火起，紅光燭天，便掩殺進來，那時愚兄也可殺出彼此夾攻，賊衆可擒矣。若是仍有漏網，該賊定從七灣溪暗渡，好在尤老丈已帶了兵丁在棗木林埋伏，斷其去路。我若一面將涓頭寨攻破，仍可分兵馳往棗木林接應。」楊小舫答應，徐鳴皋又派一千名兵丁看守營寨，吩咐已畢，便命各營現在暫且安歇，以便夜間奮勇爭先，如違令者立斬，各兵得令而去。徐鳴皋、楊小舫、尤保三人，也就暫去歇息，以便夜間奮勇前去，爭先殺敵，這且不表。諸君看到此處，就有人說我做書的不免露出馬脚，但知說得高興，徐鳴皋、楊小舫領了三千輕騎前來征剿涓頭寨，這樣一座大營，扎在那墓涓頭寨的強盜，連個影兒都不知道一點，防備皆沒有，就坐在寨內，任他們前去放火搗毀巢穴，那些強盜甘心束手待縛，你這作書的不是信口亂說嗎？此話也罵得在理，但其中有個原故，說出來諸君明白了，也不能怪我作書的信口亂說亂寫了。你道那涓頭寨的強盜何以全無防備呢？只因徐鳴皋雖然帶了三

千輕騎，一路上皆是喇叭直走，又從間道潛入，及到了此地，離剎頭寨尚有五六十里，便安下營寨，又不虛張聲勢。剎頭寨上強盜，雖知道有官兵前來剿他，又因前數次那這官兵到此，皆大敗而回，因此將這些官兵，視同一律，即使明明知道徐鳴皋已於五六十里外安下營寨，他又自恃山勢險固，不知路徑，如何能來，就使入了谷口，只須將他引入埋伏的所在，不必說三千輕騎，就是三萬輕騎，也不能使他得勝，所以有恃無恐，不過那些強盜，未免仗勢太甚，過於大意，斷不料有獵戶尤保肯代官兵作奸細，將徐鳴皋領至山上，使他得察看路徑。總之這強盜惡貫滿盈，合該要滅，也就陰錯陽錯，神使鬼遣，使他昏迷無知，死在徐鳴皋一起人的手內。閑話休說，且說徐鳴皋到了黃昏時分，便傳令各營造起飯來，各兵丁飽餐一頓，時已初更時分，便令尤保帶領五百名長槍手，暗暗的喇叭疾走，直望棗木林而去。徐鳴皋親帶五百名校刀手，各藏火種，一個個短衣紮袖，徐鳴皋自己也不穿盔甲，一律緊衣紮袖，出了營門，間道而走，便如風捲殘雲一般，直望剎頭寨背後而去。到了二更時分，楊小舫也就率領一千輕騎，望螺絲谷進發，也是喇叭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話分兩頭，先說徐鳴皋那五百名校刀手上得山來，沿路斬荆砍棘，皆削得一片平陽，衆兵丁急急走上，雖然如此，還走了一個多更次，才到山頂。徐鳴皋當先帶路，復由山頂上走下山來，真個是鳥道蠶叢，崎嶇突兀，亦不亞蜀道之難。又走了半刻，已上了山頂，所幸一個嘍兵，皆未遇見。徐鳴皋即帶了十數名心腹小卒，前去放火，便令大隊皆伏于山窪以內，但見火起，便一齊喊吶出來，以亂賊心，逢賊便殺，務要爭先各兵丁得令，便於僻靜山窪內躲起來。徐鳴皋便與那十數個心腹的小兵，悄悄的走到大寨後面，徐鳴皋便一聳身飛上去，只見那廳房以內並無燈火，也無聲息。徐鳴皋知道那些強盜已睡去了，便又將身子一縮，回身到廳後面來，越過一進房屋，來到後面，見是五開間一所高大的平房，徐鳴皋又縱身子伏于簷口，倒垂下去，向裏觀看，只見左首房內尚有燈火閃爍，又聽有婦女喋襲之聲。徐鳴皋知道此處是強盜的住所，觀看已畢，便在身旁袋內取出一大包硫磺發硝之類，皆是引火之物，又將

火種取出，正欲將那一包硝磺點燃，就在屋上放起火來。忽見下面一片喊哨之聲，報進來道：「大王爺不好了，不知那裏來了無數的官兵，由螺絲谷殺將來了。」徐鳴皋在屋下聽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楊小舫已進了谷口，又聽那房中喊道：「再去快探是那裏來的官兵！」一面說，一面好似起來，徐鳴皋還未放火，又聽下面一片喊聲道：「大王爺速速出來迎敵，螺絲谷內四面火起了，官兵全殺入谷口！」只聽得的一聲，各處房門皆已啓了，從上首房內跳出一人，正是守山虎，手執鋼刀，喊聲如雷，潑口大罵。此時徐鳴皋看得真切，一縱身，跳到對面屋上，即將那一大包的硝磺，引着火，認定守山虎劈面打來，徐鳴皋也就跟着跳下。守山虎正向外走，忽然對面拋下一個火球，有碗口來大，就這一驚，不由的望後一退，徐鳴皋已到了面前，提起手來，就是一刀，直向守山虎砍去。欲知守山虎的性命畢竟何如，且看下同分解。

第九十八回 徐鳴皋火燒洩頭寨 臥山虎被困棗木林

話說徐鳴皋在聚義廳屋上，見對面房內，跳出守山虎，手執鋼刀，正欲出走，徐鳴皋急將那一包硝磺，倏倏之類，取了火種引着，認定守山虎劈面拋來，徐鳴皋也隨着火種，由屋面跳下，拔出刀來，急急的砍去。守山虎正望外走，忽見對面屋上拋下一個火球，有碗口大來，直向自己面上打來，不由的自己一退，望後便走。這時可實在飛快，徐鳴皋就跳到守山虎面前，手起一刀，連肩帶背砍下，守山虎先被那火球一驚，已是吃驚不小，警眼間徐鳴皋的刀砍來，急欲招架，那裏來得及，早受一刀，連肩背分爲兩段。徐鳴皋方將守山虎砍死，那屋內火又大燃起來，正欲從火中跳出，又見由右首房中，接連來跳出兩人。徐鳴皋急跳至院落，大聲喝道：「俺乃總督軍務征討江西草寇都御史，王大元帥麾下先鋒將軍，徐鳴皋在此，爾等衆寇，向那裏走！眼見死無葬身之地！」那右首房內跳出兩個，正是飛山虎鎮山虎，一聽此言，急急跳出院落，正欲舉刀與徐鳴皋對敵。忽聽後寨喊聲大振，自

己的住宅火又着了，又見一陣嘍兵，急急跑來，高聲喊道：「大事不好，各處火皆起了，寨前寨後，不知有多少軍馬殺來，螺絲谷內的房屋，也燒得已經乾乾淨淨，請大王速速定奪。」飛山虎、鎮山虎這一聽，可是吃驚不小，徐鳴皋聽得真切，復又喊道：「徐將軍在此，速速前來受死！」說着，舞起鋼刀，只望飛山虎、鎮山虎二個強盜砍來，飛山虎、鎮山虎兩個強盜，也急急招架。鳴皋力戰二盜，毫無畏色，三個人且戰且走，一霎時，聚義廳又復延燒着了，只見滿山內喊聲動地，火光燭天。飛山虎及鎮山虎二個強盜，正與徐鳴皋拚死力戰，又見一起嘍兵，高聲喊道：「出山大王在螺絲谷口，爲敵人殺死了。」接着又有一起報道：「守山大王也喪命了。」飛山虎、鎮山虎二盜，一面與鳴皋死戰，一面聽了此話，心中暗道：「我等五虎已死二虎，恐怕今番不能取勝了。」正各暗想，飛山虎稍不留神，手中的刀，略慢了一慢，鳴皋看得真切，早一刀將飛山虎砍倒在地。鎮山虎知道不妙，不敢戀戰，急急向外逃走，此時皆已出了聚義廳，屋已變成灰燼，徐鳴皋見鎮山虎逃走，就急急追趕出來，合該鎮山虎惡貫滿盈，萬不能逃脫此難，正向外跑，不料迎面來了一隊嘍兵，是狂奔進來報信的。鎮山虎只要性命向外逃奔，就這一出一進，皆是跑得飛快，雨下一擡，不提防將鎮山虎撞跌了一交，栽倒在地。那些嘍兵不曾看得清楚，是自家寨主，鎮山大王反誤認爲敵將，當下不分皂白，合力將他按住，羣起而毆之。鎮山虎倒在地下，是不知是自家嘍兵，也誤爲官兵前來廝殺，便大聲喝道：「你們這一起牛子，潛入山來，各處放火，咱爺已誤中爾等詭計，不要走，吃咱爺一刀！」說着一回身，從地下扒將起來，手舞鋼刀，砍死了兩個嘍兵。徐鳴皋早又縱到，見他們在那裏自相踐踏，實在好笑，却又不放心，冷不提防，飛至面前，認定飛山虎一刀砍來，結果了他的性命。當下大聲喝道：「爾等嘍兵聽着，現在山中共有精兵二萬，大將十數員，爾家五虎已被我殺死，尚有一虎，大約已被殺了。爾等此時順我者生，逆我者死，要命的快快請降，若還執迷不悟，本將軍定然殺你一個雞犬不留，那時悔之晚矣！」正在招呼衆嘍兵歸降，楊小舫已帶領各兵，掩殺進來，接着那五百名校刀手，也一齊殺到。徐鳴皋一見

楊小舫更加忻悅無限，當下合兵一處，徐鳴皋道：「這山中五虎，愚兄已殺死三虎，聞得賢弟也殺死一虎，還有那臥山虎賢弟可會將他捉住麼？」楊小舫道：「那臥山虎小弟當放火燒螺絲谷時候，他與那出山虎同來抵敵，出山虎被小弟一刀殺死，那臥山虎與小弟戰了十數個回合，聽見嘍兵報大寨火起，守山虎被敵將殺死，他就得心戀戰，望着小弟虛砍了一刀，回馬逃走。小弟急急趕去，只見他轉了幾去灣，不知去向，小弟因此地路徑不熟，那時螺絲谷的樹木，尚未燒滅盡淨，又因火光燭天，照得各處一色通紅，不辨路徑，小弟不敢深入險地，因此不會追去。只督率著小兵，各處放火，喊吶助威，并搜尋那些嘍兵，現在砍死山上嘍兵十分之中，已殺了八分了。尚有二分，小弟實在不忍再殺，故此急急來與吾兄合一處，聽候調遣。」徐鳴皋聽了大悅，復又說道：「那臥山虎雖未捉獲，他定由七灣溪，暗渡去了，賢弟可辛苦一騎，急急帶領所部，馳往棗木林前去接應，尤保吾料臥山虎必至此處，此林雖有五百長槍手，恐不足以阻截，賢弟急往該處，俟彼到來，務要將他捉住，萬不可被他逃走，以免遺害。」楊小舫當下答應，也就急急率領所部精兵一千，如風捲殘雲一般，奔下山去，直向棗木林去了。且說臥山虎與楊小舫正在酣戰之際，忽聽知守山虎又被殺死，當不敢戀戰，急急的虛幌了一槍，撥馬便走，沿途遇着那些敗逃的山兵，聞得說鎮山虎飛山虎皆作刀頭之鬼，大寨又被燒得乾乾淨淨，他這一嚇，真個是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那裏還敢攔，便帶了數十名敗殘的山兵，急急走七灣溪，上得船來，飛棹而去。此時已有四更，七灣離棗木林尚有五六十里路，又是逆水，常言道：「順水行舟，行船走順。」水要快得多了，比如順水，每日可行百里，若是逆水，每日只可行六七十里，那時又逢落潮的時候，更加行不快，看看已是日出，只不過行了十餘里的光景，臥山虎恐防有人追來，即令山兵併力向前趕路，不料棗木林那個地方，有了埋伏，實只望走到棗木林，便有了生路，因此急急向前而去。約有向午的時候，已離棗木林不遠，那樹林內的伏兵，準備起來，不到片刻，只見有五、六隻小瓜皮船泊至近岸，船內的人大家紛紛棄舟登岸，尤保在樹林內看得真切，便道：「那濃眉

怪目，便是臥山虎。」衆兵了一聽，立刻一聲喊，不要將強盜放走了！那五百名長槍手，早已出了林來，一字兒排開，阻住去路，大聲罵道：「你這臥山虎狗強盜，俺們奉了將令，在此等候多時，你向那裏走快！快俯首受縛！」臥山虎正自以爲到了此地，有了生路了，忽聽一聲喊，從林子內沖出這許多兵來，這一驚，可是實在不小。復又想道：「不如與他決一死戰罷。」心中想完了，便大叫一聲罵道：「爾等鼠輩，敢來阻大王的去路，麼？看大王的刀罷！」說了，就飛跑前來，勢不可當，衆官兵一見來勢兇猛，復發一聲喊，將臥山虎圍圍將起來，個個手持長槍，猛勇刺來，臥山虎一見，毫無畏怯，只見他飛動鋼刀，將長槍削斷不少，怎奈各兵丁圍繞得甚是要緊，猶如鐵桶一般，左冲右突，只是不能殺出，官兵却也不敢近身，只是在那裏困守着，不放手。臥山虎殺得性起，大喊一聲，急將鋼刀一擺，向四面一齊亂砍，只見那些槍杆紛紛的均拋落在地，各兵丁看看有些望下退去，忽聽背後人喊馬嘶，當先一騎飛入陣來，舉戟就刺，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棗木林臥山虎喪身 大庾嶺徐鳴皋報捷

話說臥山虎在棗木林，被官兵困得水洩不通，他便左冲右突，奮力死戰，將官兵長槍砍折了不少，官兵漸次有些要退下來，忽聽後面人喊馬嘶，如翻江倒海而來，彼此都吃驚不小。在官兵疑惑是潮頭寨的強盜前來接應，臥山虎却知道是官兵前來，那官兵正在疑惑，忽見一騎馬飛入陣來，舞動方天戟，便向臥山虎砍去，官兵一見，認得是楊小舫，大家見有了主將，精神陡長，齊聲喊道：「咱家殺來，不要把強盜放走呀！」一片聲喧，復又繞上來，大刀爭殺，臥山虎見楊小舫殺入陣來，暗道：「我命休矣，在前並無大將，方且冲突不出，現在又添了這一員大將，隨後尚不知有多少兵馬，即使我再猛勇些，常言道：『一手難支雙拳，』而况這千軍萬馬，前後不能活命，不如與他拚罷！」一面暗想，一面招架，楊小舫的畫戟，只見他兩人一馬上，一步下，臥山虎的那把鋼刀，只不

離楊小舫的馬前馬後，團團的亂砍。楊小舫的畫戟，也是顧前顧後，顧人顧馬，總不使臥山虎的近身。二人這一場血戰，只殺得塵沙蔽地，日色無光。彼此戰了有二十多回合，臥山虎忽然一刀從馬腹下擱進，楊小舫看得真切，說聲不好，兩腳急離了踏鏝，左腿一灣，一躡身，已跳落馬下，腳踏實地，再回頭一看，只見臥山虎的那把刀，已洞穿馬腹，那匹馬跌倒塵埃。楊小舫一見大怒，當即一戟向臥山虎胸前刺來，臥山虎即將鋼刀架住，楊小舫暗想：「他是短刀，我乃長槍，若在馬上，我是取巧，現在步戰，我這畫戟許多不便，不若也與他短兵相接，方可取勝。」主意想定，急急虛刺了一戟，回身一轉，說時遲，那時快，已將畫戟拋在一旁，急掣腰中所佩的龍泉劍，這劍却是楊小舫防身之物，寸步不離，而且鋒利非凡，也不亞青釭之類，直可削鐵如泥。楊小舫將龍泉寶劍執在手中，一回身，又復殺來。臥山虎見楊小舫拋了方天戟，知道要用短刀相接，就在這點工夫，想送楊小舫性命。急急一刀刺來，却楊小舫轉過身子，接了又戰。臥山虎遮擋架格，楊小舫漏空抽當，二人又戰了十多個回合。到底臥山虎抵敵不住，只見楊小舫一劍砍來，臥山虎將刀望上一架，不期用力太猛，楊小舫的劍又是鋒利非凡，兩般兵器，向上靠，只聽噹的一聲响，臥山虎的刀已削為兩段，拋落在地。楊小舫見臥山虎的刀為自己的劍削為兩段，便即抽回寶劍，復一劍砍去，臥山虎避之不及，正中肩背，就將臥山虎一隻右膊砍將下來，臥山虎跌倒在地。楊小舫割下首級，挂在腰間，便大喊道：「若有山兵愿降者，早早前來受縛！」喊了兩聲，無一個答應。原來臥山虎所帶的敗殘山兵，全被這一陣殺了個盡絕，再點所部兵丁，幸喜只有十數個受傷，其餘皆無恙。此時尤保已從樹林中出來，當下向楊小舫賀道：「將軍神勇，小人真正佩服，但不識瀾頭寨那一起強人，全行掃滅了不曾。」楊小舫道：「徐將軍力斬三虎，那出山虎某已在螺絲谷口斬了。此時所斬者，乃臥山虎也。山上的大寨巢穴，已被燒毀一空，焚燒殆盡。現在徐將軍還在那裏搜尋餘黨，撲滅餘火，因老丈在此，恐逆賊經過，衆兵丁不能從令，老丈又難於制服，因此急遣某前來接應。幸喜強盜既除，山寨亦毀，非老丈暗助之力，這逆賊尚不知何日能滅。」

搗呢？逆賊蕩平不留餘孽，此皆老丈之功也。」尤保慌忙謙謝道：「將軍等上爲國家出力，下爲百姓施恩，搗破巢穴，以安黎庶，皆將軍神勇所致，與小人何與哉？而今而後，這裏周圍數十里，以及百里，可以高枕無憂矣，小人方謝之不暇，更何敢勞將軍挂齒？」楊小舫又謙遜了一回，這才收兵回營而去，按下不表。再說徐鳴皋在潮頭寨焚毀了山寨，又帶了所部五百名校刀手，各處去搜尋了一回，所有投降的嘍兵，不足七八十名，其餘殺死的殺死，被刀傷的刀傷，雖未死，料難再活。又有燒燬的燒燬，還有被刀砍得有頭無足的，有足無頭的，被火燒得爛頭焦額，不可言狀的，但是這一起縱然有命，半世殘疾，皆成廢物。徐鳴皋看了，心中十分不忍，再回頭相視，實在可憐，因命所部兵丁，先將已死者掩埋起來，又去盤查那賊庫的銀錢糧草，却也燒燬殆盡。諸事已妥，徐鳴皋即命所部拔隊回營，各兵士得令，即刻排齊隊伍，按隊下山，回營而去。日已西下，才到大營，徐鳴皋即令掌起得勝鼓來，只聽得戰鼓咚咚，角聲嗚嗚，好不得意。徐鳴皋下了馬，進入大帳，早見楊小舫、尤保二人迎將出來，彼此一見，好不忻悅。徐鳴皋即向尤保謝道：「今日得以蕩平山寨，搗毀巢穴，皆老丈指點之力也。某見了元帥，當竭力言之，求元帥奏知主上，以嘉其勞。」尤保道：「將軍神勇，蕩平賊寇，小人已受福多矣，敢邀曠典，求將軍無須操心。」徐鳴皋道：「非老丈無以有今日，我今日之所以戰則克者，皆老丈之力，老丈既有此力，而不加之以功，又將何以酬勳勞，勵士氣乎？老丈幸勿固讓，某當力贊之。」尤保道：「雖蒙將軍厚愛，恐小人無福消受耳。且小人已將就木，何必擔此虛名？」徐鳴皋聽了這話，知道尤保的用意，要想給他兒子尤龍請賞。徐鳴皋道：「老丈之意，某已知之，俟某回見元帥，當代賢父子一併請賞便了。」尤保大喜，當時便謝了徐鳴皋，又謝了楊小舫，這纔坐下。後來徐鳴皋回至大營，見了元帥，便先將他父子二人一併保舉。王元帥以後代他奏求主上，賞賜了兩個指揮使的官職，趁此交代。徐鳴皋此時心下十分忻悅，一面寫了捷書，飛差往大庾報捷，并呈明養兵三日，即拔隊回營。當日便大排筵宴，犒賞三軍，合營將士歡呼暢飲，直至二鼓，方才散席。到次日，周圍百里之內，所有村莊

市鎮，皆知道官兵破了涇頭寨，殺死了五虎，焚了巢穴，各處便聚集了多人，牽羊担酒，前來大營勞軍。徐鳴皋也再三退讓，并慰勞一番，衆百姓個個歡呼，人人忻悅，爭願徐鳴皋破賊之功，怎見得，後人有詩爲證。

蓋爾荒山賊將軍一蕩平，闔從此樂，雖大永無驚。旂捲風雲捷，弓開日月明。凱歌齊唱處，歸路馬蹄輕。却說徐鳴皋見合境以及四方八處的紳耆，牽羊担酒，前來大營勞軍，獎士當下再三不肯相受，然後慰勞了一番，衆鄉民歡呼而去。徐鳴皋又留尤保在營，盤桓了一日，尤保不便推却，盛意便就延了一日，次日天方啓旦，即辭了徐鳴皋，回到家中，將上項之事，述了一遍，他的妻子兒媳，這才知道那日來的是個將軍，合家無不忻悅。尤保即命兒子尤能，立刻出去打了許多野味，連夜的牽領兒子，忙趕到大營而來，却好到了大營，前隊方走。徐鳴皋揚小舫尚未起程，尤保便命尤能謝了徐鳴皋，楊小舫二人代他保舉，然後將野味獻上，聊爲犒軍之敬。徐鳴皋見他來意甚殷，不便推却，只好收了。當下拔隊起程，直向大庾進發。欲知後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諛諛野老元帥尊賢 試探賊情將軍誘敵

話說徐鳴皋焚燬涇頭寨，殺死了五虎，周圍百里四處鄉老人等，皆牽羊担酒，前來大營來犒軍，尤保亦獵取許多野味，帶領兒子尤能，前來半爲犒軍之意，半爲致謝。徐鳴皋、楊小舫二人答應保舉他父子二人之恩。徐鳴皋見他來意甚殷，也不便推却，當將野味收下了，隨即升炮拔隊啓程，一直向大庾進發。話分兩頭，且說王守仁自在半途，分派飭令各將，各帶輕騎，分頭馳往涇頭、華林、漳州等處，諸賊寨進攻去後，便自統大兵，帶領狄洪道、岡湖、帆李、武徐、慶羅、季芳五人，進攻大庾。也是間道潛入，這日已離大庾不遠，當即傳令安營，也不升炮擂鼓，爲的是不要使池大鬚知道，可以暗暗進攻，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那裏知道，早有細作報知山上，池大鬚當即集寨內大小頭目說道：『現在王守仁帶領官兵，前來攻打山寨，現已離此不遠，我等當合全力抵敵，不可使官兵得

先挫動他的銳氣，使他不致小視我等。」當有胡大淵說道：「大哥但求放心，如王守仁這廝前來，我等當合全力，殺他一個片甲不留，都要使他知我等的利害。」池大鬚大悅道：「皆賴衆位兄弟的大力，同爲相助！」大家聽了，個個磨拳擦掌，崑等王守仁的兵到，以便廝殺。原來池大鬚寨內，有五個大頭目，十個小頭目，那大頭目，就是胡大淵，任大海，郝大江，卜大武，連同池大鬚五人，却皆結拜爲兄弟，個個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尚有十個小頭目，亦皆武藝超羣，率領了合山的嘍兵，共有三五千人在此打家結寨。其餘如涇頭寨以及漳州華林等寨，亦皆由此大庾分布各處，總以池大鬚爲首。故此王守仁分兵進攻，以期神速。這日王守仁安營已畢，且歇一日，次日即令狄洪道各處搜尋土人，不一刻，狄洪道帶了兩三個有年紀的土人，進了大營，見了元帥。王守仁當即賜以酒食，殷勤訊道：「爾等是本地方的良民麼？」本帥今請爾等前來，有兩句要話，要與爾等問個明白。爾等可不要含糊，宜從直說來。」只見那些土人稟道：「元帥有示，但求分付，小人等知道不知道，總是直言不諱，不敢一毫兒撒謊的。」王守仁道：「本帥此次奉旨督兵，前來剿滅大庾的賊衆，爲爾等地方上除害，但不知道大庾嶺是如何上去，究竟山勢是如何險峻，池大鬚如何利害，爾等須一一說明，好使本帥知道，與各大將詳加商議，定一條妙計，前去攻打。」那些土人，內有一個年紀最大的，叫作王遠謀，當下說道：「承大元帥下問，小民等不知則已，言無不實，但是有一件，大元帥若只以兵力進攻賊巢，非小民仗賊之勢，以滅大元帥之威風，恐仍不足以成功。原因大庾嶺地勢深險，極易負隅，而况大庾這池大鬚，勇非凡，又加之他有四個的結拜的兄弟，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大元帥帶兵遠來，各將士不免長途之苦，彼却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勞逸之形既別，賓主之勢又殊，再加不知地理，深入險地，若徒以兵力從事，雖謀士如雲，猛將如雨，恐亦難勝。所幸池大鬚等勇則有餘，謀則不足，大元帥若設計以餌之，先使其大勝，以驕其氣，使彼輕而無備，然後再以火攻之，則山寨可攻，巢穴可搗，賊首可捉矣。小民盲瞽之論，尙乞大元帥自爲主裁。」王守仁聽說，正合心意，又見王遠謀出言不俗，議論明通，知非

庸碌之徒可比。遂改容讓道：『老丈尊姓，尚未請教。』頃聽老丈這一番論，使某菲塞頓開，欽佩之至。足見老丈胸襟經濟，願志山林，某不識高明，多多得罪，尚請寬恕爲幸。』王遠謀見說，因道：『老民姓王名喚遠謀，僻處窮鄉，見識淺陋，雖曾讀書，亦不過粗知大意，既無仕進之志，又無榮辱之心，疎忽成性，素有酒癖，既置亂世於不問，復以寒素爲可貴，平日家居，惟與野老村夫，日逐酒肆沽壘春頭，領略壺中歲月。頃者又復買醉，不期爲大元帥喚，故冒昧言之，乃卽見重於大元帥，極蒙獎賞，老民毫無知識，何敢邀此謬獎耶？』王守仁又聽他這番話，知道他是個隱士，更加敬重起來。因道：『老丈隱居求志，必能行義達道，高賢在側，某不能盡待賢之禮，是某之罪也。』說着，就與王遠謀行下禮去。王遠謀亦再三謙讓，彼此行禮已畢，王守仁又命設宴款待，并令同來的一齊入席。同來的那三四個土人，再三告辭不肯入席。三巡酒過，王守仁又問道：『旣蒙老先生賜教，已將大庾情形大略見示，但如何設策擒敵，如何縱火焚攻，還求逐一指教，俾某得以法守，使悍賊從速剿平，皆仗老先生相助爲理，幸勿吝教爲幸。』王遠謀見王守仁虛心下士，情不可却，只得說道：『元帥可如此如此，不患悍賊不滅矣。』說了，又索紙筆，王守仁卽令人取出紙筆來。王遠謀卽將大庾山的形勢，繪成一圖，註明何處進兵，何處埋伏，何處截住去路。一一註寫明白，交與王守仁看視。王守仁接過來，細細看了一回，當下大悅，說道：『某但知大庾嶺山勢險惡，路徑深阻，尙不知有如此艱險，無怪乎悍賊藉以負隅，官兵屢剿不能得手。若非先生明以示某，便是某也要蹈故轍的。現旣有此圖本，又得先生註明方略，便可易于措手，而悍賊亦可就擒。實惟先生臂助之功，俟某平賊之後，再當具奏請獎。但某此處剿平之後，還須進剿南安橫水桶岡各寨賊首謝志山等，彼時尙擬求先生一行，俾某得以敬領方略，不知可否俯允？』王遠謀道：『此事却不敢便允，容與老拙商之，再定行止便了。』王守仁唯唯，當下復又入席，殷勤勸酒，彼此雖然邂逅相逢，却皆情投意合。在王遠謀見王守仁虛懷下士，不愧大臣之風，在王守仁見王遠謀隱居求志，實有高士之概，而且胸襟豁達，實非碌碌之流，是以王守仁更加敬

嚴。二人直飲至日落西山，方才散席。當時王遠謀即欲告辭，王守仁道：「現已日落，尊居距此尚遠，同府恐已不及，何如暫屈一宿，而作長夜之飲，某亦可多領教言。」王遠謀道：「老民本來可以奉陪，奈老妻稚子，毫無知識，而又胆小如豆，聞老民爲元帥見召，已經恐怕不已，再見各父老已皆回去，而獨有某留在此間，更不知受怕何似了。若老民再留此不歸，則老妻稚子，恐不免有意外之慮。今與元帥約五日之後當來與元帥慶功便了。」王守仁也就不敢不從，勉強出營相送而去。一宿無話，次日即令狄洪道帶領一千人馬，進攻大庚山，西山谷口以徐慶爲後援，周湘帆亦帶領一千人馬，進攻大庚山，前山，皆要虛張聲勢，許敗不許勝，如違令者斬。衆將得令，當即領隊出營，直望山前進發。且說周湘帆到了山前，所部的人馬，一字兒排開，周湘帆立馬橫槍，向山上喝道：「爾等衆嘍兵聽者，速報爾賊首池大鬚知道，現在王元帥奉旨督兵前來剿滅，速令池大鬚下山受縛，若再遲延，本將軍即刻冲上山來，踏平爾等的巢穴了！」三軍聽了主將這一番話，也就喊吶起來。那嘍兵不敢怠惰，便即報進大寨道：「啓大王！現在山下有官兵到來，聲稱奉旨到此剿滅，若再遲延，便欲冲上山了，請大王速速定奪。」池大鬚正欲回答，又見東西兩山守山的嘍兵，亦是如此報來。池大鬚大怒，即命胡大淵任大海拒敵盤谷兵馬，郝大江卜大武拒敵夾谷口的兵馬，自己迎敵前山兵馬，五弟兄領了嘍兵，上馬飛下山來，究竟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一回 運籌幃幄三次交兵 決勝疆場一番出令

却說池大鬚等五個賊首，一齊分頭下山，迎敵官兵。且說池大鬚一馬來到山前，但見周湘帆立馬橫槍，率領着所部官兵，在山前叫罵。池大鬚一見大怒，便飛舞點鋼叉，如旋風一般，向周湘帆刺來。周湘帆急忙將槍接住，喝道：「來者可是池大鬚麼？」池大鬚也喝道：「既知大王的大名，何敢前來送死？」周湘帆大怒道：「好大

胆的逆賊，今日天兵到此，爾就該俯首受縛。本將軍或可免你等一死，爾不知悔罪，反敢前來抗敵，只是自討尋死了！池大鬚也大怒道：『你這狗官，無須多言，快報名來，咱家又下不殺無名之將！』周湘帆喝道：『逆賊聽了，若問本將軍的姓名，我乃王元帥的麾下，隨營指揮使周湘帆是也。』話猶未完，池大鬚舉起點鋼叉，已當頂刺來，周湘帆急忙招架，覺得頗爲沉重，果然利害。周湘帆使勁將叉掀開一旁，就還了一槍，池大鬚將叉往下一磕，周湘帆見他來勢凶猛，這一磕下來，槍桿子雖不折斷，也就拋落下去。當下急忙將鎗收回，池大鬚又一磕了個空，因他用力過猛，險些從馬上傾跌下來。此時不覺大怒，隨即又是一叉，望周湘帆刺來，周湘帆也不迎敵，便將馬一拍，望斜刺裏而走。池大鬚一叉又刺了個空，湘帆將馬兜回，就在池大鬚右肋下刺入一槍，池大鬚并未防備，見槍已刺進，說一句不好，趕將手中的叉，向上一格撥在一旁，周湘帆怕他又來刺，必然勇猛，又忙將馬一拍，直跳到池大鬚的左邊，順手又是一槍，池大鬚急切不好轉身招架，也只得將馬一夾，望前跑了十數步，讓過周湘帆的那一槍，於是彼此一來一往，約戰有二十個回合，周湘帆見池大鬚殺得興起，竟有死戰之意，心中暗道：『這死賊囚，果然勇悍非凡，只可智取，不能力敵，不若敗下去，再回明元帥，明日以計擒之。』主意已定，便虛刺一槍，拍馬便走。池大鬚那裏肯教急急追來，周湘帆跑下有四五里之遙，却好那羅季芳、狄洪道、徐慶、李武等五人，也就一齊詐敗下來，便合兵在一處，回營繳令。池大鬚見周湘帆已跑得甚遠，追趕不及，也就回山，到了大寨，胡大瓏任大海、郝大江、卜大武四人，也就得勝而回，聚在一處，大家忻悅道：『我這奉旨的官兵，有什麼三頭六臂，萬夫不當的本領，也不過是一夥小卒，他也要前來征勦，今日且饒了這一些。』羊的性命，明日若再前來，定然殺他一個也不留。』于是五個賊頭，即命設酒敬賀，大家歡呼暢飲，這且不表。再說狄洪道等五人，回至大營，繳令已畢，便將接戰情形，說了一遍。大家因道：『池大鬚等果然有勇無謀，只可智取，不能力勝。王懸藤之言，一點不差，末將等擬於明日再去，還是詐敗，索性讓這夥悍賊的心志驕足，然後再設一妙計，便可一』

鼓而搗之，且可一網而打盡之。」王守仁道：「諸位將軍之言，正合本帥之意，且回本帳歇息，明日再行出戰，便了。」狄洪道答應，當即退出大帳，各回本帳去了。到了次日，王守仁即令狄洪道攻打前山，羅季芳徐慶攻打盤谷，周湘帆李武攻打夾谷，三路兵出了營門，直奔大庾山而去。不一刻，皆至山下，守山嘍兵飛報入寨，池大鬚仍令胡大淵任大海去盤谷迎敵，郝大江卜大武仍去夾谷迎戰，自己仍然往前山迎戰官兵。池大鬚一見來將，非昨日那個姓周的，又換了一個，當下喝道：「來者快快通下名來，好使爺爺取你的狗命！」狄洪道道：「逆賊聽了，本將軍乃狄洪道是也。爾亦通下名來，本將軍刀下不斬無名之草寇。」池大鬚喝道：「爾問大王的名姓，可認得本山大王池大鬚麼？昨日被本大王殺敗一個，今日又換一個，終是無名小卒，不是咱大王的對手，你快放馬過來送死。」狄洪道大怒，舉刀飛馬，直奔池大鬚，一刀砍來，池大鬚急用手中鋼叉相迎，二人一往一來，約戰有八九個回合，狄洪道故意弄個破綻，虛砍了一刀，撥馬就走。池大鬚哈哈大笑：「如此無能之徒，也要前來征勳，豈不可笑？大王不道爾了，爾可回營，叫爾們有本領的來會我。」狄洪道雖然聽說實在心中氣忿，却把定了小不忍則大亂謀的話，只當做不會聽見，先自敗回大營。周湘帆與李武攻打西山谷口，與郝大江卜大武戰不數合，也是詐敗而回。羅季芳徐慶攻打東山盤谷，與胡大淵任大海接戰，皆是如此。四人詐敗回營，繳令已畢。次日，王守仁又命羅季芳攻打前山，狄洪道李武攻打夾谷，周湘帆徐慶攻打盤谷，還是只敗不勝，戰不數合，詐敗回營。話休煩絮，一連三日，皆是如此，却好池大鬚等五人，只得回寨了。且說池大鬚等戰了三日，見一日敗一個，皆是本領平常之徒，於是大家議道：「那有這樣官兵，不必說這幾個人，就使來有兩萬，也不足為怕，但是實在討厭，每日前來戰山邱，又不能取勝，明日不來則已，如果再來，必得將這一趕小卒，捉將過來，趁早送他歸陰，免得每日前來煩絮。」因此池大鬚等便將狄洪道等人，毫不放在心上，以為真是無能之徒，他那裏知道是用的誘敵之計，這且不表。且說王守仁見詐敗了三日，當即派了細作，前往探聽池大鬚的情形，細作回報：「大庾寨

賊囚官兵連敗三日，以爲皆沒有本領之徒，賊衆便毫無防備，現在寨中殺牛宰馬，大吹大擂，大設筵宴，飲酒取樂。王守仁聽了大悅道：「若果如此，破賊必矣！」到了次日，又密令細作前往探聽，回報仍如前言。王守仁更加喜悅道：「此天助我成功也！」因令狄洪道道：「將軍可引精兵三千，各帶火種，由山後羊腸谷而進，既到谷中，即令小兵分頭去各處放火，無論樹林寨柵，皆要頃刻間放起火來，復由山內殺出，內外夾攻。今夜四更拔隊，五更馳抵谷口，天明進谷，辰牌時分各處放火，不得有誤！」狄洪道得令退出。又令周湘帆道：「將軍可領精兵二千，以一千各帶火器，一千爲護軍，五更拔隊，天明馳抵東山盤谷挑戰，務要將賊首誘出，遠離谷口，便令各帶火種之一千精兵，於盤谷四面放火，賊首一見谷內火起，必然驚恐，無心戀戰，趕回谷內救火，那時可急急殺之，不得有誤！」周湘帆得令而退。又令徐慶道：「也引精兵二千，以一半各藏火種，以一半爲護軍，前往進攻西山夾谷，也是五更拔隊，天明馳抵谷口，亦須務要誘出頭目，遠離谷口，然後於夾谷四面放起火來，再於此時急急反攻賊衆，不得有誤！」徐慶得令退出。又令羅季芳李武道：「二位將軍可引兵二千，分二隊，也於五更拔隊，天明馳抵前山與池大鬚輪流交戰，猶如羅將軍戰了十合，急急退下，李將軍便去接戰，約戰不十合，羅將軍再上去相戰，如此爾上我下，我上爾下，二人替換交戰，猛將之法，此一定不易之理也。使池大鬚久戰不歇，究竟不免吃力，若果池大鬚拚命死戰，二位將軍萬萬不可與他死戰，仍宜詐誘爲是。但聽山內及東西二谷有人來報火起，大鬚必然驚恐，急忙要回山救火，將軍等那時可用全力反攻之，乘其不備，逆賊可擒矣！」羅季芳李武得令退出，各去預備。王守仁也就退回後帳，獨自想道：「若再一枝兵馬往來接應，則更萬無一失。」正自暗想，忽見探馬進帳稟道：「啓元帥探得徐將軍已克復涓頭寨，大隊離此不遠了。」王守仁見報大悅，欲知徐鳴皋何時可到，且看下面分解。

第一百零二回 徐鳴皋奉令助三軍 池大鬚巧腹戰二將

話說王守仁見報，徐鳴皋已由剡頭寨得勝而回，心中大悅。即令原探持了大令，飛馬調取徐鳴皋，限今夕五更率同所部，馳抵大營，探子持令而去。不到二鼓，徐鳴皋楊小舫已到，當即安營已畢，進帳見了元帥纔令王守仁先慰勞了一回，又說了前情。徐鳴皋也細細說了一遍，王守仁大悅。復獎勵道：「非將軍神勇，不能如此神速，真乃國家之福也。」徐鳴皋又謙遜道：「承元帥栽培，未將何勞足錄。」因問道：「此地勝負如何？池大鬚想可就擒了？」王守仁便將以上各節，又告訴了一遍。因道：「本帥刻已分別派令各位將軍，於今夜五更進攻，惟慮尚少一枝兵，往來接應，正思無人可去，却好將軍馳回，再沒有如此巧法。今夜便煩將軍與楊將軍二位，仍率所部各兵，亦於五更拔隊，天明馳抵大庾山，楊將軍可分兵一半，抄出大庾山之後，在羊腸谷一帶往來接應。狄洪道，但見山內火起，便催兵入谷，與狄洪道合兵一處，殺出前山。徐將軍却於前山及東西兩山盤谷夾谷往來接應，但見山內火起，及東西二谷火勢大熾，便令各兵喊吶助威，遙為聲援，使賊衆驚疑不定，却再與周湘帆羅季芳徐慶李武合兵一處，併力夾攻。賊衆見各路火起，必然驚恐，將軍等可乘亂而攻之，則賊衆不難立殺矣。本帥靜候報捷，如首先殺賊，馳報進營者，便為頭功，務各奮勇爭先。本帥是所厚望。」徐鳴皋楊小舫一聲得令道：「元帥放心，末將等當効死力。」當下退出大帳，此時將已三鼓，不及與狄洪道等人敘別，只往各處略一看視，隨回本營，傳令各兵四更造飯，五更拔隊，天明馳抵大庾山勦賊，又與各兵激勵了一番，令其不可退縮，總要猛勇爭先，滅賊之後，自論功升賞。各兵也歡聲雷動，個個愿効死力。本來徐鳴皋與楊小舫所帶部下，深得兵心，故此所部亦無不愿同甘苦，毫無退縮之意。閉言休表。且說狄洪道帶引精兵三千，各藏火種，先自進兵，個個啣枚疾走，直望羊腸谷而去。接着楊小舫亦率領所部二千五百兵，作為後隊，也是啣枚疾走，直向羊腸谷而來。這且按下，再說周湘帆等人，各率所部前往大庾山東西兩谷前進，却好天明均已馳抵，便將所部擺成陣勢，向山挑戰。有守山嘍兵，忙報大寨，池大鬚等五人方才起來，一聽飛報來，連飲食也來不及吃，池大鬚便往前山迎敵，胡大

瀾任大海往東山盤谷，郝大江卜大武往西山夾谷，各自分頭率領山兵一齊冲下山去。池大鬚到了山下一見羅季芳，便哈哈大笑道：「爾等這一起雜種，不必說一日換一個，就使皆來與大王厮殺，又何足怕哉！」羅季芳聽了大怒，也不打話，立刻舉槍就刺。池大鬚忙用點鋼叉來迎。這番來戰，却不比前三日那種情形，在官兵務出死力，總要今日破山，在賊也想今日將官兵殺個盡絕，免得日日討厭。因此羅季芳用盡平生之力，一槍刺去，恨不得就將池大鬚挑下馬來，無如池大鬚勇過人，羅季芳不易爲力。池大鬚一見槍刺來急，忙用手中叉向上一磕，也是用盡平生之力，恨不能將羅季芳的槍就這一叉磕下，折爲兩段，然後復一叉結果了性命，無如羅季芳的本領，雖然不能如徐鳴皋等人，也尙可以戰十多個回合，所以池大鬚也不能易于爲力。兩個人交上手，又來槍往，各盡平生之力，鬪了有十三個回合。羅季芳漸漸抵敵不住，李武在旁看得清楚，一聲大喝道：「羅師伯，你老可退下來，待咱來取這狗賊的性命。」說着，催開坐馬，搖動大刀，直殺過來。羅季芳見李武前來助戰，他便虛刺一槍，撥馬退下。李武即趕上前去，掄開大刀，望池大鬚砍來。池大鬚正欲追趕羅季芳，見李武殺上，也就赦了羅季芳，來迎李武。彼此交上手，你一刀我一叉，只殺得喊聲大振，塵土冲天。兩個人又戰了數十合。李武仍不是池大鬚的對手，羅季芳在旁見李武有些支持不住，也就搖動長槍，復殺上來。李武又虛砍了一刀，撥馬退下。由此輪流接戰，池大鬚無一些懼怯之意，却好徐鳴皋接應的兵已到，一見羅季芳與池大鬚對殺，深恐羅季芳非敵人的對手，便大喝一聲道：「羅大哥！你且歇息，徐鳴皋取這逆賊的首級！」話猶未了，馬已到了陣上，即從斜刺裏，手起一槍，向池大鬚刺來。池大鬚見來勢甚爲利害，趕着撤了羅季芳，來接徐鳴皋，兩人接上手，這纔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却好殺個對敵。若論池大鬚的勇力，却比徐鳴皋似乎高一着，只因他是楊腹，又與羅季芳李武二人戰了好一會，兒究竟有些力乏。徐鳴皋却是方到，又是飽殮而來，所以比池大鬚佔了二分的便宜。彼此殺了有二十餘個回合，羅季二人不肯叫徐鳴皋一人用力，恐怕力敗不能取勝，因又各舞兵刃，齊殺過來。

將徐鳴皋換下，使徐鳴皋退在一旁，且自休息一刻。池大鬚見羅季二人復又上來換殺，當下怒道：「爾等這一些無名小卒，不必說是輪流換戰，就使一起困將上來，咱王爺若有半點懼怯，也不爲是池大鬚的本領胆略好。小子看大王的傢伙來了。」說着用了十二分力，飛起一叉，直向羅季芳刺來。羅季芳見這一叉來得凶猛，如泰山蓋頂，磕了下來，知道自己的力量，斷難迎敵，說時遲那時快，急忙將坐馬緊緊一拍，向斜刺跑出圈子去了。池大鬚這一叉刺來，實指望將羅季芳刺於馬下，不料不會刺中，反因用力太猛，在馬上連搖了兩搖，幾乎兒傾跌下來。李武看得清楚，就趁池大鬚湊手不及，復進上一刀，當頂砍到池大鬚，說聲不好，急忙將叉望上一架，也就手揪在一旁。池大鬚正欲還叉，只見一騎馬如旋風一般，從山上飛到大聲喝道：「求大王速速回山，現在山內各處火起，不知有多少兵馬，從羊腸谷殺進來的。」池大鬚聞報這一嚇非同小可，幾乎在馬上跌下塵埃，正要回山，連來了幾報，東山盤谷火起，西山夾谷火起，求大王的大令定奪。池大鬚聞了這幾處的火報，分外慌張，到了此時，也就無心戀戰，知道山谷已毀，無路可歸，便思逃走，怎奈李武羅季芳二人聽報山中火起，心中大悅，一喝聲大令所部兵各擁圍上來，池大鬚困在當中，任他左冲右突，冲不出去。更兼羅季芳李武二人抖擻精神，併力死戰，池大鬚已是強弩之末，漸次的就有些支持不住，正在危急之際，忽見胡大淵冲入重圍，手持兩柄六角銅鎚，逢人便打，意欲將池大鬚救出。怎奈羅季芳李武二人雖然力不能敵，却拚命死戰，那裏肯放走池大鬚？又兼各兵卒個個爭先，無一人退後，雖然胡大淵出其不意，殺進重圍，所部各兵却不肯因此稍退，正在喊殺連天之際，池大鬚手起一叉，又打中羅季芳的馬，那馬負痛立刻狂奔，冲出重圍。李武又被胡大淵的銅鎚打傷左臂，也就敗逃出來。池大鬚胡大淵見羅季芳李武二人受傷敗下，此時那敢怠慢，也就跟着出來，並非有心追趕羅季二人，却是要趕緊逃命。徐鳴皋在旁看得清楚，說道：「若於此時再把這兩個惡賊逃走了，見了元帥何以繳令？」急急迎了上去，殺入陣來，迎面見了羅季二人帶傷出陣，當下也來不及問話，放過二人，急急迎了上去。正

遇池大鬚胡大淵二人冲殺出來，徐鳴皋大喝一聲：『逆賊向那裏走？』手起一鎗，直刺過去。究竟池大鬚胡大淵二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一百零三回 徐鳴皋力斬二寇 任大海獨戰三人

話說胡大淵池大鬚正欲冲出重圍，却遇徐鳴皋掩殺過來，大聲喝道：『逆賊你往那裏走？本將軍前來取你首級。』一話尚未了，手起一鎗，直向池大鬚刺來，池大鬚正向前跑，忽爲徐鳴皋阻住，已是心內如焚，忽見一鎗刺到，真個是措手不及，欲待招架，萬萬無此空閑，欲待躲避，徐鳴皋的長鎗已近胸前，只得拚命一着急，將右手認定徐鳴皋的鎗桿一把抓住，說聲不好了，那枝鎗桿已被池大鬚執在手中，用足了十二分力氣，先向自己懷內一拖，滿想將徐鳴皋拖下馬來，那知徐鳴皋見手中的鎗，被池大鬚奪住，也即雙手執定鎗桿，亦用足了十二分力氣，就此一抖，只見池大鬚手略一鬆，那鎗桿便有斗大的花頭，直射得池大鬚眼花撩亂，二目一瞪，早被徐鳴皋分心一鎗，挑下馬來。胡大淵急急來救，已被官兵梟了首級。胡大淵見池大鬚已死，也舞起雙鎗，拚命來戰徐鳴皋。此時殺得興起，見胡大淵鎗殺過來，他便舞動花鎗，直望胡大淵捲殺進去。胡大淵先還可以遮欄格架，徐鳴皋不知從何着手，只見一片白光，如梨花飛舞，渾身罩定，知道不妙，急急格開一鎗，便想舞動雙鎗，殺透重圍而去。那知徐鳴皋是何等的神勇，已將敵人戰到這步地位，還肯讓他逃走麼？正戰之間，忽見胡大淵虛幌一幌，知道也不敢戀戰，急急欲待逃走，徐鳴皋也急急緊了一鎗，大喝一聲：『好惡賊，還不下馬，等待何時？』一聲未了，那鎗已刺殺進去，正中胡大淵咽喉，落馬而死。當由官兵急忙割了首級，徐鳴皋將兩梟首級掛於馬下，一面使人先往大營報捷，說賊首池大鬚、賊目胡大淵業已刺死，手下人當急馳往報捷。徐鳴皋復又督率所部精兵，馳往東山及西谷，各各接應。徐慶周、湘帆二人，却說徐鳴皋到了東山盤谷，遠遠在馬上望見，只見狄洪道揚小。

妨周湘帆三人，困住一個賊目，在那裏混戰。徐鳴皋同周湘帆得着接應，料不至有失，遂即舍了此地，拍馬到西山來，谷接應徐慶去了，這且不表。先說狄洪道與楊小舫二人，何以來至盤谷接應周湘帆混戰。任大海呢？原來狄洪道自從進了羊腸谷，却好正交天明，便令各軍取出火種，急急放火。凡逢林木深處，以及房屋，只見引得起火的所在，皆放起火來。一頃之時，已有十數個地方起火。那時賊首池大鬚，已得悉前山信息，分頭去下山接戰。所以狄洪道率領各軍在後山放火，如無人之境，只燒得各處房屋柴柵，一律焦土。及至前山東西兩谷，得了消息，胡大淵急急下山，與池大鬚報信。見池大鬚已被官兵困在那裏廝殺，他便突入重圍，前去接應。現在兩人已被徐鳴皋殺死，當胡大淵馳往前山之時，盤谷尙未有火，走未一刻，周湘帆所部各兵，見後山火勢冲天，也就於盤谷四面竹林放起火來。任大海知道不妙，便思逃走，却好周湘帆拚命力戰，正在危急之際，狄洪道已由山內殺出，正遇厲湘帆與任大海對殺，漸漸抵敵不住，他便搶殺過來。在那裏混戰，楊小舫率領後隊，馳到羊腸谷，見山內火勢冲天，當下便令各軍一擁而入，走至山內，但見狄洪道所部各兵，有的還在那裏四處搜尋放火，有的任意趕着肆殺。楊小舫見了這般光景，也覺有趣，正要率領所部四處搜掠，見後山沖進一騎馬來，馬上坐着一個賊首，手持爛銀鎗，一見楊小舫，也不言語，舞起銀鎗，便即交戰。反是楊小舫問了那賊目的名姓，原來是郝大江。他本在山夾口，因聞報山內火起，他便急急趕回，那知他方入山來，山谷四面，又是火起，却又遇見楊小舫接住廝殺，戰不多合，被楊小舫刺於馬下。若論郝大江的武藝，并不亞楊小舫，怎奈此是時驚弓之鳥，又是心懸兩地，記念前山池大鬚不知勝負如何，又不知山上官兵大將共有幾人，精兵共有多少，因此心慌意亂，所以一戰不數合，被楊小舫刺死。如果平心定氣，與楊小舫對敵，不但小舫不能取勝，還恐戰不過大江。這也是這夥強盜惡貫滿盈，應該今日亡滅。當時楊小舫將郝大江刺死，遂即擡了首級，從裏面直殺出來。本欲殺往前山，怎奈路徑不熟，却又殺到盤谷，正好遇見狄洪道、周湘帆二人，在那裏混戰。任大海也就沖殺出去，與狄周二人合

兵一處，三個人混戰。那知任大海的本領，果然出類超羣，真有萬夫不當之勇，手持兩條竹節鞭，上下左右飛舞盤旋，真果如生龍活虎一般。雖有狄洪道、周湘帆、楊小舫三人戰他一個，却毫無一些兇畏怯，仍然勇非凡。只見他那兩條竹節鞭，架開刀，擋住槍，遮攔格架，將自己的身子坐下的戰馬，保得風雨不透。四個人四匹馬，只殺得日色無光，雨下小兵，喊啞之聲，震動山岳。狄洪道等三個人，見他如此悍勇，却是暗暗想道：「有如此神勇，如若不入邪途，真是國家一員大將，可惜甘心爲賊，也算是明珠投暗了。」一面暗道，却一面廝殺，足足戰了有一百多個回合，仍是不能取勝。狄洪道、楊小舫、周湘帆三人殺得興起，便各人抖擻神威，只見狄洪道提起大砍刀，用了個泰山蓋頂的架子，直望任大海當頭砍來。任大海將右手的鞭向上一架，掀開大砍刀，左手一鞭，認定狄洪道右臂打去。狄洪道正要招架，那旁楊小舫已一戟刺來。任大海收回右手，又復將右手鞭向戟上一磕，趁勢用了個水中撈月，將楊小舫那枝畫戟，格在一旁。正要翻起左手鞭來打小舫，不料周湘帆的槍，又分心刺來。任大海即將左手鞭望上一翻，却好正碰在周湘帆那枝槍桿上面，只聽一聲響亮，周湘帆那枝槍桿，已被任大海的鞭打折爲兩半，只有半段槍桿，拋在一旁。便從腰中抽出雙股寶劍，原來周湘帆這口寶劍，雖不能削鐵如泥，也還鋒利無比。當下便起雙股劍，又殺上來，只見兩道寒光，不離任大海前後左右。此時任大海自料不能取勝，滿欲打死他們兩個，就自己死於非命，也還扯過直抵，怎奈卽有招架之功，并無還刀之力，任他猛勇，徒喚奈何。看看抵敵不住，便虛打了一鞭，撥馬回頭便走。打算殺出重圍，落荒而走，不料戰馬氣力已乏，忽然馬失前蹄，將任大海由馬上翻跌下來。狄洪道一見，好不歡喜，也就急趕到前面，手起一刀，正要砍殺下去，只見任大海忽大喊一聲，馬失前蹄，此天亡我也，遂拔出佩劍，自刎而死。當時有小兵上前割下首級，狄洪道、周湘帆、楊小舫三人，見任大海已死，便傳令所部各軍，直望夾谷接應。徐慶力戰下，大武固然驍勇，他還有個絕技，使兩柄軟索銅鏈，能於百步之內，打人百發百中。徐慶與他戰了四五十合，彼此皆不分勝負，只急得徐慶暴跳如雷，如此一個

強盜，我都戰他不過，還爲什麼一員大將，豈不可恥？當下便大喊說道：「逆賊聽了！本將軍若不將你這潑賊碎死萬段，誓不回營，你敢與本將軍戰一百合麼？」卜大武哈哈大笑：「好小子，莫說一百合，便使一千合何妨？只要勝得我手中刀，我便甘心受縛。」徐慶聞言，便又大殺起來。究竟徐慶可能取勝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四回 徐將軍義勇兼施 王元帥恩威並用

話說卜大武與徐慶力戰不分勝負，徐慶殺得興起，便要與卜大武戰一百合，卜大武也就答應，說道：「你能勝我手中的刀，我便甘心下馬受縛。」徐慶聞言，心中暗道：「我若將他勝了，他能甘心受縛，或者可以在元帥前討情，請元帥寬恩，赦其死罪，將他留在營中效力，也可爲國家收一員大將，不知這人果肯歸正，改邪否？若能如我所愿，那就大幸了。」想罷，便舉起金背大砍刀，復與卜大武殺將起來，你來我往，又戰了四十多個回合，忽見陣外一騎馬飛來，高聲喊道：「好大胆的潑賊，還敢在此拒敵！你家賊首池大鬚及賊目胡大淵已被本將軍殺了，現有首級在此，你可細細觀看，若知進退的，早早下馬受縛，免得目前死於非命。」說着，已經飛入陣中。徐慶聞言，急視之，乃徐鳴皋也。心下大喜，見有人來接應，胆氣愈壯，即刻精神百倍，掄動大砍刀，奮力殺來。卜大武正與徐慶力敵，忽聽徐鳴皋這番言語，又見他馬下掛着兩個首級，確係池大鬚胡大淵的頭顱，又因徐慶一人尙不能取勝，禁不得再加一人，料非敵手，不免心中一慌，不覺手中的刀略慢一點，早被徐慶一刀砍中馬足，那馬登時豎立起來，將卜大武掀落在地。卜大武手中的刀已拋落一旁，當有小兵上來，急急欲割取首級。徐慶急止道：「且將他細了罷，解回大營，聽元帥發落，此時不得有傷他的性命。」卜大武見徐慶如此，心中暗道：「難道這人有放我之意麼？不然我已跌下馬來，何以不許小兵割取首級？就是他再緊一刀，已可結果我的性命，爲何他既不殺我，又令小軍不得傷我的性命，解回大營，聽元帥發落？此中定有個用意，且到大營看是如何若果

元帥有個釋放之心，我就歸降便了。」當下小兵就將卜大武網起來，正要解回大營，忽見有三匹馬，如旋風一般飛來，徐慶視之，乃狄洪道、楊小舫、周湘帆三人，率領着所部前來接應。瞥眼之間，已到陣上。一見徐慶，便齊聲問：「賊目曾捉住麼？」徐慶道：「現已網了，正要解往大營，候元帥發落，各位所辦如何？」狄洪道就將任大海、落馬自刎情形說了一回。又道：「現有首級掛在馬下。」楊小舫又將任大海殺死的話也述了一回。大家大悅。卜大武在旁，知道五弟兄已死四個，因復暗想道：「我就便不爲所縛，還在這裏與他們力戰，也落得孤掌難鳴，而况終久不免一死，若此去大營，恕我不死，我當甘心投降便了；况且強盜兩字終久不妥。」主意已定，專候解往大營，聽候發落。只見上來幾個小兵，將他抬起來，遂即解往大營而去。徐慶、徐鳴皋、狄洪道、楊小舫、周湘帆五人，也就合兵一處，計點人馬，死者不過數人，傷者亦不足百人。惟有山兵死傷甚衆。當下徐鳴皋就派了一千名精兵，在此守山，并監守未死的山兵，然後令各兵吹起得勝號鼓，一同回營繳令。此時日已過午，大營內的元帥早已得了頭報，知道徐鳴皋將池大霧、胡大淵兩個賊目殺死，心中甚是忻悅，又接着探子報稱楊小舫殺死郝大江，狄洪道、楊小舫、周湘帆三人合戰任大海，已經戰敗，該賊落馬自刎身亡，元帥更加忻悅。惟有西山夾谷，徐慶尙未來報，正在盼望之際，只見報子前來稟道：「啓元帥！賊目卜大武在夾谷力戰，經徐將軍猛勇殺敵，已將該賊目擒縛住了，少時便解回大營，任元帥發落。」王守仁見報，好生暢快。暗道：「多年巨寇，一旦成功，固爲地方上除害，也免朝廷一番之憂。國家之福，得了徐鳴皋等這一般英雄，不然這夥強盜，尙不知何時方能勦滅。」正自暗道，忽聞金鼓齊鳴，各軍收隊。王守仁即出營來，親去迎迓。却好徐鳴皋等已到，一見元帥親自出來迎迓，大家一齊下馬。王元帥上前慰勞道：「各位將軍克奏膚功，未免辛苦了，且請帳內歇息罷。」徐鳴皋等謙遜了一番，當下隨着元帥進了大帳。王守仁便令人先給徐鳴皋立了頭功，然後挨次錄功已畢。徐慶便鞠躬說道：「賊目卜大武已爲末將捉獲，現在營外聽候元帥發落，惟該賊目，猛勇非凡，末將微伺該賊情狀，頗有投誠之

意。若蒙元帥加恩，免其死罪，收錄營中，令其效力，使他將功折罪，未將看卜大武再不敢再有異心，將來或可爲國家收一員大將。且不日可要去南安，又令其作爲奸細，勦滅之功，即得於此人身上，也未可料。未將爲愛才起見，是否有當，尙祈元帥主裁。」王守仁見徐慶如此說，項心中也有收他之念。當令將卜大武引入大帳，卽聽一聲答應，不一刻已押解進來，跪在下面。王守仁將卜大武上下一看，見他身長八尺，虎背熊腰，豹頭環眼，兩道長眉，一雙大耳，大鼻梁，闊方血口，黑漆面皮，生得頗爲不俗。王守仁看畢，不由的暗暗羨慕道：「此人若肯歸順，將來定爲國家棟梁。」因道：「卜大武，本帥看你一表人材，要一心向上，圖個出身，爲國家建立功名，方不愧天地生人的道理，爲何甘心爲寇，顯干國法？今既被捉，你尙有何說話？」卽喝令推出營門，斬首來報。只聽手下吆喝一聲，走上前來，推卜大武。當有徐慶上前，代爲討饒道：「元帥且請息怒，未將冒死，有一言容稟卜大武甘爲強盜，本該罪不容誅，姑念現在就擒，祈由未將勸令歸降，令他在營效力，將功折罪，以觀後效，尙望元帥賜以不死。」卜大武定然仰感元帥活命之恩，死心圖報，勉爲國家出力。」王守仁見說，轉言道：「本帥雖可看將軍一再求饒，免其一死，特恐他志向不端，反覆無常，與其將來多費周折，不若直截了當，將他斬了，免留後患。今既據將軍如此討情，可問明他既投誠之後，是否死心死力，圖報國家，勉立後功，藉圖贖罪？」徐慶正欲向問，只見卜大武跪在面前說道：「罪犯如蒙元帥寬我既往，勉其將來，賜以不死，人非草木，豈不知仰體元帥之意，但求放心，倘蒙開恩，自當竭力報效，以期贖罪。况某當日亦非甘心爲賊，只因我父爲奸臣所害，一家九口，死亡殆盡，某無處棲身，只得在此暫爲落草，身雖爲盜，可實不敢，其迹雖惡，其情可憫。」王守仁聽了卜大武這一番言，因問道：「據你所言，你父爲何人所害？你祖居是何處？你父何名？作何官職？你可細細陳上來，本帥一聽。」卜大武道：「某祖居河南固始縣，父親名喚卜建仁，曾爲甘肅知縣，因那年荒旱，擅啓義倉賑濟百姓，平時又與本省督撫不善，逢迎，因此假詞奏參，還要勒令陪還倉穀，某父親居官清正，一貧如洗，因此自盡身亡。彼時一家九口，見父親已

死，以爲此項倉穀，可免追究，無奈上台追呼，迫不可緩，仍勒家屬賠補，因此全家悉行自盡。盡因此仇不共戴天，只得逃亡於外，以期報復。現聞該督撫等已死，某又無家可歸，所以甘就大庾山托足，實爲萬不得已之事耳。今者天兵所指，已將大庾山巢穴焚毀已盡，某又爲捉住，本非所愿，而况就擒，自當革面洗心，勉爲好人，尙不失官家之子，尙求元帥寬恕。」王守仁聽了這一番說話，因道：「你既如此，本帥姑念你前者爲盜，是迫於無可如何，今既有心歸誠，本帥當免你一死，以觀後效便了。」便令人代爲解縛，當有徐慶上前解了細索，卜大武又謝了元帥，王守仁卽令隨營效力，俟後有功，再行賞職，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卜大武矢志投誠 王遠謀現身說法

話說王守仁准那賊目卜大武投誠，以視後效，卜大武自然感激，當下謝了元帥不殺之恩，隨卽出了大帳，又謝了徐慶義釋之情，並與徐鳴皋等各人相見已畢，從此就隨着徐慶等人立功。看官要知徐慶雖保了卜大武，隨營効力，以後王守仁勦滅南安各賊巢，若非卜大武作爲內應，賊首謝志山，尙不能就擒。此是後話，這且慢表。再說王守仁見卜大武矢志投誠，滿心忻悅，便傳令各營犒兵三日，俟候華林漳州兩處捷報，便合兵入攻南安。當下無話。次日又傳卜大武進帳，問道：「現在山寨雖已焚燬，所有山兵，以及銀錢糧食，尙有若干？你可卽日上山查明白來報，命徐慶一同前去查明之後，所有山兵願降者，准其投降，不願者卽着一體解散，各回本籍歸農。」徐慶得令，卽同卜大武前去大庾山盤查錢糧，稽查山兵數目去了。一日回來報道：「錢糧共有三千，山兵不足二千，願降者約有千多名，有餘悉皆遣散。」王守仁見說，卽令將錢糧全數悉解大營，以充軍餉。所有山兵，亦卽編入隊伍，卽命卜大武管帶，以便收駕，輕就熟之力。其前留守山的卒子，亦卽調回大營。徐卜二人答應，又上山，將所有錢糧，悉數飭令小兵運回大營，已降之各山兵，亦卽列入隊伍，仍由卜大武管帶，一同馳歸大營，合

兵一處，雷等華林、漳州兩處捷報。由此下大武就在王守仁部下，實心實力，任勞任力，以圖後效，不表。且說王遠誅這日，又來慶賀，到了營門，當有小兵傳報進來，王守仁見報，即刻親自迎出營門，王遠誅一見拱手賀道：「元帥神威，指日勦平山寨，真乃國家之福，某等地方之幸也，實天下之幸也！今將謁誠前來慶賀。」王守仁也笑謝道：「山寨掃平，非某之力，實老先生指教之功也。」說了，就延王遠誅進入大帳，彼此分賓主坐下。元帥又命人大設筵宴。一會子排好了，王守仁就邀王遠誅入席，三巡酒過，守仁問道：「前者某欲同先生同往南安，借便方略，先生以欲與尊夫人商議，邇來想定議，不卜可蒙賜教否？尚求一言，俾止懸念。」王遠誅道：「承元帥盛意，焉敢不遵。但日來與老妻熟商，滿擬隨鑿執鞭，藉觀韜略，奈老妻苦苦相留，不放前去，某當以富貴爵祿動之，告以南安雖此並不大遠，且掃平山寨之後，元帥必以某隨營效力，無不微勞足錄，章奏肅清之時，某亦可叨元帥保奏，仰荷天恩，大小得些功名，將來回家，雖不能錦衣榮歸，亦可借此爲親戚朋友交游光寵。若終株守，伏處草莽，但不過問舍求田，日與田舍翁爲伍，雖曰自適，終爲野老一流，富既不能，貴又不得，庸庸一世，不幾與草木同腐乎？某說了這一番，以爲老妻必以富貴可愛，以功名爲榮，以親戚交遊光寵爲羨，那裏知道另有一付心腸，說來殊爲可笑。究竟婦人見識，與鬚眉志向不全，却以可慕者爲可厭，以可榮者爲可辱，以可愛者爲可恥。且與某言道：「方今之所謂富而貴者，動輒驕人，其實可恥之至；在不知者以爲某也富，某也貴，本非親戚，至此而強與往來，本非交游，因此而欲求接納，推其意，皆欲藉若人之聲勢，爲自家光寵。而富若貴者，亦因此夜郎自大，氣壓鄉親，究其所以致富且貴之由，實皆由搖尾乞憐，俯首帖耳所致，與其有此富貴，徒覺外觀有耀，不若問舍求田，做一個野老農夫。雖沒世無聞，草木同腐，尚可得清白終身，不致與富若貴者，齷齪卑污。在外面看來，似豈可慕可榮可羨，即令他自己問心細想，實在有許多不對父母妻子之處，我看你不必想此富貴能至于功名一節，更不必妄想，不必說你生成副寒乞相，就便命中應有貴爲宰相，位極人臣，及至一旦無常，仍然三尺黃土。此就命

有應得者而言。若本無此命勉強而求，不必說勉強不來，即使勉強得來，未免徒費心血，而况當今之世，舉世皆濁，權貴當朝，正直者反屈而不伸，卑污却得以重用。即以兵營而論，有那身經百戰，功績昭然的，當時自問將來蕩平之後，可榮膺懋賞，藉此酬功，初時未嘗不以此自幸，及至奏章既上，身經百戰的不盡濫等之人，其中亦有十之二三，更且黑白混淆，是非倒置，甚至坐觀成效的，竟得邀上賞，身經百戰的，不過得微官，在天子高拱九重，何由知悉？而保奏者或因私意，或因夤緣，以致顛倒是非，致使有功者抱屈莫伸，無功者坐受上賞，人情若此，已莫可挽回。雖王元帥爲代一名臣，亮節高風，原非苟且貪污者可比，有功必錄，有過必懲，我雖女流，亦甚欽服，然而你年已花甲，必再入迷途，即使富貴功名，皆如所愿，幾何時，又將就木也，覺了無趣味。在我看來，還是株守田園，以老妻稚子相對，終身雖無功名，也還不失天倫之樂，若徒以功名爲重，免不得拋妻撇子，背井離鄉，受些旅况淒涼，風塵勞碌，而况隨征之事，更覺難堪，你又非身受國恩，何必自尋苦惱呢？若以元帥之意不可却，定欲從事征途，我便請從此死，好使你趨避功名便了！某給老婆這一席話，說得甚爲有理耳。某時與老婆伉儷甚篤，朝夕不離者已四十年，一旦遠離，情固有所不忍，加以稚子幼孫，牽衣頓足，啼號交集，相與咨嗟。某見此情形，又不免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了。因一轉念間，終似乎富貴如浮雲，功名似流水，還是與老婆稚子，伏處草茆，作一個田舍翁，便了此終身，反似計之爲得。元帥的盛意，某銘感不忘，非某有心逃世，實爲老婆所累，不忍暫離，尙乞原諒。王守仁聽了王遠謀這一番議論，因自歎道：「老先生現身說法，足使某萬念皆灰，誠哉富貴如浮雲，功名似水，本無可樂之境，恨某身受國恩，不能不勉強人臣之道，然撫躬自問，雖欲如先生求田問舍，共得天倫之樂而不可得，雖老先生非求富貴，實是人仙可羨可慕！」說了，咨嗟不已。一刻酒席已畢，王遠謀再三相謝，即便告辭而去。王守仁仍依依不舍，怎奈他無心世事，不可勉強，只得送出營門，一揖而別。又過了十日光景，一枝梅王龍已肅清漳州賊寨，包行恭、徐壽已肅清華林賊寨，多得勝回營繳令。王守仁當即傳進大帳，問明一切，一枝

梅包行恭等將漳州華林兩處，如何進攻，如何縱火，如何力殺漳州賊目鄧武陳如虎、韓韜水龍等，華林賊目孫有能、李志海、孟銘山、周尚勇等人，并所得兵械糧餉若干件，收服山兵若干名，細細的述了一遍。王守仁聽了大悅道：「似此多年巨寇，官兵屢勦失利，今不過三年之功，一律清靜，此非本帥之功，實各位將軍之力也。明日當馳奏進京，即表各將軍之績。」一枝梅等反謙遜了一回，這才退下。安營已妥，又與徐鳴泉等見過，敍了闊別。王守仁當晚寫表，次日令人馳奏入京，又令各營息兵三日。大隊起行三日之後，仍令徐鳴泉爲先鋒，其餘各人均守本職。三聲砲响，金鼓齊鳴，率領大兵，離了大庾，一路上浩浩蕩蕩，直望南安而來，攻打南安橫水桶岡諸寨，勦滅賊首謝志山，欲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六回 獻妙計卜大武陳詞 去詐降謝志山受騙

話說王守仁收服了卜大武，一枝梅等已勦滅了華林、漳州等寨，便合兵一處，進攻南安，一路上浩浩蕩蕩，真是秋毫無犯，不愧王師，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日已離南安不遠，即令安營，當有各將進帳參見，王守仁還禮已畢，便問卜大武道：「你可知南安橫水桶岡三寨，何處最爲險要？何處次之？這三寨之中，以何寨爲最易攻勦？你可細細講來。」卜大武道：「南安橫水桶岡三寨，以桶岡最爲險要，這岡四面皆山環抱如桶，所以起名桶岡。賊首謝志山就住在這裏面四面山上，皆有掃木砲石，并高設烟墩，以爲號令。守山嘍兵，見有官兵前來，裏面就知道預備。且不識路徑者，往往遭彼埋伏。因那岡四面皆有大路可通裏面，其實那些大路，皆是死路，萬不可進。如果由大路進去，必遇埋伏無疑。岡內出入，皆由小路，那小路實不易行走，不但羊腸曲折，而且荆棘橫生，官兵屢勦失利，亦皆由此。賊首謝志山又多謀有勇，凡有官兵前來攻勦，他們皆以逸待勞，不肯輕于接戰。就是兵將奮勇進攻，他將掃木砲石打下，任爾再猛勇些，總使你不能前進。再不然，將官兵誘入大路裏面，只要進了谷口，

他便放起地雷火砲，將官兵攻死殆盡，他仍安然無恙。地勢之險，莫有險于桶岡，埋伏之多，亦莫多于桶岡。能先將桶岡攻破，其餘橫水南安，皆不足恃。」王守仁道：「據你說來，桶岡是最難攻了。」卜大武道：「不但難攻，而且謝志山手下有二名賊目，一喚飛天虎馮雲，慣用兩柄生鐵虎頭拐，有萬夫不當之勇，更兼他能半空飛走，又有二十四枝袖箭，能于半空中施放打人百發百中。一喚養花榮孟超，常用一桿爛銀槍，雖不比馮雲驍勇，却也不弱。惟是他的弩箭極其利害，他平日在山中無事，端以飛禽作爲箭靶，他這箭弩不但百步之外，射人百發百中，而且用的是連珠箭，一箭不中，連射出來，任你再讓，總要中的。若中了他一箭，七日之內，必然送命。原來他的弩箭上，是以毒藥裹過，只要射中敵人受傷之處，登時發癢起來，然後潰爛，七日之內，爛見心肺而死。元帥若攻勦，必先將此二人捉了過來，然後此寨方不難破。再不然，能將此兩人袖箭弩箭盜出，使他無暗器，也就易于爲力了。」王守仁道：「本帥就令你前去盜那件暗器，何如呢？」卜大武道：「元帥之令，本不敢辭，奈某平時只能馬上工夫，不會飛檐走壁，盜那暗器，須有飛走之工，方可盜出來，不然，不但徒勞無功，且恐有誤大事。某却有一計，元帥主裁，如果可行，當竭力報効。」王守仁道：「你既有妙計，你不妨說來，如果可行，也不負你投誠之志，將來勦滅之後，本帥當奏知主上，論功行賞。」卜大武道：「某現在雖已投誠，謝志山那裏必不知道。某即以率領所部，抄出桶岡之後，前去詐降，即說大庾山爲元帥攻破，諸人已死，無處可歸，因此盡率嘍兵來投奔，望他安止，他必可相留。那時某即作爲內應，一面請元帥揀衆將中有能飛檐走壁者，少至四人，扮爲嘍兵一般，暗帶利刃，雜入某所部之中，一全上山，後便行事，如此而行，似覺最爲妥當。不知元帥以爲如何？」王守仁聽了，當下說道：「所言正合吾意，即照你所說去辦便了。惟你最要機密，不可洩漏。本帥却有一件可慮，你雖絕無異心，但不知你所部嘍兵，到了那裏，可否不生他意？」卜大武道：「某雖可信，惟慮元帥不能深信，莫若就于元帥部下派撥一千精銳，充爲嘍兵，在元帥既可放心，但亦放胆前去。若元帥必須緊令所部，若山上有人盤問，萬萬不可稍露。」

馬脚，要緊要緊！王守仁道：「此計最善，本帥挑派精兵一千，你帶去便了。」當下便令徐鳴皋、徐慶狄、洪道一、枝梅、包行恭、徐壽六人，扮爲嘍兵，各帶利刃，隨同卜大武前去，務要小心，將袖箭、弩箭盜出，能就近行事，更妙。設若不能，萬萬不可躁進，可趕即回營，再設良法。徐鳴皋等一面答應，一面說道：「但求元帥放心，末將等只患不能入山，既到山內，自可見機而爲。若能隨時就近將賊首捉住，搗毀巢穴，更妙。萬一不能，末將等自當遵令，斷不敢因躁進而致誤大事。」王守仁見說，大悅。徐鳴皋等亦即退出大帳，回至本帳。徐鳴皋與大家計議道：「我等既然同去，必須將他兩件暗器盜出，方見我等本領。慕容賢弟及包賢弟，可去盜馮雲的袖箭，我與徐壽去盜弩箭。狄大哥與周賢弟，作爲接應。包賢弟可再將那鷄鳴斷魂香，分給與我與慕容賢弟兩人一用，以便易于著手。」一枝梅道：「我可不要，我自有一種薰香，你帶便了。」六人計議已畢，一宿無話。次日即挑選了一千精兵，又扮作委頓情形。徐鳴皋等也就改扮定當，外穿嘍兵號褂，內襯緊身衣靠，各帶利刃，即于當日拔隊，故意抄由桶崗後路而進。走了一日，已到桶岡山後，當下由卜大武打了暗號，守山嘍兵知道是自家入，即問明來歷。卜大武在山下喊道：「你快去與你家王爺說知，你爺說大庚山卜大武前來，有要話面說。」那嘍兵趕即忙入大寨，去報與謝志山知道。謝志山一聞是大庚山卜大武前來，有要話面說，也說即刻相請。那嘍兵得令，隨即飛奔下山，向卜大武說道：「咱家大王有請。」卜大武聽了，即令所部一千精銳，暫于山下等候，他便一人先自上山。走到半山，已見謝志山率馮雲、孟超等迎接出來。謝志山一見卜大武那裏情形，便道：「賢弟如何這般狼狽？」卜大武道：「一言難盡。」彼此行禮已畢，且進帳中面談便了。謝志山等三人當邀卜大武入了大帳，從新見禮坐下。謝志山就問道：「賢弟到來，莫非大庚山有什麼意外之變麼？」卜大武見問，登時二目大睜，雙眉直起，發怒罵道：「只因那王守仁這狗官，帶領大兵前來勦滅，第一日官兵分三路進攻，一路打前山，兩路打東西盤夾二谷。大哥即率我等也就分頭下山迎敵，及與官兵交戰，見將些將士，皆不是我們的敵手，不過數合，已將各將士

打得大敗而去，大哥與我見此情形，却毫無介意，以為仍如前次官兵。到了第二日，官兵又來索戰，我等下山避敵，還是如此。一連三日，皆是如此情形，我等更不以為意。那知王守仁這狗娘生的，却用了驕敵之計，將我等暗箭穩住，使我等無心防備。他却暗使猛將，于第五日分了四路，三路來攻前山東西二谷，一路暗暗抄出後山，由羊腸谷而進，沿路縱火。先將寨棚焚燒起來，斷了我的歸路，然後由內殺出，內外夾攻，就此一陣，可憐我大哥以及胡任郝三位兄長，皆死于非命。小弟幸虧逃得快，率領了敗殘兵卒，逃出境外。因想此仇不報，何以爲人？又思無處可奔，只得率領嘍兵投奔到此，還祈兄長可憐衆家兄弟，死于非命，更看小弟可憐，無路可歸，收留帳下，一同報仇雪恨。聽說那王守仁狗娘生的，不日即要進攻到此，等他來時，皆要仗兄長大方，及馮大哥孟大哥二位神靈，併合迎敵，務要將他殺個片甲不留。一來爲小弟那裏衆家兄弟雪恨，二來也可使他知道兄長的神威，不敢藐視。說罷，納頭便拜。謝志山聽罷，只氣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跌在地昏了過去。究竟謝志山有無性命，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七回

一枝梅盜箭斬馮雲

賽花榮暗器傷徐壽

話說謝志山聽了卜大武這一番話，登時三尸神冒火，七孔內生烟，大叫一聲，跌倒在地，昏了過去。當下卜大武即與馮雲孟超將他扶起，停了片刻，甦醒過來，大怒說道：「卜賢弟，你不必着急，我給你代衆家兄弟報仇便了，就便這王守仁狗娘生的不來，咱也要起兵下山去殺他。」卜大武道：「兄長，你不必思他不來，只思山上人少，非他敵手。」謝志山道：「賢弟，你何以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不必說，山上尚有三四千人馬，就便沒有咱又何足懼哉？」卜大武道：「小弟現尙帶有不足一千人，雖係殘敗嘍兵，只要歇息數日，也還可以使用。」謝志山道：「現在那裏？」卜大武道：「現在山下候示。」謝志山道：「可即令他們上山便了。」營有小嘍兵

下山招呼，不一刻，所有一千精銳，皆上山來，在山嘍兵繳令已畢，謝志山仍令卜大武管帶，卜大武又再三相謝。當下謝志山即令大排筵宴，與卜大武洗塵壓驚，四個人暢飲起來，直飲到日落西山，謝志山即與卜大武在偏寨內安住，然後各歸本寨而去。原來這桶岡寨，却有三座寨棚，謝志山居的是中寨，馮雲居左，孟超居右，平日却各就本寨居住，有了大事，始在聚議廳會議。卜大武當就偏寨安住下來，故意命徐鳴皋、徐慶、周湘帆、一枝梅包行、狄洪道、徐壽六人在偏寨上宿。徐鳴皋等會意，當即到了偏寨，等到三更將近，各業業經睡宿，徐鳴皋等即至卜大武房內，低低問道：「那馮雲孟超兩個賊目的臥房在那裏？我們便可前去行事。」卜大武忙止道：「今日尚不可動手，且等明日，明日可至各處將路徑看明白了，至明夜再行動手。」徐鳴皋等聽說，也是有理，遂即出了臥房，仍就各人所居安歇。一宿無話，次日日雖入本山嘍兵內，各處去看路徑，所有出路及那墓埋伏的地方，全行看過，切記在心。到晚間，又至偏寨歇息了兩個更次，等到三更時分，徐鳴皋等六人各脫去外面衣服，取出利刃，暗暗招呼卜大武，又將脫下的衣服，在僻靜地方放好。然後徐鳴皋、徐壽用起夜行手段，直奔孟超右寨而去。一枝梅包行恭直往馮雲左寨而來。狄洪道、周湘帆二人往來接應。只見他們六個人，身子一縮，并無一點聲息，但見六條黑影，飛出寨外，登時已不知去向。卜大武看得清楚，暗暗贊道：「原來他們尚有這般的手段，我幸虧知時務，早已歸降，不然即不死於陣上，也說不定爲他們暗中刺死。」不表大武暗地自想，寒心，且說一枝梅與包行恭來到左寨，兩個人由屋簷上倒挂下來，向右寨一看，但見臥房內尚有燈光。一枝梅與包行恭便將身子垂下，手執單刀，輕輕的將窗紙戳了一個小孔，就此兩腳一會，已落在平地，真個一點聲息沒有。先向四面一望，見無人影，便走近窗格，將一隻眼睛從窗格內小孔上望了進去，只見房內坐著一人，尚未睡覺，在那裏做八段景的工夫。一枝梅看罷，也不驚動，即從身旁取出薰香，復又跳遠了一丈多地，取出火種，將薰香燃着，又來至窗腳下，將薰香由窗戶小孔透至裏面。他這薰香可與衆不同，他人所製的有一種香味，他這薰香却一點

香味沒有，好似若有若無一般。熱氣而已。不論何人，即要觸著這一點熱氣，登時就骨軟筋酥，坐立不住。一枝梅將薰香透送進去，過了一刻，料已散開氣味，便將薰香取回問息，仍收在身旁，又立在那裏靜聽。過了片刻，只聽裏面呵欠之聲。一枝梅知道馮雲已觸着香氣，復從窗眼內望了進去，只見馮雲已睡牀上。一枝梅看畢，便向屋檐上拍了兩掌，包行恭也就將手掌一拍，當時跳下房來。一枝梅又將單刀向那窗榻輕輕的撥開，便一溜煙入了臥房，直走到馮雲床前，手起刀落，先將馮雲殺死，取了首級，然後四面來尋袖箭。尋了幾刻的時候，只是找尋不出，向馮雲身傍去搜，那知馮雲的袖箭，是隨身攜帶的，此時却在他腰內，搜取過來，就燈下看玩，却是一個八寸長的桶，內有消息，中藏二十四枝連珠鐵箭，只要一枝打出去，接連着二十四枝一齊放出，果然利害。一枝梅從前也學過此藝，他也會用，後因暗器傷人，終非正道，以此不用多年。現在見了此箭，却愛他製造精工，便于攜帶，又係絕好防身之具，因將藏在身傍，復行出房，將窗榻仍然倒閉起來，會同包行恭跳上房屋，直奔右窰而去。却說徐鳴皋及徐壽兩人到了右窰，也是從檐口倒垂下來，向房內聽去，只聽裏面並無鼻息之聲，就知道孟超還未睡熟。便輕輕的跳過下面，也從窗榻紙上，用津唾濕濕，戳了小孔，向孔內望了進去，只見迎面設了一張床鋪，垂下帳門。徐鳴皋也不知裏面的人，却不敢進去，便欲取鷄鳴鳴斷魂香，打算即刻點起送進去，使裏面人觸着香氣，昏迷過去，也好動手。那裏曉得却不帶得，包行恭也不給他兩人，雖說過這句話，却都忘記了。徐鳴皋見不曾帶來，欲去找尋，包行恭又恐來不及，只得放着胆，執定手中刀，去撥窗榻，輕輕的撥了兩下，居然將窗榻撥開，又聽了一聽，好似帳內有鼻息之音，他便招呼徐壽，小心在外面等候。徐壽答應，他就跳入臥房，借著燈光四面觀看，看了一回，並不見有弩箭，心中暗想道：「我何必如此？只要將賊殺死，就完事了，不必一定要盜他弩箭，與其盜箭勝一倍，不若將他殺了，反而直截了當。」主意已定，即手執單刀，扑向床前而來，掀開帳門，手起一刀，砍下了去。那裏曉得並無人睡在裏面，只聽一聲响亮，將床鋪砍成兩段。徐鳴皋說聲不好，急待要走，只見從床後

跳出一人，手執流星鎗，大聲叫道：「何來雜種？敢到王爺這裏來盜何物，豈不是在老虎頭上捉虱麼？不要走，吃我一鎗！」說著，一流星鎗已打將過來。徐鳴皋實在手段高強，急將手中刀向鎗上一架，登時格開。一個箭步，急急退至房口，復一鎗將房門踢落，就勢已竄出房去。孟超見一鎗打去，未得打中，又被他逃出房外，登時也就追趕出來，兩人就在寨外交戰。徐壽此時也就上來助戰，孟超雖然猛勇，究竟敵不住兩人，看看抵敵不住，正待要走，却好周湘帆又到，登時從屋上跳下，大喊一聲，手舞雙刀，直奔孟超撲來。孟超力戰兩人，已自不能取勝，何況又添一個心中一想：「若再戀戰，必然吃虧，不若急急跳出圈外，用暗箭傷他便了。」主意已定，便虛晃一鎗，跳出圈外。徐鳴皋見他跳出圈外，知道他必取弩箭射來，却早為防備，只見孟超一回身，便向腰中取出一張弩弓，左手執鎗，右手將弩箭執定，認定徐鳴皋射來，已是早為防備，便急急一聳身，竄上屋檐。徐壽周湘帆却不曾防備，正自起來，不提防徐壽面門上，已中了一箭，接着又一箭，望周湘帆射來，所幸讓得快，不曾射中。徐鳴皋在屋上看得清楚，說聲不好，正要從孟超背後跳下去，給他個出其不意，打算將孟超一刀砍死，忽見迎面一條黑影，遠遠的飛來，又聽索的一聲响，從面前飛過去，即從那聲音望去，只見咕咚一聲，徐鳴皋再仔細一看，孟超已跌倒在地。欲知孟超如何跌落塵埃，以及徐鳴皋周湘帆二人的性命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八回 一枝梅得箭還箭 玄貞子知災救災

話說孟超忽然跌倒在地，你道這却為何？原來一枝梅盜了袖箭，斬了馮雲，便與包行恭直奔右寨，剛剛走到右寨屋上，見徐鳴皋等三人，在下面與孟超接戰，正欲上前助戰，只見孟超跳出圈外，幸虧徐鳴皋早有防備，跳上屋上，却射在徐壽面上一枝梅說聲不好，即將所盜馮雲袖箭取在手中，正欲照孟超射去，又見孟超的手一揚，又是一枝弩箭，向周湘帆射來，不曾射中。一枝梅此時可萬萬不能再緩，也就一箭，望着孟超右手腕射去。孟

超實在意料所不及此，正中手腕，登時一驚，跌倒在地。周湘帆却不曾中箭，一見孟超跌倒在地，隨即搶上一步，舉起一刀，向孟超砍下。那裏知道，孟超雖然跌倒在地，却受傷不重，忽見周湘帆舉刀砍來，他便將左手流星鎚從下翻起，認定周湘帆左手打來，周湘帆也不會防備，以為孟超既跌倒在地，定然手到擒拿，却不料他受傷不重，這一鎚極難躲避，已中手腕，只聽一聲，手中的刀拋落下去。孟超此時却不敢戀戰，遂奔出右寨而去。周湘帆也不敢追趕，此時徐鳴皋一枝梅包行恭，皆已跳下房檐來看徐壽，只見徐壽兩隻手抱定面，在那裏不停手指的抓。徐鳴皋道：「萬萬抓不得，忍着些兒罷。」徐壽道：「實在忍不住，癢不可言，是不能不抓的。」一枝梅道：「似此如之奈何？」徐鳴皋道：「周賢弟也是受傷，莫若我等急急尋了狄大哥，一同保護着他二人，殺出山去。且回營中，再為計較。」一枝梅道：「徐大哥與包賢弟保送他二人回營，我與狄大哥且慢下山，再混入嘍兵一起，再這裏探聽消息，或者有什麼主意，可將弩箭盜出，方可易於著手了。」徐鳴皋當下答應道：「我就即刻與包行恭保送他二人回營就是了。」一路窺房越屋飛跑下山，方到寨門口，正要砍開柵門下山而去，只見山內嘍兵已追趕出來。原來此時謝志山已經得了孟超消息，即令合山的兵卒，點起燈籠火把，將所有要隘嚴加防守。一面著人去到左寨呼喚馮雲，不料去的人來報，馮雲已被殺死。謝志山一聽這一驚非同小可，便去喊了卜大武，一齊拿了兵器，出得大寨，沿路追趕下來，却好見徐鳴皋正欲砍開柵門逃下山去，登時如旋風一般，一齊趕去。徐鳴皋一見那敢怠慢，也就急急的將柵門亂砍起來，砍得開來，與包行恭二人急將徐壽、周湘帆各人背上撒步，直望山下逃回。及至謝志山追出柵來，徐鳴皋已跑到山下，追趕不及，只得仍然回山，分付各處嘍兵嚴加防守，仍恐有奸細前來，分付已畢，即與卜大武同至左寨去看馮雲的屍首，不見猶可，只一見怎不傷心，但見馮雲只有一段身子，橫在床上，那顆首級已不知去向。謝志山看畢，大哭一場，并令人掩埋去訖。又至右寨來見孟超，只見孟超雖然受傷不重，睡覺在那裏養息，當下謝志山問道：「孟賢弟，你這會兒却傷得如何？」孟超道：「不

甚重，只須養息一兩日，就可痊好。惟有我受傷之處，却是被袖箭打中，方才將袖箭放下細細觀看，那袖箭明明是馮二哥的。他防身之具，爲何他又來打我，難道他反了不會？此事須得查明才好。」謝志山聽說，便道：「賢弟，你尚不知道，馮賢弟如何肯有異心？但是他現在，不知被誰人已經害死，只剩下半段身軀，放在那裏，那顆腦袋已不知去向。你說這袖箭是他的，必是有人前來盜他的袖箭。」孟超聽了，當下驚訝道：「兄長如此說來，我們山上定然有了奸細，必得查明方好。不然恐誤大事。」這幾句話，把謝志山提醒道：「賢弟此話果然不差，到要細細各處訪查。」說罷，又叫孟超好生養息，這才出寨而去。回到本寨，又與卜大武道：「賢弟！我看我們山上定然有了奸細，不然馮賢弟的袖箭如何被人盜去？」卜大武聽說，即暗暗着急道：「他既知道有奸細，萬一他查明出來，必致誤事。不若如此回答，且將他掩飾過，再作計議。」因道：「兄長此話，果然不差，但是小弟聞王守仁手下能人甚多，皆是往來無形，走壁飛檐之徒。在小弟看來，馮大哥定爲王守仁手下的人所算。若說山上有奸細，兄長這裏的人，全是心腹，自然可以放心的。就是小弟帶來的，也是心腹，在小弟甚覺放心得下。最好兄長明日於小弟帶來這起人內，查訪明白，如果察得奸細，即請兄長照這裏定例，從重治罪便了。」謝志山聽了這番話，却不疑惑山內現放着一枝梅等人，反深信王守仁手下的能人，暗暗到此。因道：「據賢弟所說，馮賢弟被害，定是王守仁手下的人了。他既作了此事，斷不會仍在山上，況且我們方才追趕的那四人，定是了。既然如此，在山的人，不須查得。倒是明日要格外防備，怕他們還要再來。」卜大武道：「此話甚是有理。」彼此議論一回，也就各去安歇。此時已經天明，一枝梅狄洪道二人，也不便與卜大武會話，只得暫等一日，再作計議。這且不表。再說徐鳴皋包行恭二人，將徐壽周湘帆二人保送下山，飛奔回營，見了王元帥，說明一切。王元帥道：「馮雲雖已殺死，爭奈徐壽被毒箭所傷，如何是好？周將軍受傷，有無妨礙？」徐鳴皋道：「周湘帆中一鎗，却無性命之憂，惟有徐壽傷勢甚重，但恐毒氣攻心，性命便不可保，却不知用何藥可以解救？」王元帥聽說，又道：「現在徐

壽究竟是何如？徐鳴皋道：「說也奇怪，自中毒後，人事到也清楚，到不叫痛，只是叫癢，儘自將兩手向那傷處亂抓，現在已經抓破，還是口稱癢不可言。不但傷處甚癢，并據他說：好似心中也是甚癢，某却有個主意在此，必得費幾日工夫，尋到傀儡生師叔問原故，或者徐壽有救。」王元帥聽了說道：「這傀儡生現在何處呢？」徐鳴皋道：「往來無常，雲遊莫定，未將且到一個地方先問一問，就可明白了。」王元帥說：「這傀儡生究竟是何人也？」徐鳴皋回明，就命他前去。徐鳴皋才出得帳來，只見有個小兵進來說道：「徐將軍現在營門外有一個道士，說要見將軍，有要話面談，小兵特來稟知。」徐鳴皋一聽，暗悅道：「莫非師叔傀儡生預知徐壽有難，前來相救麼？」一面暗想，一面走出營門，只見那道士喊道：「徐賢姪別來無恙，我等又相隔有年餘不見了。」徐鳴皋再一細看，並非傀儡生，却是玄貞子。當下大喜，趕着上前行禮道：「原來師伯到此，小姪有失迎迓，多多得罪！」說着，即邀玄貞子進了大帳，分賓主坐下，有人獻茶已畢。玄貞子問道：「各位賢姪，與徒弟現在那裏？」徐鳴皋見問，便將別後情形，逐一述了一回。又將徐壽誤中毒箭，現在傷勢甚重，因道：「小姪本擬尋訪傀儡生師叔，問明原委，有無解救之法，難得師伯惠臨，這徐壽定然有救了。」玄貞子笑道：「徐壽慣使弩箭，百發百中，怎麼今日也誤中人家毒弩？現在那裏，可帶我前去一看。」徐鳴皋當即帶領玄貞子去看徐壽，不知徐壽有無解救，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九回 一枝梅再盜弩箭 卜大武初下說詞

話說徐鳴皋帶領玄貞子，來到徐壽帳內，只見徐壽此時已有些神志昏迷，兩隻手還在箭傷的步位，在那裏儘抓。徐鳴皋因喚道：「徐壽你醒來，玄貞子大師伯在此，特來看你。」徐壽聞言，將兩眼睜開一看，果見玄貞子立在面前，便喊道：「師伯，小姪這箭傷甚是奇怪的發癢，不知是何緣故，請你老人家看看，把這癢給我治好了。」

小姪當給你老人家叩頭！」玄貞子笑道：「誰叫你平日慣用弩箭，今日你也受了弩箭之傷，正所謂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說着，前來看見那箭傷，已是潰爛，因道：「你且養息，我給你調治便了。」說着，便走出來。此時王元帥已經知道，也就出來，與玄貞子接見。當下二人行過了禮，接着徐慶等一班兄弟，也上來見禮已畢。王元帥即邀玄貞子進入大帳，分賓主坐定。王元帥道：「久仰丰姿，如雷貫耳，今得相見，真乃三生有幸！」玄貞子也遜道：「便是某也。久仰元帥高風亮節，經文緯武，乃國家柱石。徐鳴皋等得隨麾下，真是萬萬之幸！」王元帥又謙遜了一回，因問道：「老師方才見徐將軍箭傷，究竟如何，尚可解救否？」玄貞子道：「此乃毒箭所傷，毒箭是用爛首草之汁煮透，若射中皮肉，必然奇癢難忍，抓見筋骨而死，甚是利害。所幸徐壽雖中此毒，不過甫經三日，尚可能救。若至七日，雖靈丹妙藥，也不可挽回。貧道已帶有丹藥，只須表裏兼治，不過兩個時辰，便可安然無事了。元帥但請放心，這是不妨事的。」說罷，便從身邊掏出一個小小的紅漆葫蘆，將塞子拔開，倒出兩顆丹藥，即交與徐鳴皋道：「賢姪可將此丹藥用陰陽水開和，以一粒調敷於傷處，以一粒服下，但看吐出黃水，就安然無恙了。」徐鳴皋接過丹藥，即走了出去，來到徐壽帳內，如法用陰陽水開和，先與他敷上，然後與他服之。便坐在一旁，等候徐壽將丹藥服了下去，箭傷處又好敷了。說也奇怪，登時就止了癢，不多一刻，覺得腹中呼呼响聲，反覺得快活非凡。又過了一刻，就便吐出了許多黃水。此時人事也不昏迷了，面門上也不癢了，即刻抓了起來，就向大帳而來。徐鳴皋大悅，也就跟着他出了本帳，竟向大帳而來。徐壽入了大帳，只見元帥與玄貞子及各家兄弟，皆在那裏談閒話。當下便走到玄貞子面前，納頭便拜。口中道：「謝我師伯救命之恩！」玄貞子也謙遜了一回。此時王元帥見徐壽傷處已好，甚是忻悅。因向玄貞子道：「多蒙老師解救之恩，便是某也感激不淺。」玄貞子道：「此事何足挂齒，惟徐壽尚須養息三日，方可交兵，不然恐防中變。」王元帥聽說，又道：「多蒙老師指教，某當依命。」說了，即令排酒，玄貞子也就不過推辭，入席暢飲。酒席之間，王元帥便問道：「仙師法術精

明能知過去未來之事，但不知此間何日可以清平。以後有無意外之事否？」玄貞子道：「以貧道看來，此山不日即可掃平，並無意外之慮。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現在逆藩宸濠一經起兵，即有一番大大的周折。不但元帥要勤勞王事，惟恐聖駕須親征，那時才可平定。彼時貧道等七子十三生，還要前來保駕，助滅宸濠。」王元帥見說，因道：「以仙師如此法術，豈不可以預爲前去，將逆賊殺死，以免後患，何必定要聖駕親征，方可勦滅呢？」玄貞子道：「氣數皆然，必須如此，不可勉強的。」王元帥聞見此說，也不便追問，仍然大家飲酒。席散之後，玄貞子告辭，王元帥仍欲挽留，玄貞子堅辭，也只得相送而去。出了營門，王元帥方與他一揖之後，登時便不知去向。王元帥贊嘆不已。當去回轉大帳，即令徐鳴皋、徐慶羅、季芳王能、李武、周湘帆等人督領大兵，於次日清晨前往蕪勦賊寨。且說一枝梅包行恭二人在賊中細探情形，俾爲內應。當下未及與卜大武會話，等到次日晚間，才悄悄問明卜大武各節。當即約定卜大武於次日三更舉火爲號，先燒賊寨，然後裏應外合。卜大武答應。一枝梅當夜即前往大營，面見王元帥，告明一切。又約定三更裏應外合，共破賊寨。但見山內火起，即便猛攻，裏面自有接應。王元帥大悅。一枝梅又復出了大營，仍回桶岡，專等次日行事。忽然一想：「孟超之弩，尙未盜出，留在那裏終久貽害，不若就此前去，將他毒弩盜出，使他毫無所恃，若再能就近將他殺死更妙。」當即來至右寨，仍從檐口倒吊下來，向孟超房內探伺。合該這夥強盜惡貫滿盈，要死在一枝梅等手內。一枝梅正望裏探，只見孟超從房內急急走出，一枝梅一見，趕緊縮身上屋，潛伏於瓦樑上。孟超走過來，他便躡足潛蹤，穿房越屋，跟了下去。轉了幾個灣，只見孟超進入一間小屋內，那小屋并無窗櫺門扇，却是一間廁所。原來孟超忽然腹痛，到此大解。一枝梅一見大悅，暗道：「不趁此時前去盜箭，更待何時？」急回向右寨急跑，當即飛身入房，四面一看，并無弩箭。心中正在着忙，忽見孟超床鋪上枕頭邊擺了一件東西，一枝梅一看，不由的大悅。只見那物是個八寸長的竹筒，上面有一張小弓，弦索緊按住竹筒口，弦上扣着一枝竹箭，半段在竹筒裏，半段在外。一枝梅道：「原來此物就

如此惡毒。當下即將弓箭藏收起來，正要出房，忽聽門外脚步聲响，知道孟超已解手回來，一枝梅當即將弩箭拿在手中。原來一枝梅早已看得清楚，知道那弩箭的用法，等孟超將進房來，他便一箭發出，正中孟超額上。孟超向後一退，大喊一聲道：『有奸細！』說時遲，那時快，一聲未完，一聲又到，孟超即便讓過。一枝梅就趁這個空兒，已出了房門，身一縮早穿上屋頂，復又連幾縱，早不知去向。等得孟超出去向外喊人，一枝梅已到自己房內。孟超喊嘍兵及謝志山等，均出來尋拏奸細，卜大武也就出來各處尋找，却好一枝梅包行恭也混在裏面，助着他喊奸細，那裏查得到。整整鬧到天明，謝志山才得沒事，孟超身雖中了自己的弩箭，却有解藥可救。當下回至臥房，取出解藥，用水調治好了，不到一刻已經沒事。不過弩箭被人盜去，即時製造不成，只得悶悶不樂。你道他的弩箭，本來隨身攜帶，如何誤放枕畔？原來他因腹痛急切要去大解，放在身旁，恐怕誤觸機關，自是不便，因此放下，放在枕畔。不料被一枝梅盜去，這也是他合該如此。這日山兵以及大小頭目，防備甚嚴，惟恐再有奸細到晚間，更加嚴防，却好徐鳴皋等所領的大兵已到山口，向山上討戰，守山嘍兵當即報入大寨。謝志山聞報，即傳令堅守不出，俟明日天明再行開兵。這一起嘍兵，方得令出去，又一起嘍兵報入寨來，說官兵現在攻打甚急，若再不去迎敵，寨柵即難保了。卜大武此時也在大寨，當下說道：『兄長自古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若不出去，官兵尙疑惑我等懼怯他，兄長若不去，小弟去會他。』不知謝志山可否答應，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棄邪歸正獨力鋤強 陽助陰達雙刀殺賊

話說卜大武向謝志山道：『自古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此一定不移之理，今官兵既來，攻打甚急，若不出去，萬一被官兵打進來了，如之奈何？兄長如不出去，待小弟去敵官兵便了。』謝志山道：『賢弟有所不知，非愚兄好濡滯縮退不前，只因官兵詭計甚多，日間不來攻打，反在夜間前來，却是何故？』卜大武道：『原來爲此，在小弟

看來官兵此時前來，正以我山中無甚防備，且料夜間必不前來，他便出不意，攻其不備，我等即往前迎敵，奮力廝殺，偏使他料我所不料，雖不能殺得他片甲不回，也可傷他些人馬，稍挫他的銳氣，若能一鼓作氣，必獲大勝，兄長可無多慮。」謝志山道：「據賢弟如此，是能前去迎敵的。」卜大武道：「兄如不去，弟當愿往。」謝志山道：「兄尤有慮者，孟賢弟傷勢未痊，不能令其出戰，若兄一人之力，又恐不能取勝，若令賢弟同去，又恐寨內無人，萬一隱藏奸細，變生倉卒，則更兼顧不及，必致如大庾之敗，所以猶豫不決者，此也。」卜大武道：「兄長勿憂，小弟有兩說，聽兄擇之，或小弟前去迎敵，兄長便堅守大寨，以防萬一，或兄長前去迎敵，小弟堅守大寨，二者孰是，兄可擇之，不過小弟雖蒙兄長留待，未嘗久處，恐兄長見疑小弟耳。」謝志山聽了，登時笑道：「賢弟何太多心，既是一家人，愚兄何疑之有，果有疑惑，當日亦不相留了，既如此說，還請賢弟留守大寨，兄便去迎敵官兵便了，但賢弟既守大寨，責任亦頗重大，萬勿疎忽。」彼此說定，謝志山正欲提兵出馬，忽見一枝梅扮作本山嘍兵，故意皇倉失措，進來報道：「啓大王爺，大事不好，現在官兵已將山下頭寨柵攻破了，求大王速定奪。」謝志山聞言大驚，立刻提了虎頭槍，上馬而去。一枝梅見謝志山已去迎敵，當中即會同卜大武，走入大寨，取出火種，就在寨內放火，登時火穿屋頂，包行恭在右寨外看見火起，也就喝令帶來的一千精銳，即刻喊吶起來，往各寨去喊救火，各寨山兵一聞火起，立刻倉皇不定，所有一千精勇官兵，便雜在裏面，互相踐踏，混殺起來。卜大武提了銀槍，急急奔到孟超寨內，向山上嘍兵大聲喝止道：「爾等毋須錯亂，此係奸細放火，就中取事，若爲他所惑，是他的計了，若有不依號令，妄自亂動者，立斬。」怎奈止不住，仍是自相踐踏，加之那一千精銳官兵，虛張聲勢，捏造謠言，互相喊道：「我們快逃命呀，官兵不知多少，又從後山殺進來。」這句話一出，那些山兵更加惶恐，真個是抱頭鼠竄，不知如何好。又見火勢甚熾，紅光燭天，大家正無主意，又見一枝梅在亂兵中大喊一聲道：「官兵已殺到寨內，你們大家看呀，右寨內大火起了，也是官兵放的火呀！」衆嘍兵抬頭一看，果然右寨火勢又復沖

天，明如白日，更加悚惶不已。孟超知事不妙，便拍馬趕往山前，與謝志山送信。正向前飛跑，忽見卜大武提了銀槍，飛馬前來。卜大武一見孟超，故意喝道：『好大胆的狗官，你敢偷越後山，前來放火，亂我兵心！不要走，咱卜爺在此，吃我一槍。』說着，便當胸刺來。孟超見卜大武如此疑惑，他誤認官兵，正要一面舉刀相迎，一面告訴他是自家人，不可誤會。那知兩匹馬皆是飛快，卜大武是有意，孟超是無意，只聽孟超喊道：『卜賢弟是自家人，不要認錯了。』這一聲，尚未喊了，卜大武的槍已到了胸前。孟超萬萬躲之不及，正中一槍，刺于馬下。當即取了首級。一枝梅包行恭見孟超已被卜大武殺死，大悅。登時二人，即拔出短刀來，一路跳躍，逆縱直望山前而去。不一刻已到山口，只見謝志山與徐鳴皋一班人在那裏混殺。一枝梅包行恭二人齊聲喊道：『謝大哥，不要慌忙，咱等前來助你。』謝志山正殺得不能逃脫，忽聽有人前來助他，心中甚是大悅。當下便抖擻精神，預備力戰。那裏知道，不是前來助戰，正是前來殺他，他却不知道。尚大喊道：『那位賢弟前來助我，速速殺進。』一聲未完，只見兩個黑團子飛到面前，一聲喝道：『咱也來了。』遂一刀就望謝志山當頂砍來。謝志山一見不是自家人，心中已惶恐不已，正欲舉槍相迎，又見右肋下一刀刺進。謝志山真個兼顧不及，一枝梅的刀，已從頂上砍下。包行恭的刀，又從肋下刺入。兩把單刀，雙管齊下。登時將志山砍死馬下。那馬溜鞭而去。包行恭即刻取了首級，子是一聲大喝道：『爾等衆嘍兵聽着，謝志山孟超俱被咱家爺爺殺死，山內的大寨亦被全行燒燬。爾等怕死的速速解甲棄戈，納首投降，本將軍等尚可免爾等一死。若道半個不字，再思負隅，本將軍即率領大兵，將你等殺個雞犬不留了。』那些衆嘍兵聽見如此，又知寨主全行殺死，大寨全行焚了一空，誰不要命。也就喊道：『求將軍格外賜恩，我等情愿歸降，但祈饒我等一死。』說着，這山上山下，已密密的跪下，有千多山兵哀求免死。當下徐鳴皋等，即喝令說：『聽候定奪。』那些嘍兵一聞此言，登時站起來，排立兩旁，迎接徐鳴皋等上山。走至山腰，只見迎面一騎馬飛將下來，大聲叫道：『各位將軍勞苦了。』徐鳴皋一見，正是卜大武，大家謝道：『多蒙大哥暗助成』

此大功，可感可感！惟有徐慶更加得意，當下跳下馬來，上前去要執卜大武的手相慶。卜大武見徐慶下馬，他也就跳下馬來，徐慶便執卜大武的手，說道：「難得賢弟棄邪歸正，去暗投明，今日成此功回營，元帥必然給賞，保奏的，可喜可喜！」卜大武道：「小弟何功之有？若非兄長，日前在元帥前保救，早已作了斷頭之鬼了，今日微功薄力，不過聊報元帥不殺之恩，兄長及各位將軍相救之力，何敢自詡其功，妄邀保奏呢？」大家聽說，齊道：「非卜大哥相助之力，我等何能有如此快速，不到半日功程，將這座山寨，全行毀滅，賊又全行誅戮呢？」卜大武又謙遜了一番，當與衆人進得山來，在各號先看視一回，然後在那未經焚燒的處所，先歇一回，又查點已經殺殺的山兵，共有四百五十名，受傷的有二百多名，尚有一千餘名，皆情願歸降。徐鳴皋當令衆山兵，將已死的屍首，全行掩埋去訖；又將山內錢糧查明數目，那些受傷的各給銀兩，使其回家歸農，已降的仍住紫山中，聽候稟知元帥，再行發落。各事已畢，徐鳴皋即與一枝梅包行恭卜大武三人說道：「愚兄現在率領所部，回營繳令二位賢弟，可仍督率所部，及新降山兵，暫住此地，俟元帥如何發落，當即令人前來招呼，再行率隊回營。」一枝梅等三人齊道：「徐大哥此言，正合某等之意，當靜候示下便了。」徐鳴皋也就別了一枝梅，三人率領所部回營而去，究竟王元帥如何發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馳奏章元帥報捷 論戰績武宗加封

話說徐鳴皋留一枝梅包行恭卜大武，既所部一千精銳，仍駐桶岡，聽候元帥發落，自己便率領所部回營繳令。到得大營，門官稟報進去，王元帥一聽大喜，即刻傳見徐鳴皋等人，便一齊進帳，參見已畢，王元帥獎勞一番。鳴皋又將留兵駐守桶岡，并新降嘍囉各節情形，聽候元帥發落的話，說了一遍。王元帥當下吩咐一枝梅等三人，仍駐守桶岡，俟將安南橫水兩處勦滅以後，再行合兵回營覆命，所有降卒，即著編入隊伍，仍歸卜大武管帶。

吩咐已畢，當有隨營差官，飛報前去，大營內養兵三日。王元帥又命徐慶、徐壽、狄洪道三人，率領精銳三千，進攻南安。徐鳴皋、周湘帆、羅季芳三人，統率精銳三千，進攻橫水。均限一月內，將兩處悉數剿滅。先回營者，便爲頭功。徐慶、徐鳴皋等，得令已畢，料理一日。次日，各拔隊前行，分頭而去。話休煩絮，果然不足一月，已將南安、橫水兩處賊巢，全行搗毀，殺斃賊首八名，賊兵二千餘名，招降賊兵一千餘名。徐慶首先回營，繳令王元帥，便代他立了頭功。徐鳴皋稍遲一日，也就回營繳令。王元帥也代他上了功勞簿。江西各賊，悉數討平。王元帥大喜。當日無話。次日，王元帥又傳令三軍，及一枝梅等聽候馳奏進京。奉旨：何日班師，再行拔隊。現在暫且駐札此處，所有各兵卒，務宜嚴加約束，不准搔擾百姓，搶奪民財，以及賣買不平，橫行無忌。如違者，定按軍法斬首示衆。各營得令，果然各遵約束，克守營規。於民間秋毫無犯，專候奉旨班師。閑話休表，當即寫了表章，差弁馳奏報捷。這日武宗接著奏章，當就龍案上展開細看，只見上面寫道：

欽命督理江西軍務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王守仁跪

奏爲馳報勦滅江西南安橫水桶岡大庾洵頭華林漳州各賊寨，殲戮各賊首，謝志山池大鬘等，現在一律肅清，恭摺具陳，仰祈

陸上

聖鑒事。竊臣於七月間，欽奉

諭旨，以南安橫水桶岡諸寨，有賊首謝志山等；漳州洵頭大庾諸寨，有賊首池大鬘等；在於江西福建廣西湖南廣交界處所，方千餘里，夥聚爲害地方，實非淺鮮，若不迅速勦滅，何以靖寇賊而安閭閻。即著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王守仁親統大兵，就近迅速進勦，毋任蔓延。欽此。欽遵。臣遵即擇日率領前總督軍務右都御史，臣楊一清所部前部先鋒，隨營都指揮慕容貞、徐慶、楊小舫、羅季芳、狄洪道，包行恭、周湘、魏徐壽、王

能李武等暨大小三軍無分晝夜，趨趕前進，於八月初六日行抵江西湖廣交界之處。當經臣詢悉土人，南安各寨地多深阻，大兵不易直入。臣卽設計分兵，分令先鋒徐鳴皋、指揮楊小舫進攻涇頭寨，指揮慕容貞王能進攻漳州寨，指揮包行恭、徐壽進攻華林寨。臣自親統大軍，隨帶指揮狄洪、周湘帆、徐慶、羅季芳、王能、李武進攻大庾寨。蓋大庾爲賊首池大鬢之巢穴，是以臣親率大兵進攻。各將弁分頭去後，九月初二日，據徐鳴皋馳報於八月二十夜購線間道，暗攻涇頭，縱火先焚賊寨，殺斃賊目鎮山、虎等五名，賊兵二百餘名，招降賊兵八百餘名，奪獲糧草器械五百餘件。於九月二十日，馳回大庾，與臣合兵一處。先是臣馳抵大庾，賊首池大鬢恃險負隅，臣又因不識路徑，屢戰不克。復經臣密訪高士王遠，謀再三諮詢，知其大略，復經王遠、謀將大庾山路及進攻各法，繪圖立說，細意陳明。臣卽接圖進攻，仍用火攻，幸一戰而克。又得先鋒徐鳴皋、指揮楊小舫，由涇頭馳抵，當卽奮勇爭先，會同指揮徐慶等力戰，殺斃賊首池大鬢、賊目郝大江、任大海、胡大淵等四名，收伏賊目卜大武一名，招降賊兵一千餘名。所有糧草器械悉數付之一炬。臣正擬回軍進攻南安，橫水、桶岡諸寨。十月初四日，據指揮包行恭、馳報華林寨於九月二十三日勦滅。臣據報後，當卽接兵不動，專候華林、漳州兩處回軍前來，合兵一處，再行進攻南安等寨。以厚兵力。十月二十廿二等日，指揮慕容貞、包行恭等先後馳抵大庾，臣當卽日披隊進攻南安。旋據降賊卜大武稟稱，桶岡係賊首謝志山盤踞之所，桶岡一破，南安、橫水不戰自下，并情願充細作，以作內線，借贖前罪。臣當經派令前往，復令徐鳴皋、慕容貞、徐壽、周湘帆、包行恭等，改扮嘍兵，隨同卜大武前往。先後由徐鳴皋、慕容貞殺斃賊目孟超等，復經卜大武約期十一月十八日，裏應外合，縱火焚燬寨柵，當將賊首謝志山等衆殲滅殆盡，并招降賊兵一千餘名。復經臣派令徐慶、徐壽、狄洪、道率領精銳三千，進攻南安、徐鳴皋、周湘帆、羅季芳三人，率領精銳三千，進攻橫水。未及一月，先後將南安、橫水兩寨一律勦除，計殺斃賊首八名，賊兵二千餘名，招降賊兵一千

餘名。現在各處已一律肅清。此次進攻各將弁，無不身先士卒，奮勇爭先，洵屬異常出力！大武雖在先會爲賊目，一旦棄邪歸正，矢志投誠，即能設計立功，實心助戰，亦屬可嘉之至。所有臣督勦各賊寨先後勦滅，一律肅清，並隨征各將士轉戰情形，可否籲懇

天恩嘉獎，及破格錄用之處，理合恭摺具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再臣現在駐兵桶岡，是否即日班師伏候旨示，以便遵行謹奏。

武宗將這道表章閱後，龍顏大喜，當即硃批，加封王守仁爲兵部尙書，徐鳴皋等爲遊擊將軍，卜大武、矢志投誠，戰功卓著，著加恩封爲指揮，仍派往大營効力，俟後有功，再加升賞。所有各軍，即著王守仁即日班師，另候調用。批畢，正欲發出，忽見黃門官又呈進一道表章，武宗展開一看，只見龍顏失色，吃驚不少。欲知爲着何事，吃驚且看下面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擊殺命官宸濠造反 奉旨征討守仁督師

話說武宗見黃門官呈進一道奏章，展開一看，不覺龍顏失色。你道爲何如此？原來宸濠打聽南安各寨諸賊，悉爲王守仁、徐鳴皋等勦滅盡淨，他便決計起兵。這日會宸濠生日，當有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達等，明知宸濠蓄意謀反，但係藩王，亦不得不前往拜壽。當日即親至潯邸祝壽，宸濠亦留孫燧、許達等飲宴。次日許達、孫燧親往謝宴。那知宸濠早將甲士埋伏停當，擬先殺孫燧等，然後起兵。一聞孫燧、許達前來謝宴，即刻命人傳進孫燧、許達到了廳上，正欲與宸濠謝宴，忽見宸濠命人將前後門重重關閉起來。孫燧、許達不知何意，便向宸濠道：「王爺何故令人閉門？」宸濠見問，一聲大喝，只見壁內埋伏的那些甲士，個個執刀，由壁內出來，環立左右。宸

濠指孫燧許遠道：「本藩奉太后懿旨，說汝等在官不法，命本藩捉拿爾等。」孫燧聞言不服道：「太后果有密旨，巡撫大臣安有不知的道理，王爺何得假傳懿旨，却是何故？既是太后有密旨前來，請王爺將密旨請出，給我等一看。」宸濠聞言，也不與辨，白遂大喝一聲：「你等還不給我拿下！」當有左右甲士奮勇爭先，立將孫燧按翻在地，登時取出繩索，細綁起來。此時兵備副使許遠，見孫燧無辜被縛，知道宸濠有變，便大罵道：「逆賊爾之詭謀，潛蓄已久，我等豈不知道爾昨日生日，我等不過因爾係朝廷的苗裔，不能不看聖上金面，前來與爾祝壽，爾不思盡忠報國，上報朝廷大恩，反思謀爲不軌，假傳懿旨，執縛命臣，我等係聖上臣子，豈容爾這逆賊執縛爾，既謂太后有密旨，何不取出使我等一觀，果有此事，我等也甘願受縛，爾又取不出來，豈非有意造反麼？聖上待汝不薄，爾今如此，有何面目見太祖太宗於地下乎？」許遠大罵一頓，宸濠即命甲士擊殺二人。由是宸濠便帶領鄴天慶、殷飛、紅等一千將士，並護兵千餘名，直往布政使胡濂，按察使楊璋衙門而來。那胡濂、楊璋，知孫燧許遠被殺，料敵不過，當即請降。宸濠得了胡濂二人，又將致仕官李士實、在籍舉人劉養正二人，收入門下，爲左右副參謀。宸濠見胡濂、楊璋皆降，當下率領新收參謀李士實、劉養正，及原帶之殷飛、鄴天慶，暨護兵一千餘名，仍回藩邸。當有軍師李自然迎接出來，宸濠進內坐定，便命李士實、劉養正，與李自然相見已畢。宸濠便與李自然說道：「孤前往布政使按察使兩處衙門，那胡濂、楊璋，頗孤孤意，當即請降，孤亦隨時允准，現在當復如何行事？」李自然道：「在臣之意，莫若先遣各將分頭帶兵，先往省內，所有監牢，全行打開，放出死囚，嚴令充當兵卒，一面將府庫錢糧，搜括出來，作爲軍餉。先將此兩事行過，再行遣將分兵，奪取鄰境州縣，以爲根本，然後再統大軍進攻南康，一得，我便佔了大勢，即使朝廷派兵前來，我却進則可戰，退則可守，又各州縣錢糧器械，可以接濟，何患大事不成麼？」李士實即從旁說道：「李軍師之言是也。南康錢糧，首甲一省，而且殷實之家，亦復不少。只要將南康得來，先將府庫錢糧搜括殆盡，設仍不足，即責令殷實之家，計產均分，情殷報效，彼時南康既得，何患

那些富戶不肯輸將？彼時錢糧既富，兵餉又足，然後長驅直入，大事成矣！宸濠大喜，即命波羅僧率領護兵五百名，前往本城斬監獄，搜括錢糧。又命雷大春統率各將分往進攻豐城，進賢，奉新，靖安，武寧，義寧各州縣，又命鄒天慶率領各將進攻南康。當下各將領分頭前往而去，暫且不表。就此一來，不到十日，湖北巡撫與安徽巡撫早已知道，當即一面傳令本標各營嚴加防守，一面會銜告急，馳奏進京。接着南康府早有探馬報去，知本省都御史兵備副使被殺，布政使按察使又皆降賊，現在賊將已帶兵進攻南康。此時南康知府也就一面加兵守城，一面馳奏進京告急。武宗所接那本奏章，就是湖北、安徽兩省巡撫告急的奏本。當下武宗看畢，不覺大驚失色，顧謂在殿諸臣說道：「不料逆藩宸濠竟舉兵造反，據湖廣、安徽兩省巡撫告急前來，奏稱宸濠已將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逵，假傳太后密旨，就逆藩府邸執縛擊殺，布政使胡濂，按察使楊璋，甘心降賊，現在宸濠又分兵進攻南康，及南昌所屬鄰近各州縣，猖獗異常，求勅旨火速派兵前往勦滅，諸卿有何妙策可即奏來？」當有武英殿楊廷和出班奏道：「既已舉兵起事，擊殺朝廷命官，復又分兵進攻各處，據湖廣、安徽巡撫奏前來，求旨派兵火速勦滅，臣意京師距南昌甚遠，即使派兵星夜前往，此事亦復緩不濟急。若再就延時日，必致蔓延，南康一失，賊勢更加浩大，莫若求旨火速加派王守仁親統大兵，就近勦滅。乘方勝之師，勦叛逆之賊，似覺事半功倍，臣意如此，不識主上之意以爲何如？尚求主裁爲幸！」武宗聞奏大悅道：「如卿所言，正合朕意。」當即傳旨加派王守仁總督軍務，就近親統所部星夜馳往南昌勦滅宸濠，務使克日殲除，毋任漏網。所有應需糧草器械，亦於就近湖廣、安徽兩省便利撥用。又傳旨湖廣、安徽兩省巡撫預籌餉需，聽候王守仁撥用。當即交與兵部，由兵部出了火票，每日八百里加緊飭差分頭馳往，不日已到王守仁大營，馳報進去。王守仁見有聖旨到來，當即排設香案，跪迎已畢，然後恭讀一遍。一道是加封的聖旨，一道是令他就近勦滅宸濠。此時王守仁已經風聞宸濠舉兵，今見聖旨到來，那裏敢稍怠慢？當下打發來差去後，隨即傳集衆將，先將加封旨意述了一遍，衆將又各

各望北叩謝天恩。然後即將宸濠造反，奉旨加派就近征剿的話，又述了一回。當時徐鳴皋等，無不咬牙切齒，齊聲罵道：「宸濠你這賊，不思盡忠報國，上報朝廷大恩，反敢謀反，殺死朝廷命官，俟大兵親臨，不將爾這逆賊擒住，碎尸萬段，又何以爲百姓除害，爲朝廷誅賊？」大家罵了一頓，卽向王元帥道：「元帥意在何日拔隊？」王守仁道：「逆藩勢甚猖獗，現已分兵進攻南康，若再遲延，恐南康一失，必成蔓延之勢，而且生靈必遭殺戮。本帥旣已奉旨，促令火速進兵，擬卽於明日拔隊前進，克日進攻，在諸位將軍之意以爲何如呢？」徐鳴皋道：「元帥爲國爲民，所見甚是，明日卽可拔隊，未將還有一言，望元帥容稟，不知元帥意下何如？」王元帥道：「將軍有何言語，不妨說來，大家斟酌。」徐鳴皋道：「在未將之意，元帥可統大軍進攻南昌，以攻逆藩根本之地。未將與慕容將軍，請撥三千精銳之兵，星夜間道，直往南康馳救，能保救下來，逆賊雖據有南昌，究竟錢糧不足，恐亦不能作虎之負嵎。元帥如以爲可行，請卽分兵俾未將等星夜趨趕前去。」不知王元帥是否可行，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徐鳴皋分兵馳救 鄴天慶督隊進攻

話說徐鳴皋擬請分兵往救南康，與王守仁商議，王元帥聽了此話，因道：「將軍之言，甚是可行，與慕容將軍率領精銳前往便了。」當下徐鳴皋得令，卽與一枝梅連夜挑選了三千的精銳，直往南康進發。王守仁亦卽親統大兵，急忙向南昌而來。話分兩頭，且說南康知府郭慶昌，自發了告急文書之後，更會同本城參將趙德威，守備孫理文，趕忙卽調合城兵卒，日夜梭巡，加意防守，又將各城門添設擂木炮石，以備堅守。這日有探子報道：「探得逆藩宸濠，派令鄴天慶率領大兵五千，猛將十員，前來攻取，現在已離南康七十餘里，今晚便來到城下了。」郭慶昌聞報，當卽與參將趙德威、守備孫理文親來商議保守之策。郭慶昌道：「頃據探馬來報，聲稱賊將鄴天慶率領大兵五千，猛將十員，已離城只有七十餘里，今晚便要兵臨城下。所幸城內早有準備，雖不能與之對

敵，尚可堅守。惟望二兄合力死守，只要保得一月，便可有大兵前來相救。某再一面修成告急文書，令人馳往隣封，一面修書往王御史守仁營內，求其就近分兵援救。計來時日，兩處均須一月，方可有兵前來，所以這一月之內，萬萬不可失守。好在城中糧草尚足，民心尚固，某料這一月之內，尚可堅守得住。還請二兄合力同心，日夜輪流防備，全城幸甚！生靈幸甚！」趙德威孫理文同道：「均有守城之任，敢不竭忠報國，死守此城，但求太守放心便了。」說罷，便與郭慶昌同出衙門，先到四週巡閱一番，又將各處細意點查，見有疎忽之處，又隨時加添擋木砲石等類，又與守城各兵，說了許多一體同心堅守此城的話，衆兵士亦復衆志成城，誓以死守。郭慶昌大悅，正要與趙德威孫理文二人下城，忽見又有探子飛跑上來，跪下報道：「探得兪都御史巡撫江西等處總督軍務招討南安各賊大元帥王守仁，現在已奉旨就近統領大兵征討宸濠，即日便由桶岡拔隊了。」郭慶昌聞報，不覺心下爲之一寬。當即飭探子前去再探，并與趙德威孫理文道：「據探子說，王御史既奉招討，必然克日進攻，宸濠向懼王元帥部下頗多劍俠之士，果能克日前趕南昌，大兵一到，宸濠必然喪膽。宸濠既然心存恐怕，又恐兵力單弱，難與爭敵，勢必將這兵調回，那時南康就可保全無恙了。所慮者，王元帥所部大兵，不能迅速前去，此處賊兵久攻打危急，因此更不能不並力死守。」趙德威孫理文道：「太守瞭如指掌，某等當竭力死守便了。」於是二同下城，各回衙門而去。當日賊兵併未臨城，及至次日，郭慶昌見賊兵未來，便暗自疑道：「賊兵此時未到，難道昨日探子所報不對麼？」正在疑惑，聽一聲砲響，喊吶之聲，震天動地，郭慶昌聽得清楚，知是賊兵已到，一面飛飭細作前去探聽，一面上馬馳奔上城，走至半路，却好遇見參將趙德威，守備孫理文，也是聞得喊殺之聲，飛馬前來，三人一齊上城，向城外一看，只見賊兵如傾山倒海一般而來，賊兵中軍高插一面大旗，旗上寫的是一個斗大的紅帥字，旁邊有一行小字，是值殿武威無敵大將軍郭慶昌看罷，知是鄰天慶，便與趙德威道：「逆賊如此僭越，賊將居然膽敢自稱值殿大將軍，爾道可殺不可殺？」趙德威也是怒不可遏，正談之際，賊兵

已臨城下，此時吊橋久已拽起，只見那些賊兵一字兒排開，列成陣勢，不一刻從中軍飛出一匹馬來，上坐一人，身長九尺，開外一副長馬臉，兩道掃帚眉，目若流星，面如黑棗，領下一部短鋼鬚，手執方天畫戟，足有碗口粗細，坐在馬上，望着城上大聲喊道：『爾等守城的兵卒，速報爾家本官知道，就說咱值殿無敵大將軍鄒天慶，奉了寧王之旨，特地前來取城，速令郭慶昌開城納降便了。』郭慶昌聽了這話，不由的大怒，在城上指定鄒天慶罵道：『該死的逆賊，逆藩宸濠存心不軌，皆是爾等這些逆賊，慫恿而成，爾膽敢假逆藩之勢，前來攻城，須知此城係國家的城池，非逆藩所可得而取之，爾等若知正道，速速退兵，勸令逆藩及早歸正，或者主上念先王之苗裔，格外施恩，不加誅戮，若一味不知好歹，居心造反，指日天兵一到，免不得碎尸萬段。』鄒天慶見說，也大怒道：『爾好大胆，一個知府，胆敢亂罵寧王，須知咱家王爺，應天順人，救生民塗炭之苦，現在布政使胡濂，按察使楊璋，皆已投降，爾敢抗敵王師麼？』郭慶昌道：『好大胆的逆賊，敢來嚙嚙爲口舌之辯，本府雖爲知府，却是朝廷命官，受國家俸祿，當盡忠節于皇家，何能如胡濂楊璋甘心順逆，爲萬世唾罵，爾休得多言，速速退兵，方是正理。若再饒舌，本府即刻取爾的狗命。』鄒天慶直氣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煙，喝令各賊兵用力攻城，務在必破。衆賊兵一聲答應，即刻蜂擁上前，併力進攻，到了城下，城上將所有的擂木砲石，一齊打下，只打得各賊兵頭破血流，骨碎筋斷，不能前進。鄒天慶見了如此，卽命團團圍住，衆賊兵又一聲吶喊，登時將一座南康城，困得水洩不通。郭慶昌見城已被困，便與趙德威、孫理文督率兵卒，日夜巡防，合力死守。鄒天慶一連攻打十日，只是攻打不下，心中甚爲焦躁。這日又在那裏攻打，忽見探子報道：『啓將軍，今有王守仁部下先鋒遊擊徐鳴皋，一枝梅帶領精兵三千前來援救，現已離三十里下寨了。』鄒天慶聞報，一面令探子去訖，一面暗道：『此城攻不下，又有救兵前來，咱雖不怕，惟是此城何日方可攻得破呢？况且徐鳴皋一枝梅等，智勇過人，却是個勁敵，必須死力爭殺，先將徐鳴皋一枝梅二人殺敗之後，然後此城不難攻打了。』主意已定，當令各將士，如果救兵前來，務各死力斷

殺，先挫他銳氣。各賊兵自然答應，盡等救兵前來，與其死戰，這且不表。且說徐鳴皋一枝梅所帶三千精銳之兵，到了南康城外三十里，分爲兩營，紮下營寨，令細作進探南康如何情形，曾否失守。細作回報：『現在南康堅守甚固，賊將鄴天慶督率各賊兵，因得水洩不通，雖未破，危險岌岌。』徐鳴皋一枝梅聞言，即令細作去訖。便計議道：『南康如此堅守，吾料那賊兵雖攻打甚急，且夕未必能破，我等既已到此，明日即可開兵。能將鄴天慶擒獲過來，那些賊兵自然不戰而退，即使不能全勝，必須併力征勦，挫他的銳氣，好在我輩以戰勝之師，敵他疲乏之本，似乎不難獲勝。』一枝梅道：『不然，我兵雖是戰勝而來，但是在路行程，不免風塵勞瘁，吾料賊兵見我等長途跋涉，忙趕前來，他必然乘我暫時疲乏，死力爭戰，挫我銳氣。在小弟看來，明日開兵，但須與他稍爲戰上幾個回合，便自收兵，然後暗設良策，較爲穩妥。若與之死爭，雖可勉力得勝，我兵必然多傷，且彼衆我寡，亦不可以力敵，操必勝之權，莫若從緩計較爲是。』不知徐鳴皋聽了一枝梅這一番言語，以爲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一枝梅獨奮神勇 鄴天慶誤聽人言

却說徐鳴皋聽了一枝梅這一番議論，當下亦甚以爲然。因道：『賢弟之言，甚合我意。且俟明日開兵之後，看是如何光景，再作計議便了。』一宿無話，次日即傳令開兵，所有部下各兵，無不爭先恐後，但聽一聲炮響，齊向南康賊營而來。此時鄴天慶知道救兵已到，但留一半精兵困城，其餘一半已立下營寨，準備與徐鳴皋一枝梅對敵。城中知府郭慶昌，參將趙德威，守備孫理文等，亦早有細作去報，也知道徐鳴皋等兵來救，於是更加防守。雖有賊兵攻城，那裏肯稍怠慢。徐鳴皋督率所部，到了賊營，不過有半里之遙，當下排成陣勢，一枝梅出馬討戰。賊中早有人飛報進去，鄴天慶也就披甲出馬，彼此兩陣對圓，一枝梅大聲罵道：『好大胆的叛賊，趙王莊破了，爾迷魂陣，也該知道本將軍的利害，從此洗心革面，勉爲好人，乃敢怙惡不悛，又惹惡叛王殺害朝廷的命官，

公然起兵造反前來攻取城池實爲罪大惡極感不畏法現天兵到此須知本將軍所部人馬所到之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逆賊爾亦該耳有所聞若再不早受縛還要抗敵可莫怪本將軍踴進賊營將爾這逆賊擒住碎尸萬段」鄴天慶聽了直氣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哇呀呀一聲也就罵道：「好小子休得要逞能須知現今主上昏暗已極寧王仁義過人正天與人歸之際合當登其大寶今爾等衆不知時務反敢敵抗仁義之師不要走看戟」說時遲那時快便一戟刺來一枝梅急忙將點鋼叉架住一來一往便大殺起來兩下戰了數十合的光景彼此不分勝負鄴天慶殺得氣急將戟稍一指只見那些賊將率領各兵一聲喊啞一齊沖殺過來個個死力爭先拚命來戰徐鳴皋在本陣中看得清楚即令所部各兵不准接戰等待賊兵來得近切一齊用箭射去將賊兵射住各兵答應一聲立刻將弓箭取在手中看看賊兵逼近即將所有的箭射出真是萬弩齊發箭如飛蝗各賊兵中箭者不知其數那裏能沖殺過來此時一枝梅仍與鄴天慶力戰看看抵敵不住只得虛砍一刀敗回本陣只見本陣中萬弩齊發射住賊兵他便大喊一聲舞動手中點鋼刀從賊隊背後死力殺進那些賊將賊兵那裏抵敵得住只見他如砍瓜切菜一般將那些賊兵亂砍亂殺只殺得賊兵紛紛向兩邊退下本陣內各兵見賊退下知是一枝梅殺進也就住箭不射一枝梅殺回本陣鄴天慶業已追來各兵復將箭射了一陣鄴天慶這才鳴金收軍徐鳴皋也收兵回營即此一陣賊兵中箭受傷被刀砍殺的亦復不少也爲勝了一仗南康知府郭慶昌等在城上見兩軍對敵先見一枝梅敗走代他捏了一把汗及見衆賊兵沖過去更加憂慮比及箭如飛蝗將賊兵射回又見一枝梅從賊隊背後殺入進去大獲全勝心中大喜即與參將趙德威等道：「賊勢雖大得此一枝兵前來救援而又大獲全勝非特賊將大挫銳氣不免膽寒即這一座城池諒來也可以保得住了真乃國家之福萬民之幸也」說罷仍令各兵嚴加防守不可因賊兵敗了一仗即有所恃頓生疎忽之心勝負乃兵家之常事萬萬不可稍怠各兵亦齊聲答應于是郭慶昌與趙德威先行下城留守備孫理文暫行督率稍俟一刻再來

相換。鄴天慶收兵回營之後，聚集隨營各員，奔道：「不意今日敗了一仗，本將軍是指望沖殺過去，就這一仗，可將官兵殺他一個片甲不留，即使不然，也可大獲全勝，不料他用亂箭射住陣腳，使我兵不能前進，又被一枝梅沖殺過去，殺死兵卒不少，南康又攻打不下，曠日持久，這便如何是好？」當有裨將張爾銑上前獻計，說道：「將軍勿懼，末將有一計在此。某料敵人今既大獲全勝，必有驕矜之意，莫若乘他戰勝之際，今夜前去劫營，敵兵必不防備，就此一仗，亦可以殺得他片甲不留。如將軍以末將之計爲然，某請爲前部。」鄴天慶聞言，因道：「張將軍之計雖善，惟恐徐鳴皋一枝梅二人，非一勇之夫可比，未免不慮及到此，萬一他們早有防備，則更畫虎不成，反受其害，那時更覺不利了，若能一戰而勝，自是妙不可言，仍須從長計議。」鄴天慶正在猶豫不定之際，忽又有裨將陳如謀上前來啓說道：「將軍勿疑，張將軍之言是也。今夜前去劫寨，如果不勝，某甘受軍法，某逆料敵兵絕無防備，失此機會，未免太可惜了。」鄴天慶道：「既二位將軍皆言可行，某當依計而行。」當即密令張爾銑、陳如謀率領所部精兵一千，於二更時分抄出敵兵之後，但聽喊吶之聲，即便掩殺進來，又令裨將王志超、呂英俊率領所部精兵一千，於三更時分急急啣枚疾走，到了敵營，便從左右殺入，使他腹背受敵，自己便親率大兵前往接應。分派已定，各賊將得令而去，按下不表。且說徐鳴皋一枝梅二人，大獲全勝，回到大帳，彼此互相議道：「今日大勝他，一仗也可使逆賊喪膽了。」徐鳴皋道：「彼雖喪膽，必不甘心，明日定與我等決一死戰。」這一句話，忽將一枝梅提醒過來，當下一枝梅道：「誠如兄言，鄴天慶必不甘心，定要報仇，兄所慮者在明日，而弟所慮者恐即在今夜也。」徐鳴皋聽說，也忽然悟道：「非賢弟所言，某幾誤事，爲今之計，必須加意防守，方可保全，但彼衆我寡，萬一前來劫寨，只有備我二人，如何對敵？賊將那鄴天慶而外，尚有裨將，雖不能皆如鄴天慶之勇，常言道：『衆志成城』，而况兵將必得善爲計議，方保無虞。」一枝梅道：「小弟有一計在此，說來彼此商量，可暗使所部各兵，即刻將營門內左右挖下深坑，兩旁各埋伏撓鉤手二百名，短刀手二百名，皆暗藏火種，陷坑

一帶堆積乾柴烈火等物，賊兵到來，進入寨內，便放起火來，斷他歸路；再將營帳預先讓出，亦暗藏引火之物，俟賊兵殺來，亦放起火來，使賊兵互相踐踏，雖不能將他全燒死，也可令他燒死一半。此處不遠有座山，名喚獨孤嶺，我等可於二更時分，暗中率領所部，潛出大營，皆往獨孤嶺埋伏，但聽喊殺之聲，或砲響之聲，便令各兵一齊將火箭射入本寨去引火，然後從獨孤嶺抄出賊之後，再勇力殺出，使他倉猝不能兼顧。某料如此，不識大哥以我所料者爲何如？」徐鳴皋道：「妙是妙極了，但不知賊將果如我等所算，且不知今夜是否必來，必須探聽清楚，方可行事。」一枝梅道：「如要探聽此事，是屬不難，大哥可一面暗令所部趕挖陷坑，及所需各物，以備備而不用；等到初更時分，小弟即暗往賊營，探聽動靜，如果不出我之所料，隨即急忙回營，尙來得及。倘若賊將并無此意，那時小弟便留賊營，等到夜靜之時，便各處放火，大哥但見賊營火起，也可率領所部，前去劫營。總之都要使賊將天慶爲我等所算，能早得手，將南康解圍之後，還可趕緊馳往南昌，與元帥台兵一處，併力去殺宸濠。」徐鳴皋道：「賢弟如此謀策，賊將必爲所算！但是賢弟前去，務要小心，能如所算極好，設若賊營防守甚密，不能得手，賢弟可急急回來，不可貪功要緊要緊。」一枝梅答應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設妙策令派官兵 因劫寨火焚賊寨

話說一枝梅候至天將黑暗，便換了夜行衣服，手中執着單刀，暗藏火種，別了徐鳴皋，竟自出了大營，暗暗的直望賊營而去。這裏徐鳴皋也就密令各兵趕挖陷坑，堆積乾柴烈火之物，又令撓鉤手短刀手，於營內左右埋伏妥當，備候一枝梅回信。且說一枝梅暗暗到了賊營，方才初更時分，真是他們劍俠的武藝，身輕似葉，體快如風，偌大賊營，防備得不爲不密，竟然不知鬼不覺，任這一枝梅在賊營中各處探聽。只見天慶傳出令去，令各處火速預備。一枝梅一聽他傳出此令，早已明白，以下也不要打聽了。當下暗道：「天慶呀！今番要使爾中

吾之計了！說了卽一躍身出了賊營，趕速回到自己營中，徐鳴皋正在那裏盼望，忽見一枝梅從半空中飛下，來此時尚未有二更，徐鳴皋早已明白，因復道：「賢弟前去打聽如何？」一枝梅道：「果不出吾之所料，兄長可以行事預備便了。」徐鳴皋聽言，卽刻密令各兵士道：「方才慕容將軍前往賊寨探聽賊衆，今夜前來劫寨，卽刻讓空內伏引火之物，于各營帳中，本將軍自有妙用。一面隨本將軍速速暗出大營，前去埋伏，俟賊衆到來，殺他一個片甲不回！」各兵齊聲答應得令。徐鳴皋又密令營門左右那四百名撓鉤短刀手，叫他依計而行，不可有誤，如違者定決立斬。這撓鉤手及短刀手，也是唯唯聽令。於是徐鳴皋一枝梅卽各分兵一半，暗暗偷出大營，往獨狐嶺而來，以便埋伏。所有大營，竟是座空寨，惟有乾柴火種，暗藏各處而已。話分兩頭，再說鄴天慶等到初更時分，卽令各兵飽食戰飯，預備前往敵營劫寨。賊兵那敢怠慢，隨卽飽食已畢，先令張爾銑陳如謀兩枝兵，暗暗出了大寨，直向敵兵後營抄出，又令王志超呂英俊，帶了精銳，直向敵兵左右兩營進發。這四個賊將，引了二千賊兵去訖。鄴天慶便自統大兵，率領偏裨將佐亦出營門，前後進發。且說張爾銑陳如謀領著一千人馬，人脚枚馬疾走，迅速抄出敵人帳後，正值二更以後，便按兵不動，俟候前營消息。王志超呂英俊所領一千人馬，也是迅疾走不聽號令，只聽人馬之行聲，到了敵營，大喊一聲，奮勇爭先搶殺進去。王志超呂英俊二人進了營門，分向左右殺入，只聽一聲響，如山崩地裂一般，連人帶馬，跌入陷坑以內。這一片喊吶之聲，真是震動山岳，左右四百名撓鉤短刀手，見此光景，就一面近者刀砍，遠者勾擒，只殺得喊聲震地。一面出火種，急急將那些乾柴引火之物，全行引著，登時烈焰騰空，不可嚮避。所有賊兵知道中計，急急欲想退兵，那裏知道鄴天慶自統的大兵已到，一見敵營內火起，以爲本部兵馬，從敵寨放起火來，也就大喊一聲，率領各賊將士一齊奮勇沖殺進去，不分皂白，只顧逢人便殺，只殺得人喊馬嘶，哭聲震動遠近。此時張爾銑陳如謀在寨後聽得人馬之聲，又見火起，亦以爲官兵中計，也就率領所部，從後面掩殺進來，也是不問情由，逢人便殺，那裏分得出是自家，還是

敵人真個是互相踐踏，自家人殺自家人，正殺得難解難分。徐鳴皋與一枝梅在獨孤嶺看得清楚，也就急急令所部各兵將火箭直望營中亂射，各兵一聲答應，立刻將火箭向營中射去。只見無數紅光，如火龍一般，在半空中飛舞。頃刻之間，大寨內所有暗藏的火種，一齊燒着，只燒得煙霧迷空，火光燭地。鄴天慶等還在那裏，自相亂殺，難解難分。後來還是陳如謀看出，知道中計，忙傳知各兵急急退出，已是遲了。鄴天慶此時也知道中計，深恨張爾銑。陳如謀獻計，致有此敗。於是傳令各兵火速退兵。正要殺出後營逃命，又見營中各處遍地皆火，不能殺出。陳如謀當被火燒死。張爾銑趕急前來，預備保護鄴天慶。冒煙突火，殺出營門，剛走至張爾銑面前，鄴天慶一見，不由的火高三丈，大聲喝道：「總是爾無知鼠輩，獻什麼劫寨計！我云計之不中，反受其害，爾尙有何面目來見我耶？」說了不由的咬牙切齒，深恨不已。張爾銑見了如此，心中暗道：「我本來要好起見，不料誤中敵人之計，前後均是敵兵，即便逃得出去，鄴天慶也斷不能容我；不若乘此將他殺了，割取首級，前去獻納，不但不致死命，或者還可有功。而况鄴天慶自恃寵信，狂詐妄爲，將來也斷難信任，即是寧王大逆無道，指日也就要殲滅，我何不及早去邪歸正，作一個好人。且我有這般本領，歸順朝廷，也可博得個功名，何必定要俯順逆賊？」主意想定，便大喊道：「鄴天慶，爾休得要恃強責罵於我，我也是爲好起見，現在誤中敵計，反與我何干？而况曾與你熟商，你當時絕意不行，誰來強你？既爾視我如此，料想爾也不久於人世，我也不能從賊叛逆，看刀罷！」說着，手起一刀，便砍殺過來。鄴天慶聽了他這一番話，也知道他有變，又見他一刀砍來，也立刻大罵：「好大胆的匹夫，竟敢中變，不要逃！待本軍將送你的狗命。」說着一面將張爾銑的刀架開，一面刺進一戟，張爾銑那裏能敵鄴天慶，當即被鄴天慶一戟刺中胸前，翻身落馬。鄴天慶復一戟結果性命。此時各處的火仍未息滅，鄴天慶心中暗想：「若待火勢滅後，再行殺出，萬一敵兵再掩殺過來，更加掣肘，不若冒火殺出，再作計議便了。」主意已定，即喝令賊卒冒火突煙沖出營來。方到營門，却好徐鳴皋從左殺入，一枝梅又從右殺進，即令那四百名擄鈎短刀

手也。用力當先掩殺過來，鄴天慶萬萬不敢戀戰，只得左冲右突，死力拚命，好不容易殺出重圍，手下各裨將，又被徐鳴皋一枝梅殺死了幾個。鄴天慶此時，也就不敢回營，只得落荒而走。等到天明，見追兵未至，方才在樹林中坐下，稍爲歇息。計點人馬，只剩得一千餘人，其餘的兵卒，非爲敵兵所殺，皆是自相踐踏而死。當下鄴天慶只得收拾殘敗兵卒，逃回南昌不提。且說南康府中，早有細作報進，徐鳴皋殺退賊兵，南康府這一聞，忻悅自不必說。當即開城預備出城勞兵。這裏徐鳴皋一枝梅二人，率領所部殺退賊兵，大獲全勝。等到天明，查點本部兵馬，死傷有限，只見本營內外那些已死賊兵，有的被火燒得焦頭爛額而死的，有些互相踐踏，及自相殘害，骨折筋連，倒在地下，也有有頭無足的，也有有足無頭的，還有洞穿胸腹，身體支解的，真是尸橫遍野，血流成河，而且一種臭味，真要掩鼻而過。徐鳴皋等一見如此，也就目不忍觀，只得就於附近所在，擇了一片大空地，安下營盤，一面傳令各兵將，所有賊兵屍首掩埋去訖。各事吩咐畢，已去賊營中，將所有旂幟器械糧草號衣等件，全行運回本營。又傳報進城，飭令居民照常營業。南康府也就出榜曉示居民，略曰：「賊兵已經我官兵殺退，所有紳商庶士，應即各安本業，毋得惶恐。」合城居民見了此榜，無不忻悅安懷。於是就有在城的紳士，率同居民集資殺牛宰馬，牽羊擔酒，啓請南康府率同一起出門，前往大營勞兵。南康府亦即俯允，也就備了許多犒賞之物，預備於次日與子民等一起出城，勞犒兵士。究竟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牽羊担酒太守犒師 折將損兵逆賊請罪

說話南康府見合城紳士，率同居民殺牛宰馬，擔酒牽羊，預備出城勞師，南康府自己也就備了許多犒賞之物，即於次日侵早，約同參將趙德威，守備孫理文，率領紳士居民，皆出城來，往徐鳴皋營中犒勞三軍，兼謝徐鳴皋等援救之力。當有差官報進營去，徐鳴皋便與一枝梅迎將出來。南康府郭慶昌等衆，一見徐鳴皋一枝梅二

人親迎出來，急忙下馬迎上，拱手稱謝道：「徐將軍慕容將軍請了，敝城危在旦夕，幸蒙將軍馳救，得以保全，合郡生靈，幸免塗炭。今者聊具不腆，率同合郡紳士，前來犒勞三軍，并竭誠趨謝救保之德，尚求笑納，勿却爲幸。」徐鳴皋一枝梅二一面謙遜，一面向後邊一望，只見攜幼扶老，牽羊擔酒，手執瓣香，權呼笑道：「我等台城百姓，若非將軍等親領大兵前來殺退賊逆，我等生靈不免塗炭了。現在合城生靈性命，得保全無恙，皆將軍等所賜。茲特各竭微忱，聊具薄物，爲將軍壽，並且犒勞王師。幸求將軍俯念愚誠，賞賜收納，分給各兵，用慰勞苦於萬一。」說罷，大家又齊跪下，稱謝不已。徐鳴皋一枝梅便與百姓還禮已畢，即令各兵將所犒勞之物，全行收下，又再三答謝。南康府見收下了犒勞禮物，即令衆人回城，衆百姓答應隨即歡呼而去。徐鳴皋一枝梅這才將南康府郭慶昌參將趙德威守備孫理文讓進大帳，彼此又行了禮，然後賓主坐下。南康府復又謝道：「某等久仰威名，如雷貫耳。當逆藩宸濠起兵之時，某即馳書於鄰省告急，遲之又久，并未見有一兵一卒到來。某等正在疑愁深恐此城不保。及聞王元帥已奉旨就近征討，某等即私相悅道：以爲宸濠雖據有南昌，究竟兵力不足，雖曾派令各賊將分往鄰近各府州縣，攻取城池，某料他一聽王元帥有就近征討之權，又更有各位將軍神勇，大兵所指，戰無不克，攻無不勝，他必然膽寒，不敢分兵外犯。那裏知道，他已派令鄴天慶前來，攻取南康。某等見賊將臨城，毫無計策，雖云兵來將當，無如兵力素薄，萬不能與之抗衡。所幸民心尚固，不得已而思其次，惟有守之一字，尚可勉力而行。於是與合郡民人，相約閉城自守，以持救兵前來。不料鄴天慶竭力攻打，相持已踰半月，而兵民登陴死守，勞瘁不堪，再逾十日，救兵不到，真有岌岌可危之勢。正深疑愁，盼望彌殷之際，乃得將軍馳救前來，某等已出望外，又復一戰而勝，殺退賊兵，保我城池，傷彼兵卒，非將軍神勇過人，何能救斯民於水火之中，保此城有完全之績。今者萬民完聚，各保身家，自必各安其生業，合郡安然，非特國家之幸，抑萬姓生民之福。」徐鳴皋道：「敢蒙齒及，某等一介勇夫，毫無知識，幸而戰勝，殺退賊兵，此皆某等分內之事，萬姓居民之幸，而况此城皆

太守參戎保全之力。設若平日不能深得民心，一旦賊至，閉城自守之策，必致爭相遷徙，一經騷動，便疑草木皆兵。雖太守禁止不遑，何能全力合作？是可知太守平日德政入人已深，雖至兵臨城下，猶能衆志成城，處倉猝而不驚，臨大難而不懼，非有賢太守，又何堪允保斯城麼？某等真是佩服之至，欽仰之至。今者又蒙犒勞，雖然出於萬姓手誠，然某等何德何能，敢蒙厚賜，而又不敢有負良意，只好且代所部兵卒爲之道謝罷了。」郭慶昌又謙遜了一回。徐鳴皋一枝梅當令差官將所有犒勞各物，悉數分派士卒，俾各兵均沾德惠，并准其大飲三日。差官答應，當即前去按名分給已畢。是日合營便大吹大擂，歡呼暢飲起來。一連三日，皆是如此。果然營規齊整，軍令森嚴。三日之後，又皆寂靜無譁，各守軍令。徐鳴皋一枝梅又親往城中，參將趙德威守備孫理文，留在城中筵宴。是夕盡歡而散。次日徐鳴皋也就去南康郭慶昌走謝。南康府等也就大排筵宴，留徐鳴皋一枝梅二人在界宴。飲到了第四日，徐鳴皋便傳出令來，次日一同打隊前往南昌。及至拔隊，這日南康府暨合郡官紳士庶，又親送官軍至十里之外，然後回城。徐鳴皋等督隊星夜忙趕往南昌進發，這且不表。且說鄴天慶率領敗殘兵卒，回至南昌，當即入到王府，先與宸濠請罪。宸濠見他敗得如此，而回，便問明一切。鄴天慶就將如何攻城，南康堅守太緊，攻打不下，後來徐鳴皋等如何帶兵前去救援，如何對敵，如何張爾銑設策劫寨，如何諛中詭計，張爾銑如何中變，如何將張爾銑刺死，前前後後細述了一回。也不免大怒道：「孤令爾前去，原爲爾平日猛勇，必能不負孤意，乃竟不自審察，聽信張爾銑之言，雖張爾銑死有餘罪，爾又有何面目前來見我？」喝令推出斬首。當有軍師李自然進說：「千歲且請息怒，臣有一言，求千歲容納。鄴天慶大敗而回，本該立決，然勝負乃兵家之常事，不可因此一敗，便喪一員大猛將。而况鄴天慶實難解救，在臣看來，情尙可原。若非張爾銑獻計，陳如謀決策，鄴天慶似不致大敗如此。今張爾銑陳如謀已死，亦復死不足惜。所幸王守仁大兵尙未到，徐鳴皋一枝梅現已將南康保救下來，必然即日拔隊趕程到此，以爲王守仁之大兵現已馳抵，他便好合兵一處，合力進攻。且臣料徐

鳴皋等必然問道而來。南康守城各官見徐鳴皋一枝梅大獲全勝，我兵大敗而回，必料我等業已大敗。王守仁已到此處，然兵力甚單，斷不敢再分兵前往報復。南康必然一無防備。臣却有一計，乘王守仁大兵未到，南康無備之時，急急再派三千人馬，仍使鄴天慶倍道而行，星夜從大路火速向南康進發，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克日就取南康，將功贖罪。若再不能取勝，二罪併發，按兵法從事，罪不容誅。鄴天慶跪在地下，聽了李自然這一番言語，當下叩頭說道：「千歲若俯如李軍師所請，且派銳兵三千，使臣星夜馳往，掠取南康，若再不能取勝，佔得該城，臣卽提頭來見，尙求千歲原准。」宸濠見說，因道：「只念軍師苦苦討情，免汝初犯，今再派爾三千精兵，若不將南康取而有之，汝亦不必前來見我，汝便自尋死地便了。」鄴天慶見宸濠已允，當卽叩頭退出。隨卽挑了三千精兵，次日卽帶領所部拔隊起程。星夜向南康進發。鄴天慶去了三日，卽日探馬報道：「王守仁親率大兵十萬，又引猛將多員，現已離南昌九十里了。」當有差官稟報進去，宸濠卽令再去探聽。不到半日，又有探馬來報徐鳴皋一枝梅分引精兵二千，由南康問道，星夜趕程到此，已離城八十里了。差官又報進去，宸濠聽報，當與李自然道：「大兵臨境，孤派大將，均尙未回，一旦兵臨城下，將如何抵敵？」李自然道：「千歲勿懼，可就近令人一面飛往進賢，將雷大春調回，以拒敵兵；一面令人飛調鄴天慶，飭令暫緩進攻南康，卽日改從問道，早夜馳回，聽候調用。」宸濠只得依允，當卽令人飛馬分頭調往去訖。忽有探馬報道：「王守仁所統大兵，現已離城三十里了，請旨定主意。」欲知如何拒敵，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分雄師急救南康城 刺降賊夜入按察院

話說宸濠聞報王守仁大兵離城三十里下寨，便與李自然議道：「大兵已經壓境，所有雷大春鄴天慶尙未調回，似此如何是好？」李自然道：「千歲可卽一面傳旨胡濂楊璋，令他趕速統領合城兵卒，堅守四門，一面令

波羅僧率領護軍，前往西門，以備禦敵。再火速加差，馳往進賢，飛調雷大春趕緊回城。某等料王守仁雖統大兵前來，士卒勞瘁，即日未必開兵，即使隨到隨攻，我却以逸待勞，等他攻戰力乏之際，可命波羅僧出城奮殺他一陣，務要獲勝，先挫他銳氣，然後緩緩圍之。旬日之內，南昌必不致失守。那時雷大春已回，即使鄴天慶無論南康得已未得，他一聞飛調，亦必星夜馳回。彼時有此二將，雖王守仁兵力再厚，猛將極多，亦不足慮也。宸濠沒法，只得如此依計而行，按下不表。且說王守仁安營已畢，即與徐慶等議道：「徐鳴皋、慕容貞二人，往救南康，不知勝敗如何。南康有無失守？本帥之意，大兵雖已到此，擬俟南康馳報前來，再行開兵，不知各位將軍意下，以爲何如？」徐慶道：「元帥之意，雖屬不差，但兵貴神速，既已到此，何不即日開兵前去挑戰？或者宸濠無甚防備，來此可以一鼓而成擒矣。若從緩而來，等他防備一密，那時便難得手了。求元帥酌之。」王守仁尚未回言，只見探馬報道：「探得徐將軍慕容將軍往救南康，現已殺退賊將鄴天慶，救了南康。不日即要馳抵了。」說罷，飛身上馬而去。王守仁見報，歛徐鳴皋大勝，忻悅無限。正要議及開兵，忽見探馬報來：「探得南康雖經徐將軍馳救，殺敗賊將鄴天慶，得以未失，現在鄴天慶又復率領精兵，問道馳往，出其無意，攻其不備，乘徐將軍離了南康，他又將該城偷取了。」又復上馬而去。王守仁聞報大驚道：「似此南康得而復失，這便如何是好？」沈吟了一回，即令徐慶周湘帆，即刻率領精銳之兵三千，馳往南康克復，務須克日前進，不得有誤。徐慶等得令下來，正要率兵，即刻拔隊，又見探馬報道：「探得宸濠因元帥大兵已到城下，兵力甚微，現已分馬馳往兩路，調取兵馬，一路往進賢調取雷大春，一路往南康調回鄴天慶。」徐慶聽報，當即進帳，報與元帥知道。王元帥聽言，却又大悅。因道：「如此說來，南康雖失，不復難得了。」因密授徐慶妙計道：「將軍前去，可如此如此，則克復南康指日間之事也。一經克復，即可忙速回營，要緊要緊。」徐慶得令，這才拔隊前行。一日無話。次日，王元帥率領衆將，親統大兵，前往攻城。三聲砲響，金鼓齊鳴，不一會直抵南昌城下，只見吊橋拽高，城門緊閉。王元帥令各兵排成陣勢，親自出

馬帶了衆將，來至城下，喝令護軍高聲叫道：「城上聽者！速令宸濠逆賊前來答話，若有遲延，我家元帥便督大兵，併力攻城。」喊了一陣，并無人答應。又喝令一陣，只見城頭上有一人應道：「王元帥請了。」王守仁抬頭一看，不是宸濠，却是按察使楊璋。王守仁一見，也就答道：「爾受朝廷不次之恩，不思盡忠報効，爲何甘心從賊耶？」楊璋道：「元帥之言差矣。當今巡幸不時，荒淫無道，任用酷吏，讒害忠良，萬民怨恨，眼見大明江山，屬於他人。寧王係帝室宗親，不忍將祖宗基業，改歸異姓，因此弔民伐罪，應天順人，以帝室宗支，接承大統，何謂賊耶？以元帥文經武緯，智略通人，何乃計不及此，而亦人云亦云，竊爲某所不取也。若蒙俯聽鄙言，將來也不失封侯之位。」王守仁不等他說完，潑口罵道：「忘恩豎子，背義匹夫，爾不思朝廷待汝之恩，反敢阿附逆賊，已是罪不容誅；乃又嚶嚶忤毀朝廷，爾若祖若父在九泉之下，當亦恨爾，不但甘爲逆臣，抑亦不孝孽子，爾又有何面目見乃祖乃父乎？」楊璋被王守仁這一頓罵，只罵得頓口無言，羞愧無地。因卽惱羞成怒道：「王守仁，爾休得逞能，看箭罷。」說着，便喝令守城兵一齊放下箭來，頃刻間衆弩齊發，王守仁只得令各兵向後退下，鳴金收兵。回到大營，王守仁恨恨不絕。次日正要復去攻城，却好探子報來，徐鳴皋一枝梅已率領所部，離此只有五里了。王守仁聞報大悅，不一會徐鳴皋一枝梅已進營來，王守仁一見，便將南康爭戰情形，問了一遍。徐鳴皋便細細的述了一遍。王守仁又將鄴、天慶二次攻取南康，并已派徐慶、周湘、帆、馳救的話說了一遍。徐鳴皋聽了，又將南康府知府郭慶昌，如何深得民心，告訴王守仁，也甚欽佩。彼此先將已往之事，述了一回。徐鳴皋便又問道：「元帥到此，與逆賊戰過數次，勝負如何？」王守仁道：「一仗尙未開過，只昨日楊璋被本帥罵了一陣，本帥本擬卽時就要圍攻，不料楊璋惱羞成怒，放下箭來，不能進攻，只得收兵，再爲計議。」一枝梅道：「楊璋這厮，負義從賊，斷不可恕。未將今夜三更前去，飛入城中，將這厮先自殺了，然後再爲計議。」王守仁道：「惟恐他那裏防備甚嚴，不能下手，還是明日開仗陣上捉之。」一枝梅道：「元帥此言差矣，楊璋係一介文人，尙不知武藝兩字爲何物，如何親

臨陣前還是末將前去殺他。」王元帥道：「慕容將軍，既要前去，須要格外小心才好！」一枝梅道：「元帥放心！末將城裏是熟路，絕不妨事的。」王元帥也就答應，這日接兵不動。到了晚間，一枝梅就改扮行裝，扎束停當，等到二更時分，便藏好兵刃，竟自向南昌城裏而去。真是他們的劍俠的手段與衆不同，任那南昌守城的兵怎的密防，竟沒有個人知道。一枝梅已進了城，直奔按察使衙門而來。一路皆是穿房越屋，走到按察使衙門上房，伏身細聽，只聽得裏面已打三更，向各處一看，見燈光尙明，不便下去。正在探望，又見更夫遠遠的敲着三更而來，等他走到切近，一枝梅便在屋上，一個箭步跳下來，拔出單刀，向那更夫面上一幌，口中說道：「你要響，我就是一刀！」那更夫正走之間，忽見屋上跳下一人，手執單刀，向他砍來，已是魂不附體，那裏敢喊，只得跪下來叩頭，却一句話說不出一枝梅道：「我且問你楊璋的住房是在那裏？你若告訴我，便恕了你的狗命，若有半字虛言，登時一刀將爾砍爲二段！」那更夫道：「大王饒命，小人願說。」一枝梅道：「我非大王，我實告訴你，我乃王元帥麾下遊擊將軍，外號一枝梅的便是，因楊璋背反朝廷，甘心從賊，特來殺他，快說出來，現在在何處？」更夫聽說，更然嚇得死去活來，只得兢兢說道：「小人有眼無珠，不識將軍大駕前來，尙求免我一死！」一枝梅道：「誰同你說這些空談，爾快說楊璋住在那裏！」那更夫道：「走此一直進去，末了一進上房，便是他的內室。」一枝梅道：「你這話可真麼？」更夫道：「小人何敢撒謊，只因楊大人本來住在第三進，不久才討了一個小太太，甚是美貌，却住在末了一進，因此楊大人與小太太同住在那裏。」一枝梅道：「現在兵臨城下，還在那裏麼？」那更夫道：「聽說今日不是楊大人上城守夜，是布政使胡大人守夜，所以我家大人今夜無事，才進去了，不多一刻，料想此時大半尙未睡。」一枝梅聽了，手起一刀，將更夫殺死，隨即前去，不知能否刺死楊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勸兒夫妻進良言 殺從賊英雄留首級

話說一枝梅將更夫殺死，旋即跳上屋面，依更夫的說話，直至末了一進，伏身屋上，將身子倒掛於簷口，輕輕的用刀尖在窗紙上戳了一個小孔，聚定目力，望了進去。只見裏面燈燭光亮，坐着一男兩女，男的便是楊璋了，一個女子，約有四五十歲左右的年紀，那一個却只有二十多歲的上下，那老的婦人，生得端莊大雅，是一位夫人的樣子，那二十歲左右的，雖是個小家氣度，美貌天然，却也生得不俗，不像那風流一派。一枝梅看罷，心中想道：「這老的思想，必是楊璋的妻子，那個少的大約是他的妾了。」正欲窺身進去，只聽老的婦人說道：「據老爺說來，鄴天慶與雷大春，不日便要回來了。」楊璋道：「至遲有五日，他兩人總有一個要回來的了，只要他二人中回來一個，便可與王守仁這匹夫開仗了。卑人不恨王守仁別事，我勸他的好話，他不相信，反將我大罵了一場，現在當今任用宦官，誣害忠良，我等雖做了他的臣子，終是慄慄危險。甯王雖然是個藩王，待他的手下那班人極其寬厚，我今日歸順於他，將來他成了大事，我亦不患無封侯之位。可恨王守仁計不及此，反罵我背叛朝廷，甘心從賊，你道可恨不可恨呢？若能將王守仁這匹夫捉住，我定將他碎尸萬段，以消前日之恨。」說罷，只見那半老婦人嘆道：「老爺但顧眼前富貴，不顧將來禍患，甯王待人雖然寬厚，究竟是有心背叛，非若當今名正言順，老爺也要撫心自問，就是今日做了這按察使司，若非朝廷恩厚，那裏有這個地步？甯王擅殺朝廷命官，居心造反，此時正爲人臣盡忠報國之日，老爺不能討賊，已是落於下乘，再欲阿附逆王，於情理二字，究似違背。在妾看來，宸濠雖然勢大，終不能成其大事，一旦成擒，必按國法從事。妾雖不明大義，似乎從賊，究不願老爺若俯念夫妻之情，追想祖宗遺訓，雖不能出人頭地，做個討賊忠臣，當也及早回心，或暗約王元帥進兵，作爲內應，也可恕罪呢？」楊璋聽了大怒，說：「不必多言。」一枝梅見楊璋發怒，即竄入大喊一聲，說：「爾可認得一枝梅麼？本將軍今夜到此，本來殺汝，後聽爾妻妾那番相勸的話，以爲爾一時糊塗，當可自知悔悟，聽爾妻妾所說之話，約王元帥相助討賊，本將軍就寬宥于爾，不加殺戮，誰知爾不信良言，怙惡不悛，與其到將來賊勢既敗，爾不免有

夷族之慘，不若本將軍先將爾殺了，將爾妻妾的這番話，回啓元帥，好使孤妻妾尚不得因爾受累。」說著，即走上前，將楊璋捉過來，按倒在地。正要一刀送他性命，只見他妻妾跪在旁邊說道：「求將軍暫爲息怒，再讓妾苦勸他一番，若再不從，任將軍處治便了！」一枝梅說道：「爾等休多言，本將軍還是因爾等深明大義，方才如此看待，不然連爾等一齊殺死，不免令爾等受屈，楊璋實係無道，罪不容誅，他死之後，本將軍自爲爾等於元帥前表明一切，斷不難爲爾等便了。」說罷，手起一刀，立將楊璋殺死，當即割了級首，一躍上屋而去。這裏楊璋的妻妾眼見他丈夫被殺，雖是他罪不容誅，咎由自取，也免不得大哭起來。此時前後的家人僕婦，聽見上房裏有哭聲，大家趕緊起來，跑到後面一看，只嚇得個個魂不附體，內中有個胆大的，忙問緣由。楊璋的妻妾，因即告訴一遍，却不敢說出諫他不從，致被殺死，只說被刺客刺死，割去級首。於是合署的家人，便各處找尋，自不必說尋不到，就便尋著，還有那人敢上前麼？只得鬼鬧一頓，預備次日去甯王府報信，按下不表。再說一枝梅提着楊璋的首級，出了按察衙門，心想道：「我何不就此順至奸王一行，將這顆首級送與他看看，叫他知道我等利害。」主意想定，即向宸濠府中而來。一枝梅本來是熟路的，他們從前七子十三生大會江西的時節，他却來過好幾次，因此毫無阻擋，穿房越屋，直至奸王的殿上，將這首級擺在宸濠坐的那張案上。一枝梅將這首級擺定，這才出來回營繳令。你道一枝梅既然入了王府，爲什麼不就此將宸濠刺死，豈不免不了許多大事？諸公有所不知，宸濠的內宮，却是防備甚密，左右護從，亦皆是超超等頂頂好的武藝，若果能將他刺死，也等不到今日。當日七子十三生，在江西的時節，早將他刺死了一來，因他防備甚嚴，二來因他氣數未終，勢必要等到那個時節，方能將他置之死地，不必說一枝梅不敢擅入險地，就便能獨力而行，他們行俠的人，也不肯逆天行事。所以一枝梅只能將楊璋的首級擺在宸濠平時坐的那張案上，使他一見魂消，不敢小覷。看看天明，當有值殿的差官，將殿上打掃清淨，以便宸濠臨殿，及至收拾到案上，見一個血淋淋的首級，擺在案上中間，面向裏面，准對着宸濠坐的那

張交椅。那差官一看，只嚇得魂飛天外，因道：「這顆頭從那裏來的！」却又不敢細看，只得報了進去。宸濠聞罷，也是吃驚不小，當即起來梳洗畢，即傳齊護從，來到殿上。只見案中，那顆首級還擺在那裏。宸濠大著胆，便走近前細細的一看，只見鮮血淋漓，一雙眼睛還自睜著。宸濠看了一回，一聲呵呀，嚇倒在地。畢竟宸濠的性命如何，要悉其究竟，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九回 見首級嚇倒奸王 發彈子打傷賊將

話說宸濠見案上擺了一個血淋淋的人頭，那兩隻死眼睛，還睜在那裏，如同活的一般。近前一看，始則分辨不出，再一細看，只聽得他呵呀一聲，登時跌倒在地。大家一見宸濠跌倒，一同急急上前，將他扶起，只聽他口中說道：「楊璋被何人所殺，却將他的首級送在孤家這殿上面。」令人將首級搬開，一面傳值殿的問道：「爾等昨夜在殿上，有何人到此，可速言明！」那差官跪下說道：「小人們委不會見有人來。」宸濠正在疑慮，忽見宮門官進來報道：「啓王爺，現在有按察使司楊璋家屬令人來報，說道：『昨夜三更時分，楊璋被俠客一枝梅來到，刺了楊璋首級而去，現在首級不知去向。』」宸濠聞報，心中明白，當即令人將楊璋首級交還他來人，令帶回將他入殮。一面向左右近侍說道：「既然是一枝梅來到，刺了楊璋，這首級定是他擺在案上，似此孤所安住之處，倒更要防備，但一枝梅等現在王守仁部下，王守仁的大兵，又逐日前來攻打，所謂之鄴天慶雷大春又未回來，好不令孤焦思之極。」左右近侍，也只得隨着他說了兩句，當下退入宮內，這且不表。再說徐慶周湘帆奉了王守仁之令，帶引精兵三千，往南康馳救，二人那敢怠慢，星夜火速前進，不數日已抵南康，也不安營下寨，即催兵將南康城圍起來。此時鄴天慶已得了調他回南昌之信，正要拔隊，忽爲徐慶這一枝兵困得個水洩不通，鄴天慶好生焦急，只得開城死力冲出，徐慶周湘帆二人見他殺出，也就與他力戰，一連戰了三日，這日夜間，

徐慶等稍有疎忽，竟被鄴天慶帶引賊兵冲出城來，趕忙望南昌而去。徐慶等見他已經逃走，即刻進城安民。畢所幸南康府郭慶昌，雖失了城池，却未喪命。現在聞得克復，他又出來，即向徐慶營中來謝。徐慶當安慰了幾句，還請他刻刻防備。南康府感激不已。徐慶見城中民心已定，他也就即日拔隊起程，仍回至南昌合兵一處。再說一枝梅既將楊璋殺死，回營繳令已畢，又報到南康克復各節，細細述了一回。王元帥大悅。到了次日，即出了全隊攻城，真是個個爭先，人人恐後。怎奈南昌堅固，防備亦緊，攻打不下一連攻了三日，這日正在攻打之際，忽然看見後面西南角上所有攻城的各兵紛紛退讓。王元帥再一細看，只見一匹馬上坐着一人，手持方天畫戟，逢人便挑，見馬即刺，只殺得那些攻城的兵卒紛紛讓一條血路。他那一枝戟，飛舞起來，如入無人之境。徐鳴皋看得清楚，便即飛馬過來，接着鄴天慶大戰。鄴天慶一見徐鳴皋，真是恨如刺骨，因被他在南康一把火幾乎將他燒死，及至見了宸濠，又幾乎送命，你道他可恨不可恨？於是二人就使起神勇，大戰起來。只見一個手執爛銀槍，飛舞處如蛟龍戲水；一個是手執方天畫戟，搖尾時如同臥虎翻身。一往一來，足足戰有二十多個回合。鄴天慶見不能取勝，大喝一聲：「匹夫休得逞能！看本將軍的戟！」說着一戟穿心刺來。徐鳴皋趕着迎住，用足了十二分力氣，架在一旁，也大喝一聲：「逆賊還不下馬受縛！」說着一槍，認定鄴天慶肋下刺來。鄴天慶當即撥開，趁勢一戟，向徐鳴皋左腿刺來。徐鳴皋躲之不及，正中了一戟，撥馬便走。鄴天慶那裏肯舍緊緊從後追，周湘帆看得清楚，恐防徐鳴皋有失，就於身中取出彈子一聲喊叫：「逆賊休得追趕！看本將軍的法寶。」話猶未了，彈子已經發出。鄴天慶一聽周湘帆大喝，便抬頭來看，究竟是何物，就在這個時候，面門上已中了一彈。鄴天慶不敢戀戰，拍馬便走。一枝梅看見他逃走，也就飛馬趕來。此時南昌城裏已有賊兵迎接出來，一枝梅追至吊橋，正欲搶殺上去，忽然冲出一騎馬來，馬上坐着一個和尚，手執禪杖，迎上來就殺一枝梅。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波羅僧。兩人也不打話，當時就對戰起來。只聽兩邊喊殺之聲，真是個是震動山岳，一來一往，又戰了有二十多個回合。那

波羅僧殺得興起，飛舞禪杖，向一枝梅橫掃過來；一枝梅也舞起點鋼刀，招攔隔架，上砍下剝，只殺得塵土冲天，旌旛蔽日。周湘帆看見一枝梅不能取勝，也就將馬一拍，搶殺過去。賊隊裏見有人助戰，又飛出一匹馬來，更不打話，敵住周湘帆，兩人也就殺了數十個回合。周湘帆暗道：「我何不如如此如此？」主意已定，便虛了刺一槍，拍馬而去。那賊將緊緊追趕，周湘帆劈面一彈，打了過去，正是彈不虛發，又正中賊將面門。周湘帆見他已中了彈，拉回馬頭，又殺過去，那賊將正要負痛逃走，周湘帆的馬已到面前，手起一槍，正中敵人咽喉，落馬而死。隨有小兵上前，割了首級，波羅僧還在那裏，與一枝梅對敵，城上見他不能取勝，恐怕波羅僧有失，急忙鳴金收兵。波羅僧一聞金聲，拍馬進城去了。這裏官兵，也就招隊回營。大家繳令已畢，便去看視徐鳴皋，所幸槍傷不重，毫無妨礙，大家也就去安歇。天慶中了一彈，回到城中，仍然流血不止，急速以藥敷上，將血止住，就來至甯王之宮內。甯王此時早知他回來，一聞宮門官報進，即刻傳他進來，一見他血流滿面，即問將軍何以如此。鄴天慶就將彈子的話述了一遍。宸濠聞言，切齒痛恨，又問了南康現在如何。鄴天慶道：「臣已經襲了南康，後來奉了千歲的諭旨，正要忙趕回來，忽又被王守仁手下的將官徐慶、周湘帆二人率領精兵三千，將南康圍得水洩不通，臣沖殺數次，不能突出，又與徐慶等戰了三日，皆不分勝負。臣又不敢戀戰，深恐南康有失，後來還是夜間率領所部，拚命沖出，急急趕回前來繳旨。所幸人馬并未損傷，但是徐鳴皋等這班人，現在王守仁所用，個個皆奮勇爭先，臣一人之力，恐不能與之對敵。千歲爺須早爲設個妙計，將王守仁殺敗，方可長驅而進，不然終久不安。」宸濠道：「孤也飛調雷大春回來，不知他何以至今未到？」正說之際，只見宮門官進來報道：「雷大春由進賢回來，現在宮門候旨。」宸濠即令傳他進宮問話，差官答應出去，不一刻雷大春進來，先行了大禮。宸濠見他形容憔悴，狼狽不堪，因問道：「將軍爲何如此？何以至今方回？」雷大春道：「臣奉了千歲之旨，當即趕程回兵，不料半途忽然生起病來，一病十日，不能行動，終日臥牀，也不思飲食，直至前日，始見稍好，惟恐千歲記念，只帶病勉強。」

回兵，現在尙不能用力。」宸濠聽說道：「原來如此，是鄰境各縣，現在得了幾城？」雷大春道：「所有南昌所屬外六縣，只有進賢未下，因進賢知縣鮑人傑，守備施必成，兩人堅守甚固，施必成又超勇絕倫，因此十分難得。其餘五縣皆毫不費事，有些是情愿投降的，也有因攻破的，臣在進賢逐日攻打，若不奉千歲調回的諭旨，再攻打五日，就要攻打開了。因爲千歲的諭旨，不敢戀戰，趕急回來聽候調用。」宸濠聽說，當下便令他與鄴天慶出外安歇，俟病好再行出戰，二人退出。宸濠好不納悶，與軍師李自然議道：「似此兵微將寡，何日方可退得王守仁的大兵，軍師有何妙計可即說來，以便孤依而行之。」不知李自然有無計策，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挾異端余七保逆賊 伏邪術非幻敗王師

話說宸濠因王守仁率領徐鳴皋等十二英雄，并十萬大兵，終日在城外攻打，鄴天慶雷大春兩人，現在有病，雖有波羅僧及裨將等人，終非敵人對手，而且寡不敵衆，甚爲憂愁。因與李自然商議，請他籌設良計。李自然此時也覺束手無策，只得勉強道：「可恨前者趙王莊一戰，被什麼七子十三生，破了余半仙的迷魂大陣，余半仙逃走，若非他受此大創，現這裏不必說王守仁這十萬兵馬，就便再加一倍，也不足爲慮。爲今之計，千該何不將余秀英小姐請來，與他商議，看他有何妙策，可以退得敵人。」宸濠聽說，因道：「孤非不想到此，爭奈余小姐終是女流，他哥哥又不在，此恐他不肯相助，因此孤未去求他。」兩人正在計議，忽見宮門官進來報道：「啓千歲，前者逃去的那余半仙，并同著一非幻道人，現在宮門外候旨，說要見千歲，有要話相稟。」宸濠一聞余半仙到來，又同著一個非幻道人到此，心中暗道：「這非幻道人，定是有法術的，今既到此，孤可無憂矣。」不覺喜出望外，即令宮官請他上殿。宮官下去，不一刻已領著余半仙進來，宸濠遠遠的看見，即刻下殿相迎。但見余半仙在前，後跟著一個道士，頭戴華陽巾，身穿鶴氅衣，背上的葫蘆寶劍，面龐秀麗，體骨清超，飄飄然頗有神仙氣概。宸

濠看罷，即拱手嘆道：「余道長別來無恙！後面莫非非幻道長麼？」余半仙也就答應說：「臣保護來遲，多多有罪，後面正是非幻師兄。」說着上殿，當與宸濠見禮已畢，大家坐下。宸濠道：「余半仙一別兩年，孤時深系念，不意今日又親仙顏，真是意料所不到，但不知這非幻道長，仙鄉何處，尚乞示知。」余半仙道：「這位非幻師兄與臣是同門學道，是敵師的首徒，法術高超，道行深固。臣因王守仁率領徐鳴皋等前來攻城，臣一再哀求，我師尊下山，同心扶助，爭奈敵師尚有己事，未便即日下山，因令非幻師兄與臣即日同來，一來保護千歲共成大事，殺退敵軍，一來幫臣報昔日迷魂陣之仇。」宸濠聽了這番話，實在大喜，因又道：「近日王守仁攻打甚急，雖經孤將鄴天慶、雷大春調回，其如鄴天慶被周湘帆彈子打傷，雷大春又自己得病未愈，只靠著波羅僧等人出戰，已是寡不敵衆。又兼徐鳴皋等武藝超羣，眼見得南昌不能保守，孤正深憂愁，方才尙與軍師念及若道長在此，莫說王守仁十萬兵馬，徐鳴皋等這十二三人，就便再加一倍，也逃不出道長掌握之中，可恨不在此處，只弄得莫展一籌，那裏知道是天助孤成功，忽蒙道長遠臨，又得非幻仙師相助，孤從此無憂了。」說罷，又喊着王守仁罵道：「王守仁呀！孤與爾竟無仇隙，孤舉兵起事，是謀奪我朱家的天下，與爾何干？爾偏要與孤作對，引兵前來征討，仗着徐鳴皋等一班鼠輩，任意猖狂。余道長不來，孤尙懼爾三分，余道長既來，足見得爾全軍覆沒了。看爾這匹夫，有何妙計良策，能敵得住余道長，與非幻仙師麼？」獨自罵了一陣，當下非幻道人躬身說道：「貧道聞余賢弟，常道千歲仁義過人，寬厚無匹，真乃英明之主，貧道惟恨相見太晚，今見龍顏，果然名實相符。王守仁、徐鳴皋等，雖然猖獗，非貧道敢自誇口，只須聊施小技，便令他死在目前，千歲請放寬心，待貧道明日出陣，以觀動靜，再作計議便了。」宸濠聞言，更加大悅，當即令人大排筵宴，便在殿上暢飲起來。當日賓主言歡，互相痛飲，席散之後，便留余半仙、非幻道人，然後回臥房安歇。余半仙又將他妹子秀英，令人喊出來，與非幻道人見禮已畢，然後各回房安歇。次日一早，有人報進說：「王守仁督率全隊，又來攻打。」宸濠即請余半仙、非幻道人出陣，宸濠

自己也陪著他二人出去觀看。三人來到城上，望外一看，只見敵軍耀武揚威在那裏罵戰。非幻道人見了大怒，因與宸濠說道：「待貧道前去拿他。」宸濠道：「有勞仙師若能一戰成功，當再重謝。」非幻道人又謙遜了一回，隨即辭了宸濠，又望著余半仙說了一聲：「賢弟，愚兄去就來。」說若將背葫蘆蓋揭開，傾出一個紙飛，執在手中，喝問道：「疾！望地下一擲，頃刻變了一匹梅花關鹿，非幻道人即刻上了坐，伸手持寶劍，下得城來，喊令升炮開城，直望城外而去。王守仁正在外面催督三軍，拚死攻城，忽聽砲聲响處，城門大開，知有賊將前來拒敵，當即抬頭一看，是非賊將，却是一個妖道。只見他頭頂華陽巾，身穿八卦袍，背後葫蘆，手中仗劍，坐下一匹梅花鹿，形容古怪，面目可憎，滿臉妖氣。王守仁看畢，心中暗道：「此人定有妖法，不可不防。」即令各將小心防備。當下非幻道人已到陣前，大喝道：「王守仁聽著！爾等身爲大將，不識天時，現寧王天命攸歸，爾等偏要逆天行事，豈不知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爾等若識時務，若知天命，可即早收兵，免致三軍塗炭，倘仍執迷不悟，爾可認得非幻仙師麼？」王守仁聽罷，大怒道：「妖道！你休得亂言，待本帥令人取爾的狗命！」說著，顧謂左右道：「那位將軍願去會他？」只見羅季芳一聲應道：「末將愿往。」說著，手起虎頭槍，直殺過來。非幻道人笑道：「來將！你休得逞能，且通名來，待本帥取爾狗命！」羅季芳大喝道：「妖道！聽著！咱乃王元帥麾下，遊擊將軍羅季芳，是也不要走，看槍罷！」說罷，一槍刺來，非幻道人用手中的劍架住，接着廝殺，戰不多合，忽然非幻道人執劍在手，向羅季芳喝道：「著！羅季芳不知不覺，兩眼發昏，在馬上坐不住，登時跌下馬。非幻道人哈哈大笑，正要取他首級，下大武看得遠，楚飛馬提刀接殺，羅季芳當被小兵救回本陣。非幻道人與下大武戰未數合，仍用前法，將寶劍一指，喝道：「著！下大武也就登時跌下馬。徐鳴皋一枝梅見了如此大怒，即刻大聲罵道：「好妖道！胆敢用邪術惑人，本將軍徐鳴皋一枝梅前來取爾的狗命！」此時下大武亦爲小兵救回。非幻道人見徐鳴皋一枝梅二人齊殺上來，又哈哈大笑道：「徐鳴皋一枝梅，爾休得逞能，不必說你兩人，一齊上來，就使再添二人，也不是本帥對手，爾等來得

好看劍。說著手中寶劍當面砍來說也奇怪分明見他一口劍，及至到了面前却是兩口。徐鳴皋一枝梅看了，却暗暗吃驚。正在勇力遮攔架隔，忽聽非幻道人道：「寶劍寶劍，還不與我擊下。」一句方完，那兩口劍一齊飛了下來。徐鳴皋一枝梅二人說聲不好，趕急避之，那裏避得及。徐鳴皋左臂上中了一劍，一枝梅右肩上中了一劍。當下二人負痛逃回。非幻道人見他二人敗走，乘勢將葫蘆蓋揭起，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頃刻狂風捲地，亂石飛天，半空中有無限人馬捲殺過來，只殺得王守仁十萬雄兵，許多勇將，抱頭鼠竄，敗下三十里，始各驚魂稍定。查點人馬已折傷不少。徐鳴皋一枝梅雖中了兩劍，却不妨事。卜大武羅季芳此時也醒了過來。當下安立營寨，王守仁好生著急。非幻道人大獲全勝，宸濠接進城中，自然稱謝不已。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一回 劉養正議圍安慶 王守仁再打南昌

話說王守仁自統大兵，被非幻道人大敗了一陣，退下三十里下寨。徐鳴皋一枝梅羅季芳卜大武雖被妖劍砍傷，幸不妨礙。王守仁安營已定，徐鳴皋等四人，也就甦醒過來，再用了些絕妙的敷藥敷上，只須一兩日，自然就痊愈起來，暫且不表。再說非幻道人，大獲全勝，宸濠將他接入城中，當即大排筵宴，歡呼暢飲，酒過三巡，宸濠謝道：「孤自從王守仁帶兵到此，徐鳴皋等這一班匹夫，仗著自己的武藝，孤家屢被他所敗，設非仙師降臨，這座城池，危在旦夕了。今日大獲全勝，已足令王守仁喪胆了。但是他雖然敗走，尚未全軍覆沒，而徐鳴皋等那十二個人，皆是勇敢力戰之輩，毫不畏死之徒，難保他不重整殘兵，再決死戰。在仙師之意，又當何如呢？」非幻道人道：「非是貧道誇大口，諒他這一班毛卒，有多大本領。若他等能識時務，早早罷兵，還是他們的造化。這三十萬生靈，尚可免就死地。若再執一不悟，貧道只須聊施小技，管教他這三十萬人馬，皆死在貧道手中，不留片甲便了。」宸濠聞言大喜，當下副參謀劉養正在旁說道：「仙師之言，固是好極，以仙師法力之高，視敵猶如草芥，

自己也陪著他二人出去觀看。三人來到城上，望外一看，只見敵軍耀武揚威在那裏罵戰。非幻道人見了大怒，因與宸濠說道：「待貧道前去拿他。」宸濠道：「有勞仙師，若能一戰成功，當再重謝。」非幻道人又謙遜了一回，隨即辭了宸濠，又望著余半仙說了一聲：「賢弟，愚兄去就去來。」說著，將背葫蘆蓋揭開，傾出一個紙鹿，執在手中，喝問道：「疾！望地下一慣，頃刻變了一匹梅花關鹿，非幻道人即刻上了坐，伸手持寶劍，下得城來，喊令升炮開城，直望城外而去。王守仁正在外面催督三軍，拚死攻城，忽聽砲聲响處，城門大開，知有賊將前來拒敵，當即抬頭一看，是非賊將，却是一個妖道。只見他頭頂華陽巾，身穿八卦袍，背後葫蘆，手中仗劍，坐下一匹梅花鹿，形容古怪，面目可憎，滿臉妖氣。王守仁看畢，心中暗道：「此人定有妖法，不可不防。」即令各將小心防備。當下非幻道人已到陣前，大喝道：「王守仁聽著，爾等身爲大將，不識天時，現寧王天命攸歸，爾等偏要逆天行事，豈不知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爾等若識時務，若知天命，可即早收兵，免致三軍塗炭，倘仍執迷不悟，爾可認得非幻仙師麼？」王守仁聽罷，大怒道：「妖道休得亂言，待本帥令人取爾的狗命！」說著，顧謂左右道：「那位將軍敢去會他？」只見羅季芳一聲應道：「末將愿往。」說著，手起虎頭槍，直殺過來。非幻道人笑道：「來將休得逞能，且通名來，待本帥取爾狗命。」羅季芳大喝道：「妖道聽著，咱乃王元帥麾下，遊擊將軍羅季芳，是也不要走，看槍罷。」說罷，一槍刺來，非幻道人用手中的劍架住，接著廝殺，戰不多合，忽然非幻道人執劍在手，向羅季芳喝道：「著羅季芳不知不覺，兩眼發昏，在馬上坐不住，登時跌下馬，非幻道人哈哈大笑，正要取他首級，卜大武看得嚇楚，飛馬提刀接殺。羅季芳當被小兵救回本陣。非幻道人與卜大武戰未數合，仍用前法，將寶劍一指，喝道：「著卜大武也，就登時跌于馬下。」徐鳴皋一枝梅見了如此大怒，即刻大聲罵道：「好妖道，胆敢用邪術惑人，本將軍徐鳴皋一枝梅前來取爾的狗命！」此時卜大武亦爲小兵救回。非幻道人見徐鳴皋一枝梅二人齊殺上來，又哈哈大笑道：「徐鳴皋一枝梅，爾休得逞能，不必說你兩人，一齊上來，就使再添二人，也不是本帥對手，爾等來得

好看劍」說著手中的寶劍，當面砍來，說也奇怪，分明見他一口劍，及至到了面前，却是兩口。徐鳴皋一枝梅看了，却暗暗吃驚。正在勇力遮攔架隔，忽聽非幻道人道：「寶劍寶劍，還不與我擊下！」一句方完，那兩口劍一齊飛了下來。徐鳴皋一枝梅二人說聲不好，趕急避之，那裏避得及？徐鳴皋左臂上中了一劍，一枝梅右肩上也中了一劍。當下二人負痛逃回。非幻道人見他二人敗走，乘勢將葫蘆蓋揭起，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頃刻狂風捲地，亂石飛天，半空中有無限人馬捲殺過來，只殺得王守仁十萬雄兵，許多勇將，抱頭鼠竄，敗下三十里，始各驚魂稍定。查點人馬，已折傷不少。徐鳴皋一枝梅，雖中了兩劍，却不妨事。卜大武羅季芳此時也醒了過來。當下安立營寨，王守仁好生著急。非幻道人大獲全勝，宸濠接進城中，自然稱謝不已。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一回 劉養正議圍安慶 王守仁再打南昌

話說王守仁自統大兵，被非幻道人大敗了一陣，退下三十里下寨。徐鳴皋一枝梅羅季芳卜大武雖被妖劍砍傷，幸不妨礙。王守仁安營已定，徐鳴皋等四人也就甦醒過來，再用了些絕妙的敷藥敷上，只須一兩日自然就痊愈起來，暫且不表。再說非幻道人，大獲全勝，宸濠將他接入城中，當即大排筵宴，歡呼暢飲。酒過三巡，宸濠謝道：「孤自從王守仁帶兵到此，徐鳴皋等這一班匹夫，仗著自己的武藝，孤家屢被他所敗，設非仙師降臨，這座城池危在旦夕了。今日大獲全勝，已足令王守仁喪胆了。但是他雖然敗走，尚未全軍覆沒，而徐鳴皋等那十二個人，皆是勇敢力戰之輩，毫不畏死之徒，難保他不重整殘兵，再決死戰。在仙師之意，又當何如呢？」非幻道人道：「非是貧道誇大口，諒他這一班毛卒，有多大本領？若他等能識時務，早早罷兵，還是他們的造化。這三十萬生靈，尚可免就死地；若再執一不悟，貧道只須聊施小技，管教他這三十萬人馬，皆死在貧道手中，不留片甲便了！」宸濠聞言大喜，當下副參謀劉養正在旁說道：「仙師之言，固是好極，以仙師法力之高，視敵猶如草芥，

蓋不足慮，但某有一言，不識大王尙堪容納否？」宸濠道：「卿有何言，請即說出，以便大家商議！」劉養正道：「某所慮者，以得地爲先，以爭戰爲後。若圖目前，與王守仁日角勝敗，即將他三十萬大兵，全行覆沒，後起之兵，難保不陸續而來，是徒以角力勝負，殘虐生靈，而于土地人民，毫無所得。土地人民不我屬，則軍需糧餉，又將何自而來？即使今日勝一戰，明日勝一戰，而援兵紛至，吾恐不能任意屠戮，以傷上天好生之心。且僅恃南昌一城，又有幾何糧餉，可以堅持日久？一旦軍需不足，餉糧空匱，人民勢必變心。民心一變，雖有仙師在前，雄兵在後，軍無餉需，馬無料草，其又何能保乎？某是以爲大王慮也。」宸濠聽了這番話，便悚然說道：「非卿之言，幾使孤坐守孤城，而不思開地了。爲今之計，卿有何策以爲根本，庶使軍無置糧，庫無置餉，而有以自固乎？」劉養正道：「某之意，以爲南昌旋得旋失，既未得其錢糧，而所屬各縣，雖經雷將軍得了幾城，却亦斷不可恃。爲今之計，莫若一面與王守仁對敵，一面潛師問道，出其不意，先取九江，進圍安慶，以固根本。九江與安慶既得，仍宜分兵下攻蕪湖。然後大王自統大兵，親出長江，順流東下，取金陵以爲根本之地，然後大勢成矣。若圖目前勝負爲榮，某竊爲大王不取焉。」宸濠聽罷大喜道：「卿這一番議論，真是言言金石，孤當照卿之言，分兵前往便了。」李自然在旁也就說道：「劉參謀之言是也。」宸濠因即斟酌道：「現在孤此間，大將惟鄴天慶、雷大春二人，若再使他二人分兵前去，孤身旁又無大將可以保守了。」李士質道：「大王可使雷大春爲統將，率兵三千，先往九江，好在九江一城，此時定然空虛，即有防備，亦不過是些老弱而已。得雷將軍一人統領，再帶些偏裨牙將，取九江如在掌握之中，九江一得，安慶自必驚慌，雷將軍可急急率兵星馳而去，安慶亦斷不難取也。却宜速不宜遲，遲則兵力一厚，急切便不可得矣。」宸濠當下大喜，酒筵已散，隨即命雷大春率精兵三千，星夜問道，直取九江，然後進攻安慶。這枝令傳出時，雷大春的疾已好，當即奉令，挑選了三千精銳，真個是潛師問道，星夜飛馳，往攻九江去了。按下慢表，再說王守仁自退下三十里，安營已定，停下兩日，徐鳴皋等劍傷已各全愈，王守仁便齊集諸將于

大帳前議道：「前日爲那妖道用了邪術，我軍大敗了一陣，幸喜徐將軍等刻已全愈，士卒雖折傷不少，細查實數，亦不過損傷去三千人，我軍銳氣尙未大挫，若不併力攻取，未免有失諸位將軍從前英勇忠義之名。那妖道雖然利害，亦不過所尙邪術，自古邪不勝正理之必然，本帥擬多備烏雞黑犬血，于臨陣時妖道若再施術，即將穢物噴去，或可破其邪術。諸位將軍意下如何？」徐鳴皋等齊道：「未將等亦思如此，但未奉元帥之令，不敢擅自專主。今元帥慮及至此，未將等當謹遵鈞命，准備與逆賊決一死戰。但冀攻破南昌，早擒逆賊爲幸。若久久不下，不但老師無名，且上遺宵旰之憂，下累三軍之苦，未將等亦所不願也。」王守仁大喜道：「諸位將軍既有此忠義之心，直乃國家大幸。即煩將軍等，各命本營士卒，連夜在于就近鄉村等處，多尋烏雞黑犬，萬一尋找不出，准其備價，向畜養之家購買，毋得自強搜索，致遺民怨。」各營士卒得了令，也就即刻出發，分往就近村落中尋找。到了天未黎明，各兵卒帶來許多烏雞黑犬，回來繳令。王守仁一見大喜，即命取了雞犬血，又命分貯噴筒之內，以便臨陣時噴打出去，以破妖法。安排已定，王守仁又命衆三軍，大家再養一日，將精銳養足，前去決戰。衆三軍無不歡歌跳躍，擦掌摩拳，準備攻城擒賊。過了一日，到了晚間，王守仁又傳令出來，命各軍四更造飯，五更出隊。衆三軍奉了將令，那敢怠慢，真是個個戎裝扎束，只待將令一下，即便出隊前往攻城。不一刻，元帥令下，營門開處，金鼓齊鳴，砲響三聲，一隊隊如熊如虎之師，直往南昌進發。徐鳴皋先到南昌城下，即命排齊隊伍，便自出馬，向城上討戰。這日却是布政使胡濂守城，當有守城賊兵飛報進去。胡濂聞言，當即上城，望外面一看，只見那二十餘萬雄兵，遮天蓋地而來，聲勢好不可畏。又見徐鳴皋坐在馬上，耀武揚威，罵不絕口，聲稱捉住宸濂，定然碎屍萬段。胡濂那敢怠慢，也就飛命守城官，馳報西宮。宮門官聞報，也就即刻報知宸濂，請遣將出城迎敵。宸濂聞言，一面先著胡濂開城迎敵，一面飛命鄴天慶，即刻出城，又請非幻道人，與余半仙觀陣。此時非幻道人早已得著了信息，宸濂的人尙未到，他已走了過來。因與宸濂道：「千歲不必驚疑，貧道已早算到，今日王仁守必欲

帶兵前來覆戰，王守仁今日不來，貧道明日也要請旨前去，難得他自來送死，免得貧道又費跋涉了。只此一番，定將王守仁殺得個片甲不回，把徐鳴皋等那一起匹夫，個個殺得粉身碎骨，以報我師弟迷魂陣之仇，以爲千歲長驅直入之地，便請千歲觀陣，看貧道指揮三軍便了。」宸濠大喜，即刻與非幻道人余半仙上了坐騎，直望城外而來。且說徐鳴皋在城外罵陣，罵了一會，見城中並無賊將前來迎敵，正是焦躁不堪，却好大隊已到，一字兒列成陣勢，徐慶一枝梅狄洪道羅季芳徐壽包行恭周湘帆王能李武卜大武楊小舫等人，也飛馬到了陣上。只見徐鳴皋還在那裏指着胡濂大罵不止，又見胡濂也在城上望下罵道：「爾等衆軍休得威武，眼見得死在目前，尙不知覺，頃刻仙師一到，就要送爾等一齊歸陰，我雖有志歸降，終不失封侯之位，倘若恃強，碎屍萬段，碧血成河，拋父母而遠離，棄妻孥而不顧，魂飛天外，燐燐秋草之場，魄散空中，渺渺無依之鬼，未免可惜。何事矯情，豈如我等富貴尊榮，家人團聚麼？」胡濂正在城頭上指着徐鳴皋等大罵，只見徐鳴皋一聲大喝，將馬一夾，飛到城下，率領衆三軍併力攻城，正在激勵三軍，忽見胡濂應弦而到，不知胡濂被何人所射，究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二回 擅絕技一箭射降賊 仗邪術二次敗官軍

話說胡濂正與徐鳴皋相對而罵，徐鳴皋聽了他那一番無恥的話，真氣得暴跳如雷，率領衆兵丁冲殺過去，忽見胡濂應弦而倒，你道這是爲何？原來徐慶在馬上聽見胡濂那一番話，也是氣不可忍，當下拈弓搭箭，使出神箭手本領，應的一箭射去，正中胡濂咽喉，應弦而倒，當即送命。徐鳴皋見胡濂被箭射倒下去，立刻催督三軍奮力攻城，衆兵卒正在猛攻之際，忽見城門開處，冲出一枝兵來，爲首賊將，不是別人，正是鄴天慶。徐鳴皋一見，便不打話，兩下便廝殺起來。二人鬪了有二十餘合，徐慶在後，見徐鳴皋戰天慶不下，也就將馬一夾，飛出陣來。

夾擊。鄒天慶見有人來助戰，他也抖擻精神，獨戰二將，毫不畏懼。個三人殺作一團，兩邊鼓角齊鳴，喊聲震地。正殺得難解難分，忽見非幻道人與余半仙從城裏出來，非幻道人坐下梅花關鹿，又手持寶劍，背負葫蘆，高聲說道：「鄒天慶且暫息少時，待貧道處治這一起孽畜！」鄒天慶聞言，即便虛幌一戟，退回陣後。非幻道人便向徐鳴皋等喝道：「你等乳牙未長，胎毛未乾，但知仗自己武藝的，違背天心，逆天行事，本師前者聊施小技，即殺得爾等棄甲拋戈，逃走不及，也就該知本師的利害，不敢再恃己能，前來爭鬥，你等乃妄自尊大，不識時務，復又胆敢將胡大人射死，種種逆天，實屬罪無可道。爾等休走，看本師的寶劍來了！」說着，即將手中劍，向徐鳴皋砍下。徐鳴皋急架相迎，還不見非幻道人動手，只見那口劍在空中飛舞。徐慶在後，看徐鳴皋戰非幻道人，不過也就趕殺上來。非幻道人見徐慶也來助戰，只見非幻道人哈哈大笑道：「來得好，愈多愈妙，好讓本師早些送爾等歸陰！」說罷，喝一聲變，只見那寶劍登時變了兩口，望着徐鳴皋、徐慶二人飛砍下來。一枝梅看得真切，也就從斜刺裏向非幻道人殺去。非幻道人見一枝梅又來助戰，復又一聲道：「那寶劍又變了一口，在半空中飛舞盤旋，有欲望下砍之勢。此時包行恭、狄洪道、周湘帆、羅季芳、王能、李武卜、大武、徐壽等人見了非幻道人如此邪術，也就合力齊沖出來，圍住非幻道人，斲殺。非幻道人見大衆英雄齊來助戰，將自己圍在當中，他便大罵不止，口中說道：「爾等來全了麼？尙未到齊，尙有幾人，可着令他趕速前來，好試本師的法寶！」說着，復又一聲道：「疾向那法寶說了兩句：『速變速變，快取首級見吾！』」話猶未了，只見那寶劍一變兩，兩變三，三變四，頃刻之間，變了十幾口出來，認定各人一人一口，直望下砍。王守仁在陣上看得真切，說聲不好，當即喝令三軍將所有的噴筒，一齊將烏鷄黑犬血，迅速噴出。三軍得令，立刻將烏鷄黑犬血噴打出來。說也奇怪，就這一陣亂噴亂打，那幾十口寶劍，竟是紛紛落下來了。衆軍近前一看，原來皆是些紙做成的。徐鳴皋等一衆英雄，見非幻的寶劍已破，無不歡喜，更加併力圍襲上來，恨不能將非幻道人立刻碎屍萬段。此時非幻道人見自己的法術已破，便大怒道：

爾等敢破本師的法寶，今日不送爾等的性命，本師誓不同營！徐鳴皋等一衆英雄，也就大罵怒道：「好妖道！不知羞恥，敢將紙劍前來嚇誰？本將軍等，若不將爾等妖道擒住，支解起來，也算不得本將軍等的利害。」一面說，一面你一槍，我一刀，他一鎚，我一戟，殺個不住。賊陣上余半仙看見如此光景，恐怕非幻道人有失，也就大喊一聲道：「師兄休得驚疑，我來助你！」說着，也即衝出陣來，包行恭周湘帆，正要去敵余半仙，忽見非幻道人將坐下梅花關鹿的頭一拍，那梅花關鹿，將口一開，登時從口中噴出煙來，那煙見風一吹，又變了許多烈烈烘烘，一片通紅的烈火，直望徐鳴皋等捲燒過去。王守仁看見，說聲不好，又命衆軍齊將黑犬血噴去，那知已經噴盡，三軍皆束手無策。只見那烈焰騰騰的火，趁着風威，直捲過來。徐鳴皋等知道不好，只得抱頭鼠竄，率領三軍向本陣中奔逃，只聽那一片喊哭之聲，真是震動天地。此時王守仁也知道立脚不住，即命後隊改作前隊，望後速退。三軍士卒，真個是棄甲拋戈，各顧命望後而逃。非幻道人還在後面督率着賊兵，一路追殺，所有那些官兵，有的被他火燒得焦頭爛額，有的自相殘踏，因而喪命的，有的被刀着槍殺的，有的逃走不及，跌倒下來，被賊兵踏死的，有的被馬沖倒，死于馬足的。就此一陣，官兵傷了有五六千人，真殺得血流成河，屍橫遍野。王守仁直退至五十里下寨。非幻道人見官兵敗走已遠，方才收了火，鳴金收兵。宸濠在城頭上看得親切，好生歡喜，當即下了城來，一見非幻道人，即執手相謝，邀至城中，並馬回去王府。此時衆賊將皆來慶賀，宸濠即命大排筵宴，犒賞三軍。酒席中間，又向非幻道人說道：「孤前次見仙師的寶劍，被王守仁破去，徐鳴皋等一衆孤羣狗黨，圍繞仙師，亂殺起來，孤那時好不爲仙師擔憂，正要派鄧天慶前去助戰，已見余道友出去陣前，不知如何瞥眼間，仙師又行出那噴煙吐火的妙法，將王守仁等，以及三軍，燒得他棄甲拋戈，捨命而走，這真是仙家妙法，奇術難知。王守仁疊敗兩陣，料他也該胆懼了，但不知仙師的寶劍，何以爲他等破去，這是什麼道理？」非幻道人道：「千歲不知貧道所鍊的飛劍，本是仙家妙法，無論他有多少大將，可以取他性命，只有一件，如若沾染穢物，立

刻變成紙劍，紛紛落下陣地。今日陣上所以不能取他等性命者，恐怕王守仁暗用穢物噴打出來，以致寶劍爲他所破。以貧道一見寶劍破去，不能取他等的命，只好另用他法，使貧道的坐騎噴出火來，將他三軍燒得個焦頭爛額，雖不使他片甲不回，我們也算大獲全勝了。」宸濠道：「若非仙師協力幫助，妙法無邊，又怎能使王守仁大敗而回，心驚胆落，徐鳴皋等抱頭鼠竄，爛額焦頭，孤只恨得遇仙師，尚嫌稍晚，若早兩年相遇，余道友固不致爲什麼七子十三生所敗，而孤亦得早橫行于天下了。」非幻道人道：「吾料王守仁經此一番大敗，斷不致再來搦戰了。貧道之意，乘他驚魂未定之時，今夜前去劫寨，只要將王守仁擒住，徐鳴皋等武藝雖是超羣，既見主將爲人所擒，那有心不搖動之理。然後千歲再以甘言美語，勸他歸降，徐鳴皋等感千歲不殺之恩，念千歲招降之德，豈有不心悅而誠服爲千歲所有千歲既得徐鳴皋等一千人衆，然後再分兵各處奪城爭地，則大事定矣。」宸濠聽了此言，好不歡喜，當下謝道：「蒙仙師相助之力，孤若位登九五，定再大大加封以酬相助之績。」非幻道人道：「貧道非敢望千歲賞賜，這不過上應天心，下舒民力，順天而行耳。」一會子，酒席既定，宸濠即傳出密令，分屬各營，今夜三更前去劫寨。賊兵將得了此令，自然預備起來，等到夜間，好去劫寨。且說王守仁退到五十里，紮下營來，查點人馬，傷了一萬有餘，再看徐鳴皋等，被火燒傷的甚夥，王守仁好生不樂。即命鳴皋等趕緊醫治，等諸傷全愈，再行計議進兵。鳴皋等亦只得遵命，趕爲醫治。但是各人皆悶悶不樂，都道：「如此看來，這妖道如何制服？」一枝梅道：「除非玄貞子大師伯及衆位師伯師叔到來，方可破得這妖道。」徐慶道：「好在我傷勢不重，明日回明了元帥，將我師父尋到，請他老人家用飛劍傳書，將衆位師伯師叔請來，滅這妖道，共擒叛王，以安社稷。」大家議論一番，看看已將天黑，于是衆人也就預備安歇。忽見大帳前從半空中落下一個人來，要知此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三回 解藥施丹救全軍士 反風滅火敗走妖人

話說徐鳴皋等正要預備去安歇，忽見大帳內，從半空中落下一個人來，大家嚇了一跳，羣相喊道：「擊刺客！話猶未完，只見那人一聲喚道：『你等休得驚慌，特地前來救爾等性命！』徐鳴皋等一聞此言，大家近來一看，原來是傀儡生。此時衆人歡喜無限，即刻上前給他施禮。傀儡生道：『諸位賢姪，休得鬧此浮文，元帥現在那裏，速將我帶領去見元帥，有大事商量，萬不可遲，遲則合營的性命難保！』徐鳴皋等一聽，知有異事，那敢怠慢，當即先自進了後帳，與元帥稟明一切。元帥一聽此言，即刻具了衣冠，升坐大帳，請傀儡生相見。由徐鳴皋出來，將傀儡生迎入，元帥降階相迎。彼此相禮已畢，元帥邀傀儡生上座，向傀儡生道：『久聞仙師大名，如雷貫耳，今幸惠臨，見教，某有失迎，罪之至！』傀儡生亦謝道：『貧道四海雲游，迄無定止，久聞仙師大名，如欲趨教，以未得便，故爾來遲，實深抱歉。今日元帥，爲妖人非幻道，人兩番擅用邪術，至元帥大敗至此，雖爲妖人作惡衆多，亦是衆軍等應遭此劫，元帥到不必過慮。以後之事，所謂惡貫滿盈，自難逃其法網，所慮者，頃刻間有一非常之變，元帥得毋知之乎？』王守仁聽了此言，登時大驚失色，避席而問曰：『某不敏，不能察過去未來，乞仙師明告之。』傀儡生道：『妖人將有劫寨之舉，賊兵已在半途，若不趕緊預備，必有非常之變。』王元帥道：『仙師何由得知？』傀儡生道：『貧道路經此地，見逆賊宸濠，宮中妖氣甚旺，貧道潛入宮中，探聽一番，那知宸濠正與非幻道人在那裏議論，非幻又勸宸濠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趁元帥驚魂未定之時，于今日三更前去劫寨。貧道一聞此言，知元帥必無防備，故特趕緊前來，爲元帥報信，望元帥急速準備，以救三軍性命。』王守仁一聞此言，更是大驚失色，道：『諸將受傷，三軍被困，言以禦敵，萬乎不能，似此如之奈何？』尚望仙師憫諸將之顛危，救三軍之性命，爲某急思良策，以禦敵氛，不獨某感激無窮，即衆三軍亦銜感再生之德了。』傀儡生道：『元帥勿憂，貧道設法以禦之，但是孤掌難鳴，必藉諸位將軍之力。』王守仁道：『諸將甫受重傷，尙未全愈，如何抵敵呢？』傀儡生道：『這不難也，諸位將軍所受之傷，無非爲妖火所熾，貧道有藥可治，請即速傳諸位將軍到帳，俟貧

道一一治之，包管立刻無恙，雖衝鋒陷陣，執銳披堅不難也。」王守仁聽說大喜，即刻將受傷諸將士傳齊，進入大帳。傀儡生先將諸將細看一遍，分別受傷輕重，然後在腰間取出一個葫蘆，傾出二三粒丹藥，命取了清水，將粒丹和開，與諸將士分別敷上。果然頃刻間，生肌長肉，登時全愈。諸將傷勢已痊，便請王守仁發令，四面埋伏，以待賊軍前來劫寨。王守仁當下即命徐鳴皋、徐慶王能帶領兵卒，在大營左邊埋伏；一枝梅周湘帆、李武帶領兵卒，在大營右邊埋伏；徐壽包行、恭楊小舫帶領兵卒，在營後埋伏；狄洪道、羅季芳、卜大武帶領兵卒，往來接應。諸將得令而去。王守仁與傀儡生坐守大營，以待動靜。分付已畢，看看將近三更，並無動靜。王守仁正在疑惑，賊兵既來劫寨，何以到此時，仍無消息？正疑惑間，忽聽金鼓喧天，喊聲震天，那一片喊殺之聲，真如地裂山崩，相似。傀儡生道：「元帥信否？若非先事預防，這億萬生靈，定要遭此塗炭了。」王守仁說：「三軍之所以不遭此厄者，皆受仙師之所賜也。」且說非幻道人督率鄴天慶及偏裨牙將，帶領衆賊兵，啣枚疾走，來到大營，以爲王守仁當驚魂未定之時，將士敗亡之後，必然計不及此，預爲防備。鄴天慶一馬當先，沖入營內，才進了營門，只見燈火通明，旌旗環列，知道有了準備，當即回馬便走。尙未走出，忽聽一聲炮响，左邊徐鳴皋、徐慶王能殺出，右邊一枝梅、周湘帆、李武殺出，當即將鄴天慶圍在當中，奮力廝殺。鄴天慶也就抖擻雄威，力敵六將，左冲右突，預備殺出重圍。那知他本領雖然高強，爭奈寡不敵衆，怎禁得六將降龍伏虎的生力軍圍住。他一人死鬪，看看已力不能敵，居心望非幻道人前來接應。那知非幻道人在後面押着隊伍，以爲鄴天慶必然殺入官兵營寨，將官軍殺得馬仰人翻，正擬往來助戰，以期一戰之功。那知狄洪道、羅季芳、卜大武三人，聞得賊兵已到，他便出兵前來接應。却好遇見非幻道人，領賊兵往大營馳往。狄洪道等當即上前截殺，將賊兵冲爲兩截，死命力鬪，不容非幻道人進前。此時非幻道人也不敢遽行妖法，惟恐有傷自家兵將，因此只與狄洪道等併力戰鬪，又不能直冲進前。雖然狄洪道等勝他不過，他却也不能去助于人。那裏鄴天慶被徐鳴皋等圍在垓心，冲殺不出，急望後隊的

兵前來接應，却又不見前來。好容易將王能刺傷一戟，這才捨命沖出，逃入後隊。那知方到後隊，只見非幻道人，也被官兵圍在那裏廝殺。鄴天慶一見望非幻道人大聲喝道：「還不快走，等到何時？今番上了你的當了！」非幻道人正與狄洪道等力戰不分勝敗，一見鄴天慶大敗出來，又聽他說上了你的當這一句話，非幻道人好不慚愧，因此惱羞變怒，又見徐鳴皋等隨後緊緊追來，若再不行妖法，更要大敗而回。因此也顧不得傷及自家馬，只得將坐下梅花鬮鹿頭頂一拍，登時鹿嘴一張，噴出煙來，一霎時變成烈火，直望官軍隊裏燒去。那些官軍子日間經過利害的，誰人不怕？就是徐鳴皋等也知道火勢甚猛，身上的傷痕，才經傀儡生治好，今又燒來，也是標慄危懼。因此官兵官將又是抱頭鼠竄，望本營中亂逃。非幻道人見官軍已退，即便催督鄴天慶，率領衆賊將兵卒，反殺過去。那一片喊殺之聲，更加驚天動地。傀儡生在帳中與王守仁議論非幻道人的妖法，忽見營外煙霧迷漫，一霎時紅光正照耀，又聽那一片喊殺之聲，震天動地，知道又是妖人作法。說聲不好，也來不及與王守仁說明，當即出了大帳，將手中的寶劍，向空中一放，口中說道：「寶劍寶劍！將這一片妖氣掃回賊隊，使他自燒其身，毋得有誤！」傀儡生說罷，那寶劍果然在半空中飛舞了一回，登時一道白光，如一條白龍相似，飛出營外，竟將那一派妖火掃了回去。非幻道人正督率賊將鄴天慶，催趕官兵官將，殺入大營，忽見一陣狂風，向本隊捲來，接着那一片烈火，亦向本隊中燒來。非幻道人好生詫異，當下一面傳令，所有賊衆休得趕殺，速速收隊。一面念念有詞，收那妖火。那知賊衆正趕得高興，非幻道人雖然傳令收隊，爭奈衆賊軍不及收軍，只顧迎着火光趕殺過去。非幻道人即便收火，那知再念真言，火也收不回來。衆賊軍正望前發，忽見那烈火向本陣中燒到，在先傳令收兵，衆賊軍不聞不見，現在不等傳令，大家驚擾起來。高聲喊道：「我們快走呀！火燒過來了！」一面說一面跑，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非幻道人見妖火收不回來，也就着急，若再等片刻，本隊的兵，却就要燒死盡淨了。因此只得將葫蘆蓋揭開，口中念念有詞，嗚嗚聲道：疾！即將葫蘆一陣傾倒，立刻狂風大作，大雨傾盆，才算將一

派烈火滅息，官軍隊裏見妖火燒過去，知道有人破了妖道的法，也就掩殺過來，緊緊追趕，因此殺死賊兵亦不少。計其數直至狂風大作，大雨傾盆，這纔收兵不趕。算是到南昌打了兩仗，今夜才大獲全勝，然而兵卒死傷者亦復不少。非幻道人見大雨滅了火，却不敢再去追殺，只得收兵回南昌，再作計議。宸濠正在城裏盼望信息，滿望這一陣就可將王守仁的大兵殺個淨絕。那知正望之際，忽有探事報將進來，口中稱：「千歲不好，非幻仙師殺得大敗而回，衆兵將死傷甚夥，非幻仙師現在已經率領衆兵卒回城了。」宸濠聞言好生煩惱，却好非幻道人與鄴天慶已經入宮中，鄴天慶當下給宸濠請罪，不知鄴天慶果得問罪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四回 非幻妖召神劫大寨 傀儡生遺法代官兵

話說鄴天慶向宸濠請罪，非幻道人亦向宸濠道歉。宸濠當下便向二人說道：「勝負乃兵家之常，今雖敗了一陣，已勝他兩陣，也算抵得過來，望仙師不可灰心，努力向前，以助孤家共成大事。」非幻道：「貧道料定王守仁絕無準備，方敢決計前去，不知如何他已經準備起來，這也罷了，他雖有防備在先，並未大敗，後來貧道放火燒他，已將那些官軍燒得抱頭鼠竄，敗將下來，不知又如何見反轉風頭，將火捲入本陣，燒了過來，因此本隊三軍見了烈火燒身，這才敗將下來，自相踐踏，死者甚衆，幸虧貧道見機，趕着用法，下了一場大雨，才算將火滅了，救得三軍回城。吾料王守仁必無此等法力，能反風捲火，其中定然有了妖人相助于他，明日到要細細打聽出來，究竟何人相助破貧道的法術。」宸濠一聞此言，心下早料到八分，定是破迷魂陣的那一起人。當下向余七問道：「莫非還是前者破道友大陣的那一班人麼？」余七道：「只須明日細細打聽，便知明白了。」說罷，大家便去安歇。到了明日，宸濠派了細探，打聽出來，果然是大破迷魂陣內的人，宸濠因也頗爲思慮。當下便着人將非幻道人及余七請來議論。孤今日着人前去打聽，頃據回報，說是喚作什麼傀儡生，孤想這傀儡生，頗爲利

害，法術也甚高強，當得如何除却此人纔好！非幻道人道：「千歲勿憂！前日貧道所以猝敗者，以其不知爲何如人，并未料及至此，以至始有此敗。今既知是傀儡生，非是貧道誇口，只須聊施小技，不着一人，不發一卒，包管將他一座大營，連同傀儡生一齊置之死地，以助千歲成功便了。」宸濠道：「據仙師所云，豈有不用一人，不發一卒，就可將官兵二十萬，棄置之死地，孤竊有所疑焉。」非幻道：「千歲勿疑，但請派人于僻靜處所，趕速搭一高台，以便貧道上台作法。三日之內，若不將王守仁的大營踏爲平地，貧道願甘軍法便了。」宸濠聞言大喜，當即命人于僻靜處所，趕築高臺，以便非幻道人作法。暫且不表。且說徐鳴皋等收兵回營，算是大獲全勝了。王守仁當即慰勞了一番，又謝了傀儡生相助之力。傀儡生復又說道：「貧道尚有他事，去往天臺一游，三日之內，尚有一番驚恐，却不妨事。今有小瓶一個留下，等到第三日夜間，初更時分，可將這瓶塞拔去，將裏面的物件，傾倒出來，洒在大營上面，元帥可即拔隊速退，駐紮吉安府界，然後再徐圖進兵，方保無事。不然恐有大難，隨後遇有急事，貧道再來便了。」王守仁還欲相留傀儡生道：「元帥不必拘執，依貧道所說辦理，自無遺誤。」難鳴皋在旁說道：「師伯雲游四海，無所定止，此間若遇大事，欲尋師伯，急切難求，可否請師伯將這將劍寄存小姪這裏，遇有急難，便可飛劍傳書，請師伯駕臨，以解其危，可以誅賊衆了。」傀儡生聞言，因道：「也罷，我便將這寶劍留下，賢姪等切不可輕易使用，必要到了萬分無法之時，方可使用一回，使他傳書于我。」徐鳴皋唯唯聽命，傀儡生當將寶劍留下，告辭而去。王守仁等將他送出營門，正要與他揖別，登時不知去向。王守仁羨嘆不已。看官你道傀儡生這寶劍，既留下來，他自己那裏還有防身的物件呢？諸君有所不知，這留下的寶劍，即是有形無精，他自己還有一口劍丸，那才是精靈俱備的。那劍丸他如何肯留下來，即便他留下，旁人亦不能使用。這留下的，難道真個會傳書麼？不過欲堅王守仁的心，免得糾纏不已，所以纔留下來，就便徐鳴皋等也不知道他是這個用意。閑話休表，且說宸濠命人將高臺築成，非幻道人先到臺上看了一回，然後又命人在臺上設了香案，自己又

取出一面柳木牌令排在案上；見他每日上臺三次。凡上臺一次，必須手執寶劍，踏罡步斗，口中念念有詞，下臺三次，也不知道他所爲何事；到了第三日晚間，將有初更時分，卽命宸濠與余七同上高台，看他行法，濠大喜，隨卽同上台來。只見他仗劍在手，口中先念了一回，然後將案上那面柳木牌，取在手中，向案一拍，一聲喝道：「值日神何在速來聽旨！」一聲道畢，但見風聲過處，從半空中落下一位金甲神來，向案前立定，向非幻道人唱了個喏，隨卽說道：「法官呼召小神，有何差遣？」非幻道人道：「只因王守仁不知天時，妄自興兵犯境，特地呼召吾神，速卽傳齊十萬天兵天將，前往王守仁大營，將他所有人馬，一齊滅盡，速來繳旨，不得有誤！」非幻道人說罷，那金甲神說了一聲謹領法官，登時化陣清風而去。非幻這人又向宸濠說道：「那怕傀儡生武藝高強，王守仁兵精將勇，就此一番，也要將他踏爲平地了。」說罷，便與宸濠余七下台而去。只等三更以後，再行上台退神。再說王守仁自傀儡生走後，光陰迅速，看看已到了第三日。這日早間，卽命合營三軍預備拔隊退守吉安。衆三軍不知是何緣故，却也不敢動問，只得大家預備起來。到了晚間，初更時分，徐鳴皋卽將傀儡生留下的那個小瓶，將塞子拔去，把瓶內的物件傾倒出來，倒在手裏一看，原來是些碎草，以及小紅豆。徐鳴皋看了，頗爲詫異，暗道：「這些草豆，有何用處？難道他能變作兵馬麼？且不管他。」當下卽將這碎草紅豆，在於大營周圍一帶，四面八方撒了下去。然後稟明王守仁拔隊。王元帥一聲傳令，當下衆三軍卽拔隊退走。吉安走了移時，只聽前面黎營的那個地方，人喊馬嘶，有如數十萬人馬，在那裏廝殺。你道這是何故？原來非幻道人遣了天神天將，去平王守仁的大營，那知這些神將到了那裏，并不知王守仁已經拔隊退走，只見還是一座大營，內藏無數兵馬。當下卽沖殺進去，那大營內的兵馬，一見有人喘進大營，也就各人奮勇爭先，向前迎敵，所以開得廝殺之聲。但見王守仁既將大營撤退，這些兵馬又從何處而來呢？原來就是傀儡生留下的那小瓶子內許多碎草紅豆變成的人馬。人說撒豆成兵，卽此之謂。那知天神天將與那些碎草紅豆變成的人馬，廝殺了一夜，直殺到四更時

分，竟把那假人馬殺得干干淨淨，方回去繳旨。非幻道人到了三更時分，又同宸濠上台，專等金甲神回來繳令。到了四更光景，金甲神果然翻然而來，在案前打了個稽首，口中說道：「頃奉法官法旨，已將大營內人馬殺盡，特地前來繳旨！」非幻道人聽說，當即念了退神咒，金甲神這才退去。非幻道人又與宸濠說道：「千歲可以從此無慮矣，率領大兵長驅直進，以成大功便了！」宸濠也是大喜，當下大家下台各去安歇。次日又大排筵宴，慶賀大功，酒席之間，李自然在旁說道：「既是非幻仙師昨夜將王守仁的大營踏為平地，諒來定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千歲何不着一隊兵卒，到那裏將這些死屍掩埋起來，免得暴露，也是千歲澤及枯骨的道理，而况千歲所恨者，只王守仁匹夫，與那徐鳴皋等人衆，三軍之士，皆與千歲毫無仇隙，今者同罹于難，亦未免可憐，將他等枯骨掩埋起來，就是那億萬孤魂，也要感千歲之德于地下的，但不知千歲意下如何？」宸濠道：「軍師之言，正合孤意，孤即派隊前去掩埋便了。」當下即傳令出去，着令牙將丁人虎帶同兵卒五百名，速去掩埋已死官兵的屍骸。丁人虎奉令之後，也就即刻督隊前往，走到裏面，四處一看，那有一個死屍，並無屍首。丁人虎便生詫異，隨即在附近尋了兩個土人，問明一切，始知道王守仁早已撤隊退兵，丁人虎聞說大驚，即刻收隊趕回南昌去見宸濠，與非幻道人，回稟各節。欲知宸濠與非幻道人聽了此言，究竟何如驚恐，更想出什麼法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五回 丁人虎面稟細根由 王守仁預設反間計

話說丁人虎回到城中，將隊伍安排已定，便至王府復命。宸濠一聽丁人虎回來，即命他進見。丁人虎趨至殿前，見宸濠與非幻道人，余七李自然，李士實，劉養正等，在那裏飲酒。丁人虎向宸濠參見已畢，侍立一旁。宸濠便問道：「爾將屍骸掩埋清楚了？」丁人虎道：「稟千歲，不曾掩埋。」宸濠道：「孤家派汝去作何事，爲什麼不掩

埋呢？」丁人虎道：「並無一具屍骸，使末將如何理法？」宸濠聽了這句話，就有些疑惑起來，因怒道：「汝那裏如此糊塗，昨經天兵將殺了一夜，將王守仁一座大營，二十萬雄兵，全行殺戮殆盡，怎麼沒有一具屍骸？這定爾偷懶，不曾前去，回來謊報，速速從實招來！」丁人虎道：「千歲且請息怒，末將既奉千歲之命令，焉敢不去，謊言稟報？千歲在上，末將有言容稟。」宸濠道：「既有話快快說來，爲什麼如此礙口？」丁人虎道：「末將所以不敢驟稟者，恐千歲之怒，並貽非幻仙師之羞，既千歲要末將從實稟陳，尙望千歲勿怒，只因末將帶領兵隊前去，到了那裏，不見大營，連一具屍骸也瞧不見，心下頗爲疑惑，暗道：難道這裏非是王守仁扎營的所在麼？當下便尋問土人，旋據土人說道：「這正是王守仁扎營的地方。」末將又問道：「既是王守仁在此扎營，爲何不見他一兵一卒呢？」土人道：「王元帥早拔隊走了。」末將更是驚疑，問他何時走的？土人道：「前夜初更時分拔隊，聞說遠退吉安，避什麼妖法，恐怕三軍受害，還有一件奇事，王元帥拔隊未有一會，到二更時分，只聽得半空中千軍萬馬，嘶殺之聲，鬪了有兩個更次，方得平淨。那時只以爲王元帥與敵人開仗，及至明日起來，方知王元帥早已退去，不知道夜間那一片喊殺之聲，是從何處去呢？」末將聽了此言，纔明白王守仁的大營，早已退去，自然是沒有屍骸了，因此才回來復命。」宸濠聽了這番話，直嚇得坐立不安，神魂出竅。再看非幻道人，也是目瞪口呆，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宸濠乃問非幻道人道：「仙師這真可奇怪了，前夜孤親眼見仙師遣神召將，分明那金甲神遵旨而去。凡人或者說謊，神將斷無謊言而說。據土人所說，聞得人喊馬嘶，殺了半夜，這更的是確有據，既然殺了半夜，又何以沒有一具屍骸？既是王守仁退走吉安，又何以有人嘶殺？這可真令人難解了。」這一番話，把個非幻道人問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回說不出，只見他面紅過耳，羞愧難禁，還是李自然在旁說道：「在某的愚見，那傀儡生亦復不弱，莫非此事早爲傀儡生知道，預令王守仁先期逃避，再施法術作爲李代桃僵之計。天兵天將，只知道逢人便殺，斷不料傀儡生暗用替代，所以斃殺了半夜，等將假變的兵馬殺完，然後

來繳旨。這事須要探聽實在的，千歲可一面命人前往吉安，打探王守仁是否駐紮該處，一面使人仍到王守仁扎大營的所在，就地細尋，有什麼可異之事，探實回來，便知明白了。」宸濠聽了李自然之言，也甚有理，當即仍命丁人虎前往王守仁原扎大營之處，細尋可疑之物，又差細作前赴吉安，打聽王守仁消息。兩路的人皆奉命而去。這裏宸濠又望非幻道人說道：「若果如李軍師所言，王守仁那裏有此等異人保護于他，更使孤曉夜不安了？但不知仙師有何妙法，可將傀儡生擒來，王守仁拿住呢？」非幻道人此時也不敢過於滿口答應，只得說道：「豈無妙法，容貧道細意商量便了。」余七在旁又復進言說道：「千歲勿憂，非幻仙師定有妙法，務要將傀儡生制服過來，方雪今日之恨，且待吉安打聽之人回來，再作計議便了。」宸濠也是無法，只得答應。正要大家各散，忽見值日官報進來，今有雷將軍差人前來報捷，已于三月初六日，得了九江。宸濠聞報，不覺轉憂爲喜。當命將來人帶進問話，值殿官答應出去，即刻將來人帶進。原來是個旂牌，那旂牌走到殿前，先行跪下，給宸濠磕了頭。宸濠便問道：「雷將軍何時擊破九江，汝可從實說來。」那旂牌道：「雷將軍自從在南昌拔隊之後，即星夜間道馳往，三月初五夜，行抵九江，并未安營，連夜便去攻九江府，雖有防備，爭奈兵力不厚，我軍攻打甚急，直至次日午後，九江城堅守不住，被我軍攻打開來，當即進城尋找知府，他已自刎身亡。所有在城各官逃走殆盡，并無一人歸降。現在雷將軍安民已畢，又于該城中舉出一個舉人，名喚徐國棟，權豪知府印務，又留了兩名牙將，相助徐國棟理事。現下已帶領人馬，進圍安慶去了。雷將軍怕千歲煩憂，特命旂牌回來報捷了。」宸濠聽了這番話大喜，當下命旂牌退去，又向衆人說道：「九江既得，安慶亦可順流而下了，只要將安慶再打得過來，便可督兵東下了。」劉養正道：「此皆千歲的洪福，九江不失一人，不折一矢，唾手而得，真是可喜可賀！」宸濠道：「但願以下諸城，皆如此易破，孤當高枕無憂矣。」說罷，大家退去。且說王守仁大隊退至吉安，當下扎定營寨，正是憂心如焚，仍擬進兵攻打，忽聽探馬報進營來，說道：「九江失守，被賊將雷大春，于三月初六日攻破，知府

魏榮章自刎身亡，在城各官逃亡殆盡。」王守仁一聽此言，好生憂慮！一面打發探子出去再探，一面着人去請吉安知府伍定謀前來議事。一會兒伍知府到來，王守仁接入大帳，分賓主坐定，伍定謀開口問道：「大人呼喚卑府有何見諭？」王守仁道：「方纔探子報說九江府已于三月初六日被賊將雷大春攻破，知府魏榮章自刎身亡，逆賊如此猖獗，已成蔓延之勢。九江既失，必然進攻安慶，若安慶再一失守，該賊必順流東下，以取金陵。這便如何是好？貴府身膺民社，也是朝廷重臣，尙有何策，某當得聞教，以啓愚蒙。」伍定謀道：「大人說那裏話來，以大人掌握雄兵猛將，各將謀士如雨，卑府有何知識，可以設籌還求大人以運籌帷幄之功，定決勝疆場之策，即率雄師早擒逆賊，上分宵旰之憂，下保生靈之苦，則天下幸甚，朝廷幸甚！」王元帥道：「貴府未免太謙了，但某有一計在此，與貴府商量，不知尙堪試用否？」伍定謀道：「大人既有妙策，卑府願聞。」王守仁道：「某擬以反間計，促令逆賊即速東下，一面可縱間諜洩之，逆濠必不敢出，或即不疑而去，必率全師以行。若果如此，南昌必至空虛，然後出奇兵，先襲南昌，斷彼歸路。彼聞南昌既失，輜重悉具于此，彼必回軍力爭，一面再出輕銳，間道抄出逆賊之後，夾擊過來，使他腹背受敵，似乎看此一舉，該逆當無所施其伎倆矣，不識貴府以爲然否？」伍定謀道：「大人識高見遠，非如此不足以制服逆藩。」王守仁道：「雖然如此，某所慮者，兵不足耳，以某現統之兵，不過十數萬，兵將合全力以攻南昌，似乎見弱，而涉出逆藩之後，這一路兵，就分不出來。若以我軍分道而進，又未能以厚兵力，則便如之奈何？現在當先將這路兵籌畫出來，然後我軍攻其前，奇兵擊其後，方可設策不虛，不然亦紙上論兵，徒托空言而已。」伍定謀聽了這番話，沉吟良久，困道：「大人何不學陳琳草檄，召取天下諸侯，共起義兵，以討逆賊呢？」王守仁被伍定謀這句話提醒過來，當下說道：「非貴府言，幾使某夢夢如睡矣。但這檄召諸侯，共誅逆賊，真是大妙大妙，某行營無筆札之輩，某亦意亂心煩，不堪握管，貴府珠璣滿腹，下筆千言，敢煩即日作成，飭人傳送，庶義旂之舉，不越崇朝，討賊之兵，功成且暮了。」伍定謀道：「卑府才識淺短，何能扛

此椽筆還求大人主稿爲是！不知王守仁能否答應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六回 王元帥移檄召諸侯 衆官軍黑夜劫賊寨

話說王守仁見吉安府伍定謀推辭不肯作檄文，復又說道：「貴府不必堅辭，某實因亂意心煩，不堪握筆，還請貴府代爲書就便了。」定伍謀見王守仁一再諄諄，只得答應。當即告辭出來，回到自己衙門，立刻就作成一篇草檄，命人馳送大營，與王元帥觀看。王守仁看了一遍，覺得言簡意該，甚是切當，也就仍命原差帶回，着令趕速分繕，即日飛傳出去。那原差將草檄帶回，面與伍定謀說明一切，伍定謀却也不敢怠慢，就立刻分派抄繕手，抄繕了數十章，交付驛差，星夜馳送各處，暫且不表。再說宸濠自派丁人虎到王守仁原扎大營的地方，查檢可疑之物，丁人虎查明之後，仍回南昌稟復。宸濠當命丁人虎進去，丁人虎見了宸濠，即呈上一包物件，宸濠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包紅豆，與碎草，當下問道：「這就是可疑之物麼？」丁人虎道：「在平地原不足異，但據土人細說該處，向無此物，爲那夜間得半空中斷殺之後，次日一早，見徧地俱是碎草紅豆，方圓十里，無處無之，未將聽了此言，才將此物帶回，進呈千歲，以便檢點。」宸濠聽了這番話，當命人將非幻道人，及余七李自然等傳來，給大家細看。衆人看見一遍，不知是何用意，只有非幻道人，與余七說道：「啓千歲，貧道竟爲傀儡生這妖孽所愚了，原來他用的是撒豆成兵，剪草爲馬之法，所以天兵天將，但知該處有了人馬，便上前斷殺起來，却被王守仁逃了此難。今既爲貧道識破，傀儡生所仗者，不過如是，他既會用，難道貧道不會破麼？千歲但請放心，王守仁既在吉安，貧道當請千歲撥一旅之師，與余師弟二人前去，總要將王守仁置之死地，傀儡生送了性命，貧道方肯休了！設或不然，貧道自己當提頭來見。」宸濠道：「仙師雖抱奮勇，但不知需兵幾何？」非幻道人道：「千歲能撥兵三千，付貧道前往足矣。」宸濠道：「王守仁有二十萬雄兵，十數員猛將，仙師只以三千與之對敵，無乃不

易乎？」非幻道人道：「千歲勿憂王守仁雖有雄兵二十萬，可不能敵貧道精兵三千。」余七在旁也道：「千歲這倒可以不必慮得，常言道兵在精而不在多，只要精銳，何必徒多？而况非幻師兄又廣通神術，萬一不足，就是他那背上葫蘆內，尚有十萬雄兵，貧道雖不能如非幻師兄道術精明，神通廣大，就以貧道一人，也可敵他些兵將的。」宸濠道：「但願兩位師父言副其實，則便是孤之大幸了！所要精兵三千，孤當照撥。」即派了人虎爲兩位仙師前部先鋒，何如？」非幻道人道：「若再以丁將軍與貧道隨行，那更萬無一失了。」宸濠道：「但不知二位仙師，何日起行呢？」非幻道人道：「明日是個最吉日期，出兵大吉大利，就是明日拔隊前行，千歲可即傳命出去。」宸濠答應，當下傳令了人虎奉令之下，也就預備起來。則了次日，非幻道人與余七、人虎，并有七八名裨偏牙將，帶了三千餘精兵銳賊，辭別宸濠，直望吉安進發。早有王守仁那裏的細作，探聽清楚，也就飛馬馳往吉安，報入大營去了。王守仁得了這消息，心下暗喜道：「這兩個妖道，既然帶兵前來，南昌必然空虛，宸濠也就無所倚恃，我何不即日分兵，間道繞出吉安，去攻南昌，然後再如此如此，雖未必就能擒住宸濠，也使畏首畏尾，而且分他的賊勢，有何不可？」主意想定，當即命一枝梅徐壽周、湘帆楊小舫四人挑選精兵一萬，問道：「繞出吉安，連夜躡程前進，去攻南昌，若南昌攻打得下更好，設若不能，可急急分兵一半，去襲九江，以一半虛張聲勢，日夜攻打，只要得九江克復之信，南昌之兵，便即出其不意，立刻撤退，進驅下流，與九江之兵合在一處，進援安慶，兵貴神速，不可遲延！」衆將得令，正欲退出，王守仁又將一枝梅、賊到面，附耳吩咐道：「將軍未至南昌，可先入宸濠宮內，打聽劉養正住在何處，可如此如此，本帥并有書一封，與將軍帶去，到了那裏，將此書遺下，行事已畢，然後再往南昌城中，布散謠言，不可有誤。」一枝梅答應，當下先行退出，在大營內挑選了一萬精兵，然後又至大帳，取了書信，貼肉藏好，方才與周湘帆、楊小舫、徐壽三人一同拔隊前進，話分兩頭，且說非幻道人與余七、人虎，帶領三千精銳，日夜兼程，趕望吉安進發，不到數日已到，當下擇地安下營寨，與王守仁大營相隔不過

十數里遠近，暫且休歇一日。此時王守仁早已得着信息，因密傳徐鳴皋等進帳，說道：「今日妖道非幻道人與余七帶兵已到，本帥之意，趁他安營未定，又兼他兵卒遠來疲憊，今夜前去劫寨，先挫他的銳氣如何？」徐鳴皋等答道：「末將等常遵元帥分付。」王守仁大喜，當下向徐鳴皋道：「徐將軍可帶精銳二千，進攻賊寨中營，徐壽可帶精銳二千，進攻賊寨左營，包行恭可帶精銳二千，進攻賊寨右營，狄洪道王能武可帶精銳二千，抄至賊寨背後，進攻前寨，卜大武羅春芳各帶精銳一千，往來接應，多帶烏雞黑犬，若黑犬血措備不及，即多帶污穢之物，以防邪術。諸位將軍可於初更造晚飽餐，二更出隊，務要啣枚疾走，三更一齊殺入賊寨，不可有誤。」諸將答應，當即退出大帳。到了午後，忽見轅門官舉進一封戰書來，王守仁一看，原來是非幻道人約他明日出戰。王守仁看畢，正中己意，暗道：「他既打下戰書，約定明日開戰，他今夜必無準備，我即批准打回，也約明日開仗。他見了我批准明日，他便格外不疑了。我却陰去劫寨，先發制人，有何不可？」當下將戰書批准，仍着原人帶回。王守仁又將徐鳴皋等傳進帳來，告知他們批准戰書的話。徐鳴皋道：「元帥此舉，正所謂以安其心，他既不疑，即便無備，我軍乘此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必獲全勝矣。」王元帥大喜，徐鳴皋等也就退出大帳，各去準備。到了初更時分，大帳內傳出號令，命各營即刻造飯飽餐，衆三軍一聞此令，也就將飯造起來，一會兒飯餐已畢，大帳內又傳出令來，命各營預備出隊，衆三軍那敢怠慢，即將置備的烏雞黑犬血噴筒及一切污穢之物，全行帶在身邊，以便隨時應用。到了二更時分，大帳內又傳出令來，命各營一齊出隊。徐鳴皋等一聞此令，也就立刻披挂上馬，督率所有精銳，各攜帶燈球火把，人啣枚馬疾走出，出了大營，直望賊寨進發，不到半個更次，已經到了賊寨。當下各兵卒取出火種，將所有燈球火把，一律點得通明，如同白晝一般，吶喊一聲，幾如天崩地裂一般。徐鳴皋向中營殺入，徐慶向左營殺入，包行恭向右營殺入，狄洪道王能武從賊寨背後殺入，那一片喊殺之聲，真是山搖岳撼。原來賊營是分中左右三個大寨，中營是非幻道人扎駐，左營是余半仙，右營是丁人虎。且說非幻道人

在中營內正自安歇，非幻道人一聞這一片喊殺之聲，知道官軍前來劫寨，當即爬起來尋了寶劍，提了葫蘆，走出大帳。徐鳴皋已經殺到，非幻道人一見徐鳴皋，潑口大罵：「無知的小卒，失信的匹夫，爾家王守仁，既已約定本師明日開戰，為何今夜前來劫寨？如此行爲，豈爲大元帥所當作？爾望那裏走？看本師的寶劍！」說着一劍飛來，徐鳴皋一面招架，一面潑口大罵。兩人正在酣戰之際，狄洪道、王能、李武也從寨後沖殺過來，一見非幻道人與徐鳴皋在那裏力戰，狄洪道一聲喝道：「好大胆妖道，還不快快受縛，等到何時？」說着就一刀認定非幻道人砍到，接着王能、李武也夾攻過來，畢竟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七回 衆英雄大破非幻寨 一枝梅夜入南昌城

話說徐鳴皋、狄洪道、王能、李武四人夾攻非幻道人，好一場惡戰。非幻道人見勢不好，即將手中寶劍祭在空中，準備以飛劍來傷徐鳴皋等人。那知李武警眼看見，當即向旁一退，在身旁取出烏鷄黑犬血的噴筒，將穢血噴出來。說也奇怪，非幻道人的寶劍頃刻就落將下來。非幻一見破了自己的法術，知道不好，當即想逃。徐鳴皋等人那裏肯將他放走，團團圍住他廝殺。非幻道人見勢不好，暗道：「若不放棄寶劍尋他，我却難保性命。」立刻將葫蘆蓋揭開，口中念念有詞，左手將葫蘆上一擊，喝聲道：疾！登時狂風大作，走石飛沙，將衆三軍手內點的燈球火把，全行吹滅。衆三軍知道他又用妖法，也就趕着將鷄犬血取出，儘力噴去。那知這狂風著了鷄犬血，又復散去。登時沙平風息，仍如從前一般。徐鳴皋等不好歡喜，大家又各顯神威，併力殺去，却不見了非幻道人的所在。却又徧地烏黑，不敢亂殺上前，惟恐傷及自家兵馬，只得喝一聲：「衆三軍且殺出寨去！」再說三軍一聞此言，登時又復殺出來，將走出賊營，却好卜大武、羅季芳的接應兵到，都是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徐鳴皋就命人借了他的火種，又將自己所帶的燈球火把，點了起來，復又殺入進去，尋找非幻道人，尋了一回，仍然不見于

是又復殺出。就此一出一進，進去出來，可憐這本寨的那些賊兵，中刀著槍者不計其數。徐鳴皋等二次仍殺出賊寨，可巧包行恭從右寨內殺到，只見他騎在馬上，手攜一個首級，飛馬而來。一見徐鳴皋等大聲喚道：「徐大哥你們可把妖道捉住不成？小弟已將了人虎殺了，首級在我手內。」徐鳴皋道：「妖道被他逃走了，我們現在可合兵一處，殺入左寨，去尋余七那妖道去罷。」包行恭答應，當下殺往左寨而來，將到營門，只見徐壽還在那裏與余七廝殺。徐鳴皋一聲喝道：「不要放走了這妖道，我們大家來也。」徐壽一見徐鳴皋等一齊殺來，好不歡喜，立刻精神陡長十倍，刀起處認定余七前後左右砍來。余七到了此時，也就驚慌無地，又不見接應兵到，又不知中右兩營如何，只得勉力支持，想要逃脫，又被徐壽等衆人圍得鐵桶一般，插翅也飛不出去，若要作那妖法，爭奈一些空兒沒有，連招架的工夫還來不及，那裏還能作法？正在危急之際，忽見非幻道人從斜刺裏殺到。狄洪道一見非幻，即刻捨了余七，登時望非幻道人殺來。非幻却此時又不知在那裏，尋到一口寶劍，也就與徐慶復殺起來。余七見有非幻來助，當下把個心放了些下來。狄洪道接着非幻道人，又廝殺一陣，非幻道人暗想：「我輩總是個寡不敵衆，不如用些法兒，先將此人退去，然後才能救我師弟。」主意已定，即將手內的劍，向狄洪道一指，喝聲道：「疾！」只見一道白光，認定狄洪道眼中射去。狄洪道說聲不好，即刻望後面一退。非幻道人乘此撒了狄洪道，來救余七。却好包行恭手敏眼快，一見非幻道人前來接應，余七便抖擻精神，迎着非幻，復又殺去。非幻此時却也殺得興起，喝聲道：「來得好！不要走，看本師的法寶！」一聲未完，那手中的劍已砍到包行恭面前。包行恭說聲不好，便向旁邊一閃，讓了過去。非幻便趁了這個空兒，去救余七。余七正在危急之時，一見非幻前來接應，心中好不歡喜。當下說道：「師兄且來敵住這一起孽障，好讓我放寶。」徐鳴皋聽得此話，那裏放鬆一着，仍是大刀闊斧，直破進去。非幻道人見余七不能脫身，此時却也真急了，因又口中念念有詞，將手中劍向空中一放，口中喝道：「速變速變！」喊了兩聲，登時化出有數十口劍，旋飛空中，直望下砍。徐鳴皋等人知道他

劍法利害，趕着避讓，幸虧不會受傷。當下非幻道人就乘此將余七救出重圍，喝令敗殘賊兵，趕望下退。徐鳴皋等見賊兵退下，又復追殺了一次，看看天明，方才收兵回營。非幻道人直退至三十里以外，方纔立下寨棚，查點軍馬，已傷了大半。又失去了人虎大將一名，心中好不懊惱。便與余七議道：「似此折兵損將，如之奈何？千歲前又納下軍令狀，不但便回去，而且性命難保。賢弟當有何策以解此圍？」余七道：「這是王守仁欺人太甚，言而無信，既然批准次日開戰，如何又來劫寨？即日具兩申報回去，就說我們打了戰書，約定王守仁次日開戰，他言而無信，忽于夜半出其不意，前來劫寨，以致損折大將了人虎及衆兵卒，我們先自認一個防範不嚴之罪，看他如何？若不加罪，你我當再設法，與王守仁算賬；他若加罪，好在我不過幫他相助爲理，又非食他的俸祿，好便好，不好你我就走他方，他又到何處去尋找我輩？」非幻道人道：「話雖如此，但是你我也會得他的恩惠，若不稍竭微忱，不但對不起，且于自己面上攸關，說了一頓大話，誇了一場大口，到末了不過是折將損兵，免得爲人唾罵。愚兄之見自然是先行申報，必得還請他再撥二千人馬到此，以補三千之數；然後愚兄即將那非陣排演出來，使王守仁前來破陣。王守仁若果肯來，必爲我擒，即使不來，也要傷他些大將，最好申報軍情的信內，將此層文章敍入裏面，看他如何？他如尙以爲然，等兵一到，愚兄即擇地排陣，他若不以爲然，我也算盡我之心，他也不能見怪于我。賢弟以爲如何？」余七道：「你那非陣雖好，但是小弟前者所排的迷魂陣，就是徐鳴皋等這千人破去，而且傀儡生那人，法術甚是高明，此陣排演出來，也恐瞞他不過，若再被他破去，那時更無面目立于人間。」非幻道人道：「我這非陣，比不得你那迷魂陣易破，我這非陣，除非上八洞神仙方知其中奧妙，那怕他傀儡生再有法術，亦不能知我這陣勢的精微。」余七道：「既師兄有如此法術，可即修書差人前往報知一切，並將排陣一層敍入千歲，不但不見罪，定可發兵前來，以助師兄排陣。」非幻道人當即修書，差了心腹人，馳往前去。這且不表，且說徐鳴皋等回營，告明前事，又將人虎首級呈上，王元帥便代包行恭記了。

功，又與大家慰勞了一回。徐鳴皋等才退出大帳。過了兩日，王元帥即議進兵，因不知一枝梅所爲之事若何，即集衆將軍商議。卽有徐慶說道：「末將之意，暫緩進兵，等慕容將軍那裏有確信前來，再行發兵前進，較爲妥當。」王元帥深以爲然。正議之間，忽有探馬來報安慶府于三月二十日，被雷大春攻破，現在雷大春據守安慶，并探得宸濠有東下之信。王守仁聽罷，又命探子再探過了一日，又據探子來報，宸濠本有東下之信，因非幻道人，大敗了一陣，暫時尙緩東下。王守仁聽了這個消息，又復大喜道：「宸濠不往長江，這乃是國家之幸，但不知一枝梅等能否襲取九江。」因此日望一枝梅來信，且說一枝梅等四人，帶了一萬精銳，出吉安，間道前往南昌。進攻不日已將馳抵，一枝梅卽暗暗帶了書信，晝夜先往南昌城裏遺書，自然是短衣找扎，放出飛簷走壁的本領。到了南昌城下，四面一看，見各城門把守甚嚴，出入的人，皆要細細盤問，真個是風絲兒皆混不進去。一枝梅看了情形，不敢冒昧從事，恐怕爲人識破，洩漏軍機，遺誤不小。當卽往僻靜處所，暫躲起來，等到三更時分，復行出面，換了一身玄色緊身衣，靠藏好書信，帶了單刀，來到南昌東門城下，先向城頭上望了一望，只見城頭上燈火通明，萬難上去。他又繞至東北角，向城上又望了一回，見那裏防備稍疎，他便將身子一彎，一個箭步如飛，也是已經上了城頭，不知一枝梅此次進城，有無妨礙，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八回 遺書反間布散流言 度勢陳詞力排衆議

話說一枝梅跳上城頭，幸喜無人知覺，他便穿房越屋，一直來至宸濠王府，各處打聽了一回，皆無人知覺。這寧王府內，一枝梅本係熟路，他所以處處知道，打聽了一個更次，只不知劉養正住在何處，正在躊躇，忽聽有人說道：「王爺叫請劉軍師前去商量大事。」一枝梅聽得清楚，心中暗想：「莫非就是請那劉養正麼？」因此就跳了下來，只見那人轉灣抹角，匆匆而去。一枝梅也就越屋穿房，跟了下來，走了一刻，果見那人進了一間房屋，

一枝梅當即從屋上伏下身軀，倒垂在簷口，細細聽那人說話。只聽那人說道：「劉軍師！王爺有命，請軍師明日辰刻前往商量大事。」劉養正道：「你可知道王爺所議何事？」那人道：「聞說是非幻道人打了敗仗，復又前來請兵，說是要排什麼陣，與王守仁對陣，王爺委決不下，故此欲請軍師前去商議。」劉養正道：「王爺信任那術，不聽良言，我恐將來便要將大事敗壞，請你去回稟王爺，就說某明日一早就來便了。」那人答應而去。一枝梅見那人出來，趕着將身子縮了上去，再仔細一看，原來那人是宮內一個小太監。一枝梅見那小太監走過，又四面看了看，見無往來之人，他便輕身飛下屋來，走到窗戶口，輕輕將窗榻撥開，從身上把那封書信取出來，由窗戶縫內送了進去。他又一簷身上屋，伏在瓦樞內，細聽動靜。聽了一回，並無聲息，他便不敢耽擱，連忙出了宮門，是夜就在城裏暫住一夜。次日就在城內各處布散謠言，就是宸濠即日發兵東下，一枝梅將事辦畢，隨即混出了城，趕後進圖蘇州。布散了一日，因一傳十，十傳百，通城的人，皆知道要發兵東下。一枝梅將事辦畢，隨即混出了城，趕回自己軍中去了。且說劉養正次日一早起來，見書案上有信一封，心中大疑，這書却是何人送來，便將那書信取來一看，見書面上並無誰人寄來的名姓，但中間一行寫着：「寧王幕府劉大參謀密啓。」劉養正更加疑惑，隨即拆開，將書抽出，細細看了一遍，只見上面寫道：

憂時老人謹致書于幕府

劉大參謀足下竊維識時務者爲俊傑，不識時務，未有能與言國家大事者也。今者甯王以英武之才，舉謀大事，左右謀臣如雨，將士如雲，不可謂不得人矣。竊以爲庸弱者多，明哲者少，何以言之？自古王氣所鍾，金陵爲善，昔太祖定鼎首，金陵其他據此而爭者，不可勝計。某以爲甯王不謀大舉則已，既謀大舉，則必先取金陵，以爲建都根本。緣金陵地勢，古稱天塹，外有長江之險，內爲膏腴之地，據此爲國，誰曰不宜？而乃甯王並無東下之心，左右又無進言之人，徒以隨聲附和，競言爭戰，毋乃爲有志者竊笑乎？夫爭戰，

原爲霸者所急務，第不顧天時，不佔地利，不得人和，三者缺一，終不可霸。若先取金陵，則地理既佔，天時亦順，二者既備，而尙患人和之不可得乎？一得人和，然後南取蘇常，北窺燕冀，由此橫行天下，不難也。乃計不出此，僅以區區尺寸之地，朝夕圖謀，猶復大言欺人，侈談王霸，某竊爲不取焉。

足下爲一時英俊，抱匡佐之才久矣，今又遇明主，加之以上位，某以爲

足下定能據理而爭，不與庸庸者之唯諾可比，乃亦人云亦云，未嘗劃一謀，定一策，徒竊素餐尸位而已。現在金陵防守空虛，取之甚易，此而不取，將來兵力既厚，防備既嚴，雖欲圖謀，亦不可得。某不知

足下平時所自期許者何在，而自命有匡時之略者，又何在某竊有所不解也。某無志于功名，非一日矣，空山無人，泉石自漱，何必作豐子之饒舌，第憂時之心，望時之志，誠不能以一日已也。又以

足下爲當時之傑士，贊襄幕府，定決機宜，某竊不能已于言而不爲

足下道幸，

足下取納，卽爲甯王決之，則天下幸甚！大事幸甚！謹白。

劉養正將這封書信看畢，暗道：「憂時老人是誰？又道據這書上所論各節，實係明論，先取金陵以爲根本，雖三尺童子，亦以爲然，惜乎甯王計不及此，而左右之人，又不能據理而爭，失此不圖，未免可惜。某今日當力勸其東下。」說罷，將這封書藏入懷中，梳洗已畢，便往離宮而去。到了宮內，宸濠尙未升殿，只見大家皆在那裏議論，有說非幻道人不足恃的，有說亟宜發兵，以助其排設陣勢的，有謂非幻道人實在法術高妙，當今之世，真難得的，議論紛紛，各執己見。劉養正聽了，殊覺可笑，却是一言不發，只與李士實暗自議論而已。一會子宸濠升殿，各人參見已畢，挨次坐定。宸濠向大家問道：「諸位將軍悉在于此，非幻道人昨日來書，聲稱爲王守仁所欺，約定開戰日期，忽然中變，以致爲王守仁層來劫寨，所有帶去精兵，折傷大半，丁人虎又爲敵人所殺，來書呈請再發

精兵二千，星夜馳往，好助他排設大陣，與王守仁一決雌雄，孤猶預未定，所以請諸將前來，大家計議，是否添兵益將？還是將非幻道人飭調回營？諸位軍師即爲孤家一決。」宸濠話才說完，李自然即首先說道：「千歲既蒙垂問，以某所見，仍飭增兵爲是非幻道人，其所以致敗者，以其王守仁言而無信，暗使詭謀，並非非幻道人毫無法術；今既前來請兵，以助其排設大陣，與王守仁一決雌雄，正可因此以圖振作。若按兵不發，是離其心矣。非幻道人其心一離，則余半仙必爲牽動，以後必不肯爲千歲出死力，以禦守仁。而况傀儡生又邪術橫行，搖非幻道人又何能對敵？無人可敵，則千歲之大勢必敗。某之愚見，尙宜從速增兵，不然孤立無援，萬一王守仁乘其銳氣，一再攻擊，我軍力薄，不能抵禦，勢必全軍覆沒。又將何重整兵威乎？千歲請速作計議。」此時劉養正不等宸濠開口，即問道：「千歲自起義以來，與兵動衆將欲以謀天下乎？抑徒逞血氣之勇，而博區區之報復乎？願大王明以告我，參謀雖不敏，請大王決之。」宸濠聞了此言，急切會不過意來，因問道：「先生之言，是何意也？孤若不欲謀定天下，又何以蓄死士，養謀臣，秣馬厲兵，與師動衆？先生之言，誠爲孤所不解也。」劉養正道：「大王必欲謀定天下，則莫如圖久遠之計，定萬全之策，顧其大而遺其細，棄其短而就其長，然後橫行天下，莫之能禦。倘就其方圓之地，朝爭夕取，此得彼失，今日獲勝，明日敗亡，雖歷數十年之久，不足以定天下。得土地，安人民，而况聽信左道之言，徒爭尺寸之地，喪師損將，勞而無功，竊爲大王所不取。大王誠英明之主，某不揣譴陋，甘心歸附大王者，亦以大王有志于天下，而爲一代之明主耳。今觀大王自起義迄今日，并不開定一大謀，決一大策，爲萬全之計，圖遠大之基，徒以人云亦云，依阿唯諾，此某之所不可解者也。願大王自度之，則大王幸甚，某等幸甚。」畢竟宸濠答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同分解。

第一百二十九回 劉養正議取金陵城 一枝梅力打南昌府

話說宸濠聽了劉養正這一番議論，當下說道：「先生金石之言，孤敢不唯命是聽！但何以爲萬全之策？何以爲遠大之基？願先生明白一言，孤當受教。」劉養正道：「所謂萬全之策，遠大之基，則莫如先取金陵，以爲根本。金陵古稱天塹，外有長江之險，內有石城之固，我太祖洪武之初，卽定鼎于此。大王若欲紹先生之業，垂後世之基，捨金陵更無他取。而况當此之際，金陵毫無防守，只欲以一旅之師，問道而出，攻其不備，金陵雖固，必爲大王所有。既得金陵，然後南取蘇常，東顧齊魯，西窺秦晉，北指幽燕，縱橫數萬里，聽我所之，王師所過，莫之敢禦，其不能橫行天下，南面稱孤者，未之有也。若僅以彈丸之地，誓以死守，固不足道，即使攻得郡邑，地不過千里，民不過數萬，府庫不足以供我財用，人民不足以供我驅使。設一旦朝廷分召各路諸侯，與師問罪，旌旆遍野，大兵雲集，併力進攻，吾恐此城雖固，若金湯亦不足與各路勤王之師以相抵。而况所以爲根本者，不過區區南昌一府，其視金陵，進則可戰，退則可守，財用之足，人民之富，長江之險，石城之固，爲何如哉！如以爲然，則請早日順流東下，今若不取，竊恐過此以往，雖欲取亦不可得矣。願大王自思之。」這一席話，把個宸濠說得無言可對，仔細暗想：「先取金陵，實萬全之策，又恐大兵東下，南昌空虛，官軍乘隙而來，又復首尾不能兼顧。」沉吟良久，迄無一言。只見李自然道：「劉先生之言，于遠大之基一層，固是盡善盡美，而于萬全之策，竊恐盡美尙未盡善也。昔人有言：『羽毛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今根本未固，而遽欲長驅東下，以取金陵，是舍其本而先齊其末。幸而一旅之師，金陵垂手而得，則石城坐擁，然後進窺各路，固是萬全，不幸而阻于半途，誠如先生所言，各路勤王之師，扼其前，王守仁大兵乘其後，則是腹背受敵，而况南昌空虛，定又爲他人所得。彼時欲進則大兵間隔，欲退則無家可歸，徒以遠大之基，失此根本之地，又不知其何以爲大王計也。劉先生幸而教之。」宸濠聽了這番話，亦甚有理，當下說道：「二君定謀決策，皆係爲孤，請各暫退，容孤商量。至于增兵助戰，好在各行其事，遠取金陵，近守南昌，亦無與于此，分別辦理便了。」李士實在旁，惟恐劉養正又欲力爭，因趕着說道：「大王之言是也，分道而行。」

最上策。說著就站起身來告辭，宸濠亦即退殿。劉養正雖欲再言，亦不可得，只好也就各退出來，却是心中忿忿不平。回到自己房中，將那髮時老人的書取出來，反覆看了一遍，實在佩服，因暗道：「計不可行，徒喚奈何耳。」這且按下，且說宸濠回至宮中，自己思想了一會，仍是李自然的話不錯，至此又有些疑惑。劉養正大言而誇，次日又有兩個心腹，私語宸濠說：「劉養正之言，萬不可信，若捨南昌，順流東下，萬一敵人乘虛而入，將南昌襲去，則歸路斷矣。願千歲勿再狐疑，仍以李自然之言爲是。」宸濠更加堅信，接着又有心腹傳進宮來，聲稱南昌城裏無人不知千歲早晚欲取金陵，各營兵卒亦互相在那裏預備。宸濠問道：「這話是從何處傳出去的？」那心腹的道：「據說是劉養正傳出此言，以至合城全行知道。」宸濠聽罷，即怒道：「豎子幾敢孤大事，當下即折箭爲誓，以後再不聽劉養正之言。」過了兩日，劉養正知道此事，也就自退去了。宸濠決計不取金陵，即日便發兵三千，以付非幻道人，大排非非大陣而去。再說一枝梅回到行營，便修了一封書，連夜差人將所行之事，細細告知王元帥，然後進兵攻取南昌。這日已離南昌不遠，當有探子報進宮內，宸濠一聞此言，聚衆議道：「孤幸不聽劉養正之言，若竟捨此圖他，今日大兵一來，誰爲孤保守城郭呢？」說罷，即命鄴天慶率領大兵前去迎敵。一枝梅四人到了南昌，離城十里，安下營寨，休息一日，次日即準備一萬精銳，攻打南昌，行至城下，各隊列成陣勢，一枝梅首先出馬，到城下罵戰，當有小軍飛報入城，鄴天慶一聞此言，也就提了方天戟，飛身上馬，一枝梅正在那裏索戰，忽聽城中一聲炮响，城門開處，沖出一騎馬來，一枝梅一看，見是鄴天慶，兩人更不打話，接着便殺。一枝梅手執爛銀鎗，劈胸刺去，鄴天慶趕將方天書戟架開，二馬過門，一枝梅兜轉馬頭，順手就是一鎗，認定鄴天慶左肋刺進，鄴天慶將畫戟一隔，撇在一旁，乘勢就是一戟，由下翻上，照定一枝梅當胸刺到，一枝梅把馬一夾，身子一偏，讓了過去，復兜轉手槍向鄴天慶腰下刺來，鄴天慶又復讓過。這二人一來一往，約有十數個回合，不分勝負，只殺得旌旂蔽日，塵土冲天，兩邊金鼓之聲，震動天地。官軍隊裏見一枝梅不能取勝，却惱了一位英

雄，只見徐壽大喝一聲，手執金背大砍刀，將馬一拍，飛出陣來，直奔鄴天慶，舉刀就砍。鄴天慶正擬雙敵，見賊軍隊裏也飛出一員大將，但只見他身長八尺，豹頭環眼，領下一部鋼鬚，手執長矛，坐下黃馬，一聲喝道：「來將通下名來，本將軍才下不刺無名之將！」徐壽見有人出來迎敵，也就應聲喝道：「賊將聽者，我乃元帥麾下指揮將軍，徐壽是也。爾亦通個名來，好使本將軍斬你的首級！」那人喝道：「今將軍爲雷王駕下，都指揮孟雄是也。」徐壽一聽，不等他說完，便舉起金背大砍刀，如泰山壓頂一般，當頭砍下。孟雄趕着將蛇矛往上一架，掀開過去，也就還了一矛。徐壽急急架開，當時二馬過門，兜了一個圈子，二人回轉馬頭，復行又殺。只見四匹馬，四個人，殺做一團，約戰了有數個回合，皆是不分勝負。周湘帆、楊小舫見他二人還不能夠取勝，也就將馬頭一領，齊出陣來夾攻。孟雄、鄴天慶六個人團團廝殺，又殺了有二三十個回合。孟雄被楊小舫著一槍，却不敢戀戰，撥馬就走。楊小舫見他敗走，便急急趕將下去。鄴天慶見孟雄中槍，也就虛刺一戟，回馬就走。徐壽一枝梅、周湘帆三人見鄴天慶又敗下去，當下鞭梢一指，那一萬雄兵，便蜂擁過來，一枝梅就想乘勢追過去搶城。走到城下，早見鄴天慶、孟雄二人飛過吊橋，當將吊橋高扯，一枝梅等不能飛越，只得收兵，即在城外立下營寨，將南昌圍困起來。當下無話，休息一日，又去攻城，只見城中按兵不動，一枝梅便令三軍一齊罵戰，罵了半日，仍是不見開戰。一枝梅等四人互相暗暗議道：「賊兵昨日一戰，並未大敗，何以今日不開城出戰？其中必有緣故，難道他有什么麼詭計？」周湘帆道：「依小弟愚見，最好兄長進城打聽一番，再將逆賊是否進攻金陵，打聽清楚，好給元帥送信。」一枝梅道：「愚兄本有此意，既是所見略同，愚兄今夜當即前去。」於是傳出密令，命各營今夜以一半不准卸甲，皆要倚戈而待，一半早爲安歇。等到三更時分，便換上半夜那一半去睡。如違令者，立斬。此令傳出，各營那敢有誤，却亦樂從，皆成一枝梅等寬猛相濟。一枝梅到了晚間，約有初更時分，便去脫外衣，喚了夜行衣，靠手提單刀，又望周湘帆等三人諄囑一番，務要嚴加防守，萬萬不可疏忽，恐防敵人劫寨。周湘帆等答應，一枝梅當

下卽出了營房，一幌身，早已不見，這就是他們劍俠的本領。來到城下，仍是走來走去，城頭上雖有兵卒把守，實在毫不介意。只因一枝梅身輕如燕，步快如風，不必說這城頭上不過數百人在那裏把守，就便在百萬軍中也來有人看得出來。一枝梅進得城中，當卽去往寧王府內探聽消息。不知有什麼消息打聽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回 一枝梅誘敵圍賊兵 鄴天慶守城戰官將

話說一枝梅回到城中，直往營內而去，暗暗伏于瓦櫺之上，細聽動靜，只聽殿上先是歡呼飲酒之聲，旣而各散，並未打聽出什麼消息。停了一會，宸濠回寢宮安歇，一枝梅復又跟到寢宮，仍在瓦櫺上伏竄。只聽下面有女子聲音問道：「千歲今夜進宮，何以到這時候？」現下城外官軍如何了？」只聽宸濠道：「官兵日夜攻打，却不妨事，南昌把守甚嚴，他急切攻打不下。孤已經打聽切細，王守仁仍在吉安，並未前來，前數日孤已添兵與非幻道人相助，他排設非非大陣，半月後，王守仁卽欲全軍覆沒了。現在一枝梅等所帶攻打城池之兵，孤又與李自然設了一條妙計，官軍才來銳氣方張，不可與敵，等他攻打多日，三軍疲憊，然後出奇兵以襲之。一枝梅等雖勇，其破必矣。」又聽女子道：「聞得千歲急欲進取南京，現在究竟如何定議？」又聽宸濠道：「那是劉養正不識進退，南京急切何可進取，孤已作爲罷論了。」又聽那女子道：「臣妾之見，亦以爲先固根本，後取南京，若捨其本而取其末，是敗亡之道也。但不知安慶近日曾否攻打下來？」宸濠道：「早已攻破了，雷大春現在那裏據守。」那婦人道：「如此且等非幻道人排設非非大陣，破了王守仁之後，再進攻南京不遲。」宸濠大笑說：「卿言正合孤意。」說了這席話，隨後就是些褻穢之語了。一枝梅聽了個真切，也就卽刻穿房越屋，出了宮來，來到府外，仍趁着夜間，飛身出城。周湘帆等正在那裏盼望，只見一枝梅已由半空飛下，此時不過四鼓光景，周湘帆等接入內帳問道：「兄長前去打聽消息如何，有什麼詭計？」一枝梅就將以上的話說了一遍。周湘帆道：「似此宜

早作準備方好。」楊小劬在旁說道：「以小弟愚見，莫若將計就計，以誘敵之策，去誘賊軍出城，然後反兵以攻之，必獲大勝。一面可急修書告知元帥，請其早作準備，破妖道的妖陣，不識兄長之意如何？」一枝梅道：「賢弟之言，正合吾意。」當即修了書，差心腹連夜馳往吉安，告知王元帥消息。到了次日，即與周湘帆、楊小劬、徐壽議道：「今日即可以誘敵矣。」周湘帆道：「誘敵之策若何？」一枝梅道：「吾觀離此地五里，有座馬耳山，此山雖不高，勢頗曲折。徐賢弟可於今夜暗帶精銳二千，往那裏埋伏。俟賊兵追過此處，賢弟即出兵截殺過來，以斷賊兵歸路。周賢弟可引兵三千，前往離城西北，有座大王廟，可於此處埋伏。俟賊兵出城，便可就近夾擊。愚兄與楊賢弟前去誘賊。」分撥已定，大家稱善。到了夜間，周湘帆、徐壽二人，各人引兵前去，埋伏已畢。一枝梅便傳了密令，命那些攻城的士卒，上午以前，務要着力攻打，互相罵戰。午後，便故意各自疲憊，或拋戈棄甲，席地而座，以誘賊軍出城。若賊軍果然出來，可趕急退走，讓賊軍來追趕，等過了馬耳山，反殺過去，便急急出其不意，必獲大勝。務要合力向前，與賊軍死鬥，如有心退後者，立斬。衆三軍得了這個令，那敢稍有違背，也就一起遵行。到了次日，真齊併力攻打，口中罵聲不絕。比前數日，攻打的尤加利害。到了巳牌時，漸漸就有些疲憊，下來過了午時，故意裝成疲憊，及至以後，衆三軍也有席地坐罵的，也有虛張聲勢，空罵而不攻打的。又過了一會，衆三軍不但合力攻打，連罵也不罵，大家都席坐地下，歇息起來，甚有就地而臥，真是疲憊不堪了。那把守城池的衆賊，見官軍如此情形，即刻報了進去。宸濠聞言，即命鄒天慶督率游擊馬如龍、指揮王士俊、副指揮使李三泰、并精兵五千，立刻沖出城去，乘官軍疲憊之時，大殺過去，必可殺他個片甲不留。鄒天慶聞言，趕急又進宮去，向宸濠說道：「一枝梅詭計甚多，難保其中無詐。千歲可使馬如龍、王士俊、李三泰出城攻打，末將請爲後援，以防敵軍前來攻城。若齊軍全出，萬一敵軍用誘敵之計，於左近埋伏精銳，俟我軍一出，他便前來攻城，那時如何抵敵？不知千歲意下如何？」李自然便在旁說道：「鄒將軍之言是也，願千歲勿疑，即照此辦法，方可無慮。」宸濠答應，當下

鄴天慶即辭出宮來，率領馬如龍、王士俊、李三泰三人，帶了精兵五千，如風馳雷掣般而來。來到城下，尙未開城，鄴天慶先上城頭，望城外一看，但見那些官軍，果然棄甲拋戈，坐臥不一。鄴天慶看罷，隨即下得城頭，同馬如龍等三人，帶領精兵，沖出城來。那些官軍一聞城中炮響，知有賊兵出來沖殺，各人也就預備停當，好待敗走。只見賊軍由城內喊殺出來。一枝梅楊小舫更加裝出那馬不及鞍，人不及甲光景，前來迎敵，戰不數合，便撥馬敗走。那些官軍也就隨敗下來。馬如龍等三人不知是計，以爲果真敗下，也就帶領着各衆蜂擁追殺下去。一枝梅與楊小舫且戰且走，賊衆在後緊緊相追。看看到了馬耳山，馬如龍等一見此山，恐防埋伏於內，若有不追之意，一枝梅見他到了此處，有些疑惑，不十二分緊趕下來，怕他就此回軍，不來再趕，那就大失所望。因又上前與馬如龍殺了一陣，接着楊小舫復又回戰過來。王士俊也就上前迎敵，二人戰了有數十個回合，楊小舫又敗走下來。馬如龍等見山內並無動靜，復又放胆追殺下來。纔過了馬耳山，不足半里，但聽背後一聲炮響，馬如龍等大吃了一驚，說聲不好，趕着傳令回軍。尙未來得及，只見後面一片喊殺之聲，震動天地，燈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爲首一員大將，手執長槍，掩殺過來。馬如龍正預備迎敵，却好一枝梅、楊小舫，又回軍殺到。馬如龍即刻分頭迎敵。王士俊敵住徐壽，馬如龍敵住一枝梅，李三泰敵住楊小舫，兩邊戰起來。只聽金鼓齊鳴，喊聲震地。一枝梅、楊小舫、徐壽三人，率同衆三軍，將賊衆團圍住。裏得如鐵桶一般。馬如龍等也就併力死鬪，爭奈寡不敵衆，大家戰鬪了一會。徐壽一槍刺王士俊於馬下。馬如龍見王士俊被刺，心中更覺胆裂，却也不得戀戰，只是左冲右突，要沖出陣來。無如被一枝梅等三人，合力死戰，不肯寬放一着。因此急切難得出圍，只可憐那些賊兵，被官軍殺得如砍瓜切菜一般。真個是血流成河，屍如山積。暫且按下。再說周湘帆伏在大王廟內，一聞賊軍殺出，料定城內空虛，便趕着帶領精銳，出了大王廟，前去襲城。一聲炮響，沖到城外，正預備喝令軍卒搶城，忽見一員大將，手中執方天畫戟，立馬於城頭外，大聲喝道：「來將逼下名來，可告知一枝梅，你等已中了衆將軍之計了。」周湘帆一

聽此言，吃驚不小，因也喝道：『鄴天慶那些狗賊，本將軍今夜不將你捉住，碎屍萬段，本將軍就不叫作周湘帆了！』說着，手提一槍，便望鄴天慶刺去。鄴天慶呵呵大笑道：『照你這樣的本領，也不是本將軍馬前三合之將來得好傢伙！』說着，就將一戟迎接過來，把周湘帆的槍輕輕掀在一旁，順手就是一戟，向周湘帆胸中刺去。周湘帆也就急急將槍來架，那知鄴天慶的膂力甚大，這枝戟就如泰山一般，周湘帆好容易架在一旁。暗道：『此人我不是他的對手，怪道常聽徐大哥說，此人甚是利害，果然名不虛傳！』正在暗想，又預備還他一槍，那知鄴天慶又是一戟，向周湘帆肋下刺來，周湘帆要招架也來不及，不知周湘帆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一回 馬耳山英雄齊却敵 南昌府賊將再興兵

話說鄴天慶直向周湘帆肋下一戟刺去，周湘帆欲待招架，萬來不及，說聲不好，趕着將馬望旁邊一讓，打算讓鄴天慶的那枝戟。那知鄴天慶神速異常，肋下雖不會被他刺到，大腿上已中了一戟，周湘帆哎呀一聲，不敢戀戰，撥馬就走。那些三軍見主將受傷，也就一齊敗下。鄴天慶見官軍敗走，乘勢將鞭梢一指，所有賊兵一齊也追趕下來。周湘帆在前，捨命奔逃，鄴天慶在後，緊緊追趕。直追至馬耳山不遠，周湘帆見前面一彪軍攔絕去路，喊殺之聲，不絕於耳，如旋風一般，掩殺過來。周湘帆在馬上驚道：『前有阻兵，後有追兵，我命休矣！』正驚惶間，瞥眼見着一枝梅，在後面追趕一員大將，忽又大喜道：『我何不如此如此！』當下把馬一夾，也不管腿上痛不痛，手起一槍，直對來的賊將出其不意，當胸刺去，那員賊將正被一枝梅趕得急切，慌忙逃命，焉能顧及前面正跑得沒命，忽聽一聲大喝：『賊將望那裏走，看槍！』話猶未完，槍已到了，再待招架，萬來不及，登時刺於馬下。你道這人是誰？原來就是賊將馬如龍，因我好容易殺出重圍，捨命向南昌逃走，不意被周湘帆出其不意，刺於馬下。此時一枝梅已到，因驚問道：『賢弟如何到此！』周湘帆也不及細述，但大略說了兩句，鄴天慶已經趕到，一

枝梅就將周湘帆放過，他便與鄴天慶大戰起來。二人正殺得難解難分，却好徐壽又復殺來，當下就與一枝梅夾攻鄴天慶。三人戰了有二十多個回合，鄴天慶又不知官軍多少，不敢戀戰，只得虛刺一戟，撥馬就走。一枝梅等復又趕殺過來，鄴天慶在前，且戰且走，繞過馬耳山，忽又一軍從剌斜裏趕到，鄴天慶驚道：「真個中敵軍計了。」再細看時，只聽馬上，一人大聲喝道：「鄴將軍救我。」鄴天慶聞道，知是自家人，再仔細一看，原來是李三泰，因被一枝梅等困在垓心，好容易冲出重圍，只得繞道逃走，爭奈楊小舫不肯相讓，緊緊在後趕來。此時却好遇見鄴天慶，叫他相救。鄴天慶見是李三泰，當下把他放過，却好楊小舫已到，鄴天慶又與楊小舫戰了兩合，拍馬再走。此時一枝梅徐壽的大兵已到，便與楊小舫合在一處，又往下追趕一程，直追至鄴天慶李三泰進了南昌城，方才不趕。當下仍在城外，立下寨柵，安營已畢，周湘帆亦緩緩回到營中，大家問及前事，周湘帆便細述了一遍。一枝梅道：「今日一戰，周賢弟雖受有微傷，却殺了他兩名賊將，賊兵戰死者不計其數，也可謂全軍覆沒了。」周湘帆道：「小弟雖腿上着了一戟，不曾殺得鄴天慶，以報此仇，却殺了他賊將一名，也稍雪心頭之恨。」一枝梅道：「賢弟可歸帳歇息去罷。」周湘帆到了自己本帳，解開衣服，用刀瘡藥將腿上傷痕敷好，在那裏歇息。一枝梅又令合營士卒養息一日，次日預備攻城。又發出許多酒食，犒賞士卒，話分兩頭，再說鄴天慶回至城中，見了宸濠，備述一遍。宸濠驚道：「果不出將軍所料，若非將軍預計，南昌險些兒被敵人襲去。今雖傷了兩員大將，還是不幸中之大幸，將軍辛苦了，且請養息養息罷。」鄴天慶道：「五千精銳，即此一陣已喪去一半，這便如何是好？」李自然道：「某等定獲全勝。」宸濠與鄴天慶急問道：「似此計將安出？」李自然道：「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今敵軍連獲全勝，其志必驕，我正可乘其驕矜之時，攻其無備，定可大獲全勝。」宸濠道：「如何攻法？」李自然道：「可急於今夜出全隊，以劫敵寨，彼軍昨日大獲全勝，定料我軍不敢復出，今夜必不防備。我却因彼軍料我不敢復出之時，出奇兵以劫賊寨，未有大獲全勝者，不過將軍等未免辛苦耳。」鄴天慶道：

「軍師之言差矣，某蒙眷養之恩，不次之擢，今者身居將軍之職，未免涓埃，雖赴湯蹈火，亦不敢却，且可藉以圖報，而况屢致挫敗，正欲一振軍威，何可因辛若辭不前往？若果能一戰大獲全勝，不但軍威重振，而且可贖前罪，何辛若之有？」宸濠聞言大喜，因道：「既蒙將軍如此相助，今夜若果全勝，孤定酬大功！」鄒天慶道：「千歲何出此言，某常效犬馬便了。」因此宸濠又命督兵五千，率同牙將王英，副指揮使李三泰，吳用賢、金仁遠四人，於今夜二更前去劫寨。鄒天慶答應退出營來，當即傳令命王英領兵一千去打一枝梅中營，李三泰率兵一千打楊小筋左營，吳用賢領兵一千打徐壽後營，自領一千精銳，爲四路接應。你道他何以知官軍紮有四營，原來從一枝梅紮下營寨之後，就有細作探聽清楚，報進城內去了。鄒天慶分派已定，又命各軍二更造飯，三更出城，均要啣枚疾走，各帶火種，到了敵營，一齊放起火來，務要併力前進，如有退後者立斬，暫且按下。再說一枝梅等安下營寨，各軍因連日辛苦，今日大獲全勝，又奉了主將之命，各軍休息一夜，明日再去攻城，各軍自然放心安歇。一枝梅等四人，以爲鄒天慶既遭大敗，必然心胆俱碎，急切不敢出兵，那知他今夜前來劫寨，就此稍一疎忽，幾乎被一把火燒得全軍覆沒，這也是各軍應該遭劫，所謂棋憑一着錯，失却滿盤輸。閒話休表，一枝梅等到了晚間，四個人，在營中歡呼暢飲，直飲到有幾分醉意，才去安寢，又兼連日辛苦極了，到枕便大睡起來。到了三更時分，一枝梅等從夢中聞得連珠炮響，驚醒過來，又聽得四面喊殺之聲，震動山岳，一枝梅等大驚，正欲着人出去打聽，忽見小軍匆匆進來報道：「將軍大事不好，作速整備，賊軍前來劫寨，各營都有火了！」一枝梅等一聞此言，嚇得心膽具裂，再一細看，只見滿營紅光燭天，各處皆起了火，而且火勢甚熾。一枝梅等正欲上馬前去退敵，賊將李三泰、王英、吳用賢、金仁遠已一齊殺進營來，一枝梅等不及上馬，各人只提着朴刀，各去對敵。一霎時營中的帳棚，具已燒着，那些官兵皆從夢中驚醒，沒得一人有準備的，於是喊殺之聲，啼哭之聲，互相不絕。一枝梅等也來不及檢點，只顧沖殺出去，逢人便殺，逢馬便砍，自相踐踏者不計其數。那知李三泰等本來從四路殺進

此時却合兵一處，把一枝梅等團團困在垓心，任一枝梅等武藝高強，也不能沖出，東奔西蹠，那裏能殺透重圍。此時一枝梅殺得興起，當即飛舞單刀，一頓亂砍，殺死了有數十個賊兵。各賊兵見他勇猛非常，不敢十二分前進，反倒退後有數十步，遠遠的站在四面，虛張聲勢。一枝梅一見，心下暗道：『若不趁此時沖殺出去，更待何時？』當時就在腰內，取了些彈子出來，把背後一張弩弓，取在手中，裝上彈子，登時如雨點一般，即打將出去。那些賊兵，被他彈子所傷，頭破血流者，不計其數。衆賊兵具各紛紛倒退。一枝梅一見，好不歡喜，就趁此又發了一陣彈子，將賊兵打得紛紛，向兩旁閃讓。一枝梅將要沖出圍來，忽見營外一騎馬飛奔殺到，馬上坐着一人，一枝梅再一細看，原來還是鄴天慶，也不與他打話，登時發了一彈，鄴天慶正來接應，匆匆而來，那裏知道防備一枝梅的彈子，正自騎在馬上，如旋風般飛來。一枝梅看得真切，即刻發出一彈，認定鄴天慶額角上打去，鄴天慶躲避不及，正中一彈，却打得鮮血迸流，在馬上幌上幾幌，却好一枝梅已經殺到，只見他一箭步，平空竄到鄴天慶馬前，手起一刀，直望胸前砍去，不知鄴天慶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二回 用火攻官軍大敗 擺惡陣妖道逞能

話說一枝梅打中了鄴天慶一彈，打得血流不止，坐在馬上，幌了一幌，正要預備帶馬，向旁邊沖殺進去，却好一枝梅平地一個箭步，竄到鄴天慶面前，當胸就刺鄴天慶，說聲不好，趕着將馬一夾，閃在一旁，順手就是一戟，向一枝梅當頭挑下。一枝梅是在步下，鄴天慶在馬上，究竟不如一枝梅來得輕便。只見一枝梅見他一戟刺來，急將單刀向上一架，身子一縮，早竄到鄴天慶背後，撒手一刀，認定鄴天慶馬後腿砍下。鄴天慶來不及防護，馬腿早被一枝梅砍中一刀，那馬就一縱飛奔，溜韁而去。鄴天慶坐在馬上，險些兒跌下馬來。一枝梅見鄴天慶的馬溜韁而去，心中一驚，說若此時就走，周湘帆等三人，尙被圍在那裏，不知性命如何，若再進去，將他們救出來，

我終久是個步下，如何冲殺進去？正在疑惑不定，忽見周湘帆從裏面冲殺出來，後面一員賊將，緊緊追趕，一枝梅一見，立刻生出一個計策，趕着向旁邊一閃，等周湘帆的馬走過，看看後面賊將已經趕到，一枝梅從旁側出其不意，大喝一聲：『賊將休走！看刀！』真個是聲到手到，一聲未完，那刀已到了賊將的胸前，那賊將措手不及，早被一枝梅砍於馬下。一枝梅即將那賊將的馬奪過來，飛身上馬，復行冲殺進去，真個是如入無人之境，只見賊兵紛紛向兩旁讓開，一枝梅到了裏面，只見徐壽楊小舫，還在那裏同着三個賊將死力戰鬪。一枝梅一馬上前，飛舞單刀，出其不意，當即砍倒了一員賊將，徐壽楊小舫見一枝梅復殺進來，也就併力殺了出去，三個人殺出重圍，只得落荒而走。再說鄒天慶被馬溜韁，直跑下二十餘里，才把馬兜轉回來，到了官軍營寨的地方，已是天黑，當下便鳴金收軍。只見那些官軍，已死得不計其數，真是尸橫遍野，血流成河，本部的兵卒，亦復死得不少。再查帶兵的將士，李三、秦王、英、具已陣亡，皆被一枝梅殺死。鄒天慶心下大恨，還要重整旂鼓，追趕下去，不將一枝梅擒住，誓不回營。還是金仁遠、吳用賢二人，苦苦勸住，方肯休兵回城。此次一戰，雖然大獲全勝，却喪了兩名牙將。當下回至城中，先着人報進營去，宸濠聞言，即傳令進見鄒天慶，進入宮內，見了宸濠，備述一遍。宸濠問道：『雖然喪了兩將，總算將敵寨劫去，敵軍也算覆了沒？』又見鄒天慶血流滿面，因問道：『將軍面上何以許多血痕？』鄒天慶道：『係被一枝梅彈子所傷，險些兒喪了性命。』宸濠道：『一枝梅等如此猖獗，若不及早擒住，是腹心之患也。』軍師等有何妙策，可擒若輩？李自然道：『別無他法，惟有請千歲星夜差人馳往非幻道人營內，請他火速擺陣，令王守仁破陣，王守仁必不知道陣法，只要將徐鳴皋等陷入陣內，無論他生死如何，王守仁必然驚恐，而且他無甚猛將，勢必調回一枝梅等人，然後再請非幻道人設法以除之，只要將他等一千人除去，王守仁不必慮也。』宸濠答應，即刻修書命人星夜馳往吉安府界，催非幻道人火速擺陣。鄒天慶退下，又密令細作出城打聽一枝梅的細底。且說一枝梅的大寨，被賊軍劫去，遂與楊小舫、徐壽落荒而走，退下十數里，遠再

將殘兵招集起來，計點人數，已傷了大半。所有旂幟器械，焚燬殆盡。又不知周湘帆敗往何處去了。一枝梅好生憂悶，若欲重下營寨，器械一概全無。若不安營，竟回吉安，又恐元帥見罪。正在躊躇不決，忽見周湘帆回來，彼此相顧，好生不樂。又各說了一番細情。一枝梅道：「今日大敗如此，總是愚兄疎忽之處，有何面目去見元帥呢？」周湘帆道：「兄長勿憂勝負，乃兵家常事。而況今雖大敗，却斬了他兩員大將，便是元帥見罪，也可將功抵過。現在既不能重安營寨，莫若趕回吉安，見了元帥，或可增兵前來，以圖報復便了。」一枝梅等正在商議，忽見一騎馬如旋風般跑來，馬上坐着一人，手執令旂，到了面前，滾鞍下馬，高聲說道：「奉元帥令，速調慕容將軍星夜馳回吉安，勿得延誤！」說罷，站起身來，飛身上馬而去。一枝梅見元帥派人調他們回去，不知何意，不免大吃一驚。因即整頓殘兵，連夜拔隊，馳回吉安而去。你道元帥何以飛調一枝梅回軍？只因非幻道人已將非非陣擺好，徐鳴皋首次探陣，即陷入陣中，諸將亦多有陷陣者，所以元帥趕緊調一枝梅等回去。看官莫急，等愚下慢慢說來。非幻道人自從得了宸濠續添的三千精銳，他便連夜進軍，距元帥大寨相隔十里，遂近安營已畢，他就連夜擺下一座非非大陣。你道他這非非陣有何利害？原來內藏六丁六甲，外面擺列十二門，這十二門名喚死生存亡開明幽暗風河水石。只有開門生門明門可以出入，若從生門殺進，由開門殺出，再由明門殺入，其陣必亂。若誤入死門，其人必氣悶而死；誤入傷門，必為熱氣蒸亡；誤入亡門，必為冷氣所逼，骨軀而死；誤入幽暗兩門，不見天日，必為賊將所擒；誤入風河水石四門，登時被狂風捲倒，飛沙迷住，大水沖去，石塊打下，皆有性命之患。其實皆是陰氣邪氣，凝結變幻出來，騙使六丁六甲，以助邪術。及至破陣之後，這陣內依然空無所有，所以名喚非非大陣。這日非幻道人將非非大陣擺設好了，自己為主陣軍師，又將如何變幻，如何擒人，如何捉將各邪術，細細與余半仙講究了一夜。余半仙也明白，即命余半仙為副軍師，復又於每門安派精兵二百名，各執捷鉤，以備擒人。陣中設一高臺，臺上擺一張柳木八仙桌，桌上供設令牌令箭令旂等類。分派已定，即刻修了戰

書，差小軍送入王守仁營中，請他破陣。王守仁接着這封書，拆開一看，原來是非幻道人，請他破陣。當下批准，差來軍帶回。王守仁即刻傳齊諸將商議道：「今妖道前來下書，內云非大陣，刻已擺完，約本帥前去破陣。本帥想來，這妖道邪術多端，今既擺此妖陣，其中必有變幻。本帥雖熟讀兵書，從不曾見過有這非非陣的名目。而况昨得慕容將軍來報，說及宸濠其所以有恃無恐者，皆賴非幻道人邪術。而且他又添兵與妖道擺設妖陣。本帥所慮這陣內，必然皆是妖氣凝結而成，若誤入其內，必多凶少吉。諸位將軍皆具有本領，又兼是高人的門徒，可有識得此陣，應如何破法否？」徐鳴皋首先說道：「未將等明日先隨元帥前去一觀看究竟如何光景，再作計議。此時未見陣勢，也不知那陣內如何。」王守仁道：「將軍之言甚是，諸位將軍就於明日隨同本帥前去觀陣，先將陣勢察看一遍，然後再作區處便了。」當下各人退出帳外，到了次日，王元帥即傳齊合營將士戎裝戎服，一齊出得營來，前往觀陣。不一會到了賊營，但見賊營中殺氣騰騰，陰風慘慘，風雲變色，日月無光。王元帥正與諸位察看陣勢，忽見城門開處，一聲炮響，走出兩個妖道，上首非幻道人，頭戴華陽巾，身穿鶴氅，手執雲帚，坐下梅花關鹿，後背葫蘆，下首便是余半仙，頭戴純陽巾，手執寶劍，身穿八卦道袍，坐下一匹四不相，皆是滿臉的妖氣。只見非幻道人將手中雲帚，向王守仁指道：「呔！王守仁，今本帥擺下此陣，爾既身為元帥，宜知破陣之法，若破得此陣，本帥即日回山，重加修鍊，永遠再不下山。若破不得此陣，爾即速速歸降。本帥尚可於寧王前保舉你一個官職，若再執迷不悟，爾死在旦夕，可莫怨本帥不存仁愛之心了。」王元帥聽了這番言語，真氣得話也說不出來，大叫一聲，倒於馬下。不知王元帥性命如何，且看次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三回

徐鳴皋探陣陷陣 海鷗子知情說情

話說王元帥聽了非幻道人那一番話，真氣得口不能言，大叫一聲，倒於馬下。當下徐鳴皋等趕着救起，扶上

馬，回到營中，用盞湯救醒過來，切齒恨道：「若不將非幻道人擒住，碎屍萬段，誓不爲人！」當下衆將勸道：「元帥請暫息雷霆之怒，末將等當效死力去擒妖道便了。」王守仁道：「悉賴諸位將軍之力，總之一日妖道不除，宸濠一日不能就戮。」徐鳴皋道：「末將有一言容稟：前者余七擺設迷魂陣，經末將等諸位師父師叔前來，將他迷魂陣破去，余七敗逃上山。當時末將的大師伯玄貞子曾說過將來尚有白蓮教首徐鴻儒下山。這徐鴻儒就是余七的師父，思來非幻道人也是徐鴻儒的徒弟了。末將的大師伯，并又言道：俟徐鴻儒下山之時，諸位師父師叔，還要下山幫同剿滅。今日看來，非幻道人雖擺下這妖陣，我等師伯師叔，即不全來，也要有幾位到此，只要來兩位，就可破他的陣了。末將之意，明日俟末將暗暗的去探一回，看他那陣內究竟如何利害，倘能設法，末將等可以去破。誠如元帥所言，早將妖道捉住，正了國法，好去剿滅逆賊。設若末將等不能破他的妖道，末將當將傀儡師伯所留的寶劍，請將出來，修書付那飛劍傳去，先請傀儡師伯到來，再作區處。元帥切勿煩惱，有傷貴體。」徐鳴皋說了這番話，王元帥覺得頗爲動聽，因道：「將軍明日要前去探陣，務宜小心要緊。」徐鳴皋又道：「末將之意，明日前去還恐他知道，反爲不美，不若今夜暗地前去探一番，料他不能知覺。」王元帥道：「這是本帥不能放心，使將軍深夜前去。」徐鳴皋道：「逆賊宮內，末將還時去時來，而况賊營有何不可？元帥若果不放心，可請徐慶賢弟同去便了。」王元帥道：「徐將軍能與將軍同去，本帥也可稍寬放心了。」說罷，徐鳴皋退出，到了半夜，徐鳴皋便同徐慶賢弟，換了衣服，兩人皆穿玄色緊身短襖，腳踏薄底鞋，背插單刀，先到王元帥前告辭了，然後二人就從帳後竄出帳外，但見兩條黑影，向東而去。王元帥一見，也自欣羨，且說徐鳴皋徐慶二人，出了營門，直奔賊營而去，不到一個更次，已到敵營。徐鳴皋便與徐慶說道：「賢弟，你且在外接應，愚兄先到陣中，探看一回，若無什麼利害，愚兄即刻出來，便同賢弟進去，出其不意，殺他一陣，能就此破了他的妖陣更好，即不然，也要傷他些賊將，設若果真利害，愚兄也便即刻出來，就趕緊回營，用飛劍傳書，請傀儡師伯萬

一愚兄被他捉住，陷入陣內，賢弟萬不可步兄後塵，也到陣內尋找，可急急回營，稟知元帥，請元帥接兵不勳，也不要與妖道廝殺，賢弟可趕緊去請各位師伯師叔師父到來。愚兄曾記傀儡師伯臨行時，暗暗與愚兄說過，說來應有四十九日大災，而且九死一生。當時曾付我一粒丹藥，叫「我到了急難時節，將此丹藥吞下，可保不死。我今日已帶在身旁，恐防有難。」徐慶道：「兄長何故出此不祥之語？」徐鳴皋道：「事有前定，勉強不來，但願不應傀儡師伯的話，則更大妙，設若被傀儡師伯說上，賢弟可萬萬不要入陣，急急去尋各位師伯師叔要緊。」徐慶也明知事有前定，就不十分阻攔。徐鳴皋說罷一番話，即刻別了徐慶，身子一幌，早不見了所在。他已經竄入賊營，先在無人處暫停一脚，然後慢慢走入陣中。方到陣門，便有小軍喊道：「有好細，快去稟知陣主。」徐鳴皋見小軍說了幾句話，立刻拔出刀來，將那個小軍砍死在地，便大踏步走進去了。到了裏面，并不見什麼利害，惟覺陰風砭骨，冷氣侵人。那知徐鳴皋正是走入亡門，走不一刻，忽覺毛骨悚然，渾身冷不可耐，暗自說道：「何以這陣內如此天寒？」當下知道不妙，將那丹藥放在口中，吞了下去，才將丹藥吞下，忽見非幻道人指着鳴皋笑道：「過來。」徐鳴皋一見大怒道：「好大胆的妖道，本將軍前來破你這妖陣。」只見他手執雲帚說道：「你死在，還不知之，你已誤入亡門，本師也不必與你廝殺，包管你不到三日，冷得骨殭而死。」徐鳴皋聽說，方知道這是亡門，怪道如此寒冷，即刻掉轉身來，向外就走，非幻道人復又大笑道：「你既誤入我陣，尙容你出去麼？」說着，將雲帚一拂，忽然陰風大作，尤加冷氣百倍，登時不知道路，但是黑沉沉一個地方，再也看不出東西。南北加之，那股冷氣，漸漸侵入心苞。徐鳴皋覺受不住，說聲不好，立刻打了一個寒噤，兩腳立不住，遂跌在塵埃。非幻道人見徐鳴皋跌倒在地，就叫了兩名小卒，將徐鳴皋拖入冷氣房，好使他骨殭而死。當下小軍，就將鳴皋拖到那裏。非幻道人復將雲帚一拂，依然風定塵清，他便回台去了。到了台上，復又傳令下來，諭令三軍務各小心把守陣門，若有官軍前來探陣，火速報知，不可有誤。再說徐慶在陣外，等了有一個更次，不見徐鳴皋出來，心中暗

道：「難道他果真陷入陣中麼？不然何以這會兒還不出來呢？」因又等半個時辰，依然不見鳴皋出來。此時知道不妙，却好天色已將明亮，便趕緊回轉大營告知王元帥。一聽此言，吃驚不小，登時作急道：「妖道未破，先却陷我一員大將，這便如何是好？」徐慶道：「元帥勿憂，未將料徐將軍必不致有傷性命。惟有一法，未將趕往各處尋我諸位師父師伯叔叔到來，以助元帥破此妖陣，而救徐將軍性命。」王元帥道：「諸位仙師雲游無定，急切那裏去尋那裏去找呢？」徐慶道：「只須尋得一位，其餘就易於尋覓了。」王元帥道：「這是何說？」徐慶道：「未將等諸位師父，皆能飛劍傳書，故此尋到一位，便請那一位用飛劍傳書，各處去請，所以只須尋到一位，便可大家會齊的。」王元帥道：「就是如此，但這一位又從那裏去尋呢？」徐慶道：「先將未將的師父一塵子尋到便好計議。」王元帥道：「你師尊可有定所麼？」徐慶道：「未將的師父，是易於尋覓的，只須到飛雲亭上，望西呼喚三聲，我師父便即知道了。」王元帥道：「若果如此，將軍何日前去呢？」徐慶道：「事不宜遲，即刻便當前往。」王元帥道：「既如此說，便勞將軍辛苦一番了。」徐慶道：「元帥說那裏話來，此是未將應該前往，說罷，正要告辭而去，忽聞平空中有人笑道：『徐慶小姪，無須你空跑一跑，你師父不久即來了。』徐慶一聽聲音，頗熟，便仰面向前一望，却不見人，只得口中說道：『那位師伯師叔駕臨，敢乞示知，以便迎接。』話猶未了，只見一道閃光，從空中落下，現出一個人來。徐慶一看，不是別人，却是徐鳴皋的師父海鷗子。慶慶當下拜道：『不知師伯遠臨，有失迎迓，罪甚罪甚。』海鷗子便指着王元帥問道：『這就是元帥麼？』徐慶道：『正是元帥。』王守仁此時，也就趕着出位，與海鷗子見禮，當即請入營中，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王元帥問道：『尚未請教仙師法號。』海鷗子道：『貧道名喚海鷗子，元帥如此尊稱，貧道萬不敢當。小徒素承元帥青眼，諸位師姪亦蒙元帥垂青，貧道深為感激。』元帥道：『是那一位將軍是仙師的高徒？』海鷗子道：『鳴皋便是小徒。』王元帥驚訝道：『徐將軍前去探陣，誤入妖陣之中，某正為憂慮，尚不知有無妨礙否？』海鷗子道：『貧道早知小徒有四十九

日大難，却不致有傷性命。元帥但請放心！貧道方纔已在賊營中，見過小徒，當已留下解救的妙法了。」王元帥道：「既是仙師已入妖陣，究竟那陣內如何光景？想仙師定然看透機關，不知尙能立破否？令徒究於何日方免此災？尙求一一指明！」不知海鷗子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四回 海鷗子演說非幻陣 狄洪道借宿獨家村

話說海鷗子聽了王守仁這一番話，當下說道：「元帥的明見，這非非陣，貧道雖曾看過，却非貧道一人之力，所以破得的。元帥不知此陣，却非尋常陣勢可比，只因他內按六丁六甲六十四卦，周天三百六十度，變化無窮；外面列着十二門，按十二門，名喚死生傷亡開明幽暗風沙水石，只有三門可入，可出，其餘皆是死門。」王元帥道：「那三門是生門呢？」海鷗子道：「開門明門生門，這三門皆是生門。若從開門入陣，必須從明門出來，再由生門殺入，其陣必亂。若誤入死門，其人必因氣悶而死；因死門內，皆積各種穢氣而設，所以誤入者，不到一刻，爲穢氣所悶，必致身亡。須帶有辟穢丹，方能入得此陣。若誤入傷門，此門係積各種火氣而設，如天火地火人火三昧火，合聚一處，其人必熱氣蒸倒，頃刻身亡，非帶有招涼珠不能進入。若誤入亡門，此門係積各種陰氣所致，其人必爲冷氣所逼，骨殭而亡。今徐鳴皋所入者，卽此門也。」王元帥聽到此處，不覺大驚道：「果爾則徐將軍性命休矣！何仙師尙言無妨耶？」海鷗子道：「只因小徒已服傀儡生丹藥，又經貧道用了解救的方法，所以無妨。」王元帥道：「其餘各門，又是怎樣利害呢？」海鷗子道：「這亡門必須帶有溫風扇，方可進入。至於幽暗二門，如誤入進去，裏面陰風騰騰，暗無天日，必爲敵人所擒，必須帶有光明鏡，方可進去。更有風沙水石四門，誤入風門，立刻爲風捲倒，誤入沙門，兩眼爲沙所迷，誤入水門，登時被水冲陷，誤入石門，定爲大石壓死。此就十二門而言，到了中央，還有一座落魂亭，無論何人到了那裏，心性就爲其所迷惑，不知不覺，就要昏倒下去。就便將十二

門破去無人破那落魄亭也是枉然所以此陣非貧道一人所可破得而且非幻道人還有一個師父名喚徐鴻儒是白蓮教的魁首早晚只恐要來他若不來此陣尙易破得他若來此更覺大費周折了」王元帥道「既如仙師言何不趁鴻儒未到以前先去破陣也可少費周折」海鷗子道「元帥那裏得知其中皆有個定數孔子語欲速則不達俗話說得好事實則圓急事緩辦元帥的心是急切萬狀恨不能立刻將非幻拿七捉住然後進攻南昌將逆首擒獲押解進京以正國法無如天數已定應該需時多少方可成功竟是多一事不行少一日不可總要到了應除的時候方可大功告成獻俘闕下不然也算不得個數了」王元帥道「仙師之言雖頓開茅塞但是勞師糜帑上累王憂某實不安耳」海鷗子道「元帥爲國爲民心存乎忠厚貧道實深欽佩但事有定數萬難免強而行的爲今之計元帥可一面急修表章馳奏進京申奏一切一面將一枝梅周湖帆徐壽楊小舫星夜調回聽候差遣貧道再去請兩位同道前來以助元帥成此大功如何呢」王元帥道「若蒙慨助某感激不盡了」說罷便命人擺宴海鷗子道「元帥休得客氣貧道在廳下尙有兩月耽延若過客氣貧道何以安呢」王元帥道「仙師初次惠臨理當如此以後便遵台命便了」海鷗子道「元帥且請去辦正事貧道自與諸位徒姪閑談便了」王元帥也就不客氣卽當退入後帳修表馳奏進京又拔了令箭一枝差人星夜前往南昌調取一枝梅徐壽周湖帆楊小舫回來諸事已畢這纔出來相陪海鷗子敘談閑文休表一會子酒席擺上王守仁就命請海鷗子入席讓他在首座上坐定王守仁又親自送了酒海鷗子又謙遜了一回然後纔對飲徐慶等一衆英雄自在外面飲酒吃飯這也不必細表不一會大家席散王守仁又命家丁給海鷗子檢了一處潔淨地方讓海鷗子爲下榻之所海鷗子就此住在王守仁營內直至破了非非陣方才與七子十三生各處雲游自尋安樂且說海鷗子這日命狄洪道去請漱石生狄洪道受命而去在路行程不止一日這日狄洪道走到一個地方名喚獨家村這獨家村四面皆是亂山叢雜並無人家只有這姓白的一家住於此地你道這姓白的因何

獨住此間，只因白家老夫婦兩個男的名喚白樂山，妻藍氏，生有一男一女，兒子名喚白虹，女名劍青。這白樂山生平最愛山水，因帶領妻子兒女住居此地，享那林泉之樂，莊村四面廣有田畝，家中僱些長工耕種，度日每年倒也無憂無慮。兒子白虹今年纔交十八歲，却生得一表堂堂，聰明絕世，女兒小白虹兩歲，也是生得美貌異常。一對兒女皆能知書識字，博古通今。白樂山老夫婦真個是愛珍如寶，不料他女兒近日爲山魃所纏，這山魃自稱爲燕燕才郎，終夜在白家纏繞，定要白劍青爲妻。白樂山也曾請了些羽士高人，代他女兒退送，爭奈山魃毫不足懼，比從前尤加關得利害。白樂山好不煩惱，逐日打聽名山羽士，實剝僧人前來建齋打醮，總想將山魃退去，使女兒安身。這日又請了一班道士，在家拜玉皇大懺，以冀懺悔消災。卻好狄洪道因貪趕路程，又走入歧路，無處覓宿，一見這獨家村內，隱隱露出燈光，狄洪道便想前去投宿。信步而來，到獨家莊上，正要敲門而進，但聞裏面鑼鼓聲喧，諷誦之聲不絕於耳。狄洪道也不管他裏面所做何事，便向前儘力敲門，敲了好半刻，裏面方有人答應，柴門開處，走出一個莊丁。狄洪道先向那莊丁拱了一拱手，因道：「某係過路之人，只因貪趕路程，錯過止宿之處，又誤入歧路，無處棲身，頃見貴莊燈火尚明，特地前來敢求借宿一宵，明早自當厚報，務請方便。這個說罷，一番話，那莊丁道：「客人且請少待，某卻不敢作主，須要回明主人，是否可行，當即回報。特恐今夜不便留相，那卻如何是好？」狄洪道道：「敢煩進去通報一聲，務與貴主人情商，暫借一宵，某永感大德便了。」那莊丁也就轉身進內，過了一會，只見那莊丁，同着個五十來歲的老翁出來。狄洪道一見那老翁，精神矍鑠，相貌清高，迥非惡俗之輩，不禁暗暗羨慕。心中想道：「這老翁光景就是主人了。」正要上前施禮，只見那老翁問道：「莫非就是這位客官住宿麼？」狄洪道見問，趕着上前深深一揖，口中稱道：「老丈在上，便是不才，冒昧敢借尊府暫宿一宵。」那老翁也答了一揖，又將狄洪道打量了一回，見他是個軍官打扮，因問：「大駕由何處而來，爲何迷失道路？」狄洪道道：「不才向在王守仁元帥麾下，充一個游擊將軍，只因現在奉命前往漢皋，有一件公

事又因公事急促，不才不敢誤公，貪趕路程，以致失了止宿之所，因此冒昧造府，敢請容納一宿，明日即當告辭。不知老丈尚可容納否？只見那老丈笑道：「原來是一位將軍，老漢多多得罪了，但是寒舍蝸居，似不足下將軍之榻，好在止有一宿，簡慢之處，尙望見原！」狄洪道見那老翁已肯相留，真是喜出望外，因謝道：「不才只須席地足矣，老丈何諍之有乎？」那老翁遂邀狄洪道進裏，當命莊丁仍將莊門關好，狄洪道走入裏間，見是一順三間茅屋，卻似高廳，彷彿當下又與老翁重新見禮，那老翁讓他坐定，然後彼此問了姓名，莊丁獻上茶來。狄洪道正要問他的家事，忽又聽得裏面鑼鈸之聲，接着又是諷經之音。狄洪道便向白樂山問道：「敢問老丈尊府今夜莫非建做道場麼？」白樂山見問，因嘆了一口氣道：「將軍辱問，敢不奉告！但是一言難盡，又何以敢區區瑣屑，上瀆將軍？」狄洪道道：「老丈有何難爲之處，不妨細述，不才若可爲力，亦可稍助一臂，必不袖手旁觀。」不知白樂山可肯將情節說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五回

狄洪道除害斬山魃

白樂山殷勤留勇士

話說白樂山聽了狄洪道的話，因道：「既蒙將軍辱問，只因老漢生有子女各一，女喚劍青，生得有幾分姿色，近爲山魃所纏，每夜到此纏繞不休。老漢又無法想，只得虔請些高人羽士，來家作法，欲退山魃，不意依然無用。近聞小茅山道士，法力高明，因此去請到家建醮，以冀超脫。大拜四十九日玉皇大懺，已經拜了四十五日，還有四日，即可圓滿，所以這鑼鈸聲喧，即是小茅山的道士，在後堂諷誦玉皇經懺。」狄洪道道：「既然如此，想令愛定能漸全愈了。」白樂山道：「那裏全愈，還是依然。老漢現在也沒有別法，只等這玉皇大懺圓滿之後，能好更妙，不好也只得聽天由命了。」狄洪道道：「老丈不必憂慮，既爲山魃作祟，某可助一臂，爲令愛驅除，但不知這山魃何時到此來時如何光景？」白樂山道：「每日約在二更以後，便來到這裏，也并無甚動靜，只有陰風一陣，

風過處，便有個美貌男子，走進屋內；但見這山魃，別無異樣，惟身後有尾，約長尺餘，此外宛然人形，惟妙惟肖。進入小女之房，據小女云，這山魃進了臥房，望着小女吹一口冷氣，小女便昏迷不醒了。現在小女被他纏得骨瘦如柴，行將待斃；將軍若能相助，除了此怪，不但小女感激，老漢一家，皆感激不盡了！狄洪道道：「今夜會來過否？」白樂山道：「現尚未二鼓，還未到來。」狄洪道道：「既如此，某有一計可除，不知老丈肯從否？」白樂山道：「將軍有何妙策，請道其詳！」狄洪道道：「老丈可將令愛即刻移住別處，令愛之床，可讓與小生暫住，某自有驅除之計。再請老丈勸令衆莊丁等，等山魃進房後，即便把守房門，務要不放他出去，某當以寶劍斬之。我之寶劍，却是仙家所授，無甚是何妖怪，某只須一劍，他便迎刀而死的；但有一件，若是山魃與某爭鬪起來，老丈切不可驚恐，至要至要！」白樂山聽了狄洪道這番言語，却是半信半疑。狄洪道見那般光景，也知他有些不信，因又說道：「老丈勿疑，某如不能爲，斷不敢誇這大口，就請老丈趕緊將令愛移避他處，某作個李代桃僵便了！」白樂山暗道：「且不管他，或者可以驅除，也未可定。」當下謝道：「難得將軍慷慨相助，老漢當即遵命！」說罷，起身進內，吩咐去了。過了一刻，樂山出來，向狄洪道說道：「裏間已由內子安排小女，即刻移住他處；但將軍遠來，尙未晚飯，老漢略備酒肴，半爲東道之情，半助將軍之興。」狄洪道此時腹中，正有些飢餓，因便謝道：「老丈何必如此客氣，既蒙見賜，幸勿過費！」白樂山又謙遜了一回，少停裏面已端出酒肴，白樂山便請狄洪道小飲。狄洪道也就不再客氣，於是痛飲起來。飲到半酣，又吃飽了飯，飯畢又稍坐了片刻，將到三更時分。狄洪道便令白樂山引至後面劍青房內。當時白樂山又致謝了一番，無非請他竭力幫忙，狄洪道亦滿口答應。白樂山出了房門，又暗令各莊丁手執繯繩，暗暗埋伏。一俟山魃進房之後，即便把守房門，不使出去。料理已畢，白樂山便去自己房中，坐待信息。且說狄洪道自進劍青房內，白樂山出去之後，他便據床靜坐，以待山魃。等了一會，并無動靜，狄洪道便有些瞌睡起來。因卽下床，將燈吹滅，便上床倚劍而臥；將要睡着，忽見帳幔一動，狄洪道便睜開兩眼。

仔細一看見有一人站立床前向自己面上吹氣。狄洪道知是山魃到了，即便手執寶劍，輕輕從床上避着山魃跳了下來，真個是身輕如燕，雖山魃也不得知。狄洪道下了床，又復躡足潛蹤，走到山魃背後，看他的舉動，只見山魃吹了一陣風，便縱身上床撲了過去，若無人敦倫相似，背後果然有一尾，約一尺餘長。狄洪道此時見山魃已經上床，知道他不見有人，必然要走，那敢怠慢，即將手中寶劍拔出，認定山魃背後一劍砍去，打量這一劍就要將山魃砍爲兩段，那知山魃繞撲上床，覺得并無人在上，也就跳將起來，預備下床而去。將翻身來，却好狄洪道的寶劍已到，那山魃一見有劍砍來，雖不會人言，只聽嗚嗚的一聲大叫，登時變了形相，不似從前那美貌男子一般，但見口如血盆，眼似銅鈴，渾身白毛，直望狄洪道撲來。狄洪道一看喝道：「好孽畜，你還不知罪，胆敢迷人家女子，今本將軍前來拏你，你尚敢相拒麼？不要走，看劍！」說着，又是一劍砍來，只見那山魃又大叫了一聲，向旁邊一跳，躲過了一劍，隨即又向狄洪道背後撲來。狄洪道趕着掉轉身來，以劍相拒，只見那山魃見狄洪道掉轉身來，便將兩手一舉，兩腳望後一奔，認定狄洪道撲來。狄洪道看他來得凶猛，不慌不忙，等山魃來得切近，遂將身子一偏，那山魃撲了個空，又是一聲大叫，翻身又望狄洪道撲來。狄洪道仍用此法，那山魃連撲了三次，皆未撲到狄洪道，甚是着急，又要撲到，狄洪道見他力已將乏，便站定身子，將手中寶劍露刃于外，只見那山魃兩手一抬，兩腳將後一發，用盡全力，又撲過來。狄洪道就乘他撲來的時候，即將寶劍一起，腰一灣，從那山魃腹上乘他的來勢，就這一戮，只口寶劍已深入山魃腹內去了。那山魃知道劍已入腹，便用足了全力，望後倒退，狄洪道見他倒退，更加將寶劍送進，就勢望上一劍，頃刻間山魃肚腹已被寶劍剖開，只見那山魃就地一滾，登時變了原形，躺在地上不能動彈。狄洪道還恐他逃走，又用寶劍在他身上連砍了十數劍，方喊人點火進來。當下衆莊丁在房門口把守，一聽喊人點火，衆莊丁也就趕着擎了燭台，進入裏面。狄洪道向莊丁說道：「山魃已被我除了，你等可快請你主人進來看視。」衆莊丁先向狄洪道問道：「山魃現在何處？」狄洪道道：「這不

是麼？」衆莊丁將燈台向地上一照，見有毛蓬蓬一團，攤在地上，四面鮮血直流。莊丁看罷，立刻出去，請樂山前來。白樂山一聞此言，尚不相信，還是莊丁竭力說明，樂山纔隨着莊丁來到那裏房內。狄洪道先向白樂山說道：「某幸不辱命，山魃今已爲我斬除矣。」便指地上說道：「這就是爲祟的孽畜，從今以後，令愛當無復有妖物相纏，得以相安無恙了。」白樂山低首向那山魃一看，果然被斬而死，但見毛蓬蓬一團，似兔非兔，似狐非狐，也認不出是何怪物。當下便向狄洪道謝道：「非將軍大力，尚有何人能除此怪物耶？真是小女之幸也。」說罷，又向狄洪道深深一揖。狄洪道說：「些須小事，何足言謝。」白樂山還是謝不絕口。此時樂山的妻子兒子通知道了，大家也前來看怪物，連那些道士也到房內觀看。狄洪道道：「老丈，今山魃已除，即可令貴莊丁將他焚化，免得以後再要爲祟。」樂山答應連夜的命，莊丁將山魃架起火來燒，至肉盡骨枯而止。又命莊丁將房內的血跡，打掃清淨，便請狄洪道就在房內安息。此時已有五更時分，狄洪道亦頗困倦，也不推辭，就在床上安睡。白樂山當下出去，又將此話告知了女兒，女兒亦甚歡喜，於是大家也就安歇。次日一早起來，玉皇大懺拜也不拜了，雖尚有兩日未曾拜完，白樂山照送經費分文不少，請一衆道士而去。却好狄洪道已經起來，樂山命莊丁打水，給狄洪道梳洗已畢，又命廚房內做上等點心，請狄洪道用早膳。狄洪道也不便推讓，吃了一飽，即便告辭要去，尋他師父漱石生、白樂山那裏肯放，因堅留道：「將軍幸留一日，老漢已聊備薄酌，暫表寸心，將軍若不肯留，則是見棄於老漢矣；况小女蒙將軍救命之恩，也當出來面謝。今將軍匆匆而去，不但老漢未曾報德，就是小女知道，也要怪老漢不肯堅留將軍。今日是萬不得去的。」狄洪道道：「某非決絕，實有要事在身，且係奉有王元帥之命，設有遲誤，回營後定要見罪，那時見罪下來，則今日不是老丈愛我，反是老丈害我了。若老丈果真見愛，他日歸來再造府請安便了。」不知白樂山可肯放狄洪道去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六回 獨家村贈金辭金 飛霞樓遇舊敘舊

話說白樂山見狄洪道說得如此決絕，堅不肯留，也知他實有要事，不便再行勉強，因道：「將軍饒如此說，光是

景是有要事，若老漢強留，萬一遺誤將軍大事，誠如將軍所言，不是老漢愛將軍，反變成害將軍了，但請將軍少待片刻，老漢去去就來相送便了。」狄洪道只得答應，停了片刻，白樂山果然出來，只見他手捧白銀二錠，向狄洪道致敬說：「區區不才，非爲酬勞，不過聊作將軍路費，幸勿見却，將軍若不肯笑納，便是將軍見棄，以老漢爲鄙物了。」說着，便送過去。狄洪道見白樂山如此當下，也就謝道：「某旣蒙盛意，焉敢固辭，而況長者見賜，更不敢却，只因某行囊愈愈妙，稍重，便不良於行，老丈旣如此殷勤，某當敬領高誼，但有一件，請將此款仍存府上，俟某事畢，道經此地，定當造府取攜，幸老丈俯如所請，勿再過謙爲幸。」白樂山道：「些須薄敬，亦並不累人，還請將軍笑納，若說存留寒舍，將軍公務匆匆，歸期又不知何日，即便歸期有定，亦斷不肯再臨寒舍了。老漢此時怎肯受將軍之遺塵？」狄洪道道：「大丈夫一言旣出，驕馬難追，待到歸時，某定不失信於老丈，請老丈勿再堅執，某趕路要緊，幸老丈鑒之。」白樂山見狄洪道又如此堅執，只得說道：「將軍此去何日歸來，請以定期相示，屆時好使老漢下榻以待。區區薄敬，即遵命留存寒舍，待將軍歸來，再行奉上。但將軍不可作失信，八使老漢望穿秋水也。」狄洪道見他答應，心下好不歡喜，因說道：「某至遲不過半月，即便歸來，屆時道經此間，定造府奉訪，來取厚贈。」說罷，一揖，登時出了莊門。白樂山趕着相送出來，早已不知狄洪道去向。白樂山暗暗欣羨道：「此人英氣勃勃，舉止高超，非惟行伍中人，殆亦劍俠之流亞也。」歎羨一回而已。再說狄洪道出了莊門，直望岳陽樓而去。原來海鷗子是差他到那裏去請他師父漱石生，前往吉安議破非非大陣。狄洪道曉行夜宿，這日走到一座高山，這山名喚獨孤山，但見樹木參天，孤峯聳日，那些巉岩峭壁，一色濃青，高聳半空，真不亞天台四萬八千丈的光景。狄洪道便走到山根之下，席地而坐，稍息片刻，又復舉首向山上凝眸賞識這獨孤山的風景。正在凝神觀看，忽見那山頂上一道白光直射下來，狄洪道大驚道：「這白光旣非雲影，又非電光，與飛劍相似，難

道我師父現在此山麼？」正自暗想，再一回頭，已見那白光落下，只聽一聲喚道：「洪道賢弟達教了，近日好麼？」狄洪道見有人喚他名字，急掉過身來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焦大鵬。狄洪道一見好生歡喜，因與大鵬先作了一個揖，接着說道：「小弟自從與兄長在趙王莊一別，你我不見，於今兩年何幸相遇於此，真是意料所不到，但不知兄長近兩年來有何佳境，兩位嫂嫂想已添了姪兒，今兄長到此有何公幹，尚乞明白示我。」焦大鵬道：「自與賢弟別後，愚兄日念諸位兄弟，只因遵奉玄真大師伯的慈諭，不敢違背終日株守家園，與荆妻相對而已，幸托賢弟之福，已於上年迎得二子，也算是香烟有繼了。」狄洪道道：「真是可賀之至，遙想我那兩位姪兒，定然頭角崢嶸，身軀雄壯的。」焦大鵬道：「也算魁梧，只是粗笨罷了。」狄洪道道：「難得難得。」焦大鵬道：「此處非談心之所，愚兄與賢弟揀他一座酒樓，對飲幾杯，好暢敘別後光景。」狄洪道也就答應當下站起身，即來與焦大鵬同行而去。只見焦大鵬在前，狄洪道後，跟轉過孤山，走未多遠，就是一個小小鎮市，二人上了鎮，便是一座酒樓，狄洪道一看那酒樓上，掛着一面招牌，上寫着飛霞樓三字，雖不十分寬大，也還窗櫺軒明，二人走上酒樓，常有酒保前來招呼，焦大鵬即命酒保將上等可口的酒菜，只管取來，隨後一總算帳，便了。酒保答應下樓而去，不一刻，擎了兩壺酒，二副杯箸，四個小菜碟，一大盤雞，一大盤燒肉，擺在桌上。焦大鵬先給狄洪道斟了一杯酒，然後自己也斟上，二人便對飲起來。焦大鵬便問道：「聽說宸濠現在已起兵造反，賢兄一向有何功勞，諸位兄弟想皆功名上達了。」狄洪道道：「說來話長，容小弟慢慢詳告便了。自從小弟與諸位兄弟隨張永老太監入京，本來是要征剿宸濠，後來忽然藩王真造反，皇上便命楊一清大人掛帥，命小弟等隨征，先剿征，幸未多時，就將寘、藩平定，回京覆命。又擬去征宸濠，忽然楊大人不願爲官，上疏告老，皇上准旨，我等就留在京，都以待宸濠的動靜，不到兩月，有江西、湖廣諸賊揭竿起意，皇上即命王守仁大人總督江西軍務，兼撫巡御史，率領小弟等前去征剿江西各寨諸賊，又幸而不過半年，也就次第剿滅殆盡，正擬班師回京，此時宸濠就

舉兵起反，先殺巡撫大臣，後又劫監獄，搶奪錢糧，盤據府庫。各路告急表章，馳奏進京；皇上即命王元帥就近征剿。王元帥奉旨之後，即刻帶兵前往。那知宸濠已派鄒天慶攻破南昌，雷大春等攻陷進賢等縣。王元帥得知消息，一面分兵命徐大哥等進據南康，一面大隊往南昌進發。宸濠知有大兵到來，怕兵力不足，即將鄒天慶調回南康。因此徐大哥等克復南康已畢，仍回大營，都算打了兩個勝仗，不意宸濠那裏又來了一個非幻道人，說是與余七師兄弟，却是與余七同來。却因非幻道人一來，偏用邪術，我軍便敗了兩陣，也還罷了，不意他暗設毒計，要將我軍全行滅沒。幸虧傀儡老師前來相救，用了個替代之法，屬令王元帥連夜退兵，退駐吉安。現在大營在吉安駐紮，那非幻道人又追到吉安頭，一次被王元帥用計劫寨，將他打了個全軍覆沒，他又往宸濠處，堅請增兵。宸濠又添兵與他，他現在擺下一座非非大陣，欲與元帥對陣。元帥頭一次出去觀陣，被那非幻道人罵了一頓，元帥幾乎氣死。第二日徐大哥便黑夜前去探陣，不知就陷入陣中，元帥直急得要死，打算差人往各處尋覓衆位師尊，却好海鷗子老師惠降，告知元帥。徐大哥雖經陷陣，却無妨礙，只因他有四十九日大災，過此以往，自有入去救。又說這非非大陣利害非常，非海鷗老師一人所可破得，因此令小弟去岳陽樓請漱石生師父前去共計破陣。不期在此遇見兄長，真是大幸。但不知兄長因何在此山下，所做何事呢？這山名教什麼？」焦大鵬笑道：「愚兄早知賢弟到此了，漱石生師伯昨日已往吉安去了。」狄洪道道：「兄長如何知道我師父已往吉安呢？」焦大鵬道：「只因愚兄昨往岳陽樓遊玩，適值師伯在此，他便向我道：『來得極好，我即要往吉安。王元帥那裏破非非陣，我徒弟即日就要前來尋我，你可迎上前去，若遇見我徒弟，叫他不要去岳陽，可同你即日同吉安聽候差遣。』愚兄聽了這話，所以到此相等，料定賢弟必由此經過，果不出吾之所料。但這非非大陣難破異常，必得衆位師尊到此，方纔得破此陣。昨日途遇玄貞師伯，據他老人家說，已各處去約衆位師尊，于四月十五日吉安取齊，然後共議破陣。這說要等一個產婦前去，方可行事，却不曾告訴明白。賢弟今既到此，不必耽擱。」

明日愚兄就同賢弟前往吉安便了。」狄洪道聽了這番話，好生歡喜。當下飲酒已畢，算還酒錢，二人便下樓而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面分解。

第一百三十七回 趕路程二義士御風 具杯酒兩盟嫂設饌

話說狄洪道、焦大鵬二人下得酒樓，便望狄洪道說道：「賢弟今日天色尚早，愚兄與賢弟尚可趕一程，賢弟尚不畏辛苦罷？」狄洪道道：「小弟却不畏辛苦，但慮前途無止宿之所，那就大不便了。」焦大鵬道：「這怕什麼，隨着愚兄前行，還怕沒有止宿之處麼？」狄洪道聽說，也就答應，即刻與焦大鵬起程。那知焦大鵬行走如飛，狄洪道萬趕不及，焦大鵬是個脫胎之人，又兼他劍術高超，狄洪道怎能比得焦大鵬見狄洪道不良于行，也知道他斷趕不上，自己立住腳向狄洪道說道：「賢弟你走得太慢，何不趕快兒走呢？」狄洪道道：「小弟已是趕得上氣不接下氣，兩條腿一些不敢停留，兄長不說自己走得太快，偏說小弟太慢，未免不近人情，不知小弟的艱苦了。」焦大鵬笑道：「愚兄也知賢弟趕不及，前言特有以戲之耳。賢弟不必作惱，愚兄當思良法，使賢弟既不費力，又跟得上愚兄，而且使賢弟不走一步何如呢？」狄洪道道：「兄長勿自取笑，天下豈有不走一步便能登山涉水，趕趕路程的道理？」焦大鵬道：「賢弟不必疑惑，故且試之，以驗愚兄之言何如。」狄洪道道：「兄長雖如此說，小弟終不敢相信。」焦大鵬道：「你且過來，伏在愚兄背後，愚兄若教你閉目，你切切不可睜開，等我教你睜開，那就到了安息之處了。」狄洪道道：「兄長這不是又來取笑嗎？小弟偌大年紀，又不是個小孩子，怎能勞兄長背我就使兄長不棄小弟，在背上一伏，兄長便多一累贅，還能行走如飛嗎？那可不是要快，倒反更慢麼？兄長不要取笑罷。」焦大鵬正色道：「賢弟，你勿要嘍囉疑惑，儘管伏在背來，愚兄若無神通，也不敢令賢弟如此。」狄洪道見他正色相告，心中暗想：「或者他有膂力有此神通，且姑試之，設若不然，再作計議也可。」

「于是就兩只手，伏在焦大鵬兩肩，然後將兩只腳盤繞到焦大鵬前腹，只聽焦大鵬說道：『就如此好了。』又道：『賢弟快閉眼罷。』狄洪道不敢怠慢，即將雙睛一閉，耳畔只聽呼風響，真是行走如飛，却也不敢睜眼，下望一任他登山涉水，只牢牢抱定焦大鵬的肩頭，約走了有二三個時辰，耳畔住了風聲，正在疑惑，暗自笑道：『難道不走了麼？』還不敢睜眼，只聽大鵬一聲招呼道：『賢弟你閉眼罷到了。』狄洪道纔將雙睛睜開，望下一望，見在一所房屋，著實羨道：『兄長如此神通，那得不令小弟佩服到地！』正自說着，忽見後面走出兩個婦人，齊聲喊道：『叔叔久違了，叔叔可好麼？』狄洪道一見，却原來是焦大鵬的妻子孫大娘，王鳳姑二人。狄洪道當下也就一面答禮，一面說道：『嫂嫂安好，小弟托庇不過是平庸罷了，今日小弟却有累兄長，背走了不知多少路，兄長的神通，小弟真是佩服之至。』王鳳姑道：『這是他的慣技，也不算什麼。』孫大娘道：『叔叔還不知道他平時沒有事，便出去各處遊玩，說不定一日儘管走三四千里，也不知這腿勁從那裏來的。』焦大鵬道：『你們那裏知道我本來善走，從前一日可走三四百里，自從傀儡老師傳授了我御風的法子，我便可以乘風而行了，走來毫不費力，但憑著風而行，所以每日可行三四千里，不然如遇大江大海，又怎麼能過去呢？』狄洪道道：『原來兄長有此神術，所以走得這般快。』當下又向王鳳姑、孫大娘說道：『聞得兄長說是我二位嫂嫂，已生有兩位姪兒，請嫂嫂抱出來，與小弟見見。』王鳳姑道：『醜小孩，今要討叔叔見笑呢。』孫大娘道：『不管他醜不醜，好在叔叔是自家家人，又怕什麼見笑？但是初見面，叔叔會帶得什麼見面儀兒來，與兩個小孩子呢？』狄洪道道：『這是有的，不過非些罷了。』焦大鵬道：『你們也太老實了，人家還不會見着小孩子，就要人家見面禮，幸狄賢弟是自家家人，若是別人，豈不被人家笑話？』王鳳姑道：『正爲叔叔是自家家人，不然我們也不說這話了。』說着，二人走入後面，不一刻各人抱一個小孩子出來，向狄洪道說道：『叔叔在上，姪兒見禮了。』說着，抱了小孩子點了兩點頭。狄洪道便走過來撫摩一回，只見一個面目，恰似焦大鵬那一個，酷似

王鳳姑因道：「這兩個姪兒，倒也罷了，一個相父，一個相母，真是可愛之至！」又問道：「那個大些呢？」王鳳姑指着自己的說道：「這一個大一個月，是去年正月廿四生的。」又指孫大娘抱着的那個道：「他是二月廿五生的。」狄洪道又問：「那兩個教什麼名字呢？」王鳳姑道：「我這個名喚世昌。」孫大娘接着道：「他喚世榮，乳名喚壽兒。」王鳳姑道：「他乳名喚兒喜。」狄洪道便望焦大鵬道：「兄長真好福，有此兩個姪兒，後半世也可享福了。」焦大鵬道：「說什麼享福不享福，不過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有此兩個小畜生，對於父母可告無罪罷了。」狄洪道此時便在腰間摸出兩錠銀子，每錠約五兩重光景，喜兒壽兒各給一錠，說道：「此不過些須薄物，聊爲姪兒添壽，隨後再補便了。」王鳳姑孫大娘齊道：「我等不過是句笑話，難道真要叔叔的見面儀麼？」焦大鵬道：「都是你們說，人家未曾見着小孩子，你們就向人家討，現在人家拏出來給小孩子，你們又說是取笑，當真要見面儀麼，這不是都由你們說麼？」在我看來，在先既托老實，向人家討，此時人家給小孩子，爽性老實到底收下來，不要學這兩張婆婆媽媽的嘴了。」王鳳姑孫大娘聽說，齊笑道：「既這麼說，就多謝叔叔厚賜了。」又將兩個小孩子抱過來給洪道拜謝了一回，然後纔把小孩子送進去，便到廚房內做飯，一會子將飯做好，拏出兩副杯筯，在堂前桌上東西擺定，又復進去取出兩壺酒來，接着端了五六樣菜，一齊擺在桌上。焦大鵬邀狄洪道西向坐定，自己東向相陪，二人便對飲起來。王鳳姑孫大娘在旁說道：「我等不知叔叔惠臨，匆忙間也不會備得一兩件好菜，多多簡慢，只好請多用兩杯酒罷！」狄洪道謝道：「有累嫂嫂費事，實在過意不去。」焦大鵬道：「我看你們都不要說客氣話了，沒菜已經沒菜，說了這閒話，還是就算好菜不成，費事已經費事，說了這話，還是不費事不成。」說得狄洪道及王鳳姑孫大娘皆大笑起來。王鳳姑孫大娘又帶笑說道：「總像你一句客氣話兒都不會說，只知道有酒吃酒，有菜吃菜，吃過了高起興來，便出去溜腿勁，動輒走三四千里，只要人家說你走得快，你便得意非常。」焦大鵬道：「天下事總要心口相應，我看現在世上的人，皆是嘴裏說得如

花如錦叫人耐聽，其實心裏不是如此。就如你們今日做了這兩件出來，在我們心裏已覺得好費事，很過得去，嘴裏偏說沒有菜，很簡慢，這就是心口不相應。狄賢弟心裏未嘗不以這兩件菜不好，又實在太菲，且明知你們不會費事，偏要說你們費事，他自過意不去，對不起你們兩人，也算是心口不相應。在我看來，嘴上又何必說得好聽呢？王鳳姑孫大娘狄洪道三人聽了這番話，復又大笑起來。狄洪道當下又道：「焦大哥小弟有一句話，倒要駁你，你說小弟心口不相應，兩位嫂嫂心口不相應，我們的口，姑作隱藏，不難道你看得見我們的心麼？倒要請教請教，我的心到底是什麼樣兒，還得大哥演說一遍，方使我們佩服。不然又何以知道我們是心口不相應呢？」王鳳姑在旁說道：「狄叔叔你這句話說得真痛快，偏要問他，我們的心是個什麼樣兒？」焦大鵬道：「你們的心，我皆看見，都是外面光明，其實中間皆是空的，而且你們兩人，不但空，還有些黑點子，我這話可說得對麼？」當下王鳳姑將焦大鵬啐了一口道：「我看你不要嚼舌頭了，只好飲酒吃飽了飯，好與狄叔叔安歇一宵，趕緊到吉安去罷。」不知焦大鵬尚說出什麼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八回 焦大鵬初見王元帥 玄貞子遣盜招涼珠

話說焦大鵬聽了王鳳姑教他快些吃飯，好安歇一夜，便與狄洪道趕往吉安而去。焦大鵬同狄洪道，又飲了兩杯酒，隨後就吃飯，吃畢收拾床鋪，與狄洪道安歇。次日一早，用了早點，即與狄洪道回轉吉安，在路行程，也無多日。這日已到吉安大營，狄洪道先自進營，與王元帥繳令，并將相遇焦大鵬，說明師父漱石生已先來營，未曾到岳陽樓的話，先說了一遍。復又稟明元帥：「焦大鵬已來，現在營外。」王元帥聽說當下說道：「將軍令師尊已於十五日前到了此地，現在焦義士既已前來，就煩將軍請他進帳，以便本帥相見。」狄洪道答應一聲，即出了大帳，到了營外，將焦大鵬請進來。王元帥一見大鵬，即降階相迎，又將焦大鵬邀入大帳，與他分賓主坐下。

焦大鵬首先說道：「某久仰元帥大名，如雷貫耳，早欲趨前請安，奈元帥軍務倥傯，不敢造次，今奉敝師伯玄真老帥之令，前來效力，總得仰見威儀，就此一見尊顏，足慰平生之願了。以後元帥如有差遣，某當效力不辭。」王元帥也謙遜道：「本帥亦久聞諸位將軍，談及義士忠肝赤膽，本帥亦亟思仰晤芝儀，只以軍務倥傯，王事鞅鑿，無緣得見，今幸惠臨敝營，真是千萬之幸！以後尚多借重之處，還乞相助爲荷。」焦大鵬道：「元帥如有驅使，定當效勞。」王元帥又謙遜一番，然後又向大鵬說道：「義士曾見過諸位仙師麼？」大鵬道：「尚未謁見。」王元帥道：「漸石生海鷗子一塵子一瓢生鶴寄生玄貞子共計八位，皆在後帳，義士欲相見，可請狄將軍引導帶去便了。」焦大鵬當即辭退出來，便與狄洪道到後帳參見玄貞子等人。玄貞子一見大鵬到來，甚爲歡喜，因即說道：「我們皆已到此，不知你師伯生何故遲遲至今日，尚不曾到。」焦大鵬道：「不知我師父可知道這裏的事麼？」玄貞子道：「他怎麼不知？我們還是他相約的，譬如請客，客人已俱到來，主人尚未見面，這可不是笑話。」焦大鵬道：「或者我師父另有他事相羈，故而遲延，他老人家既然知道，又邀諸位師伯師叔到此，他老人家斷不誤事的，好在今日纔三月十九，距四月十五還有二十餘天，似乎也來得及。」玄貞子道：「賢姪有所不知，這非非大陣，尚須好兩件寶貝，要分別去借來，然後方能破陣。現在一件未得，若再遲延，那裏等得及呢？有一件名喚招涼珠，一件叫做溫風扇，這二件是破陣最要緊之物，能先將此物取來，就好辦了！」焦大鵬道：「不知道這二件寶貝何處有，徒弟可能去盜得來麼？」玄貞子道：「現在那招涼珠，在那裏就有，不過他深藏內府，難得到手，必須前去盜來才好。」焦大鵬道：「不知他收藏何處，即便去盜，也是枉然。」玄貞子道：「他的招涼珠，我却知他收藏的地方，但是甚難到手。」焦大鵬道：「只要知道所在，那怕升天入地，也要盜來。師伯何不將他收藏的地方說出來，或者徒弟前去一踰盜來，亦未可知，設若盜不來，也好再作良策。」玄貞子道：「某也想如此，但賢姪前去，務要留心謹慎，方好！」焦大鵬道：「若使徒弟前去，徒弟敢不小心！」玄貞子道：「既是如此，他這

招涼珠，現收在宸濠臥室之內，碧微王妃第十六個皮箱之中，用楠木小盒收貯，盒蓋上糊作宋錦，所難取者，須將那十六個皮箱連搬下來，然後纔好翻箱倒籠，尋找那楠木盒，便有招涼珠了。這招涼珠最易試驗，只要將盒蓋揭開，便有一股冷氣逼人毛髮，此便是招涼寶珠。只因第十六個皮箱內裏面藏的皆是珠寶，往往易於取錯，故須格外留心。賢姪既是要去，我當同明元帥，好在一枝梅業已調回，就請元帥派令一枝梅與賢姪同去，究竟有個幫手，等將招涼珠到了手中，臨行時務要留下名字，使他知道，纔好使他引出個人來，不然這個人終不出來的。」焦大鵬道：「請問師伯這人究竟是誰呢？要引他出來何用？」玄貞子道：「此時不必再問，隨後自然知道。」焦大鵬只得唯唯答應。你道玄貞子欲引出一個人，究竟是誰？要他出來何用？諸公不必作急，看到那裏自然就知。此時若說出，即非作書者欲擒故縱的法子。當下玄貞子率同焦大鵬進了大帳，與王元帥說明一切。元帥答應，就命一枝梅與焦大鵬同去。你道玄貞子如何要使一枝梅同去？只因一枝梅到寧王宮裏已非一次，焦大鵬的本領，雖比一枝梅高強，路徑却不如一枝梅熟識，所以使一枝梅同去。一枝梅奉了王元帥之命，那敢怠慢，當即扎束停當，便與焦大鵬出得大營，趕緊望南昌而去。在路行程不過兩日，已經到了南昌，當下尋了客店，暫且住下。等到夜間，二人便出了店門，直望宸濠宮內而去。一枝梅本是熟路，他就領著焦大鵬一路行來，直到碧微王妃宮內屋上，停了脚步；二人就先在屋上，伏下身子，側耳細聽裏間的動靜，曾否安睡。細聽了一會，並不知有聲息，焦大鵬便暗暗與一枝梅打了暗號。一枝梅會意，焦大鵬早飛身跳下房簷，有人說他身如落葉，還是冤屈他的，真個是一毫無聲息，全無已經到了院落。復進一步，走到宮門口，細細一聽，只聽裏面有兩個人，低低說話的聲音。焦大鵬聽不出來說的是些什麼話，又不知這兩個人是否宸濠與碧微王妃。因又復行出來，繞到窗戶口，用津唾將紙窗沾溼，戳了一個小孔，使向裏面細望。只見裏間燈燭輝煌，上坐一人，却是個藩王的打扮，焦大鵬知道必是宸濠，靠着宸濠肩下，斜坐一人，是個妃子的模樣。焦大鵬也知道這定是碧微妃子了。只見他二人

坐在一處，低低的談心，還是聽不出來說些什麼話。看了半會，但見宸濠將碧微妃子抱在懷中，用兩手將碧微妃子的臉捧了過來，先將他依偎了一回，然後代他將外衣脫去。碧微妃子便站起身來，坐在一旁。宸濠自己便去寬衣解帶，不一刻，宸濠脫去外蓋，露出裏衣。復又到碧微妃子面前，將他抱在身上，代妃子解去裏衣的鈕扣。又代他將懷打開，露出大紅盤金綉鳳的兜子。宸濠便伸手懷中去撫摩他的雙乳，兩人相偎相愛，好不親熱。碧微妃子微啓櫻唇，倦舒杏眼，向宸濠秋波一盼，說一聲：「王爺時候不早了，安寢罷。」宸濠答應道：「美人孤也知你情不自禁了。」說罷，就將碧微妃子擁抱上床，登時將帳幔放下。焦大鵬在外，又等了一回，裏間已無聲息，便思破扉直入，復又轉念道：「我何不如如此如此？」正要回轉身來，與一枝梅說話，忽聽一聲大喝道：「有刺客，速速拏捉！」焦大鵬一聞此言，登時雙足一蹬，已竄上屋面。焦大鵬繞上了屋面，那下面的人也飛身上來。焦大鵬見隨後有人追來，此時一枝梅早已知道，即與焦大鵬二人越屋穿房，如旋風般竄去。看到了前殿，正往前跑，忽見迎面來了一人大喝道：「該死的賊囚，向那裏跑？」說着一刀飛砍過來，不知一枝梅焦大鵬二人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九回 焦大鵬設計盜寶 一枝梅奮勇殺官

話說焦大鵬一枝梅二人正在前跑，忽見迎面來了兩人，大喝一聲，攔住去路。各人一刀，向他二人砍到。焦大鵬一枝梅也不打話，趕着迎敵，且戰且走，不一會已出了寧府。只見他二人行走如飛，登時已不知去向。那趕他的二人，見追趕不着，只得回宮而去。當下宸濠聽說外面捉拿刺客，只嚇得心驚胆戰，與碧微妃子坐了起來。一會子有人來報說是刺客未曾拏住，已被他走了。宸濠聽說刺客已走，當令衆人小心防護，他仍去安寢。次日

一早起來，又令人各處擒擊，不許將刺客逃走了。且說焦大鵬、一枝梅二人出了寧府，互相議道：「我等招涼珠未盜出，又被他宮裏人瞧破，此時城內斷不可住；不如且自出城，暫宿一夜，明日夜間再行前去，總要將那招涼珠盜回，方顯我等的本領。不然我輩英名，行將喪去。」焦大鵬道：「賢弟！我有一計，明日可將此珠盜出。我料宸濠今既知我們前去，明夜斷不敢仍往那裏。無論他住在何處，賢弟可在前殿放火，宸濠必然驚慌，大衆保護之人，如太監等類，亦必往前殿救火，那時便去盜取招涼珠。吾料此珠必爲愚兄盜出，所謂聲東擊西之法也。不知賢弟以爲何如？」一枝梅道：「此計大妙，但恐防護太嚴，我們難於入內。」焦大鵬道：「不妨！且至明夜，到了那裏，再看光景。」說着，二人已飛出城外，就於古廟中暫息了一夜。挨到次日晚間，方敢出來，就近買了些乾糧，吃了一飽。又揀那城頭上防範稍疎之處，二人飛身進城，一直又來至寧王府。他二人却是熟路，便揀那僻靜之處，慢慢的走上宮內，先在荷花池中間一座小亭子上歇了好一會。只因這座荷亭，是宸濠夏間消夏常至之所，現在却無人前來。二人等到三更時近，出了花亭，又往各處轉了一回，見宮裏已是靜悄悄無人往來。一枝梅便帶了火種，走到前房廊房上，將火種取出，先就廊房放起一把火來；不一刻，已是火穿屋頂，守前殿的太監此時正在那裏打盹，從睡夢中驚醒，一見東廊上火起，即刻大喊起來，到處喊人前來救火。登時那些看守宮門的護衛，也就率領衆人，齊之前殿，催督救火。此時已有人報進宮去，宸濠一聞前殿火起，也來不及查問緣由，即刻帶領十數名小太監走出宮來，看人救火；只見風趁火勢，火趁風威，那一片紅光，燭照裏外。此時一枝梅見大衆皆到殿外救火，他復又到廚房內放起一把火來。前殿尚未救熄，忽又有人從後面報到前殿，說廚房內火又起了。那些救火的人這一聽，好不驚訝。宸濠就疑惑起來。當下說道：「你等可趕速分別前去，孤料定必有奸細前來放火，不然此處火尚未熄，那裏又火起，若非放火，斷未有如是之巧。」大家一聽，都道：「千歲之言，甚是有理。」就即刻分別救火的救火，拿人的拿人，亂亂烘烘，忙無所措。焦大鵬先見前殿火起，他便趁此時，到了碧徽

妃子宮前，先在外面聽了一回，見房裏並無人聲，他又不知宸濠果在此否，心下暗想：『若不如如此，再逼便來不及了。』一面暗想，一面將懷內所帶的雞鳴五更斷魂香，取了出來，將香燃著，向臥房內送進，不一刻那香氣散佈房內，無論他什麼人登時就昏迷過去。焦大鵬料藥性已透，即便將窗福撥開，鼻中塞了一團解藥，飛身入內，只見東首真個堆著兩排朱紅漆皮箱，順便從上排第一隻數起，數到下一排第十六隻，心中暗想：光景就是這皮箱了。當下將上面七隻，一口氣搬在一旁，即將手中刀拔出來，認定皮箱蓋上一劃，便把箱蓋劃開，即在內搜尋，翻倒了不一刻，果見有個宋錦的小方盒子，他便取在手中，將盒蓋揭開，就燈下細看，纔將盒蓋揭開，只見一股寒光逼人肌膚，再一細看，內有明珠一顆，有龍眼大小，光明璀璨，真是可愛。因即收入懷中，仍代他將皮箱堆好，即刻出去，尋找一枝梅去了。那裏知道，得房來，纔飛身上屋，但見火光中有一叢人圍住一枝梅，嘶殺焦大鵬，一見那敢怠慢，也就上前相助一枝梅戰鬪。你道一枝梅如何被人看見？只因他在廚房內放火，前殿上救火之人，聞知後面又火起，因即分別出去救護，宸濠又命衆打手，以及護衛各官，往各處搜尋好細，衆人正在各處搜尋，却好一枝梅正往碧微妃子宮內探看焦大鵬的消息，不期兩邊遇見，因此大殺起來。一枝梅抖擻精神，力戰十數個大漢，那些宮內的護衛，雖然本領不甚高強，却皆是有力之人，不似一枝梅身輕如燕，所以廝殺了半會，衆護衛雖未敗下，却也不能取勝。一枝梅就憑着逆縱竄跳，遮攔躲閃，却也未曾吃虧。此時宸濠也知道有了好細，衆護衛戰他不下，宸濠也即刻傳令飛奔命鄴天慶進宮，幫助捉拿好細。鄴天慶一聞宸濠之令，那敢怠慢，登時點了三軍，蜂擁入宮而來。鄴天慶到了宮中，一見屋上一人，早知道是王守仁的部下，即便登時飛身上屋，再一細看，却是一枝梅。當下大喝道：『一枝梅匹夫，你胆敢一人進宮，何故敢是作刺客麼？』一枝梅正在那裏與衆人廝殺，一聽有人喊他的名字，他也應聲答道：『你是何人？既知老爺的大名，就應該早早退下，不必多事，免得爲老爺刀下之鬼。快通名來，好讓老爺送你的性命。』鄴天慶道：『我乃大將軍鄴天慶是也，爾等

務各努力，不要放走了這廝，本將軍來也。」說着，就一個竄身，到了一枝梅面前，舉刀就砍。那些衆護衛見鄴天慶已到，大家反不動手向前。你道只是爲何？原來鄴天慶生性如此，不要人助他，好似有人助他，就怕旁人分了功去一般，所以大衆也知道。也只是一枝梅合該無事，因此得成功回營了。當下鄴天慶一刀砍到，一枝梅趕着相迎，將鄴天慶的刀架開過去。鄴天慶又復一刀砍來，一面問道：「爾這廝不怕死麼？胆敢到此行刺？」一枝梅也就一面迎敵，一面喝道：「本將軍看你死在目前，尚不知道麼？本將軍並非來行刺，實不相瞞，是來取碧微妃子那裏的招涼珠的。告訴你，現在宮內不是本將軍一人，諸位英雄全行在此，逆賊宮內已經佈滿了。宸濠此時想已身首異處了，你尚睡在夢中呢！」鄴天慶聽了這番話，雖是半信半疑，見他說出來盜珠却是甚爲相信，你道爲何？原來非幻道人擺了非非陣之後，即繪圖呈進宮來，與宸濠觀看，每一門皆有圖說，所以鄴天慶也知道。只招涼珠是破陣的寶物，因此聽了一枝梅的話，不覺吃了一驚，合該鄴天慶遭殃，就這一驚，手中的刀慢了一些，早被一枝梅看出破綻，趁勢就砍進一刀，却好正砍中鄴天慶的腿上。鄴天慶站立不住，登時從屋上滾跌下來。一枝梅見鄴天慶跌下去，正待要走，那些衆護衛又復搶殺過來，所以焦大鵬遠遠望見一叢人在那裏圍住一枝梅廝殺。一枝梅正在抖擻精神，力敵衆人，忽見一個黑影飛到面前，登時那些衆護衛就有兩個身首異處，跌倒下來。一枝梅再一細看，見是焦大鵬。當下問道：「那寶物曾到手麼？」焦大鵬道：「得了。」一枝梅道：「既到了手，我們走罷。」說着一個走字，只見他兩人就從屋上兩脚一蹬，已飛身離了此處。那些衆護衛還待要趕上前去，只見兩條黑影，幌了兩幌，已不知去向。當下衆護衛知道趕不上，也就各人跳下屋來去報宸濠知道。宸濠不待衆護衛去報，他却因鄴天慶砍傷已有人去報過了，所以他自早已知道的。又見二次的人報了進去，只把他嚇得面如土色，半晌方說出一句話來道：「一枝梅等既已逃走，孤可要進宮去看看碧微貴妃，現在是怎麼樣子了？」畢竟碧微妃身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四回 自然建議請鴻儒 余七回山延師父

話說宸濠見焦大鵬一枝梅二人已走，便去碧微妃子宮中觀看；到了宮內，並不見什麼動靜，先將帳幔掀開，向裏一看，只見碧微妃子擁衾而臥，尙未睡醒。宸濠疑道：「怎麼奸細前來，將招涼珠都盜去了，何以貴妃還不曾驚醒倒也奇怪？」因此便去呼喊，喊了半晌，仍不見醒。宸濠又疑道：「難道他嚇死了不成？」因又近前細聽，只聽他呼吸不絕，並未嚇死。宸濠更加疑道：「這更怪了，何以睡得如此糊塗？」當下也就不再呼喚，便去喊那此宮娥，那知再喊也是不應。宸濠不知所措，復又走出來，喊了兩個年老的太監進去，問明所以。內有個老太監說道：「千歲如此看來，昏迷不醒光景，是好細用了迷魂香，纔如此昏睡。奴才從前也曾聽人說過，凡是受了迷魂香氣，昏迷不醒者，但須用涼水在胸前激透，自然醒悟過來，否則等到天明，也就醒悟過來。奴才看來，此時天已將近明亮，千歲且等一會，貴妃娘娘如果醒來則已，不然便用涼水去激便了。」宸濠也就不言，便命那老太監將第十六個皮箱搬下來，看視檢查，除招涼珠已爲盜去外，看果有別樣什麼珍寶遺失。那老太監答應，即刻將皮箱搬下。宸濠一看，見箱蓋係刀割開，便將箱蓋揭開查看，箱內的寶物，檢查了一會，只不見了招涼珠，別樣珍寶並未遺失。此時東方已經發明，宸濠也甚困倦，即命老太監將皮箱堆好，把割開的這皮箱，擺在一旁，以便收拾。老太監答應，宸濠便要安歇一回。正要去睡，忽聽碧微妃子嘆了一口氣，宸濠趕着近前喊道：「美人醒來！」碧微妃子聽有人呼喚，也就睜開睡眼，向帳外一看，驚道：「千歲此時還不會安睡麼？」宸濠道：「美人那裏知道？」因即將以上情形說了一遍，碧微妃子這纔知道，也就驚恐起來。宸濠道：「美人不必驚恐，招涼珠雖爲盜去，所幸美人無恙，這還算是萬幸。現在孤因困倦了，與愛卿再睡一會兒，孤便要升殿與各官議事。」當下宸濠也就寬衣解帶安睡，直睡至次日午刻方纔起身。再說外面救火的人，將火救熄，也就各去安歇，到了次日

午刻宸濠升殿常有李自然那一千人進來參見。宸濠便向衆人說道：「招涼珠爲一枝梅盜去，到是小事，惟慮王守仁那裏必有能人幫助。不然何以知道這招涼珠是破非陣的法寶，而况孤之招涼珠，雖非幻仙師亦不知道，孤有此寶物。王守仁既派人前來盜取，他那裏必有非常之人，這便如何是好？」李自然道：「但據非幻道人那陣圖上，所說破陣之法，不但招涼珠一物，此外法寶尙多。王守仁既知此珠可以破陣，安知不各處找尋寶物，某想他那裏不但有非常之人，而且這人甚是利害，若不早爲防備，將來恐非敵手。依某之見，非幻道人與余七道人皆是一師所傳，某會聞余道人所言他師父名喚徐鴻儒，道術高深，千歲何不及早飭令余七去將他師父請來，以助一臂之力，將來事成之後，千歲登了大寶，封他一個法號，他也是樂從的。若不將徐鴻儒請來幫助，恐怕一到關陣之時，非幻道人也非王守仁那裏衆人的敵手。某細想來，惟恐這些人還是從前破迷魂陣的什麼七子十三生之類，千歲須要早作計議。」宸濠道：「卿言甚善，孤也想及至此。卽日就可差人前往吉安，請余七前去請他師父便了。但是差那個前去，鄴天慶昨又受傷，不能前往。軍師之意，擬派何人前去請軍師分派便了？」李自然道：「這到無須大將，只要令一個心腹人前往吉安，促令余七趕速請他師父，須要千歲親筆下道詔書，方可相信，且不敢推辭。」宸濠道：「詔書不難，軍師可卽將人派定，以便前往吉安便了。」李自然當下答應，宸濠就在殿上寫了詔書，交結李自然，好令心腹前往。李自然退出殿來，便差了個心腹，卽日奉書馳往，暫且不表。再說焦大鵬與一枝梅二人出了寧王府，二人飛奔出城，仍在那古廟內歇了一刻，等到天明，便一齊趕急邁回吉安。進了大營，見了元帥，將招涼珠呈上，又細細說了一遍盜珠的情形。元帥大喜，當命一枝梅焦大鵬二人出去歇息。二人退出來到後帳，見玄貞子等人。玄貞子見焦大鵬把招涼珠盜回，也甚歡喜。於是玄貞子卽與海鷗子鶴寄生河海生獨孤生一瓢生等人議道：「今招涼珠雖已盜來，但是這溫風扇現在徐鴻儒那裏，光明鏡現在余秀英那裏，此兩件寶物甚難盜得。手，那位前去走一踰？」當下河海生道：「小弟願往徐鴻儒那裏

盜他溫風扇。』一塵子道：『小弟願往余秀英那裏盜光明鏡。』玄貞子道：『此處若得二位賢弟前去，那更妙極了。』說罷，焦大鵬、一枝梅二人退去，河海生、一塵子二人也就起身分別前去盜那溫風扇、光明鏡來，暫且不題。且說這日非幻道人與余七二人接到宸濠詔書，說是招涼珠爲王守仁派令一枝梅盜去，恐怕王守仁軍中有了非常之人，非幻道人與余七不能抵敵，欲令余七請他師父徐鴻儒來幫助。非幻道人與余七二人看罷，互相說道：『千歲忒也多心，招涼珠雖爲他盜去，只此一件，又何足濟事？他不知這溫風扇現在師父那裏，光明鏡在余秀英那裏，這兩件寶物缺一也不能破此大陣，就便他知道這兩件寶物的所在，任他什麼一枝梅本領高強，也不能前去盜竊。』余七道：『師兄話雖如此，一枝梅這干人却不能成什麼大事，我恐那當日七子十三生又在此處，我輩可萬萬不是他們的對手。在小弟之意，既是千歲招呼我們將師父請來，不若小弟就前去請師父到此，究竟多一幫助。』非幻道人道：『愚弟既如此說，愚兄也不能執意，但有寧王的詔書，即煩賢弟前去一走。師父肯來更好，設若不來，務要請師父將溫風扇收好，不要遺失，要緊要緊。』余七答應，就即日起身前往他師父徐鴻儒那裏，請他下山助陣。在路行程，不過兩日，已經到了山中，登時進去，當有小童子問道：『余師兄怎麼又回山來，難道又打敗了不成？』余七聽了這話，好生不樂，便對那童子正色道：『你小小年紀，不知道理，偏要多嘴亂說。現在師父那裏，可即前去通報，就說我有要緊話，與師父商量。』那小童道：『師父不在家，昨日才出去的。』余七道：『往那裏去了？』小童道：『不知師父往那裏，但聽師父招呼我們，不要亂跑，不過一二日就回家的。你如有要緊事，你就尋找師父去，如無一二分要緊事，就在那裏等一二日，師父也就回來了。』余七道：『師父昨日出去，你會見他帶些什麼法寶去麼？』童子道：『不曾看見，大約不過出去雲遊而已，也不見得有什麼耽擱。據我看來，師兄還是這裏等的好。』余七聽罷，必中想道：『我去各處尋找，怎知他老人家的所在，不若等一兩日，再作計議。』主意已定，即便暫住下來，一連住了兩天，徐鴻儒果然回來。余七先與他見了禮，徐

鴻儒問道：「現在你爲什麼復又到此？那裏是怎麼樣子？」余七道：「自從徒弟與大師兄下山之後，與王守仁戰了兩陣，互相勝敗；現在大師兄擺下一座非非大陣，敵將徐鳴皋已陷入陣中。不意王守仁那裏又來了一班能人，十日前寧王宮內的那顆招涼珠，不知如何被王守仁那裏的人知道，就令一枝梅暗暗進宮，將招涼珠盜去。因此寧王好生擔憂，說是招涼珠既被敵人盜去，則敵人中必有能破陣之人，恐怕大師兄與徒弟不是敵人的對手，故屬令徒弟回山，務請師父前去一踫，助大師兄與徒弟一臂之力，務要將敵人打敗！不然寧王終不能成其大事。故此徒弟于前日就到此了，只因師父不在山中，所以在此等候兩日。師父還是與徒弟一齊下山，還是徒弟先往師父隨後就來，請師父示知，只因那裏軍務甚急，恐怕不日就要大戰了。」徐鴻儒聽了這話，沈吟不語，不知徐鴻儒果下山否，且看下同分解。

第一百四十一回 徐鴻儒下山奉僞詔 河海生盜扇得真情

話說徐鴻儒聽了徐七這番話，沈吟了半晌，方說道：「王守仁那裏究竟是些什麼人呢？」余七說道：「光景還是七子十三生今又到此。先是傀儡生前來的，傀儡生未來之前，徒弟已與他打了兩仗，都是大獲全勝；自從傀儡生到此，被傀儡生用了替代之法，以後便接著是有敗無勝了。」徐鴻儒道：「如今寧王既命你前來請我，爲師的也只好下山一遭，與七子十三生關一關便了。」余七道：「非傀儡生來，王守仁早已全軍覆沒。」徐鴻儒道：「原來如此，但是你等却非是七子十三生的對手，我便助你。」余七道：「但不知何日下山呢？」徐鴻儒道：「事不宜遲，我今即便與你同往。」余七大喜，又道：「若是同往，我却要先去見寧王，然後再去吉安，你可先回大營，教非幻務必等我到了，再與接戰。」余七道：「師父將來大功既成，寧王登了大寶，師父自然是有封號的。」徐鴻儒道：「我今雖與人開戰，萬不可性急，要緊要緊！」余七答應，當下徐鴻儒便收拾了些應帶的物件，

即便與余七下山。到了半路，余七便回吉安賊營，徐鴻儒便去南昌。且說余七不日到營中，告知非幻道人說徐鴻儒不日即到，又摩囑務必等師父到日，再去開戰，切切不可着急。非幻道人也就答應。徐鴻儒這日到了南昌，便往寧王府而去。到了寧王府前，先與值門官說明，請他進去通報。值門官聽說，那敢怠慢，即刻通報進去。由宮門太監進內稟知。宸濠一聞徐鴻儒前來，好不歡喜，當即請見。宮門太監傳出話來，值門官飛跑至外面，將徐鴻儒引領進去，到了宮門口，復由宮門太監引入內殿。此時宸濠早已具了衣冠，在殿拱候。一見太監引着一人進來，但見他是頭戴萬字華陽巾，身披鶴氅，手執拂塵，後背葫蘆寶劍，腳踏逍遙履，身高八尺，鼻正口方，兩道濃眉，一雙秀眼，領下一部長鬚，飄飄然有神仙之概。宸濠看罷，當即降階迎道：「孤未識仙師遠臨，有失迎迓，罪甚罪甚，尚望仙師海涵纔好。」徐鴻儒亦趕忙施禮道：「貧道久仰千歲仁慈，早思趨叩天顏，只以疎懶性成，未曾到此進見，今蒙千歲降詔，想貧道有何德能，敢勞千歲存注麼？」說着，宸濠就讓徐鴻儒坐下，又命將李自然請來。當下宸濠道：「仙師道法高深，孤久仰之極矣，只以無甚借重，不敢仰請玉趾惠臨。今者王守仁猖獗異常，不久又將孤鎮國之寶招涼珠，差派一枝梅盜去，孤此珠雖失，也算不什麼不了大事，惟慮他既得此珠，必去破令徒非幻仙師擺的非非大陣，若但是王守仁部下如一枝梅等，尚不足以爲患，有令徒在此相助，他等亦無能爲也。不過有七子十三生暗助與他，令徒的道法固是高深，孤亦極其佩服，但究竟不如仙師之法術高明，孤恐令徒等非七子十三生對手，故不揣冒昧，特請余七令徒相請仙師下山，以助孤一臂之力。現在先封仙師爲廣大真人，俟功成之後，再行加封法號。但願早日成功，俾孤得以早定大事，皆仙師之所賜也。」徐鴻儒見宸濠已封法號了，他當下就給宸濠謝恩，復又說道：「貧道何德何能，敢邀封號？第恐七子十三生神通廣大，亦非貧道所可對敵，幸而有成，貧道固不敢妄邀封號，不幸而抵敵不過，還求千歲見原，勿加罪戾才好。」宸濠道：「仙師神通廣大，想七子十三生，亦斷非仙師的對手，仙師若不肯爲力則已，仙師如肯竭力幫助，斷沒有不慶大功告成。」

的，總乞仙師相助爲幸！」徐鴻儒聽了這番話，便高興起來，當下說道：「貧道蒙千歲知遇之恩，不次之擢，敢不竭力相助，以効犬馬之勞，並非貧道口出大言，諒七子十三生，不過聊仗劍術，妄自欺人，貧道旣已到此，那怕他七子十三生，就便十四子二十六生，又能奈貧道怎樣？貧道若不將他誅戮殆盡，貧道誓不同山，千歲佞請放心，只管高坐深宮，以聽捷音便了！」宸濠聽他如此說法，又引爲己任，心中大喜，復又謝道：「旣蒙仙師見許，將來孤登大寶，仙師便是孤的開國元勳了。」徐鴻儒道：「貧道那敢妄想，惟願千歲早登大寶，上順天心，下符民望便了。但貧道還有一言動問，現在千歲大將尚有幾員？雄兵還有多少？尚請示知！」宸濠道：「孤這裏除大將鄒天慶以外，雷大春現在據守安慶，未卽調回，其餘能征慣戰之士，尚有二十餘員，雄兵還有五六萬，仙師如需調遣，悉聽仙師主裁。」徐鴻儒道：「有此大將，有此雄兵，足敷調遣了，敢請千歲明日卽分派雄兵五千，戰將十員，與貧道帶去，以便隨時調用。」宸濠當卽答應，徐鴻儒又道：「余七之妹秀英，現在千歲宮中，敢請千歲將他傳出，貧道有話與他面談。」宸濠當卽答應，卽刻着人去請余秀英上殿。登時就有太監前去，不多一刻，太監回至殿上稟道：「秀英姐忽然抱病，不能起床，教奴才給千歲與廣大法師告罪，並道：『廣大法師有何話說，卽請告知千歲。』」一經病好，當于千歲駕前領命便了。」徐鴻儒聽罷，就說：「旣是抱病在身，不能起來，倒也不必勉強，就請千歲隨後轉告於他，教他一經病好，卽日趲趕前往吉安，貧道須要教他聽候差遣，因非非陣內，必須他前去纔好。」宸濠當面答應，一面就着人去傳太監進宮，趕緊醫治。你道余秀英可真是抱病麼？諸公有所不知，他却另有一副心腸，隨後自然知道，這也是明武宗氣數不該盡，宸濠終不能成其大事，所以有此一段因果。若是余秀英果真與徐鴻儒前去，雖七子十三生，也不能奏效。諸君勿急，等說到那裏，自然交代出來。徐鴻儒當日就在寧王府住了一日，次日外面已將五千兵挑好，十員戰將各人也預備起程。先有人稟知宸濠，說將兵業已齊備，只等傳令開隊。當下宸濠又將徐鴻儒請來問道：「現在兵將俱已挑選齊備，是否仙師押隊同行，抑令他等

前去！徐鴻儒道：「就請千歲命衆將前行，貧道也就告辭而去。」宸濠道：「孤本當相留盤桓數日，奈軍務日急，不敢多延，好在後日方長，俟仙師大功告成，孤隨後再慢慢領教便了。」說罷，一面傳令，命各將即刻拔隊，一面命人置備酒筵，爲徐鴻儒送行。不一會擺出酒菜，宸濠請徐鴻儒上坐，李自然相陪，宸濠又代徐鴻儒把盞，三人歡呼暢飲，好一會這纔散席，徐鴻儒即便告辭。宸濠送出宮門，方執手而別。徐鴻儒就此往吉安賊營而去，且說河海生離了大營，前往到徐鴻儒那裏盜取溫風扇，不一日已到，當即按下風輪，隱至徐鴻儒室內探視一番，見有兩個小僮在那裏說道：「師父昨日下午，到吉安營裏幫助大師兄排陣，你看師父此去究竟勝敗何如？」那年紀稍大些的說道：「我看師父此去定然大勝，將來大功告成，不但師父有了封號，就是大師兄與二師兄，也又有封號的。」那年紀小的說道：「在我看來，恐怕未必，你不知道那七子十三生何等利害，即以傀儡生一人的本領，我師父尙恐敵不過他，何況他那裏有什麼許多，就便師父本領再好，到底有個寡不敵衆。」那大的又說道：「不然，七子十三生雖然利害，不過是些仗他的劍法，須知師父多少法術，移山倒海，撒豆成兵，七子十三生那裏有這等法術？況師父還有一件寶貝，那柄溫風扇，只要將那扇子一搖，引出風來，那怕敵陣上有千軍萬馬，只要受着這溫風扇，登時渾身發軟，困倦起來，雖平時銅筋鐵骨之人，到此也就不由自主的。有此法寶，還怕什麼七子十三生麼？」那小的又問道：「那裏這溫風扇師父帶去了麼？」那大的道：「你真糊塗，師父臨走時，不是特地到法寶房內取出來，裝在他豹皮囊內，隨他帶去的麼？」那小的道：「無論他此去勝負何如，我總恨余七這忘八，被人殺死我纔快心。」那大的又道：「你爲何如此恨他？」那小的道：「我自有一件事切骨之恨。」那知小童子所爲何事，恨那余半仙妖道，且看下面分解。

第一百四十二回 同類相仇恨如切齒 終身誰託刻不忘心

話說那小童子恨余七有如切齒。那大的又問他道：「你究竟爲着何事如此恨他？」那小的道：「這話只能自己知道罷了，何能告訴你就連師父也不能告訴。」那大的又道：「你告訴我，不要緊，我絕不代你告訴師父的。」那小的道：「告訴師父到不妨事，只是不能告訴你。」那大的又問道：「好兄弟，你告訴我罷！」那小的又道：「我告訴你，我就要取笑我了。」那大的道：「我如取笑你，叫我不得好死，將來定要死在刀劍之下。」那小的道：「我告訴你，你千萬不要笑我，我不要告訴別人。」那大的道：「我今已經發過了誓，你還不信麼？」那小的方說道：「自他擺了什麼迷魂陣，被七子十三生破了去之後，他便逃回山來，那時就該懇苦修煉，方是道理。那知他在師父前說得了天花亂墜，背地裏却無惡不作。那日頓生淫念，不知在那裏擲了一個民間的女子，來到山中，就在他房內與那個女子雲雨。那女子被他用了法術，昏迷過去，全不知道。一任他所欲所爲。不知他與那女子正在房內高興，我也不知道無意走進他臥房去了，他一見我走進其房，他就赤條條的下來，將我抱住，先向我說道：「好兄弟，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我因慾火中燒，借此一解其火，而且只行一次，少時就將他送回去了。」那時我也不管這事，惟有答應他而已。那知他不但不知愧羞，見我不與他較量，他以爲我也是可欺之人，因又向我說道：「好兄弟，你嘗過這等滋味麼？」我被他這話一說，我實在怪燥起來，却不曾回答他的言語。那知他看反而疑惑我也要如此了，當下就說道：「好兄弟，你不會嘗過這滋味，你就上去嘗一嘗，等你嘗了這美人的滋味，然後我再把些好滋味與你嘗，單看還是他的滋味好，還是我把你那滋味好。」說着笑嘻嘻的將我抱在他那赤條條的身上，我那時可真急了我，便向他說道：「你若不放手，我就嚷了。」那知還是不睬，後來我便嚷起來，他纔將手放我下來，你道可惡不可惡？後來我就要去告訴師父，復一思想，大家體面攸關，所以至今日，皆不曾說出。今日始與你談及，這告訴你的，你千萬不要告訴別人。」那大的聽了這番話，也就登時大怒起來道：「我還認他是個正經人，那知他是畜類。照這說法，真要將他碎屍萬段才好。好兄弟，我今與你約，

無論他此次勝負，等他回山時，我與你二人，從今以後不要與他接談便了。」那小的又道：「你還望他回山麼？我只願他死在那裏，被七子十三生將他捉了去，給他粉骨揚灰，再也不能投人類了。」他兩人在那裏閑談，同類嫉惡，河海生隱身黑處，却聽了一個暢快，暗道：「向謂邪教中無好人，看他這兩個小孩，不過都在十五六歲，就知道如此向善，只可惜投在徐鴻儒門下，現在雖然正道，惟恐將來習染壞了。」又暗道：「溫風扇既被徐鴻儒帶去，諒來此處絕無此物，我何不趕緊回去，好到他營內去盜。」說罷，即刻出來，飛身向上而去。一路行來，真是他們會劍法的人，毫不費事，只見行神如空，行氣如虹，不到一日，又回至大營，仍從空中落下。玄貞子等人一見，齊道：「溫風扇取回來麼？」河海生道：「溫風扇却不曾取到，倒聽了一件的確新聞事。」玄貞子等人乃齊聲問道：「什麼的確新聞？」河海生就將聽見那兩個童子的話，說了一遍。玄貞子道：「他那溫風扇，何嘗不是如此，所以要他這扇子帶進陣中，才可以解那冷風，譬如臘月天時，遇見那冷極的風，將水吹得都成了冰，人也冷不過了，忽遇了一陣熱氣，那冷也解化，人也就舒暢，到了春天，那些冰被風一吹，也就解化開來，又如春夏之交，那溫風扇到人身上，人就登時困倦，必得要就些涼風，方纔舒展，所以要這扇子進陣，有些溫風，可以吹去他那種冷氣，就是這個道理。今既被他帶來，不在他山中，此事賢弟却去盜不得，必須待傀儡賢弟到來，方纔可以進去。」河海生聽了這話，自知本領不如傀儡生高明，也就唯唯聽命。再說一塵子去到寧王府中，余秀英那裏盜取光明鏡，這日已到了宮中，先去尋找余秀英的臥房，可巧並不費事，將至宮門，已聽見他的臥房了。一塵子便輕輕落下，站在窗外靜聽，只聽裏面說道：「可怪我哥哥不知時務，王守仁那裏有許多非常之人，保護於他，他偏要與他們相鬥，眼見得一敗塗地，性命還是不保，我從前也是糊塗，只道天下人除師父而外，再沒有能人，那裏知道強中還有強中手，就使我師今已下山，也敵不過七子十三生，他們一衆非常之人，別人的本領，我却不會經驗，就是傀儡生那從前來救徐鳴皋的時候，我雖將天羅地網前去拿他，他却毫不懼怕，不但拿他不

住，被他逃走，末後我反上了他的詭計，將徐鳴皋帶出宮門，我只落枉費心機，徒然失身於他，也不能遂我之願。昨者聞得徐鳴皋陷入非非陣內，近來又不知他性命如何，好教無法可想，可笑我師父，也要教我前去幫他擺陣，如此看來，我師父也是逆天行事。」說罷，又嘆了兩口氣。一塵子在暗中聽得清楚，暗道：「可見女人都是隨夫的心重，徐鳴皋與他不過兩三日的夫妻，他就時刻不忘連哥哥師父都怨恨起來了。」復又喜道：「難得他如此不助寧王，我何不如此如此去說他一番，或者他可以將那光明鏡送與我，也未可料。」主意已定，即刻走進房中，余秀英正與他丫環拿雲捉月在裏談論，忽見房外走進一人，道家裝束，心中便吃了一驚，當下喝道：「你是何人，胆敢到此何故？」一塵子不慌不忙說道：「小姐勿庸驚慌，本師係是徐鳴皋相煩本師前來送信，望小姐前去搭救他性命。」余秀英一聽，登時面上羞得通紅，強顏怒道：「徐鳴皋是誰？我又與他毫無瓜葛，爲什麼他要求救于我？你可快快出去，不要惹了我性子，我若反轉臉來，可不認得你的。」一塵子暗道：「他這反唇相稽，到也好笑，我若不給他個真情實據，他還要抵賴。」因又說道：「小姐我只因方纔聽得小姐有改邪歸正之心，莫要強辨，可記得結十世姻緣時乎？若問本師何人，傀儡生係與本師的好朋友，本師便是一塵子，是也。今日實不相瞞，是前來奉借一物，本要暗中盜取，因你念徐鳴皋不置，本師是徐鳴皋的師伯，因小姐與徐鳴皋尚有夫妻之情，所以纔現身進來。說是徐鳴皋特煩本師前來求救小姐，你若念徐鳴皋之情，他今雖陷在陣中，尙無性命之虞，也無須小姐前去救得，但小姐那裏有一寶物，只須將此物交與本師，徐鳴皋即可救出，將來還可與小姐終身團圓。雖徐鳴皋剛強不屈，他不過是不降宸濠，並非忍棄小姐。小姐若有心於徐鳴皋，即將所借之物交出一用，否則本師却也不敢勉強，本師自有妙法盜取，那時可不要怪本師不做美滿人情，還得小姐三思爲是。」余秀英聽了一塵子這番話，心中暗道：「我的心事，却全被他知道，但是他雖如此說，我却從未見過他，何能以他所說爲憑？又不知他向我所借何物也。倘若果真可令我與徐鳴皋了那十世姻緣，我一身骨肉，皆

是徐鳴皋的，又何惜身外之物？不必說一件，就便全行與他，要將他救出來，又何嘗不可？他若是故意擊這話前來騙我，我將寶物交付與他，我豈不受了他騙？若不將寶物借把與他，萬一徐鳴皋竟陷在陣中，性命難保，又不誤了我終身大事？」左思右想，實在難以決斷。一塵子見他沉吟不語，已知他的心事，因又說道：「小姐莫非見疑本師麼？若果見疑本師，是不難，本師還有一言，可爲小姐設一計策，管使小姐兩面俱到，既不見罪于寧王，又不漠視于鳴皋，將來大功告成，本師包管你個月圓鏡合，但不知小姐意下如何？」余秀英聽了這番話，因便說道：「既蒙老師見愛，即請示知，以便斟酌便了。」畢竟一塵子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三回 一塵子勸余秀英歸誠 徐鴻儒約王守仁開戰

話說一塵子見問，因道：「本師之意，所謂兩面俱到者，只因方纔聽小姐之言，有謂徐鴻儒使令小姐前去助陣，小姐不願前去，在本師看來，小姐既無附逆之心，不妨將計就計，前到吉安，外面以助陣爲名，內却以歸正爲實，到了那裏，不必一定將徐鳴皋送出陣來，只要將他安頓一所好好地方，使他毫不受害，等將妖陣破去之後，小姐便可把他送將出來。那時徐鳴皋知小姐相救於他人，非無情，豈有絕決之理，就便他任意絕決，好在本師等皆在那裏，不但本師可以相勸于他，且可稟明王元帥，請元帥作主，那怕他不肯相從麼？但是一件，本師奉借之物，可要小姐先交代本師，本師拿了此物回去，就可先在元帥前申明了，不知小姐尚以爲然否？還請三思，以安行止。」余秀英聽了此言，暗道：「此話到也不錯，我何不就此如此，豈不較爲妥當麼？」因答道：「既蒙老師見教，敢不遵命！但老師既可先代爲在王元帥前申明，何不就煩老師引領先見元帥，後當面與元帥約定，尅日裏應外合如何呢？」一塵子道：「如小姐能如此，那更妙了，本師又何必不爲小姐引領？」秀英道：「老師既然允諾，即請老師示知，所借何物？」一塵子道：「本師所借者，係小姐的光明鏡耳。」秀英道：「因昨爲寧王借

去現不在此容向寧王處取回，即便與老師同去便了；還有一事與老師相商，我這兩個丫環，向來隨身相伴，名雖主婢情同骨肉一般，以後還請老師與鳴皋一言，使他納爲側室。」一塵子道：「此事容易，在我身上便了。」說罷，便欲出去。秀英又道：「此時老師欲往何處？」一塵子道：「此處不便久留，我先回吉安而去。」秀英道：「老師先回吉安固是大好，但請老師即與元帥言明，奴家三日後定到，日間可不便相見，耳目衆多，恐防洩漏，請約定三日後三更進見便了。」一塵子道：「如此更好。」說罷，即便飛身出了宮門，只見一道白光，已不知去向。余秀英暗自想道：「此人有如此本領，我師父哥哥欲與他們比試不敗，豈可得乎？」說罷，當日即往寧王宮中，見了寧王，說明前日抱病，業已痊可，即欲前往吉安，幫助師父師兄破敵，先將光明鏡討回。宸濠聞言，喜不自勝，當下說道：「難得仙姑助孤共成大事，將來功成之後，孤定不忘仙姑之功便了。」余秀英便反辭說道：「臣妾惟願千歲早早離了南昌，以圖長久之計，非惟千歲之幸，亦薄海人民之幸也。」宸濠大喜道：「總賴仙姑之力，與孤成功。」說罷，余秀英告退出來，回到自己臥房，即與拿雲捉月兩個丫頭收拾了一夜，將所有物件，全行帶在身上。到了次日，便同兩個丫頭，出了宮門，前往吉安而去。余秀英雖不似七子十三生有御風的本領，他却有一塊手帕，名曰行雲帕，只要將此帕念動，真言，站在上面，手帕便可騰空飛去。所以教行雲帕。余秀英與兩個丫頭，到了宮外，就將行雲帕祭起，三人站在帕上，一霎時出了南昌城，直望前路進發。這且按下，再說一塵子回到大營，先將余秀英如何思念徐鳴皋，如何棄邪歸正的話，說了一遍，告訴玄貞子等人知道。玄貞子等人聽了此言，也甚歡喜。一塵子又將如何借寶，勸他歸降，余秀英如何要見元帥的話，說了一遍。玄貞子等，更是大喜。當下便道：「何不此時就稟明元帥得知，好使元帥也知道其中情節。」一塵子答應，因與玄貞子等人一同來至大帳，王元帥見他等進來，當即讓了坐位，大家坐定。王元帥問道：「諸位仙師前來，有何見諭？」一塵子便道：「特來爲元帥送一喜信。」王元帥道：「兩兵相對，勝負未分，妖陣羅列，尚未去破，何喜之有？敢請諸位先師，明以教

我」一塵子道：「此却實是一件極大的喜事，元帥即日即得一員女將，破陣又在此人身上，解救徐將軍出陣，亦是此人功勞居多，豈得不與元帥賀喜麼？」王元帥聽了此言，實在不能明白，因道：「諸位仙師雖是此說，女將却是何人，尚請詳細示之。」一塵子道：「此人却是余七之妹，名喚秀英，因仰慕元帥，欲來歸順。」王元帥道：「仙師此言差矣，余七現爲本帥仇敵，豈有我之仇敵，而妹欲歸順者乎？本帥却甚不可解。」玄貞子道：「元帥有所不知，其中却有緣故，容貧道說出，元帥就坦然不疑了。」于是玄貞子即將如何與徐鳴皋有十世姻緣，如何一塵子前去盜那光明鏡，暗中聽見秀英思念鳴皋，如何一塵子勸其歸降，余秀英如何要來求見，約期裏應外合的話說了一遍。王元帥這才明白，當下也就大喜道：「這種是我主洪福齊天，所以有這般奇事，但不知這余秀英何日前來？」一塵子道：「貧道隨行，她約定三日後夜半三更來見元帥，本當日間求見，只以耳目衆多，恐有洩漏情事，所以待至夜靜，較爲妥當，這也是他謹慎之處。不過一件破陣之後，設若徐鳴皋執意不從，還求元帥勸令鳴皋成其美滿，不要辜負余秀英一片血誠。」王元帥道：「那個自然，本帥定與他作主便了，而况余秀英在先雖爲叛逆之助，現在既有心歸誠，又能助成大功，豈有令他大失所望之理呢？」玄貞子等人見王元帥滿口答應，好生歡喜，當下即欲告退。王元帥又問道：「余秀英既已歸誠，他又相助成事，但不知非非陣何日可破呢？」玄貞子道：「尚須少待半月，便可去破陣了，現在還有一件寶物，不曾取來，貧道本來欲待傀儡生來，使他前去取此寶物，今余秀英既來歸誠，這件寶物，便可令余秀英就近盜取了。」王元帥道：「究係何物？」玄貞子道：「此物名爲溫風扇，却在徐鴻儒那裏，貧道也曾使河海生前往徐鴻儒山中去取，後打聽得徐鴻儒已經帶來，又因他陣內河海生不便去得，所以夢待傀儡生前來，今有余秀英到此，這溫風扇便可易得了。惟請元帥於余秀英來見之時，先令他將光明鏡交下，然後再令他盜出溫風扇，即日送來，想秀英定不有負元帥的鈞命。」王元帥聽了大喜，玄貞子道：「貧道明日還要使徐慶去往九龍山，將伍天熊夫婦調來，一同破陣，只因

伍天熊妻子鮑三娘懷孕在身，貧道算來將臨產，所以要使他進陣沖鋒，還要使他在產後進陣，這非非陣就便易破了。」王元帥道：「以後破陣之舉，應何調遣籌劃及施行之處，悉聽仙師主裁便了。」玄貞子又謙了一回，這才退出大帳。次日即命徐慶前往九龍山而去，趁此交代。一宿無話，忽然次日一早，守營官拿進一封書信，送與王元帥觀看。王元帥接過拆開一看，原來是徐鴻儒打來的戰書，約王元帥即日開戰。王元帥知道他有邪術，不敢批准。當下即將玄貞子等人請來，大家商議。玄貞子等不一刻進入大帳，王元帥就將徐鴻儒打來的戰書與玄貞子等看過。玄貞子說道：「元帥之意若何？」王元帥道：「本帥非不專主，只因昔日之政是我所政，今日之政便是諸位仙師爲政了，還請諸位商量，以定行止。」玄貞子道：「元帥若不批准，是見弱于他人，不若就批准，約他即刻出戰。元帥可一面傳齊諸將，出全隊以攻之，先示威嚴，以挫銳氣，亦是好事。貧道當暗助元帥便了。」王元帥答應，當下就將原書批准，交付來人帶回。一面傳令三軍，即刻預備出隊，因徐鳴皋陷在陣中，即令一枝梅爲先鋒，其餘英雄如狄洪道、羅季芳、楊小舫、徐壽周、湘帆、王能、李武、卜大武、包行恭等人，皆爲隨營副將。此令一下，即刻各軍戎裝起來。王元帥亦復戎服束裝，炮響三聲，登時一隊出了大營，望敵寨而去，真個是軍容之美，如火如荼。不一會，前隊已離大營不遠，一枝梅就令本部兵卒一字兒擺成陣勢，接着大隊已到，也就將陣勢擺開，只待兩軍開戰。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四回 比劍術玄貞子對敵 助破陣傀儡生重來

話說官軍與賊隊兩面列成陣勢，官軍隊裏一枝梅在先，王守仁在後，兩旁排列着狄洪道、包行恭、楊小舫、周湘帆、王能、李武、徐壽、羅季芳、卜大武，並有牙將偏將等人。賊隊中門旗之下，立着三個道人，中間一個頭戴萬字華巾冠，身穿鶴氅，坐着是四不相，碧眼濃眉，方臉闊口，領下一部虬髯，兩旁兩個道童，一捧寶劍，一執拂塵，便是

徐鴻儒。上首一個是非幻道人，下首一個是余七。以下又列着十員大將。只見徐鴻儒騎着四不相，從陣中出來，指名與王元帥答話。王守仁也就陣中到了戰場之上，徐鴻儒在小童手中取過拂塵，向王守仁拱手而言曰：「你可是王守仁麼？」王元帥道：「妖道既知本帥的大名，你尚不知斂迹，還敢助紂爲虐，這是何故？」徐鴻儒道：「本真人不笑你他事，只笑你太不識時務。寧王謙泰和順有帝王氣概，我等將欲助彼自立，以代天順民。你等不知天時，不順人心，須欲與師勦衆，徒然勞瘁士卒，使三軍無辜受苦。你既逆天，敢與我真人一決勝負麼？」王守仁大怒罵道：「好大胆的妖道，敢是搖唇鼓舌，旁若無人。本帥若不將你捉住，碎屍萬段，也不見本帥的本領。」說罷向左右說道：「那位將軍將妖道擒來，以正國法。」話猶未畢，只見包行恭應聲而出道：「末將願往！」說着一騎馬已冲出陣去，大聲喝道：「妖道快通名過來，本將軍槍下，不殺無名之將。」徐鴻儒道：「本真人看你胎氣不盡，乳臭未乾，敢在本真人前耀武揚威，若問本真人大名，乃寧王駕下新封廣大真人是也。你亦須通過名來，好給本真人送你的狗命。」包行恭聽罷大怒道：「我乃王元帥麾下，指揮將軍包行恭是也。不要走，看我槍！」說着就是一槍刺去。徐鴻儒不慌不忙，將手中拂塵望包行恭槍下一架，說聲來得好，還不給我撒手話猶未畢，包行恭手中的槍，也不知怎樣的就落在地下了。王守仁在陣中看得清楚，吃驚不小，恐怕包行恭有失，正要喝令旁人前去助戰，忽見一塵子從半空中落下，站立徐鴻儒跟前，喝道：「好大胆的孽畜，認得本師麼？」徐鴻儒此時也正要捉拿包行恭回寨，忽見半空中落下一個道士來，攔住他去路，不覺大驚，也大喝道：「你是何人，敢來常本真人的去路，可快通名來，好讓本真人取你狗命。」一塵子喝道：「本師的大名，不便與你知道，妖道休得猖狂，看本師的劍罷！」說着口一張，只見一道白光，從口中吐出，登時一口劍盤旋飛舞，向徐鴻儒頭上砍來。徐鴻儒一見，知道是七子十三生中的人物，正欲取劍來架，却好童子將劍呈上。徐鴻儒急急取過，向空中一拋，喝聲道疾！只見兩口劍就在空中叮叮噹噹，鬥將起來，好似兩條怒龍在半空中角力，一個是練就空中

之氣，費許多丹藥而成；一個是全憑化外之邪，竟仗此鋒芒抵敵。兩口劍鬥了有半個時辰，彼此不分勝負。忽見河海生又從軍隊裏面出來，走至陣前，也不打話，又從鼻孔中飛出一道白光，直奔徐鴻儒頭上而來。徐鴻儒正欲分劍去迎，那邊非幻道人已將寶劍擲在空中，敵住河海生這口劍，彼此又鬪起來。四個九口劍，盤旋飛舞，或上或下，或高或低，鬪了不歇。賊隊中余半仙就在這個時候，又將手中的劍向空中一擲，口中就道：『速取王守仁的頭來！』見那寶劍就是能通靈性一般，能聽余半仙話，即刻飛去向王守仁頭上而來，看看已到。王守仁只見頭上一道白光，直望下落，說聲不好，急望陣後退去。忽聽背後鶴寄生一聲說道：『元帥勿疑，自有貧道抵敵！』王守仁聞言，再向空中一看，已見余半仙那口劍，被一道白光托住在半空中，亂擊起來。王守仁這纔放心。大家鬪了一回，真個是仙家妙術，正能敵邪，忽見半空中一聲響，徐鴻儒的劍，被一塵子的劍削去一截，落將下來。徐鴻儒一見大驚，登時說聲不好，即將拂塵向空中一擲，但見那拂塵到了空中，即刻也變了無數的寶劍，一齊去削一塵子的那道白光。一塵子雖然劍術高明，到此也有些驚恐，知道寡不敵衆，正在驚慌之時，忽聽玄貞子一聲大喝，走出陣來，向徐鴻儒用手一指，說道：『妖道，你敢用邪術亂人耳目，待本師前來與你對敵！』說着，鼻中就吐出一道白光，飛出空中，口中又道：『速變速變，快去削擊！』只見那一道白光，頃刻又變了無數白光，先將那徐鴻儒那無數的劍迎住，復又用手一指，只見那無數白光中，又分出一道白光，直飛至徐鴻儒頂上，即往下砍下。鴻儒一見說聲不好，趕着在豹皮囊取出一物，如繡花針一般，放在空中，只見那花針迎風一幌，登時就如一根鐵杵一般，在空中迎住那道白光。此時半空中殺得好，看忽如羣龍戲海，忽如衆虎爭山，忽如萬道光芒，半天飛繞，忽如一條白練，橫上雲衢，忽疾忽徐，或分或散，比之昔日公孫大娘舞劍，殆有過無不及也。彼此又鬪了一會，只見玄貞子將大袖一拂，口中喝道：『還不代我歸來！』那聲音罷，那徐鴻儒的拂塵，竟收入玄貞子袖內。徐鴻儒大驚，暗道：『不好！』即將豹皮囊內所藏的溫風扇取出，向各人一搥。玄貞子知道這溫風扇利害，當

下便說道：『好妖道！本師暫且回營，我今日權寄下你的首級，十日後當來破陣便了。』徐鴻儒見他不戰，也就將溫風扇收回，當下說道：『你莫謂將本真人的法寶收回，以爲無濟，須知本真人法寶甚多，今日且各罷戰，十日後當等你前來破陣便了。』說罷，兩邊皆鳴金收軍，各人也將寶劍收回，一霎時天空雲淨，殺氣消滅了。王守仁率領衆將收軍回營，衆將稍息片時，王守仁便傳齊諸將，並請到七子十三生計議道：『吾看徐鴻儒雖然左道欺人，也真是技術精明，不易破滅。方纔看他那種法術，若非諸位仙師在此，本帥又爲他所算了。但現在諸位仙師雖已允他十日後破陣，溫風扇既未盜回，光明鏡亦未送到，除此二者，斷不可破那妖陣。若余秀英不來，這便如何是好？』玄貞子道：『元帥但請放心，貧道料定余秀英與徐鴻儒有姻緣之分，他必將光明鏡送來，只要元帥于他面求時，元帥答應他事成之後，准與他徐鴻儒有姻緣之分，斷無不竭力之理，但俟秀英將此鏡扇兩物送來，那時便可破陣。』王元帥道：『徐慶前往九龍山調取伍天熊夫婦，又不知何日可來。』玄貞子道：『這更不煩心，不過五日後，便到此地。貧道明日還要着焦大鵬回去，將他兩個妻子孫大娘王鳳姑二人，調來幫助元帥立功的。』王守仁道：『似此則焦義士回去，又于何日可來呢？』玄貞子道：『他三箇快了，雖不敢謂朝發夕至，極遲也不過三日，便可前來。』王守仁道：『一切總賴仙師之力，以助本帥誅討叛藩，破除妖道。』玄貞子道：『貧道等敢不盡心。』大家正議論間，忽見帳下走進四個人來，一路笑道：『元帥久違了，元帥勿憂徐鴻儒非幻余七難除，非陣難破，某某特地前來，以助元帥破妖道，建立大功。』王守仁細細一看，內中只有一個認得，却是傀儡生，其餘三人，皆不曾謀面。心中暗道：『光景這二人也是他們一流。』因即站起身來迎道：『荷蒙仙師降臨，以助本帥一臂之力，非是本帥之幸，實乃國家之幸也。』說着，傀儡生等四人已至帳中，王守仁讓了坐，傀儡生四人又與玄貞子等八人說道：『你等來得好早呀！』玄貞子道：『總不似你們遲遲不行，若再不來，我要預備去奉請了。』傀儡生道：『早到與遲到，同一到此，只要不誤正事，又何必定分早遲，而况有大師兄在

此佈置一切，我等就早日到來，亦不過聽其指揮而已。今日到此，從此當聽驅使便了。」玄貞子笑道：「你此時來得却好，我却有件要緊的事，非你去不可。」不知玄貞子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五回 余秀英敬獻光明鏡 王元帥允從美滿緣

却說傀儡生問道：「究屬何事？非我不行，尙望明以教我，好聽驅使！」玄貞子道：「只因一塵賢弟前去余秀英那裏盜取光明寶鏡，聞得余秀英願念鳴皋，一塵賢弟，即乘其機會，面與秀英說明，勸其來降。秀英雖即答應，於三日後到此，並送光明鏡前來。今已交第三日，尙未見到元帥，頗以此爲憂，所以欲令賢弟前去一走，使他早前來。而况賢弟前曾他來兩人，結十世宿緣，此時前往，究竟較別人着力，故此這件事，非賢弟不行。」傀儡生道：「原來如此，兄豈令弟重爲月下人乎？且俟今夜半看渠來否？若果不來，小弟明日當即前去便了。」當下王守仁大喜，又與那三人通問名姓，原來是自全生、臥雲生、羅浮生。王守仁又與他三人謙遜了一回，玄貞子即邀他等入後帳而去。一枝梅等也就退出，各回本帳。到了黃昏時分，玄貞子又命人出來，與王守仁說道：「今夜請元帥稍待，恐怕余秀英要來，若至三更以後，不到元帥，再請安睡。」守仁答應，那人仍回後帳而去。不一會，王守仁用過晚膳，就在帳中取出一本兵書，在那裏秉燭觀書，看看將近三更，並無人來，又坐了一會，已是三更時分，仍不見動靜。元帥暗自說道：「光景今夜未必前來了，我何必在此久待？不如且去安睡，俟明日再請傀儡生前去一往。」正自說着，忽聽帳外一陣風聲，過處，那帳中所點的臘燭光，幌了兩幌。王守仁正要說這陣風來得好，奇一句話尙未說出，只見公案前立了三個絕色的女子，中間一個頭戴玄色湖縐包腦，一朵白絨球高聳，頂門包腦上按住，一排鏡光閃爍，光耀奪目，身穿一件玄色湖縐緊身密扣短襖，腰繫玄絲帶，下穿條玄色湖縐襖褲，緊緊繫着兩隻褲腿，脚腳一雙皂羅鞋，由頭至脚，周身玄色，愈顯得柳眉杏眼，粉臉桃腮。兩旁站着兩個女

使，也是周身玄色，雖不如當中一個美貌，却也生得體態輕盈，各人手執寶劍一口。王守仁看了一回，只聽當中一個嬌聲問道：「上坐者莫非就是王元帥麼？」王守仁見問，也就問道：「你係何人，問王元帥則甚？敢是要來行刺麼？」那女子又道：「何相疑之若是一塵子，豈未將情說明麼？」王守仁聽說這番話，知道是余秀英了，便問道：「你莫非余秀英不成？」那女子道：「正是余秀英，但不知元帥現在那裏？」一塵子現在何方，請即出來，我有話面講。」王守仁道：「我便是元帥，有話只須講來便了。」余秀英聽罷，跪下去先行了禮，然後站立一旁說道：「罪女不識元帥尊顏，有驚虎駕，尚求勿罪！」一塵子前已會晤，不知會否將罪女的委屈，在元帥前，面稟一切，現在何處，敢勞元帥節令請來，以便罪女聲明一切，並有要物留下。」王守仁聽說至此大喜，即刻命人將一塵子請來。一塵子聽說余秀英已來，便拉了傀儡生一齊入大帳。一見余秀英道：「小姐真信人也，可喜可喜！」余秀英見一塵子進來，又向同寮一人仔細一看，却是傀儡生。因先與一塵子施禮畢，又問了一塵子道：「此位莫非傀儡老師麼？」一塵子道：「正是。」余秀英即刻忙轉身來，向傀儡生行了一禮，然後說道：「老師道法高明，久深景仰，前者多多冒犯，尚求寬其既往，勿再掛懷為幸！」傀儡生道：「不知者不罪，而况小姐今已有心歸正，將來共立功業，真是難得。」一塵子便插言說道：「小姐前日所囑各節，某已于元帥前歷歷言之，早蒙元帥俯允，可以勿再慮及，惟光明鏡曾帶來否，尚望早為留下。」余秀英道：「既蒙老師介紹，又蒙元帥俯如所請，區區之物，敢自失信，現已帶來，即請察核。」說罷，話在腰間取出一面小鏡，約有酒杯大小，遞給一塵子手中。一塵子接過來仔細一看，却是此物，尚恐王元帥不能堅信，因與王守仁說道：「元帥不知此鏡實為希世之寶，可請一試其異，以覘秀英敬獻之誠如何？」王守仁道：「仙師既有言在先，余秀英又如期而至，已自誠信無欺，何必再驗？然本帥確不知此鏡之異，既仙師如此說，項本帥便如命以觀，但不知如何驗法？」一塵子道：「元帥可將燭光熄滅，便驗得此鏡實為希世之珍了。」王守仁大喜，隨將案上燭光一口吹滅，又將帳內燈光概行熄去，這大

帳內登時黑暗起來，彼此全不相見。一塵子即將光明鏡取出，向帳中一照，實也奇怪，即刻滿帳通明，有如一輪明月，照耀空際。王元帥喜不可極。當下便請一塵子好生收藏，重又將燭光點起來，乃向余秀英說道：「小姐如此誠心，不吝希世之寶，爲國家掃除逆藩，本帥欽佩之至。一塵子所言一切，本帥無不樂從。將來功定之時，不但本帥可以自主，且可爲小姐奏明聖上，以表功勞，與將軍共遂百年之願。」說到此，只見余秀英臉上一紅，登時跪下謝道：「蒙元帥成全之恩，罪女敢不願效犬馬之勞。」王元帥見他既然如此多情，實在暗中羨慕，他能改邪歸正，因又說道：「小姐你且起來，不必如此。本帥尚有話與小姐細商，仍望小姐勿却。」余秀英聽說，便站起身來，仍在原處立定。因問道：「不知元帥有何見諭，即乞示明。」守仁道：「只因此事非小姐前去不行，但不知小姐尚可允諾？」余秀英道：「元帥分付，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王守仁道：「徐鴻儒那裏有一柄溫風扇，想小姐定然知道的。」余秀英道：「也曾聽得我哥哥說過，頗爲利害，罪女雖在他那裏，却不會見過此物。這溫風扇，却是陣中要緊之物。元帥既言及此，莫非使罪女去盜麼？」王守仁道：「前者河海生師也曾去盜，只因爲徐鴻儒隨身帶，昨日諸位仙師與徐鴻儒比關劍術，後來徐鴻儒比敵不過，他的拂塵爲玄貞子師收去，他便取出溫風扇來，欲施詭計，後來亦爲玄貞老師解之。本帥曾親目所視，今擬再煩小姐將此物盜來，將來與徐將軍建立功業。現在本帥這裏諸事齊備，只少此一物。若此扇一經到手，便可前去破陣，幸小姐勿辭。」余秀英聽罷，此言當下說道：「罪女原不敢却，然亦不敢極口應承，總之竭力設法，以副元帥之屬望，惟不能越期送來，一經到手，即當敬謹送至帳下，彼時罪女却不能親自送來。」當下即指着左邊一個使女說道：「當令這拿雲丫頭送來便了。」王元帥聽說，見他已允，好生快樂。因又諄囑一番，余秀英唯唯聽命。王元帥把話說過，余秀英又道：「此間不便久留，恐防耳目，請從此別，何日破陣，當爲內應便了。」王元帥又道：「本帥還有一事，相託小姐，前去敵營務必急速，將徐鳴皋妥爲安置，雖曰災難難逃，究竟有人照應，與無人照應，大有區別，小姐幸得留意勿辭！」

「余秀英聽了此言，正是心中第一件緊要之事，那得不唯唯答應。說着便辭了一塵子傀儡生王守仁，登時帶領着兩個使女，飛身出了大帳，望賊營而去。王守仁見余秀英去後，復與一塵子傀儡生兩人說道：『余秀英如此棄邪歸正，真算難得！而且這女子美貌中頗有英雄氣概，真與徐鳴皋一對好夫婦，若非一塵大仙師，善爲說項，勸其歸降，不但本帥無此臂助，且不免埋沒他一番用心了。今者他又見義勇爲，不辭勞苦，將來成功之後，給他們兩人成就良緣，然亦一塵仙師之力也。』一塵子道：『元帥有所不知，今日雖爲道勸令歸來，然推本窮源，設非傀儡造就在前，使他二人已結十世姻緣，便是貧道也無能爲力。』彼此又說笑了一陣，然後各去安睡，不知余秀英何日纔將溫風扇送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六回 徐鳴皋救出亡門陣 衆小軍昏倒落魄亭

話說余秀英自從別了王元帥，與女使拿雲捉月，直奔徐鴻儒營中而去。官營與賊寨相隔五里之遙，將近四更以後，轉瞬即到。此時徐鴻儒非幻余七三人正在那裏拜斗，余秀英從半空中落下，余七一見妹子到來，好生歡喜。當時因拜斗未了，不便說話，余秀英就站在一旁，等他們三人將斗拜畢，先與徐鴻儒行了禮，然後說道：『師父前者到寧王府，彼時徒弟適值感冒風寒，未能參見，多多有罪。今者病已全好，特奉寧王之命，前來聽候師父差遣。』徐鴻儒道：『罷了，我徒今既前來，沒有事令你所管，你可專管落魄亭，因此亭係集陰氣而成，非陰人掌執不可。賢徒執此，真乃萬千之幸，那怕他七子十三生，縱有通天本領，將十二門破去得，賢徒掌管落魄亭，他們到了此處，也就要前功盡棄了。但此落魄亭一事，責任重大，賢徒務要格外慎重纔好。』余秀英道：『既承師父見委，徒兒敢不常心，但不知這落魄亭上，如何佈置，敵人到此，如何擺佈于他，尙望師父教我，以便徒兒遵守。』徐鴻儒道：『今夜不及指示，且待明日爲師教道于你便了。』余秀英應答，又與非幻道人及余七見過禮，當

下問非幻道人道：「愚妹聞得徐鳴皋已陷入陣內，不知現在何處，會否身亡？師兄可否帶愚妹前去一觀？」非幻道人道：「賢妹何以問及于彼？」余秀英道：「只因賢妹與他有切齒之恨，從前我兄長大排迷魂陣，他與魏溫生暗將愚妹的寶貝偷去好多，以至兄長被七子十三生將迷魂陣破去。若非他暗地盜我法寶，我兄長何致大敗而逃？今既陷入陣中，無論他已死未死，愚妹定要將他尋出來，碎屍萬段，方消昔日之恨，但不知現在何處？」余秀英這一派巧言，說得非幻道人千真萬信，當下答道：「他係陷入亡門，特恐他已經身死，賢妹既與他有如此仇恨，今夜也來不及去看，明日當與賢妹去看視便了。」余秀英道：「明日徐鳴皋尋找出來，可否交與小妹帶至偏僻所在，叫他受些羞辱之罪，以報昔日之仇，不知師兄尚蒙允許否？」非幻道人道：「這有何不可？惟恐徐鳴皋業已骨殭而死了。」余秀英道：「既使他骨殭身死，我也要報仇的。」非幻道：「既如此，無論死活，總交與賢妹處治便了。」余秀英暗暗大喜，復又問徐鴻儒道：「近日敵營中還有什麼動靜？」那七子十三生曾否全來？師父曾與王守仁開過幾戰？」徐鴻儒便將與玄貞子等比試劍術的話說了一遍，却不會說出寶劍被人家削截一段，拂塵被玄貞子收去。余秀英聽罷，却也暗暗好笑。當下徐鴻儒道：「賢徒路遠到此，你可到後營去安歇罷。」余秀英答應退出大帳，便與拿雲捉月同至後帳安歇去了。到了後帳，却再睡不着，只是念及徐鳴皋，究竟身死如何，恨不能即刻天明，好與非幻去到那裏看視。眼巴巴天已大明，他便起來梳洗已畢，用了早點，約有辰牌時分，便去大帳，給徐鴻儒早參。此時徐鴻儒已經升帳，余秀英早參已畢，站立一旁。徐鴻儒道：「賢徒昨晚要去看視徐鳴皋，現在帳中無事，你可與非幻前去，將徐鳴皋抬出，即交與賢徒慢慢處治，以報昔日之仇便了。」余秀英聽說，當下謝過一番，即便起身，與非幻道人前去看視。到了亡門之內，果見陰風慘慘，冷氣逼人，余秀英也覺受不住，因道：「師兄何以如此寒冷？」非幻道：「不知徐鳴皋陷入此陣，今日已經三十一日了，焉有不骨殭之理？而況此處還在門外，還未深入內地，徐鳴皋所陷之地，却在極深極冷之處，不必說徐鳴皋，就使

七子十三生到了此地，也要骨殭而死呢。」余秀英道：「師兄何以不怕呢？」非幻道：「我有保暖丹服下，便覺不畏寒冷。」秀英道：「除此保暖丹還有什麼可避之法呢？」非幻道：「只有師父那溫風扇可以避得此寒冷。此外再無別法了。」余秀英道：「師兄你這保暖丹，現在身上可有麼？」非幻道：「敢是賢妹也要保暖丹麼？」余秀英道：「正是不知師兄果肯見賜一粒否？」非幻道：「賢妹說那裏話來，你也非外人，皆是自家人，理當取出來與賢妹保暖。可是我這丹藥，不但保暖而且可以救人性命，那怕他骨殭而死，只須將此丹與他服下，只要不過四十九日，可以重生。愚兄本不應說這話，只因賢妹不是外人，徐鳴皋又是仇敵，若遇外人，就便把丹藥與他，那裏還肯將此祕法告訴於他呢？」余秀英聽見這話，好生歡喜，因暗道：「既以這丹藥可以救人性命，我何不如此，再騙他一粒過來，也好救鳴皋的人性命。」主意已定，只見非幻道人已將丹藥取出遞給過來，余秀英接過即便放入口中，吞了下去，又與非幻道人向前走去，走未多遠，便故意打了兩個寒噤，自己復又說道：「怎麼這丹藥不行嗎？服了下去還是這樣冷，怪不得令人受不住的。」非幻不知他的用意，因說道：「賢妹你不知這丹藥，還有個道理，苦遇女人服下，効驗似不如男人，既然賢妹還受不住，好在愚兄這丹藥尚多，賢妹我再把你一粒。」余秀英聽了此話，格外暗喜，於是非幻又拿出一粒遞與秀英，秀英接在手中，故意放入口內，其實背着非幻已收在一旁。當下便與非幻走入陣中，四面一看，果見徐鳴皋睡在那裏，便問非幻道：「這不是徐鳴皋麼？」非幻道：「正是他。」余秀英急上前一看，只見徐鳴皋體冷如冰，面色如紙，板硬的睡在那裏，余秀英看罷，好生難受，險些兒落下淚來。復假切齒恨道：「徐鳴皋，你昔日的英雄，而今何在？你到此還有什麼話說呢？你仗着自己的本領，又恃着傀儡生的法術，前去盜我的法寶，你也有今日，被我師兄將你拿在此處，教你骨殭而死，我不惜你身死此地，只可惜我那法寶現在不知落在何處，也罷，冤有頭，債有主，你莫謂我，余秀英心太毒，我今日遇見你，你雖身死，我却不能不報昔日之仇。」口中說了這番言語，心中着實的不忍，即便令人將他抬入後

帳，以便慢慢處治于他。當下有小軍過來，將徐鳴皋速速捆抬，送往後帳而去。這裏非幻道人，又與余秀英到那十二門，暨那落魂亭，各處去。看了一回，又說落魂亭如何利害，當與余秀英到了亭上，但見當中擺了一張桌子，有木架一座，架上插了許多旛，只見旛中有一面三角白綾小軍旛，上寫着落魂旛三字，四面繫了銅鈴。余秀英一見，便問道：「此旛便是招人魂魄的麼？」非幻道：「正是此旛，但見有人前來，即將此旛向來人一招，那人是魂迷不醒，隨時倒在地下，聽人所爲，此就叫着落魂旛。那怕他神仙，也逃不過此難。」余秀英道：「原來有這等利害，足見師兄法術高明了。」當下看過，仍回大帳，而去了。見了徐鴻儒，非幻即將落魂亭如何布置，如何施用旛，全告訴了余秀英的話，說了一遍。徐鴻儒問秀英道：「你會否明白呢？」余秀英道：「徒兒也知道其中，的奧妙了，隨後只要等敵人前來，徒兒自會施展。」徐鴻儒道：「好在是現成事，以吾徒向來聰敏，自然不難。」說罷，余秀英方欲告退，只見徐鴻儒又道：「吾徒可于明日即到落魂亭上，試演兩天，以後便能純熟。」余秀英道：「那裏有這仇人前來？」徐鴻儒道：「是不難，只須將營內的小軍，招呼十數名來前，讓吾徒先試一番，究竟驗否？」余秀英道：「如此以小軍作爲賊軍，這不是先令小軍身死麼？」徐鴻儒道：「雖然將那些守軍招來，展勸落魂旛，拿小軍作敵軍，只須將稍迷是性，斷不致有性命之憂的。」余秀英道：「小軍既不致死，徒兒當如何法，先行試驗便了。」徐鴻儒大喜，當下喊叫了一隊小軍，聽候差遣，又叫余秀英先行去，到落魂亭，看看非幻先行試驗一回，那落魂旛如何招展。余秀英便與非幻道人前去，非幻演了一回，余秀英一一記得清楚，非幻道人便領率一隊小軍，沖殺過來，余秀英一見，即刻將那落魂旛招展起來，果然那些小軍，個個昏迷，跌倒在地，竟舉這小軍如何，且看下同分解。

第一百四十七回

余秀英噓寒送暖

徐鳴皋倚玉偎香

話說衆小軍個個昏迷在地，余秀英看見，果然利害！因問道：「如何使他等醒來呢？」非幻道人道：「只要將響魂牌一拍，卽刻就醒了過來。」余秀英又使非幻道人擊動響魂牌，果然衆小軍不到一刻個個全醒過來。余秀英看罷，卽便退下亭去，來到自己帳中，連歇也不歇，便去看視徐鳴皋。只看徐鳴皋仍然骨瘦屍冷，睡在那裏。余秀英慘然下淚，當時便加意令人看管，不可疎忽，他便進入帳中，稍爲歇息。一日無話，到了夜間，等大眾全行睡靜，卽帶了拿雲捉月，走至徐鳴皋面前，輕輕將他衣服解開，先向他胸中摸了一摸，雖然渾身冰冷，胸中尚微微有點氣。秀英心中暗喜道：「如此看來，似尚有救。」當下卽將保暖丹取出，先放在口內嚼爛，又用唾津和融，卽在口裏，復將徐鳴皋牙關撬開，將保暖丹度了進去救命。拿雲進去帳內，燒了些湯拿來，余秀英一口一口，啣在嘴中，度入徐鳴皋嘴內，不一刻，將丹藥盡湯全行給他流下咽喉。又命拿雲捉月，在那裏小心看視，如果稍有轉機，卽來稟報。拿雲捉月答應了，余秀英這纔回帳，不到一個時辰，余秀英又出帳，到那徐鳴皋那裏看視一回，又用手在他心口摸了一摸，並未回溫，還是冷冰冰，低聲與拿雲捉月說道：「這丹藥服下，已有一個時辰，何以仍未轉機？怕是此丹不靈驗麼？」拿雲道：「小姐不要作急，我看這丹藥是靈，光景藥性未到，而况徐老爺有許多日期，那裏能急切回溫的道理？好在他們皆以爲徐老爺骨殖而死了，婢子却有一計，最好明日一早就去告訴了徐師父等人，就說已被小姐殺了首級，砍成數塊，拋入荒郊，喂養烏雀去了。徐師父等人聽說此語，總以爲小姐是報前仇，斷不疑惑有別項事情，只要徐師父曉得他爲小姐處治，他也不來盤問，然後小姐將他抬入帳中，慢慢的設法相救，却比這地方好得多了，不知小姐意下如何？」余秀英道：「此言甚合我意，與其等明日再抬入後帳，不如卽刻就將他抬入裏面，明日一早，我便去告訴師父便了。」當下就與拿雲捉月三人，將徐鳴皋抬進帳中，安置妥當，不便風聲稍露。是夜余秀英卽將徐鳴皋衣服脫得乾乾淨淨，自己也把外衣卸去，只留內裏之小衣，將徐鳴皋摟在懷中，也不顧什麼冰冷，整整他暖了一夜，說也怪，徐鳴皋身上漸漸有些回暖過來，余秀英

大喜自己卽刻起來，仍用衣服給他穿好，又加厚些被褥，代他蓋上。安排已好，余秀英大喜，到了外間，梳洗已畢，卽刻到大帳，給師父徐鴻儒早參，並照了拿雲所說的話告知徐鴻儒，非幻道人余七三個人聽了此話，實在毫無疑惑。但說道：「既如此處治，也算報了昔日之仇了。」余秀英唯唯答應，又談了一回閑話，卽告退出來，仍回後帳。到了帳中，便問拿雲捉月現在徐老爺如何？捉月道：「小姐放心罷，徐老爺是不妨事了，現在四肢已經轉熱過來了。」秀英聞說，就走進前，又將徐鳴皋的四肢摸了一摸，是不但與昨日的不同，連方才都不不同了，果然摸在手中，已有五六分暖意。秀英大喜，不敢妄動，仍輕輕將被代他覆好，還令拿雲捉月互相伺候。到了夜間，余秀英又將便衣服脫去，仍如昨日撲在懷中，與他暖了一夜。話休煩絮，接連代徐鳴皋暖了三四夜，既得保暖丹之力，徐鳴皋又得余秀英借暖之法，到了第五夜，果然身子大暖起來，口鼻中微微有呼吸之聲。你道余秀英可喜不可喜呢？當下又命拿雲取了些薑湯，給徐鳴皋徐徐灌下，約有四更時分，徐鳴皋又嘆了一口氣，余秀英此時仍與他睡了一起。當下就喚道：「官人醒來！」喚了兩聲，並不答應，又命拿雲取了火光，向徐鳴皋臉上一照，只見他閉着兩眼，實在委頓不堪。余秀英暗道：「此次真吃了大虧了！」却不敢驚擾，仍然將他撲在懷中，與他同睡。直至天明，余秀英起來，便去煎了些參湯，給徐鳴皋灌了少許，到了半夜，徐鳴皋能勾睜眼，還是委頓不堪，糊糊塗塗的，不知身在何處。余秀英也不與他說話，但將參湯給他飲食。又過了一日，這日晚間，徐鳴皋便有精神了，睜開兩眼，但見帳中有三個絕色女人，在這裏給他服侍。他這一見，好生驚異，當卽低低問道：「我徐鳴皋何以在此？你們三位却是何人？何得前來救我？」余秀英聽他說話，好生歡喜，當卽走到他面前，也低聲說道：「將軍幸勿高聲，妾非他人，乃余秀英也。他兩人亦非外人，是妾所用之奴婢，拿雲捉月是也。妾特奉王元帥之命，玄貞老師之言，前來救將軍，將軍幸少安勿躁。此時合營諸人，尙未安靜，請少待，妾當傾心吐胆，將所有情節，以告將軍，使將軍知妾之來意，非若從前之在寧王府之事也。」徐鳴皋聽了這番話，方知余秀英前來救他，也就

不再多問，恐防耳目。到了半夜，余秀英仍與徐鳴皋同睡，枕旁私語，便將一塵子如何盜取光明鏡，如何思念將軍，爲一塵子私聽，後來一塵子如何好言勸解，如何自己親獻光明鏡與元帥，元帥又如何責令他盜取溫風扇，如何巧騙非幻道人的保嬰丹，元帥又如何允他匹爲婚姻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徐鳴皋聽說，此時也覺感激，又見他如此殷勤，自己是情投意合，當下便問道：「既蒙賢妻如此情厚，但不知現在元帥前與非幻道人戰過幾次，那非陣會否破去麼？」余秀英道：「妾到此處，連今日才有七日，將軍却不知道，現在我師父徐鴻儒也在此地。玄貞老師等，本約我師父十日後破陣，今已八日，至多不過再有六七日，就要來破陣的，但是妾這兩日爲服侍將軍，故我師父那裏的溫風扇，尙未得間盜出，再遲可要誤玄貞老師等人的大事了。今將軍幸勿煩惱，唯急切不能出寨，從明日爲始，請將軍堅耐數日，妾當留兩個婢子，輪流在此伺候將軍，妾卽去設法去盜溫風扇，送往大營，好給玄貞老師等如期破陣。妾與將軍也可早早出此牢籠。」徐鳴皋道：「能得賢妻如此見愛，而且棄邪歸正，將來事成之後，某當感激不忘。」余秀英道：「我也不知是何緣故，從前本來立志不肯嫁人的，自從見了將軍之後，與將軍一度春風，後來將軍雖然被傀儡生仍帶出宮門，那時妾並不敢恨傀儡老師，惟自恨我哥哥不識天時，助紂爲虐，將我陷在那裏，若欲獨自逃走，又恐不便，所以日日不能忘却將軍，及聞將軍陷入陣中，妾一片私心，更難自安，恨不能插翅飛出宮門前去相救。又因未奉甯王僞令，不便私自出宮。後來雖師父在甯王前，令我前去幫助于他，我以為將軍既陷入陣中，必然多凶少吉，所以託病不出，居心從此無意人世，自恨命不如人。自問一塵老師說及將軍雖陷陣內，不過有四十九日災難，並無性命之憂，妾聞此言，所以纔到甯王前，銷了病假，追趕前來，急救將軍性命。將軍方才所說感激不忘，這話未免見外，俗語說得好：嫁夫從夫，夫死婦道殉節，妾雖不明此意，也曾知道，將軍今有難，妾理應酬之，將軍何出感激之言，但願以後甯王早早誅滅，天下太平，妾與將軍偕老，以終其願足矣，有何他望呢？」徐鳴皋聽了這番言語，着實可愛可敬，因又謝道：「賢妻

雖然如此某說非賢妻來救，某尚能爲再生之人麼？所以不得不一心感激。」余秀英道：「不必瑣瑣了，現在將四鼓，將軍精神尚未復還，請養歇爲是，等將軍精神復元，說不定還要戰鬪呢？」徐鳴皋當下也就不言，悉心安歇。余秀英仍伴徐鳴皋睡到天明，方才起來，拿雲捉月進來，打了面水，余秀英梳洗已畢，又叮囑一番，叫他切勿整張，恐防洩漏。卽留拿雲在裏間伏侍，他便帶了捉月出來，用了早點，直望大帳而去，設法盜取溫風扇，送往大營。給王元帥早早破陣，畢竟溫風扇何以盜得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八回 愛戀新恩秀英盜扇 不負舊德鳴皋遺書

話說余秀英來到大帳，見徐鴻儒非幻道人余七，正在那裏議事，余秀英上前，各各參見已畢。徐鴻儒問道：「徒兒爲何今日這大早來前，有什麼事情？」余秀英隨口應道：「只因這兩日未曾給師父請安，師父亦未曾呼喚徒兒，所以一來給師父請安，二來好打聽打聽敵營的動靜，曾否前來約期破陣？」徐鴻儒道：「那玄貞子曾經約過十日後破陣，現在不必再約日期了。」余秀英道：「現在已將及期，非是徒兒過慮，那七子十三生本領亦頗利害，法術亦極高明，久久不開戰，恐他有什麼破陣之法，到要打聽打聽，好早爲預備，免得臨時措手不及。」徐鴻儒笑道：「徒兒之言雖是有理，這是未免過慮了，非是爲師誇口，他若尋不出溫風扇光明鏡來，他怎麼能破此陣？光明鏡現在徒兒那裏，溫風扇現在爲師身旁，任他本領高強，法術高明，又從那裏得此兩物？這兩物既不能到手，不必說七子十三生，就便是十四子二十六生，也是枉勞無功的賢徒，何慮之有？」余秀英道：「如此說，這個非非陣是斷難破的了，但是師父這溫風扇，徒兒一向雖曾聽說，却是不曾見過，擬求師父取出來給徒弟一觀，俾徒兒見識見識，不知師父果能允許否？」徐鴻儒道：「這有何不可？現在却未帶在身旁，你可隨我前去，我給你看看便了。」余秀英大喜，當下卽隨着徐鴻儒到了後帳，徐鴻儒在一具楠木小箱內，取出一個

豹皮囊，將豹皮囊的口放開，在那裏拿出一把摺扇，遞給余秀英道：「這就是溫風扇。」余秀英拿在手中打開一看，不過是兩面白紙糊，就猶如平人所用一般，並不見什麼希罕。因道：「非是徒兒菲薄於他，也不見什麼好處在那裏，何以師父就將這扇兒說得如此寶貝？」徐鴻儒道：「徒兒你真少見多怪了，不必說這扇兒有溫風可取，雖極冷之天氣，極寒之地方，只要將這扇子打開，輕搖兩下，便覺如春氣勃勃，若重搖兩下，那溫風極大，那怕他金剛神佛，只要沾着這溫風扇，便如吃醉一般，登時骨軟筋酥，毫無氣力，那裏能受得住？就是這扇兒的來歷，也有幾千百年，還是當日周朝老子煉丹之時，將這扇兒偷去，多日受那火氣的蒸熾，待至丹煉功成，已有百餘年之久，後來為孫悟空大鬧天宮之時，將這扇兒偷去，及至走到火焰山，將此扇失落，復經那火餓山，天火地火山火，日蒸月熾，又受了許多的山川靈氣，所以方成此法寶。徒兒你却不會細看，這扇兒雖是兩面白紙糊，就這夾層裏可有萬道霞光，滿天烟霧，就這樣平放着，却看不出來，你若向亮處一照，便看見了。徒兒你既要見識，何不細細一看，再將這扇兒輕扇兩下，扇出風來，試驗一回，就知道這扇兒的妙處了。」余秀英聽了徐鴻儒這一大篇的話，當下就將那扇兒向明處一照，果見夾層裏有萬道霞光，熱氣騰騰，如那山上出雲霧一般，一面看，一面說道：「真是不見不識，若非師父說明此扇種種巧妙，徒兒那裏曉得不過當作他一把白紙春搖罷了。」徐鴻儒見他誇讚此扇之妙，也就大喜，說道：「爲師這溫風扇可與你光明鏡並駕齊驅了。」余秀英道：「徒兒那光明鏡，也不算什麼寶貝，總不能及師父這扇兒。」說着，就將這扇兒執在手中，輕輕搖了兩下，扇出風來，真個和暖異常，比春天刮的那南風薰風熱風還要熱上幾倍。余秀英又道：「徒兒此不過輕輕搖兩下，就如此和暖起來，若在盛夏之時，再將他搖動，那可不要將人熱死了麼？」徐鴻儒道：「雖不致熱死，却也定然昏迷的。」余秀英又將這扇兒反覆細玩了一回，方才交給徐鴻儒收起，所謂有心算計無心人，千古不易之理，就是余秀英將溫風扇謊騙出來，看了一回，他却將那扇兒尺寸，長短規模制度，悉數記在胸中，爲將來盜換之地，任他徐

鴻儒邪術再大也，祇余秀英這女子所算。這也是武宗的洪福，宸濠合該敗亡。閑話休表，余秀英將溫風扇把玩一回，將寸尺規模記憶甚切，即便退回本帳，當將以各情細細告訴了徐鳴皋一遍。徐鳴皋道：「似此如何可以到手呢？」秀英道：「妾亦算計定了，不過早暮便可取來。」鳴皋大喜，當下余秀英即仿照溫風扇的樣子，趕着製了一柄，暗暗帶在身旁。到了次日，先命拿雲去到大營之前，打聽徐鴻儒曾升帳否。拿雲答應去後，不一刻回報說道：「均在帳內議事。」余秀英聽了此言，即刻飛跑至鴻儒的後帳內，將那楠木匣兒開下，豹皮囊內將溫風扇取出，復將身旁所造的那一把放了進去，又將楠木匣兒蓋好，不敢耽擱，飛也似退出後帳。到了自己帳內，即將溫風扇交付拿雲，立刻送往大營。徐鳴皋道：「以某之見，扇子既已換出，此時却不可令他送出，日間究屬不便，不若仍到夜間送去方好。」余秀英道：「遲恐爲他覺察，這便如何是好？」鳴皋道：「不然，既有僞扇去換他，急切斷不能知道的消息，某還有一封書信與元帥，今夜命拿雲一并送去便了。」余秀英也就答應到晚間，鴻儒的那裏並無知覺的消息，余秀英大喜。徐鳴皋就在燈下寫了一封信，封固起來，隨同溫風扇差拿雲送去。拿雲不取怠忽，也就即刻飛身出了營門，直望官軍大營而去。且說官軍營內，自從余秀英去後，玄貞子即命焦大鵬回家調取他妻子前來。不過三日，王鳳姑孫大娘俱已到此。並且還將兩個孩子帶來，因爲留在家中，無人照顧，這也是單身人的苦衷。在天能夫婦尚未到來，這日王元帥正與玄貞子等計議道：「仙師約那妖道十日後破陣，現在已將十日，焦大鵬夫婦雖到，而伍天能夫婦尚未來到，余秀英所盜的溫風扇，亦未送來，不知此扇能否盜出，好令本帥心掛兩頭。」玄貞子道：「元帥勿憂，竈道昨已卜課，伍天能夫婦不日即到，溫風扇亦在日內即可送到，然不定今夜也可送來的。」王守仁道：「但願仙師之言，其應如響，那就是國家之福。」說罷大家散去。到了晚間，王元帥仍在帳內，秉燭觀書，約有三更以後，忽見帳外走進來一女子，王元帥仔細一看，卽是那日同余秀英來的，站在上首，那個丫頭方欲問話，只聽拿雲說道：「元帥在上，徐將軍與婢子的小姊，多多拜上，元帥所

委之事，幸不辱命，今已取出。又有徐將軍書信一封，特命婢子送呈，即請元帥查收！說着從身旁將溫風扇與徐鳴皋的書信，一並送呈上去。元帥接過來，先將溫風扇看視一回，覺得也無甚異處，便攜在一旁，然後將徐鳴皋的書信拆開細看，但見上面寫着：

末將徐鳴皋，謹再拜致書於

元帥麾下。前者末將誤陷陣內，將骨殖而死，幸得余秀英上遵鈞命，救末將於已死之餘。末將得以再生，皆出元帥之所賜。本欲即日趨回聽候驅使，並申悃忱，以日來委頓不堪，不能升高夜遁，復不便明白出營，恨極罪極。今與元帥約何日督兵前往，末將當與余秀英作為內應可也。茲同婢子拿雲送呈溫風扇之便，聊上數言，即乞鑒聽。如蒙賜示，仍交那小婢子帶下，以便遵照辦理。書不盡言。鳴皋頓首。

元帥看罷，心中大喜，即向拿雲說道：「你可稍待，本帥尚有回書交付與你。」畢竟元帥回書說些什麼話，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九回 元帥回書約內應 御風生見面說前因

話說元帥將徐鳴皋所上之書看畢，即命拿雲稍待，尚有回書帶去。拿雲答應，侍立等候。聽元帥作覆。元帥也就即刻取出花箋，磨濃香墨，拈筆潤毫，就燈下作一封回書，上寫道：

介生頓首，上覆於

鳴皋將軍足下。使者來得，手書，誦念各節，不禁踴躍，忭頌奚如！將軍得慶重生，某不敢居為己功，實賴秀英之力。然以秀英改邪歸正，而又急公好義，難得難得約期舉事，現在尚難預定。良以應用之物雖全，而應遣之人尚缺一二，一俟到齊之後，即便作背城借一，但聽連珠炮響，即大軍直搗時也。幸即內應早定厥

功不勝翹望！使去匆匆，不盡縷縷，諸惟珍攝，努力加餐爲幸！介生頓首。

王元帥將書作畢，又看了一遍，然後封固起來，當即交與拿雲。拿雲拿着過來，貼肉藏好。王元帥又向拿雲道：「煩你回去，多多上覆徐將軍，與你家小姐，就說本帥不日出兵破陣，但聽連珠炮響，請他們二人即速內應罷。」拿雲道：「謹遵元帥分付，婢子回去當轉告徐將軍與婢子的小姐，元帥兵至之日，斷不致誤事便了。」說罷，便即告辭出來。只見他身子一幌，早已不知去向，仍望賊營而去。到了賊營，即將王守仁回書取出，徐鳴皋與余秀英同看了，自然遵照辦理，不在話下。且說王元帥等拿雲走後，因爲時已經不早，便去請玄貞子等人，也就將溫風扇收藏好了，即便安寢。到了次日，一早起來，升了大帳，打了聚將鼓，各將官紛紛進帳，參見畢，王元帥就命人去請子玄貞等人。玄貞子等一聞元帥相請，也就即刻來到大帳，與元帥彼此見禮已畢，王元帥讓玄貞子等依次坐下。王元帥開口說道：「昨日余秀英遣婢子拿雲，已將溫風扇送來，並有徐鳴皋書信一封，現在徐鳴皋已爲余秀英救出，據原書所云：徐將軍即欲回營，只因得慶重生，精神尙未見足，既不能升高夜遁，又不便白晝可行，現在約爲內應，如此真乃可喜。本帥已隨即覆書約他，但聽連珠礮響，便是我軍直搗之時，命他與秀英兩人，即爲內應，想他二人斷不致誤事。惟慮伍天熊何以至今未到，難道又有別事，耽擱諸位仙師的高見，伍天熊不來，可能先去破陣麼？」玄貞子道：「元帥切勿過慮，伍天熊夫婦不來，雖各項應用之物齊全，此陣仍不可破，而況我輩中尙有數人未到，須俟到齊之後，方能一鼓成擒。貧道算定本月二十二日甲子前去破陣，那時諸人皆到，包管元帥馬到成功。且伍天熊夫婦旦夕必到，元帥但請放心便了。」王元帥聽罷這番話，也無可再說，只得將溫風扇送與玄貞子道：「本帥看此扇，也絕無奇異之處，何以如此寶貴，前去破陣，竟非他不行？本帥實不可解。」玄貞子道：「元帥有所不知，此扇雖外面如此，卻是寶貴難得，即以年代而論，此扇係李老子所製用，以燭火煉丹，由彼至今，已不下幾千百歲矣。但不知余秀英何以盜出，俟將來要問他個明白。元帥既今

與徐鳴皋約了，二十二日未經出隊之先，便可先放連珠礮，使他知道爲好預備，元帥以爲何如？王守仁道：「師長之言正合吾意。」正談論間，忽見守營兵卒報進帳來，向王元帥說道：「營門外現有六位真人，一位道姑，欲見元帥，小的特來通報，請元帥示下！」王元帥正要動問，只見玄貞子道：「他們今已來了，好極好極！」元帥聽說，知道此幾人，乃是七子十三生內的，當下即命小軍請進。小軍答應，即刻飛跑出去，將那六位道者，一位道姑請進來。此時王元帥已降階相迎，那六位道士，一位道姑，飄然進了大帳，與王元帥施禮畢，挨次坐下。又與玄貞子等道了闊別。原來這六位便是飛雲子、默存子、山中子、凌雲子、御風生、雲陽生。那一位道姑，便是霓裳子。現在七子十三生，皆所集一處。於是一枝梅等人，又上來給飛雲子等七人參見行禮。王元帥見七子十三生，皆是仙風道骨，實在可敬，因與衆人說道：「本帥忝握兵符，毫無德能，荷蒙諸位仙師，不遠千里而來，以助本帥誅奸討逆，事成之後，不知如何答報，只好將來奏明聖上，一一加封便了！」玄貞子等二十個人，一齊說道：「我等只以順天應人，前來討逆，非敢妄有希冀，今蒙元帥如此厚誼，某等卻心感之至，爲今之計，諸事齊全，只等伍天熊夫婦一到，便可出兵破陣了。」當下霓裳子從旁說道：「伍天熊夫婦業已隨同徐慶下山，何以仍未到此？」御風生也就說道：「伍天熊所以尚未到此，因他妻子鮑三娘，已於前日在半途生產了一個男兒，三朝還未過，故不能追趕前來，我料他明日便到。」玄貞子道：「賢弟你可以知之。」御風生道：「小弟前日正在御風而行，忽見一行穢氣，上冲霄漢，把小弟風頭止住，不能前行，小弟當時頗爲驚訝，當即向下面一看，見有個婦人在那裏生產，先還不知道是伍天熊的妻子，後來看見徐慶，又聽徐慶在那裏喊什麼伍賢弟，那時方才明白是伍天熊夫婦。後來小弟也就避了那股穢氣，繞道而行，然後才遇見他們一起。」玄貞子聽說，便向王元帥賀道：「鮑三娘既已生產，大事成矣，貧道等所以望伍天熊夫婦到此者，非借重於伍天熊，實借重鮑三娘這個產婦，使他入陣，冲破陣中各種邪術耳，今既却如所願，一俟他夫婦到此，便可出兵，那怕他徐鴻儒非幻道人，余七的利害也。」

要死在我等之手。」說罷大笑不止。王元帥也是樂不可言。正議論間，又見小軍進來報道：「徐將軍從九龍山回來了。」王元帥一聽，即便着他進來。徐慶走至帳上，先給王元帥參見。已畢，然後與玄貞子等人也一一行禮。站在一旁。王元帥便問道：「伍天熊夫婦何以仍未到此？」徐慶道：「只因伍天熊之妻鮑氏，臨下山時，已經懷孕足月，不期行至半途，忽然產下一個孩兒。鮑氏因三朝未過，不便多行，故此暫借客寓，稍息二日。大約三日後，即可起行。未將因恐元帥記念，故此先行回營。」王元帥道：「如此伍天熊夫婦尚須遲日方到了。」徐慶道：「不過就在月內，至遲三日後，定準前來的。」玄貞子道：「就是五日後也來得及，好在要到二十二日甲子方能出兵。今日不過才十六，距二十二，尚有六天來得及之至。」元帥但請寬心便了。」徐慶又問道：「鳴皋大哥不知近日如何光景？」王元帥道：「徐鳴皋現已爲余秀英救出，昨夜還有信來，約本帥前去破陣，他爲內應。」徐慶聞言，好不歡喜。因又問道：「余秀英係徐鳴皋仇讎，他如何肯去救他？這其中有什麼緣故？要請元帥示知。」王元帥見問，便將一塵子如何盜取光明鏡，以及余秀英矢志歸誠的話說了一遍。徐慶更加悅喜。王元帥等又談論了一會，這才各散而去。到了次日，玄貞子即請王元帥轉飭各營挑選精銳兵士六千名，務要人人精壯，個個勇敢，又命於三日內趕造五色旂，各六十四面，又令於營門外高搭蓆棚一座，周圍一百二十丈，寬三丈六尺，內設几案一張，上擺淨瓶十二個，再設八卦爐一具，淨瓶內多插柳枝，以便破陣時應用。王元帥一一答應，立刻吩咐，飭令趕辦。衆三軍一聞此言，即於三日內備辦齊全。玄貞子等又到蓆棚內查點一番，毫無缺少，專等伍天熊夫婦到來，即便出兵破陣。不知伍天熊果於何日到來，且看下同分解。

第一百五十回 伍天熊率眷來歸 玄貞子登壇發令

話說伍天熊在半路，因他妻子生產，不能追趕前來，等到三朝以後，便與鮑三娘星夜奔馳，這日到了大營，先

與守營小軍說明來歷。當下小軍聽說，便與伍天熊道：「現在我家元帥諸事齊備，只等將軍前來，便出兵前去破陣。今將軍既來，却好極了，請將軍稍待，小的即便進帳通報。」說罷，掉轉身來，飛跑進去。到了大帳，向王元帥稟道：「啓元帥，今有九龍山伍天熊已到，現在營外候示，請令定奪。」王元帥聽說，因問道：「你看他還是一人前來，抑有旁人同來？」那小軍道：「還有一個婦人，懷中尚抱着一個小孩子，好似才產下來的模樣，與伍天熊同來的。」王元帥聽說，一面命將徐慶傳到，一面命將王鳳姑孫大娘二人傳來。不一刻，三人皆到。王元帥即命徐慶將伍天熊帶進，王鳳姑孫大娘便去迎接。鮑三娘三人答應下來，一會兒已將伍天熊夫婦迎了進來。當下徐慶帶領伍天熊，向王元帥參見已畢。王元帥細看伍天熊，一表非俗，只見他身長八尺，相開豹子頭，環眼兩道鐵眉，一方闊口，肩開臂闊，虎背熊腰，不愧英雄氣概。伍天熊站立一旁，王鳳姑孫大娘又將鮑三娘帶至元帥面前參見。王元帥細將鮑三娘看了一遍，只見他生得頗爲美貌，兩道柳葉眉，一雙秋波眼，筆直的一根鼻梁，團團的一副面孔，只因生產不久，臉上未免無甚血色，所以見得他淡黃色面皮，頭上繫了一塊玄色湖縐包腦，兩太陽穴貼着兩張萬應頭痛膏，身穿玄色湖紗薄棉襖，懷中抱着一個小孩子，穿玄色湖縐縐縐，瘦瘦的三寸金蓮，雖然是個婦人，卻隱含一派英雄氣概。與王鳳姑孫大娘一派的人物。王元帥看罷，便向伍天熊說道：「久聞將軍驍勇素着，今本帥奉請前來，已是屈，又值尊夫人半途生產，好令本帥過意不去。只好俟功成之日，再爲賢夫婦酬勞便了。」伍天熊當即讓道：「末將自蒙深恩，賜以厚爵，末將即應前來聽候，以便藉效犬馬之勞。所因末將不知元帥大營駐紮何處，未便下山。今蒙元帥見招，正末將報效之日，尚求元帥勿罪粗鄙，遇事栽培，聊冀効力於萬一。即末將妻子現雖生產，未免精力稍嫌不足，然尚可以出戰，亦望元帥錄用是幸。聊助元帥成功。」王元帥道：「將軍固欲借重，便是尊夫人也是要借重的。現在尚無事，將軍夫婦遠來，可請分別暫爲歇息，稍養精神便了。」當下伍天熊退下，鮑三娘由王鳳姑孫大娘領入偏帳，一同住下。徐慶將伍天熊領到他帳內。

此時如一枝梅等人俱已前來問候。伍天熊一一相見，各道仰慕闊情。內裏鮑三娘雖與王鳳姑孫大娘初見，却是一見如故。三人視同親姊妹一般，彼此好生愛慕。一會子一枝梅等人將伍天熊帶到七子十三生那裏，一一相見已畢，然後纔復出來。這一日却是四月二十日，王元帥又命人將七子十三生請來，共議破陣之事。七子十三生到大帳，王元帥讓坐已畢，便開口說道：「伍天熊夫婦今已前來，不知諸位仙師尚需何物，即請示明。本帥好着各人分別照辦，以便後日被陣。」玄貞子道：「諸事齊備，並不少甚物件，即請元帥即日打了戰書，定了時日，着人送去，約徐鴻儒非幻道人余七等三人，定於二十二日晨時三刻十二分破陣。」王元帥答應，當即寫了戰書，飭人送往賊寨。到了傍晚，那下書的人回來，呈與王元帥看視。王元帥將書看畢，見已批准，即擺在一旁。玄貞子又與王元帥說道：「請元帥明日晨時，傳令命所選的那六千精銳，及合營三軍各帶五色旂幡，午時齊集蕭棚，聽候分撥。如違令者立斬。」王元帥即答應了。當下玄貞子等仍回大營而去。這裏王元帥便又將一枝梅傳來，命他先往各營查點一番。一枝梅當即出去，到各營挑選一番，一日無話。到了次日辰刻，王元帥升坐大帳，打起聚將鼓，將各將傳齊。只見各將官個個戎裝戎服，進入大帳，鵠立兩旁，真個是弓上弦，刀出鞘，站定。王元帥羌都點名，計有副先鋒官指揮游擊一枝梅，隨營指揮徐慶，徐壽，狄洪道，周湘，汎羅，季芳，包行，恭揚，小劬，伍天熊，王能，李武，十一位牙將劉佐，玉鄭，良才，殷壽，楊挺，王守仁，卜大武，趙武，趙文，八位，還有女將王鳳姑，孫大娘，鮑三娘三位，統共男女各將二十二位。王元帥點名已畢，見他們這一班各將，個個熊腰虎背，臂闊肩開，都有踴躍欲試之威。王元帥道：「諸位將軍，明日前去破陣，務各努力向前，早定厥功，將妖道擒住，進取南昌，端在此舉。各位將軍受國家知遇之恩，想皆俱有天良，竭力以報君恩，共誅逆賊的。」各將一齊應道：「末將等當擒獲殺敵，藉報涓埃，謹遵元帥之命便了。」說罷，王元帥又道：「少時諸位仙師發號施令，諸位將軍亦宜各遵號令，不可擁擠喧嘩，違令者定按軍法從事。」各將亦唯唯答應。王元帥命他們先行退出，一俟午刻，趨赴蕭棚聽令便了。衆

將答應一聲，挨次退下。王元帥又將兵符令箭送往後帳，交玄貞子收納訖，這才出來。到了午刻，王元帥率三軍，隨着玄貞子一塵子飛雲子默存子山中子海鷗子凌雲生御風生雲陽生傀儡生獨孤生臥雲生羅浮生一瓢生夢覺生漱石生鶴寄生河海生自全生，並有義士焦大鵬，計共二十二人，一齊前往蓆棚，不一刻已到。但見蓆棚以下，三軍環列，旌旂飛揚，個個弓上弦，刀出鞘，一枝梅等諸將，分兩旁鶴立棚下。只聽三聲炮響，王元帥請玄貞子等上了蓆棚，王元帥讓玄貞子首坐，自己在肩下相陪，其餘自一塵子至焦大鵬二十人，皆分兩旁坐定。衆將官齊上蓆棚參見，玄貞子等半禮相還，衆將退下，仍然鶴立蓆棚下。王元帥即請玄貞子發令，玄貞子又謙讓一回，然後取出令箭一枝，首先喊一枝梅道：「令箭一枝，命你帶領精銳五百人，隨著一塵子老師，攻打敵陣開門，入陣以後，便殺往落魂亭而去，只聽連珠砲響，自有兵前來接應。」一枝梅得令退下，又命狄洪道道：「與你令箭一枝，率領五百精銳，隨同飛雲子老師，攻打敵陣生陣，入陣以後，也殺往落魂亭去。」狄洪道得令退下，又命楊小舫道：「與你令箭一枝，率領精銳五百，隨同默存子老師，攻打敵陣明門，入陣以後，也殺往落魂亭而去，會同一枝梅狄洪道兩枝兵，直取妖道的大寨，不得有誤。」楊小舫得令退下，又命包行恭道：「與你令箭一枝，也帶精銳五百名，隨同海鷗子攻入陣內死門，海鷗老師已帶有辟穢丹，不患穢氣薰蒸，務要努力攻打，若遇妖道，不可將他放走，切切。」包行恭得令退下，又命周湘帆道：「也帶精銳五百名，隨同御風生攻打傷門，此門御風老師已帶有招涼珠，不患火氣薰蒸，務要努力進殺，不可有誤。」周湘帆得令退下，又命徐慶道：「也帶精銳五百名，隨同雲陽生，攻打敵陣亡門，此門雲陽老師，帶有溫風扇，不患冷氣所逼。」徐慶得令退下，又命徐壽王道：「各帶精銳五百名，隨凌雲生自全生，攻打幽暗兩門，此門凌雲老師，帶有光明鏡，不患黑暗。」徐壽王等均得令退下，又命伍天熊卜大武李武焦大鵬，各帶精兵五百名，隨同獨孤生臥雲生羅浮生一瓢生，攻打敵陣風沙水石四門。」伍天熊等四人得令，又命王鳳姑孫大娘鮑三娘，帶領精銳一千，隨同寬雲子攻入敵陣，前後左

右，東西南北，擾亂他的陣勢。只因鮑三娘係產婦入陣，以諸凶總要讓避，可建大功，不得有誤！王鳳姑等得令退下。又命山中子夢覺生漱石生，及鷓鴣生、傀儡生、河海生，隨同自己一齊殺入敵陣，捉拿妖道。各軍均於今夜五更造飯，黎明飽餐。辰初三刻十二分一齊出隊，殺入敵陣，限申正二刻十四分破陣，務要努力向前，不得稍有退縮。如違令者立斬。玄貞子吩咐已畢，七子十三生，及各位英雄齊聲得令。是日就扎營，蓆棚之下，直待依時出兵。欲知如何破陣，各妖道如何就擒，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一回 十三生大破非非陣 衆劍客齊攻逆賊營

話說玄貞子調遣已畢，即命各將駐紮蓆棚四面，聽候屆時出兵。到了晚間，玄貞子又命人將連珠砲放起，好使敵營中徐鳴皋知道，早作準備。玄貞子又在蓆棚台上，披髮仗劍，踏罡步斗，將十二個淨瓶內的水，傾倒在八卦爐內，又對着八卦爐念了一回，復將八卦爐內的水取出，用楊枝蘸水，向蓆棚四面各營內洒了一回。這水洒在各營中，所有衆三軍入陣時，皆可不染邪氣。此亦仙家之妙法，也不便深求。玄貞子諸事已畢，只等屆時出兵。臨分兩頭，且說賊營內徐鴻儒非幻道人，余七三人，自接了王元帥戰書，批准二十二日聽候前來破陣之後，徐鴻儒也預備起來，命余秀英同拿雲捉月，掌管落魂亭，非幻道人專管風沙水石四門，余七專管生傷死亡四門，自己專管開明幽暗四門，每一門撥兵四百，牙將二員把守。并吩咐衆賊將道：「若遇官兵進來，不必與之對敵，只將他望死處領去，便算爾等大功。」衆賊將答應，也就各按方向前去把守。徐鴻儒分派已畢，專等官兵前來，要使他全軍覆沒。徐鳴皋日來得余秀英朝夕調養，亦漸漸精神充足起來。這日晚間，聽見官兵營裏連珠砲響，他便知道要來破陣。卻好余秀英進帳有事，他便向余秀英要了一把單刀，以便隨後作爲內應。沖殺進去。余秀英又諄囑道：「將軍明日沖殺出去，可先至落魂亭，與妾同行，方爲穩當，不可自恃驍勇，自多不便。」徐鳴皋答

應。余秀英又復出帳，去往落魂亭而來。看看夜已將半，官軍營裏，衆三軍已各造飯，不一會飯已煮熟，各營將士飽餐一頓，漸漸天明。到了辰初三刻十二分，玄貞子一聲令下，命各營拔隊。只聽得各營內連珠砲響隆隆之聲，振動山谷，接着又是一片鼓聲琴瑟之音，只見諸營各將士，各率各隊，紛紛前往，真個是兵令森嚴，軍威整肅；但見刀矛映日，鎧甲凝霜；又見旌旗飛揚，響鈴雜遝，各按各隊，一齊趕追前來。不一刻到了敵陣，玄貞子一聲令下，各將士皆隨了督陣仙師，分往向非陣十二門而去。只見一字排開，將一座非非大陣，周圍四面盤繞起來。此時徐鴻儒早已知道，即刻帶領賊將賊兵，分別由各門而出，來迎接官兵。玄貞子一見，又復出令一聲，命各將士一齊進陣沖殺。各將士一聞令下，又聽見中軍戰鼓，打得琴瑟，那敢怠慢，即一聲吶喊，一齊沖殺進去。那萬人一聲，幾如山崩地裂一般，而且是個個爭先，人人奮勇，聲稱「捉妖道滅叛王」。徐鴻儒非幻道人，余七三個，見官軍一齊沖殺進來，好不歡喜，也不與官軍廝殺，只將各將士領入絕處死處而去。他以為又如徐鳴皋初次入陣，不知究竟，可以引誘他去。不知今日各將士，皆確有把握，雖至陣中，仍然瞭如指掌，那裏能爲他所惑？且說一塵子率領一枝梅帶了五百精銳，從開門殺入，卻好遇見徐鴻儒，身騎四不像，手執寶劍，背後葫蘆。一塵子大聲喝道：「大胆妖道，往那裏去？看看本師的寶劍！」說着一劍向徐鴻儒砍來，徐鴻儒急急仗劍相迎，殺未數合，便虛砍一刀，轉身便走，直向落魂亭而去。只見他未曾走了兩三個灣，忽然不知去向。一塵子也不找尋，只帶着一枝梅，及乘兵卒，向落魂亭殺去。徐鴻儒隱身黑處，見一塵子向落魂亭去了，心中大喜，隨即復出陣來。卻好遇着飛雲子，一聲喝道：「爾等快來送死！」說着也不上前去殺，撥轉身，仍將飛雲子向落魂亭帶去。飛雲子帶着狄洪道進了生門，一見徐鴻儒迎出，飛雲子即手舞寶劍，直殺過來；狄洪道亦舞動雙拐，沖殺過去。正要擒徐鴻儒，只見徐鴻儒並不與廝殺，反向回頭跑去。飛雲子知道他的詭計，也就奮勇追去，纔轉兩三個灣兒，又不見徐鴻儒，走向何處去了。飛雲子並不尋找，也直奔落魂亭而去。徐鴻儒在旁觀看，又見了飛雲子向落魂亭而去，心中

好不歡喜，暗說道：「合該他等要遭此劫，不然何以個個皆望那裏去呢！人說七子十三生道術高妙，據此看來，實在有名無實。」正自暗想，忽見幽暗兩門把守的賊將，忙忙如喪家之犬，氣喘吁吁，跑到面前，急急說道：「啓法師，幽暗兩門已爲敵人闖進，我等盡力引他到死路，那知他毫不畏懼，走到黑暗之處，盡變成光明世界，比這裏還要光明十倍。現在兩個道人，兩員敵將，已將幽暗兩門打破，把守的兵卒，全行被他等殺死，我等還是跑得快，不會爲他們所殺，前來給法師送信，速速請示定奪。」徐鴻儒聽了這番話，好不驚駭，暗道：「這幽暗兩門，非光明鏡斷不能破，據來人所說，有面小小鏡子，照得光明徹地，這鏡子定是光明鏡無疑，但不覺他這光明鏡，從何處得來？天下只有三面，一面現在余秀英處，莫非就是盜得他的麼？」一面想，一面急急飛跑過去，到了幽門，只見凌雲生帶着徐壽，在那裏四面冲殺，真個是如入無人之境，而且黑暗之處，實在光亮異常，又見凌雲生手中執定一面小鏡，左搖右幌，照得黑暗之處，如同白晝一般。徐鴻儒心中大驚，當即大喊一聲道：「好大胆的賊道，胆敢破真人的妙法，不要走，看劍！」說着，一劍從凌雲生背後砍來，凌雲生見徐鴻儒背後砍來，也就急急轉身，鼻中吐出一道白氣，將徐鴻儒的寶劍敵住，口中罵道：「好妖道！你死在臨頭，還不知道，爾可知這光明鏡是誰的？爾尚昏迷不知，若能悔過自新，速速下騎受縛，本師或可存好生之德，免爾一死，若再執迷，免不得有殺生之苦了。」話猶未完，只見徐鴻儒怒目而視，出口大罵道：「好不知羞恥的惡道，暗盜人家的法寶，此是狗盜之行，尚敢耀武揚威，自誇其口，爾若能贏得本師法寶，本法師就饒你的狗命，若贏不得，偏看你有何本領，出我陣門！」凌雲生笑道：「你休得多言，爾有法寶，儘管放出來，以便本師來收你的法寶便了。」徐鴻儒正要向豹皮囊中去取法寶，忽見一道白光，從頂門上落下。徐鴻儒暗道：不妨當即用手一指，那空中法寶頓時變了一口劍，托住這道白光，又在半空飛舞，擊鬪起來。徐鴻儒又要去豹皮囊中取寶，却好自金生領着王能，又復殺到，王能手提扑刀，他也不分皂白，只如旋風一般，急向徐鴻儒砍去。此時徐鴻儒手無寸鐵，寶劍又放在空中，如何對敵？只

得又將手指向空中一指，喝聲道：「疾！」又隨變了一口劍，他這纔將空中原有的寶劍收回，與王能對敵。四把劍在空中戰鬪，一把劍與王能拚刀廝殺。四個人正殺之間，忽聞西北角上喊聲大起，原來霓裳子率着王鳳姑孫大娘鮑三娘，沖殺進來，直殺得陣中鬼哭神號，所有暗藏的那些鬼使神兵，以及陰魂之氣，見了鮑三娘這產婦，怕他穢惡之氣，藏的藏，躲的躲，亂紛紛，陰陰慘慘。徐鴻儒聽了下面聲音，知道不妙，當下即向王能處擊一劍，撥回四不像，直向西北角上喊聲處殺去。正走之間，只見紛紛小軍前來報道：「稟法師，現有一個道姑，率領三個婦人，殺入陣中，勢甚凶勇，已踏翻了好些兵卒，所有那些神兵神將，皆各處逃避。那三個婦人，一個道姑，好生利害，萬難抵敵，他等已殺往落魂亭去了。」徐鴻儒一聽，只嚇得心驚胆裂，也就往落魂亭而來。走未多遠，只見默存子帶領楊小舫，從明門殺進，海鷗子帶領包行恭，從死門殺入。余七七與海鷗子默存子包行恭三人在那裏相敵，攔住去路。徐鴻儒不能相退，只得也就上前相助。余七七殺敵，這死門係各種穢氣所積，就使排陣的人，也不能輕受此氣。那知海鷗子有了辟穢丹，不但穢氣消除，反而香氣扑鼻。徐鴻儒與余七七二人心中疑惑，暗想道：「這香氣從何處而來，竟能將穢氣掃除淨盡？」正是驚訝，忽見半空中有五六道白光，直向徐鴻儒余七七飛下，兩個妖道，好不驚駭，說聲：「不好！」正要避讓，只見一道白光，如閃電一般，向徐鴻儒頂上射到，徐鴻儒欲趕緊逃避，那知那白光直趕過來，不知徐鴻儒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二回 聞內變妖道驚心 遇仇人鴻儒切齒

話說徐鴻儒見一道白光，直從頂上射下，知道不好，即趕着躲避。那知那道白光，直追下來，他也就趕着，將手中寶劍擲向空中，托住那道白光，在天上盤旋飛舞相鬪。你道這白光是何人法寶，原來就是玄貞子同了傀儡生、夢覺生、漱石生、鶴寄生、河海生等人擲下。他們却不曾由那十二門入陣，係從空中各處兜擊，恐怕余七七徐鴻

這非幻道人逃走，原在空中相等方纔見徐鴻儒余七二人在那裏與獸存子海鷗子相敵，所以他在空中吐
出寶劍，取他們首級。徐鴻儒正與那白光相鬪，又見小軍前來報說道：「落魂亭被一塵子一枝梅狄洪道飛雲
子沖倒，現在與余秀英小姐徐鳴皋六人殺入後帳去了。」徐鴻儒這一聽，真如半空打下霹靂，大驚失色，暗道：
「何以落魂亭被他們沖倒，難道余秀英又從了敵人不？」復又想道：「是了！余秀英初來時，說將徐鳴皋帶
去，他說與他有仇，一定是這賤婢將他救活，與他有私作了奸細，裏應外合。這也是我見事不明，至有今日。若不
將賤婢拏住，不給碎屍萬段，誓不為人！」正自怒不可遏，又見一起小軍狼狽而來，口中怒道：「我家王爺要聽
些妖道邪術，擺什麼非非陣，現在被官軍破了，連累我們在此受苦，不必說官軍要殺這一起妖道，便是我們也
要將這三個妖道捉住碎屍萬段，方雪心中之恨！」這一起小卒，正自怨恨，一路狼奔鼠竄而逃。徐鴻儒聽了此
言，隨即拏住一個問道：「你等是把守那一門？」小軍道：「還要問什麼？把守那一門？那十二門都被他們一起
都已破完了，我們是把守亡門的。」徐鴻儒聽說，更加驚道：「爾等為什麼不將敵人引到那極冷處，可將那
們凍殭了麼？」那小軍道：「何嘗不會引他們前去，只見他們進了亡門，有一個道人，就拏出一把摺扇，就連連
搖動，先還冷氣逼人，就因他那扇子搖動之後，不知如何那冷氣全沒有了，不但冷氣沒有，而且和暖尋常，他們
就從裏面大殺起來。那時余大法師，又不知到何處去了，也無人抵敵，只得聽那一個道士，一員大將左右，突
殺個不休，幸虧我們還是跑得快，不然也被他們殺了。」徐鴻儒聽見說了這番話，知道亡門陣為溫風扇所破
了，心中一驚道：「莫非我的溫風扇又被余秀英這個賤婢換去不成？」說着，就從豹皮囊中取出那把假的，搖
了兩搖，那裏有什麼溫風，倒是涼風習習。徐鴻儒這一恨，實在非同小可，因恨聲說道：「吾不料這一件大事，竟
壞在丫頭手內。」恨聲未已，只見非幻狼狽而來，問徐鴻儒說道：「師父大事去矣，若再不趕緊逃走，必有性命
之憂。」徐鴻儒道：「難道十二門俱被敵人破了不成？」非幻道：「何嘗不是！而且落魂亭又被他沖倒，此陣最

緊要的，全仗此亭；今此亭業已沖破了，尙有什麼望想呢？此事總不恨別人，只恨秀英這個賤婢，私通敵人，將師父的法寶自己的光明鏡，一起送與敵人，焉得此陣不破？徐鴻儒道：「既然如此，我與你殺入後帳，尋出那個賤婢，將他捉住，把他碎屍萬段，砍爲肉泥，以報今日之仇。」說着，就惡狠狠的與非幻道人殺往後帳去了。要找余秀英報仇，你道那傷亡兩門風河水石四門，共計六門，如何一齊破法呢？小子只一有枝筆，一張口，萬萬不能兼顧，交代此處，必要暫停彼處寫，說彼處，必要暫停此處，所以都有個先後，且聽小子慢慢將這六門如何破法的情形，細細述來，然後再來總寫。雖說演這小說，也如行文一般，有總寫，有分寫，有順寫，有逆寫，缺一不可。就先說大兵，一齊殺入陣中，這就是總寫；後來逐門分說，這就是分寫；那如何破法，忽然小軍報道，如何如何，這就是逆寫；賊兵與官兵如何對敵，這就是順寫；所以一枝筆要分出幾等文字出來。如今再說御風生帶領周湘帆，殺入傷門，那一般熱氣，真是薰人艱受，御風生即將招涼珠取出，頓時就涼爽異常，大家便併力殺進，那雲陽生率領徐慶，殺入亡門，起先也是冷氣侵骨，後來將溫風扇取出，頓時將冷氣化盡，所以破了亡門。那風河水石四門，由獨孤生臥雲生羅浮生一瓢生，率領伍天熊焦大鵬卜大武李武四人當進陣之時，只見狂風大作，走石飛沙，而且從半空中倒下水來，猶如翻江倒海一般，那種水勢，實也利害，後經一瓢生在身旁取出一個木瓢，頓旋將所有大水放入瓢內，羅浮生將手中拂塵一掃，頓時那些走石飛沙，也就不知去向，獨孤生念了息風咒，那狂風也就無影無蹤，臥雲生又將許多石塊用寶劍一揮，那石塊也紛紛落下，變成許多紅豆，這種是些妖術，驚人，只要有人破他，頃刻毫無用處，所以他四人破了妖法，伍天熊等這一起生力軍，便在陣裏大殺起來，還有那個能抵敵得住？雖然非幻道人邪術利害，既有獨孤生等四人在此，非幻道人也不能抵敵，所以將非幻道人殺得大敗而逃。非幻道人遇見徐鴻儒，說出原委，惡狠狠便去後帳尋找余秀英，纔過落魂亭，却好一塵子飛雲子一枝梅狄洪道迎面而來，他四人一見徐鴻儒，非幻道人圍圍圍住，併力廝殺，此時徐鴻儒，非幻道人實在抵敵不

住，只好又用邪術，預備驚人。只見非幻道人急急在身旁取出一包赤豈，口中念念有詞，向空中一撒，登時半空中下來無數神兵，望着一塵子等人殺到。一塵子見了此等妖術，真是好笑。正要用寶劍去破，不料傀儡生正走此經過，一見下面如此，即刻將寶劍望下面一指，那些神兵盡變成些赤豈，墜落下來。徐鴻儒見撒豈成兵的法術不行，也就將背後葫蘆取下，將塞子放下，倒出一把碎草，口中也是念念有詞，將碎草向空中一擲，頃刻間腥風大作，有無數的豺狼虎豹，張牙舞爪，向一塵子等撲來。飛雲子急將手中寶劍迎着那些怪獸，一聲大喝道：『孽畜還不給我變成原形！』那些怪獸，經飛雲子的寶劍一指，說也奇怪，頓時不知去向，只見些碎草飄飄落下。徐鴻儒此時知道鬪他們不過，便大聲喝道：『你這兩個惡道，我等與你世無仇，爾今既然與我尋仇，可不要怪本真人下毒手了！』一塵子笑道：『好妖道，誰不知你是白蓮教首，本師早已要將你擒住，以免後世之患，爾尚敢恃仗妖術，在本師前顯能，你有什麼妖術，只管使來，好讓本師給你掃除盡淨！』一塵子話猶未完，只見徐鴻儒將口一張，沖出一道黑氣，直望一塵子等人罩來。一塵子見他這黑氣來勢凶猛，趕緊騰空而起，早已飛向空中。一枝梅狄洪道二人不能騰空，竟被這黑氣沖倒在地。徐鴻儒一見他二人被黑氣沖倒，急將寶劍向他二人砍去。正要砍下，忽然半空中一個大霹靂，望下一震，徐鴻儒猝不及防，被那霹靂一嚇，手中一鬆，寶劍落於地下。一枝梅狄洪道本來被黑氣沖倒，昏迷不醒，卻被這霹靂一震，及將他二人震醒過來，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他二人一個輕身，立刻起來，好似精神陡張一般，即復奮勇殺來。此時徐鴻儒手無寸鐵，如何廝殺，正在危急之際，却好余七敗逃至此，一見徐鴻儒危迫異常，也就趕殺過來，纔將徐鴻儒救出。非幻道人仍與一枝梅狄洪道二人抵敵。余七將徐鴻儒救出，便向他說道：『師父我們走罷，再不走性命恐難保了！』徐鴻儒心下也是急急想要逃走，只因非幻道人還被一枝梅狄洪道等困住，因道：『你大師兄還在那裏廝殺，我同你奮力將他救出，再行逃走，不可將他一人拋在此間！』余七不敢違命，復翻身去救非幻道人。那知纔翻殺進去，却好遇見徐

鳴皋余秀英霓裳子王鳳姑孫大娘鮑三娘一齊殺出。徐鴻儒一見余秀英，真是切齒的仇人，焉得不趕殺上去？却恨手中並無寸鐵，不得已，急將細仙索取了出來，直望余秀英拋去。不知余秀英能否不爲細仙索所擒，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三回 焦大鵬獨救余秀英 王鳳姑力斬非幻道

話說徐鴻儒急將細仙索向余秀英拋來，余秀英正在那裏冲殺，忽見一道紅光從自己頂上罩下，知道不好，急思躲避，那裏來得及？早被細仙索將他纏住，拉倒在地。徐鴻儒大喜，便急急搶過來，正要將余秀英拿去，忽見焦大鵬從空中飛下，先將寶劍在徐鴻儒臉上一幌，徐鴻儒一驚，望後一退。就在這點工夫，焦大鵬早將余秀英背在身上，騰空飛去。徐鴻儒一見焦大鵬救去余秀英，他便騰空追趕上去，那知等徐鴻儒飛身騰空，焦大鵬早已背了余秀英走了好遠。徐鴻儒那裏肯捨，還是緊緊追趕下來。正趕之間，傀儡生又從迎面過來，攔住去路。徐鴻儒一見，更不打話，在豹皮囊中摸出一塊壓神磚，口中念念有詞，直望傀儡生打去。傀儡生正要上前去殺，只見上面一道紅光中閃閃爍爍，直望自己打到，傀儡生不敢怠慢，急將袖子一抬，口中說道：「好寶好寶，且到此處藏身！」一聲說畢，只見壓神磚輕輕落到傀儡生袖中去了。那徐鴻儒一見大驚，當下切齒罵道：「好惡道！膽敢將本真人法寶收去，若不將你捉住，碎屍萬段，誓不收兵。你既有如此神術，本真人今日與你拚個你死我活，便一一罷休。」傀儡生笑道：「妖道你有法寶，只管放出來，本師懼你，也不算本師法術高超，神通廣大。你若再遲不放，本師就要拿你了。」徐鴻儒聽見此話，直氣得三尸冒火，七孔生烟，後又將口一張，又是一道黑氣，直望傀儡生冲去。傀儡生看得真切，看他纔把口張開，知道他有毒氣冲出，却已預備停當。一見黑氣，即將左手一放，忽見一道紅光直射過去，接着一個霹靂，將那一股黑氣冲散空中，復又一個霹靂，便將徐鴻儒從空中打落。

下去。傀儡生一見徐鴻儒被五雷符打落下在地，頓時也就飛落塵埃。中寶斂額備結果他的性命，那知傀儡生方纔腳踏實地，徐鴻儒已不知去向，却難在亂軍逃走了。傀儡生說：『不好，這妖道想是會五遁工夫，不然何以才落下來，便即不見了？』若此次再被他逃走，我等可就慚愧了。』因即暗道：『我等何不如此如此，權且將他擺下，等將非幻道人及余七捉住，再行前去捉他，料他也不能逃走。』主意已定，即刻用寶劍在地下一劃，又向東西南北畫了許多圈子，口中又念了兩遍咒語，復將寶劍，又向空中一畫，也迎着東西南北畫了許多圈子，口中也念念有詞。你道他這是何故？原來傀儡生恐防徐鴻儒借道逃走，因此撒下天羅地網，使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終久總要將他捉住。傀儡生作法已畢，並不問徐鴻儒現在何處，却去幫着大眾，協拿非幻道人、余七二人。再說非幻道人與一枝梅狄洪道殺得難解難分，却好余七反殺進來相救，非幻見余七殺到，也就抖擻精神，一同奮力殺出，走未多遠，忽遇獸存子、海鷗子、山中子迎面殺來，余七非幻道人接着又是一陣大殺，好容易殺出重圍，走未多遠，竟窺子王鳳姑、鮑三娘、孫大娘又迎面截住去路，非幻道人余七接着又是一場大殺，此時余七却是精疲力盡，萬萬不能再顧非幻道人，只好騰空逃走。大家立發之間，只見風從地起，余七便隨着風向東南方逃走了。竟窺子也不追趕，只因圍着非幻道人不能讓他出國，非幻道人此時見是一身師父師弟一個不在此處，心下也甚着急，只得又用邪術，預備又可擋一陣，好借此脫逃。一面暗想，一面即將座下梅花鹿頭，頭上一拍，那鹿把口一張，頓時煙霧迷空，火光徹地，飛沙走石，驟雨狂風，一齊向大家撲了過來。竟窺子一見哈哈大笑道：『本師早料你智窮力竭，無計可施，只好再用些邪術，以為脫逃之計，不知你這詭術，只能嚇那無知愚人。若在本師面前賣弄這妖法，本師有何懼怕？』說着，將手中的寶劍一指，立時天朗氣清，風沙頓滅，非幻道人知道抵敵不住，急急反身逃走。竟窺子那裏肯容他再逃脫過去，當下一聲說道：『你等可用力將他捉拿過來，若他再有邪術嚇人爾等，只管與他廝殺，不要懼怕，自有本師破他的妖術。』王鳳姑、孫大娘、鮑三娘等一聞此

言，更加抖擻精神，復又團圍將非幻道人圍住，真個是圍得如銅牆鐵壁的一般。王鳳姑雙劍，孫大娘的雙鎗，鮑三娘的雙刀，三個人直奔非幻道人，前後左右三處上下，徧殺過來。非幻道人此時實在是精神疲困而且寡不敵衆，只見他遮欄隔架，並無還兵之功，直殺得他氣喘吁吁，欲遁無門，欲逃無路，漸漸抵敵不住，却又無隙去行妖術，只得嘆道：「罷了罷了，我今日與你等是個劫數，也能不如與你等拚個你死我活罷！」說着，手起一劍，直向王鳳姑腰下刺來，王鳳姑將身子一偏，讓過這一刺，正要還劍刺去，却好孫大娘雙鎗從斜刺裏，向非幻左肋刺進，非幻急急去迎，接着鮑三娘雙刀，又向非幻當頭砍去，非幻一來不及遮隔，左肩中了一刀，只聽啾一聲，非幻望後邊一閃，王鳳姑看得真切，知道他肩上也中了一刀，乘勢起右手劍，趁非幻向旁閃躲之際，迎着非幻左肋刺了進去。此時任他再有妖術，也不能施展，已是跌倒在地。王鳳姑手急眼快，立刻起左手劍使勁一揮，將非幻砍爲兩段，當下取了首級，掛在身邊，寬裳子見非幻已死，那些敗殘兵卒也就不肯全行傷他。當時便帶着王鳳姑孫大娘鮑三娘出陣而去，再說余七騰空而行，走到半空，忽遇玄貞子從背從砍來一劍，余七急急掉轉身來，預備迎敵，可巧他纔轉身，却好那飛劍已經砍到，余七來不及躲避，却被玄貞子飛劍將余七頭顱削去了一半，余七頓時也就跌落在塵埃，死於非命，這也是他惡貫滿盈，應該如此。三個妖道已死了兩個，還有徐鴻儒一人，不知去向，且說傀儡生自將天羅地網散布起來，防備徐鴻儒借遁脫逃。果然不出傀儡生所料，徐鴻儒自從被霹靂打落塵埃，登時雜在亂軍中逃走，他打算還在裏面脫逃得去，那知處處把守甚嚴，走到這裏，有人攔住去路，逃不出去，走到那裏，有人阻住去路，逃走不出。後來他急得沒法，暗道：「我何不借土遁而逃，諒他們這些把守的人，再也尋不到我了，我只要逃出陣中，回到山上，再練工夫，來報此仇！」因此他便借土遁逃走。那裏知道早被傀儡生所料，已布天羅地網了。徐鴻儒各處走了一會，只是走不出去，就如銅牆鐵壁一般，毫無隙縫可遁。徐鴻儒大驚，暗自說道：「難道他們布了地網不成也罷，我由此逃走不出，且再向空中去逃便了。」

於是又從地下飛出空中，準備騰空而去；那裏知道任你騰雲駕霧，走到東，東有天網，走到西，西亦如此，東西南北四面都已走徧，終久逃走不出，又走了一會，連方向都認不出了，心中暗道：「我敢是殺昏了，將一點靈性迷住了不成，且稍停片刻，定一定神，再作計議。」正待歇下，忽見玄貞子、傀儡生二人，駕着雲頭，翩然而來，望着徐鴻儒笑道：「妖道，你何不逃走，還在這裏等死麼？本師今饒你性命，汝儘管逃走，本師再也不追，好讓你回山修練工夫，再來舉兵報仇雪恨，你可速速去罷。」徐鴻儒一聽此言，真是慚愧無地，明知玄貞子、傀儡生是有意嘲笑於他，知他逃走不出，反而使他速去，你道徐鴻儒被這一番嘲笑，可急不急，能忍不能忍麼？當下也就怒道：「本真人誤中爾等詭計，這也是我偶爾不明，爾等若果真讓我回山，本真人若不來報你仇，也不能算生於天地之間。」玄貞子道：「爾罪當誅，爾尚不知自悟，還說什麼報仇，給我歸陰去罷！」說着一劍砍來，畢竟徐鴻儒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四回 玄貞子飛劍斬妖人 王守仁分兵取二郡

話說徐鴻儒被天羅地網攔住，無處可逃，又巧遇玄貞子、傀儡生二人，被玄貞子一劍砍到，徐鴻儒當下仍不知悔悟，還要抗敵，只是他見玄貞子一劍砍來，當即躲避閃讓，後來漸漸不支，這纔撒腿而逃，玄貞子也就趕上去，趕了一回，玄貞子可不耐煩再趕，便將飛劍吐出口中，說道：「速代我將白蓮教首徐鴻儒速速斬訖，前來覆命，毋得遲延。」那飛劍遵命而去，不多一回，已將徐鴻儒首級割下，飛劍回頭，玄貞子知已斬訖，仍將飛劍吞入腹內，便同傀儡生，將徐鴻儒的屍首尋着，又將他的首級割下，拿出來交與小軍，以便帶回大營示衆。傀儡生這纔將天羅地網撤去，三個妖道全行斬訖，但是那些賊將賊兵，早死了十分之九，不過還有一分未遭殺戮，官兵亦有死傷之輩，真個是屍如山積，血流成渠，好不痛心慘目。此時早有人報知王元帥而去，元帥聞得大奸已誅，

妖道全行斬首，卽命傳令收軍，當下玄貞子等人卽收兵回營。王元帥又復命人招降賊兵，殘兵敗卒，不願降者准其回家歸農。此令一下，那些敗卒殘兵，無不歡聲遍野，降者卽投入營，不願招降，也就各逃性命而去。王元帥又命在就近地方挖了許多大坑，將賊衆屍骸掩埋起來，然後一同整隊回營而去。當日無話，次日卽將各將分別記功，又命王鳳姑孫大娘分別回去，當有伍天熊稟道：「末將妻子現在已不便仍回九龍山，因山上所有的房屋一切，於未將下山時，悉數焚燬，只帶得些細軟出來，現在只好隨營效力。」王元帥道：「將軍雖立功心重，但是你妻子方經產後，此事實於出迫不得已，請他來此交戰，現已事畢，正須調養，以壯筋骨，而况他還有乳抱，何能隨營？本帥到有個主兒，九龍山既不便，莫若隨同焦義士家眷一齊居住，何等不好？但不知焦義士及二位女英雄可能答應否？」只見焦大鵬說道：「元帥之意極好極好！伍天熊也是某之義弟，某之妻子，又與天熊的妻子是妯娌了，一起同居，有何不可？而且彼此均有照應，就是伍天熊隨營立功，也可放心得下。」王元帥聽了此言，甚是歡喜，因又笑道：「義士雖答應，不知二位女英雄所見相同否？」話猶未畢，王鳳姑孫大娘二人卽走上前來說道：「妾等也知夫唱婦隨之義，夫既答應，婦無不從，而况又奉元帥的鈞命，就使妾夫不行，妾等還要從旁說項，妾夫既應，妾等自當相從。而况鮑三娘與妾等雖相聚未久，彼此甚相得，特恐鮑三娘嫌妾家蝸居，不願前去，那時不敢勉強。」鮑三娘此時也在旁邊當下說道：「得與二位賢姊朝夕聚首，是妹之幸也，何謂不願？」王元帥見他們情投意合，也甚羨慕，因又說道：「難得你們均如此義氣，真不愧女中豪傑了。」說罷，王鳳姑等退下，也就卽日收拾預備起程，到了次日，便來告辭。王元帥便命焦大鵬送他三人回去，又命他卽速前來。焦大鵬答應卽出營，送眷口回家，不到十日，他又來營報効，趁此交代。且說王元帥見諸事已畢，便命各營休息三日，卽便拔隊前往南昌，誅討逆首玄貞子等。知他也要進兵，也就告辭要去。王元帥苦苦相留，七子十三生均堅執不肯，王元帥也不敢相強，只得聽其所之。不過臨行這日，備辦了四席盛筵，給七子十三生送行而已。臨行

時王元帥又堅請七子十三生，如遇疑難之事，仍求他們幫助。七子十三生亦滿口答應而已。看看已到三日，王元帥正欲傳令尅日進兵，忽報吉安府伍知府到營拜謁。王元帥當即相見。吉安府先給元帥賀了喜，然後說道：「頃得各路公文來報，聲稱各路勤王之師，皆已陸續起程，不日即至。不知元帥何日拔隊？」王元帥一聽勤王之師，皆已陸續紛紛而至，不禁大喜。遂與吉安府道：「本帥准於後日起隊，尅期馳往便了。」吉安府道：「卑府之意，擬請元帥稍待，候各路勤王之兵齊集，再行聚衆，定策而後進兵，較爲妥善。」王元帥道：「貴府之意雖善，但逆賊早除一日，則朝廷早分一日之憂。若待各路勤王之師到來，猶恐虛延時日。」吉安府道：「元帥高明，亦復妥善。但卑府還有一計，不知元帥之意如何？」王元帥道：「某願聞教。」伍定謀道：「元帥屯兵於此，以待各路勤王之師，可一面分兵一半，倍道進攻安慶。南康，却使間諜前往南昌，詐稱大兵直取二郡。宸濠聞言，必出大兵去救。卑府料他所以必救者，以其南康得而復失，失而復得，宸濠又不肯捨此，不要安慶又爲他錢糧根本之地。他又安肯棄之？只要他出兵去救南康安慶兩郡，則南昌精銳悉出，守備皆虛。然後直搗南昌，使彼解圍自救。再合安慶南康兩軍逆擊之湖中，無不勝矣。不卜元帥尚以爲然否？」守仁聽罷大喜道：「此計妥善，某當從之。」吉安府又談了一會，當即辭退。王元帥即命徐鳴皋卜大武徐壽王能帶兵一萬，星夜倍道馳救南康。一枝梅周湘帆李武羅季芳帶兵一萬，星夜倍道馳救安慶。一面密差心腹，星夜前往南昌，布散流言，詐稱大兵分兩路繞道南昌，倍道馳救南康安慶。王元帥分派已定，徐鳴皋一枝梅等兩路兵，也就即日拔隊前往。那心腹間諜，也於次日馳往南昌，布散流言。話分前頭，再說宸濠自余秀英去後，便日望報捷，等到半月之後，並無消息。他却日飭令探馬前往吉安哨探。到了二十一這日，有探馬報去，說是二十二日，官軍約定破陣。宸濠聞言，更加盼望。總翼官軍全軍覆沒，他便可長馳直入，早定奸謀。二十二這日，更是探馬絡繹不絕，一起一起去報。先還是報的官軍已入大陣，接著探報官軍入陣後，並無大敵情事。宸濠已是不甚暢悅。那知越報越壞，直至未了報稱我軍

全軍覆沒，徐鴻儒余七非幻道人，被七子十三生打得大敗，破了非非大陣，三人陣亡，余秀英投降敵軍而去。宸濠一聞此言，大叫一聲：「氣死我也！孤廢了許多心血，今日一敗至此，喪了孤的兵馬，猶覺罷了，惟殺死三位仙師，使孤將來又仗誰人幫助？」便與李自然說道：「幸軍師助我，當以何法擊敗守仁？」李自然道：「今徐鴻儒等既死，南昌大將無多，精兵亦不甚敷用，爲今之計，急宜廣招將士，再集精兵，更圖良法，與守仁死戰。不知千歲以爲何如？」宸濠道：「孤亦有此意，惟事不可遲，可着速出榜招集將士，且聞守仁又曾發檄文，調集各路兵馬，未到出兵以擊之，尚可復勝；若再遲延，各路兵馬一來，更難禦敵了。」李自然道：「某當即刻去作榜文，使人分貼各城門，招募將士。」宸濠遂退入後宮，李自然遂即送了榜文，命人連夜刷了百千，張挂城鄉內外，各城門分貼而去。不到十日，又招集死士十六名，兵卒五萬，宸濠就命自然編列營伍，仍命鄴天慶統帶，終日在城內教場操練，以便擇日可以進兵，逆擊王守仁。且說間牒不日來到南昌，先在城中逢入說項，王元帥已派徐鳴皋一枝梅等十二員大將，分別帶兵兩路，精兵五萬，倍道馳救安慶。南康王元帥的大營，仍紮吉安，尚等各路兵馬到齊，再行會同進攻南昌。如此云云，在城中布散了一日。由是一傳十，十傳百，到了次日，南昌合城俱皆知，當有人傳到宸濠面前，宸濠一聞此言，即請李自然議道：「似此敵軍分兩路大軍進救南昌安慶，若這兩郡有失，南昌孤立，孤更無所依靠，况南康安慶爲孤錢糧根本之地，失去孤豈能獨立乎？軍師有何妙策，可解此圍？」李自然道：「恐其中有詐，千歲可以再使人探聽的確，再作計議。」宸濠答應，即刻就命飛馬去探，不到一日，探馬回來，與前言適合。宸濠又請李自然商議，不知李自然想出什麼計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五回

朱宸濠議救二郡

徐鳴皋智敗三軍

話說宸濠與李自然議道：「頃據探馬回報，實是王守仁分派兩路大兵，進救南康安慶，似此若不速救，二郡

一失不但孤不能長驅直入，連這南昌城孤亦不能守矣。軍師當如何速救？李自然道：「在某之意，官軍既分兩路前去，勢必驍勇異常，若不速救，二郡必失。爲今之計，莫若千歲親往一走，督率各將，努力向前，務將此兩郡守住，方保無虞。安慶現有雷將軍把守，急切尙不致有變。南康却無大將，千歲最好率全郡將軍，帶領精銳去救南康。不知千歲意下如何？」宸濠聽罷，道：「軍師之言甚合孤意，但是大軍一出，南昌空虛，萬一敵軍襲其後，又便如何是好？」李自然道：「某早慮及到此，千歲可率原有精銳，去救二郡，新招之兵留於此地，某當任之。且料王守仁所恃者，惟徐鳴皋一流，今徐鳴皋等悉出，彼處亦無大將，斷不敢乘虛前來。千歲可率原有精銳去救二郡，即使前來，某以五萬之衆當之，斷不致有失。而况王守仁須待各路兵馬齊集，方才拔隊，某所以料他不來。千歲但請寬心，但注意於安慶南康，此間不必遙爲之慮。某當竭力保之，以報千歲恩養之德。」宸濠聽罷，即說道：「能得軍師力任，孤無憂矣。」說罷，即傳令出兵。鄴天慶統領精銳三萬，戰將一員，即日隨同前赴南康。又命左飛虎率領精銳一萬，前往安慶，以厚雷大春的兵力。此令一出，天鄴慶、左飛虎當即挑選精銳，聽候起程。次日宸濠即帶全太監宮女僕從，督率鄴天慶等，拔隊起程，直望南康安慶二郡進發。話分兩頭，且說徐鳴皋一枝梅等八位英雄，分領雄兵二萬，趨趕倍道而行，沿途探聽，早探得宸濠親自統兵向南康安慶去救。徐鳴皋一枝梅兩路一聞此信，反使緩行，讓他先行。本來去救南康安慶，原是詐令宸濠悉出精銳，欲使南昌空虛，以爲襲取之計。只要南昌一得宸濠必率大軍回救南昌，而南康安慶不解自解，所謂兵不厭詐，卽此之謂也。所以徐鳴皋一枝梅兩路兵馬，一聞宸濠已出精銳前往，故意沿途逗遛，緩緩而進，料彼精銳已抵南康安慶，然後再行進攻。此又所謂以緩救急之計。宸濠自督兵出了南昌，盡是馬不停蹄，人不敢宿，日夜兼程趨赴，惟恐南康安慶兩郡失守。一路風馳電掣，不多數日，兩路兵均已馳抵宸濠當即進了南康城，所有大兵，悉數住紮城外。宸濠當下卽將守城知府傳來說道：「孤因王守仁分派大兵前來攻取，因此孤親督精銳，押抵來救，爾等亦曾有所聞否？」南

康知府王雲龍道：「便是卑府早聞此言，昨已飛告前去，稟請千歲發兵前來，以禦敵兵，今千歲統兵親臨，則南康可保，萬姓無憂矣！」宸濠道：「但是大兵集合，那錢糧兵餉，還望爾等悉心籌畫，無使三軍缺乏才好！」王雲龍道：「千歲勿憂，自當悉心籌度，以應兵餉。」宸濠正與王雲龍需索兵餉，忽有探報子道：「啓王爺，探得徐鳴皋所帶大兵，已離南康六十里了。」宸濠聽罷，拈鬚而笑曰：「幸賴孤有先見之明，督兵已趕到此，不然敵兵到此，城已危矣，可幸之至！」王雲龍從旁賀道：「此乃千歲洪福，燭照之聰也。」宸濠聞言大喜，當下令知府退出。此時宸濠即以南康署爲行宮，南康知府另遷他處暫住。王雲龍退出，宸濠也退入了後堂，自與宮嫔取樂去了。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即傳令鄴天慶進城，論話鄴天慶聞傳，當即來到城中，進府與宸濠參見已畢，站立一旁。宸濠問道：「徐鳴皋所帶之兵將，可曾探聽的確，現到何處？」離城尙有多遠？曾否安營立寨？」鄴天慶道：「某已飭令哨探前往探聽去了，尙未回來呈報。昨報該兵離城六十里，大約今午便可立寨了。」宸濠道：「孤與將軍約定，一俟徐鳴皋大隊一到，可不必等他立寨已定，即出全隊沖他營寨，先挫動他的銳氣，使他望風而寒。部下各將，亦望轉飭，務使努力向前，不可存退縮之意。此所謂先發制人，不可有誤。」鄴天慶喏喏連聲而退。即刻出城，轉飭各軍去了。再說徐鳴皋所帶大兵，沿途探得宸濠已入南康，鄴天慶爲統領，所部精兵三萬，戰將十員，於南康城外住紮。徐鳴皋聞報，也就離城二十里安營下寨，即刻就與王能及李武徐壽等三人議道：「今我軍方到，賊兵必俟我軍安營未定，率兵前來沖營，賢弟等可分三路防禦，每一路設弓弩手五百人，暗伏營門左右，敵軍若來沖突，可出弓弩手，併力射之，使他不能立足。但看他後隊一動，我軍即出全力掩殺過去，使他從此不敢正覷，務宜各自小心，嚴戒衆卒，切防要緊！」王能李武徐壽三人，唯唯得令，即刻挑選一千五百名弓弩手，皆於營門內外三路分布定當，以待賊兵前來搶營。徐鳴皋自己即與卜大武王能徐壽三人，亦皆戎裝戎服，立馬以待。且說鄴天慶自奉了宸濠之命，便一起一起使人哨探，忽見探馬來報：「敵軍已於二十里下寨了。」鄴天慶一

聞此言，即刻出齊全隊，如風馳電掣一般，蜂擁而來。未走多時，已望見官兵正在那裏安營，當下一聲炮响，鼓角齊鳴，賊衆等一齊奮勇馳殺過去。徐鳴皋等人，却也早已望見了，於是傳令各軍，不動聲色，等敵軍將至營門，但聽得一聲梆子响，即將弩箭射去。傳令已畢，那時一千五百名弓箭手，皆伏在營門左右，真個是不動聲色。賊軍不知徐鳴皋早已料及，見敵軍若作不知，賊軍便一鼓作氣，沖殺過去。前隊纔至營門，忽聽一聲梆子响，只見從內營發出箭來，萬弩齊施，箭如雨下。看官你道這一千五百名弓箭手，一齊發箭，任他賊軍再多，可能抵敵得住麼？賊軍見官兵已有準備，而且這些箭如飛蝗，怎能沖殺進去，便思引退，怎奈鄴天慶在後督隊，打得那大鼓，琴瑟的盡力催戰。前陣無奈，只得又沖殺了一陣，仍是沖殺不進。當下前隊就有人報這後隊，鄴天慶聞言大怒，便即飛馬向前督率前隊，猛力攻擊，直到了前隊，果見箭如飛蝗，三軍中箭死者，不計其數。看見如此光景，真是沖殺不進，只得命各軍暫停少時，再行撲殺。各軍答應正是合意，於是就在外面虛張聲勢，那一千五百名弓箭手，見敵兵不攻，也就停箭不發，彼此相待了有半個時辰。鄴天慶見官軍營裏無箭射出，以爲他箭放完了，又命賊軍殺進去，衆賊軍才去沖殺，那一千五百名弓箭手，又將箭放出，如此者又二三次。鄴天慶也知沖殺不進，正要傳令退軍，忽見一騎馬飛跑而來，報道：「請將軍速退，徐鳴皋統帶大兵，前去襲城了。」鄴天慶聽了此言，好不驚惶失色，當即傳令，將後隊爲前隊，速速退兵。此令一出，衆賊軍那敢怠慢，登時蜂擁望後退下，官兵營裏有人登高瞭望，見賊軍後隊大亂，知道中計，即刻報知中軍。徐壽王能卜大武三人一聞此言，各帶精兵一千，登時提了兵器，飛身上馬，一聲炮響，沖殺出來。鄴天慶猝不及防，所有的賊兵，自相踐踏而死者，不計其數。鄴天慶正在權督各軍，且走且走，忽又有一騎馬迎面跑來，那馬上人大聲喝道：「請將軍速速退兵，官軍攻打城池甚急。」你道鄴天慶聽了這話，怎得不慌不急？於是更加催督人馬，火速向南康而退，好去解圍。那知他愈催速退，衆賊兵愈走不起來，衆官兵愈加掩殺得急，官兵直殺到十里之外，方才不追。就此一陣，以官軍三千，敵衆賊兵三萬，

而且殺死賊兵，約有五六千人，鄴天慶此時也不及兼顧，只知率領衆賊兵趨趕回城，恐怕南康城被徐鳴皋帶領大兵襲取，所以如風馳電掣一般急急而回。畢竟南康攻打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五十六回 攻大寨賊將喪師 獻機謀元帥詐死

話說鄴天慶急急帶領衆賊軍，蜂擁退回南康，直至城下，那裏有一個官軍在那裏攻打。此時鄴天慶方知中了敵人之計，只得安下營寨，計點折傷兵卒共有五六千之多，所謂要挫動敵人銳氣，反傷却自己的三軍，心下好不懊惱。當下只得進城，將原委稟明宸濠。宸濠一聞此言，大怒道：「孤以爾爲久列戎行，必能克副其職，敵軍未曾攻進去，反打動我軍銳氣，難道臨時不及檢點麼？」鄴天慶道：「未將自知罪有應得，但是據兩探馬去報，未將也曾細意詳察，衣服號褂皆是我軍打扮，所以誤中其計，但不知這兩個探子從何處而來，爲什麼作了奸細，還得要細細打聽。」宸濠聞言，方纔稍爲息怒，當下說道：「既如此說，尚可姑容，但以後必須格外小心，詳察要緊。」鄴天慶唯唯退下，好生不樂。回到營中，密派心腹前去探聽，後來探聽出來，原來是徐鳴皋當大破非陣時，殺了兩個賊軍的探子，徐鳴皋當時即將那探子的號衣剝了下來，收藏好好，防備後來有用他的時候。今日用兩個探子，却是徐鳴皋密派心腹，穿了那日殺死的探子號衣，故意詐稱徐鳴皋前去襲城，以亂賊衆軍心，使鄴天慶驚恐不定，急急退兵，去往南康。徐鳴皋好乘此掩兵殺過來，可以大獲全勝。鄴天慶此時方才大夢初覺，雖然如此，却是恨徐鳴皋猶如切骨。話分兩頭，再說徐鳴皋大勝了一陣，好不歡喜，當命衆三軍仍將發出箭，悉數檢去運回，以便他日之用。當下營已定，又命衆三軍嚴加防守，以防賊軍前來劫營。由此就紮定營寨，終日在營督率三軍，勤加操練，也不前去攻城。宸濠在城內探得鳴皋營中如此舉動，好生疑惑，暗道：「他既不來攻城，又不退兵，與我軍相持上下，這是何故？莫非他又有什麼詭計麼？」又道：「他不與我戰，我何不再與他戰？」

偏要將他打敗，將兵退去，我再一面分兵去攻他郡；不然相持日久，若各路兵馬再齊集，至吉安，會同王守仁再
去直搗南昌，我那時更加進退不得了。」心暗想了一會，又命人將鄴天慶傳到，面令他去敵營討戰。鄴天慶當
即領令到了營中，又復率領衆將兵卒前去官軍營裏討戰。徐鳴臬只是不出。鄴天慶見他不出，即命三軍罵陣。
徐鳴臬仍不出兵。鄴天慶見他仍是不出，又命人努力攻打衆賊軍，奮力前進，營門裏又放出箭來，衆賊兵不能
前進。鄴天慶急得沒法，又命三軍齊聲辱罵，自辰至午，攻打了數次，辱罵了半日，官軍營裏一若毫不知覺，但把
守營門見敵軍攻過來，便一齊放箭，不使賊兵越雷池一步。衆賊兵漸漸有些疲困，鄴天慶便不令衆軍收兵，只
管催督三軍，猛力攻打，衆賊兵雖然不敢違令，却是口應心違，儘是虛張聲勢而已。離鄴天慶稍遠的，竟有席地
在那裏歇息，并不攻打。徐鳴臬在營內看得清楚，一見衆賊兵俱有疲憊之意，而且陽奉陰違，不遵主將號令，當
下急急傳令，命軍兵聽候出隊自己，也就披挂全齊，率全王能、卜大武督領精兵，預備沖殺。鄴天慶正在營外勉
強催督衆賊兵攻打，忽聽敵營裏一聲炮响，鼓角齊鳴，喊殺之聲，振動天地，只見營門開處，左有徐鳴臬，王能、右
有卜大武、徐壽，各帶精兵分兩路殺出，夾擊過來。你道那些疲困之衆，當精銳之師，如何抵敵得住？只得拋戈棄
甲的蜂擁而逃。鄴天慶到了此時，任他軍令森嚴，却也阻攔不住。只得飛馬向前，舞動方天畫戟，迎殺過來。那知
軍心不齊，全不相助，只思逃遁。鄴天慶縱極奮勇，也敵不過徐鳴臬、卜大武、徐壽。王能四員萬夫不當的大將，只
得且戰且走。鳴臬軍只管催兵掩殺，那些賊衆抱頭鼠竄，自相踐踏者，亦不計其數。鄴天慶直退至十里以外，見
官軍不追，方才驚魂稍定，計點三軍，又折傷二三千，此時好不羞愧。因自歎道：「想我自出兵以來，未有如此大
敗，尙有何面目去見千歲乎？」遂欲拔劍自刎。當下衆將苦苦勸住，方才收兵回營，去見宸濠。宸濠早已知道，
雖然怒不可遏，却敢怒而不敢言，猶恐激則生變，反用奸言相慰道：「敵人詭計太多，將軍亦防不勝防，今雖又
折了二三千人，好在尙未覆沒，將軍暫且回營歇息，再作計議便了。」鄴天慶也知宸濠這番言語，外面雖覺圓

融，心裏卻甚不悅，因此羞愧滿面，快快退下回營去了。宸濠見他退下，一人好生不樂，正在那裏氣悶，忽見探子報道：「稟千歲探得安慶雷將軍與敵將一枝梅等初次出戰，即被一枝梅彈中雷將軍門面，因此大敗一陣，殺傷兵卒不下二三千人。左將軍飛虎也被敵軍刺傷左腿，傷勢甚重。現在安慶閉門不出，敵軍攻打甚急。」宸濠聞言，更加大驚，這個探子才走，忽又有一個探子進來報道：「稟千歲探得雷將軍自敗之後，退回城中堅守不出，又復於本月初八夜，潛師出城，暗劫敵寨，敵軍未備，雷將軍全獲大勝，現在敵軍退六十里下寨。」宸濠一聞此言，真是一驚一喜，當下心中稍覺暢快，暫且不表。再說王守仁自從密派間諜潛入南昌，布散謠言之後，不日又派心腹前往探聽宸濠會否出兵。這日據探子回報道：「說宸濠已率領鄴天慶統兵三萬，親往保救南康，又命左飛虎統兵一萬進援安慶，現在南昌城中只有新招兵馬五萬，及新得將士十數員，以李自然統領。」王守仁大喜，便擬進兵。不日又接徐鳴皋來文，聲稱大敗賊兵兩陣，計殺賊兵五千餘人，已足令賊衆喪胆。逆王寒心，王守仁更加大喜。未過數日，各路勤王兵馬復又紛紛齊集，王守仁便與大眾商議，即日進兵，直抵南昌。各路勤王之兵，亦皆願歸王守仁統帶。於是王守仁便命吉安府知府伍定謀爲後路督糧使，徐慶爲先鋒，周湘帆包行恭狄洪道揚小舫爲隨營指揮使，其餘各將皆爲牙將，計連各路勤王之兵，統共大兵三十萬，戰將百餘員，一路浩浩蕩蕩，直望南昌進發。約離南昌不遠，伍定謀飛馬至中軍獻計曰：「卑府今有一計，可使南昌垂手可得。」王守仁道：「有何妙策，本帥願聞。」伍定謀道：「現在離城約有七八十里，元帥可卽於此處駐紮，一面元帥許稱有病，南昌城中必有細作在此，讓他進城去報，使李自然毫不防備，一面元帥暗暗傳令，挑選猛將數員，精銳五千，各帶火種沙泥，於夜間潛師倍道前進，到了南昌城下，先將沙囊拋壘城下，由此登陴，進城之後，使各處放火，以亂城內軍心，然後直入寧王府內，將他所造的那座離宮，能破則破之，否則焚燬起來，大功或可告成，則要將南昌一破，大勢定矣，不知元帥以爲如何？」王守仁聽罷大喜道：「貴府之計，其妙無匹，某常遵照辦理。」

便了。」伍定謀說罷，仍往後營而去。王元帥當下即傳令，命前隊一律下寨安營。前隊正趨趕前行，忽然傳說元帥猝然抱病，囑令各營一律下寨。此時徐慶得了這令，仍不知道是計，當即吩咐本部，即刻下寨安營，飛馬來至中軍，見王元帥問候。前隊安營已畢，徐慶到了中軍，見王元帥坐在帳內，毫無病容，徐慶狐疑不定，因即上前參見已畢，站立一旁，因直視元帥，猶疑不決。王元帥見徐慶那種光景，知道是狐疑不決，因將伍定謀所設計，細細說了一遍，徐慶這才明白，原來如此，當下徐慶亦復大喜，不知如何襲取南昌，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七回 徐慶夜奪廣順門 自然遁出南昌府

話說徐慶聽了王元帥這一番話，真是大喜，當下便請元帥傳令。王元帥即命焦大鵬、徐慶、周湘帆、包行恭各帶精兵一千，備沙囊、火種，於今夜初更出隊，倍道潛師，限四更直抵城下，壘堆沙囊，奮勇登城，直入南昌，各處縱火，以亂城內軍心。然後齊赴甯王府第，破他的離宮，萬一不及，大破離宮，只要將南昌襲取過來，便算頭功。隨後再作計議。徐慶、焦大鵬、狄洪道、包行恭、四人答應。王元帥又命楊小舫、伍天熊二人，各帶精銳二千，俟徐慶、焦大鵬等出隊，以爲後應，便即進兵。楊小舫、狄洪道亦得令而去。各回本隊，密傳號令，只待初更進兵。話分兩頭，且說南昌城中，早有細作報去。李自然聞言大驚，當下就命那新得的十六員猛將，各帶大兵，分別在四門駐紮，日夜把守，以防官軍猝來攻城。這日又得探子報來，聲稱王守仁行至距南昌八十五里馬家堡，忽聽抱病，所有的三軍，一齊就該處安下營寨，須候王守仁病愈，方才進兵。李自然一聞此言，好生歡喜，暗道：「何不趁他抱病之時，便去劫他營寨，先挫他的銳氣。」復又想道：「王守仁詭計多端，保不定他詐病，故意引我去劫他寨，他却輕騎前來襲城，此不可不防。萬一冒昧前去，竟中了他的詭計，我又有何面目再見寧王乎？不若仍是堅守爲是，縱不得功，也還無過。」主意已定，又命衆將仍宜小心把守，不可疎虞。當下有個新得的將士，名喚陸忠，上前說道：

今王守仁既然半途抱病，軍師可即令末將等於今夜前去劫寨，先挫了他的銳氣。倘若不行，使我知他有病，定然機會可乘，前去劫寨，他却暗暗遣調輕騎，倍道前去襲取南昌，那時再緩緩圖之，有何不可？」李自然便答道：「將軍有所不知，吾料王守仁必非真病，他必詐稱有病，使我兵精銳悉出，他不難偏師取此城池，這是我就中他的計了。今者我偏不去劫他寨，但使堅守城垣，即使他有兵前來，我進則可戰，退則可守，他又其奈我何？若今夜去劫敵寨，是中了其計矣，何可冒昧從事？」陸忠聽了這番話，真是倒頭佩服，因道：「軍師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末將今聞軍師之言，使末將頓開茅塞，如此說來，還以堅守爲上，敵軍兵將雖多，其亦無能爲力耳。」說罷退出。那知這陸忠，也是個言大而誇，口是心非之輩，在此說是以守爲上，及至到了外面，反說李自然畏敵如虎，不敢前去劫寨，而且自命不凡，若趁今夜去劫營寨，定獲大勝。因此遂頗有氣憤之言。却好這夜廣順門就是他輪班把守，他存了個憤恨之心，到了晚間，也不去城上巡察，那些賊兵見主將懈怠，自然也就不甚謹慎，跟著懈怠起來。這也是南昌合該要破，宸濠要從此敗事，就因陸忠這一懈怠，所以夜間就被敵軍攻破城池。閑話休表，再說徐慶焦大鵬周湘帆包行恭四人，到了下午以後，即命所部各營埋鍋造飯，至日夕，各軍飽餐已畢，即將沙囊火種各人帶在身旁，只等出隊。漸漸離初更不遠，一會子，已到初更時分，徐慶等即命各營一齊拔隊，倍道潛行。所有各部兵卒，一聞號令，也就即刻拔營起程，分了四路，由徐慶四人各督一隊。真是人腳快，馬疾走，直望南昌而去。楊小舫狄洪道見徐慶等四路的兵業已拔隊起程，他二人也就各率精銳兵隨後拔隊而去。徐慶等在路趨趕前進，不到四更，已直抵南昌城下。所有各軍，一至南昌，先將沙囊一個個拋積在地，頓時堆如山積。徐慶首先登牌，接着衆官兵一齊奮勇，由沙囊上跳上城頭，一聲吶喊，各軍即將身旁所帶火種取出，向城頭拋擲過去。登時就焚燒起來，那些守城的兵卒，看見敵軍已經登城，又見了各處火起，好不驚慌，連忙奔往寧王府送信。李自然一聞此報，只嚇得心胆俱碎，立刻命人備了馬匹，率領衆軍前去抵敵，才出了寧王府第，又見逃軍回來。

裏道：「廣順門已被敵將徐慶砍開城門，將敵軍放入城內，來請軍師速速定奪！」李自然聞報，即速催督各將兵趨趕前往各門阻住。那裏來得及一疊連三報稱各門俱破，現在不知有多少人馬殺了進來，其勢甚不可敵。請軍師速速定奪。李自然此時也被他們只一陣亂報，方寸早亂，毫無主意，半晌說不出話來，騎在馬上，只是張口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忽見迎面來了一隊人馬，李自然這一驚，真非全小可，疑惑敵軍業已殺到，撥轉馬便向東走，尙未走有多路，只聽後面連聲喊道：「軍師東門是走不得的，現在欲逃出城，只有南門敵兵尙少，可以冲殺出去。軍師速速回轉，望南門逃走去罷。我等當死力保護軍師出城。」李自然聽說此話，在馬上回頭一看，見後面馬上坐著一人，正是左將軍吉文龍。此時心纔稍定。當下說道：「左將軍如何知道南門無多敵軍？」吉文龍道：「方才未將，從那裏來時，見敵軍兵俱往東西北三門各處縱火，是以知道敵兵不多。」李自然一聞此言，也不顧城中百姓如何，甯王府曾否圍困，只顧自己逃命。當時即與吉文龍逃到南門去了。這且不表。再說徐慶自從跳上城頭，却好此門就是廣順門，就是那陸忠所守之處，因陸忠怨恨李自然不聽他劫寨之計，他便心中不樂，連巡夜也不巡了，他便去睡覺。他部下的士卒見主將去睡覺，他們便得其所哉，也就安歇的安歇，懈怠的懈怠，不過留有十數個老弱之輩，在城頭上尋更，奉行故事而已。徐慶一見了此等光景，便望城外衆軍一呼，各軍奮勇而上，衆軍見主將自己登城，自然也就隨即奮勇一齊跳上城了。徐慶見所部各軍已經登城，一面令各軍縱火，他便輕身跳下城頭，繞到城門口，將城門上的鐵鎖砍斷，把城門大開下來。此時已是五更，却好楊小舫、伍天熊那一枝後應的兵已到了，於是就據住廣順門，不許城中一人一卒逃出。那焦大鵬包行、恭狄洪道三人到了城下，也是各率所部先鋒，將沙囊堆積城外，令軍各上城。焦大鵬卻不由沙囊上登城，他却飛身騰空而進，到了城裏，見城頭上兵卒把守甚嚴，他也不分皂白，吐出口中寶劍，一路先殺了許多兵卒，又殺了兩名守城將士。由是衆賊兵心慌，外面官軍又復勇猛，一齊上了城頭，賊衆尙要禦敵，遙見廣順門盡皆火起，知道城已破了，不

可收拾，因此各逃性命而去。城中也有五萬人馬，千數員猛將，何以不出來禦敵？只因皆新招集而來，在將士未受宸濠的恩澤，故屬不肯用命。又見宸濠不在城中，雖有李自然等，他也不甚信服。在各兵倉猝成軍，素無紀律，烏合之衆，何能登陴死守？百戰不退，又况見各主將毫不出力，走的走，散的散，這些兵卒何必拿著自己的性命去拚，所以也就一闕而散。此時徐慶等人已會合一處，因商議道：「城中兵卒都是烏合之衆，不足與敵，不若將南門大開，讓他們自相逃走，我們一面且將雷王府圍繞起來，恐奸王府中有人逃走。」大家商議已定，所以一面圍了雷王府，一面大開南門，讓賊軍逃走了天明，所有城內賊兵，盡行逃走殆盡。徐慶又一面派令兵卒出去安民，所幸民心并不驚擾，知是那官兵是來擒捉奸王，到也是家家的欣喜，個個的心安。畢竟雷王府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八回 衆官兵巧獲宜春王 余秀英智賺王元帥

話說徐慶等既破南昌，遂將雷王府用兵圍圍住，真個如鐵桶一般。先時宜春王拱樵，猶在宮中，聞得南昌已爲大兵所破，知是不妙，急急帶了些細軟，預備逃走，才出宮門，走到王府門首，已見官兵前來圍困，當時欲要躲避，以是及不及，早被官兵攔住，當時將宜春王細綁起來，以備送交大營，打上囚車，以待將來押往京師，候武宗正法。徐慶等既將雷王府圍得水洩不通，便即差人往請王元帥大兵入城。王元帥不待馳報，早已得著消息，也就隨將大兵移駐南昌，在外各路勤王之兵，亦駐紮下來。王元帥入城，就南昌府衙門住下，徐慶等進見已畢。王元帥又問了他些破城情形，徐慶細細說了一遍。徐慶又將官兵擒獲宜春王拱樵的話說了一遍。王元帥問道：「現在宜春王拱樵在那裏？」徐慶道：「現在末將營內。」王元帥道：「可將他解來。」徐慶遂退出一會，就將宜春王拱樵解到，見了王元帥，立而不跪。王元帥因他雖是奸王的生父，究竟是箇親王，不能以尋常叛逆相

視；而况謀叛之意，是宸濠所爲，他不過教子不嚴的處分，雖然照例應該滅族，但此時將來有武宗作主便了，所以也不會過難爲他。但問他道：「爾旣身爲藩王，理應上報祖宗恩德，扶助當今佐治天下，纔爲正理。爲何不思盡道，反而縱子謀逆而叛耶？今日尙有何言？爾可知罪麼？」宜春王聽罷大罵道：「王守仁爾不過是小小官兒，怎能管孤家事？天下江山，須是姓朱的，非是姓王的，何須爾來多事？今旣被你獲住，也算孤畫虎不成，反受犬笑，好在寧王未死，將來也可給孤家報仇，若將爾擒獲，必然把爾碎屍萬段，孤家死於地下，亦斷不能饒你。」王元帥被他這一陣大罵，不免大怒起來，因卽喝道：「本帥本欲卽日嚴加審訊，只因大事甚多，好在爾已爲擒獲，俟將來擒獲宸濠之後，再一併治罪便了。」說著，卽命人將他打上囚車，多派心腹好生看管。一聲吩咐，早抬上囚車來，當了王元帥之面，就立刻將他們打入了進去，卽用鐵索鍊好，鎖固起來，便卽送大營，飭令安人嚴加護衛。當下徐慶又說道：「現在寧王府已被圍困，是否進內搜查？先將離宮破去，請令定奪。」王元帥道：「寧王府旣圍困，就煩將軍率領精銳一千，往破離宮，隨後再行搜查，凡宮內一切人等，均不可放走一個。」徐慶向元帥說道：「末將尙有一言回稟元帥，據開離宮當日起造之時，聞得處處皆暗設消息，若不先知，前去硬破，必有性命之憂，萬不可行。是非熟悉離宮情形之人帶領，不可去破。末將前者也曾探過數次，爭奈未得其人。有徐鳴皋一枝梅等人，也未必清楚。末將之意，可將余秀英傳來，元帥細細問他一番，或者他知道其中的奧妙，問明情形之後，便令他協同末將等，一齊進宮，方可事半功倍。請焦大鵬爲佐，助其破之。且末將逆料這離宮，必有死士把守，隨後去破，定還有一番的大殺，但願余秀英深悉其中微妙，雖有死士，亦不甚相妨。」王元帥聽罷道：「將軍之言，甚是有理。」就立刻命人前往城外大營，將余秀英傳來。當下有人答應，取了令箭，立刻出城調取余秀英。不一會，余秀英已隨著去使到來。此時余秀英却不是道姑打扮，已改了戎裝，但見他頭戴了雉尾銀盔，身穿鎖子連環甲，內襯灰色戰袍，足踏鐵頭戰靴，坐下一匹銀鬃馬，左佩弓壺，右插箭袋，腰間挂著一個劍鞘，手執雙股

鎖子連環寶劍，真是一位女中豪傑，圍圍將軍來到衙門前下馬，當有拿雲捉月，將馬帶住，余秀英兩手提住戰裙，緩步金蓮，慢慢走上大堂，到了公案面前，口啓櫻桃，嬌聲說道：「元帥在上，末將余秀英參見。」說著，跪了下去。元帥欠身讓道：「將軍少禮。」余秀英參見已畢，站在一旁說道：「元帥呼喚末將，不知有何吩咐，特來聽令。」元帥道：「非爲別事，只因寧王所造離宮，聞得其中消息甚多，機關利害，不易去破，是猶斬草仍未除根。本帥面擬差飭徐慶等前往破除，以爲斬草除根之計。因徐將軍不識其中微妙，恐中其詭計，因此請將軍前來問明一切。良以女將軍在寧王府內日期甚多，離宮建造情形，何處有機關，何處有消息，女將軍必知之甚悉，此爲國家重大之專，女將軍既爲功臣之妻，亦必與國家効力。將軍好邀封賞，望將軍切勿故辭，恐誤大事。」余秀英聽了這番話，當下說道：「末將既蒙元帥垂問，敢不盡末將所知者，上告於元帥之前，但離宮消息，雖屬衆多，機關雖云利害，苟得其法，毫不艱難。此宮共計八門，皆有消息，內按八卦相生相剋者，誤入一門，必遭慘死。所謂八門，係分天地風雷山澤水火，天門按乾卦，地門按坤卦，風門按巽卦，雷門按震卦，山門按艮卦，澤門按兌卦，水門按坎卦，火門按離卦，這是外面八門，由八門可變六十四門，卽六十四卦，取離名宮者，以離爲君德，故名此義。天門設有寶劍四口，若觸此機，人必爲劍砍死，地門有箭，設使誤入，箭穿心腹而死，風門有劍，誤觸者必被劍死，山門有鎚，誤入其門，必致腦漿迸裂，其餘四門，亦皆暗藏利器，萬不能誤入。每一門各有死士二人把守。十六人已經有寧王吩咐，只令他們保護離宮，雖有敵兵殺至宮門，亦不必出外抵禦，所以今日王府被大兵圍起來，也無人出來禦敵的。這八門一破，內還有六十四門，皆藏有強弓硬弩，誤入一門，斷不能逃出來，卽使未嘗誤入，到了裏面，也須認定方向前去，偶不小心，誤走方向，仍然觸動消息，因內裏路皆如螺絲，周轉曲折，頗難認識。只要將外八門內六十四門破去，及至離宮，毫無阻礙了。」元帥道：「據女將軍所言，這離宮是極利害了，女將軍既知其中利害，必然能破此宮，本帥之意，便請女將軍帶領各位將軍，前去全破何如？」余秀英聽了此言，心中

暗道：「嗚皋現不在此間，我若與衆人前去，原無不可。但破此離宮，也是一件最重大的事，極重大的功勞，雖然由我作主，將來功勞自然我爲第一，而徐鳴皋既爲我的夫主，豈能攘奪其功，必得要此功推在他身上，方是道理。而况當日玄貞老師也與我言過，令我幫助鳴皋立功，今既有如此大功，何能不讓與他？况自古以來，妻隨夫貴，斷無夫隨妻貴之理。我若將此功推讓與他，他將來得了賞封，卽是我得了賞封，他之榮貴，便是我之榮貴。我又何樂不爲？還有一層，他現在將這離宮破去，將來不但身邀榮貴，也可大振聲名。我何不如此如此，請元帥將他調回，一齊前往，有何不可？」獨自沈吟了半會，元帥因他不語，便又問道：「本帥方才所說之言，難道女將軍尙有什麼爲難之處，如有爲難之處，不妨與本帥說明，大家再爲斟酌。」余秀英聽了此言，正中己意，因答道：「元帥之命，焉敢固辭。惟夫主徐鳴皋遠在南康，未將去破離宮，頗多不便之處，是非夫主同行，各事才得方便。只因這離宮未將一人，既不能破，而欲與各位將軍併力同行，未將甚有難言之隱。若不前去，又不敢違元帥之命。若欲前去，又礙於夫主不在此間。若請元帥將夫主調回，南康亦係重大之事，不可暫離該處，所以未將沈思熟慮，竟無良策，因此沈吟不語，左右爲難。元帥如有善處之法，未將當立刻効力便了。」不知王元帥聽了余秀英這一番話，想出什麼良策來，以便余秀英去破離宮，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九回 徐鳴皋奉書遵大令 余秀英暗地私說情

話說王元帥聽了余秀英這一番話，當下哈哈大笑道：「女將軍所以爲難者，原來爲徐鳴皋不在此間，與諸將軍一起同處，不免有授受不親之嫌。本帥看來，雖然秉此大義，却是爲女子的道理，但經權並用，自古皆然，而且爲國家的大事，似亦無須如此拘執。」余秀英一面聽王守仁說，一面暗道：「不好，不要他猜出我的私心來，若欲爲他道破，那就不成事體了。不若我再用言激之。」因不等王元帥說完，他又搶著說道：「元帥之言，何不諒

末將之意？未將豈僅爲授受不親，這些須嫌隙，便爾拘泥如此？末將方纔也曾回明元帥，未將有難言之處；今元帥不諒未將苦衷，只以授受不親，經權並用一語說未將，誠不知元帥視未將爲何如人，抑仍作未將未歸元帥之時乎？若不諒未將苦衷，未將誓不前去。雖觸元帥之怒，悉聽元帥處治，且頭可殺而身不可辱也。」侃侃數言，把個王元帥反說得羞愧起來，自知言多不慎，因正色起敬道：「本帥前言，非不曲諒女將軍，但鑒於女將軍沖鋒對敵，並不畏懼，所以纔有此語。今既聞言，本帥何可使女將軍前去？本帥當調回徐將軍，以助女將軍破宮便了。」余秀英暗道：「這老頭兒中了吾的詭計了。」因又謝道：「若蒙元帥將夫主調回，未將敢不力圖報効。」王元帥道：「本帥卽刻差人前去調取女將軍，今日不必出城回營，就在府署上房內暫歇罷。」余秀英答應，隨即退下，帶領拿雲捉月進入上房而去。王元帥當下便拔了一枝令箭，又親筆寫了一封書，飭令心腹星夜飛奔南康，調取徐鳴皋限日卽來。當有弁差奉令持書，趨趕前往，不到兩日，已到徐鳴皋營內了。當將令調的話說明，又將王元帥的書信取出，呈遞徐鳴皋視看。徐鳴皋將信接過，開封，將信箋抽出看看，只見上寫着道：

鳴皋將軍足下：某日得捷書，悉將軍以智敗逆賊者，再足見好謀而成，欣慰之至。某亦於某日親統各路勤王之師，直抵昌南行，至中途，用伍定謀計，詐稱病劇，屯軍不行，使南昌無備，却暗令徐慶焦大鵬等，率督精銳，倍道而行，啣枚疾走，進入南昌。果於是夜四鼓，徐慶身先士卒，破廣順門，克復南昌，尋獲宜春王拱樞。某何德何能，此皆上托國家洪福，及賴諸位將軍之功也。某現在屯兵南昌，待破離宮後，卽拔寨進取。惟離宮甚不易破，非余秀英不克建此大功，而又據余秀英面稱有難言之隱，非

將軍不能助以成功，此皆確係實情，某亦不便深問，不得已亟望

將軍速回，與余秀英同破離宮，是爲萬幸。所慮南昌旣破，宸濠旦暮必得警報，勢必回兵救援，惟望

將軍轉告同袍，務竭死力以禦，毋任回軍。某亦飛飭募容貞，遵照辦理矣。毋誤切切，介生上白。

徐鳴皋將這封書看畢，即刻將王能徐壽請來說明一切，又將王元帥的書給大家看過了。徐壽等當即說道：「大哥放心前去，若宸濠果有回軍救援之事，弟等當竭死力以禦，斷不負元帥之囑，大哥之托便了。」徐鳴皋又諄囑一番，即便偕同來人，一齊馳回南昌而去。不一日，已至南昌，當即去見元帥。王元帥見鳴皋已到，深爲大喜，便問道：「將軍此回南康，當已佈置停當了。」徐鳴皋道：「末將會再三諄囑徐壽等，小心堅守，竭力阻禦，不致有負元帥之囑。惟宸濠一經得聞警報，勢必拚力回救，特恐南康兵力尚嫌不足，在末將之意，仍宜添兵相助，以厚兵力，則更萬無一失。」王元帥聞聽此言，說：「將軍之言甚善，某當添兵以濟之。」因此便飛飭伍定謀率領精兵三萬，星夜馳往南康，以厚兵力。伍定謀得令，自然趨趕前去，不必細表。且說徐鳴皋當下復又問道：「元帥調末將回來，專爲幫助余秀英去破離宮，不知元帥何日命末將前往？」王元帥道：「是非問余秀英不可。」徐鳴皋道：「余秀英現在何處？」元帥道：「秀英現在這裏。」說著便令人到上房裏，將余秀英傳出。不一刻，秀英出來，一見鳴皋已回，好不歡喜。先與元帥參見畢，站在一旁。元帥道：「今鳴皋已回，但不知女將軍還是今日前去抑明日前去呢？」秀英道：「元帥儘管派人應使何人前往，將人派定，妾准明日進宮，但有許多要事，不堪爲外人道之言，求元帥容妾與徐將軍商定後，方可應手。」王元帥道：「事屬因公，何嘗不可。」當時即令徐鳴皋與余秀英暗地熟商妥善。余秀英答應，即同徐鳴皋到了後面，屏退左右，單留拿雲捉月，在面前伺候。余秀英道：「將軍可知妾之用意否？」鳴皋道：「我那裏知道？」秀英又道：「將軍不知妾意，豈以妾真有難言之隱，欲與將軍熟商麼？」鳴皋道：「既無難言之隱，又何必於稠人廣衆之中，使我隨你來此呢？」秀英道：「妾之意，誠爲將軍計，並非爲妾計，將軍何不善體妾意麼？」鳴皋道：「我一生以剛直爲懷，不慣學兒女之態，爾既有言，但請說明使我知道。若果於義理不缺，公事無虧，我自當敬你，設若不然，我亦不敢從命。」余秀英聽了此話，不但不怪他言語生硬，反自欽佩他，不愧爲英雄，因此說道：「妾又何敢以不義不禮之事，有陷將軍妾所以

爲將軍計者，以妾從將軍，當遵從夫之義。昨日元帥命妾去破離宮，這離宮甚不好破，然熟能生巧，毫不爲難，以妾一人就可破得，然一再思想，覺得妾獨自去破，亦不過博得個勇猛之名，何如以此功讓與將軍，使將軍有上賞，賜勞封功，蓋三軍名震四海，妾雖不能親受榮貴，亦復與有榮施，良以自古迄今，夫榮妻心貴，只有妻隨夫貴，未有夫隨妻貴之理，而況將軍既成此大功，妾亦相助爲理，妾將來或亦得邀上賞，如此辦法，所謂俱有榮施，兩不偏廢。若只願妾獨自爲計，現在破了離宮，將來得邀上賞，與將軍既毫不相涉，妾亦何樂偏受其美名。所以思維再四，才與元帥前說有難言之隱，其實欲令元帥調取將軍回來，以成此一件大功，此係妾不敢偶置將軍於度外，然將軍當亦不謂妾以詭譎之行，欺詐於元帥之前，即妾自家思維，亦似於義理公私均不缺陷。有此一段私情，所謂有難言之者，即此之謂也。明日將軍隨同妾破去離宮之後，萬一元帥追問如何爲難之處，望將軍仍以難言之隱對，即此之事，所包者廣，想元帥聽了此言，當亦不便再三追問。此時將軍之功既立，妾之私意已伸，而元帥詭譎之言，亦得遮飾過去，將軍尙以爲然否？」徐鳴皋聽了這一番話，當下笑道：「妙則妙矣，但不過詭詐太甚，以詭譎以欺大帥，恐冥冥中將有懲其不直者。」秀英也笑道：「我本來無此心，第以令師伯玄貞老師會謂妾有相助將軍立功一言，妾所以念茲在茲，不敢或失。今詭計但爲將軍起見，恐冥冥中不但問罰，或亦從而賞我，未可料也。」徐鳴皋道：「今日雖奉元帥之命而來，究竟不便長久耽擱，明日何時動身，望即說明，我便出去告知元帥。」余秀英道：「妾亦不便久留，若元帥問將軍何時動手進宮，可告以明辰卯正三刻前。」徐鳴皋答應，當下出來告知元帥，畢竟如何大破離宮，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回 逞絕技女將破離宮 聽良言從賊甘投地

話說徐鳴皋從上房內出來，將余秀英所言次日卯正三刻進宮的話，告知元帥，元帥大喜，當命焦大鵬、伍天

熊楊小舫狄洪道人道：「明日卯正三刻將軍等可隨同徐將軍余秀英前往寧王府大破離宮，務各努力向前，功成之後，定再請旨嘉獎。」焦大鵬等答應退出。一宿無話。次日一到卯刻，大家紮束定當，俱各努力向前，到南昌府署聚集。王元帥亦復升坐大堂，衆人參見已畢。余秀英此時也帶同拿雲捉月出來，與王元帥參見後，便即告辭而去。今日衆將與余秀英，又非戎裝打扮，皆是穿著緊身衣靠，各帶短兵。惟有余秀英更加出色，只見他身穿玄色湖縐洒花密扣緊身短襖，一條三寸寬闊鵝黃色絲縐緊束腰間，下著玄色湖縐洒花緊腳罩褲，腳登花腦頭薄底綉鞋，頭上挽了個盤龍髻，紮着一塊玄色湖縐包腦密排兩道鏡光，一朵白絨纓，頂門高聳，手執雙股劍，愈顯得粉臉桃腮，柳眉鳳目，嫵媚帶着英雄的氣概。拿雲捉月兩個丫頭，也是短衣緊紮，一色的玄色湖縐密扣緊身玄色湖縐紮腳罩褲，頭挽螺髻，也有一塊包腦左旁斜着一朵白絨纓，手執單刀，倒也雄糾糾氣昂昂，相伴著余秀英不離左右。一共八個人，出了南昌衙門，直望寧王府而去。不一會已離府前不遠，遙望三軍如蟻，將一座寧王府圍得水洩不通。余秀英看罷，暗歎道：「我幸虧見機速，不然也要同遭此厄了。」正想著，已到府前，徐鳴皋首先向前，一聲大喝：「爾等三軍速速閃開，讓本將等進宮查辦。」話猶未了，只見衆三軍一聲喊，咄當即分開一條大路。徐鳴皋等八人搶步上前，便要進去，忽見寧王府前關得如鐵桶一般。徐鳴皋便要沖殺進去。焦大鵬道：「賢弟何必沖打我？我又不是不會飛檐走壁，但須登高而進使了。」徐鳴皋道：「由高而入，原無不可，但今日之行，非比往日，似宜正大光明進去，方合體裁。」焦大鵬道：「既如此說，你們也不必沖打待我，先進去，將門開了，然後你們正大光明進去，又何不可？」徐鳴皋正欲攔阻，已見焦大鵬身子一竄，早已飛上牆頭，一幌已不知去向，不到半刻，只見那府門吱呀一聲，業已大開。焦大鵬從裏面大笑出來，口中說道：「我道這些把門將軍，是個銅澆鐵鑄，原來是些泥塑木雕，不但經不起殺，而且是豆腐一般的。」說罷大笑不止。於是徐鳴皋等七人進了大門，但見兩旁已被焦大鵬殺却了七八個，躺在地下。徐慶道：「不怪焦大哥誇口，這些王八

羔子，真不經殺，怎麼瞬息之間，已被焦大哥殺這許多了？真可笑之至！說著，一路進內，直奔離宮而去。不一刻，已望見一座宮殿，皆是朱紅漆的裝修，黃簷半天，好生軒敞。余秀英道：「焦大哥與徐慶、狄洪道、楊小舫三位賢弟，可併力抵敵這宮門口把守之人。我與徐將軍、雲掇月兩個丫頭進內破他的消息。等將外面八門打破，我等便從裏面殺出，先將把守宮門的這一班亡命殺死之後，再併力去破他裏面六十四門。」大家答應了，即搶步上前，各人手執兵器，一聲大喝，余秀英、徐鳴皋、拿雲掇月四人已飛身上了屋面，這焦大鵬、徐慶、楊小舫、狄洪道，直奔宮門而來。且說余秀英等四人上了屋面，秀英便帶着鳴皋，走到天門方向上，秀英首先向鳴皋說道：「將軍不必動手，但看妾破他的消息，若有人來廝殺將軍，但敵住來人，不可放他過來，務要將些那亡命殺却。」徐鳴皋答應，帶把守宮門的前來廝殺。這裏余秀英便將身在屋檐上，使了個猴猴墜枝式，倒垂下去，四面一看，將那消息的總頭尋出來，即將手內的寶劍，向那總頭上一撥，只聽嘩啦一聲，天門方向上兩扇門已大開下來。余秀英當下便翻身下去，腳踏實地，進了天門，又從天門背後，尋出暗機關，將機關撥動，即刻向外面一跳，便出了天門。只聽一聲響，如天崩地裂一般，登時那七座門，皆次第開了。原來這總機關在天門上面，總暗機關在天門背後，只要將總暗機關撥開，那七座門不須費事，自然次第開了下來。若遇着不知道的，誤開了別的門，不是爲刀劍所傷，只是爲寶劍砍死。那這八座門上，都有暗器。此時八面八門已爲余秀英破去，當下余秀英便來招呼鳴皋，一齊進內，好殺至門外去接應焦大鵬等四人。一回頭已見鳴皋與拿雲掇月在那裏與五六個把守宮門的廝殺。余秀英也不問他青紅皂白，舞動雙股劍，直殺過去，跑到面前，出其不意，手起劍落，即刻就砍傷了兩個。徐鳴皋一見余秀英已砍傷了兩個，倒在地下，他就抖擻精神，單刀一擺，只見一路白光，舞將過去，不到二三個回合，那把守宮門的，又被砍倒了二人，還有兩個，却好拿雲掇月一人一個，送他們歸陰去了。這六人，一齊皆被殺死。當下便即進入門內，以便沖殺出去接應。焦大鵬等四人繞進天門，忽從雷門外，又殺進四個人。

來齊聲喝道：『無知的小輩，膽敢前來破此離宮，你等不認識我等麼？』徐鳴皋等更不打話，只顧迎殺過去。余秀英一面迎敵，一面細看內中，只有兩個知道他的名姓，一喚賴飛雲，一喚王有章，其餘皆不知他的姓名。因喚王賴二人說道：『你等毋得恃強，可認得我余秀英麼？』賴飛雲、王有章二人一聞了余秀英三字，登時三尸冒火，七孔生煙，大聲罵道：『好大膽背義忘恩的賤婢，王爺待你不薄，你何故叛寧王？』王爺投敵衆，現在又來破宮，王爺的大事，皆敗於你這賤婢身上，你還敢恃強到此，衆人無不生啖你的肉，爲寧王雪恨，不要走，看傢伙！』賴飛雲手執九股鋼叉，王有章手執八角銅錘，一齊飛向前來，直望余秀英打來。余秀英見來勢凶猛，若論臂力，萬萬抵敵不住，只得智取之。隨即與他二人一面閃躲，一面罵道：『好無知的匹夫，爾等只知貪享榮華，不知利害。寧王以親藩叛背朝廷，罪該萬死，你小姐見機尚速，所以得有今日，不致身首異處，那些助紂爲虐的，死的，死亡的，已不知其數，爾等若知時務的，卽當自縛投降，或可免一死，不然一定同歸於盡。而况宸濠遠在南康，宜春王又被擒獲，李自然又不知去向，試問你等就將這離宮把守得萬無一失，試問你等有何益處？且宸濠不久將行就獲，宸濠被獲，就使留得此全不壞的離宮，又有何益？主人旣拋置不顧，亦且無家可歸，你等不思自尋生路，反在這裏恃強用命，我且問你，有何益處？雖元帥與你爲讎仇之輩，但你等能自愧悔，不宜從順了好王，卽早回心投誠自縛，去求元帥，或者不答旣往，予以自新，將來也可大小博得一個功名，總比順從奸王，逆天行事，眼見慘遭殺戮，身首異處的好多。卽使王元帥見惡爾等行爲，不容收納，我等尙可以從旁求免，縱不能准予投誠，也可免爾一死。乃爾等不思細意打算，今大兵已將王府圍住，如鐵桶一般，一任爾等再有能爲，可能以一當千，殺退大兵，保全王府麼？真算是些極蠢極愚之人了！』賴飛雲、王有章聽了這一番話，登時悔悟起來，不與余秀英廝殺了。隨說道：『我等如果投誠，你能救我等麼？』余秀英道：『你等若果矢志投誠，我當力保便了。』不知賴飛雲、王有章究竟降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一回 徐鳴皋抄檢甯王宮 朱宸濠逼走盤螺谷

話說賴飛雲王有章二人聽了余秀英那番話，大有歸誠之意，因與余秀英道：「我等若果投誠，你可能保我麼？」余秀英道：「你等果真投誠，我豈有不保你等之理？」徐鳴皋也在旁接著說道：「你等若果改邪歸正，本將軍當力保你們，大小得一個官爵，以助王元帥殺賊立功便了。」賴飛雲王有章二人聽了此言，當即向徐鳴皋余秀英納頭便拜，口中說道：「小人得蒙垂救，生死難忘，從此當願效犬馬。」徐鳴皋當下將二人扶起道：「尊兄能見機而作，將來即爲一殿之臣，何必若此客氣，惟望始終如一，不生二心，便是尊兄等之幸。」賴飛雲王有章當即發誓道：「小人等若有二心，將來定死於刀箭之下。」徐鳴皋大喜，正要一同殺出接應，焦大鵬等四人却好他們已走了進來，只見焦大鵬笑道：「殺完了，我們這一會兒到那裏去？」徐鳴皋見說大喜，當下又將賴飛雲王有章投降的話說了一遍，焦大鵬等四人見了禮，余秀英道：「我們且到裏面，將那六十四門破完了，就完事了。」賴飛雲王有章道：「這六十四門不勞將軍費力，我等願效犬馬，以爲報效之誠何如？」徐鳴皋大喜道：「仰賴尊兄之力，我等當得幫助，共成此功。」說罷，各人便一同前去，賴飛雲王有章首先到了門口，只見他將兵器在手中執定，向迎面那一座朱漆大門，兩箇銅鑲上，盡力一擊，只聽嘩啦一聲，又聽裏面叮叮噹噹陣亂響，又似鈴鐺，又似兵器，落在地下的聲音，登時兩扇朱漆大門大開，賴飛雲說：「諸位將軍跟我走，不要走錯了，誤觸機關。」當時走入門內，徐鳴皋緊緊跟隨，只見裏面那些路，都是迴環曲折，實難認識，走了一會，又見迎面有座神龕，賴飛雲王有章二人走至面前，即將神龕兩傍的那柱子執定，先向左邊一推，復向右邊一拉，只聽一聲响，登時各處窸窸窣窣，希裏嘩拉一陣亂响，那六十三門全行大開，原來這總機關就在這神龕裏面，真是知道的，毫不費力，若不知道，不但出力不討好，而且有性命之憂，算是一座離宮，當日造的時節，不知費了許

多工程，許多心血，方能造就起來。今日却毫不費力，全個兒破去。當下徐鳴皋等，即隨着賴飛雲、王有章二人，到處將那些機關消息，練索悉數斬斷。這六十四門，永遠就不能自開。自關，誘人誤入了。徐鳴皋斬斷消息之後，便至宮內，將所有的寶物，全行抄檢出來。原來這離宮內，却是藏的珍奇異寶，并有犯禁之物，不計其數。徐鳴皋一查，明記了帳，統共珍寶一千二百件，犯禁之物，如金印龍章，及龍軍風蓋等件，統共三百餘件。抄檢之後，徐鳴皋即命賴飛雲、王有章二人嚴加看守。王有章二人也就答應。徐鳴皋道：「你們在此稍候，我去先稟明元帥，是否乘此進宮，帶兵捉拿眷口。」徐鳴皋道：「鳴皋回南昌府稟明一切，王元帥道：『離宮既破，還不趁此將奸王眷口拿下，等待何時？』」又道：「那離宮所有的寶物，即著暫行封固，不必運出，留爲後來的對證。所有眷口概行拿來，分別寄禁候奏。明皇上定奪。」徐鳴皋一聲得令，即刻飛身出了南昌府衙門，望寧王府而去。到了王府面前，調撥了一千精兵，帶入王宮，并會同焦大鵬等，各處搜查。逢人便捉。可憐那些王妃、郡主、宮娥，使女家人，太監僕從，護衛，個個是哭哭啼啼，束手待縛。徐鳴皋等帶領一千精兵，不到半日，已將宮裏上下人等，一齊獲捉，真是雞犬不留。共計上自王妃，下至服侍人等，一共三百六十八名。徐鳴皋當下帶了兵卒，一齊押至南昌府署，先將衆人點名已畢，然後分別寄入縣監，又派精兵看守起來。寧王府仍留兵將，在那裏看守。又將賴飛雲、王有章二人調出離宮，另換二員大將前去看守。諸事已畢，便傳令三軍養兵三日，再行拔隊起程，往南康進發。王元帥又具了表章，差人馳奏進京。且說宸濠在南康府打了敗仗，已是日夜不安。這日忽見李自然狼狽而來，宸濠便吃一大驚。當下問道：「先生何以至此？」李自然道：「千歲切莫再提了，南昌已被王守仁中途詐病，大兵不行，却暗令徐慶等一千猛將，督帶精兵十萬，倍道而進。於七月十六日夜四更，經徐慶等攜帶沙囊，壘爲沙壘，斬奪廣順門，破了南昌。其幾被所捉，幸賴飛雲、文龍奮勇殺出南門，方逃走出來。到此爲千歲送信。」宸濠一聞此言，大叫一聲：「南昌失守，大事去矣！」說罷，便昏倒在地，不省人事。當有衆人立刻將宸濠扶起，慢慢喚醒。宸濠復說道：「南昌

既失守，在軍師之意，當復如何？難道就任王守仁如此凶橫不成麼？李自然道：「現在別無妙策，惟有趁南昌新破，民心未定之時，趕緊合全力去救，或可挽回於萬一，此外却別無他法了。」宸濠也沒法，只得立刻傳旨，令鄴天慶趕速退兵，隨同自己趕趕馳回南昌救援；又飛調安慶雷大春火速督帶全部棄了安慶，馳救南昌。且說宸濠即速起程，同鄴天慶回往南昌進發，不意徐鳴皋原紮的大營，適當南昌要隘，若繞道而進，必須多走幾日。宸濠此時，只顧欲救南昌，那管有兵阻擋要路，當下即命鄴天慶沖殺過去，鄴天慶得了令，即刻奮不顧身，帶領精兵沖殺過來，那知殺到官兵營前，并無什麼大將，亦非精銳士卒，不過是些老弱士卒，宸濠在馬上大悔道：「孤早知徐鳴皋已無精兵在此，孤也可分兵攻取他郡了。」李自然在旁亦說道：「王守仁用兵到也有些神出鬼沒之計，如何這樣一座大營，只放着數百名老弱的小卒，就可以瞞過我等。照此看來，去破南昌者，大約亦不過二三千人，他詐稱十萬耳。」宸濠道：「孤不知先生熟讀兵書，何以也為他人所算？」李自然聽了這話，好不慚愧，當下衆賊兵沖出大營，那些官軍，也不迎敵，只見得紛紛往兩邊退讓。前隊已過，約走了有三五里，前面忽然不走，當有一騎馬到後隊，向宸濠稟道：「前面兩山夾道，山勢深險，恐有埋伏，請千歲定奪。」宸濠聞言，當即飛馬來至面前看視，但見兩山高聳，中間只有一條路，而且險阻異常。宸濠便問鄉導道：「此處何名？」鄉導官答道：「此名盤螺谷，這谷內路甚崎嶇，回環曲折，甚不易行，惟有前往南昌，却較大路要少三日路程。」宸濠道：「只要距南昌較近，自然走此而去。」鄉導道：「萬一敵人在此埋伏，進了谷口，伏兵齊出，把我兵圍困在內，將如之何？」千歲還宜三思。」宸濠道：「除了此谷，較南昌再近的，尚有別路可通麼？」那鄉導道：「在此東北一百二十里，名曰樵舍，由樵舍往南昌，須由水路前進，不過三日可以直抵。」宸濠道：「何能等待三日？」遂不聽鄉導之言，即刻催兵前進。前隊奮勇進發，已走進一半，忽見一騎馬飛馳而來，報道：「前面的路，已被敵兵用樹木塊石塞斷，前行無路，將如之何？」宸濠尙自不信，忽聽兩山內一聲炮响，金鼓齊鳴，那一片喊殺之聲，真個如山

崩地陷，只見紛紛的擗木炮石，直滾下來。不知宸濠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二回 朱宸濠退保樵舍 雷大春進攻九江

話說宸濠正領精兵入谷，賊衆已有一半進入谷口，只見兩邊山上擗木滾石，直打下來，軍士不能前進，前面又被木石截斷去路，衆賊兵此時各顧性命，都向谷外逃走。宸濠也驚惶無地，鄴天慶保定宸濠，急急逃走。那谷中賊衆被擗木滾石，打傷者不計其數，自相踐踏而死者，亦不計其數。衆賊兵好容易死命奔出谷口，已折傷了一半。宸濠只嚇得坐在馬上，如泥塑木雕一般，幸虧鄴天慶、吉文龍等人保護逃走，不然也要死於亂軍之中了。正在奔走之間，忽見前面金鼓齊鳴，喊聲大震，一枝兵攔住去路。當先一匹馬飛到面前，馬上坐著一人，手執長鎗，一聲喝道：「徐壽在此，逆賊往那裏走？你還指望去回南康麼？」南康早已得了多時了！原來宸濠退出谷口之後，便令衆人馳回南康，他以為南康的官兵全數屯紮盤螺谷，兩山不過二千兵在此。南康的大隊，當宸濠未出南康之前，由伍定謀定計，暗藏撤住他處埋伏好了。一俟宸濠大兵出了南康，他便將兵復調到原處，任黎下來，隨即得了南康。復令徐壽、大武、王能三人，到盤螺谷截宸濠、南康的歸路。此時宸濠在馬上一聞此言，知南康復又爲敵人襲取，登時三尸冒火，七孔生烟，便命左右冲殺過去。徐壽等亦復死命攔殺，鄴天慶等大殺一陣，只是不能過去，只得仍舊退回。徐壽等見賊兵退下，當又追殺一陣，直追至二十里方止。就此地安營下寨。宸濠直退下三二里外，也方才立下營寨來。當下顧謂左右曰：「孤一敗至此，前難進兵，後無歸路，這便如何是好？」李自然又復上前獻計道：「在某之意，莫如保守樵舍，等安慶兵到，再作良圖。」宸濠道：「先生何以知安慶的兵了，必走樵舍？」李自然道：「安慶距樵舍不遠，而且往南康甚近，雷大春既奉了千歲的令，他必定急急趕回南康，取道樵舍，要少走二日路程，某所以知安慶兵了，必走樵舍的。」宸濠別無良策，只得答應。當日令三軍暫

歇一宿，次日卽往樵舍進發。沿途有自南昌來的，宸濠就命人將他捉來，細問根由，方知宜春王次日卽爲官兵所獲。宸濠聞知，更是恨如切齒。走了一日，已離樵舍不遠。在宸濠之意，仍相趕到樵舍下寨，那知人困馬乏，不肯前進，只得在半途又安下寨來。次日再走，第二日又有南昌來的人，宸濠問知情形，又知離宮已破，宮中自王妃以下，同被徐鳴皋與余秀英等人搜捉出營。經王守仁分別監禁。宸濠聞了此言，更加痛恨，大罵王守仁不已。李自然以及一衆人等，齊聲勸道：「千歲萬勿過惱，好在我軍尙有三萬，雷將軍那里尙有數萬，也可與王守仁作背城一戰，某等當效死力，以助千歲。若千歲有傷龍體，衆將再一離心，那時大事真難挽回了。還請千歲格外保重爲要。」宸濠見衆將苦苦相勸，也只得勉強說道：「孤一出南昌，便國破家亡，好不惱殺人也。雖承諸位將軍忠義待孤，但孤已勢衰事危，恐怕再難大振兵威了。而且糧草器械，均不敷用，又當如何？」李自然道：「這到無須慮得，可急將就近小州縣，再奪他一兩城，尙可支持半月。現在可保守樵舍，以得安慶兵來，再作良圖便了。」於是宸濠便聽衆人之言，退守樵舍。這樵舍係屬何縣所轄，原來在九江安慶搭界之間，離安慶尙遠，距九江甚近，就在鄱陽湖一帶。宸濠在樵舍將寨立定，日望安慶的兵來。不到二日，雷大春的大隊已至，此時雷大春并不知宸濠兵已敗得如此，退保樵舍，他以爲多是敵軍住紮此地，及至見了旗幟，方才知道當下便進大營去見宸濠，問明各事，方知以上之敗。你道安慶有一枝梅在那裏屯兵駐紮，雷大春如何得過此處。原來也是伍定謀密遣人馳書至一枝梅軍中，囑令一枝梅將雷大春放出料他必走樵舍，然後再令一枝梅截斷歸路，使賊衆全聚樵舍，再設計於湖中擊之，所以雷大春得來此處。宸濠既將以上情形，告明雷大春，當下雷大春的一枝兵馬，也只ได้ใน樵舍紮下。這日軍中不過尙有半月之糧，宸濠憂慮不已。李自然獻計道：「此處離九江甚近，千歲何不遣一枝兵取了九江，若能將九江攻取過來，雖一年之糧，也足敷衍，願千歲思之。」宸濠大喜，因道：「先生之言甚當。」當卽遣雷大春率領所部進攻九江，且說九江知府姓胡名禮，爲人性極暗昧，終日飲酒不理政事。這日

正在上房內飲得大醉，忽見家丁進來報道：「啓老爺！現在有探子來報，說是寧王宸濠，由南康大敗下來，退保樵舍，近因軍中糧草，只敷半月之用，特令大將雷大春，帶三萬人馬前來攻打九江，已離九江不遠了，請大老爺速速定奪。」胡禮一聞此言，帶醉說道：「你等不必驚慌，想雷大春多大本領，能將這九江城攻打過去，你可據本府的話，傳知各城門，使他們只要將城門關閉起來，就使雷大春到了此處，他見我城門都閉，他不能進城，亦可以就退去。你即照我這般話告知他們，只要將各城閉起來，包管萬無一失。」那個家丁聽了這番不倫不類的話來，賊人帶領三萬雄兵前來攻城，但須將城門閉上，他便不能進城，望望即退去，這不是說夢話麼？當下亦不與他較論，連口都不會答應，掉轉身向外就走。到了自己房內，將所有的細軟收拾收拾，他便走之大吉。不過半日，雷大春的兵已臨城下，見各城門雖然關閉，却無什麼守城兵把守。大春也不顧他城裏有兵無兵，便令所部併力攻城。不足兩個時辰，九江城已唾手而得。當下大春即帶一千兵進城，其餘的駐札城外。到了城裏，先往府裏搜括錢糧，又將獄門打開，放出死囚，又將胡禮全家殺戮，將所有的金銀珠寶搜括一空。復令一千兵卒分往民間擄掠，整整搜括了三日，把一座九江城中所有的富戶，全行搜括殆盡，也得了有三四千萬。可憐城中那些百姓，見了如此賊兵，只很少長了兩條腿，跑不快，只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攜男扶女，只望城外逃命。那裏還顧得什麼家財？雷大春將賫財搜括殆盡，他使留了一員偏將，二千賊兵，在城中守城，其餘仍回樵舍。到了樵舍，大營將以上事說了一遍，便命衆賊將所有搜括來的財物，悉數運入大營。宸濠一見有三四千萬，好不歡喜。因與雷大春說：「非將軍之力，不能得有如此鉅款，今有這一宗大糧餉，也不患軍中無餉，也可與王守仁力戰了。」說罷，大喜，雷大春亦自以爲得計，於是便在樵舍練軍練陣，又於沿湖一帶岸上，立下二十餘座寨柵，準備與王守仁對敵。你道王守仁破了南康，已有好些時日，爲何不出兵前來？只因王守仁真個有了大病，始則身熱頭痛，繼且人事多不清，原來沿途辛苦，寒熱不安，又是東奔西戰，一夏受了暑熱，退伏胸中，不曾發作，現在却得

了個秋瘟的病症。所以這些日，均在南昌府中養病，不會出兵。直至半個月後，病勢方才漸漸退減，又過了八九天才能起牀。這日便擬力疾從戎，忽然京城裏有探馬報來說道：『說是武宗因宸濠久戰不克，御駕現要親征。』王守仁聽了此言，實在不大以為然，因暗道：『主上雖有此意，在朝各大臣，總沒有一個力諫麼？而况我前者已有表章呈奏進去，奏稱南昌已破，宸濠不久亦將就擒，何以主上仍自要親臨？我今日就死難明白了。』畢竟武宗何時出京，何時親征逆賊宸濠，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三回 明武宗御駕親征 朱宸濠暗遣刺客

話說王守仁得有消息，知道明武宗御駕親征，心中頗不為然。你道這是何意？原來王守仁却有一番用意，實因六飛遠出，內外皆有可懼之處，內則閣臣專權，雖然劉瑾伏誅，而後起者亦不一而足，難保不趁御駕遠出之時，忽生事端。外則因宸濠現已一敗塗地，可不勞御駕出巡，而且宸濠交通肘腋，保無內官私通宸濠，囑令他沿途設法暗殺武宗，因此或有不測之事。所以王守仁左思右慮，殊不為然。若要專摺進諫，已來不及。莫道王守仁此慮不是，後來武宗駕至半途，幾為宸濠所算，此是後話，暫且不表。且說武宗這日，接到王守仁的表章，因宸濠尚未克復，遂決計親征。時有內閣學士楊廷和苦諫不聽，以安邊伯許泰為威武副將軍，領先鋒事，趨南京太監張忠，左都督劉暉，趨江西，令王守仁兼領巡撫事，各領雄兵十萬，自統御林軍三萬，率衆南征。擇定正德十四年秋八月辛酉出師。到了辛酉這日，督率大隊出了都門，分兵兩路，威武副將軍許泰直奔南京，自與太監張忠，左都督劉暉，督率王師，一路上浩浩蕩蕩，直望江西進發，暫且不表。再說宸濠遣保樵舍之後，又令大春取了九江，軍中糧餉亦甚豐足，又沿岸為營，立了有二三十餘座寨柵。雷大春在九江反監劫獄之時，又放出許多死囚。內中有二名大盜，一喚趙虎，一喚錢龍，此二人都是臂闊肩開，膂力極大，有萬夫不當之勇，又並能飛檐走壁。宸濠得

了此二人，更是大喜。趙虎、錢龍本來是安徽壽州府獨峯山的強寇，因為在九江犯案，被捉在監牢收禁起來。也二人還有兩個結義兄弟，現在二龍山聚積一二千嘍兵，專門打劫。當下趙虎、錢龍即與宸濠道說：「小人蒙受千歲之恩，無以為報，今觀千歲營內大將，雖然不少，尚恐不敷調遣。小人尚有兩個結義兄弟，一姓周名喚世熊，一姓吳名喚雲豹，均有萬夫不當之勇，現在二龍山落草，手下有一二千嘍兵。小人願到二龍山，將這兩個結義的兄弟，并所有嘍兵全行招來，以為報德之地。不知千歲意下如何？」宸濠正慮戰將不敷調遣，今聞此言，心中大喜道：「難得二位壯士肯保孤家，去招人馬到此，立了功，甚是可喜。孤今封二位將軍為游擊之職，俟事定之後，再行加封。」錢龍、趙虎當下謝過，復又說道：「事不宜遲，末將等即須前往招集才好。」宸濠道：「但不知此去二龍山有若干路程，往返須要幾日？」錢龍道：「十日足矣。」宸濠道：「愈速愈妙。」錢龍道：「總不誤千歲的大事。」說罷，二人出了營，飛奔二龍山而去。不足十日，果然周世熊、吳雲豹帶了一二千嘍兵，隨同錢龍、趙虎二人一齊到此。當下由錢龍、趙虎二人帶領去見了宸濠，只見他二人也生得十分雄壯，虎背熊腰，豹頭環眼。宸濠看罷大喜，因也封他二人為游擊將軍之職，并令他四人同為隨駕護衛。四人感謝不已，帶來二千嘍兵，即改為護衛親兵，仍歸趙錢周吳四人統帶。宸濠吩咐已畢，次日忽見有個營官帶了一個人進來，見宸濠說道：「稟千歲，末將昨日巡營，捉得奸細一名，正要解往大營，聽千歲發落。那奸細忽稱是京城裏張大監差來的，說有機密事面稟，并有書信面呈。」宸濠問道：「此人現在那處？」那營官道：「就是此人。」宸濠命將那人帶上，營且即將那人帶過來了。那人一見宸濠，先行了禮，然後跪在下面說道：「小人姓陸名寶，只因內官張老公公，差遣小人星夜到此，有機密事奉稟，求千歲屏退左右，小人好奉告一切，并有書信面呈。」宸濠道：「左右皆是心腹，爾但將書信取了來呈閱。」陸寶聽說，便從腰間將書取出，呈遞上去。宸濠接過，將書拆開，從頭至尾看了一回，心中十分喜悅，因說道：「孤知道了，你可到外面去歇息，明日回去罷。」陸寶站起來，即刻出去。宸濠當下即將李自

然等請來議道：「方才接著張銳的密書，說昏王已費出京，親自到此，與王守仁合兵一處，前來伐孤。張銳囑孤可於半途密遣刺客前去刺駕。此計雖云極好，爭奈其人難得，先生及諸位將軍意中，可有爲刺客的人麼？若將昏王刺死，孤還怕什麼王守仁麼？」李自然沉吟半晌道：「這人可實在尋不出來。」話猶未了，只見錢龍趙虎奮身而出，向宸濠說道：「千歲若見信，末將願當此任。」宸濠見是新來的二人，恐怕他們口是心非，不能堅信，因躊躇未及回答。錢龍與趙虎見宸濠不答，他二人疑惑宸濠怕他們本領不濟，因又說道：「千歲聞言不答，不是因慮末將等不能幹得此事麼？末將請自先呈小技，以堅千歲之信何如？」這句話忽然把宸濠提醒來，暗道：「我何不先試他們一番，若本領高強，也可使他們前去。」因道：「孤正慮你們二人的武藝，不知能否充當此任，今既願獻技與孤一閱，這可好極了。」因命人取了一竿大纛旗，左旗頂上繫了一面令字旗，豎在大帳面前，命他二人上去將令旗取下，左右答應，即刻將大纛豎好，錢趙二人也就將外衣即刻脫去，先向宸濠請了個安，然後走到帳下，只見錢龍將身子一彎，立刻由竹竿上揉升而上，警眼間已將令字旗取了下來，復走到宸濠面前，把令旗城上。宸濠見錢龍有如此本領，心中暗喜，口中稱贊不已。錢龍在一旁退下，只見趙虎又上來，說：「千歲在上，末將請將這面令字旗，仍然送了上去。」說著，便將令旗取過來，即刻轉身，到了帳下。宸濠定睛細看，看他如何上去，那知比錢龍尤快，轉瞬間已上了大纛，但見他一隻手執住那大纛竹竿，那一隻手上面掛令旗，立刻將令旗掛好，復從頂高處跳落在地，真個身輕，連响聲都沒有。錢龍見趙虎如此獻技，以爲比自己還勝幾分，錢龍復又走到宸濠面前跪下，說道：「末將還能不能地飛上半空，不由大纛上去，即將令旗取來。」宸濠道：「爾可再試一試與孤細看。」錢龍答應，登時走出帳外，真個是脚一蹬，早已飛身到了半空，正欲去取那面令旗，那知趙虎見錢龍如此，他也存了個好勝的心，錢龍才要去摘旗，趙虎已飛到那裏，兩個人對面兩隻手執定大纛，兩隻脚皆向外撐開，猶如兩個蜻蜓，貼在木枝上面。宸濠看見十分喜悅，因大聲說道：「二位將軍請下來，孤

說話面說！錢龍趙虎二人登時跳下，走到宸濠面前，宸濠誇贊道：「將軍武技，雖古之劍俠，不過如此，孤得將軍正天之賜，孤臂助，尙望將軍努力建功，將昏王於半途刺死，將來孤定封二位將軍爲平肩王，以償此不世之功便了。」當下錢龍趙虎，好不得意，因即刻說道：「不知昏王從那道而來？」宸濠道：「必定由旱路取道湖北，將軍可於湖北荆襄一帶等他便了。」錢龍趙虎二人，當下答應，退出帳外，即刻就預備動身。宸濠又發了四百兩銀子，與他二人作爲盤費，二人收了，次日即打了包裹，暗藏利刃，離了樵舍，直望荆襄進發。暫且不表，再說王守仁這日，得了探馬來報，說是宸濠令雷大春攻取九江，現在九江已爲雷大春所破，城中所有錢糧悉爲賊將所得，已運往樵舍，充作糧餉。王守仁聽罷，大驚道：「宸濠之得九江，皆因某患病就延，不能出兵，以致於此。今逆賊既退守樵舍，若不速速進兵，恐逆賊又將分兵攻取他郡，那時却又滋蔓難除了。」當下即傳令各軍，卽於此日一齊拔隊，望樵舍進發。各軍得令，次日卽便起程，日夜趲趕，不一日軍至樵舍，但見對岸賊營立滿，集岸爲營，約有二十餘座寨棚，且都是依山臨水，甚是堅固。王守仁當下就在對岸立下大營，不知王元帥如何進攻宸濠，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四回 巧立水軍聯舟作陣 議破戰艦以火爲攻

話說王守仁的大兵，在樵舍對岸立下營寨，當下便聚集衆將商議道：「逆賊登岸爲營，我將隔湖相對，當何法破之？」徐鳴皋道：「在未將愚見，非水戰不行。若水戰勢必渡舟而過，不然若大的湖面，怎麼飛越過湖？」王守仁道：「將軍之言雖善，奈急切那裏去，覺得這許多渡船？」徐鳴皋道：「未將亦正慮及此，只好再作計議便了。」請下退出，大兵就屯扎此處，以待王守仁尋思良策。再說宸濠自打發錢龍趙虎二人去後，這日探報王守仁大軍已於對岸立下營寨，不日便要渡舟而來。宸濠聞報，便聚集衆議道：「王守仁既親統大兵，於對岸已立下

營寨，不日即要渡舟而來，當以何策抵敵，方可立於不敗之地？」只見李自然獻計道：「某有一計，是非本師不足抵禦敵軍，但水師固非船不行，尤在平時各兵卒操練純熟，不畏風濤波浪，方可對敵。我軍於水軍素未習練，何能使其乘舟？今有一法，可使三軍在洪濤巨浪之中，如履平地，雖王守仁親統大軍，渡過湖來，亦不患其不勝。」

宸濠道：「先生之言甚合孤意，但不知須用何法，可使三軍不畏風濤？」李自然道：「昔龐士元以連環計獻曹孟德，雖爲周瑜赤壁之敗，其咎實在孟德自己不慎，并不能怪龐統所獻之計非善，而且彼時又在冬令，非東南風不能用，以火攻，後來爲孔明借風，致有赤壁之敗。今某擬仿照龐統連環之法，聯舟爲方陣，三軍固無風波之可畏，就使王守仁大兵南渡，不患不能抵敵。」

宸濠道：「善則善矣，若王守仁也效周瑜破曹之計，用火攻之，那時不是居大敗之地麼？」李自然道：「千歲之言差矣，現值秋令，西北風居多，我軍現居西北，敵軍現駐東南，如遇東風，我軍方才可慮，若遇西北風，而敵軍縱火是自己延燒耳，王守仁斷不爲此。且現在也絕無再有個諸葛亮，可以借三日三夜的東南風，况乎王守仁就是計及到此，急切又從那裏得許多船隻，可以裝載引火之物？此事萬萬不必慮得的。」

宸濠聽了此話，也頗以爲然，因道：「先生既如此說，但不知須船幾何？」李自然道：「某早爲千歲預備下了。」

宸濠大喜，因道：「就煩先生爲孤一聯方陣可乎？」李自然道：「某敢不遵命。」說罷，即起身而去。原來李自然當宸濠兵屯樵舍之時，也即早慮到此，是凡沿湖船隻，早已爲他雇下，共計六百餘隻，現在牽了宸濠之命，便去將各船招集湖中，大小配搭，用鐵索連環起來，十隻一排，共計六十四排，上用水板鋪蓋，聯爲方陣，却按着六十四卦，往來有巷，起伏有序，船上遍插五色旂，中央插着黃旂，以宸濠爲水軍統領，居於中央，東方青旂，南方紅旂，西方白旂，北方黑旂，以東方爲前軍，却使雷大春爲管帶，南方爲後軍，以吉文龍爲管帶，西方爲左軍，以周世熊爲管帶，北方爲右軍，以吳雲豹爲管帶，俱各調齊，便去宸濠帳中覆命，即請宸濠上船觀陣。宸濠大喜，當即隨全李自然出了大帳，走到湖心裏，只見水師排得如全方城一般，五色旂旛飄搖蔽日，甚是

好看。宸濠在舟中極口贊道：「非先生高才，不能計及到此，有此方陣，雖王守仁帶領百萬雄兵出來，孤亦無憂矣。」說罷，卽狂笑不止。當下便下了馬，與李自然全上了船，就中軍坐了片刻，又往各處看視一回，真個是如履平地。當下便傳出令來，次日辰初先行操演，衆水軍得令預備而去。宸濠又與李自然仍回旱寨。次日天明，卽到了水寨，仍就中軍坐定，一聲下令，起鼓三通，只見左右前後各軍護擁着中軍，各按隊伍分門而出。是日正是西北風大作，各船拽起風帆，衝波突浪，穩如平地。三軍在船中踴躍施勇，刺槍拖刀，前後左右各軍旗廬不雜。宸濠立於中軍觀看操練，心中十分喜悅。以爲不但可以自保，而且操必勝之權。各軍操演了一會，宸濠令且收住帆幔，各依次序回寨。宸濠謂衆將曰：「若非天命助我，安得李軍師如此妙計？鐵索連舟果然險涉風波，如履平地。」衆將亦深自佩服。是日宸濠仍回旱寨而去。到了旱寨，升帳已畢，又聚將而言曰：「水軍得軍師妙計，固已萬無一失。但是陸軍雖然卽岸爲營，仍宜格外小心爲要。」鄒天慶道：「末將當率領各將認真操練，以期共成勁旅。」宸濠道：「操練固屬用兵最要之事，孤看每營少欠佈置，孤意擬每營埋伏弓弩手二百名，計共二十四營，可挑選五千精銳，充當此事，以便敵人前來冲陷旱寨，有此弓弩手抵禦，任他雄兵百萬，也不能冲進營門裏。可再多設播木炮石，加意預備，不患敵人飛渡而來。」鄒天慶答應而去。此時卻早有細作報入王守仁大營而去。王守仁當卽升帳聚衆議道：「宸濠現在又聯舟爲方陣，準備以禦我軍。但是我軍駐紮此地，不能曠日持久，且賊軍亦斷不容我久扎此地，我不攻他營寨，他也要前來進攻。賊軍固能聯舟爲陣，我軍亦可如此辦法，以便渡江而去。與他對敵，所慮船隻毫無，不必說聯舟爲陣，就使欲要渡河，亦不可得，只便如何是好？」徐鳴皋道：「便是末將亦早慮及此，欲渡江進戰，非船不行，不知這逆賊許多船隻，是從何處得來的？」王守仁道：「光景是他預先雇下，專爲此事的。」大家正在憂慮，忽見營官進來報道：「吉安府伍大老爺由南康來了。」王守仁一聞，伍定謀前來，當卽請入大帳。伍定謀行禮已畢，卽問王守仁曰：「元帥亦見逆賊結舟爲陣乎？」王守仁答道：「

便是本帥正慮及此，因此間無船可雇，不能渡軍而北，如何如好？」伍定謀道：「逆賊今聯舟爲陣，有此一舉，逆賊死期將至了。」王守仁驚道：「貴府何出此言？某正以此爲可慮，貴府反說他死期將至，吾甚不解謂何？」伍定謀道：「元帥所慮者，又謂何？」王守仁道：「慮他這方陣不易破耳。」伍定謀道：「元帥以爲可慮，卑府却以爲可喜，願與元帥言之，卽知逆賊不久將死了。」王守仁道：「便請一言，某當開命。」伍定謀道：「元帥豈不聞赤壁鏖兵之事乎？時雖不同，而事則一律，豈非該賊之自甘就死麼？」王守仁道：「貴府之言雖是，但某有謂不然者，赤壁鏖兵，幸有東風之力，今正逢秋令，西北風當時，逆賊現居上游，正當西北，我若縱火燒之，是自己延燒也，赤壁一役，何可效法？」伍定謀道：「元帥所謀未始非是，但卑府已慮之熟矣，若由下游潛渡上游，繞伏賊後，縱火賊又何能躲避乎？此事不勞元帥費心，卑府已預募得輕舟百艘，爲縱火計矣。來日當潛使六十艘，爲王元帥調度人馬，其餘四十艘，卑府爲自用。現在縱火之料，仍未備全，一俟齊備，卑府當於前三日，使舟前來，并約元帥屆期行事，卑府現在仍須馳回南康，調度一切，故急急前來爲元帥送信，請元帥不必過慮，但傳令各軍屆期預備接戰破賊便了。」王守仁聽了這番話，真是大喜，當下讓道：「某雖身居統帥，其才智愧不如君，真箇慚愧。」伍定謀也謙讓道：「卑府不過一得之見，或者僥倖成功，何敢自居才智，總之均爲國家公事，義不容辭，元帥亦何必如此謙讓，使卑府心身不安了。」王守仁道：「某非過謙，其實慚愧。」伍定謀又道：「卑府就此辭了一經預備齊全，卽遣舟前來，以便元帥督兵西渡。」王守仁道：「某當聽候貴府來信，卽督兵西渡可矣。」伍定謀告辭而去，王守仁相送一回，復又誇讚了一會，這才飭令衆將暫退，不知何日去破方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五回 師成熊羆大隊南征 性本豺狼中宵行刺

話說伍定謀退出大營，當下潛渡南康。原來南康離南昌不過三百里，程兼趨趕，只要一日一夜卽到。伍定謀

到了南康，當下即將預雇的大小船隻，一齊招集，選了四十艘，內裝枯柴乾草，上加桐油松香硫磺焰硝之類，每船撥兵二千，各帶火種，令王能統帶，將這四十艘，實裝灌油，暗藏於南康一帶深港之內，其餘即派令卜大武押著各船，陸續渡往北岸，限五日後，全行渡過，仍散佈於各港內埋伏，聽候調遣。分撥已定，只縱火殺賊，暫且不表。再說錢龍趙虎二人，各帶了盤程，帶了樵舍，直往荆襄一帶而去，追御駕，一路探聽，這日到荆襄關，聽說御駕已將次行到，他二人即在荆紫住下等候。不過二日，只見荆紫關一帶的往來行人，皆說武宗聖駕明日即到，於是六街三市，文武大小官員，皆紛紛預備接駕，沿途各家皆張燈結彩，擺設香案，以便聖駕經過，好去跪接。又隔了一日，果見頭站牌已到，約至午刻時分，只見擁護的人走來說道：『聖駕已離此不遠了。』接着又有一騎探馬，此風馳電掣而來，一路喊道：『爾等各居民聽者，聖駕頃刻就經過此地，均須兩旁跪接，毋得喧嘩，致驚聖駕，若有犯者，即交地方官照例懲辦！』一面說，一面跑了過去，不一會，只見許多御林軍排道前引，兩旁鋪戶居民，知道聖駕已到，當即跪列兩旁，以便接駕。但見御林軍走了好一會，才見一對對龍旗鳳幟，月斧金瓜，紫袖昭容，錦衣太監，又見一班細樂，八對提燈，五百御林軍護駕，王侯世爵，一個個玉帶金冠，御前侍衛兩旁分走，皆是花衣錦帽，末後有一柄曲柄黃羅傘，下遮著一輛朱輪朱輪裏面坐着的，一位龍姿鳳目，頭帶九龍盤頂的金冠，身穿五爪盤金龍黃袍，腰圍玉帶，腳踏粉底烏靴，真是鳳目龍頭，不愧為帝王之相。朱輪過去，後面又有許多隨駕護衛，簇擁而來，皆是身騎駿馬，隨護朱輪。末後便太監張忠，左都督劉暉，所帶的雄兵，一路行來，雖則有數萬人馬，却是肅靜無聲，只聞馬蹄聲響，不聞人語之聲。錢龍趙虎此時也躲在人叢中，瞻仰聖顏，不一刻，武宗進了行宮，所有御林各軍，皆札在行宮四面。又過了一刻，只見有兩個小太監捧著聖旨，出了宮門，向各官宣旨道：『聖上旨意，著令地方各官一律退去，所有隨扈各官，教着暫宿一宵，明日天明再拔隊趨趕前去。』各官遵旨退下，不表。再說錢龍趙虎兩人，在人叢中聽了這個消息，聖駕明日就要起鑾，當下兩人即走到一個僻靜處所，彼此議

道：『今昏王已到，明日就要前去行刺，恐有誤大事，反爲不美；不若今夜便去行事，只要將這昏王刺死，你我這場功勞，可真不小！將來寧王身登寶位，你還怕沒有高官厚祿麼？』錢龍道：『今夜何時前去呢？』趙虎道：『若要早去，恐行宮裏未曾睡靜，給他們看出來，反爲不美，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爲犬。莫若今夜三更以後，你我各帶兵器，縱身直入，只要尋到昏君一刀刺死，那就大功告成了。』錢龍道：『此言甚善，我等當先回客店住下，等那時再去便了。』於是二人便走出僻靜地方，徑往客店而去。到了客店，便叫店小二打了兩壺酒，拏了兩碟菜，彼此對飲起來。一會兒飲酒已畢，便去房內歇息，只等三更以後前去行刺。看話卽長，無話卽短，兩人睡了一覺，便驚醒過來，聽了一聽，才交二鼓時候尙早，復又去睡。又睡了一會，却已三更將近，他二人卽便起身，將外面衣服脫去，內穿密扣玄色緊身短襖，下穿玄色扎脚馬褲，腳踏薄底快鞋，頭上扎了一塊玄色包腦，背插利刃，走到房門口，輕輕的將房門撥開，二人走出房門，復又倒關起來，走到院落。一縱身飛過牆垣，就如兩條烏龍一般，騰空而去。出了客店，直望行宮而來，不一會已到行宮，二人先跳上院牆，四面一看，見行宮裏面雖有些燈光，却是半明不滅，又聽得裏面更鑼之聲，不絕於耳。錢龍與趙虎悄悄的說道：『老兄弟！你聽宮裏這一片更鑼之聲，往來不絕，照此如何下去呢？』趙虎道：『這到不妨，這些看更的，那裏有什麼本領，不過借此在這裏面混一碗飯，喫喫而已！我們下去，只要避著他們，不與他們望見，卽不妨事了。』即便遇着那些更夫，不待聲張，一刀將他殺了，也就可以無事的。』錢龍道：『話雖如此，却要格外小心才好。』二人說著話，再聽一聽，已轉三更，錢龍又道：『老兄弟，我們下去罷，時候也不早了。』趙虎道：『我們走一條路不行，你在東，我在西，你我分道而進。』錢龍道：『不是如此辦法，還是一齊下去，彼此才有個照應，一被裏面的人看出來，上來動手，也得有個幫助。你若在東，我若在西，那時有了事，怎麼呼應得靈呢？』趙虎道：『也好，我便與你全下去罷。』說着二人將身軀一幌，只是一道黑光，飛上正殿，二人便伏在瓦櫺內，望下面一看，見有兩個更夫，一人手提著燈，一人敲著更鑼，由後面

繞轉過來，却好走到殿下面。錢龍趙虎怕被更夫看見不妙，因將身伏定在瓦樞上面。等更夫過去，走得遠了，才將身子立起，向後面一望，還有三進，皆是瓦縫參差，非常堅固，於是二人一縮身，便由正殿之上，竄到後殿屋上。不意將後殿屋上瓦踏翻了一塊，落下來，只聽撲的一聲响，那塊瓦跌落下面，打得粉碎。二人嚇了一跳，又伏停身，不敢稍動，幸而下頭無人，也無人出來看視的，他二人纔算放心。停了一會，又一齊竄到第二進屋上，正要往第三進去，却是從第三進左側夾巷內來了兩個更夫，敲着鑼，從此經過。他二人又不敢動彈，還是等兩個更夫走了過去，他二人這才竄身向第三進而去。到了第三進屋上，先將身軀伏定，一個在東，一個在西，一齊用了個猿猴墜枝架落，將兩隻腳挂在屋檐口，身子倒垂下來，向裏面觀看，只見正中間，中間豎了一塊匾，是寢宮二字。錢龍趙虎知道武宗一定住在此處了，又不知住在那裏房內。當下趙虎說道：「據我看來，一定住在上首這房間內無疑，我們何不去將那窗榻上紅紗戳破了，先看一看，便知分曉。」錢龍道：「是。」因此二人將身子由屋檐下蜿蜒而下，靠近紗窗，便用刀在紅紗上輕輕戳了一個小孔。錢龍即便單眼觀向裏面看去，只見裏間燒著一對雙龍的紅燭，已燒殘了半截，緊靠紗窗擺著一張海梅嵌大理石御案，中間設了一把盤龍寶座，兩旁皆是用紅綾糊在板壁上，一色簇簇生新，左右有八把交椅，四張茶几，椅几之上，皆用著紅緞子盤金龍毯，披几袱，上首一張衣架，上面掛著一件簇簇新黃緞盤金龍的袍，就是日間武宗在龍輿內所穿的那一件，衣架旁側掛著一條盤龍嵌寶的玉帶，上首有一架盞盒，盒蓋上架著一頂盤龍金冠，當中有一張海梅朱漆上下盤龍的御榻，掛著一頂黃綾描龍的寶帳，近在御榻下面，有八個小太監，分在兩旁，和衣而睡。寢宮門首，又有四個護衛，帶刀而立，却皆靠著寢宮門立在那裏打盹。二人看畢，料定武宗睡在那龍榻上面了，因此二人打了個暗號，錢龍即將手中刀輕輕在那紗窗上撥了兩撥，裏面榻子一轉，已離了戶樞，於是又伸進一隻手，輕輕將裏面榻門抽出來，丟在一旁，又去將窗榻撥下，做了好半會的手脚，并無一毫聲息，也沒有二人知覺。錢龍趙虎當

下好不歡喜，以爲武宗必定爲其所刺；於是趙虎在先，錢龍在後，兩人手執鋼刀，一竄身飛身入內，手起刀落，直望御榻上砍下來。不知武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六回 焦大鵬行宮救聖駕 明武宗便殿審強徒

却說錢龍趙虎手持利刃，竄身進房，直奔御榻而去；走到御榻面前，趕將龍慢一掀，那知用力過猛，一陣風將武宗驚醒。武宗睜眼一看，見榻前立著兩個刺客，渾身緊身衣靠，相貌猙獰，身材高大，手持兩把明晃晃的鋼刀，武宗只嚇得亂抖，心中暗道：「悔不聽楊廷和之諫，致有今日之禍，朕命休矣！」急欲喊人前來救駕，只見那兩個刺客，已惡狠狠舉起鋼刀，向自己砍到，口中叫道：「昏王，看你尙有何法逃得性命麼？」手中的利刃，正要砍下，武宗忽見窗外復又飛進一人，手執寶劍，直奔御榻而來。武宗這一嚇，真是魂飛天外，暗道：「何其刺客如此之多，這裏現放著兩人，還怕不是，又加上一人，光景欲將朕分爲三段了。」正在暗想，忽聽咕咚兩聲，接著噹哪一聲，見先來的那兩個大漢，已跌倒在地，後來的那一個跪在床前，口稱：「萬歲在上，小臣焦大鵬奉了王元帥之命，特來保駕，這兩個刺客，已爲小臣刺倒了，萬歲勿驚，小臣在此。」武宗這一聽，真是喜出望外，當下即從龍牀上坐起來，喊那些太監護衛，拿刺客。那四個護衛，一聽此言，那敢怠慢，從睡夢中提了刀，大踏步搶走過來，見龍榻前跪著，疑惑他是個刺客，被武宗將他捉住，跪在那裏，便舉起刀來，即向大鵬砍來。武宗一見，趕忙喝道：「爾等護衛宮中，原所以防不測，今爾等不知小心，有刺客前來，你們那裏如此糊塗！明日即行革去爾等的護衛，再嚴加重辦，爾等護衛不力的罪名，朕若非這焦大鵬前來救駕，早已爲刺客所算了，還不快將那兩個刺客縛起來，明日交荊州府嚴刑審訊！」那四個護衛，聽了這番話，隨即跪下磕頭，請罪道：「臣等罪該萬死，求萬歲暫息雷霆。」武宗又命那四個護衛起來，去細打倒的那兩個刺客。那四個護衛當時又磕頭謝了恩，這纔站起。

來到錢龍趙虎二人跟前，先將他二人拖出了宮，然後纔將他四馬倒攢蹄，捆了個結實。此時裏裏外外，皆得了消息。所有那些護衛大臣，御前侍衛，隨駕太監，俱紛紛擾擾，進了營房，不一刻，那管御林軍侍衛，以及太監張忠，左都督劉暉，亦皆到宮房請罪。武宗便教張忠劉暉進了寢宮，先代武宗跪請聖安，然後磕頭，說道：「臣等保駕來遲，罪該萬死，現在刺客想已捉住了。」武宗便指著焦大鵬道：「若非他前來救駕，朕之性命，已送於兩個之手了。二卿遠在宮外，却非卿二人之罪，不過這宮內的所有護衛太監，實屬疎忽已極，毫不防範，著即交二卿明日擬定罪名，以警疎忽之咎。」張忠劉暉當下也即遵旨。此時天已明亮，武宗即命張忠劉暉將焦大鵬好生帶出宮門，並飭令傳旨各營，今日駐蹕荊州府，便將此案訊明，再行起鑾前進。當下張忠劉暉將焦大鵬帶出宮房，便留在劉暉營中安歇。又將諭旨傳知各營前隊統領，令各軍先到荊州駐劄。武宗此時梳洗已畢，當有小太監呈請早宴，武宗早宴已畢，只聽靜鞭三响，武宗升殿，劉暉張忠等一班隨駕大臣侍衛，皆上殿早朝，山呼萬歲。當有領班護衛大臣奏道：「臣啓奏萬歲，夜間所擎的兩名刺客，是否逕交荊州府嚴訊，抑萬歲先行欽審，然後再送交荊州府擬定罪名？」武宗聽奏道：「爾等可即將兩名刺客，先行帶上殿來，俾朕先審問他一番，究爲何人指使？然後再交荊州府擬定罪名。」領班護衛當即遵旨退下，不一刻，即將錢龍趙虎二人右臂皆爲劍所傷，血流衣倒跪在下面，武宗伏在御案上，閃開龍目，再將他二人細細一看，只見錢龍趙虎二人右臂皆爲劍所傷，血流衣襟。你道這是何故？原來他二人當在寢宮行刺時，皆是右手執刀，所以焦大鵬一進來，即將寶劍先傷了他二人的右臂，使他舉刀不來，又不便將他二人殺死，須留活口爲將來審問口供的地步。所以錢龍趙虎二人右臂皆爲砍折，血流衣襟。你道焦大鵬又何以得知錢龍趙虎前來刺駕，他從南昌奔到此處救駕呢？原來他却有人使他前來。這日他在沿湖一帶觀看湖中的水景，只見他師伯玄貞子忽然從空中落下，向他說道：「徒兒徒兒，爾可速速回營，與元帥稟明，即日馳赴荊紫關行宮救駕。」焦大鵬當下便問道：「難道聖上有人暗算？」玄貞子

道：「正爲有人前去行刺，所以本師特命你去幹這一場大功，好讓你討了封贈，將來好去成正果。」焦大鵬聽了此話，便請玄貞子一同回營。玄貞子道：「本師尚有要事他往，你可即刻回營，與元帥說明，不可耽擱，務限八月二十三日到荆紫關，三更以後前往行宮，捉拏刺客，切勿誤。」焦大鵬聽了此言，却也不敢強留玄貞子，當即回身奔赴大營，見元帥呈明一切。元帥見說，吃驚不小，當與焦大鵬說道：「本帥料這刺客，定是宸濠所使，既玄貞老師屬令義士前去救駕，義士可不能遲緩。」大鵬即刻出營直奔而來，却好到了荆紫關，正是八月二十三日。這日他却是日間到的，等至三更將近，便到行宮左右探看，等了一會，果見有兩個黑漢子，由院牆上跳過去，那時焦大鵬便要趕上去捉他，復又想道：「我不到那真真危急之時，再行捉拿，我焦大鵬的本領不顯，二來聖上也不知道我這人。」故此等到錢龍趙虎進了寢宮，走到御榻面前，將龍幔掀開，舉刀在手，要望武宗去砍這個時節，他才飛身進內，將錢龍趙虎二人右臂折傷，救了武宗的聖駕。這就是焦大鵬由南昌起程，直至救駕，捉拏刺客的一段委原。此時趙虎錢龍二人跪在殿上，并無刑具，因武宗既未帶有御刑，荆紫關又無有司衙門，所以無處去尋刑具。而且錢龍趙虎業已折傷右臂，已經不能動彈，斷無再會逃走之理，只用了些繩索，將他腿腳細縛結實，跪在那裏便了。武宗在龍案上，向他二人問道：「刺客你二人姓甚名誰？朕看你二人，倒也身材高大，有此本領，爲什麼不做忠臣孝子，偏要前來行刺朕躬？你與朕有何仇隙？究爲何人所使？速速招來！」錢龍趙虎跪在下面，聽武宗問他這一番話，因即怒目圓睜，大聲喝道：「昏君若問咱的名姓，咱喚錢龍，他喚趙虎，咱們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使，只知道你這昏君，罪惡貫盈，天下臣民，無不切齒痛恨，咱家所以代民伐罪，替天行道，前來刺你這昏君，爲天下子民除害。今既被捉，也算咱家做事不到，致被妖人前來所擒，要殺就殺，咱家沒有口供。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不知道道人避己，以圖赦罪之地，而況今日殺了腦袋，二十年後又見一個堂堂的英雄，這腦袋瓜子被一刀，又算什麼大事？昏君你快些將咱家殺了罷！咱家是沒有口供招來，若要咱家招上供，就

是刺客這二字。」當下武宗聽了他二人這番話，龍顏大怒，因喝令左右即將他二人拖出，凌遲處死。當有劉暉奏道：「萬歲且息雷霆之怒，論國家刑法，行刺聖駕，觸忤聖顏，皆是凌遲處死，但是這兩個死囚，必非自主前來，定有旁人指使，須得徹底根究，問明指使之方，方好一同治罪。若現在因一怒之下，便將他二人處死，這兩個死囚，原知死有餘辜，可便宜了那指使之入，幸逃法網，二人既死，又從何處追問指使的首犯呢？據臣愚見，莫若先將這二個死囚，每人重責一千大棍，然後再審問他的確實，又恐上擾聖躬，或即發交荊州府嚴刑審訊，說要將他的口供訊出，究竟是何人指使前來，方好一律治罪。臣一得之見，不知聖意如何？」武宗雖聽此言，還是怒猶未息，畢竟武宗曾否准奏，趙虎錢龍此時曾否凌遲，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七回 明武宗移蹕駐荊州 孫知府奉命審刺客

話說武宗因劉暉進奏，當下怒猶未息，便命力士將錢龍趙虎二人，拉下丹墀，各責一千大棍；左右一聲答應，即刻將錢龍趙虎拉下，每人用力打了一千大棍。那知他二人毫不畏懼，那棍子打在他二人身上，猶如打在石頭上一般，不必說皮肉未損，連痛也不痛。只聽他二人在下面大笑不止，武宗更加大怒，又命每人再責一千棍，那知他二人仍然如此，却把大棍打折了兩根。他兩人復又笑道：「昏君！你不必說是擎大棍子打我，就便取把鋼刀來在咱家身上亂刻，看咱家可懼也不懼。」武宗沒法，只得令力士仍將他細綁停當，發交荊州府嚴刑審問。張忠復又奏道：「奴才看這兩刺客，本領既然高強，而且有運功之法，焦大鵬既可制服得任，莫如即將他二人交與焦大鵬沿途看管，或者尚無逃逸情事，若交別人看管，猶恐不妙。」武宗當下准奏，即令焦大鵬沿途押解該犯，并沿途護駕隨行，以防再有行刺等事。說罷就命起蹕，當下有人將錢龍趙虎交與焦大鵬。這裏武宗也就即刻起蹕，出了行宮，直望荊州趨趕而去。在路行了一日，到了傍晚，已至荊州境界，荊州府孫理文早已得著

信已帶著在城文武各官出城迎駕。當下跪迎聖駕已畢，即隨著聖駕，一齊進城，城內亦早已備下行宮，武宗進了行宮，即刻傳出旨來，命將錢龍趙虎行刺兩個欽犯，交與荊州府嚴訊，務要連夜訊出口供，若無實在供詞，定即將荊州府革職。這道旨意一下，荊州府那敢怠慢，也就立刻將錢龍趙虎二犯帶入衙門，登時上了刑具，傳三班衙役并各種刑杖各種嚴刑，又將焦大鵬請到衙門，以資幫助。登時升堂，將錢龍趙虎二人帶到堂上，只見他二人立而不跪，荊州府喝令跪下，錢龍趙虎也喝道：「這昏君的殿前，咱爺爺也不過跪倒而已，你這一個小小知府的衙門，咱們不配給你這賊官下跪。」荊州府大怒，喝令將他拉下，先每人重責一千棍，然後再問。左右差役一聲答應，即刻將這兩個死囚拖倒在地，褪下褲子，每人打了一千大板，那知他二人依然如此，毫無痛楚。荊州府甚為驚詫，思道：「似此重刑，都不畏憂，如何問得出口供？何不著人抬離了地，然後着力再打，或者可以使他痛苦。」荊州府想罷，便顧左右那身強力壯的，挑選了八個，四人抬他們一個，將錢龍趙虎抬離了地，約有一尺多高，一面又使將那大板儘力在他二人穴腿上結實痛打，打到五百餘板，只見兩腿鮮血直流，皮開肉綻，錢龍趙虎漸漸支持不住，却還咬緊牙關，死也不說痛楚二字，也不說願招二字，直打到一千板，荊州府方叫衆差役住手，將錢龍趙虎推轉過來，叫他跪下，錢龍趙虎還是立而不跪。荊州府沒法，只得問焦大鵬道：「該刺客如此倔強，當何法以治之方好？」焦大鵬道：「小人願助大老爺一臂之力，先使他跪下，然後再請大老爺審問便了。」說着，就走到錢龍趙虎背後，只見他腰一彎，在錢龍趙虎兩腿彎內，用二指輕輕一點，錢龍趙虎不知不覺登時跪了下去，再也站不起來。原來人身上各處皆有穴道，焦大鵬在他二人腿彎內穴道，點了一下，所以他二人站不住，登時兩腿酸麻跪了下去。荊州府這才問道：「錢龍趙虎你二人為何膽敢前來行刺聖駕，究是何人指使，速速招來，或者本府尚可代你免除死罪，若再不供，免不得皮肉吃苦。」只見錢龍趙虎大聲罵道：「好個賊官，咱爺爺在昏王面前，也不會將實供招出你好大一個知府，就想咱爺爺招出實供，除非你降了咱爺爺。」

可以告訴于你，如若不然，你休想咱們爺爺招出實供。咱爺爺前來行刺，是有人指使而來，這人可與昏君有切齒之仇，但不便告訴於你，你莫說以嚴刑嚇我，就便將鋼刀架在咱爺爺頸項上，咱爺爺也無實供的。」荊州府見錢龍如此說法，不禁拍案大怒，便命人抬夾棍，將他夾起來再問。差役一聲答應，走上前來，將錢龍拖翻倒地，即將夾棍在他小腿上夾起，兩邊的將繩子用力一抽，只聽嘩啦一聲，夾棍已經兩段，毫無痛楚。荊州府沒法，又命人將點錘取來，在他脛骨上打二十下。諸公可要知道這點錘，州縣衙門內向來是不常用，因為這刑法最是利害，只要在脛骨上打二十下，這個人的脛骨，登時就被打碎，雖再吃些苦，也是不濟，這人從此以後就成殘廢的人了。所以有司衙門內，如遇有大案，皆是先夾棍，鐵索鍊若再熬供，便用天平架，迫不得已，才用這點錘。如此迫切，一來因這兩個行刺聖駕的欽犯，將來總是要凌遲處死的；二來荊州府因聖旨急迫，明日就要復命，錄取實供，好去捉拿那指使之三人。荊州府被錢龍、趙虎大罵極了，所以纔用得這點錘，如此急迫。當下衆人將錢龍拖翻在地，取了點錘，在他兩脛骨上，用力敲打，打了二十下，只見錢龍仍然咬著牙關，死也不肯供出。荊州府又命再打二十下，下面又打了二十下，仍是不招。荊州府沒法，只得叫將錢龍帶在一傍跪下，復問道：「趙虎，趙虎，你可速速給本府招明，不要如錢龍有意熬刑，本府也要叫你吃這點錘的苦楚了。」只見趙虎在下面大笑說道：「你若問何人指使，即是王守仁使我等前來行刺昏君，這就是咱家的實供，此外再無實供可以說了。」荊州府更加怒髮沖冠，又命人將趙虎拖下，也打了二十點錘。下面答應即刻又將趙虎拖翻在地，用力在他兩脛骨上打了二十點錘，那知趙虎亦復如是。不但荊州府急得沒法，連那些差役，個個皆代荊州府擔憂，若照此問不出供來，明日前程就難保了。大家正在那裏暗想，只聽荊州府又叫將趙虎拖轉來，趙虎到了當面，荊州府只得向他驅道：「趙虎，本府看你如此英雄，真算得是天下第一條好漢，可惜你誤爲人用，聽人指使前來，使你在這裏受這痛苦，你可知道道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日雖做了刺客，其實在先你也是極安分的良民。」

你在此時，以爲受人之託，必須忠人之事，今事既未辦就，你又爲人擒獲，本府料你主意，以爲作事不成，未能忠人之事，覺得已負人的重託，再將託你的人，招了出來，更覺對他不起，所以咬定牙關，不肯將指使的人，招出，免得他與罪同科，這是你的血氣，有肝膽的人，所謂一人作事一人當，不肯帶累別人，你的心定然如此，本府到也甚爲欽佩，但不過本府還代你可惜。下言尙未說出，只見趙虎說道：「你代窮家可惜甚麼？」荊州府道：「本府代你可惜的，既非本領不如人，又非肝膽不如人，只可惜你愚而不明，但知充作好漢，徒以一身枉死。本府試問你這指使人行刺這人，平時你受過他什麼恩惠，還是不以死相報，不能報他的大德，若果有這番恩義，竟要以死相酬，一時將他招出，便萬分對他不欠，而又於自己以死相報之釐，大相背謬，你就不必實招，好讓你殺身成仁，完一個一死報知己的名節，設若指使你這人，爾并未受他的恩惠，他也不會有什麼恩惠施之于你，或以銀錢賄屬，或以官爵允你，你便因他這纍纍多金，空言官爵，就代他奮身行刺，犯這罪大惡極的科條，在先固未嘗深思，現在還不知懊悔，這就未免可惜！你外雖英雄，其實心地糊塗，愚而且蠢了。」荊州府用了這一番說詞，打算使他自已反悔，可以招出實情，不知趙虎可能從實招來，否且看下同分解。

第一百六十八回 用騙供刺客承招 上表章知府覆命

話說荊州府用了這一番說詞，隱隱的打動趙虎，使他從實招出，究竟指使的是何人，果然趙虎被荊州府說了這番話，暗暗想道：「這官兒所說些話，到也不錯，我也不曾受過他什麼十分恩惠，不過得了他一個虛名的官職，每人攤了二百銀子，我便前來代他行刺，果真把正德君刺死，他將來做了皇帝，我還可以做個官兒，今又不曾將正德君刺死，又被他牽住，我不免又要凌遲。在先我在監牢裏，雖然也不能活命，那還是自作自受，到了臨時，不過一刀，將頭砍下，不致受那凌遲之罪，今日爲他前來行刺，反而輕罪又變重了。而况他已敗得那樣，現

在御駕又去親征，加上王守仁那裏又放著許多英雄武士，俠客劍仙，他如何抵敵得任？眼見得他要身首異處，我縱不將他招出，他也是要死的，倒反代他遮睛戴了一款，我却更加罪大；若將他招出，我雖不能活命，到底扳出一個人家也，好代我分罪名，或者我的罪到反改輕些，也未可料。若一味的咬緊牙關，不肯招來，難道這官兒還肯放鬆麼？不但隨後要受那凌遲之苦，就是當下這嚴刑拷問，也就夠受的了，不如還是招出他來，也免得此時受這嚴刑的苦。——一個人低著頭，沉吟不語。荆州府在上面看見趙虎低頭不語，若有所思，已猜到他八九分意思了。因又問道：「本府對你說了這許多話，你爲何只是沉吟，難道本府所說的非是麼？或是你有什麼委曲，也不妨與本府說明，本府也可給你剖斷。」趙虎便說道：「咱家有句話不明白，你說咱家愚而無智，你怎麼看得出咱沒智呢？」知府道：「本府說你無智，却也不錯，你可聽本府一一告訴于你，爾就知本府說的話不錯，爾也就可知不智的道理了。你未受人家的大恩惠，甘爲人家指使，來作此大逆無道之事，以致罪犯天條，一不智也。既來行刺，而又不能成事，反至被捉，徒欲以一死報相託之人，反致自家皮肉吃苦，二不智也。既被嚴刑拷問，痛楚交加，就該供出指使之入，不但可免拷打，還可爲自家分罪，以重減輕，爾乃計不及此，以爲我是個英雄好漢，一人作事一人當，何必將指使之入拖出不知，爾之罪原爲他指使而得，爾不將他招出，是你因他得罪，那指使之入，反得逍遙法外，無罪可名了，是爾代他甘受凌遲之苦，三不智也。爾尙得謂之英雄好漢麼？夫所謂英雄好漢，第一要恩怨分明，其次要見識廣大，方算得是個英雄好漢。如爾這般行徑，不但不是英雄，不是好漢，真如一個無知的木偶，上了人家當，自己有殺身之禍，還自命是英雄好漢，不肯將指使之這人供出，情願代他一死，怎教本府不可惜你是愚而無智呢？你到仔細想想，本府的話可錯也不錯？」趙虎聽了這番話，忽然大聲說道：「大老爺你竟是個好官，咱家被你這番話，說得咱佩服到地，咱雖凌遲處死，也要感激的。你老說了愚而無智，咱這會兒仔細想來，真個是愚而無智，不但咱家愚而無智，連咱這結義哥哥，也是愚而無智，全個兒上了

那忘八羔子的當，咱家供了罷。」荊州府聽他說道，又復說道：「爾現在可明白了，這纔算是英雄好漢，唬，爾可快招上來，好使本府給你錄下口供，明早送呈聖上看過，本府奏明代你把這凌遲的罪，脫卸到指使你行刺的那人身上去，好使你們不受這凌遲之苦。你快招了罷！」趙虎當下便望錢龍說道：「大哥咱家招了，你也招出那忘八羔子，好讓他代咱弟兄們分分罪。不然咱們兄弟受了這許多的苦，將來還要凌遲，他反得逍遙無事，咱們弟兄不算，是給他白死了麼？大哥咱們招罷。」此時錢龍也知追悔，因聞趙虎之言，便說道：「老兄弟咱與你一樣的口供，一樣被人指使你招就是了。」趙虎因供道：「大老爺容稟，小人本是德化縣監內的盜犯，因寧王宸濠兵屯樵舍，當時因糧餉不足，遣派雷大春攻打九江，將九江府攻打開來，雷大春便搜括倉庫，又去劫獄，翻監，將小人等放出獄來，與雷大春一齊到了樵舍，又經雷大春保薦，將小人薦在寧王榻下當差，後來寧王見小人武藝高強，就封了小人與錢龍的官，喚作什麼游擊將軍，專為預備與王守仁對敵。不到數日，有個京城太監，喚作什麼張銳，差了一個人來，喚作陸寶，并帶張銳的書信，說是萬歲不日親征，分兩枝兵，一枝兵趨南京，一枝兵趨江西，南京的兵是威武副將軍許泰統領，江西的一枝兵，是聖上與太監張忠，左都督劉統帶，那信上却是使宸濠遣人半途行刺，將聖上刺死，寧王便可登大寶了。因此寧王就生了這行刺的心，當時便叫小人與錢龍二人比武，那時小人以為這習武，本軍中應有之事，不足為怪，那知到了比武這日，他却不使小人比武，槍棒，却使小人演武飛檐走壁之能，小人當時也不知他是何用意，即與錢龍二人比了一回，寧王便與小人說道：「現在聖上要來親征，孤家與他有敵國之仇，你今有此本領，能代孤將那昏王刺死，孤隨後登了大寶，當封你為平肩王。小人與錢龍二人聽了他這一派言語，不期為他所惑，當時就答應他前來，以為把聖上刺死，小人隨後就可得封王位，不料作事不成，反為焦大鵬所捉，這事雖小人作事不慎，然仔細想來，究竟為他所惑，誤信寧王之言，作出這彌天的大禍，這都是小人與錢龍的實在口供，并無半字虛言，大老爺也可據情覆命了。」荊州

府聽了這番話，因道：「還有什麼別項情節麼？」趙虎道：「再無別項情節了。」荊州府道：「既無別項情節，你可畫了供來。」趙虎答應。當有差役將供單擲下，趙虎先畫了口供，又拿到錢龍面前，使錢龍畫過。荊州府使命將他二人分別寄監。忽見焦大鵬走到荊州府面前，向他耳畔說了兩句話，荊州府點頭，立刻着人將錢龍趙虎拉翻在地，將他二人將腿筋挑出，然後上了大刑，分別寄監而去。焦大鵬也就告別，仍回大營。這裏荊州府連夜修了本章，并將供詞敍入本章之內，等到五更三點，便換了朝服，直奔行宮而來。此時隨扈各大臣，已都在朝房預備早朝。一見荊州府進來，大家向前齊說道：「貴府真是幹員，居然一夜，能將那兩個刺客實供問出，又能不辱君命，可敬可敬！」荊州府道：「此皆托各位大人的洪福罷了，卑府那裏有什麼才幹？這總是各位大人過獎。」正議論間，已聽得靜鞭三響，武宗升殿，諸臣便一個個趨赴金階，朝參已畢，分班侍立。當有荊州知府孫理文，出班跪下，手捧本章，口中奏道：「臣荊州府知府孫理文，昨欽奉聖旨，飭令嚴審刺客錢龍趙虎二人，有無指使各情節，奉旨之後，當即將該刺客嚴加審問，處以重刑。該刺客始則熬刑不招，堅稱并無指使。復經臣再三開導，以言相誘，後來才供出係寧王宸濠指使前來。該二犯所供如一，又經臣嚴加駁詰，毫無狡展。茲將原供並錄恭呈聖覽，候旨聖裁。再據焦大鵬聲稱，該二犯本領高強，雖此時監禁，難保無越獄情事。因與臣一再商議，先將該二犯腿筋挑斷，現在分別寄監，候旨定奪。」說着，將本章呈上，當有值殿大臣接過來，擺在御案面上。武宗打開本章，從頭至尾看了一遍，龍顏大怒道：「原來太監張銳也與他私通，朕如何能容這兩個逆賊，伴逃法外，張銳侯朕班師回京後，再行嚴詢他的口供，從重治罪。現在錢龍趙虎，既已審問明白，着即將該二犯凌邊處死。荊州府孫理文，辦事迅速，着加一級調用。錢龍趙虎，即着孫理文監斬。」當下孫理文謝恩畢，武宗也就退朝。文官皆散。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九回 伍定謀遺書約戰 一枝梅奉調進兵

話說荊州府退朝出來，回至衙門，即刻將城內守城營官兵卒，傳齊升坐大堂，立將錢龍趙虎二名刺客，提出監來，當堂捆縛，押往法場，凌遲處死，復將首級帶回，懸竿示衆。當下孫理文又去覆命，武宗知錢龍趙虎業已如法凌遲處死，也就傳出旨來，令各營拔隊，星夜馳往南昌，自己亦於即日起躡。這道旨意一下，當時各營那敢怠慢，也就即刻拔隊起程，隨駕各大臣，自然護衛聖駕起躡，風馳電掣，直望南昌進發。暫且慢表。再說宸濠兵屯樵舍，既立水師，聯爲方陣，準備與王守仁抵敵。這日王守仁，便聚衆將議道：『現在逆賊結舟爲陣，雖經伍定謀前來獻計，但是伍定謀已去了數日，不見回信，本帥心甚盼望，又不知他的渡船何日可到？諸位將軍，有何妙策，可以攻破逆賊的水寨？儘管說出，大家計議。能早一日，將逆賊捉住，即使聖駕到來，亦可就近獻俘，免得再勞聖駕親征了。』諸將皆面面相覷，毫無破敵之策。只見徐鳴皋說道：『元帥勿憂，未將料伍知府既來獻策，他定有奇謀。渡船未即到者，或尚有應用各物未備，不便先使渡船過來，恐稍有未備，臨時反多掣肘。是以斟酌盡善，必使萬無一失，此亦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道也。元帥請待三日，若三日後，仍無消息，未將願潛赴南康一行，促其速成，以便早日進攻。』王元帥聽罷道：『某亦有此意，且俟三日後，再作計議便了。』衆將退出，一日無話。到了次日，又各去大帳議事。正議論間，忽見卜大武走進來，大家一見，驚問道：『卜將軍何以獨自回來，有什麼要事？』卜大武道：『只因奉了伍大人之命，押住渡船，已陸續齊到，分佈支河汊港，聽候調遣。』大家一聽，喜不自勝。卜大武又問道：『元帥現在那裏？』徐慶道：『元帥就要升帳了。』卜大武道：『我還有要話，與元帥說。』徐鳴皋道：『將軍有什麼要話？』卜大武道：『伍大人臨行時，曾屢言囑屬，請元帥不必着急，他在那裏，日夜思慮，要想一戰勝齊的妙策，且暮必有書來，務請元帥見書後，再行出隊。若其不勝，伍大人說願以軍法從事。』徐鳴皋道：『伍大人謀定後戰，深得古人用兵之法，他既有此說，必定有絕好的奇謀，且俟元帥升帳，某等當附和其說，以堅元帥之志便了。』少刻元帥升帳，衆將參見畢，卜大武便上前說道：『伍大人再三上覆元帥現在預備

火攻之船，業已齊備；其餘渡船，亦着令未將陸續押渡過來，現在分佈支河汶港。一來使逆賊毫不防備，二來等各事齊全，即請元帥撥兵飛渡。且暮伍大人尚有書來，并屬令未將致意元帥，一經書到，務請元帥照書遣調，若真不勝，伍大人說願甘軍法從事。元帥聽罷道：「本帥亦深知伍定謀謀略勝人，他此次謀定後戰，諒非虛言，本帥當等他的書信照辦便了。」正說之間，外面小軍進來報道：「稟元帥現在帳外有個漁夫，從對岸來的，說是奉伍大人之命，特地呈書到此，并有要語面說。」王守仁道：「將他帶進。」小軍答應，即刻退至帳外，將那個漁人帶進來。那漁人走到元帥帳前，跪下稟道：「小人特奉伍大人之命，前來下書，務請元帥照書差遣，不可有誤。」元帥道：「書在那裏，可呈遞上來。」那漁人即從貼肉，將書取出，呈遞上去。元帥接在手中，拆開來細細看道，只見上面寫着：

吉安知府事伍定謀頓首謹上書於

介生大元帥麾下。前者面呈一切，某回營後，日夜趕辦，刻已齊備。渡江各舟，已派遣下將軍陸續押解飛渡，近日想已渡岸。所有大略，已請卜將軍先行具告。

大元帥當已有所聞。邇者探得逆賊，劫取九江之糧，悉屯於西山之北，某現定於二十六夜，親帥舟師，先攻某屯糧之所，然後即以得勝之兵，攻水寨。一面再撥一枝梅所部各軍，截其陸營，使賊兼顧不暇，這兩路皆用火攻。

元帥請於先一日，率師渡江，攻彼水寨，萬不可勝，略戰即回，所以驕賊之心，使賊解弛，即乘其驕以破之也。二十七日黎明，潛渡上游，乘舟縱火。

元帥亦即於黎明飛渡過湖，分兵一半，以助一枝梅攻戰旱寨，一半由下游上駛，以便夾擊。逆賊雖悍，不患其不為我擒也。幸元帥明察勿疑，若其不勝，願以首領上獻。某再三籌畫，謹馳書以聞，如蒙

賜教，乞付來手爲盼，定謀再頓。

王元帥將書看畢，大喜道：「伍太守之謀，誠可謂盡善盡美。」於是便將書中各節，一一告知衆將，諸將亦喜。又重賞來人，并望來人說道：「今本帥有回書一封付爾，謹慎帶去，多多上覆伍大人，就說本帥屆期照辦便了。」來人謝了賞，站在一旁，候王元帥作書回覆。不一刻，元帥作書已畢，交付來人藏好，隨即告辭而去。連夜偷渡過湖到了南康，將書呈上，伍定謀看道：

來示備悉，老謀深算，佩服某聞。

命矣，屆期當遵照調度，以副

雅屬。時因去便，不盡所言，介生上覆。

伍定謀看書已畢，立刻備了咨文，飛飭心腹馳往安慶，調取一枝梅，急急潛師倍道趨趕，務限九月廿六日黎明，縱火進攻樵舍，逆賊旱寨。此正九月十九日，不一日，一枝梅接到來文，當即會同周湘帆、李武羅、季芳商議：「今接伍定謀來文，約某等即日拔除潛師，倍道趨趕，道出南康，務於廿六黎明，進攻樵舍，以火焚燒賊寨。某意若大隊一齊前往，恐爲敵人知覺，不若分兵四路，均間道而行，纔出樵舍之後，約齊廿六黎明四面縱火焚燒賊寨，較有把握，且可避沿途耳目。」周湘帆道：「在小弟之意，以三路取旱道，趨趕而進，以一路由湖口直達鄱陽湖登岸，方得神速。」一枝梅道：「賢弟之言雖善，但取道鄱陽，非船不行，且爲誰人管帶？」周湘帆道：「小弟願領此任。」一枝梅道：「萬一被逆賊覬破，將如之何？」周湘帆道：「就便取道鄱陽，也非明進，可用漁舟，將兵載入日間不行，夜間偷發，逆賊又何由得知？」一枝梅道：「如此辦法亦好。」當下即暗派心腹，在沿江一帶，將漁舟雇定多隻，即日分別四路，直向樵舍進發，又將此等章程，密差心腹，先行馳往南康，伍定謀營中呈報。這日伍定謀接到這個信息，好生歡喜，便命王能、徐壽二人，每人分帶舟師二十艘，分兩路進攻西山，一由東路進兵，一由

西路進兵，一至西山，即舍舟登陸，各帶火種，務限二十五夜三更登岸，但聽得炮聲響處，即縱火燃燒。設使賊兵向北路而逃，不必追趕。可急急回軍登舟，望上游潛渡，繞出逆賊水師之後，出其不意，一時將火船燒着，撞入賊寨方陣之中，那時自有兵接應。此二日尙不出兵，可先將船放出鄱陽湖，迤南權爲習練，不必鳴鼓，以防逆賊知覺。此時王能徐壽心中，十分忻悅，他因爲沙場大戰，習慣自然，毫不足怪，却未身經水戰，現在屬令他水戰，他覺得有趣非常，登時答應而去。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回

鄱陽湖輕舟試戰

潛谷口黑夜燒糧

話說王能徐壽，奉了伍定謀之令，即各帶輕舟二十隻，掩旂息鼓，放出鄱陽湖操練。初上船時，覺得有些顛簸，歷練了半日，便不覺有顛簸之狀，於是一連二日二夜，皆在湖上練習。到了二十五日傍晚，纔將這四十隻快舟收進港口，果然宸濠毫無知覺，因這鄱陽湖東西闊四十里，南北長三百里，湖面寬闊，而又掩旂息鼓，所以賊寨毫無知覺。四十艘快舟，收入港口，只待夜間三更時分，前去西山燒糧。暫且按下。再說王元帥到了廿五這日，即將卜大武押運來的船隻，從支河汶港中調出，沿湖岸一字擺開，上插旗旛，中藏金鼓，令徐鳴皋爲本師中軍，狄洪道副之，徐慶爲水師右軍，包行恭副之，楊小舫爲左軍，卜大武副之，帶各輕舟二十隻，分三路去攻他的方陣，不必勝，略戰急回，不可誤事。徐鳴皋等一齊得令，即刻分撥各兵，上了船隻，每船載兵二百，搖旗吶喊，金鼓齊鳴，兩邊四下一齊轉舵搖櫓，望湖面上飛去。原來樵舍在南昌斜對岸，離南昌百二十里，距南昌西岸不過五六十里，湖面上有金鼓之聲，知道王守仁率水師前來攻打方陣，即刻傳令水師各營，務要盡力阻禦，不可任他攻進水寨。雷大春、吉文龍、周世熊、吳雲豹四人，早已見敵軍飛棹而來，却也早爲預備。看看徐鳴皋等，這三路水師衝波

逐浪而至，只見敵船上爲首一員大將，坐在船頭上大罵道：『吾徐鳴皋是也，誰敢來與吾決戰？』一言未畢，雷大春只將青旗招颺，忽聞衝出一排船來。徐鳴皋在船頭上，看得真切，但見賊船那一排，却用鐵索鎖鍊兩邊，四下鼓動槳，真是如履平地，毫不顛簸，直望下游撞過來。徐鳴皋見敵船來得凶猛，隨即傳令將二十隻快船一齊散開，不使賊船衝撞。一聲令下，所部的二十隻，各各分散四面，只在湖中周轉如飛，團團的圍住了賊船。徐鳴皋一見如此，也就執了兵器，又飭令撓鉤手，但見敵船附近，便去鉤搭，研覓賊船力量大，在湖中衝波逐浪，毫不搖動。徐鳴皋這二十隻船，經不起浪打，只在湖面上，顛簸不定。徐鳴皋看見，恐怕有失，即命收兵。這二十隻船，一齊收住篷脚，直望南昌回去。那徐慶揚小舫左右二軍，直衝到賊寨相近，賊將周世熊、吳雲豹也各率左右兩軍，衝殺過來。賊隊是排船，我軍是快船，也不能抵敵，只得收兵，仍回南昌府去。賊軍前左右三隊，見官軍大敗，又追趕了一陣，無如官軍拽起風帆，早已到了對岸，追之不及，只得返回樵舍。當下宸濠在岸上看見自家的水師，操縱自如，敵軍不能抵當，心中大喜。遙指南昌說道：『王守仁、王守仁！今孤已聯舟作陣，看你尙有何妙策，來破孤家的水軍麼？』回顧左右道：『若非李軍師獻此奇謀，何能使敵軍不戰而退呢？』說罷，策馬回營而去。不一會，雷大春等收了隊，即舍舟登陸，來到大寨報功。宸濠又誇贊一番，并令他仍小心防守。雷大春道：『軍師以此奇謀，聯舟你陣，那怕敵軍再多，又何能來破？濠真乃萬全之策也。』宸濠聽了雷大春這句話，更覺得意，因與雷大春道：『將軍且緩到船，就在此用過午飯，孤同將軍再將那船隻操練一回，以助今日出兵大勝。』雷大春等便不上船，即在大帳內吃飯。不一會，午飯已畢，宸濠便與雷大春等一同上船，當命各軍拽起風帆，在湖面上往來駕駛，操演了大半日，直至日落西山，方纔收隊。這日宸濠就在船中歇宿，水師各軍，白日間操演，用力甚多，不免大家辛苦，因也放心大膽，各去睡臥，只留了二三十人看更，却說伍定謀到了初更時分，便與王能、徐壽督率快船，盪出港口，分兩路直望樵舍西山進發。原來這西山離南康只五六十里，距樵舍亦只二十餘里，北山

一名夾山，三面背湖，一面是來往樵舍的大道。宸濠屯糧之地，只在西山之下，名曰潛谷；此間只有五百名兵卒，兩員牙將，在此看守。這兩員牙將，一喚石時，一喚許蕭，此二人最喜飲酒，是日亦飲得大醉，臥在帳外。伍定謀督率着四十隻快船，出了此間，將近三更時分，已到西山，伍定謀叫各軍攜了火種，每人攜帶了束草一把，棄舟登岸，每船只留十人看守船隻。各軍隨着伍定謀，徐壽王能三人，暗暗趕至潛谷，一聲吶喊，各軍將火燒着了。燒着束草，一齊向潛谷堆糧之處拋去，一霎回，火焰四起，烟迷四空，喊殺之聲，驚動天地。時許蕭等，尚醉臥未醒，從醉夢中驚覺，再一望時，見周圍火光烘烘，知道糧草被人燒劫，不顧前去救火，只得急急奔出谷口，欲去逃命。那知尚未出谷，早被自家兵馬踐踏而死。那五百賊兵，有被燒死的，有被官軍砍傷而死的，已傷亡了有一大半。看看火勢將滅，樵舍并無兵前來救應，伍定謀當又傳令各軍，速速回船，各軍答應，不一刻，齊上了船，一齊拽起風帆，向上游潛渡，暫且不表。再說宸濠在船中，是晚亦與雷大春等痛飲，潛谷糧草，被人燒劫，他却絕不知道。李自然在旱寨內，到了三更後，偶然步出帳外，小溺，忽見西面一片火光，烘天叫道：「不好！此火逼近屯糧之所，恐敵人前來燒糧。」當下進了大帳，即刻去請鄴天慶，一面飛筋上馬，馳往水寨中送信。不一時，鄴天慶已到，李自然道：「將軍可速帶人馬，前往西山救應，你看西南這一派火光，逼近屯糧之所，定有敵人前去燒糧。千歲前我已着人去報，將軍可速前去，不能再緩了，好在潛谷離此不遠，趕前去，或有可救。不然糧草燒盡，我軍無糧，雖有方陣，亦無所用矣。」鄴天慶聞言，那敢怠慢，也就撥了三千輕騎，即刻飛奔而去。沿途遇見敗回的小軍，聲稱潛谷糧草已被敵人燒着，鄴天慶便問守糧官何在？小軍回道：「恐守糧官亦被燒死，現在敵人尚未退去，還在那裏放火掩殺，將軍如趕得快，即使糧草難救，敵人還可殺他一陣。」鄴天慶聽罷，也不望下追問，只顧趕向前去，不一刻到了潛谷，時已四更將盡，敵人沒有一個，再看屯糧之處，業已燒得空空靜靜，只餘剩灰燼而已。當下便尋着兩三個小軍，追問敵人從何處而來，方知是潛渡上岸。又問守糧官，小軍言道：「想是已死於火中。」鄴天慶

道：「爾等何以知守糧官死在火內？」小軍道：「小的開得守糧官終日在此飲酒，當敵軍到此之時，恐怕守糧官尚沉醉未醒，因此度之豈不死於烈火之中？」鄴天慶又往西山之後，看視一遍，那裏見有一個敵軍，只得長嘆一聲，收軍回去。時已天明，方走至半路，忽有一騎馬如飛的跑來，跑到鄴天慶面前大叫說道：「將軍請速速回樵舍，現在方舟陣與旱寨一齊燒着，不料無數敵軍殺到，四路縱火，大音起來，請將軍速速往救。」鄴天慶聽了此言，只嚇得魂不附體，幾乎墜馬。此時也不便追問，只得趕令軍兵飛速回去，以便救應。走不多遠，忽有一騎馬飛來報說：「請將軍速回水師旱寨，已將延燒殆盡了。」說罷，復又飛奔回去。鄴天慶更加不知所措，只顧催督各軍，趨趕前進。走未多時，又有一騎馬飛來報說：「現在水陸兩路全行燒燬，李軍師不知去向，千歲才由水師登岸，難在亂軍之中，立待將軍回去，便要與將軍一同往逃性命。」鄴天慶不等他說完，只將馬加上一鞭，飛奔望樵舍而去。及至樵舍，那火勢尚未息滅，再看那二十餘座營盤，只燒得烈烈烘烘，不可撲滅，只得棄了大營去尋宸濠。不知鄴天慶果能將宸濠尋得出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一回 用奇謀官軍縱火 施奮勇賊將亡身

話說鄴天慶急急由西山奔回樵舍，已見岸上那二十四坐營盤，被燒得火燄騰空，不可嚮邇，只得去尋找宸濠，以便逃遁。話分兩頭，且說徐鳴皋自二十五日間，與宸濠水師略戰了一會，便自收兵。王元帥到了初更時分，又分別渡軍過湖，仍以徐鳴皋卜大武徐慶包行恭狄洪道等人督隊前往；到了三更以後，將近四更，已到對岸。徐慶包行恭二人即分兵一半，去燒岸上的賊寨，徐鳴皋卜大武狄洪道三人仍督着水師快船由下游上駛。再說伍定謀由西山燒糧之後，隨即駕舟潛渡上游，繞至方陣之後，卻好黎明，又值西北風大作，即將四十艘內裝魚油束草上，加硫磺焰硝的快船，一字排開，引着火，一齊由方陣背後乘風而下，直撞入方陣之內。登時賊軍水

寨方陣，全行燒着，一時火趁風威，風助火勢，紅光照水，火焰障天；宸濠的船隻，又被鐵鎖鎖住，不能拆開，無處逃避。宸濠正在着急，望岸上的兵，駕船來救，回頭一看，遙見岸上的營寨，也是一派通紅，漫天匝地，盡被燒着。宸濠欲逃上岸，却又被水阻止，不能跳下。此時雷大春已由前隊斬斷一隻小船，飛划而來，高聲叫道：「千歲勿驚，雷大春在此，千歲速速下船上岸！」宸濠見雷大春來救，方纔心定，當即逃下小船，雷大春催督水手，儘力飛划，走尚未遠，忽見下游迎面撞近一隻船來，船頭上站着一人，手執大刀，大聲喊道：「逆賊休走，將徐鳴皋在此！」宸濠一見，心膽俱裂，連忙躲進艙中。雷大春也喝道：「來將休得猖狂，看箭！」說着拈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徐鳴皋盔纓。本來這一箭係認定徐鳴皋咽喉而來，不意被風一吹，翻揚上去，卻好將盔纓射落。徐鳴皋這一吃驚，恐怕他又有第二枝箭來，不敢疎忽，便去留神，心防敵人再有箭射到，有這一息功夫，雷大春即將船舵一轉，那船便走開去，又值風大水急，直望下游溜去。鳴皋正待追下，已是不及，只得望上游竭力飛划。再一看時，見上游方陣，已燒得烈焰飛騰，不可嚮邇，那一片號哭之聲，震天動地。徐鳴皋心中一想：「賊寨水師業已燒完，我何必再往上流，而且宸濠已往下游逃走，他必然上岸躲避，我何不也追上岸？」因即將船靠了岸，舍舟登陸，又去追尋宸濠，卻好遇見一枝梅，由賊隊旱寨後面殺到。鳴皋一見，大喊道：「慕容賢弟，可看見宸濠麼？」一枝梅聞有人叫他名字，再看是徐鳴皋，因也答道：「大哥來得卻好，宸濠却未瞧見，我們可會合一處去殺他的大軍人馬罷？」徐鳴皋道：「徒殺衆軍，終無濟事，自古道擒賊必擒王，只要將賊首擒住，就可解散了。」一枝梅道：「既如此，我便與你找尋逆賊，這裏好在有李武等在此。」徐鳴皋道：「徐慶包行恭也過來了，況且賊寨也燒着，賊軍已亂，放着他五六人在此，也夠抵敵的了。」說着，便與一枝梅二人撇了長槍，拔出利刃，仍拿出飛檐走壁，的武藝，直望下游一帶趕去，順着岸尋了好一會，只是尋不着，却好遇見周湘帆，纔由水路趕到，率兵登岸。一枝梅一見，大叫道：「周賢弟你來遲了，水陸二寨全破了。」周湘帆道：「非是小弟故來遲，適因風頭不順所致，

既已水陸二寨俱破，逆賊會捉住麼？」一枝梅道：「便是愚兄與徐大哥去追尋逆賊。」周湘帆道：「你二位會見逆賊往何處而去？」徐鳴皋便道：「愚兄見他乘着一隻小船，往下游去了。」周湘帆道：「小弟方纔來時，見有一隻小船，拽着風帆，快似箭發，走到夾湖口，已進了港門，不知可是宸濠的坐船？」徐鳴皋道：「這船是何式樣？」周湘帆道：「是一隻矮篷的飛划。」徐鳴皋道：「一些不錯，賢弟既見他進了港口，我們就向那裏尋去罷。」說着，即帶了周湘帆所部的兵卒，如旋風般，直望夾湖一帶去尋。這且慢表。再說伍定謀帶着四十艘火船，將賊寨水軍的方陣燒着，正在逢人便殺，忽見雷大春將宸濠救出水寨，即趕緊分撥王能、徐壽，追趕下來。那知被烟焰迷住船路，已經追趕不着，只得將船攔岸，登岸去擒。却撞着鄒天慶，由西山聞警趕回，一見面，更不打話，徐壽王能即與鄒天慶大殺起來。鄒天慶也是尋找宸濠心急，無心戀戰，且戰且走。徐壽王能，那裏肯捨緊緊相追。正殺之間，忽見一枝兵從對面殺到，軍中齊聲高叫，莫要放走了逆賊呀！徐壽王能聽得清爽，知是自家兵馬，更加抖擻精神。原來是徐慶包行恭二人帶領所部人馬殺到。徐壽王能一見，也即喊道：「徐大哥，包賢弟，我們便一塊兒殺呀！」一聲未畢，只見徐慶手一招，那所部的兵馬，一齊圍裹上來，將鄒天慶困在中間，如鐵桶相似。鄒天慶此時已把個死字放在度外，只得奮力廝殺，左衝右突，但見他一枝方天畫戟，猶如怒龍擾海一般，上下前後左右飛舞亂挑，徐慶包行恭徐壽王能，也是奮勇相鬪，不讓分毫，只殺得血濺半空，沙塵撲地。鄒天慶雖然勇猛，究竟寡不敵衆，漸漸的抵敵不住。只聽他一聲大喝，那畫戟一擺，即刻殺了一條血路，把馬一夾，只望東南上落荒而走。徐慶等四人，那裏肯捨，又復緊緊追來。鄒天慶在前，徐慶等四人在後，鄒天慶被追得急，隨即拈弓搭箭，等徐慶等趕得切近，即認定徐慶的一聲，放了一箭。徐慶等只顧貪着前來追趕，却不提防他有箭射到，却好肩窩上中了一箭，徐慶不敢追趕，只得停住了脚步。包行恭等三人，見徐慶停步不發，知道是因中箭，大家也就停了脚步，讓鄒天慶敗逃而去。那知鄒天慶在馬上直望東南逃走，去尋宸濠，正走之間，忽見刺斜裏飛出

三四個人來，一隊步兵攔住去路。鄴天慶一見，不是別人，正是徐鳴皋、一枝梅、周湘帆等三人去尋宸濠不着，復趕回來，正遇鄴天慶，更不打話，各人掄起兵器，便殺上來。鄴天慶此時已是殺得精疲力盡，又遇這三個生力軍，可是萬萬抵敵不住，又因攔住去路，不能前進，只好勉力廝殺。三個步下，一個馬上，徐鳴皋等三人，只顧躡上，跳前跳後，團團的只望鄴天慶致命上亂砍亂刺。鄴天慶也就遮攔隔架，閃躲跳躍，顧前顧後，護人護馬，極盡所長。那裏曉得人雖勇猛，馬力不如，忽見那馬失了前蹄，跪了下來，鄴天慶說聲不好，也就望前一傾，算是從馬頭上翻了一個筋斗，栽倒在地。此時一枝梅、徐鳴皋、周湘帆三人，那敢怠緩，立刻飛跳上前，舉起刀來，一陣亂砍，鄴天慶早已動彈不得。徐鳴皋即便上前，割了首級。大家說道：『這個匹夫，今日將他殺死，即使宸濠不及捉住，他也無所恃了。』大家大喜，也就帶了首級，回轉而去。此時天已有已未午初的時分，回至樵舍，見水陸兩寨，火已熄滅，但是一派灰塵，并一陣陣的臭氣，大家見着，也覺傷心慘目。即此一把火，將宸濠所有的兵將，殺的殺，燒的燒，都已死亡殆盡，不過逃走了有二三千小卒，各處分散而去。李自然亦死在火窟之中，只有雷大春與宸濠不知去向。此時伍定謀已由湖內登岸，大家會合一處，却是伍定謀、徐鳴皋、徐慶、一枝梅、羅季芳、狄洪道、周湘帆、包行恭、楊小舫、王能、李武、王大武、徐壽，共計十三位，只少了一個焦大鵬。一個伍天熊。焦大鵬現在沿途保羅，伍天熊未曾渡湖，在大營內與王元帥守營。這十三位聚在一處，大家說道：『雖只逃走宸濠、雷大春二人，有此大獲全勝，也不患宸濠再起勢了。』伍定謀道：『某料宸濠必逃走不遠，那幾位將軍，願去分頭尋覓。』當下徐鳴皋、一枝梅、徐慶、周湘帆四人，應聲而道：『某等願往。』伍定謀道：『既是四位將軍願去，可即分頭各守要隘，明登暗訪，我等先報王元帥知道，請他放心，即請他仍駐紮南昌候駕，我等暫行屯兵於此，以爲犄角之勢。或俟聖駕到後，或俟宸濠就擒，再行合兵一處。』說罷，徐鳴皋等四人，也就離了樵舍，往各處分尋宸濠、雷大春去了。畢竟宸濠、雷大春，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二回 觀天顏元帥辭功 奏逆狀婁妃引罪

話說徐鳴皋與一枝梅周湘帆徐慶四人分頭尋訪宸濠而去。這裏伍定謀便將各部兵士聚集一處，安下營寨。又派了王能李武過湖前往南昌報捷。王元帥他見二人回來報捷，好不歡喜。當下便問了火燒水旱二寨的
情形，王能趙武細細說了一遍。又將宸濠雷大春在逃，現在徐鳴皋徐慶一枝梅周湘帆四人分頭往各處尋覓下落，以便擒捉。王元帥聽說，不免又懊悔一番，恨未能即時擒獲。當下便命王李二將出去歇息不提。再說明武宗自荊州起蹕後，沿途趨趕。這日已離南昌不遠，當有探馬報入南昌。王守仁聽說聖駕已將次行抵，即便派令合營大小將士往南昌迎接。又飛飭差弁往樵舍調回伍定謀所領各軍。這日聖駕已到，王守仁迎接後，即請武宗以寧王府爲行宮。武宗也甚願意，一齊隨駕入城。此時寧王府早經重加修飾，武宗進入行宮，百官朝見已畢。武宗便問王守仁道：「現在宸濠究竟擒獲到否？」王守仁奏道：「宸濠與雷大春在逃，臣已飛飭徐鳴皋周湘帆一枝梅徐慶前往各處，明查暗訪，務要成擒。現已去了六七日，尙未回報。該遊擊等亦未回營。」武宗道：「此次宸濠不但背叛，而且暗派刺客行刺朕躬，實屬罪大惡極。若非焦大鵬前來救駕，朕竟爲該賊所算。逆藩宸濠竟如此妄爲，何能使彼漏網？」王守仁道：「既經臣派令該遊擊等四處訪拿，諒也不致漏網。」武宗道：「宸濠家小及宜春王拱樞現在還在監禁麼？」王守仁道：「此皆係要犯，臣不敢擅自作主，伏候聖裁。」武宗道：「朕聞得宸濠有個婁妃，這妃子甚賢，卿也會聞人所言否？」王守仁道：「臣已聽說。」武宗道：「婁妃也監禁麼？」王守仁道：「所有寧王府諸人，現在全行分別監禁，等候聖旨定奪。」武宗道：「此次卿很辛苦了，專戰兩年餘，不會休息得一刻，朕甚記念。」王守仁道：「陛下恩典，此皆臣分內之事，惟臣毫無知識，全賴衆將身先士卒，不辭勞瘁。」武宗道：「雖有士卒勤勞，總賴主將運籌帷幄，卿此次之功實非淺鮮。」王守仁道：「臣不敢自居其功，此次

虎溝橋舍，能使逆王全軍覆沒，皆安吉府知府伍定謀再三籌畫，謀定後戰，以致一鼓而成。伍定謀誠屬胆略並優，其智謀在臣之上。」武宗道：「據卿所奏，這伍定謀倒是個智之才，士子。」王守仁道：「不但才智，而且極有胆略。」武宗道：「伍定謀現在這裏麼？」王守仁道：「現尙屯兵樵舍，臣業已調取前來，尙未行抵。」武宗道：「衆將之中，如徐鳴皋等這十二人，究以誰人爲最？」王守仁道：「智謀胆識，忠肝義胆，個個皆然，實爲國家的梁棟。」武宗道：「前者卿兵屯吉安時，那個非幻道人與徐鴻儒，余七擺的那非非陣，後來到底是怎樣破的呢？」守仁道：「破那非非陣，固賴七子十三生之力，其實賴一個女子，余秀英之力居多。」武宗道：「這余秀英又是何人呢？」守仁道：「這余秀英出身并不正道，卽是余七之妹，白蓮教徐鴻儒之徒，只因一念之誠，棄邪歸正。又據玄貞子所言，余秀英係與游擊徐鳴皋有姻緣之分。當徐鳴皋陷陣之時，後來卽爲余秀英相救，得以保全性命。及至破陣之時，余秀英又送出兩件寶物，非非陣之破，實賴余秀英之力爲多。破陣之後，臣見其有功於國，而又據玄貞子一再諄囑，務令臣使徐鳴皋與余秀英二人配爲婚姻，將來大破離宮，尙非余秀英不可。臣不敢逆玄貞子之言，而又負余秀英之望，因此使權宜之計，卽令徐鳴皋草草完姻。後來到了南昌，去破逆王的離宮，皆徐鳴皋、余秀英二人之力。」武宗道：「既然余秀英改邪歸正，有功於國，使他二人成爲夫婦，也在人情之中。朕聞離宮內，所藏珍寶，及貴重器物甚多，卿可曾一一檢視麼？」守仁道：「每件必記簿登明，以備欵核。現在已經臣將離宮門封鎖，另派心腹將士看守，以防失誤。」武宗問了一遍，當命守仁等各官退出，聖駕回宮。到了午後，傳出諭旨三道：一命王守仁傳旨，著各省府州縣，無論軍民人等，一體捉拿宸濠，如有隱匿不報者同罪。一命各路勤王之師，概行卽日撤退，各歸職守。一命飛飭許泰所部大軍，卽日由南京仍撤回京師。王守仁接到這三道諭旨，也就卽刻分別趕辦出去。你道武宗如何纔到南昌，就知宸濠逃遁，原來王守仁聞樵舍克復，卽飛奏報捷，所以武宗在半路，就知道了。王守仁將奉旨的各事辦畢，又將焦大鵬傳來問明救駕情形，焦大鵬也細細說了。

一逼。次日早朝，王守仁復又進了宮參見武宗，陞殿，各官朝拜已畢，武宗對望守仁道：「朕午朝審訊，春王拱樞及婁妃，卿屆時可將拱樞及婁妃押解前來，聽候訊問。」王守仁遵旨，武宗退朝，各官朝散。到了午刻，王守仁即將宜春王拱樞及婁妃二人提來，先到黃門官報到，當有黃門官傳奏進去。一會子武宗升座，便殿，飭令帶宜春王拱樞，王守仁遵旨，將拱樞帶入拱樞膝行上殿，跪到金階口，稱萬歲，磕頭不已。武宗問道：「爾爲親王，不思報國，反縱宸濠謀叛，爾自奏來，該當何罪？」拱樞到了此時，也是無話可說，只得說道：「臣罪該萬死，雖粉身碎骨，不足以蔽其辜，可否仰懇天恩，賜臣速死，這就是陛下格外洪恩了。」武宗道：「你現在知罪的了，你可知道，背叛朝廷，罪當滅族。」拱樞道：「臣知罪不容誅，求恩速賜一死。」武宗命王守仁將拱樞帶下，仍先收禁，候旨行刑。又命王守仁將婁妃帶進，王守仁遵旨，一面將宜春王帶出殿，飭令手下先送入監；一面又將婁妃帶至延殿。婁妃跪到金階口，稱：「待罪臣妃婁氏，願吾皇萬歲萬歲。」武宗問道：「爾既爲宸濠王妃，當宸濠有意謀叛之時，爾爲什麼不苦口極諫呢？」婁妃道：「罪臣一言難盡，乞陛下容奏。」武宗道：「爾可從實奏來。」婁妃道：「寧王未曾起意之先，不過存心酷虐，臣妃即以仁愛進諫。後來寧王雖未竟聽臣妃之言，也還不致任意酷虐。及至偶遇謀士李自然後，即爲李自然所惑，因此便聚集死士，建造離宮。臣妃深慮內宮尚不能深知其實，偶有所聞，便即進諫。寧王只云所招死士，爲自家護衛起見，臣妃又諫以忠信報國，仁慈愛民，不必聚死士爲護衛，自能獲福，不然雖有千軍萬馬，謀士如雲，勇將如雨，亦不足爲護衛，所謂自求多福，此一定不易之理。甯王聽臣妃之言，倒也有些悔禍之意，不料李自然等這一班逆賊，任意播弄，皆謂天命攸歸，焚惑王心。甯王不知自悟，反以這一班逆賊之言爲可信，因此日復一日，便視臣妃如同外人，始則進宮，臣妃進諫，甯王不過不悅；後來臣妃自甯王爲那些逆賊焚惑甚深，臣妃早料有今日之禍，因此以死直諫。甯王不但不悔，反以臣妃不明天命，即將臣妃打入冷宮，彼時臣妃即思一死，上報國恩，下盡力諫之道，無奈甯王不容臣妾自死，派令宮女日夜監守。」

臣妃雖欲自盡不能，此皆臣妃既入冷宮，極諫甯王之實在情形也。既入冷宮後，便與外間隔膜，聲息不通。甯王種種大惡，臣妃毫不知道。至前月南昌已破，宜春王被擒，王師破了離宮，從冷宮內搜出臣妃。此時纔知道甯王做出這一件彌天大罪。臣妃彼時又欲一死報國，後因既爲欽犯，理應待罪受刑，以重國典，所以臣妃苟延殘喘，以待天威下臨。此事變出意外，雖由寧王聽信妖言，自作之孽，臣妃亦罪該萬死。事前既不能納忠陳善，弭禍無形，事後又不能撥亂反正，挽回王意，臣妃雖粉身碎骨，亦復罪無可辭。惟念合宮上下三百餘口，有罪者自罪，有應得，其餘各宮娥使女，以及大小臣工，實係無罪者，亦復不少，而乃同罹國典，未免可憐。此臣妃所代爲傷心痛哭者也。但自聖明在上，自有權衡，臣妃之罪尚不可辭，何敢再爲無辜上與陛下乞命？說罷，痛哭不已，不知武宗聽了這番說話，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三回 朱宸濠夜遁小安山 洪廣武安居德興縣

話說武宗聽了婁妃這番話，暗道：「人說婁妃之質，信非過譽，今朕看他所奏各節，皆是非歸自己，并無絲毫怨及宸濠，出詞而且仁愛爲懷，還要代他無辜乞罪，朕本有此意，但治首惡之罪，其餘一概豁免。今據婁妃如此陳奏，朕豈有不以仁愛爲心呢？」因問道：「爾爲宸濠打入冷宮幾年了？」婁妃道：「整整八年。」武宗道：「宮中除爾以外，進諫者尚有何人？」宜春王平時究竟有何罪惡，爾可一一奏來。」婁妃道：「宜春王所爲各節，早在聖明洞鑒之中，臣妃已何敢亂言，而况臣妃自貶入冷宮，其實毫無知覺。總之臣妃不德，致累寧王有滅族之禍，願陛下治臣妃以極重之刑，或可藉是上報國恩，下分寧王之罪，雖粉身碎骨，臣妃亦所甘願。」武宗道：「爾方纔所奏首惡當誅，其餘無辜者，意在求朕豁免，但不知誰爲無罪，誰是無辜，爾可細細奏來，朕亦可體上天好生之心，存罪人不孥之德。」婁妃道：「有罪無罪，陛下自有神明，臣妃不敢妄指無辜，亦不敢概言有罪，網開三面，

悉在聖明。」武宗道：「朕聞爾素有賢聲，今觀爾所奏各事，實與人言一一符合，只恨宸濠不聽爾諫，致有今日之禍。」婁妃道：「臣妃何敢稱賢若能賢，也不致寧王有滅族之患，臣妃之罪，罪莫大焉。」武宗見婁妃如此，却也十分歎息，因命王守仁道：「卿可先將婁妃仍然帶回，候將宸濠擒後，再行候旨施行便了。」王守仁遵旨，婁妃又磕頭謝恩畢，然後纔有太監送出行宮，押往南昌府而去。王守仁也當即退出殿外，衆官各散而回。話分兩頭，再說朱宸濠自與雷大春由夾湖口，躲入深港以內，四面看了看，並無追兵前來，宸濠歎道：「孤不料今日敗得如此，既無家可歸，又無國可逃，這便如何是好？」雷大春道：「千歲尚宜保重，今已如此，急也無益，不如暫且躲避，再作良圖。」宸濠道：「孤今孑然一身，尚望什麼良圖？」雷大春道：「未將有一親戚，離此不遠，家住饒州府德興縣小安山，洪姓名廣武，家道饒餘，廣有田產，獨霸一方，好結交天下英雄，爲人有萬夫不當之勇，却是未將姑表弟。前曾聞未將在千歲處當差，他也欣然樂從，未將欲將廣武引見，後因未將姑母尚在，不准他遠離，因此中止。前年未將的姑母，已經去世，未將之意，請千歲權居彼處，廣武一聞千歲駕臨，必然殷勤相待，再與他相商如何報仇，他必肯答應。而且他結識英雄不少，或者因他引進，再能舉事，以報此仇。他又住在山僻之中，無人知覺，即使有人知道，他亦毫不懼人，合村有一二百家，皆是他的佃戶，他家中所有的兵器，亦皆全備。千歲當此進退兩難之間，國亡家破之時，只有此處可去。不然恐沿途耳目甚衆，尚患不免大禍將臨，千歲不可狐疑，宜早自爲計。」朱宸濠道：「雖蒙將軍多情，萬一令表弟不便相留，孤又當如何是好？」雷大春道：「千歲不去則已，若千歲肯去，未將的表兄，未有不願相留的，但是千歲如此行裝，恐礙沿途耳目，却須留暫作權宜之計，要改扮而行。」宸濠問：「如何改扮呢？」雷大春道：「也沒有什麼改扮，但將外面的龍袍脫去，除去頭上金冠，可將未將所穿的襪衣，與千歲穿上，又須曉伏夜行，只要到了小安山，就無事了。」宸濠道：「如此改裝，有何不可？」說罷，即刻將身上所穿的龍袍脫下，掛在樹林以內，又將頭上金冠除下了，雷大春也脫下外面的戰袍，將內

裏的糧糧解下來，與宸濠罩上。二人等到天黑，便望饒州而去，沿路皆是夜行晝伏，不日已至德興縣界小安山，就在縣東六十里外，却是一個大村落，這村落就在小安山中山窪子裏，雖有一二百家，皆是洪廣武的佃戶。雷大春與宸濠又走了半夜，却好天明已到莊口。雷大春便與宸濠進莊，宸濠見這村莊地勢甚險，僻處山中，四面樹木環蔽，山色撐空，到映其下，實是好一個所在，羨慕不已。雷大春與宸濠二人便緩步走到洪廣武莊口，只見犬吠狺狺不已，向着宸濠雷大春二人亂吠，當有莊丁聞得犬吠，便出莊來，看見有二人，由莊口而來，便侍立一旁，以便迎接。不一刻雷大春先走到那莊丁面前，問道：「你家莊主在家麼？」那莊丁道：「我家莊主尚未起來，客人尊姓，從何處而來，與我家莊主有何交誼，有何說話？」雷大春道：「姓雷名大春，與你家莊主是姑表兄弟，現由南昌府來，特會你家莊主，要有要話面講，煩你進去通報一聲。」那莊丁聽說一個是主人的姑表兄弟，一個與主人來的麼？」雷大春道：「正是同來，與你家莊主也有交誼。」那莊丁聽說一個是主人的姑表兄弟，一個與主人有交情，那敢怠慢，當即跑回去報，宸濠貼在莊口，四面觀看，但見洪廣武家這一所房屋，就高大異常，迎莊口一帶方磚圍牆中間，開着一道大門，左右皆有兩道小門，四面風火牆，高聳半空，到後約有五六進的正屋，兩旁尚有羣屋，莊口兩旁，比鱗櫛次，約有二三十家茅屋，却皆蓋得極其修整光潔，那盡頭的田佃所居，雞鳴狗吠之聲，達於遠近。宸濠看罷，實在羨慕，暗道：「這洪廣武，若將孤留下，并肯爲孤出力，再圖大事，就這一處地方，也還難得許多兵馬，再將這山下收拾起來，亦不亞於南昌宮室，但不知道這洪廣武究能與雷大春之言麼？」不言宸濠暗想，胡思再說，那莊丁走到裏面，先與那內宅的丫頭說明，叫丫頭去報那丫頭道：「我記不得許多的嘈嘈咕咕話，還是你進去說罷。」那莊丁道：「莊主現在尚未起身，我何能進去？」那丫頭道：「我給你去說一聲，就說你有話說，看太爺如何，我給你送信，若叫你進去，你就進去便了。」莊丁答應，那丫頭便轉身進內，到了房裏，在床面前，低低向洪廣武喚了兩聲，廣武醒來問道：「那個在此亂叫？」那丫頭道：「是婢子秋霞。」廣武道：「你叫甚麼？」秋

雷道：「只因家丁王六說有個客人，現在莊外要會大爺，他進來叫婢子通報大爺知道，他本是要進來的，因為大爺還不曾起身，不敢驚擾，所以叫婢子先喚醒大爺說一聲。」廣武道：「你且將他喚進來，等我問他是誰？」秋霞答應，轉身出了房門外，來到宅門口，將手一招，說一聲：「王六爺，大爺叫你進去呢。」王六答應著，走了進去，站在房門外。秋霞復又進房與廣武說道：「王六進來了。」廣武睡在床上，即問道：「王六外面是那個要會我，是熟客是生客？」王六道：「兩個皆不曾見過，總是生客，却有一個姓雷，名喚大春，說是與大爺姑表兄弟，方從南昌而來，那一個不會說出姓名。」據雷大爺說也與大爺是要好的朋友。因叫小人進來通報，大爺可有這麼個姓雷的表兄弟，還是會他不會，候大爺示下。」洪廣武聽說，想了半刻說道：「我曉得了，那姓雷的是我表弟，你且請他進來，我去會他。」王六答應，即忙轉身出去。洪廣武復自暗說道：「雷大春現在南昌，隨着那寧王宸濠已經死了，大將聞得他頗為信任，何必忽到此地，難道他前來，因我從前有要與他同去的這句話，他此時見我母親已死，他來招我不成，若果有此事，我可將我看錯了，我從前不過是句戲言，豈真有此事，我放着如此家產，不在家守田園之樂，反去投効他做一員將官，跟着他做走狗，而况寧王也不正道，我又何必去到那裏受罪，被他拘束得緊，且等他進來，看他何如說法，我再以言問他。」又道：「他同來的這個人是誰呢？莫非是他的同伴不成？」自己暗想了一會，也就坐起來，穿好衣服，他的妻子方氏，因也說道：「你這表兄可算是冒失鬼，怎麼這大早跑來要會人，難道他連夜走來的麼？」洪廣武聽了這句話，忽覺心中一動，暗道：「真個爲什麼如此大早，就跑了來，其中必有緣故。」欲知洪廣武能否收留宸濠，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四回 雷大春誠心投表弟 洪廣武設計絆奸王

話說洪廣武被他妻子一句話提醒，暗道：「這其中定有緣故，爲何如此大早就來？」他妻子見他在那裏出

神，也就說道：『你的表兄既然這絕早到此，你可快些兒出去見他便了，爲何在此出神，難道你不願見他麼？』
洪廣武道：『有什麼不願見他，只因他此來，頗令我疑惑。』他妻子道：『莫非你怕他前來與你借貸麼？』廣武
道：『即使前來借貸，況親戚之誼，有什麼不可？』他妻子又道：『既非如此，又有什麼疑惑呢？』廣武道：『你不
知道，且待我見了他，看他說出什麼話來，我再告訴你便了。』當下就將衣服穿好，有丫頭打進面水，他就
裏梳洗好，去會雷大春，再說宸濠與雷大春二人，站在莊門外，等了好一會，纔見那莊丁從裏面走出向他二人
說道：『有累二位立等了我家主人，現已起來，請二位裏面坐罷。』雷大春當即與宸濠隨著莊丁進去，過了兩
重門，是一座院落，上面就是一進明三暗五朝南的大廳，二人步上廳房，分上下首坐定，那莊丁又走進去，一會
子捧出兩碗茶來，給他二人獻上，復又走去，又停了一會，這纔引出一個人來，便是洪廣武。宸濠瞥眼看見，但見
洪廣武生得，身高七尺，向開白淨淨的一副方面孔，兩道濃眉，一雙環眼，大鼻梁闊口，約有三十歲上下，一表非
俗，頗具英雄氣概。宸濠正在凝神觀看，只聽洪廣武先向雷大春說道：『表兄一別七八年，今日是甚風吹到，爲
何如此絕早，敢是從南昌連夜走來的麼？』雷大春道：『正是愚兄思慕賢弟，久欲前來奉候，只因那裏的事，擺
脫不開，所以連姑母去世，愚兄也不會到來祭奠一番，甚是抱愧！如今賢弟應該娶了弟媳了。』洪廣武道：『承
兄顧念，小弟於家母未經去世的前兩年，就受室了，如今已託庇生了兩個孩子，等一會兒叫兩個孩子出來拜
見表伯。』雷大春道：『可喜可喜，還是賢弟的福氣，不象愚兄十年來，東征西討，到至今還一事無成。』洪廣武
道：『這是表兄過謙之處。』一面說，一面兩隻眼睛，只管向宸濠這邊溜來。因即問道：『這位尊姓大名，還未請
教。』雷大春便先向四面一看，見無旁人，因搶着代答道：『賢弟你怎麼知道這就是寧王千歲的寵駕。』洪廣
武一聞此言，好生驚訝，當下便向宸濠跪下說道：『山野小民，不知千歲駕到，有失迎迓，死罪死罪。』宸濠見他
如此，恐怕爲外人看見，當下即將他扶起，口中稱道：『足下切勿如此，孤今前來，特有所求，足下若如此稱呼，恐

屬耳垣牆，多有未便。』洪廣武聽了此話，愈加疑惑，因又道：『堂堂千歲，某敢不恪恭，今既蒙面諭，某當遵命；不過是裝虎鬚，便覺抱罪不安。』說著，便讓宸濠升位坐定，自己在下面相陪。只見雷大春又向廣武道：『愚兄此來，一爲看視賢弟，二爲有事相求。賢弟素稱肝胆英雄，當可從而見允。』廣武道：『不知大哥又何見，委敢請說明，只要小弟才力能到的，未有不允從之理。』雷大春道：『此事若賢弟肯爲之助，才力綽乎有餘，特恐賢弟故意推托，那就無可奈何了。』廣武道：『但請說明，好待商議。』雷大春道：『此事並非愚兄之事。』廣武道：『然則是小弟之事麼？』大春道：『亦非賢弟之事，只要賢弟允從之後，却就是賢弟之事了。』廣武道：『表兄這半吞半吐，好叫人甚不明白，怎麼又非小弟之事，倒是非與小弟有無關切？』雷大春道：『此話甚長，賢弟可有靜室，須到那裏屏退衆人，密告纔好。』廣武道：『此間亦可談得，何須定要靜室，方可說明呢？』大春道：『非靜室不能與談，賢弟從之，則請借靜室一敘不從，兄從此就走了。』廣武道：『表兄未免太性急了，也罷，便請二位到靜室而談。』當下廣武便命人去開了內書房門，讓宸濠大春二人走出廳房，向內書房而去。不一刻轉了幾灣，已到廣武又讓他二人先入內室房去，三人到了內書房，廣武仍請宸濠升坑坐定，有莊丁復獻上茶來，廣武便命莊丁退出，并招呼道：『爾等非喚不要進來，我們有要話相商呢。』莊丁唯唯退下。洪廣武便問道：『表兄有何見論？』雷大春道：『只因寧王千歲，前者曾聞愚兄說及賢弟英雄，專好結交天下豪傑，當時便擬着令愚兄前來奉約，共圖大事，彼時愚兄以姑母尚在，賢弟固不便遠離膝下，姑母亦未必讓賢弟遠出，所以未及前來。這七八年內，又因千歲方整頓戎師，東征西討，又無暇及此。後來初起兵時，已得了幾座城池，眼見得要長驅大進，那裏知道忽然出了一個王守仁，又收服了徐鳴皋這一班逆賊，竟自率兵前來，與千歲作對，把已得城池，全行奪去；又將南昌宮室悉數毀滅，弄得千歲已是兵敗將亡。然猶可勉強支持，與王守仁對敵，不想王守仁傾生奸計，十日前千歲兵屯樵舍，又立水師，共計水陸兩營，也還有七八萬人馬，將士也有十數員，那知被王守仁』

飭令手下各將，暗帶帶兵，分頭攻取，各用火攻。一天中將水陸兩寨，燒得干干淨淨。千歲正在水師方陣之中，見各處火起，正在無法可想，還是愚兄捨命，將千歲爺從船上救出來，逃至岸上，打算收拾敗殘兵卒，還可與守仁支持。那裏知道，這一仗真算得是全軍覆沒，連一人一騎都不會逃走出來，只落得千歲與愚兄兩條性命。後來千歲，因無處投奔，復又想起賢弟，所以愚兄特奉千歲的大駕，前來相訪。我料賢弟平日那些草莽英雄，還與他結義，豈有藩王千歲，不殷勤相待之理。賢弟若肯殷勤相待，再能助千歲復圖大舉，將來千歲有日登了寶位，奪取江山，賢弟也是個開國元勳，蔭子封妻，豈不榮耀。而况榮封祖宗，光耀門閭，何等威武。賢弟可樂從否？」洪廣武正欲回答，只見宸濠又復說道：「卿家若能與孤相助爲理，復圖大事，孤定不忘卿家之功，將來託天成功，孤當於衆人中，格外加封蔭，以酬今日之勞。願卿憐孤子然一身，孤窮無靠，有以助之。」洪廣武聽了他二人的話，心中暗想道：「你這奸王，國家待你，有何壞處？你不思盡忠報國，反思叛背朝廷，今已敗得如此，還不思一死，猶想死灰復燃，豈不可笑。我這表兄也未免糊塗到底，良臣擇主，他全不知道這個大義，反來叫我幫助他報復。我不知他有何仇可復，眼見有滅族之禍，他還強稱千歲，覬不知羞。我若回他不行，眼見這一件功勞，不能到手了。我何不暫且答應，使他住下，然後再如此如此，有何不可。而况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也不算是喪心。」主意想定，便欣然應道：「千歲英明神威，天下共聞，今雖不利，亦時未及耳。此處儘可舉事，倘千歲不以某爲鄙陋，某當相助爲理，雖毀家不顧，千歲但請寬心容一兩日，某再親自外出，先將某所有能其生死入，願去投千歲的。一個好朋友，約來與千歲共議報仇一事。但千歲平時萬不可出門，以防耳目要緊，等到大家議定，然後就不怕人多言了。」宸濠大喜道：「卿能如此仗義，孤定當感激不忘。」洪廣武道：「千歲說那裏話來，良禽擇木而棲，人臣擇主而事，自古明哲，皆自爲之。千歲若不到來，某還思前去報効，難得千歲不棄卑陋，惠然肯來，則是某之大幸也。千歲幸勿稍爲客氣，某當竭刀圖報便了。」說罷，便問道：「千歲與表兄如此早來，定皆未曾用過早膳，

此間山居市遠，未能兼備盤殮，某當命家丁，聊備粗膳，上呈千歲，稍當充飢，不堪適口，尚望勿罪！」宸濠道：「前來打攪，已屬殊難爲情，而况後日方長，務望不必過謙。」洪廣武答應，當下便喊了兩個莊丁進來，此時莊丁見主人呼喚，也就應聲而進。廣武命他前去整備早膳，莊丁答應，即刻退出，到廚房裏招呼，不一刻早膳備好，端盤出來，送進內書房，原來是三碗雞湯麵。宸濠雷大春，正是腹中飢餓，見了這雞湯麵，登時就大吃起來。頃刻用畢，莊丁撤去空碗，又打了兩把手巾送上來，與他二人擦了臉，這纔退出。洪廣武也與宸濠雷大春說道：「某暫告退，料理一件正事，少頃就來。」宸濠道：「卿自請便了。」畢竟洪廣武去作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五回 用反言喁喁試妾婦 明大義侃侃責夫君

話說洪廣武出了內書房，到了裏面，他妻子向他問道：「你那表兄，與你究竟有什麼話說？曾與你談過了不成，那一個究竟是誰？」廣武道：「此事真可笑話，你道我那表兄，爲着何事而來？那人是那一個？打量你再也猜不出，想不到，真是出人意外之事。」他妻子道：「什麼有猜不出，我早猜着了，我從前會聽你說過，你那表兄，不是現在寧王府裏做了官了嗎？他此來光景是約你一同前去，到寧王駕前爲官，可是這件事麼？」廣武道：「雖不是這件事，却猜得有些影響兒。」他妻子又道：「既不是這件事，如何又說我猜得有些影響兒？」廣武道：「這件事是一件極重極大的要事，你是個婦人家，何能使你？若被你知道，恐嘴上不穩，萬一漏了風聲，不但有殺身之禍，而且還有滅族之患，等到成功之後，却是一件極好的事，封妻蔭子，顯親揚名，皆在這件事上。」他妻子聽說這話，好不明白，當下追問道：「我與你夫婦兩人，便是一人，你好的是我好的，我好便是你好，你有殺身之禍，我又豈可能免，你爲什麼不肯對我說？既不肯告訴我，必然是一件極不好的事，不然又何不來告訴我？呢？而况你我平日那件事不同商量，獨有今日你表兄前來，這件事就不肯告訴我，這是何意？難道將我不作人？」

「我非不告訴你，惟恐你漏出風聲，關係甚大，所以不敢相告。」他妻子道：「你盡可告訴我，我絕不說一句的，你放心罷。」廣武道：「你真個不說。」他妻子道：「我又何必騙你呢？」廣武即附著他妻子耳畔，低低說道：「你道我表兄同來的那人，是什麼人，原來就是寧王，只因他被守仁帶兵，將他打敗，現在正德皇帝，又御駕親征，他南昌基業，全行敗壞，現在與雷大春，逃在我處，因為我平日仗義疎財，專好結交天下英雄，好漢，因此他來投我，欲我此後相助，幫他前去報仇，將來他得了江山，登了大寶，允我封個王位，我想寧王雖然背叛朝廷，有心奪取正德的基業，他到底是個藩王，與別人不同，今雖被王師打敗，我看他一表非俗，真是帝王之象，我想身居山林，雖守得些先人餘業，終又是個山野村夫，既不能顯親揚名，又不能封妻蔭子，碌碌一身，不過與草木同腐而已，難得有此機會，寧王到了我家，約我與他共圖大事，將來事成，他還封我個王位，如此好機會，做夢也想不到，所以我已經答應於他，情願幫他招軍買馬，積草屯糧，共圖大事，奪取正德天下，將來我做他一個開國元勳，何等光輝榮耀，不但我自家榮顯，而且祖宗有追贈，妻子有封蔭，真是平地封王，顯榮之至，但是稍不機密，聖駕現在南昌，雖此能有多少遠，倘露了風聲，被正德皇帝知道了，立刻派人前來，將我捉去，說我藏匿反王，潛謀不軌，那時不但我有殺身之禍，連你們大家皆不免身首異處，而况王守仁那裏手下的人，個個本領高強，武藝出衆，我一個人豈是他們的對手，若不去做這件事，眼見得有王位可封，又不忍將他拋去，過此以往，再沒有這樣的好機會了，所以務要機密，不能爲一個人知道，我所以不肯告訴你，怕你們婦人家不知利害，一聽我說有王位可封，你便自命是個王妃，不知不覺洩漏出去，那時畫虎不成，反受犬害，豈不可惜？我現在雖然通告訴了你，你若將來要做王妃，却萬萬不可洩漏，你若耍滅族之禍，你便泄漏出來。」洪廣武說了這番話，只見他妻子急急走開，搶到房門口，將房門關好，又用門門上起來，然後復走到洪廣武面前，雙膝望下一跪，眼中流淚哀哭道：「妾與你做了八九年的夫妻，也給你生下兩個孩兒，妾也算對得起你了，今者妾聞君言，妾

如做夢方醒，在平時以爲君是個胆識兼優之輩，那裏知道是個不知大義的匹夫。寧王既是反王，而又爲王師征討，御駕親征，將他逼得窮無所之，逃遁到此，不必說他惡貫滿盈，罪在不赦，就使他謀臣如雨，猛將如雲，賊子亂臣，人人得有可誅之義，君乃不察此中之理，而反誤爲反王所愚，背義貪功，不顧利害。幸而君爲妾道出，設若竟背妾而行，不使妾知道，不但妾爲君所累，卽祖宗也不免爲君所累了。而况君上承祖宗之業，雖不能稱家財百萬，就你我一身，也受用不了，在家安居樂業，做個承平世界的農夫，何等不好！何等不樂！反要去佐助奸王，甘心助逆，不成則家亡滅族，卽使可成，下落得萬世唾罵，雖我輩不能爲官作府，碌碌一生，與草木同腐，也還不失爲安分良民。君如鑒妾之言，卽早回心轉意，速速將他二人放走，任其所之。若固執不聽，定要助奸王造反，隨後之封王封侯，妾皆不願過問，妾惟有請君卽刻將妾置之死地，妾不忍見將來有滅族之禍。一說罷，痛哭不已，拜伏在地。廣武見他妻子這番話，實在可感可敬，暗道：「我那裏有要佐助反王，不過以言相試，看你究竟能明白這個大義，今既如此，可真明白了。」因卽將方氏扶起，說道：「卿真不受人騙，我所以如此說者，特試卿之言也。我正因此而來，與你商量個善處之法。今奸王既在我家，我想御駕既爲他親征，今見他逃走，不會獲到，必然各處訪拿。我若隱藏，衆目昭彰，又何瞞得？我若將他放出外面，人雖不認識他是反王，將來必然知道，若不去南昌呈報，我將來仍不免有個隱匿不報罪名。若將他二人擒獲，送往南昌，我這又何必下此毒手？而况還有我個的表兄在內，看母親的面上，仍是不可。我所以心中猶豫，欲報不行，不報不可，放他又不能，不放他又不得，你看還有什麼主意，我與你商量定了，便去行事，免得將他二人留在我家，貽害非淺。」方氏道：「你果真不助反王，前言實來戲我麼？」廣武說：「若有虛言，神明共殛。」方氏道：「既知此，其實我家之幸，君之明也。據妾看來，不如還是將他二人放走，也不去呈報，諒這村中所有的人家，皆是我們的佃戶，也未必亂說，而况他們也不認識，不如早早將他二人放走，免貽後患，但不知君之意何如？」洪廣武道：「我却有個主意，照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

之義，就將他綁縛起來，送到南昌府，也不爲過。若照省事無事的辦法，就將他二人放走，然却不能保無後患。不如我先去南昌呈報說，就現在已經設法拘住，請他派人來拿，我一面趕回家中，再將他二人放走，這不是兩全其美？我既免了後患，他二人逃走之後，若再被捉住，也不能見怪我了，你道如何呢？」方氏道：「此計雖好，究竟不妙，你去呈報，說已被你拘住，請官兵來拿，即至官兵前來，你到又將他放走，這不是出乎爾反乎爾者麼？若官兵不認他，二人逃走的話說，反責成你，你那時又到何處將人交出，反致受累無窮，此一不妥也。或者官兵不責成你，竟在別處，將他二人擒獲，將來拷問出來，他二人說是始則留客，繼且放走，再扳定了你，你又何法與他辨白，那不是還要得個罪名，此又一不妥也。依妾愚見，或者就照亂臣賊子，人人可誅之義，當將他二人綁縛到官，或者就將他二人拘禁家中，飛速飭令心腹，前往南昌請官兵前來捉獲。若謂你礙著母親的分上，不忍使你表兄身首異處，我看這件事，倒也不必過於拘泥，即使母親尚在他老人家，也未必能容，誰不思顧大義，保全身家，若只圖徇私，終久是個後患。古人所謂：大義滅親，便是這個道理。妾雖女流，不諳時事，然以理度事，還事這兩層，最爲妥當，君請擇而行之。」廣武聽罷，這番說話，覺得甚是有理，而且直截爽快，因道：「卿言甚善，我當照你所說的，第二層辦理便了。」方氏聽罷，這才把心放下來，不似前者那般驚慌無措了。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六回 殷勤款待假意留賓 激烈陳辭真心勸主

話說洪廣武與他妻子方氏商議已畢，又向方氏說道：「我可要出去了，免得他們疑心，你可招呼廚房裏備一桌上等酒肴，中晚要一樣，使他們二人不疑惑，我晚間回來，再與你定計，著何人前去送信。」方氏答應。洪廣武即便抽身出來，仍到了內書房，向宸濠雷大春二人說道：「失陪千歲，侍臣將些瑣事料理清楚。」雷大春道：

「賢弟能者多勞，自是不得不然。」廣武道：「只因秋租登場，各佃戶完納的租米，不得不澈底算一算，有那虧欠的，要便他們補足，有那應賞的，要賞把他們，雖然皆是佃戶，也要賞罰分明，他們纔敬服你，不敢刁頑拖欠，本來這些帳目，須備今日飯後再算，只因千歲與表兄到此，趁此會兒，將這一件瑣屑事弄畢了，便可與千歲表兄閒談，或者就論及各事，不然心中覺得都有件事擺脫不開，況有數十個佃戶在這裏候着，所以急急將這件事辦完了，也落得清閒少許。」雷大春又道：「賢弟你既添了兩個兒子，愚兄却不會見過，可使我那兩個姪兒出來見一見，就是弟媳也得要見見，行個禮兒纔好。」廣武道：「這是理當，但賤內近日偶患風寒，尚未全愈，不便冒風，請改異日，再令他出來拜見，稍停片刻，小弟當率領大小兒出來叩見千歲與表兄便了。」二小兒去歲方生，尚在乳抱，片刻不能離娘，偶一離娘，便自哭鬧不已，甚是討厭。」宸濠道：「乳抱之子，大半如斯，這也怪不得他哭鬧。」雷大春又道：「賢弟我那大姪兒，今年幾歲了？」廣武道：「今年六歲，憨鈍異常，而且喜弄槍棒。」雷大春道：「這纔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呢！賢弟你不記得那幼時，也是崑喜耍槍舞棒，我那姑母因你皮頑大甚，都怕你鬧出禍來，不知教訓你多少，責備你多少，那知你到了十四五歲上，忽然弄起文墨來，也就虧你了。早半日習文，晚半日習武，到如今居然成了個文武全材，愚兄真是慚愧！」洪廣武道：「這是吾兄過譽，小弟又那裏能文，又那裏能武，不過粗識之無，略知槍棒而已。外間那些朋友，以為小弟尚能結識他們，便代小弟佈散謠言，說是弟能文能武，若照小弟這樣文武全材，天下又不知有多少，而況文如千歲，武如表兄，小弟又何敢言及文武兩字？」三個人談了一會，却好已有午刻，莊丁已將酒筵擺好了，來請三人到廳上飯。廣武當下便請宸濠、春二人出了內書房，來到大廳，讓宸濠居中坐定，雷大春大坐在上首，廣武主席相陪。莊丁斟上酒來，廣武又給宸濠送了酒，還要給大春送酒，大春再三攔住，這纔各依坐位坐定。廣武舉杯在手，向宸濠說道：「山肴野蔌，簡慢異常，冰酒一杯，恐不適千歲之口，當求千歲包涵！」宸濠又謙讓了一會，於是三人痛飲起來，不一會午飯已畢。

莊丁撤去殘肴，廣武仍將宸濠讓至內書房坐下，廣武又叫莊丁將他的大兒子帶出來，給宸濠與雷大春二人拜見。流光迅速，不覺又是金烏西墜，到了上燈時分，又將晚膳端出，三人用過晚膳，廣武命莊丁鋪好床帳，請他二人安歇。自己便進入裏間，當下有方氏接入，到了房內，方氏說道：「事宜速辦，不宜遲緩，我看李祥爲人精細，或卽命他前往南昌，你看此人尙可差得麼？」廣武道：「此人可以差得，我想作封書交他帶去，你看這封書信如何寫法？」方氏道：「在妾之意，可以不必作書，免得留下痕迹，但叫李祥明白呈說便了。」廣武道：「恐他說不清楚。」方氏道：「這也沒有難說的話，但叫他前去了便了。」廣武道：「既如此，卽叫他進來，將話告訴他明白。」因卽著小丫頭到外面將李祥喊來。李祥到了裏面，廣武把他領到一所小書房內，低低與他說道：「你可知道，今日來的那兩個人，那雷大春是我表兄，那一個你曉得他是誰呀？」李祥此時見廣武將他領到小書房內，又低低問他，這兩人可知道不知道，他心中早有些疑惑，暗道：「爲何如此機密？」因答道：「小人却不知那人是誰，難道那人不是好人麼？」廣武道：「那人到不是別人，卻是個極尊重的人，現在他變成一個罪惡滔天的人，連當今皇上都親來捉他，你想想看他是誰麼？」李祥道：「照主人這般說，莫非就是寧王不成麼？」廣武道：「居然被你猜着了，你知道他前來做什麼的？」李祥道：「小人可不知道了。」廣武道：「正爲因此事，喊你進來，同你商量，他此來要請我幫助他復仇，他允我將來如果登了大寶，奪得當今皇帝的江山，他便封我一個王位。我看他雖然罪惡滔天，究竟是一家藩王，這件事儘可做得，將來事成還有王位可封，這好機會，從那裏得我已答應下他了。不過這兵馬難籌，我想你是也個極能幹的人，擬將派你出去到各處先將馬匹取回，然後暗暗招集人馬，廣羅天下豪傑，共圖大事，將來你也可得個一官半爵，總比這裏好得多了。却不可稍露風聲，萬一洩漏出去，定是滅族之禍，因你爲人精細，所以纔將這件重大事，託付於你，我明日先將三千銀子與你，你卽日動身出去買馬。」廣武話猶未完，只見李祥說道：「非是小人觸忤主人，小人却有句放肆的話要說，主人卽打小人。」

兩個嘴巴，小人也是要說的。」廣武道：「你說什麼？」李祥道：「主人難道得了瘋癩不成麼？」廣武道：「我怎麼得了瘋癩？」李祥道：「放著如此家產，官不差，民不擾，安居樂業，還不快活，反欲去尋罪惡滔天的事做，要想封什麼王位，這不是主人得了瘋癩症麼？」廣武道：「你那裏知道？我雖放著有如此家產，終不過是個田舍翁，無聲無臭，過了一世，過了一百歲，也不過與草木同腐，那裏能留名萬古，使後世人人知道我這個人，很能做一番事業。而况寧王得了天下，我便是個開國元勳，再封我一個王位，上能顯親揚名，下能封妻蔭子，何等不榮耀！何等不光輝！你怎麼說我得了瘋癩的病症，這可也真奇怪了。你平時是個極有幹辦之人，怎麼今日也學著那婦人一派毫無知識，不明時事呢？」李祥道：「主人究竟真有此心，還是戲言麼？」廣武道：「我同你有甚麼戲言？你幾曾見我有過戲言麼？自然是真心真意，決計如此。」李祥道：「若是主人定要為此罪惡滔天的大事，小人也無法想，只有保全合家的性命，可不能顧及主人，小人便去首告，或尙不致有滅族之患。主人也不想，但知在利這一邊，將害這一邊，全個兒拋撇，不必說寧王是個叛逆的奸王，終久難成大事，主人無有王位可封，就使他成了大事，也要跟著他東戰西征，拿著自己性命去換，將來纔可有王位，還要命長壽大，萬一在半途死了，或是陣亡下來，那還不是個白死嗎？這是在利這邊說，若是在害這邊說，那更可怕，一經敗露，首先主人就有隱匿不報，通同謀爲不軌的罪名，遠不但在主人一身，定要累及家屬，那一家大小，就是連小人們，恐也不免，這可不是因主人一念之動，便連累了這許多人，波及無辜，小人不知主人是何用意，放著福不享，反去尋罪受，若說草木同腐，不能千古留芳，在小人看起來，這虛名又有何用，就便留得個萬古留名，當那蓋棺論定的時節，上自君王，下至乞丐，也還不是一抔黃土，白楊衰草，一任他雨打風吹，總之兩句話，聽主人擇善而從，主人若有回心，小人當設法將他二人弄去，免貽後患，若竟不然，小人惟有保全合家性命，免得將來同受誅戮之罪，小人言盡於此，願主人自擇便了。」廣武聽了這番話，暗道：「人說李祥忠直精細，果不差，但聽他這些侃侃數言，已於

這四個字不愧我洪廣武何幸而得此賢妻義僕呢！暗暗贊嘆不已。因又說道：「據你說來，這是害多利少，萬萬做不得的了。」李祥道：「這亂臣賊子之事，雖三尺童子也知道是做不得的，何況主人是個極明大義，極知忠孝的人呢？在小人看來，實在萬萬做不得。」畢竟洪廣武還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七回 投機密義僕奔馳 入網羅奸王就獲

話說李祥說了一番話，洪廣武又問道：「據你說來，這件事既做不得，你又有什麼主意，將他二人弄出去呢？」李祥道：「小人別無主意，惟有將他二人細縛起來，押送到王守仁營裏去，聽王元帥照例懲辦。」洪廣武道：「但是有我表兄在內，如何使得呢？」李祥道：「主人豈不聞大義滅親的這句話麼？此時可顧不得主人的表兄了。」廣武道：「我却另有個主意，這件事既不能做，我想使你去到王元帥營內送個信，請他那裏派幾個人前來捉拿，免得我將他二人綁了送去。如此辦法，也可於我表兄面上對得過去。但不知擬遣誰人去纔好。此事却也要機密。」李祥道：「主人既決意回心，不做此事，若欲往王元帥營內送信，小人願當此任，前去一行。主人仍宜殷勤將他二人絆在這裏，却不可使他知道消息，讓他二人逃走。萬一被他脫逃，那時主人又得個放縱的罪名了。」洪廣武聽了他這些話，這纔將真話與他說道：「我那裏是真要與反王共做此事，我豈不知道有滅族之患，只因我欲去王元帥那裏送信，恐怕無人前去，要使你去了，又恐你做事不密，反露了風聲。今既據你如此說法，我可放心了。」當下又諄囑了一番。李祥道：「主人無庸諄囑，小人豈不知道利害，包管主人將事辦到，明日一早便悄悄前去便了。」洪廣武大喜。當下李祥出了上房，洪廣武也就進去，一宿一話，次日天明，李祥即起身帶了幾兩銀子作盤川，便悄悄的出莊，直往南昌趨趕前去。不一日已到南昌，當時問明了王元帥的住處，知道王元帥住在南昌府衙門，便即到了署前，走到大堂，見有兩個親兵站在那裏，李祥便上前問道：「請問今日

那位值日？我有機密話要面稟王元帥的，敢煩進去通報一聲！只見那親兵問道：「你是從那裏來的，做甚麼？」李祥道：「我從饒州府德興縣來的，我名喚李祥，要見元帥，面稟機密。」那親兵見他口口聲聲說道機密，面稟却不敢攔阻，只得進去通報。等了一會，見那親兵出來，後面又隨著一個差官模樣，向他說道：「你有什麼機密？」元帥喚你進去。」李祥答應，即刻隨著那差官，進了後閣，到了二堂，差官又將他引入書房，便指着說道：「這就是元帥，你有什麼機密向元帥面稟罷。」李祥當下就向元帥跪下，先磕了一個頭。王元帥也就隨問道：「你喚什麼？」趙祥道：「小人名喚李祥。」王元帥道：「你是那裏人的主人，有什麼機密事？」李祥道：「小人的主人姓洪名，廣武家任饒州府德興縣小安山，只因前五日天明時節，小人的主人尚未起來，就有主人的一個表兄名喚雷大春，王元帥聽說雷大春三字，便作驚道：『雷大春怎樣？』李祥道：『雷大春還同著一個人去尋小人的主人，彼時主人聽說是他的表兄前去，親戚之道，不便不出來會他，當下就將他請進去。那知雷大春同來的那人也就跟了進去。及至主人出來，見了面，問起那人，纔知是寧王。』王元帥道：『現在寧王還在你主人家麼？』李祥道：『主人知道寧王是個反王，又知道萬歲與元帥正在各處捉拿他，當時主人就不敢驚動，他便將他留下，及至與他閒話起來，他還說要報仇雪恨，還要使主人幫助他共圖大事。』王元帥道：『你主人曾答應他麼？他又何以去尋你主人呢？』李祥道：『這總是主人的表兄雷大春的主謀，以為小人的家主人家資甚富，又有一身的好武藝，他便將寧王帶了去，打算用甘言去惑主人。那知主人是個極明大義，極知王法的人，何能爲他所惑，而又有不便辭絕他，恐防他走了。現在元帥方各路拿獲他二人，豈有見著他二人，反放他逃走之理？因此就假意允他，答應他共圖大事，將他匿在那裏，終日殷勤相待，使他毫不疑心。本來擬想將他二人設計擒獲，細綁起來，送往大營，又恐沿途多有不便，因此主人特差小人星夜到此，與元帥送信，請元帥即速派人去捉，以便亂臣賊子一起就擒，所以小人不敢怠慢，火速至此，報與元帥知道。』王元帥聽罷大喜，當下說道：『你可趕緊』

回去，密告你家人知悉，就說本帥即刻差人前來拿獲，務使你家人妥爲看守，不可使他兩個奸賊知道消息，再行脫逃！本帥這裏人不過兩日，便可到你莊上了。」李祥道：「既如此，元帥何不去派這裏的將軍與小人同去呢？」王元帥道：「同去未嘗不可，恐防他兩個奸賊知道，這裏有人去捉，又要鬧出別樣事來，帶累你家人，反爲不美。你現在先回，與你主人說明，今日是十月十六，定於十八日三更，本帥這裏有人前到你莊上，拿捉最好，叫你家人於十八晚間，設計將他灌醉，我這裏的人一到，他二人便可成擒了；不然又要大殺一陣，方可將他二人捉住，那時你家人也就因此不安了。」李祥唯唯答應，也就即刻退出，趨趕回莊。這裏王元帥一面派令焦大鵬、伍天熊、王能、徐壽四人前去拿捉，一面進去行宮，奏知武宗，却說李祥沿途趨趕，星夜兼行，却好十八這日趕到，當下就將王元帥的話，密告了洪廣武，叫他設計灌醉洪廣武也，甚以爲然，到了晚間，便殷勤勸酒，居然把宸濠、雷大春灌得酩酊大醉，仍在內書房安歇。又命合家人等今夜，概不能睡覺，等候王元帥那裏來的人來，看看到了三更，并無人到，洪廣武正在盼望，忽見從廳堂院落內一個黑影，由半空中落下來，洪廣武倒嚇了一跳，斷不料就是王元帥那裏來的人，再一細看，見當面已立著一人，洪廣武便問道：「來者何人？」一聲未完，只聽那人低聲說道：「我乃奉元帥之命，特來捉拿反王，并雷大春這兩個賊子的，我即焦大鵬是也。」洪廣武正欲下問，又見半空中一起又落下三個人來，洪廣武此時也不驚恐，知道他們一起的了，當下焦大鵬又向廣武問道：「元帥的話，想已照辦了麼？」廣武道：「敢不遵辦？」焦大鵬道：「現在那裏？」廣武道：「現在在房裏。」即用手指了所在，又向大鵬說道：「煩將軍將二人拿住之後，必得還要姑作要將小人帶至元帥營內審問，方好遮你二人的眼目，使他二人疑惑不到是小人前去報信，只因小人有個表兄在內，不得不姑事做作，將軍想能曲諒的。」焦大鵬也就答應，彼此說罷，焦大鵬抽出一口寶劍，伍天熊、徐壽、王能三個人，見焦大鵬將寶劍抽出，他們三人也亮出刀來，焦大鵬復又說道：「徐賢弟與伍賢弟，仍然上屋，以防他們竄逃，在屋面上

好有個接應。伍天熊徐壽答應，當即又跳上屋去，以便接應。這裏焦大鵬與王能大踏步直望內書房而去，頃刻間進了內書房，見桌上還有一盞半明半滅的燈，焦大鵬將燈光剔亮，四面一看，見上首一張鋪，却是雷大春睡在那裏。焦大鵬與王能便一齊上前，先去將雷大春捉住，就不患宸濠逃走。於是大踏步走到雷大春牀前，一聲大喝道：「雷大春，你這賊子，助紂爲虐，今日看你是惡貫滿盈，本將軍特來捉你。」一聲未完，雷大春已從牀上驚覺，一睜眼，見牀前站着兩人，一執寶劍，一執單刀，惡狠狠便欲動手的光景，他知道不好，一翻身便欲竄下牀來，焦大鵬一見，如何肯再放他逃脫，說時遲，那時快，早已手起劍落，向他腿上砍來，接著王能一刀，又向他臂上砍下，任他雷大春本領高強，此時已中了一刀一劍，再也逃走不脫。當下焦大鵬說道：「賢弟這裏把交與我罷，不怕他再逃脫了，你可趕緊去捉好王能。」王能答應一聲，一個箭步早跳到宸濠面前，此時宸濠已早驚醒，只嚇得在牀上亂抖，渾身就如冷水澆的一般，再也爬不起來，知道不能逃脫，又見雷大春已被捉住，只得束手就縛。王能當下就拿出一條粗麻繩，將宸濠綁縛起來，拋在鋪上，又到雷大春牀前，同焦大鵬將雷大春綁好，也拋在那裏，然後便招呼伍天熊徐壽下來，崑等天明，好押往南昌聽候武宗發落。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八回 朱宸濠割舌敲牙 明武宗散財發粟

話說焦大鵬徐壽伍天熊王能四人，在洪廣武家，將宸濠雷大春二人捉住，等到天明，又將洪廣武一齊帶了，押往南昌府而來。不一日到了南昌，由伍天熊等先行到王元帥那裏報知，王元帥聞報，即命將宸濠雷大春二人先行寄監，一面去行宮奏報。當下武宗聽說逆王與賊將均已就獲，龍顏大悅，即傳旨命王守仁於次日親身，率同將士，將宸濠押赴便殿聽候親審。王守仁遵旨出來，到了衙門，便將洪廣武傳進，先問他一番，王元帥見洪廣武生得一表非俗，心中甚爲喜悅，因問他道：「你是祖居德興縣小安山麼？」洪廣武道：「小人祖居德興縣。」

「王守仁道：『寧王與賊將雷大春逃遁爾處，爾能不避親誼，心向朝廷，實可喜之至。本帥明日當面奏聖上，賞你個一官半職以酬其勞。』洪廣武道：『小人毫無德能，何敢妄邀上賞。至於奸王賊將，因小人延留，因而就獲，這不過是違那叛臣賊子，人人可誅之義，亦臣下所應爲之事，何敢以此等細故，上思朝廷恩澤，而况借此博取功名，亦復心有不忍。請元帥原諒，非小人故爲矯情，實不敢受朝廷雨露之恩，而甘願爲朝廷一個安分的愚民罷了。』王元帥道：『本帥觀爾一表非俗，可爲朝廷樑棟之臣，本帥不忍見賢故遺，有負國家尊賢之意。本帥明日定代面奏，且看聖意何如便了。』洪廣武此時也不便再說，只得唯唯退下。到了次日天明，王守仁仍卽上朝，武宗升殿之後，各大臣朝參已畢，王守仁便跪奏道：『寧王得以就獲，皆民人洪廣武之力，臣昨日細察洪廣武一表非俗，而且武藝精通，堪爲國家棟樑之選，擬請皇恩加獎，以示鼓舞。尙乞聖裁。』武宗道：『據卿所奏的洪廣武，朕隨後再有旨嘉獎便了。』午朝後，卿卽押解宸濠在便殿候朕欽審。』王守仁遵旨，武宗退朝，各官皆散了。午後，卽由王守仁將宸濠換上刑具，帶入行宮，宸濠進了自己的府第，也不免多所感嘆，悔也無及。只得在宮外候旨，不一刻，值殿官傳出旨來，帶寧王聽審，王守仁那敢怠慢，卽將寧王帶赴便殿，王守仁先又向武宗山呼畢，然後跪下奏道：『寧王叛臣業已帶來，請旨示下。』武宗便命帶上王守仁，退下金階，將寧王帶上便殿，寧王在階下跪倒，也不稱臣，也不山呼，只有低頭不語。武宗怒問道：『爾受祖宗恩澤，朕又廣加恩賜，復爾父的護衛，爾就應該力圖報效，力固朕之疆宇，纔是人臣之分。爾乃不思報効，反要叛背朝廷，蹂躪生靈百姓，及至王師所指，你尙敢聽信妖道邪術，抗拒天兵，奪取城池，劫掠錢糧國課，爾以爲有那一班狐羣狗黨，助爾爲虐，你就可以從此得志，縱橫寰區，奪取朕之寶位。此等罪惡滔天，不但朕有所不容，卽薄海臣民亦皆切齒痛恨。今你旣被獲，你尙有何說，你可實實招來。』只見宸濠亦怒目而視道：『昏王！你今雖將我擒住，這也是我誤中詭計，爲我的臣子所誤，雖然如此，我看你亦不久於人世的，你但知朝歡暮樂，寵嬖閹宦，巡幸不時，政事不理，可知變起宮牆，

禍生肘腋。你今日在此，尚不知你回京的時節，還有命無命。昏王昏王！我死不足惜，如你這般昏賸，恐將來尙不能如我這樣收梢結果呢！我只恨王守仁這匹夫，與孤作對，孤又恨不能於半途將你刺死，不然你何能到此！任你作福作威，壓我死之後，陰魂也不容你安富尊榮，總要將今日的仇報復過了，孤方纔瞑目。」武宗被他這一番大罵，天顏大怒，卽命左右先將他的舌頭割斷，牙齒敲下，隨後再打他凌遲處死。話猶未畢，早已走過幾個力士，將宸濠拉翻身，一人按著頭，把他仰面朝天，一人將他兩隻膀臂拘定，又一個人將他的嘴撬開來，拿了一把小尖刀，將他舌頭擒住，用力一割，割了半截，復又取過二個小鐵錘，一把小鐵鑿，就在滿嘴裏將上下牙齒一陣亂敲，早見那滿口的齒牙敲落下來。宸濠到此纔算不罵。武宗怒猶未息，卽命王守仁率同各將先將宸濠押赴市曹，凌遲處死。王守仁遵旨，卽刻將宸濠押出衙門，一面綁縛起來，一面傳齊衆將士押赴市曹，遵旨凌遲處死。王守仁便去覆命。當下武宗又傳旨出來，著令王守仁、將宜春王拱樞及雷大春二人照例正法外，所有其餘三百餘口，上自王妃，下自男女等，著令訊明，分別照例懲辦。其實在無辜，并未附和者，一極豁免，婁妃著加恩免死。王守仁奉到這道諭旨，也就遵旨，先將那宜春王、雷大春二人正法，其餘訊得實在附從者，得四十二人，亦卽分別照例處死。其餘悉予豁免。覆命之後，武宗又命將王妃好生看待，俟班師時，一同帶回京師，再行安置。過了兩日，武宗忽然想起南昌各屬，在先既遭宸濠苛刻，在後又遇兵災，因此失產拋田，夫離妻散，老弱轉乎溝壑，壯夫逃散四方，蕩產傾家，不可勝數，念彼小民何堪，遇此奇難，因思賑濟窮黎，惠及民庶。這日早朝，與王守仁說：「朕念南昌而屬各州縣，自從宸濠起意，後兵戎疊見，民不聊生，朕心甚憫之。卿有何良策賑濟窮民？可卽奏來，以便朕酌察施行。」王守仁便跪下奏道：「現在聖恩顧惜窮黎，臣甚爲斯民感戴，惟兵荒之後，國帑空虛，何有款項施惠窮黎？惟有一法，甯王府內所有查抄的各物，爲數甚鉅，陛下若欲施惠窮黎，將此項貪婪之物，分散百姓，所謂苛斂於民者，仍還至於民間，則百姓不但感戴聖德，而且亦可藉此聊生，再將倉儲發給百姓，更加感戴，

惟陛下察之！」武宗見奏，當下說道：「卿所見甚合朕意，卿可一面張掛榜文，曉諭百姓，悉令於五日後，親赴南昌府，按名給發，一面將查抄各物，開單呈覽。」王守仁又奏道：「臣意以爲先派妥當員弁，先就閩城百姓查明戶口，按戶施發，以冀平均，毫無偏重。外府州縣，可即著本地方官，刻日清查造冊呈送，再由臣著派委員，分別前往，督同該府州縣，按戶給發，在官既無中飽之弊，亦可實惠均沾，不知聖意以爲然否？」武宗大喜道：「據卿所奏，實屬井井有條，即著卿火速照此辦法，使黎民均沾實惠，一經釐定，便即發給，朕好卸師。」王守仁尊旨退下，也回到南昌府，即命伍定謀帶同焦大鵬、伍天熊等人，分別在本城城鄉內外，挨戶確查，又即發了文書，差往九江、南康、安慶等府，飭令該官知府，刻日確查，一面將甯王離宮內所有查抄封固各物，逐件開單，并將倉儲糧米，查明實數，奏報上去。不一日，伍定謀已將南昌一府所有災黎查明清楚，分別輕重，極貧次貧兩等，造具清冊先行呈送，王守仁閱看，復由王守仁進呈御覽。武宗覽後，即照災民冊上所著的戶口，仍舊令王守仁將離宮內所抄各物發出一半，并倉儲糧米也發一半，以便按戶施發。」王守仁遵旨後，即寫了數十張榜文，曉諭百姓限期聽候給發。這榜文一出，那城鄉內外的百姓，真個歡喜雷動，只待給發共沾聖澤。却好外省各府，亦將清冊造齊前來。王守仁復又奏明，武宗通盤核算，按戶均分，將所有金銀寶器、倉儲糧米，一應發出，分飭員弁施發。那些百姓前來領贖的，扶老攜幼，個個歡聲雷動，感頌聖明，足足施放了十日，纔算將南昌一府給發清楚。又過了有十日光景，方撥分委九江、南康、安慶三府的委員，回來呈報，一律竣事。王守仁又去覆奏。當下武宗覽奏已畢，即命伍定謀仍回吉安府署，並著賞給爵職，定伍謀奉到諭旨，便即進朝謝恩。武宗又嘉獎兩句，伍定謀即便仍回吉安去了。這裏武宗就預備擇日班師，畢竟聖駕何日回京，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九回 明武宗西山看劍術 衆英雄黑店滅強人

話說武宗散賑，施惠窮黎之後，便思擬往鄱陽湖一遊，借看樵舍火燒賊寨。這日傳出旨來，命大小官員，隨駕前往鄱陽湖遊覽。此旨一下，當由地方官雇就大船，以便武宗前往遊覽。這日武宗率領文武百官，大小將軍，出了南昌，乘坐龍舟，前往鄱陽湖而去。不一日已到，果然天子聖明，百神護駕，是日湖中風平浪靜。武宗便令各船在湖面上飛盪一回，又往樵舍觀覽一番，見樵舍這個地方果然形勢極好，而且山色撐空，湖光如練，龍心甚悅。飽覽已畢，便捨舟登岸，率同各官駕幸西山，盡遠眺之樂。各官遵旨隨駕前往，到了西山，武宗步上峯巔，憑高眺遠。正在遠觀之際，忽見半空中有一隊人，個個羽衣飄飄，臨風而下。武宗道：「這是何說，難道朕在此山中，遇仙不成？」正看之間，已見一隊人落下，挨次向武宗面前跪下，口中稱道：「臣等乃世外閒民，特來見駕，願吾皇萬歲萬萬歲。」武宗驚異不已，只見王守仁向前跪下奏道：「陛下勿疑，這就是臣所奏的七子十三生，玄貞子一塵子，海鷗子霓裳子，飛子雲，默存子山中子，凌雲生，御風生，雲陽生，傀儡生，獨孤生，臥雲生，羅浮生，一瓢生，夢覺生，漱石生，鶴寄生，河海生，自全生。這七子十三生，皆是有功社稷，定亂的功臣，願陛下善視之。」武宗聞奏，這才明白，即將七子十三生逐一問明姓氏。七子十三生就一一奏明。當下武宗說道：「朕聞卿等皆善劍術，此時空山無人，可能一逞妙技，與朕一觀否？」玄貞子道：「臣等當謹遵聖命。」武宗大喜，於是七子十三生，便站起來，先是玄貞子面向西北，將口一張，只見一道白光，從口中飛出，迎風飛舞，猶如一條白練，盤繞空中，接著一塵子，海鷗子，霓裳子，飛子雲，子默存子，山中子，凌雲生，御風生，雲陽生，傀儡生，獨孤生，臥雲生，一瓢生，自全生，河海生，漱石生，羅浮生，夢覺生，鶴寄生，一齊吐出劍來，飛在半空中來擊。只見那二十口飛劍，盤旋上下，或高或低，或前或後，直如萬道長虹，橫亘不斷，到了酣鬪之時，結在一起，真有霞名一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怒，震龍如江海凝清光之妙。武宗觀覽大喜，正是看得不厭不倦，忽見白光一散，頃刻全無。武宗方在驚訝，又見七子十三生一齊跪下奏道：「臣等擊劍已畢，特來覆命。」武宗也就喜道：「卿等劍術高明，可敬可佩，有此奇術。」

無怪制敵圖功，身如反掌了。宸濠反叛朝廷，妄施妖術，今得以成禽正法，皆卿等相助之力也。俟朕班師後，當再封贈以酬厥功。」玄貞子道：「臣等野鶴聞雲，無意於功名久矣，何敢妄邀恩賞，封號頻加。」武宗道：「卿等雖不願功名，禁情於泉石，朕豈可不加封號，用錫奇功。」王守仁復又奏道：「臣尚有一事，因軍務倥傯，有疎上奏，前者陛下駕幸荆紫關，偶遇刺客，若非玄貞子法師預先送信，使臣飭令焦大鵬趕往救駕，臣固不知前途有此奇凶，即陛下亦不免爲其所算。是七子十三生，不但有功於國，即以玄貞子一人而論，陛下龍體實爲玄貞子預保無虞，願陛下勿以固辭便收成命爲幸。」武宗道：「原來朕前遇刺客，還是玄貞子卿家暗暗保護，非卿所言，朕豈能知道別事休論，即以救駕一事，其功卽屬異常，朕定照卿家所言，俟回朝後，卽榮加封號便了。」玄貞子聽說，不敢再卻，只得率衆謝恩畢，因又奏道：「臣等尚有一事未辦，暫且乞退，俟聖上班師後，臣等當在午門恭迎聖駕，上沐君恩便了。」武宗道：「卿等何以來去急急，朕頗願與卿等同行。」玄貞子等齊道：「陛下一途安穩，無事過慮，而且臣等不必同行，隨時可以保護。今所以前來者，非爲他故，殆欲一仰聖顏，藉申鄙悃耳。臣就此請辭，當於出月午門候駕便了。」武宗道：「既是卿等有事，朕亦不便強行到京，後卿等務求受封，幸勿觀望有負朕意。」玄貞子道：「臣等當謹遵聖旨，上沐聖恩便了。」說着，就掉轉身來，御風而去。武宗再一看時，已不見七子十三生的蹤迹，不免贊歎不已，也就下山，仍回龍舟，直望南昌，仍就寧王府住下。這日傳出旨意，諭令各官及大小三軍，於十月十五日，由南京班師。這道旨意傳出，隨扈諸臣，文武各官，三軍將士，皆預備隨駕班師，不表。再說徐鳴皋一枝梅等四人，自從樵舍奉命前往，各處尋訪宸濠雷大春二人的踪迹，已有多日，並無影響，及至宸濠雷大春均已就擒伏法之後，這風聲傳至遠近，各處皆知徐鳴皋等四人也就知道，於是四人會集一處，仍回南昌。這日徐鳴皋四人走至安徽江西交界之處，喚作殷家匯。這殷家匯，却是個小小村落，並無多少人家居住，此時却已天黑，徐鳴皋瞥見山凹內有個客店，他便與一枝梅等說道：「我何不就在前面那客店內住一宿，

明日再走呢！」一枝梅答應，於是四人直向那客店而來。走進店堂，櫃上坐著一個婦人，約有三十歲左右年紀，生得粗眉大眼，滿臉的兇惡之狀。只見那婦人問道：「客官投宿麼？」徐鳴皋便道：「可有潔淨房間在那裏？你帶我們前去。」只見那婦人一聲應道：「官客且少待，我去喚小二前來伺候。」說著，便大聲喊道：「王二，你快出來接客，你躲在裏面幹什麼？有客人來了。」只聽裏面答應道：「來了。」說著，又從裏面走出一個店夥來，但見那王二生得兔耳鷹腮，滿臉不正之狀。徐鳴皋正在細看，那王二已走到面前說道：「就是這四位客人麼？」那婦人道：「就是四位，你趕快兒將後進那間單房收拾乾淨，請這四位客官進去安歇。」王二答應著，即刻轉身進去，不一刻出來，請徐鳴皋等四人到了裏面，果然是一個大房間，四人進了房坐下，王二復走出來，打了面水送進去，又問徐鳴皋等道：「你老想必未曾用過晚膳，我們這裏雞魚肉蛋米飯餛飩皆有，還有釀的好酒，你老用什麼，請即吩咐，好使小人去備。」徐鳴皋道：「你只管將現成的送進來便了。」王二答應，轉身出去，一會子送進一盤餛飩，一盤肥雞，一盤炒蛋，一盤白切肉，兩壺酒，四副杯箸，擺在桌上。徐鳴皋當下向王二說道：「你不要在此處伺候了，我們要什麼再喊你。」王二答應著，也就走了出去。這裏徐鳴皋向一枝梅等三人說道：「老弟，你看這客店如何呢？」一枝梅道：「恐是那道兒。」徐鳴皋道：「我們可要防備些才好。」一枝梅道：「我們還怕不成麼？」徐鳴皋道：「怕雖不怕他，恐這酒內有藥，我們若被他迷住了，有些不妙。」一枝梅道：「小弟倒有個主意，讓我此時出去，且看一看動靜如何呢？看他們有什麼話講，再作道理。」徐鳴皋道：「我們且先吃些菜，把這酒擺在一旁，把肚子吃了飽，再去看他動靜，若果無事的，我們再來飲酒，若有什麼可疑之處，先結果了他店內的人，然後我們再來大吃。」一枝梅答應，當下便不敢飲酒，將一盤肥鷄白切肉夾著餛飩，四人狼吞虎嚥，吃了一飽。一枝梅便悄悄出了房門，却不走屋內，反跳上屋面，直至後進去聽消息，穿房越屋，即刻到了後面，伏身屋上，聽了一回，並不聞有人說話，後又飛身來到前進，只聽那婦人說道：「你去到房裏看看，瞧他

們可吃完了不成，如果要添酒，給他們添上些好的時候，也不早了，讓他們早些兒睡下，我們還要去幹那件事呢。」一枝梅在屋不聽得清楚，暗暗說道：「我到要看看你幹出什麼事來。」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回 大奸已殛御駕班師 醜虜悉平功臣受賞

話說一枝梅在屋上聽得清楚，又聽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奶奶放心罷，不須添酒已夠，那四個肥羊夠了。」一枝梅聽了這肥羊兩字早已明白也就不往下再聽，便一轉身跳下房來，走到自己房內向徐鳴皋等說明。徐鳴皋道：「我們何不就去結果了他性命呢？」一枝梅道：「依小弟的愚見，我們大家且裝醉倒各自睡下，他等一會兒必然進來，那時叫他死而無怨，此時就去殺他，他必有所抵賴，好在我們四人皆未飲酒，不會上了當，還怕他兩個麼？不必說是兩個，就使有十數個，也非我們的對手。」當下徐鳴皋也就答應，於是四人暗藏利刃，一齊假裝睡在鋪上，個個又打起呼來，却暗暗看著外面動靜。約有二更過後，只見從房外走進三個人來，兩個便是那婦人王二，一個却是彪形大漢，手執板斧，那婦人手中也執著單刀，那小二却拿著一細粗麻繩，一齊到了房內，又見那婦人口中說道：「老娘有半個月不做買賣，正是沒有使用，今日也算是好日子了。」說着，就喝令王二道：「王二，你還不給老娘綁起來。」又向那彪形大漢道：「當家的，你做這個，我做那個。」說罷，那大漢便向徐鳴皋，那婦人便向一枝梅二人而去。此時徐鳴皋一枝梅二人不慌不忙，等到賊人逼近牀前，只見一枝梅一個鶴子翻身，直豎起來，一聲大喝道：「好大胆的賊婦，你將老爺們當作何人，敢在此開黑店，傷害來往客商性命，今日合該你惡貫滿盈，遇着老爺了。」一面說，一面飛舞單刀，直向那婦人砍去。賊婦初未防備，一見一枝梅着力來，糊說聲不好，也就持刀迎敵。那知一枝梅刀法純熟，手法精快，怎容得賊婦還手，早已一刀向賊婦胸腔刺進，趁勢就望下一按，頃刻間，將賊婦肚腹割開，一直割到那話兒為止，只聽咕咚一聲，跌到在地，早已嗚呼。

哀哉！那裏徐鳴皋等三人也是同一枝梅一般光景，也將那大漢及店小二一齊殺死在地。當下衆人鼓掌大笑道：「這樣經不起殺的，也要開黑店，斷劫客商。」一枝梅道：「我們何不再到後進搜尋搜尋，看有餘黨，爽性結果個乾淨，好代來往客商除毒。」說着四人就同跳出，來直望後面找尋，正走之間，忽迎面來了三人，也執着兵器，徐鳴皋等也不打話，便即上前殺死了兩個，還有一個，並不動手，不曾送命，跪下哀求說道：「小人瞎眼，誤犯虎威，求爺饒命。」徐鳴皋問道：「你這店內姓甚名誰，還有幾個賊囚，快快言來。」只見那人說道：「小人性張名喚張三，是這裏的店夥，店主人姓陸名喚陸豹，夫妻兩個，他妻子扈氏，用著四箇夥計，專在此間打劫客商。」徐鳴皋道：「在此有了幾年，共害客商多少，你可從實說來。」張三道：「前年纔到此間，共害客商也不過十數個。」徐鳴皋道：「害了這許多客商的性命，無怪他惡貫滿盈，日今死在老爺們手裏，這東西也不是個安分的，若不將你一起結果了，你後來還要作此勾當。」說着手起一刀，又將張三結果了性命。這店本來只有六個人，如今被徐鳴皋等四人殺了個盡絕，此時不過三更時分，徐鳴皋等四人復行進房，酒也不吃了，大家睡了一回，將次天明，便即起來，放了一把火，將店房燒燬，所有這被殺者六個賊人，一起葬身火窟。徐鳴皋等也不待火熄，便自大踏步向南昌趕回。在路行程非止一日，這日到了南昌，却好離班師只一日，正值十月十四，當下遇見了王元帥，又將在殷家匯除了黑店的話，說了一遍。王元帥便命他四人出去安歇，次日又去奏明武宗，說徐鳴皋等業已回來了。十五日天明，各軍均已預備停妥，專待聖旨一下，即便拔隊起程。到了辰牌時分，武宗已傳出旨意，令各營拔隊，當下各營遵旨，放了三聲大砲，一齊拔隊。武宗也乘坐龍輿，文武各官騎馬護送，城中百姓，家家排列香案，跪送聖駕，不一會出了南昌，也不耽擱，只見王師出野，如火如荼，一路上水陸並進，浩浩蕩蕩，真個是鞭敲金鑼響，人唱凱歌還。在路行程，不止一日，閒話休表。這日已到北通州郡，京裏王公大臣文武百官，早已接着班師的確信，已在通州來接聖駕。武宗也不攔延，即日進京，不過兩日，已抵京都。各官跪接已畢，王元

帥部下即在外城一帶安下營寨。王元帥也隨駕入朝，聖駕到了午門，果見七子十三生已在那裏跪接。武宗大喜，隨即入宮，當日未及登殿，只得出了一道旨意，隨命征文武各官及七子十三生，均於次日五鼓上朝聽候封賞。到了次日五鼓，各官皆朝衣朝服上朝，只聽靜鞭三響，武宗登殿，文官趨赴丹墀山呼已畢，分班站立兩旁。只聽武宗在龍案上望下說道：「江西巡撫兼都院御史王守仁督率有功，戡定太平，著特授武英殿大學士，即日入關。先鋒徐鳴皋奉命隨征，身先士卒，不避艱險，卒能匡定大亂，著加提督銜，遇缺即補。慕容貞徐慶周湘帆包行恭王能李武楊小劼伍天熊徐壽狄洪道與羅季芳等，隨征有功，各著勤勞，實屬異常出力，均著賞加總兵，卜大武能啟邪歸正，報効心誠，隨征數年，亦復屢有勞績，著賞加副將。焦大鵬救駕有功，既呈明不願爲官，著加恩賞給封號，可爲護駕陸地真人。其妻孫大娘王鳳姑破陣有功，著賞給總兵誥命二軸。余秀英力任破陣，矢志歸誠，既爲徐鳴皋之妻，仍加恩著賞給忠武猛勇女將軍之職。伍天熊之妻鮑氏，以產婦而立奇功，陷陣衝鋒，洵屬異常出力，亦著加恩賞給毅勇女將軍之職。吉安府知府伍定謀，曉暢戎機，深知謀略，著傳見升授江西按察使之職。玄貞子可封爲護國神武真人，海鷗子一塵子飛雲子山中子默存子，可封爲保國真人。霓裳子可封爲衛國女真人。傀儡生可封爲神武大法師，凌雲生臥雲生一瓢生獨孤生雲陽生河海生自全生夢覺生羅浮生漱石生鬪寄生皆封爲武威大法師。其餘隨征各員，著就本職均加一級，又著賜宴三日，同慶太平。面諭已畢，自王元帥以下，均各叩頭謝恩。武宗退朝，百官朝散。到了次日，武宗又傳出旨意，命隨征各官均於武英殿筵宴三日，各官也就遵旨大宴了三日，這纔各就本職。王守仁即日也就入關辦事。七子十三生并焦大鵬隔了一日，又上朝面辭了武宗，雲遊而去。自此以後，真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有協和之休，四海慶昇平之樂。設當日無七子十三生，這一班劍仙劍客徐鳴皋等這一班烈士英雄，嫉惡勸奸，公忠體國，保護大明的天下，即使武宗英明威武，也說不定天下爲寧王宸濠所奪。因寧王叛逆不道，以致所佔州府卒爲徐鳴皋等克復，武宗得能安然無恙，仍

七劍十三俠 卷下 第一百八十回

二九二

做一個太平天子，有道君王，大功告成，封官錫爵，這也是國體萬不可缺者。一部七劍十三俠，奇奇怪怪之事，至此方終。

新式標點
七劍三俠

洋裝二冊

定價二元二角

可以
翻印

廿四年十月三日版

標點者 校閱者 出版者 發行
鮑廣生 何家銘 新文 新文
上海 四馬路 新文 新文
新文 新文 新文 新文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新式標點各種小說

五虎平南	五虎平西	四遊記	平山冷燕	雙美奇緣	說唐全傳	乾隆遊江南	英烈傳	紅樓夢	紅樓夢	蕩寇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緣	三門街	施公傳	濟公全傳	彭公案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六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三冊	洋裝四冊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八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三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三元六角	定價三元六角

